

列宁全集补遗

LIENING QUANJI BUYI

列宁全集补遗

LIENING QUANJI BUYI

—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聂梅玲

装帧设计：尹凤阁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宁全集补遗/列宁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

ISBN 7-01-002818-4

I.列…

II.①列… ②中…

III.列宁著作-全集

IV.A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16567号

列宁全集补遗

LIENING QUANJI BUYI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宁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8.25

字数：657千字 印数：1-5,000册

ISBN 7-01-002818-4



9 787010 028187 >

ISBN 7-01-002818-4/A·234 定价：48.00元

凡 例

1. 载入本卷的文献，统一按篇或组的写作、发表、签署时间编排，未进行分类。

2. 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日期是编者所加，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 1918年2月14日以前，作于俄国的文献所标的日期为俄历，而作于国外的所标日期则为公历；从1918年2月14日起，所有文献的日期均为公历。

4. 笔记、批注类文献原稿中使用的各种符号系根据俄文版本照录，原稿中的不同着重标记在俄文版本中用多种字体表示，本卷则简化为黑体或黑体加着重号。

5. 列宁用俄文以外的其他文字写的信件以及列宁作批注的非俄文书籍、文章、报刊等的摘录，本卷系根据俄译文译出，有的参考了原文。

6. 各篇的标题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文献的标题如系列宁原有的，则在相应脚注中加以说明。

7. 未说明是“俄文整理者注”、“编者注”的脚注为原作者或原件所加。

8. 文献末左边所加的小字说明为最初刊载该文献的出版物（书籍、杂志、报纸等），无说明者是未正式刊印的俄文版《列宁文集》第11卷的稿本。

9. 《人名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条头括号内用宋体字排印的是真姓名。

前 言

本卷是《列宁全集补遗》(一)。《列宁全集》第2版编定、付印后,又陆续发现了一批未发表过的列宁文献,现收入《补遗》,以供读者学习和研究。

本卷的材料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辑的俄文版《列宁文集》(«Лен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这是主要来源。《列宁文集》是为编印列宁全集储备文献用的,它从本世纪20年代初开始陆续出版,苏联先后编印的5个俄文版《列宁全集》都从中取材。我国编译《列宁全集》第2版,在取材时也利用了它的第1—39卷。1985年,苏联又出版了《列宁文集》第40卷,其中的大部分文献,《列宁全集》第2版未来得及选用,现在收入本卷。此后,苏联又编辑了《列宁文集》第41卷,但由于1991年苏联解体,该卷未能出版,现将没有刊印的该卷稿本中的文献全部收入本卷,个别已收入《列宁全集》第2版的除外。本卷文献的另一个来源是截至1994年苏联及俄罗斯报刊上新发表的列宁文献,这一部分为数较少。本卷作为“补遗”,与《列宁全集》第2版各卷的编辑处理方法有所不同,所汇编的文献包括列宁一生的各个时期,涉及列宁革命活动和理论活动的许多方面,含各类不同著作,如文章、政论、讲演、发言、信函、电报、党务和政务文牒以及笔记、批注等,共289件(组)。这些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

未能公开发表。本卷的问世为我国读者研究列宁的活动和思想提供了许多新内容。

本卷开头刊载了列宁的《给萨马拉地方法院的申请书》(1893年4月21日)、《调查提纲》(1894—1895年)、《关于粮价问题(给编辑部的信)》(1897年2月底—3月初)、《给警察司司长的申请书》(1900年3月10日),这几件文献对于认识列宁早期的革命活动和理论活动具有一定意义。

本卷刊载了列宁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于1901年2月和3月间写的《对〈2月19日纪念〉传单草稿的修改》。传单由当时《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尤·马尔托夫(尔·马尔托夫)起草,借纪念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机抨击了俄国政府强化专制统治的措施。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7、8月间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本卷所载此后若干年内的不少文献涉及党分裂后的派别活动、派别报纸以及党的统一的问题。

本卷所载1909—1912年期间的若干文献反映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在经费使用问题上的长期争执。《列宁全集》第2版相关卷曾提到此事,本卷收入的文献对此又作了重要补充。

本卷还补收了1913—1917年期间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成员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充当沙皇警方奸细一事的文献。列宁1917年5月26日向法庭提供的证词,即《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奸细活动案询问记录》,是一重要文献。这一文献,《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只在注释中部分加以引用(见该卷注114、115),本卷则予以全文刊载。

列宁在流亡国外的生活中,除了关心本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还密切注视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揭露

这场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说明大战所引起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本卷中有许多文献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本卷收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列宁给列·波·加米涅夫、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件、电报甚多。列宁就党务，尤其是编辑出版党的报刊、参加社会党国际的活动等问题同他们通信，他们是列宁当时在国外开展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需要交代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一些重要革命活动长时期不为苏联所提及。本卷所载列宁给他们的信件有助于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成了执政党的领袖，苏维埃国家的政府首脑。本卷所载这个时期的列宁文献的数量共大，内容大都和列宁的党务、政务活动有关，其中又以书信类文献（信件、便条、电报、电话记录等）所占比重最大。列宁与他的战友和同事、与各党政机构之间频繁的往来函电涉及苏维埃俄国的军事、外交、经济、政权建设、组织人事等多项事业。反对肃反工作中的不法行为和官员中的腐败现象，在这些函电里也有所反映。

载入本卷的还有苏联长时期不予发表的一些有关列·达·托洛茨基的文献，其中，列宁给托洛茨基的函电 20 余件，列宁和托洛茨基联名发出的函电若干件。十月革命成功后，托洛茨基是苏维埃俄国最高层领导人之一。列宁在函电中就许多大事的处理与他交换意见，而在军事问题上对他尤为倚重。

载入本卷的苏维埃时期的列宁文献，大约有一半产生于国内战争阶段。在这个阶段，苏俄执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因此，这个阶段某些文献的内容很自然地带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若干特点。列宁后来说，战时共产主义是在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的

情况下被迫采取的,它不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而是一种临时办法。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最集中地体现在余粮收集制的实行上。本卷中列宁1920年1月12日《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同年3月底—4月《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谈话》以及同年10月2日《答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问》反映了苏俄当时为了解救挨饿的城市工人和在前线打仗的士兵而不得不实行余粮收集制的情况以及强制性征粮时的一些极端行动。征粮队不仅拿走农民的余粮,而且拿走农民必需的粮食(口粮、种子粮等),只付给急剧贬值后的纸币,这本身带有无偿剥夺的性质,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列宁后来从理论上进行反思时认为,实行余粮收集制,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

本卷所载列宁1920年12月10日《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从余粮收集制的实行进而说到无产阶级专政,意在强调余粮收集制的强制性。列宁说:“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当成遵循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来实施,因为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在我国占少数,于是专政的实施就是为了这部分少数人的利益……”(见本卷第464页)这里没有提到工人阶级利益同农民利益的结合以及工农联盟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列宁后来修正了自己关于工人和农民的关系的提法。俄国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只有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认为:在国内战争中,只注意了同农民的军事联盟,这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农民的经济利益、注意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经济联盟;改行新经济政策,首先就是为了加强后一联盟。

载入本卷的文献中，有一些涉及“世界革命”的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遭到了世界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列宁认为，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必须争取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同时，胜利了的俄国无产阶级也有义务支援其他国家的革命。1919年1月德国工人在柏林发动的起义失败，斯巴达克派的领袖人物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惨遭杀害。而此时的苏俄正处于国内战争的遍地烽火中，3月上旬有消息说，德国柏林的战斗激烈，斯巴达克派已攻占了部分市区。列宁获悉后，于8日发电报给在南俄前线的斯大林，要求红军务必尽快攻占克里木，以便完全腾出手来，“因为国内战争可能迫使我们向西推进去支援共产党人”（见本卷第306页）。收入本卷的列宁1920年9月22日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是一篇有关“世界革命”的重要文献。《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收录的只是这一报告的简短“报道”（见该卷第276—280页），现在本卷发表的则是这一报告的全文。报告主要讲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着重谈的是对波兰的战争。苏俄对波兰开战后，苏俄红军一度攻入波兰，兵临华沙城下。但由于国内外的种种因素，红军遭到失败，不得不撤出波兰。列宁提到这一事实时说，苏俄是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来帮助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但刺刀未能试探出波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成熟性。列宁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不够谨慎，对总的国际形势的判断不准确，对自己的优势估计过高，还有，在军事战略上失误，“一言以蔽之，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败”（见本卷第426页）。

本卷补充发表了列宁不少有关共产国际的文献，主要是关于共产国际1920年和1921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献。

列宁上述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就专门提到了1920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在讨论俄共(布)以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事务时,自然涉及“世界革命”的问题。列宁认为,“这个问题对国际联合体即共产国际的优秀共产党人来说来理论上还不十分清楚”(见本卷第416页)。1920年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发动的革命均遭失败,在世界范围内革命进入低潮。列宁领导共产国际总结经验,修正“世界革命”的构想。1921年6—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始清算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反对夸大革命的作用。本卷发表的列宁《对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意见》(1921年6月10日)体现了此种精神。这一重要文献曾载入《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1—16页),但系经过删节的文本,现在重新发表,恢复了那些批判严重“左”倾的人和事的措辞尖锐的词句。载入本卷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另一文献《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关于法国共产党现状问题的讲话》(1921年6月17日)同样涉及严重“左”倾的人和事。列宁强调指出,左倾冒险主义是愚蠢的做法,它很左,很革命,但对革命运动的害处也很大。

本卷中还有一些有关俄共(布)自身事务的文献,其中列宁1921年5月27日《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很重要,但未收进《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关于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文献中。讲话谈到党的纪律、党的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曾是当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之一。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拟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并就此问题写了其他文件、作了相关的报告

和发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78—104页)。鉴于问题的重要性,列宁紧接着又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加以重申,并就加强党的纪律和统一的问题作了重要补充解释。

俄共(布)作为执政党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俄共(布)执政后,列宁所拟新党纲中列有关于宗教政策的条文。载入本卷的文献中有几篇涉及宗教政策的执行问题。列宁1921年1月27日《致彼·阿·克拉西科夫》一信说明,当列宁看了转来的一份请求书,得知教堂改作俱乐部、附近广大教徒的感情被伤害后,指示撤销命令、归还教堂。列宁1922年3月19日的一封较长的公函《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反映的是苏俄没收教堂的珍宝这件事。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为了筹划赈济灾民的款项和取得开展对外贸易的资金而没收教堂的珍宝即教堂所拥有的金银财富以及与宗教活动有关的文物,因此在某些地方引发了教徒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列宁在这一公函中提出了处理此事的方针。

列宁因1918年受伤,更因多年来操劳过度,健康状况从1921年底开始恶化。此后,他断断续续地进行疗养。刊载于本卷最后部分的1922年的一些信函说明,病中的列宁仍在处理党务、政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仍在关心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在一些信函中,列宁也讲到了自己的病情,更讲到了疾病对自己工作的影响。

本卷还编入列宁的若干批注类文献。这是列宁在阅读他人著作、报刊、文件、函电等等时所写的评语、意见以及所作的摘录、所加的记号等。在此类文献中,列宁的某些精湛思想往往以言简意赅的形式表现出来,下面试举数例。

1920年《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发表了阿·马·高尔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文和《致赫·威尔斯的一封信》。列宁

在阅读时作了批注,指出高尔基的文章和信件有严重错误,并为此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拟出批评高尔基错误的决定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54页)。本批注的发表有助于理解决定草案中所说的高尔基的文章和信件“有许多反共产主义的东西”指的是什么。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久,列宁就注意到,无产阶级的政权机构也必须反对官僚主义。1920年底战争状态大体结束、国家开始转向和平经济建设时,开展这一斗争已势在必行。俄共(布)内部对此的讨论非常热烈。当年11月下旬,列宁仔细阅读了季诺维也夫为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和在苏维埃内恢复工农民主方法》的提纲,并作了批注。这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提纲,俄共(布)中央成立专门小组对它进行了修改。

列宁1921年8月底至9月初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博·什麦拉尔在捷共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的道路和我们的任务》作了批注。报告主要谈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道路,也涉及俄国的革命道路,并对两国革命的异同作了比较。什麦拉尔根据本国的实际,提出了一些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观点,也提出了一些与列宁有所不同的方针、策略。列宁对报告的提法并不完全接受,但非常重视,他在报告的多处批上“注意”。

沙俄将军、南俄白卫武装力量总司令邓尼金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他在被击败后逃往国外,从1921年开始,在巴黎出版他的回忆录《俄国内乱史札记》。当年12月下旬列宁即阅读了该书第1卷的1、2分册,并作了批注。这两个分册写的是俄国1917年2月至9月的历史事件。邓尼金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写作,但他的回忆录却也包含了某些文献性资料,引起列宁的注意。邓尼金把1917年发

生的二月革命说成是一场宫廷政变，认为它的发生是沙皇统治腐朽透顶、俄国不得不寻找出路的必然结果。他叙述了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前夕俄国各政治势力、各党派内部的分化组合及其围绕政权问题展开的角逐，还提到了当时俄国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以及军队所受的革命影响。他自然也对布尔什维克及其领袖列宁作了若干评论和攻击。

俄共理论家尼·伊·布哈林的长文《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在1922年7、8月间发表后受到列宁的重视。文章在阐述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时，论述了无产阶级文化的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培养、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产生、革命后工人阶级内部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等重大理论问题。尽管文中的某些观点列宁曾提到，但布哈林通过细致的分析和深入的说理，丰富和拓展了列宁的论述。列宁对他的文章的批注，显然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只是认为他的某些表述和用语应稍作改动，以求更加确切。

目 录

前言.....	I—X
给萨马拉地方法院的申请书(1893年4月24日).....	1
调查提纲(1894—1895年).....	2—10
关于粮价问题(给编辑部的信)(1897年2月底— 3月初).....	11—13
给警察司司长的申请书(1900年3月10日).....	14—15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重要文件摘录 (1900年8月24日以前).....	16—21
《新闻报》、《圣彼得堡新闻》和《北方信使报》摘录 (1900年10月23日和1901年1月之间).....	22—25
对《2月19日纪念》传单草稿的修改(1901年 2月底和3月6日之间).....	26—29
撰写《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 汉尼拔》与《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两文的参考书目(1901年6—7月).....	30—39
致格·瓦·普列汉诺夫(1901年).....	40
对英国工厂总督察年度报告的摘录和评语 (1902年4月29日和1903年4月之间).....	41—43

在讨论列宁所作评介社会革命党人纲领和策略的

报告时的记录(1902年11月14日或15日)…………… 14—6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和代表小组

名单(1903年7月30日和8月18日之间)…………… 65—68

《无产者报》的地址(1905年5月27日以前)…………… 69

在列宁《十二年来》文集大纲草案上作的批注(1907年

8月4日和11日之间)…………… 70—75

介绍信(1908年12月18日)…………… 76

执行委员会决定草案(1909年11月)…………… 77—78

党中央全会(1910年2月13日以前)…………… 79—80

致尼·古·波列塔耶夫(1910年11月10日)…………… 81—82

致尼·古·波列塔耶夫(1911年3月14日)…………… 83

致《思想》杂志编辑部成员(1911年4月13日)…………… 84—85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11年10月26日)…………… 86

致卡·考茨基(1911年11月2日)…………… 87

致马·亚·萨韦利耶夫(1911年12月17日)…………… 88—90

给律师乔·迪科·德拉埃的信的片断(1912年

5月20日以前)…………… 91

致列·波·加米涅夫(1912年8月2日以后)…………… 92

致列·波·加米涅夫(1912年9月6日)…………… 93—94

致列·波·加米涅夫(1912年11月10日和

18日之间)…………… 95—96

致某人(1912年11月13日)…………… 97

致某人(1912年11月16日)…………… 98

致列·波·加米涅夫(1912年11月18日和

24日之间)	99—101
给列·波·加米涅夫的电报和信件(1912年 11月24日)	102—103
致列·波·加米涅夫(不晚于1912年11月 25日)	104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1913年 1月2日以后)	105
关于国家预算问题(1913年1月—5月上半月)	106—107
致列·波·加米涅夫(1913年2月12日以前)	108—110
致列·波·加米涅夫(不晚于1913年4月14日)	111—112
致罗·瓦·马林诺夫斯基(1913年5月4日)	113—114
给列·波·加米涅夫的电报(1913年5月5日)	115
致罗·瓦·马林诺夫斯基(1913年5月6—13日)	116—117
致列·波·加米涅夫(1913年5月12日)	118—119
致列·波·加米涅夫(1913年5月14日)	120
致列·波·加米涅夫(1913年5月24日)	121—122
《几个争论的问题。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系列 文章中第五篇和第六篇的提纲草稿(1913年6月 3日以前)	123—124
致列·波·加米涅夫(1913年6月28日以前)	125
致罗·瓦·马林诺夫斯基(1913年6月30日)	126—128
为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草拟的发言 题目(1913年上半年)	129
在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上的附言(1913年 11月2日)	130

给《拥护真理报》编辑部的信的片断(1913年12月 16日以后)	131
致伊·费·阿尔曼德(1914年3月8日)	132—133
关于罗·瓦·马林诺夫斯基放弃代表职务一事 (1914年5月21日和25日之间)	134—135
给雅·斯·加涅茨基的电报(1914年5月24日)	136
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1914年5月25日)	137—139
为马克思主义派报纸和取消派报纸募集捐款的 工人团体和其他团体的统计数字(1914年5月 26日和6月26日之间)	140—144
“前进”集团纲领起草人名单(1914年5—6月)	145
《左派民粹派在工人中的力量有多大》一文的准备 材料	146—157
1. 给社会革命党报纸捐款的工人团体和钱款的统计 (1914年5月31日以后)	146
2. 关于给社会革命党合法报纸的捐款数字, 关于给 布尔什维克报纸、取消派报纸和左派民粹派报纸 捐款的工人团体数目和捐款总数的对比材料的 计算和综合报告(不晚于1914年7月11日)	151
关于开除马林诺夫斯基(1914年6月3日以前)	158—160
致伊·费·阿尔曼德(1914年6月7日)	161
关于取消派的行径(不早于1914年6月7日)	162—165
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的摘录及1914年发行的 布尔什维克报纸、取消派报纸和社会革命党人 报纸的统计数字(1914年6月14日以后)	166—168

由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和社会 民主党工人党团募集的捐款数目统计(1914年 6月19日和7月3日之间).....	169—170
《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一文的 准备材料(1914年6月19日和7月9日之间).....	171—182
致伊·费·阿尔曼德(1914年6月25日).....	183—184
工人团体给《统一报》捐款统计(1914年6月29日 以后).....	185
致伊·费·阿尔曼德(1914年7月25日).....	186—187
致达·波·梁赞诺夫(1914年9月5日).....	188
在弗·科索夫斯基《解放的臆想》一文上作的批注 (不早于1915年1月).....	189—194
法国报纸《时报》和《辩论日报》摘要(1915年4月 10日以后).....	195—196
在卡·考茨基《再谈我们的幻想。反驳》一文上作的 批注(1915年5月28日和6月上半月之间).....	197—199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15年7月28日和8月 10日之间).....	200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通过的法德两党 代表团共同宣言的摘要(1915年9月5日和8日 之间).....	201—202
致卡·伯·拉狄克(不早于1915年9月25日).....	203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15年9月29日以前).....	204
在《波兰代表团在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社会党代表 会议上的宣言》上作的批注(1915年11月30日和	

12月21日之间).....	205—206
在《组委会代表团、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 委员会代表团及波兰社会党代表团对宣言作的 修正案》上作的批注(1915年11月30日和12月 21日之间).....	207
1905—1915年瑞士政治大事记(1915—1916年).....	208—223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16年2月5日和9日 之间).....	224
关于修改土地纲领问题的发言的记录(1916年2月 10日以前).....	225—227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不晚于1916年3月20日).....	228
在苏黎世图书馆索书单上作的简记(1916年3月 以后).....	229
致伊·费·阿尔曼德(1916年6月7日).....	230
致伊·费·阿尔曼德(1916年7月22日).....	231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16年8月10日和20日 之间).....	232
致伊·费·阿尔曼德(1916年9月15日和10月5日 之间).....	233
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 信上的附言(1916年9月21日).....	234
致伊·费·阿尔曼德(1916年10月5日).....	235
致伊·费·阿尔曼德(1916年11月7日).....	236
致伊·费·阿尔曼德(1916年11月9日).....	237
致伊·费·阿尔曼德(1916年11月26日).....	238

在茹·安贝尔-德罗的小册子《向战争宣战。打倒军队！》 1916年8月26日在纳沙泰尔军事法庭上的辩护词全文》 上作的批注(1916年12月17日以前)	239—266
茹·安贝尔-德罗《向战争宣战。打倒军队！》一书摘要和 批注(1916年12月17日以前)	267—268
致伊·费·阿尔曼德(1917年3月2日)	269
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奸细活动案询问记录 (1917年5月26日)	270—277
给格·瓦·契切林和列·尼·斯塔尔克的电话 (1918年2月14日)	278
致格·瓦·契切林(1918年3月7日)	279
同列·达·托洛茨基的来往便条(1918年3月 18日和23日之间)	280
致列·达·托洛茨基、尼·伊·穆拉洛夫和 亚·德·瞿鲁巴(1918年4月8日)	281
同阿·伊·李可夫互递的便条(1918年4月11日)	282
致列·达·托洛茨基(1918年4月21日)	283
同阿·伊·李可夫、列·达·托洛茨基、亚·德· 瞿鲁巴和弗·伊·涅夫斯基互递的便条(1918年 4月23日)	284—285
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 财政人民委员部(1918年5月2日)	286
关于工程师卡·瓦·基尔什和彼·彼·阿列克谢耶夫的 简要记录(1918年5月9日和15日之间)	287
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不早于1918年5月	

11日)	288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1918年11月3日).....	289
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会委员名单(1918年11月	
21日)	290
给莉·亚·福季耶娃的批示(1918年11月26日)	291
致莉·亚·福季耶娃(1918年12月2日).....	292
致列·达·托洛茨基(1918年12月3日).....	293
同米·康·弗拉基米罗夫互递的便条(1918年	
12月3日)	294
关于支援基兹利亚尔县苏维埃的命令(1918年	
12月5日)	295—296
1.致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粮食局	295
2.致内务人民委员部	295
3.致造纸工业总委员会	296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和给秘书的批示	
(1918年12月12日)	297—398
致亚·德·瞿鲁巴(1918年底和1919年1月8日	
之间)	299
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不早于1919年1月12日)	300
致各人民委员和各级苏维埃机关(1919年2月7日)	301
致埃·马·斯克良斯基(1919年2月27日).....	302
致克·格·拉柯夫斯基(1919年3月4日)	303
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3月6日以前)	304
致列·达·托洛茨基(1919年3月7日)	305
给斯大林的电报(1919年3月8日)	306

给康·亚·梅霍诺申的电报(1919年4月3日)	307
给埃·马·斯克良斯基的指示(1919年4月9日)	308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1919年4月10日)	309
给克·格·拉柯夫斯基、尼·伊·波德沃伊斯基、 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电报(1919年4月 18日)	310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19年4月19日以后)	311
致谢·帕·谢列达(1919年4月29日)	312
致瓦·尼·雅柯夫列娃(1919年4月30日)	313
致谢·帕·谢列达(1919年5月2日)	314
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1919年5月4日)	315
同列·达·托洛茨基的来往直达电报(1919年 5月7日)	316—317
给安·伊·巴拉巴诺娃的证明(1919年5月8日)	318
给列·波·加米涅夫的电报(1919年5月9日)	319
给列·波·加米涅夫的电报(1919年5月9日)	320
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作的摘记(1919年5月13日)	321
在索尔莫沃来电上的批示(1919年5月15日)	322
在卡·安·彼得松来电上的批示(1919年5月 15日)	323
在列·达·托洛茨基来电上的批示(1919年5月 15日)	324
同列·达·托洛茨基的来往直达电报(1919年 5月17日)	325—327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1919年6月1日)	328

-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1919年6月3日) 329
- 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1919年6月12日) 330
- 给秘书的指示(1919年6月15日) 331
- 在萨拉普尔河(维亚特卡省)船队员工来电上的
批示(1919年6月25日) 332
- 在沃洛格达省基尔基诺村农民来电上的批示
(1919年6月28日) 333
- 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作的札记(1919年7月
3—4日) 334—340
- 给埃·马·斯克良斯基的批示(1919年7月4日) 341
-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决定草案(1919年
7月5日) 342—343
-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报(1919年7月5日) 344
- 在约·约·瓦采季斯和谢·伊·古谢夫来电上的
批示(1919年7月9日) 345
- 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1919年7月11日) 346
- 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电话记录上的批示
(不早于1919年7月27日) 347
-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19年8月1日) 348—349
- 在图拉来电上的批示(1919年8月5日) 350
-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1919年8月6日) 351
- 致斯·斯·丹尼洛夫(1919年8月15日) 352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决议草案
(1919年8月23日) 353
- 给格·伊·博基的电报(1919年9月5日) 354

在卡卢加来电上的批示(1919年9月11日).....	355
在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来信上的批示(1919年 9月23日).....	356—357
在格·德·瞿鲁巴报告上的批示(1919年9月 24日).....	358
给伊·捷·斯米尔加的电报(1919年10月5日).....	359
致俄共(布)中央组织局(1919年11月13日).....	360
给阿·亚·古谢夫的委托书(1919年11月15日).....	361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19年11月15日).....	362
给汽车库主任的指示(1919年11月15日).....	363
给冬宫警卫队长的指示(1919年11月15日).....	364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批示(1919年11月25日).....	365
在A.И.波嘉耶夫的信上的批示(1919年12月 22日).....	366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批示(1919年12月26日).....	367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未发表的文章和讲话(1852年、 1853年和1854年)》一书1919年哈尔科夫版上作的 标记(不早于1919年).....	368—369
同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来往直达电报(1920年 1月5日).....	370—371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1月12日).....	372—377
致M.Φ.安德列耶夫(1920年2月6日).....	378
致伊·费·阿尔曼德(1920年2月17日和3月28日 之间).....	379

- 致伊·费·阿尔曼德(1920年2月17日和3月28日
之间) 380
- 致伊·费·阿尔曼德(1920年2月17日和3月28日
之间) 381
- 在米·弗·莫罗佐夫报告上的批示(不早于1920年
2月18日) 382
- 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上作的批注(1920年
2月22日) 383—384
- 致安·伊·巴拉巴诺娃(1920年2月28日) 385
- 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谈话(1920年3月底—
4月) 386—390
-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
决定草案(1920年4月8日) 391
- 在Γ.彼得罗夫来电上的批示(1920年4月13日) 392
- 在奥·阿·雅柯夫列娃来电上的批示(1920年5月
13日或14日) 393
- 致交通人民委员部(1920年5月29日) 394
- 致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不晚于1920年6月3日) 395
-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报(1920年6月3日) 396
- 致俄共(布)莫斯科河南岸区委(1920年6月5日) 397
- 给秘书的指示(1920年6月22日) 398
- 致莉·亚·福季耶娃(1920年7月5日) 399
- 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1920年7月10日) 400
- 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1920年7月11日) 401
- 在阿·马·高尔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文和

他给赫·威尔斯的信上作的批注(1920年7月20日以后)	402—103
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1920年7月21日)	404—105
给斯·伊·博京的证明(1920年7月29日)	406
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1920年8月7日)	407
给安·伊·巴拉巴诺娃的证明(1920年8月10日)	408
给阿·马·尼古拉耶夫的电报(1920年8月15日)	409
致格·瓦·契切林(1920年9月8日)	410
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9月22日)	411—411
1. 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	411
2. 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	437
答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问(1920年10月2日)	442—448
在列·达·托洛茨基的邮局电话记录上的批示(不早于1920年10月3日)	449—450
致列·波·加米涅夫(1920年10月28日)	451
给格·瓦·契切林的批示(1920年11月6日)	452
对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小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草案第二项的补充意见(1920年11月10日)	453
在格·叶·季诺维也夫《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和在苏维埃内恢复工农民主方法》提纲上作的批注(1920年11月24日和27日之间)	454—461
在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上作的批注(不早于1920年11月)	462

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1920年 12月10日).....	463—465
对关于各人民委员部综合计划委员会的决定的 修改(1920年12月11日).....	466
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所属德意志人支部中央局的 信的摘要(不早于1920年12月16日).....	467
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草案(1920年12月20日).....	468
在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的信上作的批注(1920年 12月22日).....	469
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文章、摘录和文件汇编》一书 1920年维也纳版上作的批注(1920年和1921年2月 2日之间).....	470
致弗·亚·奥布赫(1921年1月2日).....	471
致莉·亚·福季耶娃(1921年1月2日).....	472
致彼·阿·克拉西科夫(1921年1月27日).....	473
在彼得格勒省苏维埃来电上的批示(1921年2月 4日).....	474
致瓦·瓦·佛敏(1921年3月3日).....	475
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3月16日以后).....	476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话(1921年3月22日).....	477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21年3月23日和31日 之间).....	478
致亚·德·瞿鲁巴(1921年3月27日).....	479
致俄共(布)中央组织局(1921年3月27日).....	480
致尼·亚·谢马什柯(1921年3月29日).....	481

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3月29日).....	182
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921年3月).....	183
致彼·安·扎卢茨基(1921年4月1日).....	184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21年4月1日).....	185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批示(1921年4月9日和 11日之间).....	186
给德·伊·乌里扬诺夫的电报(1921年4月20日).....	187
致帕·彼·哥尔布诺夫(1921年5月5日).....	188
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5月10日).....	189
在格·瓦·契切林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上的 批示(1921年5月18日).....	190
致H.C.李可娃(1921年5月26日).....	191
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21年5月27日).....	192—197
致卡·伯·拉狄克(1921年5月28日以前).....	198
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1921年6月4日).....	199
同列·达·托洛茨基的米往电报(1921年6月5日).....	500—501
对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 草案的意见(1921年6月10日).....	502—507
在有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第三次 代表大会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团会议上作的笔记 (1921年6月15日).....	508—51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期间的简要记录和 关于法国共产党现状问题的讲话提纲(1921年 6月17日).....	512—513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关于法国共产党现状

- 问题的讲话(1921年6月17日)..... 514—517
- 致阿·萨·叶努基泽(1921年6月21日)..... 518
- 在书籍清单上的批示(1921年6月25日)..... 519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1921年6月30日)..... 520
- 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7月22日)..... 521
- 在格·瓦·契切林的信上给维·米·莫洛托夫的

- 批示(1921年7月23日)..... 522—523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1921年7月28日)..... 524—525
- 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7月28日)..... 526
- 给各省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21年8月12日)..... 527—528
- 发往奥伦堡的电报(1921年8月12日)..... 529—530
- 致克·蔡特金(1921年8月15日)..... 531
- 在博·什麦拉尔《我们的道路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上

- 作的批注(1921年8月31日—9月3日)..... 532—556
- 俄共(布)中央秘密信件的草稿(1921年9月9日)..... 557—559
- 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会会议议程(1921年9月28日)..... 560—561
- 致约·斯·温什利赫特(1921年9月29日)..... 562
- 给С.И.布罗多夫斯基的电报(1921年10月13日)..... 563
- 致卡·伯·拉狄克(1921年10月19日)..... 564
- 致格·瓦·契切林(1921年10月24日)..... 565
- 致帕·彼·哥尔布诺夫(1921年11月16日)..... 566
- 致列·达·托洛茨基(1921年11月23日)..... 567—568
- 在关于俄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
相互关系的规定草案上作的批注(不早于1921年

- 11月24日)..... 569—570
- 关于俄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机构的札记(1921年
11月25日以后)..... 571—572
- 在阿·伊·李可夫的来信上作的标记和给维·米·
莫洛托夫的批示以及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草案(1921年11月26日)..... 573—574
- 在埃·古林格尔的来信上给卡·伯·拉狄克的批示
(1921年11月30日)..... 575—576
- 致维·米·莫洛托夫(1921年12月6日)..... 577
- 在季·弗·萨普龙诺夫的来信上作的标记和给维·米·
莫洛托夫的批示(1921年12月13日)..... 578—580
- 在安·伊·邓尼金《俄国内乱史札记》1921年巴黎版
第1卷第1册上作的批注(不早于1921年12月
27日)..... 581—602
- 在安·伊·邓尼金《俄国内乱史札记》1921年巴黎版
第1卷第2册上作的批注(不早于1921年12月
27日)..... 603—625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1921年12月
31日)..... 626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1922年1月12日)..... 627
- 在列·波·克拉辛和扬·安·别尔津的来电上给
维·米·莫洛托夫的批示(1922年1月12日)..... 628—629
- 致列·达·托洛茨基(1922年1月16日)..... 630
- 致阿·伊·李可夫(1922年1月21日和28日
之间)..... 631

- 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1922年1月28日)..... 632
- 致恩·奥新斯基(1922年2月17日)..... 633
- 致列·波·加米涅夫(1922年2月20日)..... 634
- 给莉·亚·福季耶娃的批示(1922年2月21日)..... 635
- 致克·蔡特金(1922年2月21日)..... 636
- 致克·蔡特金(1922年2月23日以前)..... 637
- 给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的电报(1922年3月
1日)..... 638
- 致列·波·加米涅夫(1922年3月3日)..... 639—640
- 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
(1922年3月6日)..... 641
- 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
(1922年3月19日)..... 642—646
- 在列·达·托洛茨基的信上的批示(1922年5月
15日)..... 647—649
- 致约·维·斯大林(1922年7月7日)..... 650
- 在尼·伊·布哈林《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
一文上作的批注(不早于1922年8月)..... 651—660
- 致约·维·斯大林(1922年9月11日)..... 661
- 致克·蔡特金(1922年11月12日)..... 662—663
- 给阿·伊·李可夫的电报(1922年11月24日)..... 664
- 备忘录(1922年11—12月)..... 665
- 致莫·伊·弗鲁姆金和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
(1922年12月12日)..... 666—667

注释.....	669—795
人名索引.....	801—868

给萨马拉地方法院的申请书¹

(1893年4月24日)

致萨马拉地方法院

萨马拉省斯塔夫罗波尔县楚瓦什梅列克斯村农民安东·基里洛夫·帕拉列耶夫的代理人、助理律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现住萨马拉市邮政街雷季科夫宅）呈

就与弗拉基米尔省苏多格达县先科沃村农民斯捷潘·伊万诺夫·莫罗琴科夫诉讼案提出的

申 请 书

根据民事诉讼条例第 320 条敬请萨马拉地方法院确定由第三处受理的本案(1892 年 № 239)的开庭审理日期。

助理律师

弗·伊·乌里扬诺夫

1893年4月24日于萨马拉

调 查 提 纲²

(1894—1895 年)

一 工厂和工厂主管

1. 厂名。
2. 厂址。
3. 建厂时间。
4. 工厂的管理、生产和劳动规章制度 [有无]^① 变化。主管人、厂长、工长等的变动对工人(其在工厂中的处境及工资等)有无影响。列举最典型的例子。
5. 厂主及主管人的姓名。
分厂或分支部门(车间等)的数目。
6. 逐一列出。

二 工厂工人

7. 男女工人的数目, 男女成年人(大致年龄)、少年和儿童的数目。

^① 本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俄文整理者补上的。——编者注

8. 工人的民族（每个民族各有多少人）。各族工人之间关系如何。对俄罗斯工长等人的态度如何。不同的民族之间有无相互敌视的情况出现。原因何在。举例。其他民族工人的开化程度如何。

9. 工人的出身——农民还是本地居民。前者因何种原因被迫入城，是否已经很久。农民出身的工人与城里工人有无明显差异（具体表现）；城里的工人对农民出身的工人态度如何；城里的工人与农民出身的工人之间有无隔阂和纠纷；两者之间有无交往；农民出身的工人起初和后来的举止如何。

10. 工人是否长期在该厂工作，如有变动，原因何在。

11. 不同工种工人的年龄最高限制。有时是否需要休息。夏季是否去乡下疗养，农民出身的工人是否回乡干农活。能否连续多年在该厂工作。工厂录用条件。体格检查。是否常有这样的情况：经诊断大多数人后来在劳动过程中染上了原来没有的疾病。

三 劳动条件

12. 列举全部工种（机车司机、纺纱工、钳工、车工和粗工等）。各工种工人的数目，注意其性别、年龄。

13. 工作情况。各工种的劳动内容，更多需要的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劳动中不能活动、单调乏味和令人生厌的程度。

14. 厂舍。厂舍的面积、温度和清洁度；指出最差的部门（粉尘、高温、穿堂风和寒冷等）。厂舍的卫生条件。

15. 有哪种机器，机器是否运转得很快（近来速度是否提高），

有无危险性(齿轮,传动装置未加遮盖的危险部件),有无防护罩,事故是否经常发生,以哪些事故最为常见,因何引起(通道狭窄、疲劳过度、不停机进行保洁工作)。工人对此持何态度——举出事实。

16. 对致残者有无补偿费,是否经常诉诸法律,哪一方胜诉;举例说明厂方对致残者偿付的数额以及未作任何偿付的[次]数;大多数致残者和丧失劳动能力者的去向如何。

四 工 资

(领取条件、提高和降低的原因,付酬期限等)

17. 按工种、年龄和性别……发放的工资。

18. 与过去的工资水平作比较;如有降低,说明自何时起;如有增加,说明原因;举例。

19. 计件(包件)工资。有无定额(计件活的定量);如为计件工资,自何时起实行,是否比日工资收入多,有无因工人之间的竞争而提高定额的意向。

20. 某些部门是否实行日工资或周工资等;工人是否了解日工资或周工资的好处;他们对两者的态度如何——举例说明。

21. 是否有车间之分和车间工资;有无工人所得低于车间工资(“漏底工资”)的情况,厂管理部门对此负多大责任;车间工资较其他付酬方式高多少,工人对车间工资持何态度——举例说明。

22. 付酬期限,最近有无缩短或延长的情况,工人对不同的付酬期限持何态度。

23. 有无承包人;(1)承包人(领工),只承揽工厂的活,由工厂

付酬；(2) 承包人(发承包件活的人)，将自己从工厂承揽的活分包给他人，由他们本人(而不是由工厂办事处)付酬；谁是这种发承包件活的人；是工长还是工人；他们是否从工人身上赚很多钱(指剥削和获取利润)；他们是否压低劳动报酬；工人对此尤其是对第二类承包人态度如何；曾否要求取缔这些发承包件活的人。

24. 劳动的连续性(不间断性)；工厂的劳动何时(哪一季度)最紧张；停工时工人是否领取工资还是最后清账，是否强迫他们在未最后清账的情况下等待开工。

25. 该厂有无“失业大军”；该厂有无常年替补人员(他们每天到厂准备顶替腾出的工位)；能否说明失业者产生的原因(受机器排挤、因生产率提高或因该厂的订货中断等)。失业工人对在岗工人的压力是否明显，如工资降低、主管人任意解雇工人的情况增多，恣意妄为变本加厉。^①

27. 厂方与工人签订的合同和条件书。详细介绍录用条件。如不录用，说明原因——举出事实；每天前来受雇的人数。各季度雇用工人数的增减情况。

28. 关于工人工资的清付。过去和现在有无厂主在付酬时耍花招欺骗工人的情况——详细列举事实。

五 工作 日

29. 平时和星期六的工作日长度。按工种、性别、年龄、车间

^① 手稿缺第 26 条。——俄文整理者注

和部门区分；司炉和必须提前上班（为蒸汽锅炉和机器投入运行作准备等）的工人的工作日长度。

30. 倒班；有无倒班，详细说明各班的起讫时间和间歇时间；不同性别、年龄和工种……的工人的夜班情况；工人对该厂的倒班和夜班持何态度。

31. 如对童工的工作日有限制，该限制是否根据工厂检查机构的法规严格执行，此事由谁决定；使用童工是否会导致工人编制缩减和成年工人被解雇。举例说明。

32. 既定工作日与加班有无区别，有无任意延长劳动时间的情况；如早开机、晚关机、侵占早餐午餐时间等。

33. 有无加班。加班是否经常，是否时间很长，节假日是否强迫工人上班；不同季节的报酬如何。举例说明一周、一个月……加班多少次；哪个季度加班最多；加班使工资降低的情况是否明显，如明显，举例说明。

34. 节假日。节假日天数，过不过星期日，过不过皇家节日和东正教十二大节，节假日是否上班，如何付酬。

六 工人的顶头上司、录用条件、盗窃和罚款

35. 工长、副工长和副工长助手（监工和小包工头等）；工人对他们的态度；这些人原来的身份，他们对工人的态度（有无辱骂、殴打）；工人是否表示抗议，抗议的结果如何——列举两方面的事实；工长及其他主管人对妇女和儿童的态度如何。

36. 材料质检。如并非操作有误，而系材料不合格（如织工所

用纱线有霉烂等),是否罚款。举例详述。

37. 有无工长和工人盗窃材料的情况。是否搜身;详述对妇女搜身的情况(是否脱光衣服,进行人身侮辱);如有盗窃行为,工人会因此受到何种处理(罚款、解雇、送交法庭处理)。为何盗窃,是否因工资较低。

38. 罚款。列举罚款种类(因迟到罚款,迟到多久罚款,例如迟到15分钟、半天,因缺勤、旷工和不听话等);罚款数额,多举例子说明,厂主一周、一月内对工人罚款的数额。罚款的用途(资本家获利或是依照法规作为用于工人的基金)。这个法规是否规定要通过诸如罚款的办法来发奖金(罚工人的款使他们的收入减少,说以后再发奖金)。

39. 对丧失劳动能力(因伤致残或年老体衰)者如何处置。是解雇或是提供生活保障。是否安排住厂办医院;受害者的医疗费由谁支付——举出事实。

七 机器的保洁、学校、医疗

40. 机器和机床的保洁工作是否单给时间,是开机还是停机时进行。保洁时是否经常发生事故,工人曾否表示抗议。保洁是否另有报酬。

41. 有无学校。学生人数,是工人子女还是工长子女,有无工人上学的情况,是否从工资中扣款作学校经费。厂主和工人对此持何态度,评价如何。

42. 识字者是否很多,是否读书看报,常读何种书报,工人中

有无知书达理者,其他工人对他们的态度如何,工长对能读书看报的工人有无敌意。

43. 厂主对能读书看报的工人、对他们上周日学校持何态度,是否有敌意。

44. 有无医院,设施如何;是否从工人工资中扣款用作医院经费,医生对工人及工人对医生的态度如何。

八 工厂视察机关、申诉、住房、伙食

45. 工厂视察机关是否经常下厂,对工厂的缺点是否关心,是否认真负责。如何对待工人申诉。分别举例说明。视察员的姓名及住址。

46. 对厂主、警察机关或视察机关的申诉。工人是否认为申诉有用,工人提出申诉后是否受到工厂辞退、逮捕和罚款——举例说明。

47. 厂内和由厂方提供的工人住房。厂区宿舍,租住人数、面积、清洁程度、陈设,厂主是否从中渔利,房租价格。对住宿舍的工人是否严密监视,有无限制性的规约和其他警方措施,单身工人和成家的工人情况如何——需详细介绍。有无浴室,工人对厂区宿舍持何态度,是否满意,有无不满——举例说明。

48. 工人自由租住的房舍,调查内容同厂区宿舍。成家的工人和单身工人居住情况怎样,是否一间房住许多人;拥挤程度,房租价格,与工厂之间的距离,步行上班所需时间。

49. 工人的伙食,是否经常吃肉。有无厂办食堂,厂主是否从

中渔利；食堂是否备有公共读物，系何种读物；饭菜价格，工人对食堂持何态度；举例说明。

50. 厂主是否用商品付酬，用何种商品付酬；是否较贵，这种付酬办法对工人来说是否合算——举例说明。

51. 有无厂办小商店；是否必须去小商店购买，价格上的差别如何，举例详细说明；商品质量，工人对这种小商店持何态度，有无不满，厂主与小店老板有无协议；其结果怎样；举例说明。

52. 有无消费合作社或储蓄所。是否因此硬性扣除工人的工资。有无工人的监督；有无舞弊行为；工人对此持何态度。工人有无独立创办提供失业救济的储金会的意向。

53. 有无捐款活动（是否对工人施加压力——要求为祈祷活动、修圣像等捐款）。不捐款者[是否]因此招致上司的歧视。工人对此持何态度。举例说明。

54. 向小店老板赊账。是否有许多人赊账购物；赊购商品在价格上的差别；工人是否知道赊购吃亏；赊购的不利之处。有无改变的想法。举例说明。

九 黑名单与罢工

55. 黑名单。厂主有无记录工人的黑名单。对待卷入政治者态度如何。是否在身份证上作标记。厂主与警察局和工厂视察机关的关系密切程度如何。举例说明。

56. 抗议和罢工。详细列举每起事件和事件爆发的缘由、经过、后果及结果。工人过去和现在有无结社的意向，希望结成何种

社团。多举例子说明。

57. 工人对这种捍卫自己利益的手段持何种态度。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关于粮价问题³

(给编辑部的信)

(1897年2月底—3月初)

编辑M. F. 先生：

乞借贵报一角刊登本文。

《萨马拉新闻》第54号所载《帝国自由经济学会会议》一文对该学会围绕《收成和粮价的影响》一书展开的讨论作了总结。《萨马拉新闻》编辑部在总结之前对书中存在的最严重的缺点谈了一些意见。

我完全同意编辑部的基本观点，却不能不指出，有一段话会引起误解。“从阶级观点出发，在粮价这样的问题上，雇主的利益同雇主的利益是相对立的。毫无疑问，对于收入主要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的出卖劳动者即农民来说，价廉的产品要比价贵的产品来得有利。而对于雇主来说，他的产品卖得越贵越有利。”

这是什么意思？粮价低倒对农民更有利？

决非如此，农民由于是小土地所有者，是粮食生产者，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只得把自家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显然较高的粮价对他有好处。这是一条无须多加说明的原理。

如果此处说的是工人，即靠出卖自己的劳动为生的那个阶级，

那么我认为,编辑部断言降低粮价对工人有利又是一大错误,原因在于问题提得不对。

诚然,降低生活必需品价格,包括降低粮价,看起来对消费者即对工人有好处。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同样是花1卢布,从前我可以买到1普特小麦,如今可以买到2普特,所以作为一个消费者,进一步降低小麦的价格对我有好处;可是降价也给我带来了一点小小的麻烦。这是因为我在成为市场上的消费者、粮食购买者之前,先得在这个市场上转让掉一点东西;我作为一个工人,在这种情况下是转让自己的劳动力。那么在我出卖劳动力时,购买我转让商品的买主总要查对一下它的价格,换句话说,总要查对一下生活必需品首先是粮食的价格,再根据这些数据来估定我的劳动力的价格。于是粮价一降低,我的劳动力的价格也随之降低了。甚至还发现粮价的降低与劳动力价格的降低并不等量;劳动力价格总是比粮价的跌幅大。

可见,降低粮价对工人来说至少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有一位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我在此不揣冒昧地借助他的权威)甚至断言,粮价下跌直接不利于工人。对此他作了如下的论证:“当谷物的价格和工资都同样处于较高的水平时,工人节省少许面包就足以满足其他需要。但是一旦面包变得非常便宜,从而工资大大下降,工人便几乎根本不能靠节约面包来购买其他的东西了。”^①

可见,即使在粮价这样的问题上,雇工的利益同雇主的利益实际上也是对立的。粮价高对出卖劳动者有利;粮价低对雇主有利。

最后,我冒昧地希望编辑部能对我以上所引的编辑部文章中

^① 见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1页。——编者注)。

的那段话的真实含义作出解释。

斯·特·阿·

载于 1897 年 3 月 13 日《萨马拉新闻》
第 58 号

给警察司司长的申请书⁴

(1900年3月10日)

致警察司司长先生阁下

世袭贵族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现住普斯科夫市阿尔汉格尔斯克街切尔诺夫宅⁵）呈

申 请 书

今年公开监视期满后，我不得不从准许我居住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中选择普斯科夫市为我的居住地⁶，因为我认为只有在这座城市里我才有可能加入圣彼得堡律师公会所属的律师团体，继续我的见习期。在其他城市里我没有任何可能为律师所录用并为地方法院认可，而这对我来说就等于完全失去从事律师职业的希望。我由于被迫移居普斯科夫市，谨重申我的妻子和岳母的请求，请准许我的妻子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乌里扬诺娃（娘家姓克鲁普斯卡娅）离开乌法省到普斯科夫市度过她尚剩的¹/₃。接受公开监视期。目前我的妻子居住在乌法省，我连去那儿的权利也没有，因为这个省属于禁止我去的地方；其次，这个省对受公开监视的人不发给补助金，目前我的妻子又无法从事专业（教学）工作，因此我只好用自己的收入来养活她，而眼下我由于几乎已经完全

失去过去的一切关系,难于开始独立的律师实践,能指靠的只是最菲薄的收入(即使这样的收入还不是立即能得到,还要过一些时候)。因此,必须赡养生活在另一个城市里的妻子和岳母(岳母已年迈,西伯利亚的生活严重摧残了她的健康,她是跟随女儿去那里的),使我走投无路,债台高筑。最后,我多年来患肠粘膜炎,西伯利亚的生活使病情加重,因此目前我急需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

基于以上情况,谨此恳请准许我的妻子娜捷施达·乌里扬诺娃离开乌法省到普斯科夫市同我一起度过她尚剩的接受公开监视期。

世袭贵族

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1900年3月10日于普斯科夫市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 重要文件摘录⁷

(1900年8月24日以前)

(1)И. 帕林科夫斯基(1899年12月10日)致“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的信,他在信中表示赞同“劳动解放社”关于吸收新成员的建议,同时反对格里申之流关于起草“反对‘劳动解放社’的声明”的建议。

(对1898年代表大会关于印刷所的决定有一个说明)。⁸

(2)《1898年“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给编辑部的决议和指示》(胶印版)。⁹

(“工人事业派”¹⁰《纲领》的萌芽)。

“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在工人为争取当前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过程中具有了阶级性质。”

“毫无法纪的政治制度在俄国占统治地位,因此工人阶级在争取改善经济状况的道路上迈出的每一步也都是与这个制度进行的斗争。”

“在俄国,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比其他任何国家更

加密不可分,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所有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原理对俄国工人运动说来格外准确;另一方面,政治斗争不过是经济斗争最发达、最广泛和最现实的形式。”

“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为工人阶级提出了政治斗争的问题;工人阶级近期的政治要求是罢工、集会、言论、出版、结社等方面的自由。”

“这些政治权利是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是顺利进行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斗争的必要条件。”

“工人阶级为争取这些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就是同专制制度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导致全体人民获得充分的政治自由,即实行民主立宪。”

经济斗争……

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手段。编辑部应该弄清楚,经济斗争是群众性工人运动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对群众广泛施加政治影响的最有力手段,换言之,是政治鼓动的最有力手段。

“其次,重要的手段是政治宣传,当然是适应工人这个阶层认识水平的宣传……”

……

[等等]

1898年11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米哈伊尔、韦特林斯基、
伊万申、阿克雪里罗得、

叶弗列莫夫、佩斯金、德文斯卡娅、布柳緬费尔德、柯尔佐夫、查苏利奇、格里申。)

柯尔佐夫建议宣布赞成宣言¹¹ (“政治自由是基本条件和近期目标”等)。

格里申反对：俄国很多人不赞成宣言。“党在俄国的近期任务不是争取政治自由” (原来如此!)

建议以 7 票对 4 票被否决

[帕·波·、维·伊·、布柳緬费尔德和柯尔佐夫]

维·伊·一封转交给格里申的信。¹²她在信中说，格里申巧妙地欺骗了她，设下圈套(使柯尔佐夫提出的赞成宣言的建议未能被接受，并且不让演讲者讲话)，但是背信弃义从来就没有好处。(激烈的指责!)

帕·波·阿·4月20日从苏黎世给布柳緬费尔德写信，抱怨有人持敌视态度进行诽谤和在钱款¹³等问题上吹毛求疵。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书记波利亚克维奇的信：阿克雪里罗得收到 700 美元——“劳动解放社”至少应拿出 288 美元给《新工厂法》小册子和《工作者》文集¹⁴第 5—6 期合刊的排字工

5 月

人，这儿本书是解放社编辑出版的 (显然还是 1899 年春的事)。

布柳緬费尔德放弃了印刷所，但要求联合会向排字工人偿还债务；而联合会则要求“劳动解放社”支付(美元)。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章程摘录(铅印)。手写：“国

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协会”(原来如此!)章程全文,后又将这个名称勾掉,写成“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

第1条 声明站在“国际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完全赞成‘劳动解放社’的基本观点”。

第2条 出版和提供书刊,建立联系,筹措资金等。

第8条 出纳员每月报表。

“第11条 凡委员会收到的一切函询、稿件、材料,一切同联合会书刊出版活动有关的资料,委员会均交‘劳动解放社’支配和处理,由‘劳动解放社’完全负责‘联合会’的书刊出版任务和出版物编辑工作。”

(签字,)委员会。

按照手写的章程:“委员会”由书记、出纳员和“劳动解放社”的代表组成。委员会负责一切事务。

波利亚克维奇(书记)1900年4月10日的来信。¹⁵

“本次代表大会选举”:管理机关——波利亚克维奇(书记),叶弗列莫夫(出纳员);委员:阿基莫夫和索莫夫+“劳动解放社”的代表。

??

编辑部:伊万申、克里切夫斯基
和马尔柯夫

监察委员会:米哈伊尔、

伊万申和克鲁格洛夫

(根据1900年1月9日)
对章程的补充。

书刊出版委员会：阿基莫夫、克鲁格洛夫

和达涅维奇

管理机关候补委员：达涅维奇和韦特林斯卡娅。

（??
“联合会”会员
代表大会??）名单：阿基莫夫、柳·阿克雪里罗得、帕·阿克雪里罗得、阿列克谢耶夫、阿里斯托夫、布柳缅费尔德、布赖、瓦尔特、沃尔弗、韦特林斯基、格里申、古科夫斯基、古列维奇、德文斯卡娅、叶弗列莫夫、扎戈尔斯卡娅、佐洛托夫、查苏利奇、伊万申、柯尔佐夫、克里切夫斯基、克鲁格洛夫、利济娜、莱特伊仁、马尔柯夫、米哈伊尔、涅夫佐罗夫、涅哥列夫、波列塔耶夫、波林科夫斯基、普列汉诺夫、鲁德尼科夫、拉布金、索莫夫、索莫娃、苏辛斯基、齐加诺夫、申塔利、韦特林斯卡娅。

苏辛斯基声明，他不会交出印刷所，因为印刷所是**共有财产**，分裂后应由**仲裁法庭**解决。

小报：多数派（代表大会的）登载少数派的声明，并随《工人事业》杂志分发，分割印刷所。

1900年5月27日和6月14日由阿基莫夫、伊万申和布柳缅费尔德签署的在仲裁法庭解决之前分割印刷所的文件。¹⁶

摘自多数派的声明：“……多数成员认为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合

法的，因为它是在全体成员投票表决的基础上召开的；‘联合会’六分之五以上的成员出席了大会，多数与会成员参加了代表大会的所有会议。”

少数派认为，代表大会在部分成员离开会场后即为不合法，因为当时留在场内的是“联合会”少数成员。

8名成员（包括波列塔耶夫）向“代表大会多数成员”声明退出会场：你们是带着关于〈指南〉¹⁷的现成决议来参加大会的，而围绕这本〈指南〉的争论才刚刚开始。

1900年5月7日会议一致通过的纽约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协会决议：

（1900年5月10日于纽约）

“……去年才提出把钱寄给谁的问题。在对‘联合会’书刊出版活动的性质和解放社的专门任务进行长时间争论后，我们协会的多数成员表态支持解放社。”

“根据此项决定钱已寄至解放社，由它全权处理。因此，我们感到十分奇怪和莫名其妙的是，‘联合会’现在竟然对并不归它的钱款提出了要求。”

重要“文件”摘录完毕

《新闻报》、《圣彼得堡新闻》和 《北方信使报》摘录¹⁸

(1900年10月23日和1901年1月之间)

1900年10月10日《新闻报》。摘自“新闻栏”：

“财政部特别委员会决定工厂实行以下几种医疗方式：(1)设立医务室；(2)门诊治疗，药物免费；(3)向工人提供住院治疗，病人一切费用均由厂主负担。此外，凡属工厂视察机关管辖并有妇女工作(原文如此！为企业主工作！)的工厂，其厂主应在厂内设立接生站。”

同上：监狱管理部门请求拨款1400万卢布用于建新监狱的申请。

同上：10月11日，监狱管理部门辟谣说：报道“不实”(引自1900年6月29日《政府通报》¹⁹第147号)。

《圣彼得堡新闻》第280号(10月12日)。 1895年以前俄国只有
20—30家(约)

工读教习所²⁰。

1899年工读教习所 130所

1900年工读教习所 250所

工读教习所
注意

(“和类似的劳动救助机构”)

“热爱劳动的人”(原文如此!!)经常把孩子和老人等送去。

[为了确定预算和选拔职能人员]

”(10月13日)第281号 10月11日召开了行会工匠全体会议

行会

圣彼得堡手艺人协会缝纫业行会:

行会人员构成 =	$\left\{ \begin{array}{l} 2\,400 \text{ 名工匠} \\ 6\,530 \text{ 名帮工} \\ 5\,800 \text{ 名徒工} \end{array} \right.$
(行会收入 <u>12 330</u>	
1.3万卢布)	
	<u>14 730</u>

(我算出的
总数)

《北方信使报》 10月17日第331号 “……鉴于东部的事态及由此引发的财政困难，明年300万卢布的总预算中只有30万卢布用于统计调查资料的研究，而且只用在最紧要的工作上。”

同上：1901年初敖德萨法院将与等级代表一起审理7月16—17日敖德萨骚乱²¹案。
起诉书已公布。

同上：罗莫丹诺沃铁路工地的工人(在下诺夫哥罗德省)(摘自《伏尔加人报》²²)。“1900年夏每日在罗莫丹诺沃铁路工地劳

动的有近2 000人,其劳动总量达到可观的24万个工作日。”
(水质不好,没有食堂,寒热病患者很多。)

《圣彼得堡新闻》10月17日第285号 奥廖尔省贵族会议(10月7日)(以多数票)通过了省贵族代表米·亚·斯塔霍维奇建议委任贵族担任酒类专卖**征税官**(全省40名)的报告[年薪为600+900+680卢布=2180卢布,保证金为3000—5000卢布,扣除300卢布作为保证金,这样就构成了拥有特殊资本的贵族“协会”]。

《北方信使报》第348号(11月3日) **B. 普洛特尼科夫**的小品文:“根据乌拉尔的工厂”描绘了“当前乌拉尔占有国家土地、使用农奴的私人工厂中根据1893年5月19日法律出现的手工工人及农工的土地状况”。

工厂先向农民免费提供租赁证(这样农民就没有土地所有权。1893年

以前农民使用的土地不是从工厂租赁的，属农民所有），这样工厂就享有“在划拨的土地上进行勘查并提取一切有价值东西”的权利。划定土地时要有两方参加：一方是社会代理人，另一方是估价员（工厂雇用）、护林员、林务官和工厂代理人。在多数情况下农民在各方面都受到欺骗。

要提高税收（雇用社会代理人）。

每个人（什么人——？）600平方俄丈的牧场 = 挤占牧场，使农民破产。许多公司都申请留下牧场。

对《2月19日纪念》传单草稿的修改²³

(1901年2月底和3月6日之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2月19日纪念

40多年前专制政府着手废除使俄国濒于灭亡的农奴制。当时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必须实行根本性的改革。而政府出于专制的本性却不让全体俄国人民参与制定这些改革的活动，专横地决定了人民今后的命运。这样一来，它就得对官吏们炮制并推行的这些改革带来的一切后果负责。在纪念农民解放之际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后果并对罗曼诺夫王朝老爷们40年的经营作一总结。

1861年沙皇政府向俄国人民承诺，给予他们“自由劳动”的幸福。40年过去了，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俄国人民却仍然只知道一种劳动，即奴役性的、不自由的劳动。俄国人民在工厂里受资本家的奴役，只要试图改善自己的劳动条件就得受到坐牢的惩罚，他们没有罢工的权利，而没有这一神圣权利，雇佣劳动面对资本的权力就束手无策。在农村中，地方官的权力和关于农村雇工的规定把“自由农民”的劳动又变成了过去的徭役，背信弃义地推行的1861年改革使农民惨遭洗劫，而地主坐收渔利，以致农民至今仍未摆脱盘剥制。

沙皇政府曾作过承诺，要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

40年来这个政府执行政策导致人民彻底破产。这个政府使数千万农民惨遭灾难，农村每10年就发生两次大饥荒。这个政府竭力促使千百万劳动者变成贫穷的无产者，同时把自己冷酷无情的权力全都用来阻止这些无产者改善自身的处境。这个政府赏赐给俄国的是

上百亿的国债，每年从已破产的人民身上榨取十多亿税款，并且把这笔巨额资金供一小撮官吏、贵族和资本家任意挥霍。

它还向俄国承诺，要建立“即审即决、宽大为怀的法庭”即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的法庭。但是这个承诺没有兑现，目前我国依旧是官吏的法庭，这是偏袒权贵、对当局的罪行视而不见、对胆敢违抗上司者残酷无情的法庭。凡是一小撮统治者特别关注的案件，干脆不交给一般法庭审理。所有的政治案件，涉及罢工的案件都不经过任何审判，而是按警察局的意志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置。

它曾向我们承诺，要建立法制，根除俄国在尼古拉时期就深受其害的肆无忌惮的专横行为。而目前行政当局的专横行为比任何时期都厉害。在富人政府的淫

2

威之下，公民的人身得不到任何保护，没有法，只有“暂行条例”，它废除了任何法律，使一切违法行为合法化。强化警卫条例即戒严在半个俄国畅行无阻，而俄国的真正专制君主是新的禁卫军——宪兵，不久前尼古拉二世曾为其兴旺发达举杯祝贺，无耻地声称：“我们都是家人！”

居民

你们得到过建立地方自治组织的承诺，这个组织得到过独立管理本地需求的承诺。至今这些需求在半个俄国由官吏管理，而在另外半个俄国打的是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的招牌，但人民却完全被排斥在外，他们

×
不准确，应扣除铁路等项收入。

并没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正常权利，而那些享有这一权利的地主、房产主和商人，却处处都要受到拥有无限权力的官吏们的阻挠。

政府曾向俄国承诺，要实行言论自由。可是报刊至今仍在越来越肆无忌惮的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下呻吟，至今公民只能秘密地发表自由言论，而正直的俄国作家现在仍然像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一样，要以坐牢和流放作自己为思想服务的代价。

这个政府曾作出承诺，要在解放农民后发展国民教育和消灭野蛮的、侮辱人格的肉刑。这些承诺原来是骗人的空话。人民群众仍然浑浑噩噩，苟且偷生，而

求知识

任何渴望 受教育 的意愿、任何启蒙工作都被视为反对现行制度的罪行而受到政府的迫害。用树条拷打尽管与所谓废除肉刑的骗人空话相悖，但农奴制的这份遗产却至今统治着农村。

这就是俄国人民40年“自由”生活的总结。沙皇政府为俄国人民的整个发展打上了自己犯罪的印记，扭曲和破坏了任何很好的创举。

×

建议删去这一句和下面一句；第一句（暂时解放出来），第二句全然不对。

这个句子也去掉。

×

〔40年前沙皇专制政府由于受到舆论的压力，出于对农民的恐惧，才不得不把俄国农民从农奴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从那时起俄国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没有朝前迈出真正的一步，也不可能迈出。〕专制政府死死束缚着社会的发展，而现在，当全国都感到必须改变现状时，这个政府，正是这个政府成了通向势在必行的改革之路的主要障碍。因此专制政府的继续存在就意味着加深和延续祸害全国、把全体劳动居民抛进苦海的灾难，而深受这些灾难之害的莫过于工人阶级。

专制政府的继续存在意味着农民的彻底破产和人民的劳动为一小撮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所占有。消灭专制政府，这是全体俄国人民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利益，这是惟一能给专制政府以致命打击的俄国工人阶

级首要的和最紧迫的责任。

俄国无产阶级领导着不计其数的不满现实的人，站在一切无家可归和受沙皇禁卫军压迫的人的前列，投入反对专制政府的革命斗争，并且越来越响亮地宣告：政治自由万岁！

只有全体人民自由选出的立宪会议才能结束专制政府政策滋生的一切社会灾难。只有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才能保证人民享有公民权和政治权，才能给工人阶级为争取改善自己的境遇而斗争的自由

和为彻底解放劳动、摆脱资本奴役而斗争的自由

只有这样的代表会议才能确立民主立宪制，使俄国公民人人平等，实现 1861 年所谓的农民改革作出的但未兑现的承诺。

《火星报》组织

撰写《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 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与《土地 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两文的参考书目²⁴

1

(1901年6月13日以前)

《钟声》杂志²⁵ 彼得·多尔戈鲁科夫公爵

《自由言论》周刊²⁶ 《俄国真相》^① 两卷本(德译本), 宗德斯豪森
1861—1862年版。

科舍列夫, 札记 柏林的? (莱比锡的?) 彼得堡现代史所需
(见卡片背面^②) 材料。

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的《一位俄国政治家
(尼古拉·米柳亭)。根据他的通信撰写》
1884年巴黎版。

《两大陆评论》杂志²⁷, 1862年6月15日。

① 全名为:《彼得·多尔戈鲁科夫公爵讲述的俄国真相》。——编者注

② 见下面。——编者注

- (1)《俄国真相》1861年巴黎版第2卷
 (? 只有第2卷?)
- (1)作者同上。《俄国真相》1861年莱比锡版第1、2卷，第2版(1860年巴黎第1版)。
- 彼得·多尔戈鲁科夫《俄国的改革》1862年巴黎版(332页)，附有关于16和17世纪国民代表会议的概述。
- “ “ “ “ “ “ “ “ “ 《俄波问题》1861年莱比锡版。
- “ “ “ “ “ “ “ “ “ 《……公爵札记》1867年日内瓦版第1卷和第2卷(1871年版)。
- “ “ “ “ “ “ “ “ “ 《……公爵与俄国政府通信集》1860年伦敦版。
- ※ 维克多·拉费尔泰《亚历山大二世(其私生活和死因秘闻)》(219页)。
 巴塞尔—日内瓦版
- 威廉·米勒*) 《当代政治史》第15卷(第3章,1869年)
 教授 第15卷228页。

† 在卡片背面：参看《略谈维·拉费尔泰先生论亚历山大二世的小册子》1882年巴黎版。

*) 1868年柏林版(1867年)等等，每年一卷，直到第33卷；《1899年》1900年柏林版，从第26卷起由卡尔·维茨格尔曼编辑出版。

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沙皇的帝国》

第 2 卷——行政当局和俄国人。

第 3 卷——宗教。 第 1 卷 1881 年巴黎版

第 2 卷 1882 年巴黎版

第 3 卷 1889 年巴黎版

吉霍米罗夫《俄国的政治和社会》

无此书

亚·科舍列夫《宪法、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杜马》1862 年莱比

锡版(Ф. 瓦格纳)

спр.13_{VI}.

(Verfassung, Selbstherrschaft
und Landschaftsversammlung)

“ “ “ “ “ “ 《我们的处境》1875 年柏林版

(VII 页, 140 页)“译自俄文”。

“ “ “ “ “ “ 《札记(1812—1883 年)》1884 年柏林版。

спр.13_{VI}.

(回忆录)

米哈伊尔·德拉哥马诺夫《同亚·伊·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

спр.13_{VI}.

社会政治通信》(明采斯译)

1895 年斯图加特版。

由俄国文献图书馆出版。²⁸

米·德拉哥马诺夫《同卡维林和赫尔岑……的通信》1894 年斯

图加特版²⁹ 第 6 卷。

上述图书馆的版本……

第 4 卷 这一卷尚未借到

《关于……废除农奴身份的历史材料》^① 1861年柏林版。

2

(不晚于 1901 年 7 月 1 日)

《新时代》第 9 年卷，第 1 卷(第 574 页)，《马克思关于哥达纲领的信》³⁰

× 冯·福尔马尔 《地方自治代表会议选民手册》。

巴伐利亚州议会出版。

1899年纽伦堡版。

× 作者同上。《巴伐利亚的农民问题和其他问题(1893—1896

年)》

× 李卜克内西 《论土地问题》。

1876年莱比锡第 2 版。

① 全名为：《关于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统治时期废除地主农民农奴身份的历史材料》。——编者注

- × **恩格斯** <法德农民问题>³¹
 <新时代>*)
 第13年卷第1卷第292—306页,1894—1895
 年,第10期(1894年11月28日)

第1期和第2期

*) 该卷中恩格斯的文章,《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³²;一些论述知识分子和土地问题的小文章,普列汉诺夫的(《处在制度变革前夜的俄国》)³³,和其他文章。

- × 预约
 1901年7月1日

奥古斯特·倍倍尔 <我们的目标>柏林版
 [1893年,第100版]。

拉迪斯拉夫·龚普洛维奇博士 <考茨基论土地问题>。
 1899年<时代>³⁴(维也纳)第236期(4月8日)。

Pol.g.104tc ①。

胡戈·伯特格尔 <关于德国土地问题的材料(社会民主党在农村)>，

1900年莱比锡版(155页)(欧根·迪德里希斯)。

弗里德里希·赫茨 <土地问题>

作者同上 <土地政策的六个基本问题>

① 这是索书号。——编者注

P. E. 马伊《经济发展》1896年柏林版。

杰罗拉莫·加蒂《农业经济中的现代潮流》³⁵

1900年米兰—巴勒莫版

王德威尔得和德斯特雷(《比利时的社会主义》)。

Pol. g. 84^v. 1898年巴黎, 日阿尔和博里叶尔版。

爱·大卫《农村的野蛮人》, 1899年《社会主义月刊》³⁶第2期。

麦克斯·马伊 《论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一书》, 《瑞士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杂志》1893年第14期。

莫里茨·黑希特 《巴登的三个村庄》1895年莱比锡版(94页) 德文, spec. 200^{if}。

《生活》杂志 1901年
第3期和第4期
(马斯洛夫的《论土地问题》)。³⁷

评论载于《不伦瑞克档案》
第16卷第3辑和第4辑,
1901年柏林版

《评述》(社会科学), 每月10日和25日出版的《书讯》(8月和9月除外)……1900年巴黎版(新的书商和出版者协会)

3

1901年7月6日

阿恩海姆《国家的变革》

2.7	23.8	55.7	32
<u>200</u>	<u>62</u>	<u>15</u>	<u>3</u>
540.0	47.6	278.5	96
	<u>1428</u>	<u>557</u>	
	1475.6	835.5	
		共计	
		540	
		1476	
		835	1900
		<u>96</u>	
		2947	(单位:千公顷)

《对巴伐利亚王国24个村社经济状况的研究》1895年慕尼黑版。

《符腾堡王国农业状况研究结果》1886年斯图加特版。

弗兰茨·本辛格《农业机器对国民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影响》
1898年布雷斯劳版。

《经济杂志》，1893年3—6月。

[埃什利和金：《中部区域某些村庄的统计材料》]

勒鲁瓦-博利厄《政治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第2卷第4章。

葡萄业大型农场的例子

施普伦格尔《巴登农业状况》

[《书讯》，引自第 6 页] 1884 年卡尔斯鲁厄版。

关于增大农业的 c/v 问题，马克思引证东巴尔和理查·琼斯的著作。^①

(第 3 卷第 2 章第 293 页)

01c,
499n^②

克利斯托夫·约瑟夫·亚历山大·马蒂约·德·东巴尔《实践经济学家必备农业历书或手册》，译自法文，1844 年卡尔斯鲁厄版。

Brit
51^b

?
琼斯《庄园、宫殿和城堡……》1892 年伦敦版。
理查·琼斯《财富分配概述》1831 年伦敦版。

Cam.
74^m

作者同上。《地租》(上一概述的前半部分)，纽约版，185 页。

Cam.
20^m

[古典作家出版物第 5 卷，埃什利]
古典经济学家

卡尔·希尔施《党的刊物及其作用和组织情况》
1876 年菜比锡版

IVIII

《蒂尔农业年鉴》1899 年第 3—4 辑

(卡尔·克拉夫基论小生产的优越性)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856—857 页和第 26 卷第 3 册第 439—454 页。——编者注

② 这是索书号。——编者注

……《蒂尔农业年鉴》1896年(奥哈根)……

注意

哈斯巴赫《近百年英国农业工人和圈地》

[18]94年莱比锡版。

[注意:第261页;英国农场主雇工的数量]。

(《书讯》第1期第256页)

3.

《德国的农民状况》第3卷,1883年(社会政治协会丛书,第22—24卷)。

4 VIII .

第22卷

《书讯》,引用第1期第72、276页

第2期第222页

6.

库诺·弗兰肯施泰因《德国农业中的工人问题》
1899年柏林版……

3.

社会政治协会丛书,第53—55卷(农业工人的状况)…… —58卷……

4. VIII

第53卷

《新时代》第18年卷第1卷(《我的〈土地问题〉
的两位批判者》)。³⁸

《德意志帝国农业》,《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
卷,[18]98年柏林版。

赫拉波沃-赫拉波夫斯基《19世纪的比利时农业》
1900年慕尼黑版(《慕尼黑的国民经济》,专
集第37页)。

- 《关于巴登大公国农业状况的研究》，共 3 卷。
- (4 VIII) 《法国农业统计。1892 年十年调查结果汇总》巴黎 1897 年版。
- 南方的
崛起 { 胡贝尔《德国南方酿酒业的未来》1892 年版，
《纪念文集》1896 年版(戈泰因的文章)。
- (Cam 43^v) 福维尔《分割……》1885 年巴黎版。
Г. 劳赫博德《1890 年……^①以后奥地利的人口》1895 年维也纳版。
- 巴克豪斯教授《农业中的分工》，《康拉德的国家经济统计年鉴》(1894 年) 1894 年出版。
第 3 辑第 8 卷。

载于 1985 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 40 卷

① 有一个词无法辨认。——俄文整理者注

致格·瓦·普列汉诺夫

(1901年)

亲爱的格·瓦·：

明天请把这篇文章送还我，如有意见请附上。

您的 列宁

对英国工厂总督察 年度报告的摘录和评语³⁹

(1902年4月29日和1903年4月之间)

工厂 车间。

负责工厂、车间问题的总督察1900年度报告。伦敦，1901年版。

[Gd.668.6/4]

此卷书内容丰富，分8部分； 同上，1901 年度报告。
664页。资料多半是描述性的， 伦敦，1902 年版。
只统计了有关事故、违法行为等 第1部分。报告(Gd.1112)⁴/7。
方面的数字，也就是说，这仅是 第2部分 图表(Gd.1300)⁰/10
狭隘“业务性的”统计。甚至还有
一些插图。看来这里收入的医
疗报告很不错。

某种东西(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

第 83 页。

壁纸制造。

在英国 有 77 个厂家。

23个厂家组成了名为“壁纸制造有限公司”的辛

迪加

每个工厂仍保留自己原来的厂名，但现在已成为辛迪加的一个分厂。

第 156 页。

可看出用电量的增加。无论从哪方面讲，这都是很可人的。非常安全，干净，停车迅速，等等。

157 页。

157 页。

1900 年水泥厂厂主组成了一个辛迪加，这一地区近 90% 的商社加入了辛迪加。

(南区)。

第 187 页。

蒸汽洗衣房数量的增加。

188—189 页。

电的危险性(用电量增加);常有人触电身亡;等等。书中随处可见 多处指出用电量增加了(整个生产也发展了)。

艾罗女士

377 页。工厂洗衣业的发展。

381 页。[简言之]:“这一行业现阶段的发展情况令研究工业问题的学生尤感兴趣。该行业现正处于由家庭工场向正规的工厂产业迅速转变的过程中,在正规的工厂产业内,机器和劳动分工在组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近 8 年来这方面的发展尤为突出”。

1901 年度报告:

第 3 页。电的增长(同上。第 27 页),第 75 页(中部地区和其他许多地区,尤其是第 221 页)。

第 2 部分(1901 年度)

有关于工厂和车间总数的统计数字

工厂和工人

在伦敦

8 478 个工厂

313 288 名工人

其中199 630名工人在百人以上工厂里。

1901年共有：

	工厂视察员	137
	工厂	95 873
	车间	138 016
洗	工厂	1 972
衣	车间	5 049
	船坞	2 367
	等等	
	仓库	4 077

24 784

其他新的出版物

H.C.第 235 期。

工人阶级的住房情况。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矿山。矿山住房视察员 1901 年度报告。

(Cd.1211)。农业收益。

英国。1901年。

在讨论列宁所作评介社会革命党人 纲领和策略的报告时的记录⁴⁰

(1902年11月14日或15日)

11时20分 **日特洛夫斯基**

不可能对所有的攻击都进行驳斥(星期六我要作报告并且将扩大话题;谈谈社会革命党和《火星报》对它的攻击⁴¹)。

今天只谈几件小事。

我完全同意和支持下述看法。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对立的,是两个极端。

他怎么会认为我们是脚踏两只船呢?

既然基本观点是对立的,那我们就不能脚踏两只船。

马克思主义者

内部的意见分歧

与我们无关。

M

B

参看第 82—83 页

拉甫罗夫是我们的老师。拉甫罗夫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拉甫罗夫拒绝预言发展进程。

摘自拉甫罗夫的小册子
《未来属于谁？》

拉甫罗夫：“不可能预言历史事态并且把历史预言当作指南。”

——所有这一切都是
“科学的空想”（ ）^①

我们不可能预言事态，同时也不必把希望与可能相混同。

报告的作者是“纯粹的”
“空想主义者”

而这是“冒险主义”。

{ 骗子手已经 }
{ 竭尽所能 }

关于我们打算重新审查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论战的声明使我感到高兴。

——社会学的主观方法

——民粹主义理论。

{ { 这同重新审查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⁴² 一样。 } }

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一切都如意吗？

关于自己，我参加了《社会主义月刊》。

{ 我也是社会革命党党员 } ——我给这本杂志写了一篇文章。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报告的作者说得完全正确，这是非党的机关刊物。

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什么停滞不前的东西，它在不断发展，因此需要不断加以修正……

^① 这里的一个词辨认不清。——俄文整理者注

党员

撰稿 {

{ 这很重要,既有用又方便。}

而现在革命家们在上面(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意见,如说莱奥·阿龙斯是伯恩施坦主义⁴³的敌人。慕尼黑党代表大会⁴⁴后他认为写第一篇文章是道义上的责任。

这一切的证明:

《社会主义月刊》有权存在。

施特勒贝尔
库尔特·艾斯内尔
以及其他

尖刻的人苏
黎世也有,
我疲倦了。

我认为自己是激进派,我完全有权在《社会主义月刊》工作。

只写了一篇对《解放》杂志的短评⁴⁵,多半涉及的是历史,随后我称赞了这本杂志等等。

11 “他(司徒卢威)应该更加珍视工人阶级的利益。”

对俄国来说“分进,合击”(司徒卢威语)的提法可行,《火星报》也认为是这样。

难道从这里能得出结论?

说“社会革命党人同司徒卢威是一致的”吗?

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吗？

部分公有制在小资产者手中吗？

{ 纯粹是理论问题。 }

请向我解释清楚“下面的问题”：

(1) 雇工起初并未脱离生产资料

(2) 否-----是脱离

(3) 总结。

起初是小资产阶级，后来才脱离生产资料。

（“把拥有生产资料的雇工称作小资产者，这种观点在马克思的理论和构想中根本找不到。”

即使按马克思的观点他们也应称作雇工。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不一定赞同]不应把雇工称作小资产阶级的。

而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吗？

最后我要谈谈“战斗组织”(和巴尔马晓夫)。

《火星报》破口大骂，发动攻击[我们并不生气]。

情况并不是这样(尽管在提纲中无疑是这样。)

起诉书刊登在《解放》杂志上：

{ { 穷大学生跟踪大臣，等等，等等， } }

{ 他在法庭上说：“没有同伙”。 }

{ 事件的 }

{ 证 明 }

认为他没有同伙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是谁？恐怖分子。

或者是民意党人⁴⁶

{ 现在 }
{ 没有 }

----自由社⁴⁷

----社会革命党人

社会革命党人的传单就是在那天印发的。

我们社会革命党人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

{ 只有掌握了材料才能提出怀疑……否则就别怀疑，
也就是说，先生们，你们看着办吧，我找不到词儿。

-----我不谈道德修养-----

《火星报》自己都不信。

我知道，对待革命组织应当非常谨慎。但是只有掌握了材料才可以提出怀疑。否则这就是诽谤。

{ 《火星报》本该说：我们深信是您撒了谎…… 我们认为这是罕见的恶劣行为。

闻所未闻的诽谤。为道德所不容的行为方式。

|| 我们竭力诽谤伯恩施坦主义，我们也要诽谤社会革命党人——这就是《火星报》的立场。

{ { 《火星报》的存在是由于现实的需要 } }

日特
洛夫
斯基

我同意关于社会革命
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
之间完全对立的看法。

(1) 马克思不讲科学，
是空想家。

反对《俄国革命
通报》杂志第2
期第82—83页⁴⁸

不能预言事态
马克思=冒险主义
(空想)

(2) 拉甫罗夫及其与民粹派的接近。

(3) 你们想要重新审查。

(4) 《社会主义月刊》。

(5) 小资产者。

（“按马克思的观点”也是这样。）

(6) 巴尔马晓夫。

{ 我们谤
诽了 }

П. 拉波波
尔特 晚上8时30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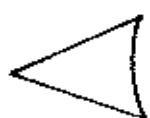
日特洛夫斯基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外无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以外有社会主义——拉甫罗夫主义。

① 这里记录的大概是对日特洛夫斯基反驳的提纲。——俄文整理者注

“修正”(我也是党员); 这只意味着社会革命党人的多数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建立在拉甫罗夫主义之上。

可以做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

“工人阶级”一语的定义。



摘录。法国革命保护了除享有特权者外的一切居民阶层。



现在社会主义阶层也把享有特权者除外。

署名格·普列汉诺夫(关于别林斯基的讲话)于1899年。⁴⁹

下的相同的定义

据日特洛夫斯基所述,那些定义是普列汉诺夫加的,但在伯尔尼没有提过。

我们有权从社会民主党中拿过普列汉诺夫来。我们将把他算作社会革命党人。

1902年5月3日会议——普列汉诺夫的讲话,他不笼统地否定恐怖活动,要求建立巩固的革命者组织。

!??

他说他看不出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有根本性的意见分歧。

与经济主义作斗争时社会革命党人在哪里?

社会革命党呢? 当时还没有这个党

社会革命党人即民意党人,他们服过苦役,呆过施吕瑟尔堡要塞⁵⁰(日内瓦的回答),而其余的人即使在火星派拥护经济主义时

?

也在同经济主义作斗争。

〔摘引 1896 年“资料”。

〔一个独自返回的民意党人〕——作者引自小册子《论鼓动》，该书与狭隘性进行论战。

这位民意党人认为这是为了克服狭隘性并且预言与专制政府的斗争即将来临。70年代的历史将重演(×)。

他预言一个同专制政府作斗争的新的社会革命党将创建。

90年代把《俄国工人》运往敖德萨一事。交给无业游民。

“指责”

欧洲报刊嘲笑①社会革命党人和战斗组织。

但在《前进报》⁵¹上没有指责，甚至加以称赞。

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不可能理解我们俄国运动的所有原因。

如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决定撰写这样的文章，那不是我们的过错。

也许，拉波波尔特暗示这一思想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供的。

……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不承认进行过诽谤，而只承认提过意见……

(×)格里戈罗维奇 1898 年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两年后写下了下述内容⁵²

社会革命党人和民意党人曾与经济主义作斗争。他们号召开展政治斗争，因此不能责怪他们对这场斗争漠不关心。

① 这里有两个词在手稿上已划掉。——俄文整理者注

1897年普列汉诺夫请求不让奥西普·拉波波尔特参加代表大会,因为他不是社会党人(当时拉甫罗夫曾来过电报)……⁵³

但是《火星报》存心欺侮人,于是“盲目的兄弟阋墙之争”开始了。

{倒不如睁着眼睛好}

但是对这一欺侮日特洛夫斯基没有很明确地判定,因为被诽谤的是整个社会革命党(不单是战斗组织),而在这个党里既有民粹派分子,又有民意党人,他们的性格和名字硬如金刚石,并且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污点。

——他们竟指责这样的人搞欺骗,这就不能原谅他们了……

{ 卡丘尔的手枪上有一句话⁵⁴。他们说这是装腔作势。绞架—断头台—和火星派分子,但是火星派分子指出这种作法缺乏美感…… }

{ 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干的,这种事是否体面,——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传单不提这一点,而对有这些举动的人肃然起敬。 }

90年代瓦扬遇到一件事:当时有个工人挨揍,而一个资产者因漠不关心而被喝令“脱帽”。我的话完了。

9点3刻,日特洛夫斯基。

大家没有明白我的话:

拉甫罗夫和马克思,在他们如何总结出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问

题上产生了分歧。

我们对科学和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的重视不亚于马克思主义者。

{我开了个玩笑,我说马克思主义是冒险主义。}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空想,我打算星期六讲这个问题。

×

我的过分严肃连我自己也认为不妥——我会愉快地接受别人给我的坚定信念。

主观社会学不排斥对现象与规律作科学研究。

社会革命党人坚持劳动人类阶级斗争的观点。

——因此,例如,他们不可能求助于资产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资本论》是为资产阶级而不是为工人写的——是为白乌鸦写的。

于是报告的作者求助于**资产阶级**。

{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

报告的作者关于中央委员会产生的时间的提法是错误的,行为是下流的……

10时10分——巴枯宁。

他不同意《火星报》的观点,认为《火星报》的指责不策略。

这会导致增加污秽……

× 指对科学的理解及其严格的定义。

{ 马克思称巴枯宁是间谍。⁵⁵

摘自《俄国革命通报》杂志第1期

11 时。弗拉基米罗夫。

指控社会革命党人的起诉书

{ 不到一年前
党就

第一条指控：脚踏两只船

也对也

不对

(没有“正
式的”
经历)

{ 对理论
等等
作评价 }

需要“完整、全面、经过科学论证的世界观”，我们认为值得对
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我们提供“形成这些观点的自由”。科学的生命靠批评，靠
言论自由来延续。

批评自由

我们同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都持这样的立场：德国党（和
奥尔）。

{ 倍倍尔和福尔马尔
考茨基和伯恩施坦 }

行动的党。所有的理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我国在各种经济问题上持《资本论》的观点的流派占主导地位
(我们提防司徒卢威及其他人)

在社会主义哲学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满足

(不加修正就不能满足拉甫罗夫的现代科学研究: 《思想史试编》。56

但是这个流派同其他任何流派享有平等权利。

党对社会革命党的任何派别都是开放的。

日特洛夫斯基和《社会主义月刊》(典型的小事一桩)。甚至参加自由机关刊物(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人)。57

我们不想成为小宗派, 而要为信仰一切理论的人开辟广阔的天地。

第二条罪状: 不坚持阶级斗争观点, 脱离工人运动。

什么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我们如何下定义——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广义的“工人阶级” { 狭义的 = 无产阶级 }

在当代的社会主义中
仍然是那两个流派:
哈雷代表大会(李
卜克内西)58

当然, 在这种
情况下就不是
工人阶级的政党。

[我们搞阶级斗争]

《社会民主党人究竟是些什么人……》。59 “不能狭隘地理解工人阶级的思想。”

某些人硬说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社会主义不可能因为把雇佣劳动概括为无产阶级而获得胜利”。

{李卜克内西。}

注意||社会革命党就是坚持李卜克内西的观点。

社会革命党——我们应当成为群众的党。

由于党的范围扩大我们就吸收了小资产阶级分子。

资产阶级分子仅仅是那些享用他人的劳动的人^①。

“我们背离阶级斗争的观点”——无产阶级 + 农民 + 知识分子
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包括李卜克内西)也都不止一次地这么
么说。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本身所干的正是我们受到指责的事。

(柯尔佐夫在《工作者》文集中)反对《工人思想报》。⁶⁰

到时候俄国知识分子——天生的革命者(柯尔佐夫)。||注意

按彼·拉·拉甫罗夫的分类——“知识分子的起推动作用的基本理想”。

那里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

那时资本主义还未激化自己的一切矛盾…… 资本主义作为革命力量出现……

它不仅瓦解旧形式，而且创造新的……

{这样的时期在俄国几乎没有过} 注意

① 在原稿上“他人的”写在“劳动”一词的后面，列宁在其上方画了表示调换词序的符号。——编者注

（（整个工人革命运动几乎被跨阶级的知识分子搞得破旧了^①。

社会革命党人和同经济主义的斗争。

{为什么要援引日特洛夫斯基和巴枯宁的话。我不完全是这样重复自己的反驳意见的。

{ 而不提报告作者的
观点的改变 }

社会革命党人带头批判经济主义(格里戈罗维奇和《前夕》杂志)。⁶¹

普列汉诺夫(《新进攻》)——一切顺利,而我们在作战。

拉甫罗夫反对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工人阶级同资本的斗争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是政治斗争。”

{ 普列汉诺夫和阶段论 }

{ 指南及其他。论敌大喊大叫的手段等等。

{ 这有可能直接为反动分子所利用。}

这样一来(指南)经济主义的好景已成为过去:工业危机破坏了罢工主义。

社会革命党人一刻也没有脱离这场斗争:加入组织的策略是否适宜,或者还是袖手旁观为好。

{ 圣彼得堡委员会,在那里经济主义和知识分子已分道扬镳。工人宣布,他们不沾知识分子的边。

“生活将表明谁是对的。”

我们屈从于资产阶级民主并否定其实质。

① 原稿如此。——俄文整理者注

在一定意义上的否定。

资产阶级——两重意思

反动的) 狭义的(1)人的总和 ……①

广义的(2)除工人阶级外所有的人

《革命俄国报》⁶² 第 9 号以及该报批准开展批评：人们不善于抓住实质性的声明，而只抓住一些地方印发的传单。

先生们，我们正式指出的是一些文章：而不是指类似关于巴尔马晓夫那样的新传单。

俄国自由派中的两部分

(1)社会范畴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2)俄国贵族

当《解放》杂志堕落为贵族时，我们同它作过战。

{ 我们为何屈从于资产阶级民主？ ||

关于同自由派的联盟？ 和

社会民主党人承认。

{ 普列汉诺夫论工业资产阶级

这就是我们要否定的。

{ 我们不相信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资产阶级和科卢帕耶夫⁶³ 之流自由化的预言。

[《俄国革命通报》杂志第 2 期文章]

① 这里有两个词辨认不清。——俄文整理者注

农民

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区别之一。

90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不应该在农民中进行工作。

社会革命党人说应该。

宣言⁶⁴；只有“使农民无家可归”几个字（简化的从属句）。

报告说无产阶级是惟一的革命阶级。

运动前夜的南方组织代表大会⁶⁵；只字不提农民。

《俄国革命通报》杂志谈《火星报》——表示欢迎（这也是他们的过错）。

土地纲领

土地社会化。

〔为什么是承诺的总和？我们是不可能谈承诺的，而是提出要求。

我们不作承诺，而是建议进行斗争。

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考茨基

（官员由人民选举）

不是我们期待从现行制度那里得到的东西，而是我们要求它给予的东西。

我们的纲领始终如一：农村村社民主化，有退出自由。

《火星报》和《曙光》杂志⁶⁶与社会主义的目标相矛盾

{ 按《曙光》杂志的说法是在某种意义上
奉送给资产阶级的礼物

|| “纠正”《火星报》的“历史不公”吗？

目前我们有可能办到这一点,按技术条件这是能实现的。

——《曙光》杂志实际有可能。

我们作的事也是**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所作的事

|| 在外省到处都提出实行民主化
|| 和结社的要求

合作社:没有一个政党拖延不办,而现在已经提出来了。

——佛罗伦萨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⁶⁷

{ 因为在 7 个社会主义纲领中都提到合作社 }

和扩大公有制。

在我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谁背离**阶级斗争**观点

恐怖活动

应该谈恐怖活动

|| 社会化是一瞬间的事还是一个过程?

{ 可能部分地实行吗? } 一下子还是一部分一部分地?

法国工人党也提出支持社会化的局部要求(增加公有制,交给村社等等)。

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也有同样的要求。

恐怖活动。4月3日的传单⁶⁸。单独决斗

恐怖活动 ——《俄国革命》报⁶⁹第7号夸大恐怖活动

并非独立 ——《人民事业》第2期⁷⁰

自在的 其中有社会革命党人对实际情况和意义的说明。有宣传和鼓动。

不是实质性的批评,而是
对个别词句和字眼的批评。

他们忘记告诉我们,恐怖活动能不能有激励行动。

∫ 《社会民主党人》第1集 查苏利奇的文章。⁷¹ ∫

注意 ∟ 当时在彼得堡进行审判,有可能举行起义
(查苏利奇)

大学生最好全身心地投入起义

而现在

现在的工人阶级运动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利益。

注意 ∟ 卡·考茨基关于80年代运动的证明。⁷² 过来人的文章
(对稻草人采取恐怖活动)。⁷³

注意 ∟ 欧洲焚毁稻草人的事例——
反对梅特涅。

如果这能起到鼓动作用,那么恐怖活动的意义不就比这种作用大100倍吗?

卡尔波维奇会向稻草人开枪射击吗?

摘自 ∟ 或卡丘尔会向纸型开枪射击吗?

第14期 继续摘引

勒克尔特斯的回答不是他个人的回答,而是欧洲无产阶级的回答。

{ 证明:崩得⁷⁴反对恐怖活动的传单。

而且不进行投票。不必进行投票。

{{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议会代表
——和无产阶级的群众。

工人给《火星报》(第16号)的信。⁷⁵

现在还是将来某个时候进行反击。

圣彼得堡和巴统的答复;等待召开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

不建议也不否定。

游行示威的组织性。

注意 > 避而不答

|| 我们认为小组武装抵抗是我们近期的政治任务。

{ 晚上 9 时
30分 }

晚上 9 时 30 分

这里面没有一点阶段论(《革命俄国报》第1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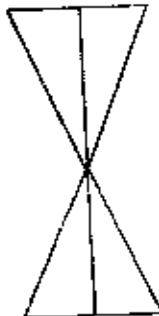
对恐怖活动的不固定看法。

“劳动解放社”的纲领。而查苏利奇的文章。

很久以前的文件。

普列汉诺夫在对待{“劳动解放社”}的纲领的态度上的“策略考虑”。

查苏利奇
查苏利奇



对不依靠人民力量的政治暗杀,如果倡导者有军队的支持,“那我们完全同意这么干”。

{你们应该承认,如果有人民群众……
《曙光》杂志第2期⁷⁶;恐怖活动是多余的,
——恐怖活动是有害的。

{ 这已经彻底否定了恐怖活动。}

祖巴托夫站在晒亭上。

黄色炸药和断头台。

判决

普列汉诺夫《今后怎样?》一文的结尾。

{ 普列汉诺夫的回答——

群众热烈鼓掌。

还来得及——没有人催我们。

摘引《火星报》第 25 号⁷⁷——必须经常散发书刊。

关于巴尔马晓夫的问题。

{ 如果卡尔波维奇未被夺去性命,那是因为没有组织,——
而我们使巴尔马晓夫的处境更为恶化。}

{ 我们是被迫这样做的,如果你们真的见到这种情形而且
没有张扬开来的话。}

{ 你们在基辅可以了解到,巴尔马晓夫是社会主义联合会的
组织者,后来该联合会加入了社会革命党。}

{ 我们也

{ 不赞同。

{ 当人们竭力破坏社会革命党的作用时,就开始为谋杀准
备判决、刻了字的手枪,——我们中央委员会不赞同这种作法
并且认为这是多余的。}

{ 内务部 5 月 21 日通令指出社会革命党人的目的,指出他
们为……斗争而组织了团体⁷⁸ }

“致未来的农民战斗联盟”

{ 如果这个联盟一个月后出现，
那你们不要信以为真。 }

10时15分 社会民主党人片面等等。

但是看来报告的作者是个真诚的人(?)。

他们承认上层建筑吗?

{ 把疯子似的批评家请进社会革命党。 }

资产阶级民主和对自由派的态度。

社会革命党人和同经济主义的斗争。

资本主义的+和-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 {李卜克内西和柯尔佐夫}

阶级斗争 李卜克内西。

拉甫罗夫和《思想史试编》。

援引德国人的言论：连歌德也赶不走。

[他们有一个纲领，而你们呢?]

10时零5分 达维德松。

- {
1. 否定战斗组织
 《前进报》摘录
 农民协会
 2. 社会民主党人在恐怖活动问题上存在的矛盾。
-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代表和代表小组名单⁷⁹

(1903年7月30日和8月18日之间)

赞成我们	+ ?	- ?
安德列耶夫斯基 —1	? 安德列 ^① 1	托洛茨基 —1
嘉金娜 —1	? 贝尔格 1	马尔托夫 —2
佩图霍夫 —1	列别捷夫 ^① 1	扎戈尔斯基 —1
列宁 —2	? 毕洛夫 1	捷依奇 —1
伊格纳特 —1	? 列昂诺夫 1	普列汉诺夫 —1
捷姆利亚奇卡 —1	? 康斯坦丁诺夫 ^① 1	6
波列塔耶夫 —1		6
? 索柯洛夫斯基 —1		
利金 —1	西罗金 ^② 1	
格里戈里耶夫 —1		7
列昂诺夫 ^① —1		克雷梅茨
德米特里耶夫 —1		(安东诺夫) —2
12	+ ? 高加索 —6	

① 手稿上已被划掉。——俄文整理者注

② 可能是指西罗季宁，即弗·菲·哥林(加尔金)——1902年在萨拉托夫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工作。——俄文整理者注

12 + 6 + 7	25	“南方工人”社 ⁸⁰	—2	列维茨基	—2
	6	哈尔科夫	<u>—2</u>	巴季列·	—1
	2		4	崩得	—5
	<u>18</u>			《工人事业》	
	51 ⁸¹			杂志	—3
				米佐夫	—2
				魏斯曼	<u>—1</u>
					14

赞成委员会

安德列耶夫斯基	1	贝尔格	1
嘉金娜	1	西罗金	1
佩图霍夫	1		
列宁	2		
伊格纳特	1		
捷姆利亚奇卡	1		
波列塔耶夫	1		
索柯洛夫斯基	1		
高加索人	6		
列昂诺夫	1		
德米特里耶夫	1		
利金	1		
格里戈里耶夫	1		
列别捷夫	1		
安德列	1		

康斯坦丁诺夫 1
 22

二

列宁	2×	马尔托夫	2
普列汉诺夫	1?	托洛茨基	1
伊格纳特	1×	扎戈尔斯基	1
捷姆利亚奇卡	1×	捷依奇	1
波列塔耶夫	1×		
嘉金娜	1×	列维茨基	2
安德列耶夫斯基	1×	安东	2
佩图霍夫	1×	巴季列·	1
德米特里耶夫	1×	魏斯曼	1
利金	1×	米佐夫	2
列别捷夫	1×		
西罗金	1×		
索柯洛夫斯基	1×		
格里戈里耶夫	1×	南方工人社	4
——		崩得	5
毕洛夫	1×	《工人事业》杂志	3
伊萨里	2×		
鲁边	2×		
拉希德-别克	2×		
贝尔格	1×		

安德列	1×
列昂诺夫	1×
康斯坦丁诺夫	1×

26×) 赞成委员会——今天说的。

《无产者报》的地址⁸²

(1905年5月27日以前)

国外联系地址：日内瓦科林街3号弗·伊·乌里扬诺夫。

请在信封上注明：致中央机关报，致中央委员会，致出国考察团，等等。

党的印刷厂。合作印刷所等等。

在列宁《十二年来》文集大纲 草案上作的批注⁸³

(1907年8月4日和11日之间)

给弗·伊·。急!

弗拉·伊林
《十二年来》文集
第1卷
俄国马克思主义和俄国
社会民主党人的两种倾向

前 言

- 1.《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5年)
- 2.《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7)
- 3.《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1901)
- 4.《怎么办?》(1902)
- 5.《进一步,退两步》(1904)
- 6.《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1904)
- 7.《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第 2 卷

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

第 1 分册 经济理论方面

- +
1. 评经济浪漫主义
(1897年《新言论》杂志)
 2. 市场理论述评(1899年《科学评论》杂志第1期)——
 3. 论再论实现论问题(1899年《科学评论》杂志第8期)——
 4. 就价值和市场问题答涅日丹诺夫先生(1899年《科学评论》杂志第12期)——
 5. 非批判的批判(1900年《科学评论》杂志第5—6期)——
 - ?
 6. 答涅日丹诺夫先生(1899年《生活》杂志第12期)——

第 2 分册 关于俄国经济发展的争论

-
1. 资本主义经济对徭役经济的排挤(1899年《开端》杂志第3期)——
 2. 彼尔姆手工业展览
 3. 我国工厂统计问题
 4. 民粹派空想计划的成果——
 5.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第 3 分册 2 土地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

- 4 1. 论卡·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书评(1899年《开端》杂志)
- 1 2.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1900年《生活》杂志第1—2期)
3. 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先生们
- 4 (1901年摘自《曙光》杂志)
- 4印张 摘自《教育》杂志1906年第7期
4. 论土地问题(为“伊克斯”的小册子写的前言)(1903

年)

- 2 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曙光》杂志第4期)
- 1 6. 《无产者报》的文章(日内瓦 1905年关于土地问题)
- 1 7. 土地纲领的修改
(1906年)
- 1 8. 《报告》中关于土地问题的一章(1906年)
附录:(a)1903年纲领摘录
(b)1905年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
(c)在第(二)、第三、第四次代表大会上
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

第3卷(也许还有第4卷) 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

- 第1分册 **《火星报》。(党的形成)1900—1903年**
1. 通告[如果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的, 否则就放在附录中]
 2. 纲领草案(1897年)
 3. 纲领草案(1902)
 4. 对《信条》的抗议书(1899年)
 5. 革命的大学生(石版印刷)
 6. 《火星报》第1—52号
 7. 《曙光》杂志第1期和第2—3期的“内政评论”
- 附录:** (a) 摘自小册子《统一代表大会》
(联合与同盟, 1900年)
(b)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同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 第2分册 **1903—1905年《前进报》和《无产者报》(最初的步骤)**
1. 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两封信
 2. 关于出版《前进报》的通知
 3. 《前进报》第1—18号
 4. 《无产者报》第1—26号/为洛普欣报告书加的序言/

- 附录：(a)《前进报》和《无产者报》其他撰稿人最重要的)文章
 (b)国外分裂简史(日期)
 (c)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d)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前进报》的决议

第3分册

1905—1906年的《新生活报》——《前进报》——
 《浪潮报》——《回声报》(在斗争中)

- 1.《新生活报》(《青年俄罗斯报》)
- 2.《北方呼声报》
- 3.《党内消息报》第1号和第2号
- 4.《论国家杜马》(列宁和唐恩)
- 5.《浪潮报》
- 6.《前进报》
- 7.《回声报》

摘自小册子《专论》

这些均作为材料放在附录中或放在序言中。

- 8.《生活通报》杂志关于考茨基论国家杜马小册子的文章

附录：(a)统一代表大会的讲话

(b)第一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声明草案

第4分册

第二届杜马前后(1906年)

- 1.《无产者报》第1—16号
- 2.《生活通报》杂志(论希日尼亚科夫的文章)
- 3.分别为李卜克内西、库格曼、考茨基的小册子加的序言
- 4.选举运动(4本小册子和发表在《艰苦劳动》周刊、《通俗言语周报》、《观察周报》上的几篇文章)
- 5.《新光线报》、《回声报》
- 6.策略问题。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3篇文章)
- 7.反对抵制
- 8.纪念彼·亚·葛伊甸

附录：伦敦代表大会的讲话

该分册可以确定下来

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考的附注

出版者自己建议我编第 2 卷并准备以上述形式出版全部著作。因此在选择文章时应把出版者的考虑抛开。在这里已经确定的也就是很大的范围内，您完全可以任意取舍。

我草拟这份提纲，为的是您面前有一个基本轮廓，这样可以完全自由地随意安排。因此这里编录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以及我所知道的您已发表的著作。

我觉得，我拟订的这份提纲符合一个要求即：向读者介绍您的著作，使之中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生活 and 斗争情况有所了解。您大概对第 2 卷的第 1、2 分册的疑问最多，但第 3 册应该没有问题。

这里专门谈谈第 2 卷。如果您原则上同意编入此卷，那么就请回答：(1) 有无遗漏，(2) 编排是否有误（我并非每篇文章都记得，且眼下手头也没有），(3) 第 2 卷第 1 分册的第 4 篇和第 6 篇文章是同一篇文章吗？(4) 各分册的标题是否要改动？(5) 以上所列的哪些著作您不愿意重印？

谈谈第 3 卷和第 4 卷。这里提供的历史不应是片面的，因此我在附录中列出的那些材料便是必不可少的了。这些材料这里无法搞到，所以如果您不是坚决彻底地对第 3 卷和第 4 卷这种出版形式持否定态度的话，就请您设法在国外〔通过日托米尔斯基？〕搞到这些材料并且送来。这指的是第 1 分册的第 1、2、3、4、5 篇文章和附录 (a)、(b)（国外同盟出版的小册子《统一代表大会文件》和国外同盟的记录）。还有第 2 分册的第 1 篇和第 2 篇。其余的材料这里都有。您可千万别以为这份提纲是不切实际的计划。一切都有非常现实的基础。士林的文章已经发排，答应 5 天后送校样。出版者承诺第 1 卷将在 10 月面世，可我原来想的是 1 月见书。他们唯一的要求是材料及时送到。盼回信。

紧紧握手！

尤·加米涅夫

1907 年 8 月 4 日（俄历）

1907年8月10日本合同签署人列·波·罗森费尔德受弗·伊·伊林委托和米·谢·克德罗夫订立如下合同：

(1)列·罗森费尔德将弗·伊林文集7000套的一次出版权售与克德罗夫。

(2)在此附上用于出版的经罗森费尔德签字的伊林文章目录。

(3)每印张4万个印刷符号，克德罗夫应付给罗森费尔德100卢布，至于伊林的新文章，包括前言和注释，每印张付125卢布。

(4)克德罗夫应付给罗森费尔德的稿费，在第1卷出版之前每月付100卢布；从第1卷出版开始，每月支付的款额提高到200卢布。此外，在每卷书出版两周后，克德罗夫一次性向罗森费尔德支付300卢布。余下应付给罗森费尔德的稿费按每月200卢布支付，但应付给罗森费尔德的所有稿费自第3卷出版之日起一年内必须付清。

(5)罗森费尔德保证在9月10日之前交出第1卷所需的材料，10月1日之前交出第2卷所需的材料，10月10日之前交出第3卷所需的材料。

(6)克德罗夫保证于11月10日之前出第1卷，于1908年1月10日之前出第2卷，于1908年4月10日之前出第3卷。

(7)如果伊林文集的某一卷在印刷厂或装订厂被全部没收，或者在印刷过程中被查封，罗森费尔德即放弃该卷应得的稿费，同时该卷已付的所有款额无须退还；如果该卷重新出版，罗森费尔德按一般原则获得稿费。

(8)克德罗夫保证印完后免费送给罗森费尔德伊林文集，每卷100本。

签字：“在印刷厂或装订厂”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克德罗夫

列夫·波里索维奇·罗森费尔德

介 绍 信⁸⁴

1908年12月18日

尊敬的同志，

持信人是我们的特派员。他全权负责安排我们在布鲁塞尔所谈的事宜。

务请予以协助，向他提些建议，帮他做些事情。

致党的敬礼！

尼·列宁

巴黎第14区 博尼埃街24号 弗拉·乌里扬诺夫。

执行委员会决定草案⁸⁵

(1909年11月)

1. 从布尔什维克中央⁸⁶的全部财产(将近30万法郎)中拨出6万法郎用于:革命历史(2万),代表大会(2万),特别费用及清偿债务(2万)。

2. 其余款项(24万法郎)要适当分配,以维持本派中央和党中央大约4年的费用,为此委托总务委员会编制一项预算,将支出压缩到每月5000法郎(如一时做不到,可逐步来,但不得超过半年)。

3. 本派的财产在党内合法化的途径是: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一份关于遗产案已了结的声明(这笔遗产是根据捐助者意愿用以满足布尔什维克派需要的)⁸⁷,不公布总数和每月的预算,——然后再计算过去本派交给中央委员会的款项中超出应交的10%党费的部分。

4. 布尔什维克派向党中央委员会正式声明,它将每月为中央委员会提供750—1000卢布的经费。

5. 布尔什维克派保留停止向中央委员会提供这笔款项的权利,只要它确信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或步骤不合乎党性,或者因中央委员会背离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路线等,即停止提供。这项声明自然就不必提交中央委员会。

6. 身为中央委员的布尔什维克(格里·、英·、维·、列·)应

立即向中央委员会递交关于及早召开中央全会的书面声明并极力促成全会的及早召开。⁸⁸

7.关于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派对《真理报》⁸⁹作的最大的让步是：同意将《真理报》留在维也纳，并按照平等原则任命编辑部成员（即《真理报》出1名编辑，中央委员会出1名布尔什维克），将《真理报》变成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派除了向中央委员会提供一笔总的款项外，不另外向《真理报》提供资助。

8.关于执行委员会内最近在党内组织政策问题上的两派（格里·、英·和加姆·为一派，列宁为另一派），认为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或是推迟发表，或是发表两篇阐明两派意见的文章，或是发表一篇拟定中间路线的文章。最后一个方案是最理想的。同文章有关的看法也适用于在组织内部、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等处的发言。

9.关于这两派意见，必须以相同的信件分别通知布尔什维克中央在国内的委员，信中要阐明两种观点，同时认为分歧不应长此下去，是可以调和的。

党中央全会⁹⁰

(1910年2月13日以前)

在间隔很久之后举行的我党中央全会于日前闭幕。14名有表决权的同志与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全体成员和伦敦代表大会⁹¹选出的1名候补中央委员^①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应邀出席。此外,《真理报》的1名代表也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获准出席。普列汉诺夫同志曾应邀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后因身体不适未能出席。

现将应予发表的那部分全会决定全文发表如下。读者从中可以对全会的情况有所了解。中央委员会对杜马工作极为关注。现已认定,地方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在把这一重要领域的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方面至今仍然无所作为。杜马党团收到的材料仍然很少。在利用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发言方面至今仍是毫无章法。全会一致认为,杜马党团的根本路线近年来大为改观。从杜马党团最近的发言稿中挑出前不久就有关迫害工会问题所作的质询进行了专门的、详细的讨论,因为这是一次最重要的发言。几乎整个中央委员会(所有布尔什维克同志、所有“民族”社会民主党人⁹²、某些孟什维克同志)都认为,党团在这里犯了一个大错误:它未能旗帜

① 指亚·亚·波格丹诺夫。——编者注

鲜明地反对“中立主义”并捍卫斯图加特决议和伦敦决议⁹³所确定的党的立场。与会者希望这一错误能在近期的发动中得到纠正。

全体同志一致认为，必须就工人问题起草一系列法律草案。

中央委员会一致认为，由于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尚有部分缺额，必须进行增补，被增补者应由即将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予以确认。

全会决定竭力争取在俄国出版《中央委员会快报》⁹⁴，并竭力加强党的整个宣传出版活动。

全会一致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国内和国外党组织的真正统一，消灭派别间的关门主义和派别斗争。全会认为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是当前的主要实际任务。决定立即着手筹备这次会议。

全会听取了各地的报告。我们将设法把这些报告可以发表的部分刊登在中央机关报上。⁹⁵

中央委员会已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联名致函奥·倍倍尔，向他祝贺寿辰。⁹⁶

下面是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决议。⁹⁷

兹·约·利林娜执笔

格·叶·季诺维也夫修改

载于1939年《共产党人》杂志

第4期

致尼·古·波列塔耶夫⁹⁸

(1910年11月10日)

我们(和其他人)从来没有向您提出过任何新的建议。一切仍按原先约定进行。伊哥尔在耍阴谋,他当然向着取消派。干脆给他去信推托算了。党团只需对他大致作如下答复即可:“我们由于认为不宜详谈,特告知如下:党团决定竭尽所能支持此事。”今后最好不再同他继续通信。钱款(1 000卢布)已如约于那个星期三通过里昂信贷银行电汇给您,寄在齐赫泽名下。如果因故您未收到电报或齐赫泽未收到钱,那不是我们的过错。需要家庭地址。现已采取措施务使齐赫泽收到1 000卢布。他也可立即去圣彼得堡里昂信贷银行查问。如果此次顺利,不久即可收到我们的第二笔1 000卢布。建议在收到第二笔钱之前即开始行动。我们这边绝无问题。我们会找到一个不错的侨居国外的时事编辑。请随时告知情况并及早提出你们感兴趣的题目和栏目。您只字不提杂志⁹⁹的事……需付酬的秘书和申请书难道真这么难找吗?我们就这么一个要求,要求了好几个月,却始终不见答复。简直要感到绝望了。为了履行早先的条件(您上一封来信中又重提这个条件,说“两个编辑是您认识的,第三个位置由您担任”),我们现在暂时让C. Γ. 图鲁京看中的同志担任第三个位置(曾与一些撰稿人和朋友商议过)。但愿这个问题得到妥善处理,而不致发生冲突和争吵,我们

非常想避免任何冲突和争吵，您任命了两个人，我们任命一个人，他们也许可以和睦相处，不发生争吵。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是不能有取消派习气、召回派和马赫主义者习气，否则我们和普列汉诺夫都寸步难行。因此我们坚决要求刊登我们的文章（尽管似乎已经“过时”）。日内再寄上几篇批判《我们的曙光》杂志¹⁰⁰的文章。务请经常来信，详告一切。

另一个人的笔迹：“昨天给您去信，今天又收到您的来信，马上作复。请来信。应尽快弄清真相，了解情况。您的……”

保安处的批语：“给邦契-布鲁耶维奇的信与此信均系同一个笔迹。见第 3470 号 1910 年 11 月 1 日”

载于 1994 年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
第 3 期

致尼·古·波列塔耶夫¹⁰¹

(1911年3月14日)

亲爱的同事：关于报纸停办的来信收到。眼下我们一点也帮不上忙；也许几个星期以后就能帮上，因为资金倒是有，却没有支配的权利。¹⁰²要是还有一点可能的话，请再拖上几个星期吧。难道8000卢布维持不下去吗？这么说，在省里进行的考察搞得糟透了。托洛茨基的信是怎么回事？¹⁰³请把信的副本和你们的决定的副本寄来，不然，要是把我们蒙在鼓里，甚至让“旁人”以最歪曲的方式给我们提供有关你们的步骤的消息，那确实太过分了。没有真凭实据是无法顶住歪曲的。普列汉诺夫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是怎么回事？¹⁰⁴文中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我们不清楚，是什么引起你们的不满？上次去信开列了一份长长的书目，不知是否收到？请设法搞到这些书，还有新的杜马手册¹⁰⁵。

请写信……

我收到了涅哥列夫内容相同的信¹⁰⁶。让他给我地址，我好回信。必须费心安排通信事宜。一定把地址给我。关于钱的问题请给德国人去信（寄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要钱来办报。他们大概会给的。再给我们开一份找德国人要钱的委托书。那样大概就会搞到。但为此也必须有很好的地址。请费费心吧。

关于机器我们同意平分，就是让我们得一半。至于500卢布，不知指的是哪笔钱。请来信确切地说明究竟是哪一笔钱。

致《思想》杂志编辑部成员¹⁰⁷

(1911年4月13日)

摆脱现状的惟一出路当然是4月底之前立即出版第5期。¹⁰⁸我想这一回我们这边不会耽搁,第5期可如期出版。顺便提一下,你们的清单里没有提到第7、8、9、10号¹⁰⁹,但这几篇已用挂号寄上,不大可能在途中丢失。如未收到附有这些文章的邮件,请速电告。

至于第5期所需稿件,你们手里已有考茨基的文章¹¹⁰,此外还将给你们寄去5月写的东西。谈代表大会¹¹¹结果的文章当然一定要有,但须在现场写出。请物色一个人来写……我以为,我们借助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文章可再次提高印数。《战斗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千万要发……钱即将寄出¹¹²。只是请记住,亏空使我们不堪重负。在严重亏空的情况下,我们只得关闭小店就不足为奇了……《我们时代报》¹¹³已收到。这一号不错,但应多少登点针对取消派的东西¹¹⁴(如针对“请愿运动”¹¹⁵,杜马党团也已表示反对这一运动)。请告知编辑部的安排,有哪些人。¹¹⁶这一点必须了解。我们将提供帮助……难道在圣彼得堡很难找到一个能在各联合会中出售的人吗?请找一下波列塔耶夫——他大概能找到。¹¹⁷巴库开始出版《现代生活》周刊¹¹⁸。编辑部地址

是：卡缅尼斯塔亚大街，221号。请寄去广告。难道戈-格一点没有寄去吗？¹¹⁹

载于 1994 年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
第 3 期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1911年10月26日3时

刚才给您发去一份报告好消息的电报。

电报（来自昨天您发去电报的那个城市）说：“奥丽珈·克-娜^①很快就到”。

很清楚，这就是说带上委托书出发，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事情完全有把握了。无论如何现在不能“给”。

为防万一，我只能建议采取这样的措施：要是公火鸡^②同意签订合同，那就附带条件地签订。可以对他说，我必须与同事们联系，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您（公火鸡）就可以在星期一收到一份电报。

如果采取这个方案，我们就可以保证自己有可能再次详加考虑。

不过我想奥丽珈^①的电报已经彻底地一劳永逸地使事情对我们有利：没什么可怕的。

您的 列宁

附言：我们现在掌握了4份证明组织委员会¹²⁰成立并离开此地的书面文件；无论对于任何审判这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再附言：**我建议**还是到法官那里去一趟。

① 可能是指索·瑞·拉维奇——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国内外从事党的工作。——俄文整理者注

② 指法国律师乔治·迪科·德拉埃。——编者注

致卡·考茨基

1911年11月2日

尊敬的同志：

我刚刚收到蔡特金同志关于她打算同您进行“谈判”¹²¹的电报。我不想让已经了结的事情再度出现，在目前的情况下，加之我又高度评价您的理论著作，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了使您不致十分尴尬，“卷入”官司的审理）立即正式通知您，在您和梅林发表书面声明¹²²之后，我们已经不可能退回到从前了。发表类似声明的仲裁法庭法官对我们说来已不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状况了。

致党的敬礼！

尼·列宁

附言：因为您通知我梅林已卸掉自己的责任¹²³，我不得不请您在必要时也把这封信给梅林同志一阅。

巴黎第14区 玛丽·罗斯街4号

弗·伊·乌里扬诺夫

载于1981年在法兰克福—纽约出版的盖尔·迪特里希《考茨基的卷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充当俄国党的财产的保管人。1910—1915年》一书

致马·亚·萨韦利耶夫¹²⁴

(1911年12月17日)

亲爱的同事：现有一件特殊的事情求您。我们这里刚刚开始认真研究第四届国家杜马¹²⁵选举运动的条件。我们发现省选举会议的组成及其内部的斗争十分重要。我们急需收集有关下列问题的文献资料：(1)关于各个省的复选人的党派归属。如有可能，请为我们购买（若是不太贵的话）1907年选举期间的整套《言语报》。¹²⁶(2)关于各个省的省选举会议上的斗争。这里特别感兴趣的是下诺夫哥罗德省；务请寄来1907年选举期间的下诺夫哥罗德的进步报纸。如果报纸上、甚至地方报纸上没有这个材料，可否从第三届国家杜马¹²⁷某位下诺夫哥罗德代表那里弄到资料。下诺夫哥罗德省人选第三届国家杜马的有3名立宪民主党人¹²⁸和3名十月党人¹²⁹，而房产主代表大会和第二城市选民大会选出的是立宪民主党人。这怎么可能呢？下诺夫哥罗德省的复选人为100名，其中土地所有者代表大会选出50名，第二城市选民大会选出12名。 $50 + 12 = 62$ 。就是说，立宪民主党人占多数。他们为什么要让3名十月党人入选国家杜马呢？复选人中一共有多少名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按选民团（工人选民团、农民选民团、土地占有者选民团、第一城市选民团、第二城市选民团）统计他们又分别有多少名？这些材料对我们说来至关重要：如果搞得到，务请寄来。如果可

能，也请寄来莫斯科省这方面的材料。既然土地所有者代表大会选出的是立宪民主党人，而莫斯科省的复选人为94名，其中土地所有者代表42名+工人代表9名=51名，也就是占多数，那么十月党人在该省怎么会选上呢？能否向切尔诺科夫（莫斯科省立宪民主党代表）了解莫斯科省复选人总体上的和按选民团统计的确切的党派构成情况呢？或者退一步说，能否请人指点一下，在哪些报刊上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材料？若是有两三个愿意帮助研究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的人，那他们对于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一事会大有裨益的。他们应当到帝国公共图书馆¹³⁰去坐上一两个星期并系统地翻阅1907年选举期间的各种地方报纸。要从每种报纸（尤其是俄国各省报纸）上摘录（并注明出处）如下材料：（1）复选人总体上的党派构成；（2）按各选民团统计的党派构成，即农民选民团（乡初选人大会议选出的复选人）、土地占有者选民团、第一城市选民团、第二城市选民团、工人选民团等的党派构成；（3）在第一和第二（分开）城市选民大会上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候选人得到多少选票；（4）省选举会议的选举情况，即每位候选人各得到多少选票。是否进行过决选投票。如果进行过，每位候选人在决选投票中各得到多少票。如果每个省都搞，工作量过大，可否就5—10个典型省（首选是莫斯科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塔夫利达省、顿河军屯州、喀山省、弗拉基米尔省、维亚特卡省和雅罗斯拉夫尔省）进行此项工作。能否开展此项工作，请来信告知。或者也许可用另外一种形式去实施。通过熟悉的代表请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按各省情况分别回答下列问题。每位接受询问的代表均需花上一刻钟填写大体如下的表格：“省选举会议复选人总数，省号（按索引），出席会议的省选民，其中：

来自农民——右派、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劳动派¹³¹、社会民主党人

来自土地所有者

第一城市选民大会

第二城市选民大会

来自工人。

以上党派候选人在省选举会议中得到多少选票……………

以上党派的(复选人)候选人在第一和第二城市选民大会上得到多少选票……”

请简单写两句说明，以上调查表计划是否可行。调查表对于为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认真作好准备说来十分十分重要。

省选举会议选举工人代表时，是否采取简单地询问工人(由占多数的一方或者主席进行)他们希望选谁这种方法，要不就是占多数的一方进行逐个工人选举的程序，由工人们一一否决，只剩下一个。选举农民代表的方法。第二城市选民大会选举代表的方法。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如果征询在进步代表中完全可行，请来信告知，我们再把问题搞得准确一些。)恳请今后也给我们寄刊载有意思的访谈录、随笔、读者来信等的专业杂志和某几期的报纸(包括《公民》¹³²)。否则是无法工作的。

给律师乔·迪科·德拉埃的信的片断

(1912年5月20日以前)

……^①禁止他们卸掉权力)。仲裁法官本应作出自己的决定。对所有权进行争论并不重要；仲裁法官本应解决权利的问题。全会或者委员会无法开会并不重要。只需确认此事无法实现即可。

按照我们的意见，需要的不是推迟作出决定，而是作出决定。

然而梅林先生却卸掉自己的权力，拒绝履行自己的使命。¹³³

我们认为，随着梅林的拒绝，关于仲裁法庭的协议即行废除。其实有公正的法律（民事诉讼法典第1012条，民事诉讼法典第1033条）。¹³⁴1910年1月协议停止生效，它已不复存在。¹³⁵它既不再把中央委员会同布尔什维克联在一起，也不再把以上二者同仲裁法官联在一起。

仲裁法官的选择、任命这3个人为仲裁法官是协议的基本条件，这个条件消失了，协议即不复存在。

协议依据的是两个假设：第一个（党的统一）未能实现，第二个（仲裁法庭）已行不通。可见，已没有任何协议；只有恢复原状——货币基金应当归还布尔什维克。原先的所有者应当恢复自己的权利。

^① 信的开头部分未找到。列宁的手稿只有第7页和第8页。——俄文整理者注

致列·波·加米涅夫¹³⁶

(1912年8月2日以后)

亲爱的列夫·波里索维奇：

[……]^① 我们的《工人报》¹³⁷由您亲自主持。第……号^①报纸由您负责。

如能寄来“答复”¹³⁸，请随信寄来……^①

握手！

您的 列宁

附言：让阿列克谢把《工人报》的全部手稿和全部校样都保存到**最后**结账。

请把我们写给执行委员会的“公文”寄给布里特曼，不过要请他退给我们。

总之，我们要派您代表中央委员会去开姆尼茨。开姆尼茨，9月15日。

载于1993年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
第2期

^① 原件缺损。——俄文整理者注

致列·波·加米涅夫

(1912年9月6日)

亲爱的列夫·波里索维奇：

寄上200法郎的支票一张。如果您去巴黎的话(买绕着走的票，价钱要便宜些，需时20天)，可走莱比锡、维也纳、苏黎世、伯尔尼[……]①、日内瓦、洛桑到巴黎这条线，也好通过作专题报告挣点钱。财政情况不妙。

现将委托书给您寄到开姆尼茨邮政总局。¹³⁹顺便提一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已登有提前与房管局取得联系的要求。地址是：德国开姆尼茨市德累斯顿大街38号 秘书处。

[他们要求提前通知他们：代表团愿住旅馆还是住私宅，什么价钱的。请马上去信签订一周便宜点的住房。]

握手！

您的 列宁

请注意我们的新地址。凡来克拉科夫的人，先把东西放在车站，再步行过来。

① 原件缺损。——俄文整理者注

请转告尼古拉·瓦西里耶夫,我看没有必要答复《民权报》140。

载于1993年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
第2期

致列·波·加米涅夫

(1912年11月10日和18日之间)

亲爱的列夫·波里索维奇：

[……]①

您在巴塞尔¹⁴¹ [……]①竟对[……]①保持沉默，实在令我吃惊。我不去[……]①。

(3)现寄上中央委员会针对哈阿兹的声明¹⁴²(哈阿兹说我把国际“引入歧途”——取消派还在《光线报》¹⁴³上转载了德国报纸上的这番话)；

(4)两本都是德文小册子

{ 匿名作者
和开姆尼茨的小册子 }¹⁴⁴

[5] 我们把不经社会党国际局¹⁴⁵表决即不任命助手的权力授予您。

(6)赶快去见[迪科]并将文件退我(用挂号寄来)。¹⁴⁶

[7] 并请去[列卡佐]处。

(8)立即出版中央机关报。¹⁴⁷

(9)马上回信，否则就不行了。事不宜迟。

您的 列宁

① 原件缺损。——俄文整理者注

附言：从俄国传来了极其令人欣喜的消息，详情另告[……]①
考茨基在最近一期的《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拿到了。¹⁴⁸
我们应当批驳这个机会主义分子。赶快把您的决议提纲写
出来。

载于1993年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
第2期

① 原件缺损。——俄文整理者注

致 某 人^①

(1912年11月13日)

尊敬的同志：

加涅茨基同志使事情有了进展，我对您讲起过他并且把（您告诉我的）事情向他作了通报，他认为为了事情得到顺利解决，必须亲自同您见面。他建议今天，星期三，11月13日，星期三^②，3点半在比桑兹咖啡馆见面。请通过送这封信的人回复他。

致同志的敬礼！**尼·列宁**

1912年11月13日于克拉科夫

① 列宁在这封信的手稿上写有：“副本”。——俄文整理者注

② 原稿如此——“星期三”一词重复了一遍。——俄文整理者注

致某人^①

(1912年11月16日)

尊敬的同志：

现在负责整个事情的加涅茨基发电报给我，说已给您汇去200卢布。他负有第二次缴纳200卢布之责。

我们的份额(100卢布)可以在任何时候缴纳。请简短地写封信说明，我何时带钱去可以找到您，以及何时会有文件。

致同志的敬礼！

尼·列宁

① 列宁在这封信的手稿上写有：“副本”。——俄文整理者注

致列·波·加米涅夫

(1912年11月18日和24日之间)

亲爱的列夫·波里索维奇：

兹寄上：(1)社会党国际局最近的几份文件(普列汉诺夫11月17日不在意大利；如果他病了，您就找鲁巴诺维奇“商量”。把您针对考茨基的观点向他解释一下，这样一来，鲁巴诺维奇也许会让您去参加委员会会议，或者是你们两人都去参加。另外，委员会不是要和社会党国际局一起召开会议吗？)¹⁴⁹

(2)寄上两份委托书以备急需，一份已填上马列茨基的名字¹⁵⁰，另一份空白的，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用。

(3)只有收到我们写有“穆拉诺夫、巴达耶夫”等字样的电报¹⁵¹(该电表明某某人已在信上签名)，方可在代表大会上(或在社会党国际局)宣读马林诺夫斯基的信。¹⁵²如星期六或星期天接到我们这样的电报，您就尽力设法把第四届国家杜马工人代表的信变成尽可能大规模的力量展示。

(4)向自己的代表团成员报告马林诺夫斯基的情况，只字别提他曾参加一月代表会议和他所担任的其他职务，但要说明，他去过克拉科夫，是个杰出的领导人，先进工人，完全站在我们一边，等等。同他进行的3天谈话留给我们的总体印象非常好。

(5)派马林诺夫斯基去巴塞尔已经不行了。那6个人的事情

还没有结果：只好暂时放一下（希望时间不会拖得太久）。我们还在等一个人（马林诺夫斯基应于昨天出发）+ 一个非代表。

(6) 为使您能及时看到我们的电报，一定要设法让邮局送往您住的旅馆，或者最好的是您在星期六、星期天和星期一每天 3 次去邮局查询。

(7) 有消息说，斯柯别列夫和亚格洛已前往巴塞尔。

(8) 同基辅人^①要私下密谈，我们建议他进《启蒙》杂志¹⁵³编辑部 and 杂志的组织委员会（行政管理部门）。他这个滑头起先已经几乎答应了（极其需要 200 卢布。没有钱。真要命！）——可是后来又给格里戈里写信说：“除钱外，全都同意”!!! 您找他们（两人¹⁵⁴）谈一谈，并把最后的答复寄给我们：您尽量办吧。

(9) 中央机关报收到了。¹⁵⁵ 好极了。遗憾的是，有关波兰人的文章没有登。要立即准备出第 30 号，出 4 版。

(10) 如有可能请同普列汉诺夫谈一谈。

(11) 我们对亚格洛的问题作出了如下决议：(a) 严厉指责波兰和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对亚格洛的迫害；(b) 号召各民族工人联合起来；(c) 波兰社会党¹⁵⁶ 不能进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不是社会民主党人；(d) 对崩得反对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¹⁵⁷ 的行为不予负责；(e) 亚格洛这个追随者（非党团成员）在某些问题上有发言权。这一点您知道就行了，不必告诉其他人。

您的 列宁

祝在巴塞尔一切成功!!

^① 指格·列·皮达可夫。——编者注

我相信您定能出色地……^①

关于同取消派分配席位的问题,您先要求6个,然后听听他们和普列汉诺夫的意见,争一争,要求暂停,再作出让步……^①直至维持现状,这是最低限度,最好能报告社会党国际局。

载于1993年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
第2期

^① 原件缺损。——俄文整理者注

给列·波·加米涅夫的 电报和信件

(1912年11月24日)

电 报

巴塞尔 罗森费尔德。存局待领。

穆拉诺夫已签上名字；他在哈尔科夫为加米涅夫领了委托书 158 ……

列 宁

信 件

尊敬的加米涅夫同志：

寄上刚刚收到的来自莫斯科的委托书¹⁵⁹。为了证明其真实性，您也可以提一下国家杜马成员罗·瓦·马林诺夫斯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根据委托书让亚·安·特罗雅诺夫斯基同志和叶·费·特罗雅诺夫斯卡娅同志做两个协会的代表。

致同志的敬礼！

尼·列宁^①

1912年11月24日于克拉科夫^②

-
- ① 本文献的正文系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笔迹，签名则是列宁的笔迹。——俄文整理者注
- ② 列宁在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巴塞尔，罗森费尔德，存局待领，在信封的背面写着：“寄信人 克拉科夫 卢博米尔斯基耶戈街47号 弗拉·乌里扬诺夫”。——俄文整理者注

致列·波·加米涅夫

(不晚于 1912 年 11 月 25 日)

亲爱的列夫·波里索维奇：

柯巴的信¹⁶⁰当然只能极其秘密地给胡斯曼看，而且只能在万不得已时[……]①

列 宁

载于 1993 年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
第 2 期

① 原件缺损。列宁的信后面还有季诺维也夫的附言：
“俄国的中央委员向代表问好！
柯巴的信可能对您有用。
请在出发前将巴塞尔的地址换成巴黎的地址。
匆匆搁笔。敬礼！”

季诺维也夫”。——俄文整理者注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国外组织委员会

(1913年1月2日以后)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组委员会¹⁶¹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责成国外组织委员会审理埃克同志的案件¹⁶²，特此证明。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权代表

尼·列宁

关于国家预算问题¹⁶³

(1913年1月—5月上半月)

[第11—12页]① 在农村……恰恰是我国的地主，恰恰是我国“醉鬼式的”国家预算最应该对农民在奋起反抗他们的压迫和破坏时偶尔采取不适当的野蛮的方式承担罪责。

如果计算一下间接税、关税、伏特加酒等等的收入，间接税的收入总共将达20亿卢布。“间接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向穷人征收的税。

俄国高得不像样子的消费品税，如同所有这类税收一样，绝大部分都落在穷人的头上。一个富裕的地主或商人，他的收入相当于一个中等农民家庭的收入的100—200倍，但是他喝不了相当于200倍的伏特加酒，抽不了相当于100倍的烟叶，也烧不了相当于100倍的煤油！消费税，这是向穷人征收的税，是对富人的优待，这是除了对劳动的纯经济剥削之外另加的国家税收的剥削。我国的地主和资本家正在搜刮每一个农民和工人……

[第19—20页]……然而即便是这样的统计数字，结果又是什么呢？自由美国的劳动生产率高出3倍，而两国的国税几乎是一样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的国家把农民搜刮一空。

① 此处以及下面所标明的页码是保存下来的那部分列宁手稿的页码。——俄文整理者注

这就是说，我国庄稼汉所受的掠夺只有在农奴制度下才有过。这就是说，遇上我国这样的预算并处于俄国这种无权的地位，农民挨饿和送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国有人习惯于因**榨取**赋税而伤心落泪，或者把此事看作是一种例外，看作是一种滥用权力。但我所引用的统计数字却清楚地说明，这种榨取不应是一种例外，而应是一种常规，这并不是“体制中滥用权力”的行为，而是俄国国家经济**最真实**的体制。这是因为不通过“榨取”，不通过最无法无天、最肆无忌惮、最厚颜无耻的暴力，就无法从农村的饥民身上搞到“30个亿”的预算！

把工人的工资作个比较吧。在俄国，根据1908年的调查，工厂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为246卢布。在美国，根据……

致列·波·加米涅夫

(1913年2月12日以前)

亲爱的列·波·，现再次寄上我们的结论(噢，天哪，你现在也会体验到我们的耐心了！)。

无法同意公火鸡(这是再恰当不过的称呼了！)的观点，诸如他“不作辩护”，他只是提供法律结论之类。

关于打赢官司后支付一大笔酬金的协议是有的……^①——这样解决吧，把结论中凡是对我们不利的东西都删掉。要么我们去找一位资产阶级律师，那样我们付给公火鸡的酬金就不是300法郎，而是比律师公会的定价要低，因为公火鸡违反了协定。

公火鸡正是已着手替我“辩护”并“指控”我的对手，否则就不可能直截了当提出关于分割打赢官司结果的协议。如果颇为婉转地向公火鸡说明白这一点，连他也会心领神会并且感到惭愧，连他也会猜到律师公会的人会嘲笑他，因为我们不会在那里隐瞒关于打赢官司后付给酬金的协议。

问题甚至并不在于“结论”或者“判断”这样的措辞。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我们可以称之为“辩护词”，可以称之为对卡尔·考茨基和蔡特金等人的“起诉书”！！

^① 文献的手稿已部分损坏，此处和下面有几个词无法辨认。——俄文整理者注

亲爱的律师先生！我们并不想从您那儿“捞到”任何东西。请您相信！我们只希望我们和您以及 O. 先生之间的协议书条款得以履行，只希望我们能够提交您的结论并设法不经任何诉讼就打赢官司。如果您不想帮助我们，那好吧，我们将……

我极度担心，他（公火鸡）是否会将全部文件交出来?? 是否会将蔡特金的所有信件和伊格纳季耶娃的那封信¹⁶⁴交出来?? 这可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啊!! 在这件事情上要采取哪些监督措施??? 这里需要极端小心和谨慎。因此300法郎我暂不寄出。但是，如果他签署结论并交出文件（全部），那我们将立即寄出300法郎。

我们可以（您和我都可以）给迪科写封信，说明伊格纳季耶娃就是那位夫人，蔡特金曾给她写过信。这样一来，迪科就可以用书面文件作为“后盾”！^①

握手！

您的 列宁

附言：关于《护党报》¹⁶⁵编辑部的“内讧”我们一无所知。关于谢马什柯的事我们是第一次听说!! 瞧你们这些巴黎人，首都的居民，竟是如此糟糕地为我们“通报消息”的。至于德国人请稍等一下：我们正在等待彼得堡的来信。您要耐心一点：我们也在耐心等待。

“通知”太妙了：只是波兰社会党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而是“非社会民主”党!!!

(1)第1页：全部去掉。

① 这一段是写在信件第一页的页边上的。——俄文整理者注

直接从第 2 页开始，并且将“很快”改为我们马上研究等等。

(2) 第 16 页和第 17 页完全去掉。

(3) 伊格纳季耶娃的信完全……

哪怕是放在给第 15 页“对财产最初属布尔什维克从未有人提出过异议等等”这番话加的注释里也好。

附言：

为了使公火鸡便于退却，在第 14 页上保留了原先提到过的话：“一些文件虽不具有纯法律价值，然而仍有助于作更准确的说明”等等。黑体字足以表明他的想法！！^①

^① 从第 1 条开始的文字是写在另一页纸上的。——俄文整理者注

致列·波·加米涅夫

(不晚于1913年4月14日)

亲爱的列·波·：

邮件收到了。该死的公火鸡由于他那位看来更为胆小的同事还真有点把事情弄糟了。嘿，如今对无可挽回的事情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

文件中没有下述材料：

(1)刊登**全会决议**的中央机关报第11号¹⁶⁶

(2)**其他的所有文件**。除非公火鸡答应保管所有的文件。可是干什么要由他保管呢?? 我又如何去兑现他的“诺言”呢??

不，最好还是请他交还**所有文件**，因为我还得准备忙于找第三者(顺便提一下，这也是对您的请求的答复)。

还请您给我寄来：

(1)维尔姆的准确地址和**名字**(阿尔弗勒德?? 维尔姆，法院律师，议会议员)。

(2)伊丽莎白·巴甫洛夫娜的巴黎地址，也要准确的，照她登记的写(只得通知——当然要绝对保密——倍倍尔了。不瞒您说，我们想把法国人的结论寄给他，也许还附有斯图加特一位**资产阶级律师**^①的结论)。

① 指斯图加特律师阿尔弗勒德·卡恩。——编者注

伊丽莎白·伊格纳季耶娃女士,巴黎的地址。(是克梅列尔先生收?? 还是克梅列尔女士收?)

听说马尔托夫要去彼得堡? 可以肯定地说,大臣马克拉柯夫是赞成取消派的!! 咄咄怪事,我的先生! 这一点也可以从马克拉柯夫就查抄彼得罗夫斯基家一事答复质询时说的话中看出。

暂时没有什么新闻。请来信告知,能否给我们弄到杂志(尤其是普列汉诺夫论罗普申的)¹⁶⁷。

洛佐夫斯基针对我们都说了些什么?

《护党报》第4号怎么了?

“听说”正在准备出组委会公报。

敬礼并再见!

您的 列宁

附言:4月26日我要在莱比锡作专题报告¹⁶⁸,5月1日去别墅。给《真理报》¹⁶⁹写稿就会出现空档。**帮帮忙吧**,请从4月24日起**每天**为《真理报》**写稿**。哪怕写到5月3日也好。行吗? ①

① 列宁在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法国 巴黎 罗利街11号 罗森费尔德先生”。
——俄文整理者注

致罗·瓦·马林诺夫斯基

(1913年5月4日)

尊敬的罗·瓦·：

您所索取的全部材料谅已收到。请写封短信告知。我还希望知道,关于这些材料有没有特别的问题(材料不完整或材料的观点等等),也请来信谈谈。

请给我寄一本载有每个杜马代表详细情况的新的杜马手册。这是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其次,务请您将新的法律草案和提交杜马的声明连同杜马参考手册一起寄来。从报上得知,提出了一个关于增加邮电职员薪金的法律草案;请寄来。需要在报刊上展开讨论。

非常高兴地看到您以及杜马代表彼得罗夫斯基和巴达耶夫参加《真理报》的工作。这种合作关系得以建立,真是太好了。顺便说说《真理报》:依我看,这张报纸最近以来有明显的改进。只是希望在刊载工作总结¹⁷⁰之后争取也刊载一下有发行份数的材料。我认为反对这样做的意见是不严肃的。您和其他几位坚持思想原则的撰稿人的意见如何?我也想同接近《真理报》的人讨论讨论该报最近的三个缺点:(1)刊登赫尔辛福斯“事件”和指责一事¹⁷¹……我认为,这样做不对。应当等到事件的最终决定出来,而不只是等到地方上的决定出来;(2)维护雷斯涅尔先生一事。¹⁷²雷

斯涅尔先生是不值得维护的。可否对这类问题事先进行更细致的讨论呢？对这类问题大可不必急着处理；(3) 刊登在《真理报》(第30号^①) 星期日刊上的波格丹诺夫论策略的文章¹⁷³，内容之空洞令人吃惊。泛泛而论，言之无物。文章末尾(谈到“分寸”时)针对普列汉诺夫!! 的暗示同样是内容空泛、含糊不清和毫无意义的。这样的文章简直是有害无益。

因妻子患病，我不得不前往扎科帕内附近的波罗宁村。¹⁷⁴ 我的地址是：奥地利 波罗宁(加里西亚) 乌里扬诺夫。

敬礼并致良好的祝愿!

弗·乌里扬诺夫

1913年5月4日

载于1962年在莫斯科出版的B. T. 洛吉诺夫《列宁与1912—1914年时期的〈真理报〉》一书(非全文)

^① 打字稿副本有误，应为“总第301号”。——俄文整理者注

给列·波·加米涅夫的电报¹⁷⁵

(1913年5月5日)

请多多[给]①《真理报》写稿，并请电告会有什么样的发言稿。¹⁷⁶

① 方括号内的文字是俄文整理者补上的。——编者注

致罗·瓦·马林诺夫斯基¹⁷⁷

(1913年5月6—13日)

亲爱的朋友：获悉五金工人的胜利¹⁷⁸，真是太高兴了。详情尚不知道。但从《光线报》即可得出结论：我们已胜券在握。¹⁷⁹只是目前要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必须由您给他们提出建议，进行指导。不然的话，如果人们不会进行日常的工作，我们就会长时期破产，取消派会乘机报复。现在应注意三点：（1）由我们提出工会统一的口号。取消派叫嚷说：“分裂开始了”。我们要问他们：你们是打算搞分裂吗？我们则主张工会统一，号召所有非党分子加入工会，等等，主张工会要有群众性，不贴标签，全力为之工作。（2）应想方设法把日常的实际工作放到应有的高度。现在取消派会抓住每一个错误、每一个失误大做文章。如在这方面经不起考验就会长期丢人现眼。这一点要叫大家明白。一定要把“老家伙”请出来。他们可以不正式参加，但可以帮忙，引导。请多与梅德维捷夫见面。请对他加以指导，等等。（3）应注意不要让补充选举坏了事。立场不稳、左右摇摆的多数入是最糟不过的了。那样一来，工作就无法开展。那样一来，丢人现眼的失败就不可避免。（4）关于机构。应该努力设法使机构成为全工会的机构。过去它其实就是这样的机构。最好不要让取消派进入编辑部。除我们外，应请罗扎诺夫、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担任撰稿人。这可以通过我

们来请。您和第一号^①每期都一定要有文章。我们会尽力相助。需及早告知日期、篇幅、题目。国外栏我们可以全部包下来。其他题目的文章我们也可以写。只是要通知我们。

致崇高的敬礼！

(1)同米龙可以不光谈报纸的事。我们建议任命他为代理人。
(2)所有讲话稿都收到了吗？收到格里戈里关于工商业部总预算的讲话稿了吗？¹⁸⁰其余的近日寄上。(3)拟办的《工人呼声》杂志编辑部有格里戈里的一篇关于工会运动的长文。¹⁸¹请把它刊登在《五金工人》杂志¹⁸²上。(4)夏季学校¹⁸³将怎么办？没有可不行。此事日内再去信详谈。

载于1994年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
第3期

^① 第一号指阿·叶·巴达耶夫。——编者注

致列·波·加米涅夫

(1913年5月12日)

亲爱的列·波·，您这是怎么啦？为什么不来信？该不是生病了？要么是离开了巴黎？

上星期一我就从克拉科夫给您发过一份电报，请您多多给《真理报》写稿，还问会有什么样的发言稿。¹⁸⁴

至今未见答复……怎么回事？

其次，中央机关报这一号怎么样了？全都排好版了吗？校样在哪里？

务请尽快来信。要是阿列克辛斯基以及发言稿的事毫无结果的话，就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因为杜马代表们等得不耐烦了。¹⁸⁵

所以，请尽快详细地答复我。您迟迟不来信，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请立即寄上：(1) 伊格纳季耶娃（伊·巴·）在巴黎和圣雷莫（要是她在那里的话）的确切地址，(2) 维尔姆的准确名字和地址。

我的地址：奥地利 波罗宁（加里西亚）乌里扬诺夫先生

您的 列宁

您想什么时候来？您动身之前要了结与迪科的事情！我们已经在波罗宁住了几天。很满意，不过眼下天气还冷。^①

① 列宁在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法国 巴黎 罗利街11号 罗森费尔德先生”。在信封的背面写着：“波罗宁(加里西亚) 乌里扬诺夫”。——俄文整理者注

致列·波·加米涅夫

(1913年5月14日)

亲爱的列·波·，您的明信片已收到，正好与我的信错过了。

关于国民教育部我已经写过两篇文章。¹⁸⁶ 我将把您的明信片交给格里戈里，以便弄清情况。

现附上贴现银行给我的信。请您便中去弄清楚：这些息票是放弃还是采取措施，什么措施？我是一窍不通。经理为人热情，定会向您说明一切，您就**做主吧**；小事一桩，不必拖延。

盼您对我那封长信的回复。

您的 列宁

附言：这里美极了。上面那间空着的小房间已经冠以“加米涅夫”的名字。空气，阳光，休憩，青山，报纸（很多），杂志（很多），期望（更多）。快了结与公火鸡和中央机关报的事情，到这里来吧！！^①

① 列宁在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法国 巴黎 罗利街 11 号 罗森费尔德先生”。——俄文整理者注

致列·波·加米涅夫

(1913年5月24日)

亲爱的列·波·：

现寄上结论。请用打字机打4份，2份给迪科，2份给我们。

寄上迪科来信的副本(请让人重抄一遍：我涂改较多，因为当时一再有人打搅)。原件据说耽搁了……

现将希法亭的书¹⁸⁷寄上，条件是让马列茨基在您动身之前将文章写好并由您带回。马列茨基肯定会痛斥希法亭歪曲价值理论。就这么说定了，不是吗？

来时务必带上枕头、床单、被里、枕套、被子和厚衣服。天气冷。

中央机关报的情况如何？请来信告知。

伊丽莎白·巴甫洛夫娜和维尔姆的地址——这是第三次请您寄了。千万别再拖延了。

您的 列宁

别走维也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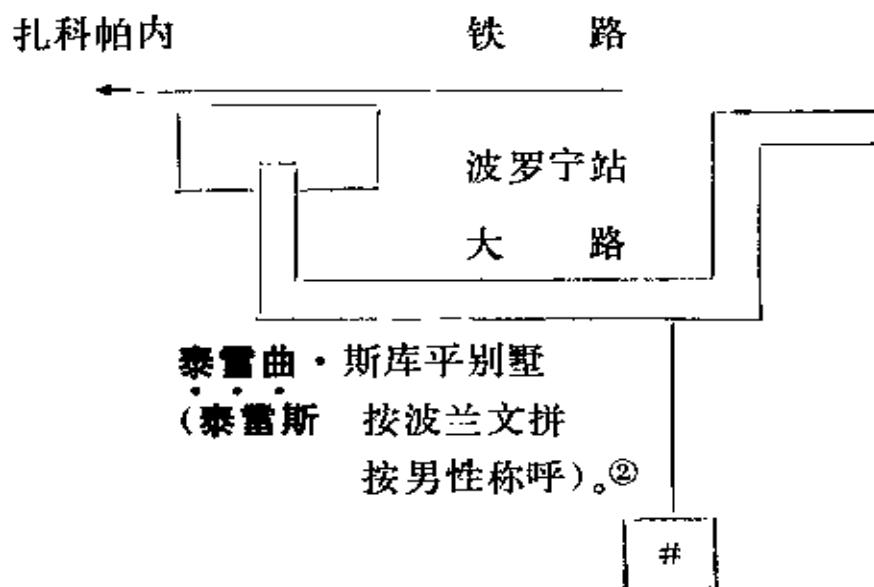
到我们这里来之前，请把东西收拾好并存放在国外组织委员会。

最省钱的路线是走柏林——巴黎——柏林 < 50 法郎
 柏林——克拉科夫 25 法郎
 75 法郎
 大抵如此

要是想很便宜,可以乘坐四等车厢穿越德国全境,这样即使住旅馆也可以省下很多钱。

克拉科夫有通往扎科帕内的铁路线。在克拉科夫(如有必要,可给我们来个电话)去找……^① 菲尔斯滕贝格(加涅茨基)——泽廖纳亚街 28 号(或者到菲利浦大街 11 号《前进报》编辑部找恰平斯基先生)。

我们这里的道路如下图(夜间不要来,要么发电报来,否则没有向导会找不到的)。



① 文献的手稿已部分损坏,此处有一个词无法辨认。——俄文整理者注

② 列宁在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法国 巴黎XIV 罗利街 11 号 罗森费尔德先生”。——俄文整理者注

《几个争论的问题。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系列文章中 第五篇和第六篇的提纲草稿¹⁸⁸

(1913年6月3日以前)

(1) 公开的党和公开的活动

(叶·马· 载于第110号¹⁸⁹及其他)

(1905—7)

(1906—1913)

(1905—7)

局部要求和改良主义 [第108号 尔·谢·190]

[三个要求和其中的一个要求]

(2) “我们”和“欧洲社会民主党”

(第108号及其他多处)

(3) 两三百个(党员)和工人阶级

1859—1871

德国 1—5—15

5万—1——(法国)

15万—— (俄国)

致列·波·加米涅夫

(1913年6月28日以前)

亲爱的列·波·：

再寄上一些传单。¹⁹¹ 我拿不准您是否有这些传单。请在中央机关报上采用，然后还我。

您的 列宁

致罗·瓦·马林诺夫斯基¹⁹²

1913年6月30日

亲爱的朋友：我听说你们在加工报告。¹⁹³ 请允许谈谈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你们的志同道合者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我们以为，你们同七人团¹⁹⁴ 搞到一起是个错误。你们本该出版自己的报告。大概除了引起新的争吵，不会有任何结果。不过现在应该从既成事实出发来考虑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首先必须坚持**完全平等**并首先提出这样的正式决议：“党团决定，在起草报告时不得由一派利用多数地位压制另一派，两派（六人团¹⁹⁵ 和七人团）在一切方面都**完全平等**，即委员会**对等**组成，审订有争议的段落时应**协商**决定，而不是由多数决定。如果报告后面要翻印发言稿，那么对发言稿的选择也应**协商**进行。”

这一决议必不可少。否则工作委员会对等组成后可以因一票多数批准取消派的建议。请你们相信，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七人团否决这项决议，我们建议**正式声明**，鉴于他们不愿协商，不愿给你们平等权利，你们保留**完全的行动自由**。你们同时仍可以推荐自己的候选人并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以便再次尝试谈妥此事，但**务必声明你们保留行动自由**。

我个人建议你们推荐韦特罗夫，叫他不要推辞。我们会从各方面给他提供帮助。如仍然无法推荐他，则可推荐康科尔季娅或

第五号^①或第六号^②。

政治上的说明及对内部矛盾的说明不可不作。只是应该坚持完全平等。如他们拒绝,对他们更不好。你们要求平等(尽管你们实际上代表大多数),对于工人们你们做对了。你们提出这个正当要求大家都会赞成的。凡是不愿意分裂的人,都应该承认平等。如他们拒绝你们这一最低要求,你们中的一个人即可向自己的选举人发表报告,用我们的观点说明整个工作。

我们提出最初步的提纲草稿如下:

(1) 选举运动。选举运动的形势。社会民主党在各选民团中取得的结果。纲领:①8小时;②土地转让;③完全民主化。

(2) 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组成。建立。亚格济事件¹⁹⁶(务必提出六人团的抗议并阐明自己的观点)。

(3) 党团的头几次发言。宣言。指出六人团并未¹⁹⁷ 否决“民族文化自治”或诸如此类的——“设制”等等。指出工人群众欢迎宣言中未被阉割的口号。说明政治形势。社会民主党进入杜马只是为了鼓动,而不是为了所谓的有机的“立法”。主要口号仍然是:①8小时;②土地转让;③完全民主化。

(4) 党团的质询。清单。分类。结果。各党在杜马中的表现。

(5) 党团和预算。翻印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提法,等等。

(6) 杜马中的资产阶级党团。对十月党人和右派的评价。对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¹⁹⁸ 反革命决议的强烈批评(尼·马克拉柯夫、米留可夫等人的发言)。

(7) 工人和党团。委托书,呼吁书,反响,质询所需材料,金钱

① 第五号指马·康·穆拉诺夫。——编者注

② 第六号指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编者注

上的互助,等等。

(8)代表的不受侵犯。彼得罗夫斯基事件¹⁹⁹。

(9)内部分歧。每一方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且给予各方相等数量的篇幅。在双方的报刊上翻印发言稿。列出工人决议的清单——赞成六人团的有多少,赞成七人团的有多少。

(10)附录。重要发言。经双方协商后刊登相等数量的发言。以上是我们的忠告。再次提醒:如正式决议不承认平等,你们就受骗了,你们会得到委员会中的“平等”。委员会中当然会是两个草案。党团可以一票之多赞同取消派。这很丢脸。

此外,我们不知道七人团会推荐什么人。如他们推荐马耶夫斯基之流中的某一个人或米哈伊洛夫,那就应该干脆加以拒绝,因为这些人在马克思主义者眼里早已声名狼藉。

这封信可交朋友们一阅。

致崇高的敬礼!

6月30日

别墅已租好²⁰⁰。今后得付给各种费用。萨莫伊洛夫一两日内可到。请给他地址:泽廖纳亚街28号一楼卡缅斯基先生。这样就有人告诉他到那个村子的走法。我们等待关于加米涅夫一事的答复。据报载²⁰¹似乎又想驱逐杰米扬了。真是岂有此理。报纸需要有才能的作家,不需要那些尽管道德高尚,却把报纸弄得乏味的人。

载于1994年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

第3期

为第四届国家杜马 布尔什维克代表草拟的发言题目

(1913 年上半年)

- 巴达耶夫 —— (1) 工商业部中的工人问题。
(2) 关于海军部门的一般发言。
- 马林诺夫斯基 —— (1) 关于财产目录的一般发言。
(2) 关于工商业部的一般发言。
(3) 关于军事部门的一般发言。
(4) 关于财政海关部。
- 穆拉诺夫 —— (1) 邮电部。
(2) 关于工商业部——店员。
- 彼得罗夫斯基 —— (1) 关于内务部。
民族问题。
(2) 矿业司。
- 沙果夫 —— (1) 军事部门的工人状况 (兵工厂的工人)。
(2) 关于土地问题的一般发言。
- 萨莫伊洛夫 —— (1) 国民教育。

在格·叶·季诺维也夫的 信上的附言²⁰²

(1913年11月2日)

亲爱的朋友们：请让我衷心地向你们大家祝贺运动旗开得胜。看到开头进行得如此齐心协力和井然有序，真高兴。我深信你们将会获得最热烈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往后也要像这样齐心协力。其余的一切都将迎刃而解。我们现在拭目以待的是目前会有哪些进一步的举措。只是请常来信。需要什么请预先告知。总结的情况如何。请把准备工作所需的各种材料寄来。全身心地同你们在一起。

再一次致以热烈的敬礼！

你们的 格·季·

完全同意。敬礼并致良好的祝愿！再加把劲就可取得完全的胜利。

你们的 弗·伊·

给《拥护真理报》编辑部的信的片断²⁰³

(1913年12月16日以后)

……^①无条件地毫无保留地只承认这个秘密的党及其全部决定的存在以及根据这一承认而得出的所有结论，有可能由于我党作出的决定而开辟通向统一的道路。

在进一步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当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提法基本上被采纳时，我们再详细列举由这一条引申出来的条件。

我们认为不事先考虑到每个派别的实际情况，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无从着手。

归纳如下：

(1)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织中具有一定(某个)(究竟有多少)数量工人的每个团体(或称“派别”。——决议的用语)的实际代表资格问题。

(2)国家杜马中的两个社会民主党党团能否立即达成协议的问题。

(3)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完全统一的条件以及完全承认旧的秘密政党的问题。

^① 信的开头部分没有找到，现存的手稿只有该信的第3页。——俄文整理者注

致伊·费·阿尔曼德

1914年3月8日 星期日

亲爱的朋友：你这封信是在对我那封闷闷不乐的信作复，可我却完全忘了我那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怎么写的，都写了些什么，——瞧，相距太远，通信有多么不方便。

那就权当没有这段间隔，继续我们的交谈吧。

昨天胡斯曼那封极其盛气凌人的来信使我十分恼火，波波夫至今还未把报告交给他！²⁰⁴他可是答应2月4日把这件事办好的（我2月2日离开布鲁塞尔时曾在一家咖啡馆里（你记得吗？你是否知道咖啡馆的名称？就在北火车站附近）给胡斯曼写信通报了此事）。

我已给波波夫这个恶棍发了一封要回执的特快挂号信。我在信中说：你真是鬼迷心窍了，你爱研究什么文章，爱生什么病都行，不过既然你承担了党的义务，那就该说到做到，要不及时交给别人去办也行。我还给卡尔松写了信。^①至于对胡斯曼我复信说，他的措辞是侮辱性的，他没有任何权利使用这种语言，如果他不无条件地收回这些话，那么这就是我最后一次给他写信了。

波波夫这个坏蛋，他使我在胡斯曼面前成了一个骗子……

① 此信未找到。——俄文整理者注

莫斯科那边几乎消息全无。莫斯科委员会似乎已不复存在。²⁰⁵ 地方上的工作人员工作得不错，不过进展速度较慢。现在还是由普列汉诺夫分子+1个“我们的”著作家在那里组织出版一份工会机关刊物。我们担心(不瞒你说)我们的人难逃厄运。

《女工》杂志²⁰⁶ 在编辑纷纷遭逮捕后会不会出版，尚不清楚。

附言：“老弟”^① 那边没有什么新闻。你如给他写信，请打听一下信件和新闻，并告诉我！

他在“漂亮但愚蠢的女人”“去世”前似乎曾经同她有过一场冲突。

① “老弟”指列·波·加米涅夫。——编者注

关于罗·瓦·马林诺夫斯基 放弃代表职务一事^{①207}

(1914年5月21日和25日之间)

罗·瓦·马林诺夫斯基放弃代表职务一事，犹如晴天霹雳令大家吃惊，这一消息更使熟知他的朋友们大为震惊。他们之所以对这个消息感到难受，是因为他们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也因为罗·瓦·马林诺夫斯基作出决定和离开彼得堡都非常之快，以致他们无法向他把事情问清楚。我们只能猜测，是马林诺夫斯基同志早已有的神经高度紧张和疲劳过度在这里起了非常不幸的作用。

杜马的工作使费·尼·萨莫伊洛夫出现了极其严重的神经失调，不过及时采取的措施使人对他的康复充满希望——要中断一切政治活动长达好几个月。²⁰⁸

看来，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因过度紧张最后出现了危象。

我们希望，尽管出现了这次严重的危象，马林诺夫斯基同志还是能在不久的将来回到俄国无产阶级队伍内他多年来一直从事而且成绩卓著的工作中来的。

① 文献的标题是列宁加的。——俄文整理者注

消息令人大为震惊。我们期待着详情细节。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请用疲劳过度来解释。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无非是个人的危象。

给雅·斯·加涅茨基的电报

(1914年5月24日)

克拉科夫 雅斯纳街8号 菲尔斯滕贝格

传说很多，纯属挑拨。²⁰⁹令人难以置信。您说是波兰社会党人为陈年旧账中伤罗曼。请收集所有的报道并电告华沙各报都登了些什么，要详细的^①。

^① 列宁的手稿上没有“华沙各报都登了些什么，要详细的”这句话。——俄文整理者注

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

(1914年5月25日)

亲爱的格·李·：

您知道马林诺夫斯基搞了个什么名堂吧??

这件蠢事弄得我们不知所措。

马林诺夫斯基走了。这次“逃跑”引起了极坏的猜测。俄国许多报纸电告布尔采夫,说马林诺夫斯基被指控有奸细行为!!

真令人难以置信!!

今天巴黎来电话:“《俄罗斯言论报》发电报给布尔采夫说,嫌疑已大大消除,但其他报纸(??? 取消派?)仍在指控。”

布尔采夫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彼得罗夫斯基今天来电话,“流言蜚语已消除”,但取消派“正在进行卑鄙活动”。当然,进行卑鄙活动,这是他们的事。

给萨莫伊洛夫做做工作,让他别精神紧张。

急躁是不明智的。

再有一件事。莫斯科正在进行改选。不瞒您说,我们很想让萨莫伊洛夫去一趟。请马上回信告我(对他只字不提),他能去吗?要是现在去不了,什么时候能去呢?他的健康状况的准确情况如何?(体重、睡眠、等等,等等。)请找医生谈谈。

请速回信。

如果他现在能回俄国呆两三个星期的话，请等我的电报：如用“混乱”这一个词，那意思是：萨莫伊洛夫必须马上动身前来。

乘车来需在克拉科夫换乘扎科帕内线。波罗宁是扎科帕内的前一站。从克拉科夫发份电报给我们，说明“几点几分到”。**我们去车站接。**

从克拉科夫到我们这里有 3 趟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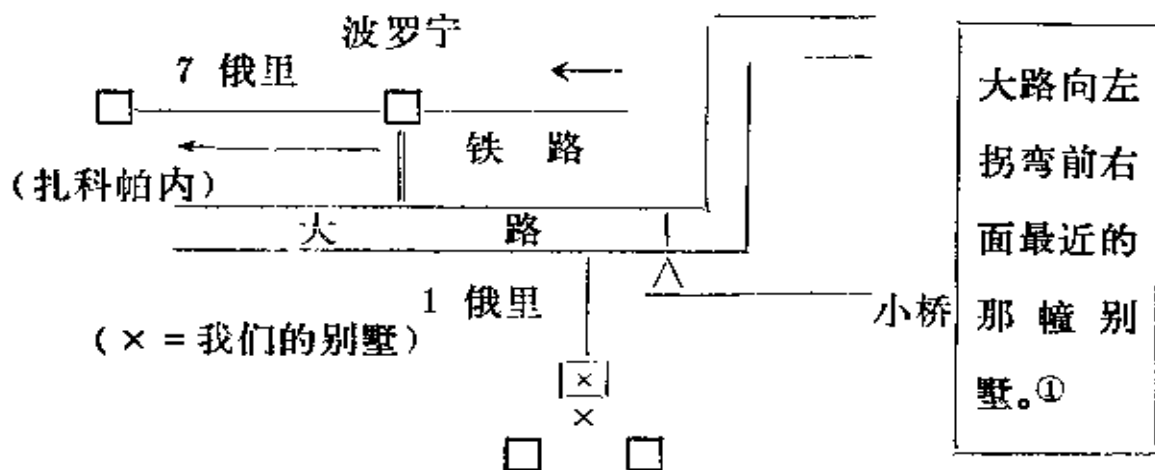
- | | |
|-----------------|----------------|
| (1) 早晨 6 点 | 夜里 12 点克拉科夫开出 |
| (2) 下午 4 点 15 分 | 早晨 9 点半克拉科夫开出 |
| (3) 晚上 9 点 | 下午 3 点左右克拉科夫开出 |

附上一张寻找我们住处的平面图。

电文

波罗宁	乌里扬诺夫	6
		(4)
		(9)

我们的别墅是“比亚韦—杜纳耶茨”村的**泰雷曲·斯库平**别墅。



① 从“如果他现在能回俄国……”起的这段文字，是列宁写在该信手稿的页边上的。——俄文整理者注

茨格拉根怎么样了??莫非所有的东西还没有寄给芬克?您当然明白,我们应当利用芬克,一直把事情办到底。务请说服茨格拉根这个傻瓜。赶快。请催一下。盼收到他寄给芬克的那封信的副本。

敬礼!

您的 列宁

为马克思主义派报纸和取消派报纸 募集捐款的工人团体和其他团体的统计数字²¹⁰

(1914年5月26日和6月26日之间)

所有非工人团体		卢布	捐款次数	卢布
2650.01	713	6759.77		
2139	3.71	453	2600	— 16242.39
5110		2229	956	— 10325.33
4991	马克思主义派	1822		
119		4077		
		3624		
		453		
				— 26567.72 ^①
			共计 = 3556	

^① 这些统计数字在手稿上已被划掉了。——俄文整理者注

国外：

4979	10	1709.17	34
	4.98	170	50.27
		91	取消派
马克思主义派		68	
		23	

捐款次数	取消派报纸
工人团体总数	马克思主义派报纸
非工人团体	《真理之路报》 ²¹¹
非工人团体	取消派
	956
	564
	392 ^①

16242.39	10323.33	54	45
14188.38	4564.03	12.06	14.00
2051.01	5761.30	29	
		630.22	取消派
		180	
		14.00	
			取消派

^① 这些统计数字在手稿上已被划掉了。——俄文整理者注

阔 朋 友		其 他 团 体		个 人	
42	2450.60	54	125.29	531	1046.62
388	10.92	45.39	99	1.97	1596
378	马克思	取消派	262	马克思	123
10	社会主义派	284	社会主义派	4779	社会主义派
	206			3772	

未 具 名 的

318.57	43	175.74	21
301	7.31	168	7.32
175	马克思	77	取消派
129	社会主义派	54	
46			

工 人 团 体

18934.10	2873	5296.12	571	14188.38	2067	4564.03	564	2820.20	521	2400.76	292
17238	6.58	4697	7.89	12402	6.86	4512	8.09	2605	5.41	2336	8.22
16961	马克思	5991	取消派	17863		5200		2152		647	
14305	社会主义派	5368		16536				2084		584	
25960		6232		13278				680		636	

① 这些统计数字在草稿上已被划掉了。——俄文整理者注

工 人 团 体

圣彼得堡		莫斯科		外省		省	
13943.24	2024	2231.98	308	4125.86	719	2809.62	338
12144	6.88	2156	7.24	3595	5.74	2704	8.28
17992	马克思	759	取消派	5308	马克思	966	取消派
16192	主义派	616	700	5033	主义派	676	
18000		1418 ^①		2756		290	
				737.68	389	1442.57	231
				389	1.89 ^②	1386	6.24 ^②
				3486		565	
				3112		462	
				3748		1037	

个 人

圣彼得堡		莫斯科		外省		省	
650.96	281	966.72	120	332.05	221	443.80	132
562	2.32	960	8.05	221	1.50	396	3.36
889	马克思	67	取消派	1110	马克思	478	取消派
843	主义派			1105	主义派	820	
466				55			

① 原文如此。——俄文整理者注

② 这些统计数字在草稿上已被划掉了。——俄文整理者注

3月--5月.....	1456	--251	1707
2月.....	<u>478</u>	<u>- 49</u>	<u>527</u>
	1934	300	2234

工人团体数:

13	马克思派	取消派
3月	<u>2067</u>	564
5月	656	94
2月	<u>150</u>	<u>13</u>
1月	= 2873	671
共计		

注意

1912年1月1日--1914年5月13日
马克思派 5674
取消派 <u>1421</u>
共计 = 7095

捐款共计:
3586
+ 1124
共计 = 4710

1913年.....	马克思派	取消派
	2181	- 661
1914年4个半月.....	<u>2873</u>	<u>- 671</u>
	+ 692	+ 10
	+ 31.7%	+ 1.5%

注意

“前进”集团纲领起草人名单²¹²

(1914年5—6月)

8名知识分子??

他们都是谁??

沃伊诺夫

1. 波格丹诺夫^① 恩·马克西莫夫^②

2. 阿·卢那察尔斯基

3. 阿列克辛斯基

见1911年5月
《前进》文集
第78页²¹³

斯坦·安·

4. 多莫夫??

5. 沃尔斯基

6. 利亚多夫

7. (明仁斯基)^③ ??

7. 高尔基

① 手稿上划掉了波格丹诺夫的名字。——俄文整理者注

② 即亚·波格丹诺夫。——编者注

③ 手稿上划掉了明仁斯基的名字。——俄文整理者注

《左派民粹派在工人中的力量有多大》

一文的准备材料²¹⁴

1

给社会革命党报纸捐款的工人团体和钱款的统计

(1914年5月31日以后)

报纸名称 期号	工人团体 数目	这些团体 捐款数	国外 党员 捐款	青年学生 党员 捐款	流放地 党员 捐款	捐款总数
《坚定思想报》 ²¹⁵ 1914年3月16日第9号	17	41	2	2	1	379卢布21戈比
《坚定思想报》 1914年3月9日第6号	26	30	—	2	—	551卢布40戈比
《坚定思想报》 1914年3月2日第3号	15	24	—	4	2	182卢布83戈比
						1113.4

《正确思想报》	67	78	639	卢布94戈比	3	6	4	970	卢布27戈比	} 1416.6
1914年2月21日第8号	23	27	112	卢布26戈比	3	2	—	446	卢布36戈比	
《正确思想报》	6	9	51	卢布87戈比	—	—	—	143	卢布87戈比	} 612卢布48戈比
1月31日第4号	13	14	25	卢布52戈比	6	1	3	274	卢布17戈比	
《振奋思想报》	16	17	71	卢布55戈比	—	—	1	194	卢布44戈比	} 966卢布79戈比
1914年1月8日第8号	11	16	71	卢布22戈比	—	—	2	116	卢布23戈比	
《振奋思想报》	8	14	98	卢布35戈比	—	—	—	486	卢布90戈比	} 700卢布27戈比
12月31日第6号	16	22	83	卢布34戈比	—	2	2	363	卢布66戈比	
《北方思想报》	7	27	65	卢布21戈比	—	1	—	270	卢布46戈比	} 115卢布31戈比
1913年12月6日第6号	10	13	140	卢布60戈比	—	—	—	313	卢布70戈比	
《北方思想报》	6	10	36	卢布27戈比	—	1	1	115	卢布31戈比	} 700卢布27戈比
1913年11月29日第3号	6	10	36	卢布27戈比	—	1	1	115	卢布31戈比	
《自由思想报》	6	10	36	卢布27戈比	—	1	1	115	卢布31戈比	} 700卢布27戈比
1913年11月15日第7号	6	10	36	卢布27戈比	—	1	1	115	卢布31戈比	
《自由思想报》	6	10	36	卢布27戈比	—	1	1	115	卢布31戈比	} 700卢布27戈比
1913年11月8日第5号	6	10	36	卢布27戈比	—	1	1	115	卢布31戈比	
《自由思想报》	6	10	36	卢布27戈比	—	1	1	115	卢布31戈比	} 700卢布27戈比
1913年11月1日第3号	6	10	36	卢布27戈比	—	1	1	115	卢布31戈比	

《自由思想报》	3	4	22卢布23戈比	—	—	—	73卢布78戈比
第7号(关于给《工厂思想报》捐款的报表)							
《工厂思想报》	15	17	76卢布79戈比	—	3	—	138卢布71戈比
1913年10月22日第8号							451卢布20戈比
《工厂思想报》	15	35	171卢布52戈比	—	2	2	312卢布49戈比
1913年10月8日第4号							
《现代思想报》	14	14	63卢布34戈比	—	—	—	70卢布71戈比
1913年9月3日第6号							285卢布45戈比
《现代思想报》	17	22	130卢布21戈比	—	—	4	214卢布71戈比
1913年8月20日第2号							
《劳动呼声报》	9	10	45卢布21戈比	—	—	—	47卢布10戈比
1913年7月23日第23号							
《劳动呼声报》	3	5	28卢布75戈比	—	—	—	30卢布25戈比
1913年7月16日第21号							
《劳动呼声报》	2	3	6卢布4戈比				13卢布4戈比
第19号							
《劳动呼声报》	2	4	23卢布10戈比	—	—	—	153卢布7戈比
1913年6月18日第17号							
《劳动呼声报》	3	6	31卢布45戈比	1	2	1	63卢布38戈比
1913年6月2日第15号							

《劳动呼声报》	—	—	—	—	1	1	20 卢布65戈比	768 卢布73戈比
1913年5月19日第13号								
《劳动呼声报》	2	4	15 卢布47戈比	1	—	1	37 卢布27戈比	
1913年5月12日第12号								
《劳动呼声报》	—	2	29 卢布				30 卢布	
第10号								
《劳动呼声报》	3	4	17 卢布57戈比	—	—	—	321 卢布57戈比	
1913年4月21日第9号								
《劳动呼声报》	4	4	16 卢布85戈比	—	—	1	48 卢布40戈比	
1913年4月10日第8号								
《劳动呼声报》	1	1	90 戈比	—	—	—	90 戈比	
1913年3月31日第7号								
	345	537	3288 卢布89戈比	17	29	29		1913年2月17日— 1914年3月16日 共计6590 卢布44戈比

2月17日—3月31日(头6号报纸)捐了275 卢布44 戈比

345.56

《坚定思想报》

第12号

《坚定思想报》

1914年3月30日第15号

328.76

	21	33	136.90	—	9	1	335.80	654.72	(2442.38)	个人
《坚定思想报》 (1914年4月11日)第19号										
《坚定思想报》 (1914年4月13日)第20号	1	1	27.90	—	—	—	—	27.90	(2470.28)	
《坚定思想报》 (1914年4月18日)第22号	11	15	78.53				200.70	300.00	(2770.28)	
《劳动思想报》 (1914年4月27日)第4号	42	46	270.36				207.82	499.22		
《劳动思想报》 (1914年5月4日)第7号	47	55	708.97				237.28	990.40	(1468.42)	
《劳动思想报》 (1914年5月11日)第10号	50	59	293.16				82.18	393.05	(1861.47)	
《勇敢思想报》 (1914年5月18日)第2号	24	34	243.31				41.79	285.10		

注意 民粹派报纸

关于给社会革命党合法报纸的捐款数字，
 关于给布尔什维克报纸、取消派报纸和
 左派民粹派报纸捐款的工人团体数目和
 捐款总数的对比材料的计算和综合报告

(不晚于 1914 年 7 月 11 日)

民粹派

《坚定思想报》	工人团体数目	工人团体捐款	捐款共计
1914年3月30日第15号	207	1881.59	3824.81
	260		-
			3479.15
			345.66

《坚定思想报》	圣彼得堡	共计	注意	民粹派报纸
1914年5月18日第2号				
《坚定思想报》	?	?		(345.56)
1914年3月24日第12号	(17)??	(41)??		?
《振奋思想报》	167	223	1343.62	2948.11
1914年1月8日第8号至				<u>6427.26</u>
《坚定思想报》				(345.56)
1914年3月16日第9号				<u>6772.82</u>
共计 =	374	483	3225.21 = 50.2%	
	+ (17(??))	(41(??))	((173.47))	
共计	391	524	3398.68	
			32252100 / 642726	345.56
			3213650	× 5.02
			<u>1156000</u>	<u>69112</u>
				37 / 48
				<u>336</u>
				77.1
				<u>172780</u>
				<u>173171.12</u>

339868 /524 /48
 3144 6卢布48戈比 平均捐款 384 8.3
 2546 16

2096
 4500

37 = 77.1
 7 = 14.6
 4 = 8.3
 48 100

自《劳动呼声报》第7号 (1913年3月31日)	167	254	1245.27 = 36.3%	3432.90
至《振奋思想报》第5号 (1913年12月31日)				
缺《劳动呼声报》 头6号报纸	?			
	((+9))	((10))	((100.00 = 36.3%))	275.44
	176	264	1345.27	3708.34

+

1245270	<u>/34329</u>	275.44	1913
102987	<u>36.3%</u>	0.363	
215400		<u>82632</u>	%
205974		165264	70.2
<u>94260</u>		<u>82632</u>	21.3
		9998472	<u>8.5</u>
			<u>100</u>
			<u>3106</u>

注意

524	202400	<u>/2723</u>	
391	19061	74.3%	
<u>133</u>	<u>11790</u>		
	10892		
	<u>8980</u>		

134527	<u>/264</u>	
1320	5.09	
<u>2527</u>		

卢布 戈比 平均捐款

39100	<u>/2723</u>	218100	<u>/3106</u>
2723	14.3%	21742	70.2%
<u>11870</u>		<u>6800</u>	
10892		26400	<u>/3106</u>
<u>978</u>		<u>24848</u>	8.5
		<u>1552</u>	

圣彼得堡 %

2024 = 74.3

308 = 11.4

391 = 14.3

2723 = 100%

1400	<u>/18</u>
126	77.7
<u>14</u>	

12
3
<u>2</u>

70-71

1450	/18
144	80.5%
<u>10</u>	

167
+
87
254^①

244	1245.27	3429.58
<u>223</u>	<u>1343.62</u>	
467	2588.89	

《坚定思想报》
注意：没有1914年3月
16-21日的报表

1787.66
+ 654.72
共计 = 2442.38

1914年1月1日-5月13日

真理派	2873	=	70.6%
取消派	671	=	16.6
民粹派	<u>524</u>	=	<u>12.8</u>
共计	= 4068	=	100.0
2873	/4068		6710 /4068
<u>28476</u>	<u>70.6</u>		<u>4068</u> 16.6
25400			<u>26420</u>
524	/1068		24408
<u>11720</u>	<u>12.8</u>		<u>2012</u>
8136			
<u>3584</u>			

《坚定思想报》第20号
(1914年4月13日) ?

《坚定思想报》第19号
(1914年4月11日) 3月29日-4月
9日的报表 (2442.38)

2470.28

① 这些统计数字在手稿上已被划掉了。——俄文整理者注

《坚定思想报》第15号

(1914年3月30日)

3月22日—3月

28日的报表

328.76

(共计1787.66)

《坚定思想报》第12号

元

《坚定思想报》第9号

3月7日—3月

379.21

(1914年3月16日)

15日的报表

共计=1113.44

1113.14

328.76

1442.90

2884.80

1787.66

- 328.76

1458.90

- 1113.44

345.56

注意：

1065.89

212.79

1278.68

2442.38

- 654.72

1787.66

1468.42

- 990.40

478.02

《坚定思想报》第19号(1914年4月11日)	3月29日—4月9日	654.72	共计 = 2442.38
《坚定思想报》第20号(1914年4月13日)	?	27.90	共计 = 2470.28
《坚定思想报》第22号(1914年4月18日)	(4月10日—4月16日)	300.00	共计 = 2770.28
《劳动思想报》第4号(1914年4月27日)	?	474.02	?
《劳动思想报》第7号(1914年5月4日)	(4月26日—5月2日)	25.20	?
		990.40	共计 = 1468.42
《劳动思想报》第10号(1914年5月11日)	(5月3日—5月9日)	393.05	共计 = 1861.47

《勇敢思想报》第2号(1914年5月18日)	?	285.10	?	左派民粹派
	取消派			
			524	
			391	
			133	
			36300	/1545
			2690	26.97%
			9400	
			8070	
			1330	
			13300	/1345
			12104	9.87%
			11960	
			10760	
			12000	

左派民粹派同外省的真理派
和取消派相对比。1914年1月
1日—5月13日的工人团体数

关于开除马林诺夫斯基^①

(1914年6月3日以前)

有人要把马林诺夫斯基开除出党——这个建议得到某些人士的赞同。然而这是一个不明智的建议，只能用神经过敏来作解释。

马林诺夫斯基干出了严重破坏组织的事情，他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这是无可争辩的。他因此受到俄国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机关报《真理之路报》义正辞严的公开谴责。他受到一些工人组织和领导机关的谴责。他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认识到他的理由²¹⁶根本站不住脚。他主动放弃了他担任的一切重要职务。

问题明摆着。这分明是意志消沉，是地地道道的政治上的自杀。

在一个大约很长的时间内，至少是在觉悟工人自己作出新的决定之前，马林诺夫斯基已被从无产阶级政党工作人员的名单上完全勾掉了。惩罚十分严酷。

还要惩罚吧？以开除来惩罚？那只能说明对意志消沉者毫不留情，只能说明过于冲动。再说，他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后出走了，他知道有朝一日要重新从事政治活动还得再三赢得人们的信任，所以就自行退出了，对这样的人是无法开除的。

^① 文献的标题是列宁加的。——俄文整理者注

主张开除党籍的建议是不明智的。马林诺夫斯基政治上已经自杀，受到了罪有应得的惩罚。一些人的说法是对的，即：他一个人垮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依然存在，并且正意气风发地坚定地前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马尔托夫先生和唐恩先生还在取消派报纸上干着愚蠢、卑鄙和下流的勾当。这两位先生只能恶语中伤、造谣诽谤和诬陷栽赃，否则他们就不成其为布勒宁分子了。说这两位下流的政论家是“一副做了手脚的扑克牌中的大王和小王”是恰如其分的，就连考茨基也说他们的著作是“令人反感的”。²¹⁷

马尔托夫之流这些下流的先生在捞取小小的政治资本，他们又一次失败了。工人已经对他们表示了极端的蔑视。让他们被自己泼出的污水呛得喘不过气来吧，这是咎由自取。让他们去许诺“自己展开调查”吧；请便吧，请便吧，布勒宁派和普拉纳伊季斯派的先生们！工人们对你们作出了评价，车工别列宁痛斥了你们的恶劣行径！²¹⁸ 哈尔科夫的《晨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老老实实地道了歉²¹⁹，可是取消派，马尔托夫之流的先生们在继续放屁。你们尽管放好了！！

工人懂得，被撤了职的取消派只能搞搞布勒宁派的把戏。马尔托夫-布勒宁之流的先生们，搞你们的把戏吧，你们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讶，谁也不会理睬你们！

你们对取消派过于温和了！应当对他们展开抨击。否则就在道义上犯了大罪。就是允许他们诱惑

小人物。**每天**写上5—10行抨击他们，很快就叫他们改掉坏毛病。需要重复。

没有必要成立马林诺夫斯基案件调查委员会。无事可做。马林诺夫斯基一时冲动，干了蠢事，彻底垮了，他自行退出、受到了惩罚。一清二楚。够了。让取消派的恶棍们去叫喊吧，对他们只须付之一笑，**每天**在报上这样写上几句(用小号字)：**致布勒宁分子**：放屁吧，加紧地放，泼污水吧。(致《我们的工人报》²²⁰上的马尔托夫和唐恩)。

这就够了。我们的工人读到这些就能学会，就会明白。

应当**让**我们的人**学会**(他们幼稚，没有经验，不懂得)**如何**同爱放屁的马尔托夫之流作斗争。对我们的人缺乏经验和幼稚不要姑息迁就(否则就是一个政论家和领袖人物的罪过)，要**教育**他们，要指点，要解释。让他们不满一两个星期吧：他们很快就会看清真相的!!

致伊·费·阿尔曼德

(1914年6月7日)

亲爱的朋友：我最近一直让马林诺夫斯基的事情搞得十分忙碌，焦头烂额。马林诺夫斯基就在此地，他那惘然若失、不知所措的样子看着叫人难受。取消派还在继续搞那种造谣诽谤和讹诈恫吓的卑鄙勾当。我在不断地与老弟互通电报，也不断地同他闹一些小误会。他这个人通常很善良，很殷勤，但偶尔也会闹点危机，于是就变得有些软弱。取消派公开宣布说（如果我们没把电报内容理解错的话），我们知道有关马林诺夫斯基政治上不忠诚的传闻！！

我们的确从喋喋不休的维也纳人（取消派）那里听到过这种传闻，不过我们当然把它排除了，并提交给由3名中央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可是取消派呢！！他们提交给谁了呢??

工人们已经教训过卑鄙的诽谤者了，还会再教训的！

给你寄上一份新报纸。

如果可能的话，别生我的气。我使你很伤心，这我知道……

忠于你的

弗·乌·

自从你离开巴黎后，那里再也得不到任何消息了。瞧这些人！！

关于取消派的行径^①

(不早于1914年6月7日)

我们的报纸在马林诺夫斯基一案上犯有一系列错误，让取消派钻了空子。你们当初既然不想接受我们的劝告，现在来责怪我们就毫无道理。我们在第一份电报里就说过：“发篇文章宣布马尔托夫和唐恩是害怕公开提出指控的诽谤者。”

这就定下了整个行动方针。

你们却没有发表文章。

咎由自取。

同讹诈者作斗争，除了要求他们公开地、明确地具名提出指控(一定要追究点名道姓、确切指明的带头人的责任)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们不相信取消派，一句也不信，我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这一点在报刊上早已申述过了(《两个政党》和考茨基对马尔托夫的评价等等²²¹)。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取消派继续以隐晦的形式进行匿名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保持沉默，不予理睬，只是心平气和地声明：你们在搞讹诈，你们不仅为马尔托夫和唐恩打掩护，而

^① 文献的标题是列宁加的。——俄文整理者注

且隐瞒自己的证据(你们手里并无证据)。

要么是马尔托夫和唐恩,一定要由他们本人(两个人都有合法身份)出面,在俄国或在一个自由国家里公开具名提出指控(因为他们二人是领头人物,而且是负有政治责任的领头人物);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对他们起诉(向自由国家的正式法庭提出);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揭露出他们的诽谤者的面目。

任何一个正派的、稍微正直的新闻工作者都应当懂得并且确实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要么是我含沙射影,隐名攻击,那样人人都有权把我叫作讹诈者,叫作下流的诽谤者(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各工会就是这样叫取消派的)。

要么是我应敢于挺身而出,不怕打官司(就像亚布洛诺夫斯基不怕同切别里亚奇卡打官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像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那样堂堂正正地控告。

现在总该清楚了吧?不听我们最初的劝告,不在报上宣布马尔托夫和唐恩是害怕公开提出指控的诽谤者,这是犯了多大的错误!

对取消派分子的话我们一句也不信,我们不与他们对话,不给他们答复。如果他们愿意,那就具名指控我们好了,这样才能起诉。只能这么办。

只要唐恩和马尔托夫(或者是住在瑞士这个自由共和国里的阿克雷里罗得和马尔丁诺夫)还没有公开具名指控我们或马林诺夫斯基,我们就既不对取消派起诉,也不向他们作出担保。

我们在《真理之路报》上发表的所有文章都为马林诺夫斯基作了担保,因为我们说他过于冲动,谴责他破坏组织和逃跑,这样也

就承认了他在政治上是忠诚的。在这一点上，只有唐恩和马尔托夫会装糊涂。

如果唐恩和马尔托夫现在在报上宣布说，他们知道我们早就知道那些传闻，那我们也照样不相信马尔托夫和唐恩，照样不给他们答复，而且还要说：

这是臭名昭著的诽谤者写的文章。

让他们公布文件，指名道姓，说出是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向什么人散布过什么样的传闻。

他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诽谤者。

他们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就会露出马脚；我们会把他们的文件研究得一清二楚，全部罪过将会落到他们的头上。

讹诈者搞讹诈利用的是傻瓜，他们说：我不公开指控，你去告我好了，你去担保好了，你去答复吧，如此等等。

我们的回答是：不要受讹诈分子的挑拨。马尔托夫和唐恩先生，我们不相信你们，对你们的任何一份声明都不作答复，而且要告诉工人们说：别相信他们。

马尔托夫和唐恩先生，你们如果想让我们同你们对话，那就请首先明确地具名指控，拿出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的具体文件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揭穿你们。

假定这样做了（而这是惟一正确的做法），取消派的整个这场“运动”就会转而整他们自己了。

你们如果不想这样做，乱说乱动，那是取消派把你们搞糊涂了，不关我们的事。你们自作自受。

领导机关总是在分析传闻，弄清真相，对取消派（直接地或间

接地)散布的流言蜚语和恶毒影射总是立即加以驳斥和揭露。

我们了解取消派,对马尔托夫和唐恩也有多年的了解!

请向全体工人领导人全文宣读这封信。

我们弄清了马林诺夫斯基“案件”,坚信那些传闻是不实之词。²²²

但是我们不同取消派分子对话,而要迫使马尔托夫和唐恩或者是当众公开具名提出指控,这样就可以起诉(到那时,诽谤者就要坐牢;马尔托夫不是对考茨基的谴责不屑一顾吧?我们不会同马尔托夫上仲裁庭和社会党法庭,我们只上俄国的或自由国家的国家法庭);

或者是马尔托夫和唐恩不愿公开地明确地具名提出指控,那就说明他们不过是讹诈者而已。工人们应当懂得这个道理,只要向工人们讲清楚,他们一定会弄懂的,那样一来,唐恩和马尔托夫的讹诈也就破产了。

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谁不想这样做,他就注定永远要受人诋毁而难以脱身。

弗·伊·

附言:

请将此件印出,也就是说把它排出来,
向 10—20—30—50 人宣读,但不要见报。

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的 摘录及1914年发行的布尔什维克 报纸、取消派报纸和社会革命 党人报纸的统计数字²²³

(1914年6月14日以后)

“《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出走》(《我们的工人报》第8号)一文令人愤慨,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头都掉了,何必怜惜头发呢’……”

“……诸如《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出走》之类令人反感的现象,是搞分裂的结果。”

“……然而生该文气的那个党团的拥护者们恰恰是想继续搞分裂。”

普列汉诺夫在《统一报》²²⁴第2号发表的文章。

$\begin{array}{r} 12 \\ \times 3 \\ \hline 36 \end{array}$	$\begin{array}{r} 40 \\ \times 6 \\ \hline 240 \end{array}$	$\begin{array}{r} 16 \\ \times 6 \\ \hline 96 \end{array}$	
$\begin{array}{r} \pm 96 \\ \hline 132 \end{array}$	240	$\begin{array}{r} 24000 \\ \hline 23 \end{array}$	$\frac{24000}{336}$
$+ 240 \times 96$	336	480	71.1%
$\text{共计} = 372$	336	$\begin{array}{r} 336 \\ \hline 1440 \end{array}$	社会民主党人的 }}

24000	/372				
2232	64.5%	社会民主党人的 + 社会革命党人的			80%
1680					
1488					
1920					
1860					
600					
真理派	64.5%	3600	/372	9600	/372
取消派	25.8	3348	9.7%	744	25.8
		2520	社会革命党人	2160	取消派
社会革命党人				1860	
				300	

共计 = $\frac{9.7}{100.0}$ 17 票

$\left\{ \begin{array}{l} 11 \text{ 真理派} \\ 4 \text{ 取消派} \\ \frac{2}{17} \text{ 社会革命党人} \end{array} \right\}$

社会革命党人	6000
取消派	16000
真理派	40000
共计 =	62000

17	17	17	
$\frac{258}{136}$	$\frac{97}{119}$	$\frac{645}{85}$	36000 社会革命党人
85	$\frac{153}{1649}$	68	96000 取消派
34		$\frac{102}{10.965}$	240000 真理派
4386			共计 = 372000

真理派	$70 \times 17 =$	12
取消派	$17 \times 17 =$	3
民粹派	$\frac{13 \times 17 =}{100}$	$\frac{2}{17}$

17	17
<u>17</u>	<u>13</u>
119	51
<u>17</u>	<u>17</u>
289	221

由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 党团和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 募集的捐款数目统计²²⁵

(1914年6月19日和7月3日之间)

	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 真理派	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 取消派	注意	
工人团 体数目	1913年10月至 1914年1月21日 (α)	719	94	
	1914年1月21日至 6月6日 (β)	576	121	
	共 计	1295 +	215 = 1510	(16 - 215)
	捐款(α)	5960.92	1446.98	}
	数目(β)	6101.69	1839.85	
12062.61	3286.83	2510 100%		

1295 = 85.7%

215 = 11.3%

2510 100%

		<u>非工人捐款</u>	
同上	(α)	757.32	2062.24
		<u>71.31</u>	<u>765.80</u>
	(β)	828.63	2828.04
		= 6%	= 46%
		共 计	
同上	(α)	6 173.00	2212.78
	(β)	<u>6 718.24</u>	<u>3902.09</u>
		共计 = 12 891.24	6114.87

由两个党团募集的捐款数目

(1913年10月—1914年6月6日)

1914年1月21日至6月6日期间，根据工人报纸和取消派报纸的报表，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和社会民主党党团经手的捐款数目如下：

	共 计		非工人捐款		工人捐款		工人团体数目 个
	卢布	戈比	卢布	戈比	卢布	戈比	
俄国社会民主							
党工人党团	—	6718 24	757 32	32	5960 92	92	576
社会民主党							
党团①	—	3902 09	2062 24	24	1839 85	85	121

① 取消派没有把(《北方工人报》)第36、37、38和55号上公布的数字计算进去。

——俄文整理者注

《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一文的准备材料²²⁶

(1914年6月19日和7月9日之间)

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的统计表中的各个部分的草稿及数字资料汇总

1. 国家杜马的选举(第1条)
 2. 日报。工人团体数目(第2条)(第9条和第10条)
 3. 给各报的捐款(第3条)
 4. 保险机关(第7条和第8条)
 5. 工人们在决议上拥护“六人团”和“七人团”的签名(第11条)
 6. 同左派和右派党团有联系的工人团体数目(第5条)
 7. 秘密(党的)刊物(第12和第13条)
-

	布尔什维克	孟什维克	
(第二届杜马)	11	12	47 53
(第三届杜马)	4	4	50 50
(第四届杜马)	6	3	67 33

(1) 国家杜马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马选举 杜马 杜马 杜马
 结果： 47% —— 50% —— 67%
 (1912 年秋)

(2) 工人团体数目		真理派	取消派
共计 = 709			
709		1912年 —— 620	—— 89 %
2 842	共计 = 2 842		
3 544	共计 = 3 544	1913年 —— 2 181	—— 661 76.9
共计 = 7 095	(从1月1日起	1914年 —— 2 873	—— 671 81.1
	至5月13日止)	(12月 5 674	1421
		5日)	

(3) 给工人报纸的

捐款：

(不是由工人团体捐助的款项)…… 13% 56%

(从 1914 年 1 月 1 日起

至 5 月 13 日止)

(4) 报纸发行量(根据社

会党国际局主席埃

米尔·玉德威尔得

	<u>真理派</u>	<u>取消派</u>	民粹派
提供的材料):	40 000	16 000	12 000 (每周 3 次)
	71.4%	29.6%	
(5) 向杜马党团提供某笔捐款的工人团体数日 (从 1913 年 10 月起至 1914 年 6 月 6 日止)	<u>真理派</u> 1 295 = 85.7%	<u>取消派</u> 215 14.3%	
(6) 杜马党团经手的不是由工人捐助的款项占捐款总数的百分数…… (从 1913 年 10 月起至 1914 年 6 月 6 日止)	6%	46%	
(7) 全俄保险机关的选举结果(受托人数)	47 (= 82.4%)	10 (17.6%)	?? 1—2 个 民粹派
(8) 首都保险机关的选举结果(受托人数)	37 = 84.1%	7 (15.9%)	{ 取消派 + } { 非党人士 } 4 个民粹派
(9) 工会			
(10) 征集到的 <u>签名人</u> ^① 数 (在报刊上声明拥护某	6 722 (= 69.2%)	2 985 (31.8%)	

① “人”一词已被列宁划掉。——俄文整理者注

一个杜马党团)			
(11) 国外的刊物。			
取消派八月代表会议 ²²⁷ 各派领导机关出版的报纸号数	0		
(12) 在这儿号报纸上提到非公开组织的次数	0		
(13) 工人写的通讯数目 ^①			
(14) 冒充工人写的，其实是不注明出处转载的资产阶级报刊上的通讯数目	0	5	登在两号报纸上 { 《新工人报》 ²²⁸ 第 17 号和第 19 号
(15) 各刊物在整个期间公布的财务报表的次数	3	1	
(16) 其中用来路不明的款项(即资产阶级的捐款)弥补赤字的报表所占的百分数	0%	100%	<u>真理派</u> <u>取消派</u>

工人团体数目及他们给崩得
报纸《时报》²²⁹ 捐款数目的统计

俄国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下第聂伯罗夫斯克站马努伊洛娃-普罗斯维特图书馆

① 手稿上这句话已被划掉。——俄文整理者注

注意

198 个工人团体

(从 1912 年 12 月起至

1914 年 4 月 3 日止)

《时报》

《时报》

1913 年(全年)

122 个工人团体

1914 年(截止到 1914 年 4 月 3 日)

76 个工人团体

共计 198 个

总共 51 号《时报》的汇总表

工人团体数目	工人团体捐款数目	国外捐款数目	10卢布以上的私人捐款数目	其他捐款数目	共 计	
	卢布	戈比	卢布	戈比	卢布	戈比
190个	1 060	86	2 279	03	2 042	63
					644	06
					6 016	58
39号			1913年			2 279.03
+						
12号			截至1914年			2 042.63
51号			3月20日止			644.06
						<u>4 965.72</u>
						+
						<u>1 060.86</u>
						<u>共计 = 6 026.58</u>

报纸号	工人团体数目	地 名	金 额
			卢布 戈比
第3号	1912年12月 1	华沙	4 50
	29日第27号		
第5号	1913年1月6 1	维尔诺	2 25

报纸号	工人团体数目	地 名	金 额	
			卢布	戈比
	日(19日)第3号			
第6号	1	维捷布斯克	3	—
		《时报》第1号—?		
第7号	1	出版时间不详 维捷布斯克	5	—
第9号	1	里加	4	10
第10号	1	米泽里奇	4	—
	1	格罗德诺	7	30
	1	希斯拉维奇	3	
	1	沃尔科维斯克	3	
第11号	1	敖德萨	11	
第12号	1	华沙	4	55
第15号	1	里加	5	
第13号	1	——		
第18号	1	维尔诺	4	15
	1	比亚韦斯托克	3	62
	1	弗沃茨瓦韦克	5	—
	1	韦尔日博洛沃	5	
	1	别尔季切夫	2	
	1	罗兹	6	50
	1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	2	
	1	敖德萨	2	15
	1	明斯克	10	66
	1	维尔诺	13	90
	1	什克洛夫	4	20
	1	罗兹	4	05
	1	波德布罗泽	10	14
	1	别尔季切夫	4	50
	1	波涅韦日	2	85
	1	克伦基	9	32

报纸号	工人团体数目	地 名	金 额	
			卢布	戈比
第 39 号	1	别拉亚	8	30
		比坚	2	75
1913 年 12 月 24 日	1	洛西齐	11	12
	1	里加	21	54
	1	罗兹	3	
	1	科罗斯特舍夫	2	
	1	别尔季切夫	—	70
	1	弗沃茨瓦韦克	5	10
	1	别尔戈拉伊	1	
	1	华沙	3	50
	1913年内	122 个工人团体(39 号报纸)		723
第 11 号	1	维尔诺	10	
	1	罗兹	1	
	1	华沙	2	
	1	华沙		
	1	明斯克	3	20
第 12 号	1	哈尔科夫	1	50
	1	里加	2	—
(1914 年 3 月 20 日)	1	叶卡捷琳诺斯 拉夫	1	25
	1	罗兹	3	
	1		3	
	1	明斯克	2	
1914 年的 12 号报纸	68 个团体		337	48
共计		68		
		+ 122		
		190 个团体		
			337 卢布	48 戈比
			723 卢布	38 戈比
			1 060 卢布	86 戈比

报纸号	工人团体数目	地 名	金 額
			卢布 戈比

第 13 号	3 个团体(格罗德诺)
(3 月 26 日)	193
	<u>5</u>
	198

第 14 号	68	
(1914 年 4 月 3 日)	+	
	<u>8</u>	
{	1914 年	76
	1913 年	<u>122</u>
		198

地 名	团体数目	地 名	团体数目
阿夫杰耶夫卡	1	维捷布斯克	4---4
亚历山德罗沃	1	弗沃茨瓦韦克	7---
奥古斯图夫	1	沃尔科维斯克	2
比亚卡斯托克	7---	韦尔日博洛沃	1
别尔季切夫	7---	维尔科米尔	1
布里斯克	1	格罗德诺	7---
别利察(比萨 拉比亚省)	1	格罗希(华沙省)	1
巴拉诺维奇	2---	戈梅利	4---4
博布鲁伊斯克	4---4	戈雷宾	1
白采尔科维	1	戈罗达奇	1
比坚	1	德文斯克	3
别尔戈拉伊	1	德罗姆博沃	1
别拉亚	1	(波尔塔瓦省)	
华沙	18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	3
维尔诺	22	日托米尔	1
		克伦基	2

地名	团体数目	地名	团体数目		
卡卢申	1	罗夫诺	5		
克列缅丘格	1	鲁然	1		
科夫诺	1	萨尔纳基	2		
科罗斯季洛夫	2	斯文察内	1		
基辅	1	斯洛尼姆	1		
基什尼奥夫	1	斯基杰利	1		
罗兹	12	斯克尔诺维齐	1		
利巴瓦	1	斯莫尔贡	1		
洛西齐	1	秋明	1		
米泽里奇	2				
明斯克	4 --- 4	华沙	18		
莫斯科	1	维尔诺	22		
姆拉瓦	1	罗兹	12		
莫济里	2		共计 = 52		
敖德萨	5 --- 5	里加	15		
波德布罗泽	1		共计 = 67		
波涅韦日	3	4 至 7	= 28		
平斯克	2	1 至 5	= 5		
里加	15	4 至 4	= 16		
工人团体数目	捐款数目	国外捐款数目	10卢布以上的私人捐款数目	其他捐款数目	共计
	卢布 戈比	卢布 戈比	卢布 戈比	卢布 戈比	卢布 戈比
106	639 92	97 27	175 95	722 47①	
190	1 060 86	2 279 03	2 012 63	644 06②	106
合计					
296	1 700 78	2 376 30	2 218 58	1 366 53	

① 从1914年3月20日起至1914年6月1日止的捐款数。——俄文整理者注

② 从1912年12月创刊号问世起(第2号于1912年12月29日出版)至3月20日止的捐款数。——俄文整理者注

工人捐款合计——1 700 卢布 78 戈比
 不是由工人捐助的款项合计——5 961 卢布 41 戈比
 共计 = 7 622.19

639.92	
97.27	<时报>
175.95	
722.47	
<hr/>	
1 635.61	
6 026.58	
<hr/>	
7 662.19	

工人团体数目及其向崩得报纸<时报>和布尔什维克报纸 <我们的道路报>²³⁰ 的捐款数目统计

给<时报>捐款

	工人团体数目	他们的捐款 数 目 卢布 戈比	国外捐款数目 卢布 戈比	10卢布以上的 私人捐款数目 卢布 戈比	
1912年12月至1914年3月20日总共51号报纸所记载的情况	190	1 060 86	2 279 03	2 042	
1914年3月20日至1914年6月1日的报纸所记载的情况	106	639 92	97 27	175	
	<hr/>	<hr/>	<hr/>	<hr/>	
	共计 = 296	1 700 78	2 376 30	2 218	
	22.2%	31.1%	28.9%	17.8%	100%
总结		不是由工人团体捐助的款项	5 961 卢布 19 戈比		
			= 77.8%		

170078 / 296

5卢布 74 戈比

平均捐款数量

1366530 /7662 19 22.2

766219 17.8% 17.8

6003110 40.0%

5363533

6395770

23763000 /766219

2298657 31.1%

776430

766219

102110

给《我们的道路报》

编号	报纸的日期	捐款日期	工人		非工人团		总	
			团体	工人	体	捐款	数	数
			数目	数目	数目	数目	卢布	戈比
			卢布	戈比	卢布	戈比	卢布	戈比
1	8月25日	从6月1日起至7月4日止(1913年)	13	65 24	20		85	24
2	8月27日		7	31 95		50	32	15
7	9月1日	从8月15日起至8月30日止	58	243 32 1/2	156	67 1/2	400	
13	9月8日	从8月30日起至9月6日止	78	375 30	12	92 1/2	388	22 1/2
15	9月11日	从8月30日起至9月6日止	55	350 08	22	70	372	78
		(从6月1日起至9月6日止, 即3 1/4个月的时间)	<u>211</u>	<u>1065 89</u>	<u>212</u>	<u>80</u>	<u>1270</u>	<u>69</u>
				83.3%		16.7%	100%	

182 《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一文的准备材料

1065.89	/211	10658900	/127869
<u>1055</u>	5.05 卢布	<u>1022952</u>	83.3%
10 89		429480①	
((工人团体平均))		<u>383643</u>	
捐款数目))		45873	(工人团体捐款所占的百分比)
724	/ 688		
<u>688</u>	105%		
3600			
1054	/655		
<u>665</u>	15.8%		
3890			
<u>3325</u>			
5650			
828	/574		
<u>574</u>	114%		
2540			
<u>2296</u>			
214			

① 计算不正确，正确的得数应当是429380。——俄文整理者注

致伊·费·阿尔曼德

(1914年6月25日)

亲爱的朋友：我们正在等待我国的所谓议会的两位议员²³¹的到来。你如需要什么，请速来信。取消派无耻之徒竟对马林诺夫斯基大做文章。马林诺夫斯基今天接到妻子的来信，妻子在信中谈到年仅五六岁的小儿子时说：“他背着我对哥哥说，别人造了父亲不少谣！！”

是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于对工人运动的仇视，真是要多卑鄙有多卑鄙！

我们这里天气糟透了：一连几个星期大雨不停！若是无事可干，非疯了不可。

你的情况如何？没闹疟疾吧？哪怕稍有一点闹疟疾的危险，那就走为上策，好在疗养院也没有什么约束。

×

赴维也纳的代表团成员中有丹斯基和他的妻子。他是个好人，他也无端地遭到了诽谤。王德威尔得在《人道报》上登了一篇谈话，说我们之间的分歧是“幼稚的”分歧（！！），不过他倒

× 康斯坦丁诺维奇和阿布拉姆也想去。好极了！你在这

方面帮帮代表
团！

是提供了有关报纸发行量的资料！！²³²

紧紧地、很紧地、很紧很紧地握手！

你的 弗·乌·

你正在系统地为维也纳代表大会²³³作准备吗？务请一步一步地、认认真真的准备！请来信！

工人团体给《统一报》捐款统计²³⁴

(1914年6月29日以后)

《统一报》		工人团体		友好团体等		被流放者		个人		外国		共 计	
报纸编号	出版日期	捐款次数	捐款数日 (卢布)	捐款次数	捐款数日	人数	捐款数日	人数	捐款数日	人数	捐款数日	人数	捐款数日
1914年													
第1号	5月18日	2	15.43	1	50	2	11.24	1	1.30	3	100		
第2号	6月1日	—	—	2	14.83	1	2.60	6	13.16	3	107.50		
第3号	6月15日	4	41.66	—	—	—	—	5	1104.20	—	—		
		6	60.09	3	64.88	3	13.84	12	1118.66	6	207.50	30	1464.97

第4号①

① 手稿上没有这一号报纸的资料。——俄文整理者注

致伊·费·阿尔曼德

(1914年7月25日)

我亲爱的和最亲爱的朋友：值此俄国革命即将来临之际，请接受我最良好的祝愿。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消息。我渴望知道目前的局势，但是没来电报！！眼下呆在大城市里比呆在加里西亚的小村庄里强。今天晚上6点，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开战的问题就会见分晓了²³⁵……在这种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愚不可及的布鲁塞尔代表会议²³⁶忘掉了。（我知道，取消派+普列汉诺夫和其他一些骗子正在起草一份联合宣言。波兰叛徒，即反对派不想在宣言上签字！！新的“七三联盟”已有瓦解的迹象！！）

明天我要在这里等拉脱维亚党组织的一位同志，此人你在布鲁塞尔见过。

今年夏天很不顺遂：先出了个马林诺夫斯基“案件”，接下来是布鲁塞尔代表会议，现在呢，又根本不知道彼得堡事件发生后党的大会能否开成。

这里发生了愚蠢的士兵妻子引出的令人厌恶至极的“故事”。她同自己的士兵丈夫都在此地，此外还有她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你1912年夏天从克拉科夫回国后在俄罗斯初次见到的花白头发的年轻人；另一个是我们的科学杂志的前任编辑。两位都是士兵妻子的朋友。两位都对马林诺夫斯基恨之人骨并且反复地说：妻子……

“确信”马林诺夫斯基是走狗-奸细!!

我们以调查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花费了许多时间来听取士兵妻子的“证词”。蠢话连篇，歇斯底里，没一句像样东西。她指责我们偏袒马林诺夫斯基。让她与马林诺夫斯基当面对质。她受到了责备，因为她把个人隐私同政治混为一谈。马林诺夫斯基把她说过的私情话公开了。眼下这个“三人团”(士兵和两个朋友)都来了，他们差点要同马林诺夫斯基决斗，如此等等。唉，可怜虫！瞧这帮歇斯底里、愚不可及的人，我实在太生气了!!! 为这等愚蠢可笑的故事浪费时间!!! 亲爱的朋友，我真诚地忠实于你，希望你没有生我的气，对吧？

你的 弗·乌·

我们的首都正处于“戒严状态”。两家报纸均被查封。²³⁷ 被捕者不计其数。老弟显然平安无事，因为我收到一封寄自芬兰的快信，信中提及他在那里且安然无恙。不过，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确实消息。

致达·波·梁赞诺夫

(1914年9月5日)

亲爱的朋友：我们已于今日(9月5日)抵达苏黎世²³⁸。请原谅：我们未能再次去看望您(尽管星期四之前我们一直在维也纳)。我们一路上都好；在因斯布鲁克和费尔德基尔希查过证件。进入瑞士国境要看护照：不过我没有护照也过来了。拉多梅斯尔斯基^①应当考虑到这些。我和我的妻子谨向您的妻子和您致最崇高的敬礼！^②

弗拉·乌里扬诺夫

① 指格·叶·季诺维也夫。——编者注

② 列宁在邮政明信片的背面写了戈尔登达赫(梁赞诺夫)的地址：“戈尔登达赫先生 维也纳13/7 泰斯塔莱勒街3/12”和自己的地址：“乌里扬诺夫 苏黎世博莱街(Bolleystr.)40号 别克扎江收转”。——俄文整理者注

在弗·科索夫斯基《解放的 臆想》一文上作的批注²³⁹

(不早于 1915 年 1 月)

[4] ……当前的战争无非是各国帝国主义酝酿已久的一场夺取世界霸权之争。

既然我们所目睹的这场战争纯属帝国主义战争，那么硬给战争加上“解放”目的的一切做法显然就得视为大骗局了……

资产阶级报刊、资产阶级政客、三国协约的国务活动家和部长们仍在不知疲倦地叫喊：战争的目的是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并在“和平、正义和自由”的基础上“复兴”欧洲……

俄国官方对军国主义大张挞伐，这一表演颇有教益，不妨引用与此有关的报刊的一些说法。

彼得堡的报刊正式报道说：“我国外交部认为，在彻底捣毁军国主义在德国的巢穴之前决不能就缔结和约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军方报纸《军队通报》的措辞更加激烈：“俄国及其盟国进行战争不是要对付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人民，我们并不是力图压迫他们或者使他们失去独立，而是力图去除，彻底地和无条件地去除至今仍在腐蚀爱好和平、爱好劳动的欧洲的肌体的恶性溃疡，歼灭霍亨索伦王朝的‘铁拳’。目前，不幸的加里西亚正充分感受到俄国的反军国主义军队对人民的热爱之情。”

然而创下热爱自由的记录的当属东正教圣教公会

的机关刊物《钟声》：“当前是在为争取自由、正义、世界上最美好的理想而战。德意志野蛮人的理想……无论战时还是战后都不应存在。”

沙皇政府居然在为实现“世界上最美好的理想”、反对“野蛮”而斗争，这恐怕是最辛辣的讽刺；

……沙皇政府看出了极其狂妄的侵略野心，却力图侵占近东和远东、中亚和小亚细亚。德国帝国主义尽管也有种种野心勃勃的计划，但在这方面是无法望其项背的……

协约国的另外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尽管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但也同沙皇政府一样，不大可能愿意充当解放者的角色。它们大规模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换句话说，是在世界各地用极为卑鄙的手段征服、奴役以至灭绝弱小民族……

[5] 十分遗憾的是，有些社会党人（整个法国社会党以及俄国、英国和一些中立国的许多社会党人）也跟着三国协约的那些资产阶级辩护士学舌，重复他们关于当前战争的“解放任务”的谎言。这已经是相当可悲的事实了。

更可悲的是，那些对三国协约的解放使命深信不疑的俄国社会党人竟一下子完全忘掉了沙皇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他们忘掉了整个国际和俄国社会民主党都一向认为沙皇制度（恰恰是俄国的沙皇制度，而不是德国的军国主义）是欧洲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是对欧洲民主最大的威胁……

他们甚至忘掉了同俄国（不是远古时代的俄国，而恰恰是当代的即十月武装起义后的俄国）相比，德国尽管奉行军国主义，终究是一个自由国家。

不过，这些健忘的社会民主党人无论怎样对沙皇制度视而不见，却还是能够回避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如何使君主专制的俄国与英法这两个自由国家站在同

就这些？
注意
对德国人是
“错误”
对法国党是
“谎言”

一面“解放的”旗帜下呢？把沙皇归入“解放者”之列——当然没有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能这么干。找到的办法是在协约国各国之间进行某种分工：“客观上”，英国和法国同比利时是在为“进步”而战，而俄国则是为“经济发展”而战。事物的客观发展过程赋予俄国的使命是力图让它自己以至整个欧洲不致降低到德国的“殖民地”的水平。于是帝国主义的三国协约目前就借助俄国沙皇来拯救整个“文明”了：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进步”。

需要指出，我国×那些空唱爱国高调的社会党人，就他们的解放主张来说，也并非独树一帜。

的确如此。俄国的“解放论”是两种思潮的综合产物：一种是外来的思潮，其作战目的是消灭军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把“自由和正义”的原则注入欧洲的制度之中；另一种是本国的思潮，认为战争的任务是把俄国从德国的“经济欺压”下解放出来，防止出现俄国以至整个欧洲遭受德国“经济奴役”的危险。第一种思潮是在法国最初出现并获得了最完善的形式，然后共思想从法国传入俄国的某些社会党人中间。第二种思潮产生于俄国资产阶级中间并影响到一部分俄国社会党人。与第一种思潮一样，它依据的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许多人开始向往用火与剑来推动经济。人们越来越指望，一旦摧毁了德国的强大的军事势力之后，就能强迫它签订一项对它没有好处，却能给俄国资产阶级带来金山银山的贸易条约。俄国的企业主们用十分铿锵有力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愿望，“工商界代表大会委员会”机关报（1914年第18号）写道：“成为胜利者的俄国应当强迫战败者（德国）接受俄国的经济计划。德国商界具有剥削性质的中介组织应予以取缔。”

在俄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中间，仇德情绪越来越强烈，支持对德作战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不足为怪的。

× a；“德国的空唱爱国高调的社会党人”

[6—7]俄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彼得·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以及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厂主同盟中那些与他们类似的学识渊博的先生早已这样议论：要摆脱德国的经济“监护”，成为“成年人”，争取经济上的“独立”。

x

无需特意证明便可清楚地看出，这番爱国言论所掩盖的，是想方设法用高尚言词伪装起来的俄国资本的掠夺性的利益。例如，不久前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彼得堡的一次文艺晚会(11月9日)上说过，德国在当前的战争中所追求的目的只是在经济上大捞一把，而协约国则是在为崇高的价值观而战……

这就是关于把俄国从“德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种种高谈阔论的真谛。由于提出了抵制的口号，俄国资产阶级那赤裸裸的钱袋利益在“祖国幸福”空洞的衬托下显得十分突出……

我们看到，把欧洲从德国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使命的两大任务——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掩盖了为统治世界市场而相互争斗的全世界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的资本主义贪欲。

有人想要我们相信，三国协约获胜(不论各帝国主义政府的主观目的如何)的客观结果是，打垮军国主义(并告诉我们将来要消灭整个军国主义，而不单是德国军国主义)，欧洲不会再有沦为德国“殖民地”的危险，民主和共和在“复兴的”旧大陆上高奏凯歌。因此，这种所谓“客观的”结果是一个拙劣的思想骗局，其目的是掩饰英法俄三国资产阶级的贪欲。

三国协约的资产阶级辩护士都是清醒的政治家，他们非常清楚，英法俄三国获胜不会伤军国主义一根毫毛，因为帝国主义各国的侵略政策和殖民政策离不开军国主义。他们也知道，英国、法国、俄国并不是喀麦隆，不管战争结局如何，它们仍然都是强国，所以德国无论其军事实力多么强大，永远也不能像对待“殖民

地”那样对待它们，包括其中最弱的法国；关于这种“德国的危险”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关于德国军国主义和威胁欧洲的普鲁士化的叫喊不过是误导舆论、掩盖三国协约的真实目的的一种手段。

注意

俄国一些鼓吹爱国主义的社会党人却把这一思想上的、主观上的骗局奉为“客观”真理，抬到了“进步的利益”的高度，并据此制定了“社会主义策略”！……这个以“解放论”为基点的策略如同一面斜坡，顺坡而下就会落到同沙皇政府“暂时”和解、赞同其侵略计划的地步……

“解放论”同爱国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解放论”甚至是爱国主义的特殊表达形式。不过，一部分俄国社会党人目前所染上的这种爱国主义根本不能用保卫国家的种种设想来自圆其说。那种决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表现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看来，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

原文如此！*

在这场战争中，一方是俄国和英国，另一方是德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它们双方所处的地位不同，这一点连俄国自由派都不得不承认。《欧洲通报》杂志（第9期）写道，当前的战争没有对我们的民族生存和我们的独立构成威胁，接下来又说：“德国和奥匈帝国同无缘无故遭受德国侵略蹂躏的法国一样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同样，俄国和英国也在为自己的未来而战斗并将战斗到底……”

如果说俄国的“民族生存”并未面临任何现实的危险的话，那么沙皇制度对俄国国内生活的威胁却越来越大（它在国际上的危险性就更不消说了）。工人们开始明白这一点了，因为他们亲身感受到了沙皇政府专横暴行带来的切肤之痛。很自然，他们对迸发的爱国主义激情越来越抵触，而“解放”派社会爱国主义者在他们中的威信也就越来越低。这些社会爱国主义者

大都持这样一种看法：一旦俄国取得当前这场战争的胜利，就会推动国家的复兴，——这也就是由自由派首先提出并被立宪民主党中央机关报《言语报》竭力宣扬的主张。

在没有觉悟的广大群众满怀强烈的、幼稚的爱国主义情绪的同时，在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工人（他们大都不受爱国主义及与之有关的种种“解放的”臆想的影响）的中坚力量正日益壮大……

可以预料，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当局犯下的变本加厉的暴行必将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有爱国主义情绪的那部分人变得清醒起来……对工人运动的迫害最后竟发展成为对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疯狂攻击。

沙皇反动政府竭尽全力要坚持陈旧的、野蛮的反犹太的民族主义方针，它的这种穷凶极恶的行为终将驱散笼罩在一部分俄国社会党人头上的爱国主义迷雾，打消他们的种种“解放”幻想。

应当看到，一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有各个不同派别中的一部分人）从一开始就坚决地反对解放的臆想……

法国报纸《时报》和《辩论日报》摘要²⁴⁰

(1915年4月10日以后)

1915年4月9日《时报》 桑巴的讲话

4月8日,马赛

“今天上午马赛市商会接待了……公共工程部长马赛尔·桑巴先生”……和议院代表团……“请看……部长讲话要点……”

“……他说,难道胜利之后神圣同盟将会荡然无存吗?毫无疑问,各政党要恢复活动。我们不会对此感到遗憾;这种活动在自由国家里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战争什么也没有教会我们,如果我们在经历了一次次波折之后忘记了其中的种种教训,法国将会大失所望。为保卫祖国而共同行动的习惯必然会在我们的心中留下抹不掉的印迹。我们将保持为法国的发展与繁荣而共同行动的意愿。……”

1915年4月10日《时报》《胜利后第二天》一文对桑巴大加赞扬……

“马·桑巴先生说:‘难道胜利之后神圣同盟将会荡然无存吗?’我们同尊敬的公共工程部长完全一样,也不敢设想这种情况。老实说,如果对《人道报》的悲观预言信以为真的话,就会因我们的未来而彻底绝望!请看这段文字:‘明天,工人和资本家这两

股力量将会相互对抗,就像昨天一样……”

“我们十分强烈抗议对我们的未来如此诅咒。”

“我们不抱幻想,不认为阶级斗争的种种过激行为会马上结束。制造误解、敌视和仇恨的人不会立刻停止他们的活动。但是丑恶的种子再也不会落入从前的土壤中了。‘工人和资本家’并肩长眠在同一个疆场上的法兰西大地,将成为充满博爱的乐园,而不会成为进行社会战争的战场。”

1915年4月10日《辩论日报》就桑巴的同一讲话(和言论)写了一篇题为《战后的神圣同盟》的文章并宣称

注意 “……这是举国上下竭诚的希望(同盟多少能保留下来)和心愿。”

在卡·考茨基《再谈我们的幻想。 反驳》一文上作的批注

(1915年5月28日和6月上半月之间)

[264—265] 由于存在这种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所以我也不同意我的一些朋友要求党就一定的事件在一定的时间里发动大规模行动（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在反战斗争中）的想法。于是招来他们对我的指责，说我优柔寡断，甚至说我毫无主见地追随党的半官方政策。我持反对态度，是因为我认为在对党或群众采取行动是否现实并无把握时却要去激起人们对这一行动的期望是极为有害的。所承诺的行动迟迟不能兑现看来使人丧失信心、情绪低落。这种情况现在确实发生了。某些过去曾经满怀希望的党员如今却预言党要垮台，党要“消失在一缕青烟之中”，而另一些人则预言战前完全左右我们党的那种理论和实践将要破产。所以，许多“激进分子”成了“变节者”并非偶然。既然他们的激进思想是以对迅速垮台的长期期待为依据的，那么当这种期待一旦落空，他们说变就变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伦什、赫尼什和施坚格列走的是20年前异常激进的席佩尔、甘斯·米勒和约瑟夫·布洛赫徘徊过的老路。

有鉴于落空的期待造成的这些不良后果，我现在不会再来高喊马上垮台了。

所以，用不着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去和伦什一起说什么“由于当前进行的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将会变得十

非常正确！

注意!!!

分强大,资本主义的胜利进军不仅没有结束,相反,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现在刚刚开始起步。”(1915年4月21日《汉堡回声报》)

[265] 不过,很多人对那些他们深知在近几十年内无法达到的目标并不感兴趣。这样一来,社会党人关于资本主义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还铲除不了的断言(如果无产阶级对这种断言信以为真的话)就会极大地削弱无产阶级运动。

注意

[266] 在最近几十年来进行的每一次重大的理论斗争中,争论的中心还有关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问题,是大企业是否会增加、无产阶级的人数是否因此会增加、阶级矛盾是否日益尖锐等问题,而不是何时会垮台的问题。

[268] 为什么我们在预感到这种垮台即将发生的同时,竟会死抱着自己对社会主义胜利前景的认识不放,拿垮台还遥遥无期的臆想来自我安慰呢?这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种认识同经济危机联系起来。马克思考虑的是不断加深的危机,而不是长期的困难所造成的那种生产状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将日薄西山,这并非由于其自身在经济上无能为力,而是由于它“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即无产者。《共产党宣言》指出,社会主义的胜利当然不会是资本主义无所作为的后果,而应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结局,——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危机如同长期萧条一样,可以加快这一胜利的到来,因为危机使工人群众的不满和愤怒达到顶点,同时也使在这种条件下仍然指望这些改变只给他们带来轻微损失的人急剧减少;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上的自行衰落,而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行动,——这就是我们自《共产党宣言》问世时起就一直把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改造与之联系起来的东西。

然而战争造成了哪些令我们不得不“重新学习”的

新的事实呢？它最终使我们面临的全都是大大出乎意料的事情。我们都曾希望战争的爆发会引起人们对社会党人的强烈仇恨。结果却并非如此。在法国，社会党人进入了内阁；在德国，政府虽未走得这么远，却也对党和工会大献殷勤（尽管是做做样子），这同该政府在和平时期的作为迥然不同。就连认为其中不无危险的人也不能不承认，这是因为独立地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是否应该把这种承认视为由战争造成的、要求我们今天对我们前途的估计比战前更加谨慎的一个新的事实呢？还是战争造成的其他事实会促使我们这样做？

卑鄙！！

注意

恶棍

我们还不知道这场大规模的较量将如何结束、结果将会出现什么状况，不过至今还没有丝毫迹象表明战前出现的种种倾向会使居民的不满情绪加剧、会使我们的党员和选举时的得票数迅速增加（这倒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和这场可怕的斗争的）；还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企业主联合会会改变他们对工人的政策、物价会不再上涨、税额会有所减少，同样没有迹象表明持续的繁荣期会使人民群众心满意足，使之变成现行制度的拥护者。

[269] 库诺忘记了这个新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取决于那些目前还根本说不清如何去创造的条件 但是，即使这个时代已经到来，这一事实本身也绝对不能决定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以这一时代的彻底完结为基本前提。他所期待的经济上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将会给资本家带来空前的财富，而带给工人的则是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这样一来，阶级矛盾就会变得极其尖锐。

仅仅是库诺吗??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²⁴¹

(1915年7月28日和8月10日之间)

布哈林把他的文章²⁴²改好了没有？

(特别是关于必然性等部分。) 可以看看吗(不通过尤里)? 是否晚了一步?

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这本文集，并把有关工人数的统计资料加了进去。²⁴³

我坚决反对在报上发消息说卡缅斯基的文章暂缓发表。他的文章未获通过。我要求对卡缅斯基和瓦林的问题进行正式表决。²⁴⁴

同商人打交道只能通过正式途径。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 通过的法德两党代表团 共同宣言的摘要²⁴⁵

(1915年9月5日和8日之间)

摘自《法德社会主义者共同声明》

在大屠杀一周年之后，战争的纯帝国主义性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这证明，战争的根源在于对造成这次非人道的大屠杀负有责任的所有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殖民主义政策。

在所有各国由资本主义制度下发不义之财的人组成的“神圣同盟”把人民群众拖进了这一场战争，他们把这场战争说成是具有种族斗争、保卫相应权利和自由的性质的战争。

在每一个国家，正是由于受到这种感情的煽动，有组织的工人力量和反对派力量浸透了民族主义精神，并且在听命于政府之后，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性质。

今天，每一个国家的沙文主义者都赋予这场战争以通过兼并外省或领地进行征服的目的。这些要求一旦实现，必将成为爆发未来战争的起因。

在所有国家里，坚定的少数派已经起来反对这种野心，他们正在努力完成国际社会主义者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勒代表大会

决议所确定的任务。

反对兼并……

谴责对比利时的兼并

打破中立

反对压迫各民族

民族自决权

在此基础上争取和平

最后：

“我们社会主义者和这些德法少数派的成员将揭露‘神圣同盟’，坚决拥护作为建立社会党国际的基础的阶级斗争，我们将坚定地为我们两国之间反对这种可怕的灾难并为结束这些使人类蒙受耻辱的战争行动而斗争到底。”

致卡·伯·拉狄克

(不早于 1915 年 9 月 25 日)

亲爱的拉狄克：

谢谢您寄来决议草案。

请别忘了声明²⁴⁶（问一下巴拉巴诺娃：可否写成书面声明？）。

·我们已收到格里姆 9 月 25 日的来信。您也收到了吗？我们准备详尽答复。²⁴⁷（这封信当请您过目。）

您务必向荷兰的糊涂蛋们（《论坛报》）²⁴⁸ 发出最后通牒：

要么他们接受我们的决议草案、宣言草案并派代表参加“扩大委员会”⁺，

要么我们同这些傻瓜彻底决裂。忍无可忍！！

敬礼！

您的 列宁

⁺有人在组建比利时国际主义者小组（在荷兰）。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1915年9月29日以前)

有关您只身前往的计划要认真考虑并讨论一下。那当然是很重要的了。

给日本人的信我已寄出。²⁴⁹

两种型号的传单(小报和传单)大概要好一些。还要好好考虑在哪儿印刷(和支出预算)。²⁵⁰

敬礼!

您的 列宁

是否吸收维埃韦尔斯^①来搞传单?或许他干不了?

^① 指谁尚未查明。——俄文整理者注

在《波兰代表团在齐美尔瓦尔德 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 宣言》上作的批注²⁵¹

(1915年11月30日和12月21日之间)

[98] ……自觉的革命波兰无产阶级与波兰统治阶级的联盟相对立，因为波兰统治阶级虽然两面受敌，但出于其阶级利益并按照其帝国主义的愿望和意图支持各交战国政府，并以所谓的波兰目标来为这场对波兰人来说是双重的骨肉相残的战争辩解。

当前一些新的兼进行动和瓜分方案正直接威胁到已沦为坟场和血染荒原的波兰领土。

注意

德国政府和奥地利政府剥夺波兰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可能，把波兰地区当成将要到来的赔偿赌博中的抵押品；不是听凭中欧各君主国瓜分，就是由俄国沙皇政府索回。在这个问题上资本主义政府政策的实质得到了赤裸裸的表现，它们驱赶人民大众去充当炮灰，同时又独断专行地决定各国人民整整几代人的命运。

注意

波兰社会民主党坚决而严正地提出抗议，反对把一个完整的国家肢解成几部分……

[99] 波兰的社会主义工人沉痛地得知，协约国各国和中欧各君主国的大多数社会党人都受到了战争的迷惑，他们中有些人跟着帝国主义的指挥棒亦步亦趋，

注意

积极支持沙皇政府卷土重来，有些人则把解放被压迫民族的事业交给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去担当。当德国政府打算把波兰地区当作一个被征服的殖民地来摆布时，首相宣言中这一欲盖弥彰的图谋却并未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任何反抗。德国社会民族主义者战前曾与波兰一加里西亚的社会爱国主义战争挑拨者进行过斗争，现在却鼓励波兰一加里西亚社会爱国主义者毫无道理的罪恶的战争空想，以此来证明他们自己对本国政府的支持并没有错。

注意

当代战争暴露出资本主义在使国家间关系适应世界经济的要求方面无能为力，从而开始了军事冲突和社会动荡的年代。在这种条件下在国际范围内必定自发地展开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应直指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本身，发展成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注意

波兰社会民主党表示深信，只有参加这一即将到来的革命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参加打碎民族压迫枷锁和消灭一切形式的异国统治的斗争，才能保证波兰人民也在各民族联盟中作为平等的一员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

**在《组委会代表团、波兰和
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
代表团及波兰社会党代表团
对宣言作的修正案》上作的批注²⁵²**

(1915年11月30日和12月21日之间)

[101] “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这些后果尚未完全暴露出来之前,无产阶级不能以消极旁观者的身份等待。无产阶级现在就应充当独立的政治因素,况且当前在各交战国里发生的一切均预示了无产阶级的命运。”

仅此而已!

太少了!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1905—1915 年瑞士政治大事记²⁵³

(1915—1916 年)

瑞士政治大事记

《苏黎世星期五报(1750 年苏黎世星期五报斯拉夫文版)。

1905(1906)年年鉴》

瑞士。政治大事记。

- 1905 年 1 月 26 日 校对员芬里希(苏黎世)当选为瑞士社会民主党和格留特利联盟²⁵⁴ 书记。
- 1905 年 2 月 20 日 俄国公使抱怨为俄国革命罹难者所作的募捐, 联邦委员会回答说: 那是非官方的, 并非针对俄国!!
- 1905 年 4 月 24 日 工人代表大会在奥尔滕举行(444 名代表来自共拥有 219 400 名工会会员的 321 个组织)。拥护工厂法。
- 1905 年 10 月 30 日 基督教社会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在苏黎世举行(83 名代表来自共拥有 16 000 名成员的 47 个联合会)。
- 1905 年 5 月 20— 福音基督教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在苏黎世举

- 21日 行。
- 1905年7月9日 消费合作社代表大会决定与工会建立密切联系。
- 1905年8月4日 瑞士党(与格留特利联盟)代表大会在洛桑举行。
(格雷利希作关于政治立场的报告。)军队问题;提议(来自日内瓦的代表)投票反对军事预算。
- 1905年8月10日 无政府主义者(纳赫特等4人)被驱逐出境。
- 1905年10月1日 社会民主党(卢塞恩)会议成立^(×)反军国主义者同盟(奈恩、布鲁斯特莱茵、格里姆)(目标:推翻资产阶级制度;消灭军人政权等)。
- 1905年10月29日 国民院选举(2名社会民主党人;布鲁斯特莱茵和舍列尔当选;格雷利希、施图杰尔、福格尔赞格尔和布兰特没有当选)。
- 1905年11月1日 社会民主党中央决定进行反对银行法的全民公决(全民公决没有收到的票有3万张)。
- 1905年12月10日 社会民主党中央表示反对反军国主义者同盟。

(×) “小集团”(第91页),“狂热者”等等。

- | | |
|--|---|
| <p>注意 1905 年 4 月
3 日—5 月 25 日</p> <p>1905 年 5 月 14 日</p> <p>1905 年 5 月 31 日</p> | <p>苏黎世、巴塞尔和卢塞恩的瓦工和辅助
工人罢工。</p> <p>雇主以同盟歇业相威胁。</p> <p>以反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市民协会在苏黎
世(音乐厅)成立。</p> <p>征召入伍……</p> <p>巴塞尔电车系统工作人员罢工。</p> <p>“公众”反对公用设施系统罢工。</p> |
| <p>1905 年 4 月 30 日</p> | <p>巴塞尔的粗木工和细木工罢工。同盟歇业
(至 1905 年 6 月 5 日)。</p> |
| <p>1905 年 5 月 18 日；
6 月 8 日；7 月 13 日</p> | <p>——国际讨论罢工问题(巴塞尔)。</p> |
| <p>1905 年 6 月 8 日</p> | <p>——州议会(巴塞尔)否决了关于为因同盟
歇业被解雇的工人提供城市工作的提案。</p> |
| <p>1905 年 6 月 19 日
—9 月 4 日</p> | <p>——瓦工罢工(1905)。 }
}</p> |
| <p>1905 年 8 月 20 —
22 日</p> | <p>——电车系统工作人员罢工(巴塞尔)。</p> |

1906 年年鉴

有关瑞士政党的文章(注意)

注意

1887 年成立“工会”

(罗曼语系的 1892 年)

“工人代表大会”(第 41 页)。

- 注意 || 反军国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导致社会民主党1905年的失败。(在国民院)(第61页)。
- 1906年2月5日 瑞士雇主协会(在苏黎世)成立(1906年1月14日成立)——为了同罢工斗争((黑名单等等))。
- 1906年2月10—11日 注意 || 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奥尔滕举行。以148票对58票劝告士兵不要服从命令向罢工者开枪。
- 1906年2月20日 联邦委员会决定以从事反军国主义宣传的罪名将一些外国人驱逐出境。
- 1906年7月11日 关于对颂扬无政府主义罪行(判处监禁)的法律(社会民主党反对这一法律的全民公决只征集到28874人签名)。(1906年4月18日)。
- 1905年3月6日 动议权法(5万张票)。[是否通过了?]
- 1906年4月14—16日 工会联合会²⁵⁵(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召开。关于反对公开行动和反对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决议。
- 1906年7月21日 谢克列坦在国民院提出(65票对55票)赞成罢工时军队值勤的决议案。
- 1906年7月22日 瑞士运输工作者联合会代表大会在卢塞恩举行。
- 1906年8月3日 布若尼因赞扬刺杀国王(根据1906年3月30日的法律)被判刑(1个月监禁)。
- 1906年9月22— 瑞士天主教徒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在404

- 25日 个教区中共有教徒 42 600 人)。
- 1906年 11月 25日 瑞士运输系统工会成立。
7 000 人。铁路员工代表大会在苏黎世举行;赞成改革(工资等)的决议。
- 1906年 2月 12日 (1905年 9月 22日)被驱逐出境的无政府主义者霍尔茨曼在苏黎世被捕。(因拒捕及其他“胡作非为”,警察上尉洛歇尔 1906年 4月 28日在监狱里对其进行体罚。1906年 6月 9日霍尔茨曼被判处 6个月监禁。洛歇尔被罚款 200法郎——1906年 8月 25日。)
- 1906年 6月 15日—1906年 8月 13日 苏黎世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及其他动乱(“市民”同工人斗争)。工人袭击警察局等。(布鲁普巴赫尔、约翰·西格和女工黑尔齐格因散发传单《资本的看家狗》被捕。);禁止游行示威。将外国人驱逐出境;针对他们的措施。
- 1906年 8月 20日 苏黎世工人代表大会(213票对 97票)反对总罢工。
- 1906年 8月 24日 苏黎世的审判(军事审判)。西格因从事“暴乱,罪证确凿”被判处 8个月监禁。
黑尔齐格等人被宣告无罪。
- 1906年 8月 27—28日和 9月 10—18日 州委员会讨论所发生的事情。颂扬军队。

1907年

- 1907年3月23—24日 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圣加仑举行。
- 1907年9月2日 瑞士农民协会通过关于拥护军事体制的强硬的决议。
- 1907年9月22日 苏黎世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否决**军事体制。
- 1907年11月3日 + 329 953 人赞成军事体制
- 267 605 人反对(全民投票)。
- 1907年11月10日 瑞士工会联合会**反对**国家仲裁法庭(社会民主党赞成!!)……

巴塞尔

- 1907年9月8日 全民投票以 7 392 对 3 069 否决社会民主党关于废除针对罢工纠察队等的法律的提案!!!

沃州:**日内瓦**

- 1907年3月底 (3月24日) 斐维、洛桑等地的罢工。(巧克力糖果厂)。军队。
- 1907年3月8日 近 50 名工人因[罢工时的]暴力行为被判刑。(78 名民兵因未到军队报到各被判处 8 天拘留。)
- 1907年9月18日 蒙特勒的俄国式“剥夺”。
- 1907年9月底 由上校军官等组成的“公民防线”在斐维成立。

1908 年

- 1908 年 2 月 8—9 日 “瑞士联邦官员、职员和工人联合会”在巴塞尔召开会议(?)
- 1908 年 4 月 20 日 瑞士工人代表大会在比尔举行(有 297 名代表)。
- 1908 年 4 月 26 日 瑞士运输系统工会 + 瑞士运输工作者联合会 + 火车乘务员协会之间的协定。
- 1908 年 5 月 10 日 邮电海关员工联合会重申其政治上保持中立。
拒绝与社会民主党组织结盟。
- 1908 年 7 月 13 日 联邦委员会(按总统的意见)将维克多·瓦西里耶夫(曾在奔萨刺杀坎道罗夫)引渡给俄国。²⁵⁶ 苏黎世市民协会征集到 24 000 名拥护者的签名((社会民主党人反对))。
- 1908 年。
- 1908 年 9 月 6 日: 基督教社会主义(天主教)工人组织在苏黎世通过政治纲领(民主的和改良主义的)。
- 11 月 22 日 工会代表大会在奥尔滕举行。
- 11 月 28—29 日 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奥尔滕举行。
- 1908 年 7 月 17—20 日: 格留特利成立 70 周年。格留特利代表大会召开(209 名代表)。
- 1908 年 10 月初: 瑞士联邦职员、官员、工人联合会。
申请享有入选市政机关的被选举权资格。
- 苏黎世: 1908 年 9 月 27 日: 社会民主党州代表大会决定不参加联邦院的选举。

苏黎世：1908 年

12 月 4 日： 注意 || 民主党会议(1区)和反对市民协会的决定。

伯尔尼

原文如此! || 州议会。1908 年 5 月 18—21 日； 25—27 日。施内贝格尔针对由“外来的黄色工人”发起的“进攻”的质询。

1909 年。1909 年

3 月 25 日

国民院**否决**(116 票对 18 票)布鲁斯特莱因的提案(更严格地维护避难权)。

1909 年 10 月 23—

24 日

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巴登举行。

1909 年 11 月 20—

21 日

反军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比尔**举行。

主席为贝尔托尼。

Z 注意 || (由托布列尔代表苏黎世工人代表大会参加。)主张士兵不服从、在新兵中进行宣传等。

苏黎世

|| 1909 年

|| 2 月 2 日：

市民协会重申自己的立场(参看 1908 年 12 月 4 日苏黎世)。

苏黎世 1909 年

6 月 17 日

苏黎世工人联合会召开代表会议。

苏黎世 1909 年

11 月 14 日

注意 ?

{ 州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吕蒂举行。否决 (?) 格施文德关于针对市民民兵组建工人民兵的决议。

工人联合会? 取消??

苏黎世 1909 年

12 月 10 日：

4 名殴打赫尔曼的工作秘书的工贼被处以 1—10 天拘留 + 向被殴打者赔偿 40 马克(1)。

K St. 更充分
 <瑞士报刊年鉴>
 (S. 左林登)
 (瑞士政治大事记)

摘自 1911 年大事记

- 1911年1月29日：格留特利联盟代理人会议（主张该联盟独立自主）。
- 1911年4月16—17日 瑞士工人代表大会在苏黎世举行（306名代表来自拥有376 004名会员的217个工会）。
 !!
- 1911年4月22—23日 “瑞士工会”（？）
 （瑞士运输系统工会） 在戈尔道开代表会议。
 （运输工人和职员？）
- 1911年4月30日 基督教社会主义工人组织代表会议（在苏黎世举行）。
- 1911年4月30日和5月6日 铁路工人会议（司机或司炉。责备和称赞里马特书记）。
- 1911年5月8—9日 格里姆（及<新苏黎世报>257编辑部）因侮辱富勒尔的联邦委员会被判罪（500法郎）。
- 1911年5月14—15日 “瑞士火车乘务员协会”（未加入工会联合会）。（（邮政？））
- 1911年5月14日 福音社会主义工人协会。在锡萨赫召开代表会议。

- 1911年6月6日 审讯与《伯尼尔哨兵报》²⁵⁸ 案件有关的证人(官员)。
- 禁止官员供述!**
- 7月28日—8月1日 格留特利联盟(222票对25票)反对改组瑞士社会民主党。
- 1911年8月19日、20日 瑞士邮电员工协会(关于保险)。
- 1911年9月10日 瑞士“国家官员”第22次代表会议(?)在洛桑举行。
- 1911年9月23—25日 瑞士工会联合会在圣加仑召开会议。主席施奈贝格尔。出席者还有“瑞士工会”(见1911年4月22日)和因同盟歇业被解雇的锅炉工人。
- ?
- (39票对34票撤销对格留特利联盟的指责!)
- || 与消费合作社达成协议。
- 1911年9月26日 关于疾病保险的全民公决(定于1912年2月4日举行)。
- 75 930人签名赞成全民公决。
- 苏黎世 —— 13 698
- (洛桑)瓦特 —— 12 636
- 伯尔尼 —— 7 319
- 纳沙泰尔 —— 5 772
- 阿尔高 —— 6 636
- 共计 = 46

- 1911年9月29日 代表会议
“农民协会”
(赞成疾病保险)。
- 1911年10月2日、3日 教师代表大会(巴塞爾)。(赞成疾病保险。)
- 1911年10月14—15日 纳沙泰尔妇女协会联合会(赞成妇女拥有表决权, 1.2% 瑞士妇女参加调查!!!)。
- 1911年10月20日 联邦委员会将彼得罗·奈斯波利(伯尔尼铁路机务段段长)作为“危险分子”驱逐出境!!
- 1911年10月24日 格留特利中央委员会组成(普夫吕格尔任主席等等)
其中有里马特。
- 1911年11月3日 水文考察站的职工因在报刊上散播他们对站长的意见受到警告(来自联邦委员会)。(站长退休。)
- 1911年11月26日 患病职工储金会代表会议。
- 1911年12月2—3日 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奥尔滕举行(217票对163票反对格留特利)。
施图杰尔为新主席。
- 1911年12月24日 格尔奇上校发表《拥护军队》这一抨击性文章。
- 苏黎世** 1911年1月15日:州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齐捷尔图尔)。党的主席为曼茨-舍皮。
1911年5月10日 **瓦工罢工**。

1911 年 5 月 11 日 3 名警察在“医院里胡作非为(“强行释放了 1 名囚犯”)。

1911 年 5 月 12 日 政府委员会征召军队(纠察队)。9 + 5 名外国人被驱逐出境。

1911 年 5 月 22 日 罢工收场。
(不能令人 [禁止游满意的) 行示威。]

1911 年 5 月 23 日 取消纠察队。

1911 年 5 月 12 日 <民权报>编辑部中 S. 汉特(自 6 月起)接替阿德勒。

沃州: 1911 年 9 月。金山隧道发生罢工和动乱。

注意:注意
S. 左林登:
《苏黎世年鉴》
出版者。1905—
1909 年总目录。
第 1—5 册。

1910 年、1911 年

6 月 24 日:

联邦委员会回答布鲁斯特莱茵的质询

- 注意 ||| (1910年5月31日《伯尔尼哨兵报》发表¹了律师协会关于对瑞士公民的警察监视和对“户籍”管理的³一封²信的复制件)。
- 1910年10月26—27日 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巴塞尔举行。格里姆(关于党和工会联合会)的提纲获通过。

瑞士

1912年大事记。

1912年

- 1912年5月9日 军事法庭因虐待士兵判处屈恩茨莱尔中尉8天监禁。!!!
- 1912年11月8日 !! 格留特利代表会议否决(31票对18票)使外国工人与本国工人平等的提案。
- 1912年11月9—10日 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纳沙泰尔举行(就战时总罢工争论6小时。搁置起来)。
- 1912年6月27日 注意 巴塞尔。市社会民主党会议尖锐批评政府委员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布洛赫尔。

苏黎世罢工²⁵⁹：

苏黎世

(甘格尔公司)

- 1912年7月6日 油漆工及其他罢工者。部分禁止纠察队。
- 1912年7月9日 工会领导(+社会民主党+教师联合会、城市工人等)原则上赞成总罢工。

- 1912年7月11日 市政局向本市工人发出警告。
- 1912年7月11日 “工人协会”代表决定(293票对170票)总罢工(3万张传单)。
- 1912年7月12日 苏黎世总罢工(据说是抗议政府“鼓励”引进外国工贼)(甘格尔公司)。
电车员工罢工。
大批辞退。
生产者联盟——同盟歇业两天算是对罢工的回答。
7月12日游行示威。
军队。禁止纠察队、集会、游行示威(7月13—17日)。
- 7月15日 抗议罢工的市民会议在音乐厅召开。
- 7月17日 市政局：惩罚本市工人的措施。
(734)
- 7月18日 政府委员会：将外国人驱逐出境。
- 1912年8月14日 苏黎世 市政局关于总罢工的报告。
- 1912年11月11日 失业者游行示威。
- 1912年12月7日 州议会。关于总罢工问题。(将社会民主党人从委员会中除名。)
- 同上：
- 1913年
(34名 → 124名代表)
- 1913年5月11日 德法和平代表大会在伯尔尼举行。

- 1913年9月13—15日 瑞士工会会议。
反对工团主义者的总罢工的决议(41票对33票)……
- 1913年10月7日 国民院中对弗吕埃拉大演习中的事件(和《新苏黎世报》第264号维莱的文章)提出质询。
联邦委员会对文章的形式表示遗憾,对维莱表示信任。
辩论被否决:
102票对42票。
- 注意 ((弗吕埃拉发生“叛乱”。))
? ((1913年9月10日))
- 1913年3月5日 州议会的委员会发表关于总罢工的报告(要求>严厉的措施)。
注意 |||
- 1913年3月12日 市民协会(+金融家会议)
注意 || 在音乐厅举行的会议上(1000多人)通过了反对总罢工等的决议。
- 1913年3月15日 市议会——讨论总罢工问题。68票对40票通过决议(>严厉的措施)。
- 1913年11月7—9日 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阿劳举行。
(反对总罢工的决议。)
- 1914年 (苏黎世)
- 1914年2月20日 执行委员会将布鲁普巴赫尔当成骗子开除出党。
- 1914年3月1日 瑞士工人联合会全国领导人主张与基督教

联盟(工会的)“讲和”并达成协议。

1914年10月31日 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伯尔尼举行。

和11月1日 关于战争的决议(赞成和平,反对兼并)(拥护卢加诺代表会议²⁶⁰)。

〈瑞士报刊年鉴〉

1915 年瑞士政治大事记

3月28日 社会民主党领导赞成实行战时税(?)。

4月17日 士官协会代表大会(6300人)。

4月25日 基督教社会主义工人组织(苏黎世)——同上。

7月19日 ——任命(由政府)一个负责增加粮食生产问题的26人委员会。

7月23日 工会代表大会(与企业主联合会一起)。

(?) 吁请政府改善各方面状况。

9月6日 ——党的执行委员会(社会民主党)声明,政府保留较多的军队;如何才能保持中立。

1915年3月31日 S.汉特离开〈民权报〉到〈人民呼声报〉²⁶¹。(11)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²⁶²

(1916年2月5日和9日之间)

务请把下述材料交给我明天用：

- (1)《前进报》：吕勒——文章和答复²⁶³；
- (2)《前进报》：《互相谅解》；
- + (3)《汉堡回声报》论互相谅解。²⁶⁴

关于修改土地纲领问题的 发言的记录²⁶⁵

(1916年2月10日以前)

绝密

谨向阁下报告,据谍报称,今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领导人在伯尔尼举行会议,会议根据列宁的倡议提出修改1906年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土地纲领。

目前收到的有关这次会议的情报如下:

列宁在会上对于必须修改土地纲领的理由作了说明:主要是由于政府推行土地改革,从1906年起俄国的土地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党的现行土地纲领已经过时,不合乎俄国的现存制度。此外,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制定的土地纲领当时仅以微弱的多数(61票赞成,46票反对)通过。

据列宁说,俄国的土地问题最近10年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废除了村社对土地的使用,这样便造就了独立的小农。这类小私有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因为耕作所需的资金不足而破产,沦为无产者并再次具有革命情绪。然而另一方面,较为富裕的小业主中越来越多地产生中等农户和大农户,农业逐步资本化,形成了一个反动的、忠于旧制度的农民阶层。农村中资本和地产正飞速

集中。

列宁认为,俄国的土地问题尽管解决得合理,但只是暂时得到解决,而且只解决了一半。政府的土地改革所触动的只是村社占有的土地,至于地主私人的地产、官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和教会土地依旧原封未动。而这是政府土地改革中最薄弱的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注意到这一点。虽然政府通过自己的改革造就了为数不多的部分反动的、敌视革命的农民,但另一方面,它也以其不彻底的办法造就了数量更多的不满现状的无产者,他们现在不得不向较为富裕的农民出卖自己的劳动或者进城去扩大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军。政府如果进一步推行改革,即转让大块的私有土地以及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等等,那就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造就出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农民阶层,这一阶层从来就是反对革命的,是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可靠支柱。政府此举不会永远阻止革命的发展,但毕竟可大大延缓革命运动的发展。政府近几年来土地改革的经验现正清楚地表明,那些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坚持分配没收来的土地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大错特错了。分配没收来的土地也会造成类似政府的土地改革现在造成的状况,只不过将在更大的范围内表现出来而已。在代表大会上赞成把没收来的土地归地方公有的那些同志也错了,因为在推行政府的土地改革中发现,除少数例外,公有制形式并不像原来错误地预计的那样很对俄国农民的心思。地方公有就其形式而言,非常近似于原来的村社。

列宁接着说,俄国土地问题今后的发展将迫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走列宁的道路,迫使党在党纲中规定没收大块私有土地、官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和教会土地并将这些土地收归国有。

以上就是列宁所陈述的必须修改土地纲领的理由。

季诺维也夫在会上支持列宁的建议。

与会者中反对这一建议的有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瑞士联邦院成员格里姆，奥地利籍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党员沙别尔逊（“拉狄克”）；他们论证说，俄国的土地国有化可能产生对革命不利的后果，因为国有化的土地可能成为反动的中央集权政府取之不尽的物资来源，成为供养军警等等的经费来源。

列宁回答说，他提出的土地国有化只能在俄国现行的国家制度发生根本变革即国家制度完全民主化之后实行。

辩论后决定，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将有关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土地纲领的问题搁置起来。

五级文官 克拉西利尼科夫

第 469 号

1916 年 5 月 4 日（17 日）于巴黎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不晚于 1916 年 3 月 20 日)

寄上提纲²⁸⁶。(压缩一下就好了;压缩到 2 万个字母,可我做不到,是啊,大概还是详细一点好,因为目的可是供左派在代表会议之前使用的。)

千万要抓紧。

送交第 4 号<公报>的最后期限是什么时候??

敬礼!

列 宁

在苏黎世图书馆索书单上作的简记²⁶⁷

(1916年3月以后)

从德国迁居美国：

1871—1880——718 000 人

1881—1890——1 453 000 人

1891—1900——544 000 人

1901—1910——341 000 人

10年总计

致伊·费·阿尔曼德^①

(1916年6月7日)

亲爱的朋友，娜嘉^②对我讲了发生在伯尔尼的、让您也赶上了的不愉快的事。要是由我提建议的话，就请您尽量少去想它。一切困难确实实都会迎刃而解。听说您打算夏天临时换换空气，我很高兴，只是(再说一遍，要是由我提建议的话)别选择泽伦堡，要选择一个有生人的新地方，才好振作起来。紧紧握手并衷心祝愿精神愉快！忘掉伯尔尼不愉快的事。

您的 列宁

① 列宁在明信片上写的收信人是：“伯尔尼 德罗塞路 23 号 阿尔曼德女士”。
——俄文整理者注

② 指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编者注

致伊·费·阿尔曼德

(1916年7月22日)

亲爱的朋友：

寄上格里沙的来信。娜嘉向您和大家致意。她的治疗好像进行得还可以，只是这里不如泽伦堡，我大概很快就去苏黎世。²⁶⁸

致最深切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

您的 列宁

我无法收到您的特种信件。请等我回去吧。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1916年8月10日和20日之间)

哪儿来的尤里的信呢? 269 没有收到。

《新时代》杂志和《人民论坛报》²⁷⁰ 已给您寄去。

《人民论坛报》您可别误了(就是说两天以后归还), 不然的话, 梁赞诺夫(我骗了他)往后什么都不给了。

敬礼!

列 宁

请把《保险问题》杂志²⁷¹ 寄来。

致伊·费·阿尔曼德

(1916年9月15日和10月5日之间)

亲爱的朋友，寄上您想要的文章²⁷²。您要能逼着马鲁夏改改德文就好了，我的德文很蹩脚。

请阅后退我。

紧紧握手！

您的 列宁

**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上的附言**

(1916年9月21日)

现将给布哈林信的信稿²⁷³寄去。同意。务必留下副本。

柯伦泰的哪篇文章？在哪儿发表的？

亚历山大和柳德米拉均杳无音信。

寄上拉狄克提纲²⁷⁴的校样。译文看来不错！

敬礼！

列 宁

致伊·费·阿尔曼德^①

(1916年10月5日)

亲爱的朋友：请将废除武装一文²⁷⁵寄我，我非常需要。
娜嘉^②明天给您去信详谈。我们马上要去接到这里来的卡斯帕罗夫。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您的 列宁

① 列宁在明信片上写的收信人是：“泽伦堡(卢塞恩州) 马林塔尔疗养院 阿尔曼德女士”。——俄文整理者注

② 指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编者注

致伊·费·阿尔曼德

(1916年11月7日)

我刚从“社会文献”图书馆借到饶勒斯的书,今天就给您寄去。如果您在未收到此书前就离开,别忘了及时给邮局留下一张寄往新地址的便条。务请在三周半后(1916年11月30日到期)准时将书还我。

致最崇高的敬礼!

列 宁

致伊·费·阿尔曼德

(1916年11月26日)

亲爱的朋友：刚刚给您寄去一封所谓的公函^①，对您关于妇女组织问题一信的意见和想法作了答复。但是除了公函，我还想对您说几句知心话，想紧紧地、紧紧地握您的手。您来信说连您的手脚都冻肿了。这真是太糟糕了！本来您的手就一贯怕冷，为何还要弄到这个地步呢？您自己说很快就要离开了（我不谈此事，因为您不让我写信求您最好离开那儿到人多的地方去）。现在您自己打算离开了，我非常高兴，衷心希望您换个地方会好受些。

再次紧紧地握手并致崇高的敬礼！

您的 列宁^②

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461—462页。——编者注

② 列宁在明信片上写的收信人是：“泽伦堡（卢塞恩州）马林塔尔疗养院 阿尔曼德女士”。——俄文整理者注

在茹·安贝尔-德罗的小册子
《向战争宣战。打倒军队！
1916年8月26日在纳沙泰尔
军事法庭上的
辩护词全文》上作的批注²⁷⁶

（1916年12月17日以前）

法官先生：

[1]我请求发言并不是要为自己辩护，而是要向你们和广大听众清清楚楚、实实在在、有条有理地讲讲驱使一个人逃避应征义务的动机和原则。

……这个人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道德上、宗教上的根据并依据自己信奉的这些坚定原则建立一种合理的、并不比军国主义理论逊色的理论。

我想让你们相信：你们所审判的不是逃避应征义务的个人，你们是在审判他的反军国主义原则。所以，你们的审判将是对和平、博爱和国际团结等思想的判决。

总之，我希望我们的立场要划清，我们的分歧要十分明确，使注视着我们的年轻人、少数有觉悟的即被战争惊醒的人能够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或是反对军国主义。

四 犯罪毫无好处

[9]……战争根本解决不了原有的问题，它造成了新的、往往更难解决的问题，因而也孕育了新的冲突。一场战争几乎总会引发另一场战争，因为战争并没有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使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1870年的战争把有待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这场战争使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兼并，从而造成新的、更加引人注目的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成了俄法结盟的基础，同今天的冲突也不无关系。可以看出当前这场战争同历次巴尔干战争有着近乎直接的联系，那些战争造成了半岛上一个个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必然很快就会引发战争。同样，巴尔干战争又是意土战争以及由更早的历次巴尔干战争所造成的种种不公正现象的直接后果。我们通过对所有战争的分析证实了同样一个道理：战争根本不能公正地、合理地解决由它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战争造成新的问题、孕育着新的冲突。犯罪毫无好处。

?? WW

不愿!!

交战双方毫无目的地为打仗而打仗。经过两年的厮杀，所有的国家都提出了战争的目的问题，这是毫不奇怪的。……大家都要互相杀戮，而谁也不能说出这是为什么。在两个阵营中，有些人提出兼并的主张，有些人想打败敌方；各国政府出于谨慎而不表态，因为它们不清楚所追求的目的。厮杀的目的还是厮杀，而当一个敌人被打败后，才来确定杀戮的目的。

??

[10] 先生们，战争从来都有深刻的原因。你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肯定不会简单地认为造成当前冲突的惟一原因是德国皇帝好大喜功。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里，外交活动一直都很活跃；而这种外交活动对导致各国相互争斗的深刻原因所引发的一堆微妙问题并未作出解答。

这就是民族问题。以前的战争给某些民族造成了许多不公正之处，人类至今对此还有切肤之痛。德国征服了阿尔萨斯人、波兰人、丹麦人；奥地利征服了意大利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斯拉夫人；俄国侵占了波兰的一部分，又在压迫芬兰人；塞尔维亚攫取了保加利亚所属马其顿的一部分；英国血腥镇压了爱尔兰人的起义。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以不太人道的方式将刚果变成了殖民地。所有这些不公正的现象（过去战争的结果）是造成敌对状态的原因，是军国主义制度内部纷争的根源，而军国主义制度又导致了这些不公正现象的产生和无法消除。

?

殖民政策和经济扩张问题也是爆发冲突的深刻原因。德国具有经济扩张的实力，却感到殖民地不多，它必定要在欧洲各国寻找销售市场。在这个工业大国缺少销售市场的同时，法国能做的也只是建立自己庞大的殖民帝国，它仍在继续扩张，又侵占了摩洛哥。就经济势力来说，荷兰是更大的殖民帝国。由于局势如此不正常，出现了种种微妙的经济竞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不能通过战争来解决的。德国不会丧失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它已经证明这种强大的经济力量是坚不可摧的。不过，它有失去一些殖民地的危险。……难道这是正常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吗？

注意

所有这些严重问题也是引发战争的深刻和真正的原因，靠强力、靠军国主义制度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将只能是协商与合作，到那时人们会明白，祖国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利益，高于祖国的是人类——它将造福所有的人；它将抛弃竞争和国与国交战的方式，力求共同理智地、诚心诚意地去解决种种难题；它将以人类的幸福为惟一目的去努力解决这些难题，而不是为各自的祖国谋取更多的好处。

###

[11]我们可以指出战争确实对解决我国的问题也毫无好处。德国的照会给瑞士带来的经济上的困难使某些

军国主义者萌发了参战的念头。你们以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吗？不管它是向以断煤威胁我们的德国开战，还是向拒不承认赔款制度的协约国开战。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战争带不来任何光明，我们的供应状况不会好转，我们只会在那些折磨我们的问题之外再添上新的、更加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只会受到更加严重的折磨。

一个思维健全的人在得知一种药毫无好处后是不会继续服用的。军国主义制度不会给那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任何解决办法。它所造成的巨大牺牲没有任何好处，这就是我那个逃避应征义务的人不听命于那种最终只会造成新的战争起因的制度的理由之一。

反军国主义要告诉我们的是：丧失理智的人们！
如果你们想解决问题，就放下武器，展开争论吧！

五 犯罪不负责任

死亡人数越来越多，犯罪的规模令人吃惊地日益扩大，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要对这场越演越烈的屠杀负责。

士兵在向敌人开枪时并未意识到他杀害了一个人，没有意识到他应对这一杀害所带来的一切痛苦负责。

他只知道他已陷于一种不想被人杀掉就必须杀人的境地，于是他就杀人，遵照不知谁的命令杀人，不知道为什么要杀，全然不明白他应对普遍犯罪负责。他不能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在道义上的责任，他是各国战争游戏中的一枚小卒，一个麻木不仁的杀手，一部没有自身独立意志的杀人机器。士兵已经把自己的意识和意志交给最高层人物去支配。他听到“杀呀”就去杀人；听到“冲啊”就向前冲；他的理智、心灵、意识——他做人所应具备的一切统统没有了。

任何军事训练的目的都是毁灭一个人的责任感，使之听任最高长官的摆布。这靠的是纪律的约束，尤其在今天，做到这一点要靠机械式训练，即用近乎使人愚钝的动作把士兵变成无意识的机械。机械式训练是一种催眠术，长官借助它来摧毁士兵的意志并使其就范。士兵仿佛处于催眠状态，会做出他在有充分自控力时不会去做的事情。

[12]如果说士兵对他听从命令而犯下的罪行没有责任的话，那么他的长官也并不认为自己比士兵负有更大的责任。下令“开火！”的军官对因他的命令而死去的人不闻不问。至少他不觉得自己有任何责任；他自己是被更高一级的长官派到那里去的，而他的长官也只是庞大的杀人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钉，他的行为受上峰的支配，从穿上戎装、走马上任的那一刻起他便失去了自我。

在绍德封逮捕我的久普拉大尉，曾为不得不剥夺我的自由而由衷地表示歉意。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本来不会这样做。但这个人不得不让位于军人，而军人是要服从命令的，并且必须绝对执行命令。

法官先生，我相信，你们的良知也承认，监狱并不是解决我这个逃避应征义务的人问题的明智的、恰当的办法。然而你们进行审判并不凭良知，你们是军事法官，你们受法典的制约，你们也是庞大的杀人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钉。你们在肉体上是自由的，而你们的意识却服从于军纪，你们与这个制度沆瀣一气。你们要限制我行动的自由，但我仍将是自由的，虽然有你们的监狱，可我仍会比所有剥夺我自由的人更自由，因为我的理智没有屈从于军因服，我仍然保持自我，仍然无拘无束、意识清醒并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没有人感到自己负有责任，庞大的杀人机器正在

把最善良、最正直的人们强行变为杀人犯。

托尔斯泰在他的《我的信仰》一书中谈到了这一可怕的真相：

“任何一个将军或士兵，如果不是纪律、誓言，战争在作怪，不仅不会屠杀成百上千的土耳其人或德国人，不会捣毁他们的村庄，他甚至一个人也不忍去伤害。这一切都是靠那部极其复杂的国家和社会的机器来进行的，它的任务就是抹杀所犯暴行的责任，使谁都感觉不到这些行为是反常的。一部分人起草法律，另一部分人加以运用，第三部分人对人们进行机械式训练，培养他们遵守纪律即盲从的习惯，第四部分人也就是受过机械式训练的人，从事各种暴力活动，甚至杀人，却不知道为什么和出于什么目的。但是只要一个人的思想摆脱了这张使其沉迷不悟的世俗制度网，哪怕只有片刻，他就会明白哪些行为不合他的本性。”

[13]先生们，我出于良知逃避应征义务，决不能听凭最高长官的摆布，去充当杀人机器。

我想继续……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这是每一个人都应有的义务，这是必须要尽的义务，对基督教徒来讲尤其如此。基督教徒绝对不能出卖自己的意志并沦为国家或最高当局用以作恶的工具。

基督教徒决不可堕落为一个没有头脑的杀手，一个对自己犯下的恶行不负责任的人。

先生们，况且这种对犯罪不必负责的说法是臆造出来的。真正负有责任的是那些开动战争机器的人即外交家和执政者，是所有制造这部机器并以自己的势力和金钱保持其运转、不反对导致犯罪的制度的人。我这个逃避应征义务的人不想分担犯罪的集体责任。他拒绝参加罪行的策划，而且要脱离这部扼杀个人的意识和责任心的机器。

我们要说，军国主义正在毁掉士兵的责任感。其结果是受到军事训练的军队道德沦丧。

我们曾指出瑞士在战争期间道德沦丧。为了证实这一点，大可不必去德国、法国或英国的兵营。只需去一下驻扎着军队的农村，[11]去一下我国的纳沙泰尔边界，即可一目了然。道德沦丧的现象不仅士兵中有，常同士兵接触的居民中也有。军事训练对人的道德危害很大，因为人的良知和个人的责任感因此逐渐淡漠。我这个逃避应征义务的人认为，那种需要以牺牲人类的精神生活为代价去换取的幸福是不存在的，正是为了保住精神生活，他才违抗对他造成威胁的军国主义制度。

六 是侵略战争还是防御战争

我刚刚说到人民在厮杀时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马上便听到了对反军国主义观点振振有辞的反驳。“士兵杀人是为了自卫。痛斥军国主义吧，因为它策划侵略战争，在这一点上你们做得对。但是必须准备进行防御战争。”

先生们，这又是一种被当前的战争搞乱了的、带有普遍性的观点。所有参战者都认定他们是在防御，而从使他们相互为敌的军国主义的观点来看，大家都在进行自卫。一个国家从其参战的那一刻起就在防御，因为它受到敌军的威胁。

不过有人会反驳我说：是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宣战。这就是说，有进攻者也有自卫者。然而任何战争都是从正式宣战开始的；冲突的直接原因大家都知道，宣战者也清楚。

但是，先生们，在一个不光注意事物表面现象的有头脑的人看来，这些情况不知要复杂多少倍。战争总是潜在的，它在灰烬下阴燃着，直至有一天突然爆发。在战火还未燃起时，各国政府都让外交家出来说话。……在宣战之前的许多年里，战争是在外交家之



间进行的；而获胜的往往是最高明、最有远见的外交家。人们经常谈论外交上的成败得失。这是暗地里的备战，是序幕。在外交争吵时彼此都以战争相威胁。在巴尔干危机或是摩洛哥危机期间，法国和德国、俄国和奥地利彼此以战争相威胁的次数还少吗？

每一个国家都在武装自己，以保卫自己的利益，武装力量对外交家的秘密工作影响甚大。

[15]在这连续不断的以冲突相威胁声中，双方都有遭受进攻的危险。沙·奈恩把这种外交上的准备比喻为拳击赛，两位拳手在开始搏斗、出拳猛击之前总是在对方面前晃动拳头。比赛中一方在狠揍了对手一拳之后才会罢手，然后又重新开始战斗。

因此，在真枪实弹的战争之前的外交战中，不会去公开讨论简单明了的问题，以使各国人民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作出切合实际的判断并充分理解地说：“我们打的是防御战”。人民根本无法监督外交家……议会一无所知。进行争论、采取行动并使整个民族卷入争论的不过是那么几个人。向人民公开交代的，仅仅是需要他们知道的内容，为的是让他们了解、让他们始终相信是在进行防御。

请看当前这场冲突爆发前无数次外交谈判中的一个实例：摩洛哥问题曾不止一次使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冲突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法国通过阿尔及西拉斯条约向全世界庄严承诺，它将尊重摩洛哥的中立和独立。

与此同时，当时的外交部长德尔卡塞先生在英国庇护下同西班牙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此事他没有征求法国议会的意见，甚至没有告诉他的外交部同僚。这是法国和西班牙据以瓜分摩洛哥的条约！先生们，只要议会和人民还无法监督外交家的活动，就不可能分清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因为无法得知每个国家错在哪里。

可是你们会说，这与瑞士无关，我们又不参与外交家的秘密活动。我国是中立国，我国军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的中立。一旦遭到进攻，瑞士从来都进行防御战争。

先生们，假使我国军队的任务是迫使别人尊重我国的中立，那它早就向伯尔尼进军好几次了。

如果有朝一日瑞士不得不参战，那么至高无上的人民对此事的了解程度并不会比德国人或法国人强。我们也被我国的秘密外交欺骗了，人民对联邦委员会的活动一无所知。至于说到我国的经济困难，那么早就有人[16]主张宣战了。总之，先生们，人民不了解所发生的事情。几个月前联邦委员会就曾提醒人民，说是收到了德国的照会；几个月前伯尔尼、巴黎和柏林之间的谈判就已开始，可是联邦委员会仍未公布德国照会的文本。至高无上的人民不了解这个文本和谈判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同样也在进行争论的赔款条约文本，人民和议会都不了解。这项有朝一日会把我们拖入战争的秘密活动并非源于无限的权力。根据宪法，政府在未提交议会讨论前无权签订条约。众所周知，联邦委员会战前同法国和德国分别签订了秘密条约——前者向我们提供粮食，后者向我们提供煤。当时答应以什么来交换呢？人民和议会对此一无所知。谁能让我们相信联邦委员会没有签订过其他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呢？谁会面对事实斩钉截铁地断言同德国军事上结盟的条约不过是无稽之谈呢？谁能向我们证实：我们不必向德国一部分地区提供物品，而联邦委员会很怕公布的德国照会不会透露出我们将难以履行的一些不太重要的义务呢？谁知道德国同我们打交道可曾有过失误？而我们从防御中是否得到过好处？

先生们，如果法国或意大利进攻我们，你们还敢说我们是在防御吗？在上校事件之后我们还能相信法国和意大利对我们只处于守势吗？那种上白上校们、别

注意

很好

很好！

很好!

注意

很好

和被作者忘掉
的帝国主义和为了瑞士的
帝国主义资产
阶级

尔曼的近乎官方的谍报活动，对通信秘密的破坏，奥地利警察的为所欲为，那些到处插手的人一次次光临联邦宫，凡此种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瑞士在协约国向其宣战时已经不能再指望只处于守势了吗……

……秘密外交、战前谈判、军国主义制度——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一团乱麻，只有庸人才会讨论什么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不过如果说这是不能说的话，那么可以说导致战争的制度是反民主的制度，它使人民一无所知，以防御为名要他们去杀人、[17]去送死，却谁也不知道哪一方在进攻、哪一方在防御。有罪的是整个军国主义制度——导致战争的天意的巧合。我这个逃避应征义务的人一再反对整个秘密谈判制度，决不容许几个丧心病狂的外交家或执政者来左右他的生命和他的意识；他不愿在瑞士为埃格利、瓦坚韦尔、别尔曼之流和联邦委员会的骗子们的错误去送死。

先生们，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即使说不清它是在进攻还是在防御，也可以断定它处于危难之中，于是就有人号召保卫祖国或国家，保卫文明，保卫家乡和自己。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三个“保卫”。

七 保卫祖国

什么是需要为之献出生命和才智的祖国？

先生们，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非常难以分析的概念。祖国并不是语言或宗教的共同体。瑞士就推翻了这种提法。祖国也不是种族。在日尔曼族人居住的阿尔萨斯-洛林正在培植法兰西爱国主义情感。也许祖国就是我们出生的美丽迷人的地方？非常遗憾，我不同意纽马-德罗的观点：我们的湖泊、我们的云杉林、我们的山峦，即便它们是法国的或者德国的，它们也依然如故，依然如此壮丽……

祖国也与历史传统无关。我们有些纳沙泰尔人更像是普鲁士人；我们海尔维第的传统总的说来形成时间很短，它推翻了对祖国的这种认识。也许，祖国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社会制度吧？这一定义适用于那些除了自己的国家再无任何见识[18]的人。然而，只要在别的国家住上几个月，你就不再感到自己是他乡来客，就会如同在自己国家里一样，发现值得重视的社会制度形式。恐怕我的表白会冒犯你们：同联邦的官僚制度相比，我更喜欢法国和英国那种民主的、自由的宽松环境。

很好

我在法国生活了整整一年，没有出示过证件，能自由自在地周游各地，了解这个国家。战争期间我就在英国住了一年多，没有在任何地方登记过自己的姓名。那里对我的惟一指责是说我有反军国主义思想。我有说话和行动的自由。

从德国回国后我在苏黎士呆了两周。两天之后我得填写几份履历表，出示公务证明，亲自去警察局出示自己的证件。在我交纳战时税和一部份别的税之前，两个星期都不肯退还证件！……

很好

再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分别同伦敦、巴黎、柏林和绍德封的秘密警察打过交道。哪个国家的警察都不像瑞士警察这么粗暴、死板和无礼。假如我有选择自己的警察的机会，那么我肯定选择柏林的警察。

!!!

先生们，我再说一遍，对于一个有文化、出过国的人来说，祖国并不是指社会制度形式。还有比本国的形式好得多、令人向往得多的形式。既然如此，人又何必为保卫那些他想要破除的形式而牺牲生命呢？……

这叫作
阶级斗争 X

也许，祖国是共同利益的统一体？这种观点不值一驳。在国家内部，利益是各不相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对于无论在银行内外都没有利益需要保护的人来说，对于其利益与国家没有关联的人来说，祖国并不具有重要的价值。

(((注意

原文如此!

也许，祖国就是共同的理想？唉！当初祖国确实曾是由同一理想团结在一起的人们的共同体。但是理想早就同祖国的命运无缘了。对于把自己的理想置于肥缺之上的人来说，理想不再具有民族性，它已具有国际性。

我觉得，我在观念上和理想上同法国人罗曼·罗兰、俄国人托尔斯泰、美国人爱默生、普鲁士人李卜克内西的共同点，比同纳沙泰尔人安里·卡利亚姆、瑞士人杰科普和维尔将军的共同点多。理想早已不受国界的限制。何况一个国家的所有[19]爱国者的政治理想本身也并不相同。请看看法国吧，那里分成共和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君主主义者，这些人在思想上毫无共同之处。

我还要重复一下，随着对祖国的概念的深入分析，你会越发认为这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只是一个听上去庄重得不明其所以的词，如同某些宗教信条一样，越神圣就越难懂。

不过，先生们，祖国包含着两点：政府和地理位置。祖国就是归一个政府管辖的国土。我认为我们再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只有执政党才把政府看成它的利益、它的理想、它的办事机构，看成它很珍贵的东西。但这一切只是对那部分参加执政党的公民才存在的。至于其他人，为这样的祖国未必值得献出自己的生命，尤其是旁人的生命。先生们，我认为不值得为了不过是历史上偶然形成的地理界线付出几十亿法郎和几百万人的代价。

我认为政府、国家也不会宣布作出这样的牺牲。

不过我们还是来分析一下后面这个概念并且弄清它的意义吧。

如果说祖国是个没有意义的概念，那么国家是有意义的。国家就是一切，它包办一切。

当葡萄园闹病虫害时,人们要找国家。

当你想获得博士证书时,就要找国家。

当你打算结婚时。

当你要清扫烟道时。

时时处处都需要去找当局。

国家建设公路和铁路。

国家出售食盐。

你的牧师的教职由宗教事务部批准。国家向你的狗征税。

国家制定大学的教学大纲,还管干酪出口。

国家像上帝一样主宰万物,支配整个科学和一切势力。尽管如此,它在管理上却不在行,而且不负责任。

结果非常清楚——这就是官僚制度,一大群官僚和懒汉,数不清的办事机构,任人唯亲,对分发政府恩泽的那些人巴结逢迎,尤为甚者,这是对个人主动精神的压制,是对个性的摧残。一切都有一套同样的官定形式;就连最微不足道的行动都受到种种条例法规的限制,很快连一举手一投足都得按法典条文来套了。[20]每个人都成为这部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这是一个由官方扼杀意志的王国。先生们,我要为之献出自己的才智和生命的不是国家,即使它处于危险之中。我对划一的国家、对官方报刊极其厌恶,我宁愿为捍卫受到国家机构压制的人身自由权利和人的个性献出自己的生命。

你们都明白为什么我不是一个最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对保卫国家不关心。

托尔斯泰的话很有道理:“爱国主义就是奴役;在统治者看来,最简单明了的爱国主义不过是他们用以谋取功名、追逐私利目的的手段而已。”

我认为,许多有头脑的人,如果祖国不是他们的
好奶娘的话,都会这么想的。

× ×

先生们,你们也许会根据我刚刚说的话断定,我是

很好

一个对社会联系、人们团结无动于衷的十足的个人主义者。果真如此的话，那我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了。但我认为，当团结靠法律来强迫人们接受时，就失去了其全部道德意义。我想，人应当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个性，从而为自己的同类服务…… 人类高于祖国。个人要为小小的爱国主义共同体牺牲一己私利，祖国同样也要把权利让给伟大的人类。对于每一个人 and 整个人类来说，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都是反常行为，都是在犯罪。

丹麦教授格奥尔格·布兰代斯呼吁和平时写道：“从来没有人去了解阵亡者中是否有今后能成为本国的荣耀、千秋万代造福人类者的人。可能成为莎士比亚或牛顿、康德或歌德、莫里哀或巴斯德、鲁本斯、托尔斯泰的人就在那成千[21]上万个个年方二十便战死沙场的英国、德国、法国、波兰、俄国青年当中。

同失去一个人的生命相比起来，划定一条边界、兼并一个省可说是毫无意义。利益是暂时的，损失则无法弥补了。赢了的是个别国家，输了的是整个人类。”

我觉得，保卫祖国不仅有损于群体的福祉，也有损于个人的福祉，因为国家这一人为的东西对社会和个人都是有害的。

……近几年来民族主义普遍蔓延，使得民族感情炽烈如火，损害了人类感情。民族主义是各国的官方宗教，它是盛行于文明世界的一种最不文明的迷信。它挑起战争，所以必须告诉人们，民族主义是一种毫无价值的东西，民族主义是一种陶醉于华而不实之词的极度的疯狂。今天迫切要尽的义务是使人类不再受导致我们毁灭的民族主义瘟疫的毒害。战争扼杀人的天性，为的是把民族主义的情感保留下来。先生们，我这个逃避应征义务的人是想以行动说明，他决不会为了民族而牺牲自己的人性。……

八 保卫文明

先生们,我刚刚说过,必须使人类免受民族主义之害,屏弃战争制度。可是有人对我们说:

要保卫文明免受野蛮之害;

保卫民主和自由免受军国主义之害;

保卫司法和法律制度免受恶势力之害;

我同意这种说法。应该保卫人类的这些最高的价值观念,不过要借助符合所定目标的手段来保卫。……

[22]……文明就是福分,它能慢慢地、逐渐地消除恶。科学给无知王国以光明。人类的精神力量逐渐战胜动物状态的力量。文明是千百年来人类为摆脱动物状态、走向其最高天职而作的前进运动。每一代人的任务是把文明水准提高一步,发展并扩大先辈留下的福祉。文明是与我们逐渐脱离的那个物欲横流的动物界的种种卑劣行为、种种诱惑相抗衡的美好而高尚生活的伟大成果。文明是对世界上的战争和军国主义制度所助长的一切事物的否定;是需要加以保卫,以免受野蛮行为之害的一种福分。我赞同这种观点。但要用另外的方式来保卫——不是用军队,也不是用战争。

备战和战争只会使文明衰落,使文明倒退。

德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演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在文化上有过一段辉煌时期。科学和艺术腾飞,涌现出一批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音乐家、伟大的作家。然而当时德国在军事上却是个弱国。于是它准备借助军事制度来保卫自己理应为之骄傲的最高成就。

随着它越来越精心进行防御准备,随着军国主义的不断发展,文化水平却每况愈下,这个国家渐渐变得只重物质了,文明有多大的衰落,军国主义就有多大的发展。于是德国在为保卫作准备的同时,却毁掉了它想加以保卫的东西。

哈哈!!
可笑

×
和德国经济的
迅速增长?

这一经验是很典型的，它正在被各个国家和各个文明社会所证实。文明的发展必然导致军国主义势力的削弱，军国主义的发展则意味着文明的衰落。战争一开始，法国和英国的文明就遭受了可怕的一击，原因仅仅在于这两个国家想靠军国主义制度来保卫自己的文明。

我不想过多谈论那种认为一个国家代表文明，而另一个国家代表野蛮的想法。所有国家都既有野蛮的一面，也有文明的一面，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主要的一点在于：谁的军事机构越强大，谁的文明就越不发达。

先生们，事实已经证明，文明是不能用武器来保卫的。保持文明长盛不衰靠的是[23]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不是靠野蛮力量，不是靠用野蛮力量来保卫文明的愿望，这倒是用来毁灭文明的恰当手段。要拯救文明就应该消灭军国主义制度，因为它是造成衰落的一大因素，是滋生野蛮的温床。正是为了保卫文明，我这个逃避应征义务的人才要反对军国主义制度。

不过我还听到一种不同意见：“如果一个国家武装起来，它因此就会变得比其他国家更野蛮，就会威胁到非军国主义国家的文明，因此，文明终究会被毁灭。最文明的民族也会成为野蛮者的猎物，文明将不再发展。军国主义是用以保卫文明那为数不多的瑰宝必不可少的恶。”

这一论点来自一种颇有市场的错误认识，即文明能被外在的野蛮力量所毁灭。

这种看法近几年来非常流行，因为我们处于衰落期，而且我们这代人不再相信精神力量。这代人持实利主义态度，只相信物质力量。我同柏林大学的一位教授进行过长时间的争论，他根据文明可以靠物质力量强加于人的理论坚信德国是所有国家中最文明的，他呼吁再进行一次神圣的十字军远征，借助普鲁士军国主义将文明传遍整个欧洲。先生们，谁都知道军国

注意

11)

主义和野蛮力量是如何传播文明的！其他民族也拿黑人和所谓未开化民族作过同样的试验。强加给这些民族的欧洲文化不但没有使他们文明起来，反倒使他们备受凌辱。

文明是不能凭外在暴力强加于人的；它也不会被暴力所毁灭。历史向我们证明：最文明的民族即使被野蛮力量所战胜，归根到底仍然是胜利者，因为它能使战胜它的那些民族从内部接受它的较高的文明。

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法则，它清楚告诉我们，文明不必惧怕来自外部的威胁，不必惧怕野蛮势力或军国主义邻邦。但是它应该随时提防内部的危险——军国主义制度。

所以，先生们，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有可能被野蛮人所征服。这是常有的事，因为文明与军国主义势力是互不相容的。一个国家的地理形状可以改变，但这个国家的文明是不能消灭的，它将征服取得胜利的民族。

人类的精神领域——文明的拓展和保卫靠的是另外一种武器，不是靠野蛮。〔24〕企图借助军国主义制度来保卫文明，那是不懂得文明的实质。文明应该从内部、在每一个国家里战胜阻碍其发展的军国主义。一个国家如果被另一个比较野蛮的国家所征服，那么它的文明的作用就是从内部、通过自己的精神力量来征服这个外来民族，进而拓展自己的领域。

先生们，即使是为了自由和民主也需要防止军国主义的侵害。军国主义天生是民主的敌人，因为军队是建立在寡头政治或君主制原则基础上的。共和制的平等在军队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等级制度和某些指挥官的权力，是不受任何监督的绝对权力。

谈论民主的军队或军队的民主化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就会削弱军国主义制度

?

不能想象哪一支军队会定期进行改选（特别是它的高级军官），会对其工作进行民主监督，会享有全民投票权和倡议权……公开提出这些建议只能引人发笑，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军队不可能建立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民主和军国主义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概念；在一个国家中，二者只能是此长彼消；二者可以并存，却会引起恐慌感，而且会相互扭曲。

× 和1792? 277 ×

因此，我们的军官当然要敌视所有希望我国军队按民主方式管理的民主主义者了，这种敌视是有道理的。

不是要军队，就是要民主，但二者不可兼得。现实生活中只有两个极端。一面是军国主义者越来越多地牺牲军队中的民主，一面是反军国主义者为了民主不惜牺牲军队。应当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因为这两个对立的原则是无法统一的。建立在反民主原则基础上的军队出于严酷的逻辑一贯遵循这种原则。根据这一逻辑，无论军队的形式如何，它终究要否定民主原则。我国军队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例证。而国外仍有人说瑞士的军队是民主的军队。凡是了解这支军队运转情况的人都知道，民兵根本不顶用，而且不论军队的组建形式如何，它都是对民主的打击。

* * *

法官以军事法庭不是宣扬反军国主义原则的讲坛为由，打断了被告人的辩护陈述。在辩护理由见报之前，法庭不想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被告人的原则。

[25]法庭在审案时不愿听取被告人的理由。它不愿了解被告人的思想，却对这些思想作出了判决。

* * *

以下是法庭不愿听完的辩护词的最后一部分：

机械式训练是军事生活中的超级赘疣；从军国主义制度确立的时候起，就必须把军队训练得纪律更严、

战斗力更强、民主更少。这是一种命中注定的巧合，其结果是，随着军队越来越发展，消耗的民族实力越来越多，民主也越来越被消灭殆尽。

借助军国主义制度来使民主和自由不受军国主义侵害的愿望是极其荒谬的。这是彻底毁掉民主的最有效的手段，而且是从摧毁他们想加以保卫的东西开始的。对于民主和自由来讲，危险的不仅是敌人的军国主义，而是所有的军国主义。保卫民主就是同国内外的一切军国主义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和民主像文明一样从内部获得胜利，战胜敌人的军国主义，靠的不是武器，而是强大的民主意识，一旦军国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立住了脚，起来抗拒其统治的必将是民主意识。

法国和英国已经作过足以证实这种思想的实验。民主和自由曾经是这两个国家的最宝贵的价值观，已经毁于两国自开战以来日益猖獗的军国主义。

法国和英国 一心一意 想保卫自己的民主自由权利，使其不受军国主义侵害，但它们不是去彻底消除本国的恶，却在本国生活中培植起它们想要消灭的军国主义，培植的结果是毁掉了本想保卫的自由权利……

?

[26]我赞同要求保卫人类最高成就的那些人的看法。我不赞同他们所提倡的手段。必须反对恶。这是人类生活即我们的文明生活的主要条件。然而必须对恶深恶痛绝，才会不再以恶对恶。让我们来反对野蛮、反对军国主义、反对野蛮力量的王国吧，但我们不会借用它们所用的武器。所有取之邪恶的方法都只能使邪恶在人们想与之斗争的地方更加猖獗…… 要对向比利时动用暴力负责、对比利时受害者负责的，不是那些在法国战场上阵亡的人。该负责的人至今安然无恙。如果责任者必须首先战死沙场的话，那么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们就永远也发动不了战争。

[31]阵亡者不是责任者。他们是本国领导人的牺牲品…… 各国人民若是想惩治罪犯，他们就应该调转枪口对准本国的大后方。

军国主义制度就存在于我们的邻国，战争有可能降临我们的家园。也许，到那时被战争冲昏了头脑的外国士兵即毫无责任的受害者，会威胁到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故乡。你们就不设法去对付他们吗？你们甘愿自己和自己的亲人都被打死吗？战争的法则是，要拯救你们的生命和你们的家园就必然要行恶。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敌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家，威胁到居民的生命。难道军国主义制度是拯救我和我的家人生命的最好手段吗？现代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千次告诉我们：不对。

从保卫不属于我们的领土成了徒劳无益的行为时起，从人们明白祖国仅仅是大人物和富人为了得到

利润借以

不是仅仅

注意

“利润不是来自迷信……”

[32]迫使人们去杀戮小人物和穷人的那种迷信的残余时起，拯救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家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其他地方去（如果你的家即将遭受轰炸的话），或是到没有军国主义威胁的其他国家去。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每一个都不可能做得到。说得对。但是要保护家人的安全，就不应在危险时刻按照军国主义制度的希望抛下家人到边境上去。

……这个制度是保卫家园最荒唐的手段。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例子就足以使人深思这一点。敌人在威胁着家园……男人去保卫家园了。在强敌的猛烈进攻下，军队不得不撤退。男人们纷纷离别故土，丢下无依无靠的女人和孩子听凭敌人宰割，听凭那些在军国主

义制度下道德沦丧的大兵的摆布。既然男人们远在天涯,女人们孤单无援,大兵们更可以为所欲为……

……先生们,我将保卫自己的家,但是我要留在家中来保卫它,而不会丢下妻室儿女听凭外国侵略者或是不太诚实的同胞的摆布。

如果敌人来叩我家的门,我就给他开门并把他当作兄弟来接待。站在我面前的将不是没有个性的杀手,不是杀人机器,而是一个听得到我说话,我可以与之争论的人。如果他饿了,我就给他饭吃;如果他口渴,我就给他水喝;如果他想休息,我就让他躺在我的床上;我要善待他,因为每个人都是我的兄弟。

[33]……先生们,我再说一遍,一旦发生战争我将保护自己的家,我不会按照军国主义制度的要求离开家。我也可以躲在某个较为安宁的国家里,让军国主义强盗们去随心所欲地相互残杀,我决不愿意和他们一道犯罪。如果我不能带着自己的亲人离开,我就和他们一起留下来,我将遵从《福音书》的训导,像对待兄弟一样对待出现在我面前的敌人。

先生们,我简单提一下佩尔摩的博雷尔医生先生在对我进行法医调查时提出的一个论据。他说:“大家庭是祖国的基础。同一父系的子孙们看到他们的家族受到其他家庭的威胁,他们不是各自单独进行防卫,而是联合起来,因为联合就有力量。这就是兵役的基础,这就是祖国的基础。”先生们,也许千百年前祖国曾是一个大家庭。这一关于祖国和军国主义形成的理论在我看来是幼稚的。不过,即使无保留地接受这一理论,仍可清楚地看出,今天的爱国主义同对宗法制时期的这段描述毫无共同之处。那个拥有祖先留下的世袭领地的大家庭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并非亲如一家。一些人在剥削另一些人,靠另一些人的劳动为生。十分之九的居民丝毫没有分享祖先的遗产;另一方面,现在的家庭,其成员往往来自各不相同的祖国;子孙们同其他国

家的人通婚，他们背乡离井，取得了另一个国家的国籍。总之，这一论据毫无意义，因为如今的情况与宗法制时期不同……

十 良心的呼唤

[34]……我曾试图理智地批判军国主义制度，讨论自己的论据，为的是向你们证明：我的理智同良心是一致的，我只是在对战争向人的良知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之后才采取行动的。

但你们觉得，我是在用另一种意识——福音意识来反对军国主义意识。

我知道，战争就在我们身边。在一个傍晚，当我享受森林中的宁静时就发觉，我心中的和平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在茂密的草木之中正在进行一场争当首脑的殊死搏斗。

……我知道，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战争，弱肉强食，整个生活不过是一场长期的、无休止[35]的战争。我知道，固有的道德观念只能指出为了所有人的生存而去反对所有人的斗争这一普遍状态。但我也知道，基督教给人类带来了另一种意识。在到处杀戮的世界上，上帝宣告：给人间以和平！人人都是兄弟。要彼此相爱。

[37]基督曾设想过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同现在的欧洲相比，当时巴勒斯坦的民族问题更尖锐，更具爆炸性。

……犹太人去问耶稣：可以不可以向恺撒纳税？

……耶稣回答他们：“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他劝自己的同胞在政治上服从入侵者恺撒，但在道义上仍要服从上帝。

他提出了爱国主义问题，并由此得出要服从上帝

旨意的结论，可是他又以上帝的名义谴责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想对抗以武力压迫人民的皇帝。

基督没有教导我们要用武力来保卫祖国和统治者。

先生们，我要重申，基督曾设想过解决自卫问题、保卫祖国问题的办法。他采取了从道义上反抗的立场。他以精神力量、仁慈力量来反对野蛮力量。

[38]一个笃信基督精神的基督教徒不会产生相反的怀疑。

……先生们，我的话不是教会的正统学说。我是想当众证实我的宗教导师们的爱国情感，他们在我学习的那些年里一直要我相信军国主义和战争与福音教义可以兼容并包。

[39]当我刚刚对科学有所了解后，我便成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从来也不是宗教狂，一向认为真理高于一切。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科学可以解释许多事情，但它不能确定我的追求目标。我的意识、我的活跃性格不能只满足于理论。为了确定生活方向，我需要道德原则。于是我懂了：列·丹捷克说科学不道德、科学对意志毫无作用是有根据的。所以我重又回归基督，不过不是为了向他提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而仅仅是要向他问明用以指引我的生活、指导我的意识和活动的那种精神。我所信仰的宗教从一开始就是反神学的，这是务实的宗教……基督教导我爱穷人和遭受不幸的人。他教会我为了我的兄弟不惜牺牲自己。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才成为社会主义者的。这并非因为我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感兴趣，而是因为我认为社会主义是对正义和博爱的普遍追求；是使我能够帮助自己遭受不幸的兄弟的一处空间。后来我研究透了马克思的学说。我理智地对该学说进行了批判，抛弃了学说的大部分，接受了另一部分，并且继续在其他理

论中探索。

我学习过神学，为的是更好地效力基督。几年的学习对我说来是大失所望。神学使我的心灵变得麻木了。我剖析上帝，而我的心灵却渴望上帝的再生。我讨论基督的个性和学说，我的意识[40]却要求我对他更加依恋。我觉得一切都是空幻的，我的宗教变得越来越不可知、越来越神秘。

19岁时我开始思考如何对待军国主义的问题。

……法官先生，今天我在这里面对你们，是要对我的行为作出解释。

我在狱中全面考虑了自己的处境。我不能采取别的做法，不能放弃我的宗教、扼杀良知、丧失一切自尊。

……我知道，你们将会依法对我作出判决。但我也知道，在狱中我的意识将是自由的，我的心灵将得到升华。

[41]我的妻子和我曾经认为，履行义务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令人痛苦的牺牲，但我们感受到一股支持我们、净化我们的神秘的力量。我们在为自己的理想作出牺牲的同时也获得了内心的无声的喜悦，它又使我们振作起来，所以我们总是说：为上帝受难是一种特权。

……我们不是预言者。我们的教义是超自由主义的。许多信教的人听了我们的邪说后将转身相向。另一方面，我的许多社会党人同志在听说决定我一切行动的是基督教后将会感到吃惊，因为我很少谈论宗教。

我对军国主义制度深恶痛绝。不过，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来同军国主义作斗争。

十一 怎样消灭军国主义

既然理智和良心都要求务必战胜军国主义制度，就应该选择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方法。

提出了许多方法。我们来简单地分析一下这些方法,看看它们的价值如何。

第一种方法。我不去谈**国际和平协会**和醉心于海牙和平宫的运动。我不能相信那些一面为和平建造宫殿、一面以其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进行备战的人。

这是什么?

[42]第二种方法。有人主张**议会行动**——由社会党人议员出而反对军事拨款,反对推行军国主义。先生们,这一策略有一定的价值,但它在1914年遭到了惨败。社会党人根本反抗不了军国主义,他们的人数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而人们由此便得出一条经验:对所有的当选者都不能相信。他们的行动可能稍微阻止一下军备方针的实行;却不可能消灭军队和军国主义,因为现在社会主义力量尚弱,而且一旦社会党人构成威胁,资本主义列强便会挑起冲突来削弱社会党人的力量。看来这个行动的作用太小了。

第三种方法。有人还谈到**群众的革命运动**,谈到**总罢工**。这一策略确有价值,不过其缺陷在于那是在冲突已经发生后才设法加以阻止。总罢工必须有准备,不可能说罢工就罢工,而动员工作往往突如其来。这一策略有可能不被人理解,因为这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因为反战斗争不应在宣战后进行,而应在战前和平时期进行。

这三种方法的缺陷是,它们都允许军国主义制度存在于和平时期,它们都不反对军队的存在。于是我们明白了,正是应该基于这一点来消灭军国主义制度,而且反对这一制度最好的、惟一的、有效的方法就是不与它沆瀣一气。应该剥夺各国政府的人员和武器。应该让全体人民抵制军国主义,拒绝在生产武器弹药的工厂里工作。

直到不久以前,逃避应征义务者的这种公开违法的行为还是个别行为。逃避应征义务的人是有觉悟的

个人，是众多盲从者中的个别人。应该使这种行动成为有组织群众的行动，大家都不支持军国主义，不与其沆瀣一气。只要不再有制造战争的军官、司令部以及身居王位的人，我们就对和平将会到来有把握了。他们之所以能不断制造战争，只是因为有人愿意为他们去拼杀。要让各国人民都说：“不，我们不容许为犯罪去作准备！”

[43]选择的时机不合适。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现在不能提倡普遍拒服兵役，也不能提倡国际主义的解决办法。也许应该等到战争结束再组织群众普遍拒服兵役。但是这一行动要通过战争结束前的一系列个人行动来作好准备，这样才会触动舆论，促使人们去思考。反军国主义精神已渗透到各个角落，它正在各个国家中传播。瑞士根本算不上逃避应征义务的人数最多的国家。英国逮捕了2 000多个逃避应征义务者。他们成立了一个“拒绝服兵役者协会”，把那些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拒服兵役的年轻人联合起来。几天前《每日邮报》发布消息说，法庭正对30多万起这类案件立案审理并且不知道对这么多反军国主义者作何处理。请注意，有34个年轻人被判处死刑；在舆论的压力下，最高统帅下令将他们的死刑改判为10年苦役。有200人被送往法国接受同样的惩罚。荷兰近几周发生了多起拒不履行应征义务的事情；至少有35人被关进监狱。俄国的一些托尔斯泰主义者也被判刑。在德国和法国，逃兵和逃避应征义务者也大有人在。许多人已经被处死，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法国教师萨维尼是从课堂上被押赴刑场的。军国主义四处受挫，各个国家中拒不履行应征义务的事越来越多。

[44]对逃避应征义务行为的惟一严重的指责是：这一行为违法。这一行为违反多数人投票通过的法律，而在民主条件下，如果少数不服从多数，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横行。应该利用合法途径来修改法律，等到形

成多数时再来推翻这些法律。只要还是少数，对即使不喜欢的法律也得服从。先生们，我知道这种说法有道理，我的回答是：作为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我服从全国的法律，我只批驳违法的行为，因为民主是以尊重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作为基督教徒，我对要求我干不道德事情的法律不能服从。我服从我们民主国家的一切不合理的法律，只要它们没有深深地触犯我的良心和人格。但是我有责任反对那种要求我去干受到我良心谴责的事情的法律……

……每一个信教的人以至每一个基督教徒身上都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萌芽。这不是极端的、罪恶的无政府主义，而是对政府的反抗，因为信教的人有最高的理想——国家，这一理想可以要求他去履行与政府抵触的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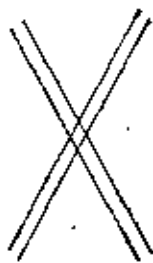
[45]……基督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曾拿起鞭子把商人赶出教堂。最早的基督教徒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甘愿受折磨而死也不为皇帝奉献祭品，出于对基督保持忠诚，他们拒绝服兵役。

胡格诺教徒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愿服从占多数的天主教，宁可背井离乡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

我的血管中流动着胡格诺教徒的血，也许这会使得你们明白，为什么我像我的前辈们那样为了道德信条、为了宗教理想而舍弃祖国。

总之，先生们，我不拒绝为我的国家这一小群体服务。我认为，生活就是一个不断服务的过程，但我不为邪恶服务。但愿我的国家能为我找到一份对军国主义制度没有任何帮助的工作，我将为完成这一工作而感到幸福。我不拒绝向自己的国家交税；需要我交的税我一定会交，但我交税是为了有益于社会的事业，为了生存事业，而不是为了死亡事业。令我痛心的是，你们强加于我的监狱生活对我很不利，它使我无法按照我的愿望为我的兄弟们服务……

原文如此！！



原文如此！！

对我的最后一个指责是：这是乌托邦！是幼稚的想法，是美好而又无法实现的妄想。战争过去有，将来也永远会有。这是一个邪恶的世界，将来也是如此。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啊，理性，你带来了多么好的结果！有头脑，思维健全就意味着使世界陷入战争，意味着摧残、杀戮、毁灭、蹂躏、破坏。让世界上一部分人吃得撑死，另一部分人饥饿而死。认为最明智的一点，就是相信我们周围的一切只是进步的最后呼声，生活不会变得更好；生活得没有激情、没有理想，整日庸庸碌碌、萎靡不振，只知道打小算盘、做发财梦，满足于美食佳酿。谢谢，先生们，我更愿和那些失去理智的人在一起，因为他们相信生活，相信善和爱，他们为进步而劳动，对他们来说，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献给伟大的思想、献给美好的理想是最大的快乐。

茹·安贝尔-德罗《向战争宣战。 打倒军队!》一书摘要和批注

(1916年12月17日以前)

??德罗??

- 2——战争——“各国之间的争斗”(?)
- 4——战争党
- “令人怀疑的财政”，“股东……”
- “得到报酬的记者……”
- “整个这一世界是强大的”
- “投机者”
- 7——资本家——“生活奢侈”——“大股东”
- 8——“以战争的方式搞经济战的资本家……”
- 9——“(战争的)没有益处? 1870?278
- 当前的战争
- 与历次巴尔干战争²⁷⁹有近乎直接的联系……”
- 9——“正义的和理智的……”(??)
- 10——“深刻的原因”
- 10—11——“达成协议”……和平…… 人类……
- 11:“思维健全的人……”

12——托尔斯泰(1)和20——(“爱国主义”)

13——“真正的责任者”是各国政府……

!!

“所有那些……”

14 不看表面现象的有头脑的人(!!)——“战争是潜在的”

“它……在阴燃着……”“暗地里的备战……”

致伊·费·阿尔曼德

(1917年3月2日)

亲爱的朋友：您给我寄来了两份法文本，没有一份英文的（是否有英文本，究竟何时会有，您在信中未提）。²⁸⁰ 俄文本是否已寄给阿布拉莫维奇了？如尚未寄出，请从速寄去。

法文译文您显然没有重新审阅过，抄写者错漏百出。

敬礼！

列 宁^①

① 列宁在明信片上写的收信人是：“克拉伦·莱尔吉埃·寄宿学校·阿尔曼德女士”。——俄文整理者注

罗·瓦·马林诺夫斯基 奸细活动案询问记录²⁸¹

(1917年5月26日)

记 录

1917年5月26日，受派参加特别调查委员会的H. A. 科洛科洛夫依据刑事诉讼程序规则第443条询问了下面这个人，他提供了证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47岁，现住莫伊卡32号《真理报》编辑部

我是在1912年1月我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上第一次见到马林诺夫斯基的。²⁸² 马林诺夫斯基出席这次会议时已经是一位十分著名的合法工人运动工作者了，孟什维克对他谈论颇多，都把他当成自己人。我听说，孟什维克舍尔甚至称马林诺夫斯基是“俄国的倍倍尔”。

马林诺夫斯基之所以不仅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中间，而且在广大工人群众中间享有盛誉，其原因就在于他当过一个最大的工会即五金工会的书记。要在这个十分先进的工人为数不少的行业中脱颖而出，要在须得同群众经常打交道的职位上赢得声望，殊

非易事。因此我们这些参加布拉格代表会议的人,都觉得马林诺夫斯基的声望是无可争辩的。马林诺夫斯基当时还对我们说,他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认真观察才逐渐由孟什维主义转向布尔什维主义的。他说,1911年春他曾因这一转变与请他出席一次极为重要的孟什维克会议的著名的工人孟什维克发生了极其剧烈的冲突。这样一来,在所有与会者的心目中,马林诺夫斯基的声望更加提高了。顺便说一句,谈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经历,不妨研究和调查一下我们在国外出版的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谈到过的孟什维克于1911年春召开的这次会议²⁸³。记得,马林诺夫斯基提到的与会者的姓名中有契尔金,此人我在1905—1906年接触过一两次,当时他是个狂热的孟什维克。

马林诺夫斯基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我们当即确定他为国家杜马候选人。为了确保他当选,我们中央委员会直接命令他选举前要格外谨慎、呆在自己的工厂里、不去莫斯科等等。

至于说到我党的路线,这条必然直接导致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分裂的路线自然是从1903年以来党的历史,尤其是从1908—1910年同“取消派”的斗争,从俄国取消派首领们破坏1910年1月全会的决议之后极端加剧的这一斗争中得出的。马林诺夫斯基若不是把自己装扮成通过长期的合法工作“亲身”感受到取消主义的十足危险的热烈而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既不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也不会代表我党参加国家杜马。

马林诺夫斯基有一次在布拉格曾十分神秘地似乎“仅仅”对我一个人讲起(后来才知道不仅对我一人讲过),由于1905年事件的缘故他只得持他人的护照。经历了革命和对日战争之后,这种情况

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并无任何不同寻常之处，成千上万名五金工人一步一步看着马林诺夫斯基是怎样生活和活动的，他们对他们这位书记的信任消除了我对他的任何怀疑。

我第二次见到马林诺夫斯基已是在克拉科夫，我于1912年春从巴黎迁往克拉科夫，以便每天为《真理报》工作。该报于1912年4月创刊，很快就成为我党对群众起影响作用的主要的机关报。马林诺夫斯基来到克拉科夫时，同穆拉诺夫一样已是国家杜马代表，记得后来，到12月份，彼得罗夫斯基和巴达耶夫也来过。

马林诺夫斯基这个人容易冲动，无疑也很有才能。有人说他在工人会议上很受欢迎。我只听过他一次长篇演讲（1914年1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²⁸⁴上），我觉得这篇演讲足可证明他是位颇受欢迎的鼓动家。对于马林诺夫斯基这样一位中央委员，我们所看重的恰恰是他的宣传鼓动活动，尤其是杜马活动；我们认为他作为一名组织家，在与人交往时太易冲动，不够稳重。对其他代表当选中央委员一事（我们很快就开始逐步把我们的所有代表一一增补为中央委员），马林诺夫斯基有些冲动，他没有反对，但好像不大情愿。我们认为，这都是因为他自尊心太强、太爱发号施令的缘故，地方工作人员也对此时有怨言，这在会议上也可以察觉到。我们由于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的某些代表而取得可悲经验之后，对于国家杜马代表的“崇高称号”使人头脑发昏、有时把人“宠坏”这一点，已经不感到惊奇了。

现在我很清楚，马林诺夫斯基看到其他代表当选为中央委员就感到不安，是因为这完全动摇了他的“无限权力”（如果只他一人，他就可以一手控制国内的全部线索，因为我们当时被迫侨居国外）。

马林诺夫斯基到克拉科夫的次数比其他人都多。他说，一方面是因为疲劳过度，另一方面是想去华沙（据说，那儿有他一些波兰的熟人和亲友）等等。在克拉科夫，马林诺夫斯基作为波兰人结识了达申斯基（此人我不认识）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我们同这些领袖很友好，马林诺夫斯基也博得了他们的充分信任。

我的妻子多年担任中央委员会秘书，她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的组织联系和活动更加留意。我最感兴趣的是杜马的工作，常常同马林诺夫斯基讨论此事，如同为其他代表一样，为他起草发言稿^①，其次感兴趣的是《真理报》。我们知道波列塔耶夫为《真理报》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求马林诺夫斯基最多的是关心《真理报》、关心该报的发行和巩固工作。我们对待合法工作极其认真，因为这一工作坚持同取消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始终不渝地忠实于革命的原则，我们要求严格遵守《真理报》的合法性。不妨通过《真理报》的其他工作人员和职员来核实一下马林诺夫斯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我们的坚决要求。

马林诺夫斯基同其他代表经常发生摩擦和冲突，尤其是在这些代表都成为中央委员以后，这全都起因于他的自尊心和统治癖。我们曾不止一次因此责备过他，要求他善待同事。

在《真理报》的路线和社会民主党党团分裂的问题上，马林诺夫斯基完全执行了我们（我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在国外会议上所确定的以及（我已经讲过）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所决定的政策。

我听说，大约是在1911年，莫斯科有人曾对马林诺夫斯基政治上是否诚实表示怀疑，而在他1914年春突然退出国家杜马以后，有

^① 见本卷第106—107页及注163。——编者注

人曾特别明确地把这种怀疑告诉了我们。至于莫斯科的传闻，那是在“抓奸细热”甚嚣尘上的时候的事，当时未曾向我们通报过一件事实，哪怕多少经得起推敲的事实。

马林诺夫斯基退出国家杜马后，我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季诺维也夫、加涅茨基和我）来调查疑点。我们询问了不少证人，安排了同马林诺夫斯基的对质，证词记了几百页（可惜，好多都毁于战争或者留在克拉科夫了）。委员会所有委员当时都未能发现丝毫证据。马林诺夫斯基向我们解释说：他所以出走，是因为他再也无法隐瞒迫使他改名的一段个人经历，这段经历关系到一个女人的名誉，发生在他结婚以前很久。他给我们举出了很多证人，有在华沙的，也有在喀山的，记得其中还有一位是喀山大学教授。我们当时觉得这段经历合乎情理，而马林诺夫斯基易于激动的气质又使这段经历看上去很有可能发生，我们认为不该由我们来把这种事情宣扬出去。我们决定把证人召到克拉科夫来，或者派委员会的代表到俄国国内去会见他们。由于战争爆发而未能这样做。

但是，委员会的三个委员当时都确信马林诺夫斯基不是奸细，我们在报刊上声明了这一点。²⁸⁵

我本人曾经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过：在阿捷夫案件²⁸⁶以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会使我惊奇。但是我不相信这里有奸细活动，这不仅因为我没有看到证据，没有看到罪证，而且还因为，即使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保安处由此得到的也并不如我们党从《真理报》和整个合法机关得到的那样多。

显然，保安处把奸细塞进杜马，为此排除了布尔什维主义对手等等，其依据是一种对布尔什维主义粗浅的看法，我甚至要说是一种对布尔什维主义拙劣的丑化：说什么布尔什维克要“举行武

装起义”了。为了掌握这次酝酿中的起义的所有线索，（在保安处看来）不择手段让马林诺夫斯基打进国家杜马和中央委员会是值得的。

这两点保安处都做到了，结果是马林诺夫斯基却成了一根结实的长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这根链条把我们的秘密基地同党影响群众的两个最大机关——《真理报》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联系在一起（而且是从各个方面）。奸细要取得我们的信任，只得保护这两个机关。

这两个机关由我们直接指导，因为我和季诺维也夫每天为《真理报》撰稿，而党的决议又完全确定了《真理报》的路线。因此，保持对 4—6 万名工人的影响当时是有保证的。杜马党团的情况也是如此，尤其是穆拉诺夫、彼得罗夫斯基、巴达耶夫，他们在工作中越来越不依赖于马林诺夫斯基，他们扩大自己的联系，自己去影响广大工人阶层。

马林诺夫斯基当时可以害人，他也一个一个地害了许多人。然而党的工作的作用在日益加强，其对成千上万群众（通过 1912 年 4 月以后声势变得更为浩大的罢工）的影响在不断扩大，这一势头他既无法阻止，也无法控制和“引导”。如果保安处让马林诺夫斯基退出杜马的种种理由中再冒出下面这一个理由，那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即：马林诺夫斯基实际上受合法的《真理报》和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工作的合法代表党团的束缚太多，已经超过了“他们”即保安处所能够接受的限度。

本证词由本人亲笔提供。

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①

^① 看来，下面是特别委员会的侦查员的笔录。——俄文整理者注

下面就向我提出的一些问题继续提供本人的证词。

中央委员当时在国内的并不多，我和季诺维也夫还侨居国外。留在这里的人当中，斯大林（朱加施维里）多半都在监狱里或者在流放中。马林诺夫斯基在这里当然就显得突出了。我们或许从国外就同芬兰社会民主党²⁸⁷ 建立联系或是在赫尔辛福斯建立印刷厂的问题给他发过指示。不过我已经不记得了。马林诺夫斯基有权而且能够在这方面独立行事。可见，马林诺夫斯基也可以亲自发起建立印刷厂。我可以说，在我看来马林诺夫斯基是个杰出的积极工作者。1914年1月在布鲁塞尔我曾和马林诺夫斯基呆在一起，我们一同离开克拉科夫，以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出席拉脱维亚代表大会。我同他从布鲁塞尔去了巴黎，他在巴黎向几百名听众作了关于杜马活动的公开的长篇报告。我当时大概很忙，好像没去听马林诺夫斯基的报告。关于马林诺夫斯基对我们的态度我还可以用下面这件事情来说明。马林诺夫斯基来我们这儿约有六七次，反正比所有代表都来得勤。他想在国内的中央委员中起主导作用，看来，只要我们把重要的任务交给别人而不交给他，他就不满意。一般说来，我们有个习惯，即：凡是比我们更左的行动都不允许出现；稍微右一点的行动尚可补救，更左的行动则会贻害无穷。看来，马林诺夫斯基并不总是喜欢这条行动方针。他想干更加大胆的秘密工作，我们在克拉科夫就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个话题。不过我们当时只把这归之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情绪急躁。现在回想起马林诺夫斯基的全部活动，我可以说，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背后无疑有一个智囊班子在操纵他的每一步政治行动，因为凭自身的力量他不可能把自己的方针贯彻得如此精细。现在我想不起

来其他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有意思的细节了。在马林诺夫斯基退出杜马、我们因罪证不足无法认定他是奸细之后，他离开了波罗宁村(克拉科夫附近)，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不过我听到了马林诺夫斯基被德国人俘虏的消息。他在我们的战俘中开设党课，讲课，阐释爱尔福特纲领。这个情况我是从马林诺夫斯基给我的信和其他几个俘虏的信中得知的，这几个俘虏对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和他的讲课赞不绝口。总的说来，这个人挺机灵，很会见风使舵。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①

同意下列改动：第6页下面“受束缚太多”，“进行”，“所能够接受的”；第7页：“在……之后”改为“在……中”；第8页添写的“波罗宁村(克拉科夫附近)”。

签名：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②

载于1917年6月17日《彼得
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
第94号(非全文)

① 接下去是列宁的笔录。——俄文整理者注

② 在证词上签名的还有H.A.科洛科洛夫。——俄文整理者注

给格·瓦·契切林和 列·尼·斯塔尔克的电话

(1918年2月14日)

致契切林和

斯塔尔克(彼得格勒通讯社²⁸⁸)

请转告:

(1) 涉及俄国对外政策的电讯稿,凡未经外交人民委员部(托洛茨基或契切林)检查者均不得发往国外。

(2) 将近日发往国外的所有电讯稿(涉及俄国政策的电讯稿)副本陆续送斯莫尔尼交托洛茨基和列宁,现在就送。

托洛茨基 列 宁

致格·瓦·契切林

1918年3月7日(2月22日)

契切林同志：

来人是从小奥地利逃出来的(他认得我们认识的人,但我本人并不认识他),叫拉伊别利(曾在维也纳住过,是来自加里西亚的波兰人)。他认识拉狄克。据他说,是为躲避战乱;还说他同情革命者。

他要一张去萨马拉或萨拉托夫的免费车票。我建议:给拉狄克去个电话,在电话上或者当面说好,如果同意,就给票。

致敬礼!

列 宁

同列·达·托洛茨基的来往便条

(1918年3月18日和23日之间)

托洛茨基同志!

请简单写两句告我,速记员²⁸⁹找到了吗?为了速记员今天就来,我能做点什么呢(去电话还是去车)?

列 宁^①

我打过电话。那边已经答应。我一会儿再打个电话。

托洛茨基

载于1991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第4期

① 就在这一页上列宁记下了地址和电话:

“3.91.81	梅特罗波尔
33.74	布哈林 213
赫列布尼科夫	奥博连斯基 577
III*…… 拉狄克 542(*此词未辨认出来)	
托洛茨基,住宅:	
3.70.50	
1/2.3	
在克里姆林宫	
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住宅	
3.70.51。”	——俄文整理者注

**致列·达·托洛茨基、
尼·伊·穆拉洛夫和亚·德·瞿鲁巴**

1918年4月8日

托洛茨基同志、穆拉洛夫同志的副手(或者穆拉洛夫同志本人)及瞿鲁巴同志:

恳请同来人²⁹⁰一谈,帮帮他,也就是加速组建他的队伍。

列 宁

载于1991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第4期

同阿·伊·李可夫互递的便条²⁹¹

(1918年4月11日)

(1) 我在那里对结果非常满意：明天(下午3点)的那个委员会已经选出。

(2) 我看今天别给美舍尔斯基讲任何确定的东西：拖延一下 #。

(3) 这是怎么回事？索尔莫沃人究竟想要什么？

他们在其企业中想要证明美舍尔斯基只不过花了别人的钱，他们似乎是在提出一个成立五金企业托拉斯的计划。

他们有一批年轻有为的工程师。

这算什么？就这么念下去把人都折磨死吗？只好走了。不能打断一下吗？

可以。我这就打断他们。

(a) 1个月30辆机车

(b) 5个月10辆机车²⁹²

同意吗？

致列·达·托洛茨基²⁹³

1918年4月21日

托洛茨基同志：

来人埃诺·拉希亚同志我很了解，我绝对可以替他担保。特此介绍前来见您，恳请切实予以帮助。

您的 列宁

载于1991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第4期

同阿·伊·李可夫、列·达·
托洛茨基、亚·德·瞿鲁巴和
弗·伊·涅夫斯基互递的便条²⁹⁴

(1918年4月23日)

致李可夫、托洛茨基、瞿鲁巴

别泽利辞职（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大会关于退出委员会的决定）一事是否属实？

如果属实，我们任命谁呢？

属实（但什么原因，不清楚）。
我提不出候选人，不过事不宜迟。

亚·瞿鲁巴

我提不出候选人，但可以推荐这方面的一位优秀的工作者——阿扎尔良。他是一名社会革命党人，不过人绝对忠诚可靠。^①

我只能重新建议任命万科夫。

托洛茨基

① 阿·伊·李可夫写的。——俄文整理者注

让弗拉基米罗夫做候选人,您觉得如何?

同意弗拉基米罗夫并建议立即任命。

李可夫

附言:他“大概”会同意。应该当着他的面任命。(他现在此地。)

我不反对任命弗拉基米罗夫,他相当坚定。我提议由今天上任的工程师韦利奇卡任副手。

弗·涅夫斯基

我完全同意任命弗拉基米罗夫,但是我支持他做候选人就要中断他在粮食方面的工作;他是我们部务委员会的委员和中央粮食管理局的成员。他参与粮食方面的工作对于我们说来至关重要。

亚·鲁巴

**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内务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²⁹⁵**

(1918年5月2日)

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内务人民委员部和
财政人民委员部

5月2日

来人尤里耶夫同志和丘宾斯基同志有关干摩尔曼的重要消息。

请于今天接见他们，因为必须尽快在人民委员会研究这些问题²⁹⁶。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关于工程师卡·瓦·基尔什和 彼·彼·阿列克谢耶夫的简要记录²⁹⁷

(1918年5月9日和15日之间)

有:7或者13……^①在日本

340名工程师

交通^②工程师 (蒸气机车牵引)

(燃料)基尔什

误认
为是
立宪
民主
党人

彼得·彼得罗维奇·

阿列克谢耶夫, 交通工程师

(绝对忠诚) 同卡卢加苏维埃一起工作

科博泽夫绝对 } 修筑卡卢加
为他担保 } 公路

5—83—18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科博泽夫

① 此词未辨认出来。——俄文整理者注

② 列宁把“交通”一词划掉了。——俄文整理者注

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不早于 1918 年 5 月 11 日)

致斯维尔德洛夫

昨天忘了向您转告。请务必按派克斯的要求办。他很能干。

列 宁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²⁹⁸

(1918年11月3日)

察里津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军事政策问题没有列入代表大会议程，也不会提出来。我认为您去阿斯特拉罕更重要。一切必要事宜都将通知瓦采季斯。

列 宁

载于1991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第4期

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会委员名单²⁹⁹

(1918年11月21日)

米海洛夫斯基 —— 立宪民主党人或十月党人

奥尔任茨基 —— 教授

局务委员会总共将有 16 人

31

赫里亚谢娃 }
斯托帕尼 }

布尔什维克

布利亚赫尔 }
谢苗诺夫 }

社会民主党人?

布里林格

— 普列汉诺夫分子

非党人士

帕什科夫斯基
基斯利亚科夫

- 无党派人士

- 好像是人民社会党人³⁰⁰

给莉·亚·福季耶娃的批示³⁰¹

(1918年11月26日)

莉·亚·：斯维尔德洛夫告诉我，他已同李可夫商妥。给斯维尔德洛夫去电话，向他要一个书面答复。

列 宁

11月26日

致莉·亚·福季耶娃³⁰²

(1918年12月2日)

您要是再饶舌,我可真的要开除您了!

致列·达·托洛茨基³⁰³

(1918年12月3日)

托洛茨基同志：今天就要讨论这个问题(同瓦采季斯)并作出决定。

列 宁

载于1991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第4期

同米·康·弗拉基米罗夫 互递的便条³⁰⁴

(1918年12月2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认为还是去南方为宜,因为有许多问题:减轻铁路枢纽压力,组织收购和收集德国人撤走地区的财产,监督军需供给情况(根据与克拉辛的协议),何况还必须完成粮食人民委员部所委托的有关粮食的许多事情。此外也不妨了解一下遣返战俘工作。但考虑到托洛茨基对我的态度,不知这样做是否妥当?

弗拉基米罗夫

您为什么不照我们的约定同斯维尔德洛夫讲好呢???

斯维尔德洛夫已同托洛茨基谈过,托洛茨基固执己见。不过我们认为我这次出差有好处,正因为我同疏散、粮食和军事供给工作关系密切,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自己的“职位”来从事铁路委员的工作。

斯维尔德洛夫也建议我不要按照托洛茨基提出的条件去。

关于支援基兹利亚尔县 苏维埃的命令³⁰⁵

1

致莫斯科工人、农民和
红军代表苏维埃粮食局

1918年12月5日

请协助基兹利亚尔县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主席K.T.米赫耶夫同志领取纺织品和所需数量的玻璃，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

人民委员会主席

2

致内务人民委员部

1918年12月5日

鉴于基兹利亚尔市及县财政状况极端困难³⁰⁶，兹命令你们全力协助基兹利亚尔县苏维埃，在与它的代表米赫耶夫同志一起查

明该苏维埃所需经费的数额后,通过南方面军里海-高加索革命军事委员会将必需的款项送往指定地点。

人民委员会主席

3

致造纸工业总委员会

1918 年 12 月 5 日

兹命令立即拨给基兹利亚尔县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主席K.T.米赫耶夫同志所需数量的新闻纸及其他纸张,以满足当地机关的需要。

人民委员会主席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 电报和给秘书的批示

1918年12月12日

沃罗涅日或发往托洛茨基的所在地

我们收到下面这份抗议书：

“第10集团军每天都在同步步逼近并一心攻占察里津的克拉斯诺夫匪帮浴血奋战。我们深感对世界革命的重大责任，并不认为局势已无法挽回，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全力以赴，运用我们的全部革命和战斗经验，以便像共产主义的钢铁长城一样反击并击溃敌人。遗憾的是，在这一极其重要的、就战事而言危急的时刻，我们的内部团结，我们这些为伟大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来自俄罗斯共和国各地并被阶级战争中战友情谊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的同志齐心协力的忘我工作，却受到派来担任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奥库洛夫同志的破坏，他不知分寸，粗暴傲慢，对集团军所肩负的实际任务一窍不通。他轻慢和侮辱我们这些献身革命事业、一心一意献身这一事业的人的自尊心，我们并不计较；我们忘却了自己的自尊心，容忍了他的专横口气，容忍了他那唆使集团军中的政治委员迫害我们无产阶级指挥员的政策；生活本身冲淡了这位不知分寸的同志的狂妄行为。在他的坚持下，从察里津赶走了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瓦列里·梅日劳克，赶走了这位坚定、聪明、有学问的党员同志，我们对此也容忍了；我们容忍了奥库洛夫在这里对我们这些人党不是一两年的同志设置的粗暴的政治监督制度；可是现在由于他的病态的虚荣心作祟，他居然在军内政治工作领域也挑起了冲突，而且冲突所涉及的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分歧，没有分歧的人和事。在奥库洛夫的坚持下，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撤消了在这里最有声望的马吉多夫同志的集团军政治部

主任职务,阶级军队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机构遭到破坏和瓦解。我们已仁至义尽,我们不得不痛切地承认,要是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支持下,奥库洛夫同志这个瓦解组织分子的意志仍旧在这里占上风,我们就无法同他继续共事。只要奥库洛夫同志不马上调离,我们这些在下面签名的人就对我们所担负的工作的失败不负任何责任,并请求解除我们的职务。

第 10 集团军司令 伏罗希洛夫
 第 10 集团军参谋长 马齐列茨基
 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命全权代表 夏坚科
 第 10 集团军参谋长助理 杜博维
 第 10 集团军司令代表 帕尔霍缅科
 第 10 集团军炮兵监察员 库利科夫
 第 10 集团军供应部主任 德什洛沃伊
 第 10 集团军供应部政委 克里茨基
 第 10 集团军供应部主任助理 图乔什维利
 第 10 集团军炮兵供给处处长 戈洛武什金
 第 10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格里什科夫斯基
 野战指挥部主任 卡扎诺夫
 值班主任 克鲁谢利^①
 反间谍处主任 伊万诺夫。”

鉴于伏罗希洛夫与奥库洛夫的关系极其紧张,我们再次认为必须撤换奥库洛夫。

列 宁^②

请用电报告知本电报送达托洛茨基的时间。

载于 1975 年《列宁年谱》俄文版
 第 6 卷(非全文)

全文载于 1991 年《苏共历史问题》
 杂志第 4 期

① 正确写法应为:克鲁谢尔。——俄文整理者注

② 签署该电报的还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俄文整理者注

致亚·德·瞿鲁巴³⁰⁷

(1918 年底和 1919 年 1 月 8 日之间)

致瞿鲁巴

两车皮

面粉运往博洛戈耶

(1) 运往切列波韦茨 } 各粮食委员
(1) 运往季赫温 }

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³⁰⁸

(不早于 1919 年 1 月 12 日)

我们在国防委员会里打算派越飞去彼得格勒 (对季诺维也夫来说越飞也是惟一的权威) 做整顿工作。³⁰⁹

致各人民委员和 各级苏维埃机关

1919年2月7日

致各人民委员和各级苏维埃机关

来人伦索姆同志是英美报刊记者,请予大力协助,让他能得到他所感兴趣的资料。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致埃·马·斯克良斯基

(1919年2月27日)

致斯克良斯基

季诺维也夫从彼得格勒打电话给我,说维尔霍夫斯基(原克伦斯基政府的部长)要求工作(特别是对付德国人的岗位)。同托洛茨基讨论一下,联系一下并答复季诺维也夫(他明天,28日,或者后天到)。

载于1964年在伦敦—巴黎出版的
《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1917—
1922年)》第1卷(1917—1919年)

致克·格·拉柯夫斯基

1919年3月4日

拉柯夫斯基同志：

请按附件式样发给捷尔·加布里耶良和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同志一张由我、李可夫、涅夫斯基签署的委托书。³¹⁰

敬礼！

列 宁

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³¹¹

(1919年3月6日以前)

我同意。(只是有点担心,彼得罗夫斯基在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等作“斗争”时是不是弱了一点。)

致列·达·托洛茨基³¹²

(1919年3月7日)

托洛茨基同志：同中央组织局商量一下。或找人送去。

列 宁

载于1991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第4期

给斯大林的电报

(1919年3月8日)

刚来自德国的消息说，柏林正在进行战斗，斯巴达克派已经攻占了部分市区。谁将取得胜利还不清楚，但是我们务必尽快攻克克里木，才能完全腾出手来，因为国内战争可能迫使我们向西推进去支援共产党人。

载于1993年2月5日《俄罗斯报》

给康·亚·梅霍诺申的电报³¹³

(1919年4月3日)

阿斯特拉罕 梅霍诺申

为海军区舰队的成绩甚感欣慰。这支舰队的作用至关重要。
应全力夺取海上的胜利。

列 宁

给埃·马·斯克良斯基的指示³¹⁴

(1919年4月9日)

请将这一消息用密码电报通知托洛茨基,副本给我。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

(1919年4月10日)

4月10日

致托洛茨基
抄送：斯克良斯基

鉴于东方面军形势极其严峻，我认为您还是留在那里为宜，况且13日³¹⁵的会议不讨论什么重要问题。中央组织局昨天就决定给您发一封内容相同的电报，但我担心因斯塔索娃不在而电报未发。我们正在抓紧讨论增援东方面军的一些紧急措施，斯克良斯基会向您通报。请复电。³¹⁶

列 宁

载于1930年在巴黎出版的
《反对派公报》第12—13期

**给克·格·拉柯夫斯基、
尼·伊·波德沃伊斯基、
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电报**

(1919年4月18日)

基辅 人民委员会主席拉柯夫斯基
陆军人民委员部波德沃伊斯基
司令安东诺夫

我们认为，绝对必须把乌克兰部队的主要力量集中到顿涅茨和布科维纳方面，集中到切尔诺维策方向。在顿涅茨方面，指的是消除最大的危险，在切尔诺维策方面意在减轻匈牙利的困难。乌克兰同志的职责就是当我们集中一切力量帮助东方面军时要竭尽全力完成上述双重任务。

同时，恳请在一周内至少将 2 500 匹马送到喀山。

列 宁^①

1919年4月18日

载于1938年Φ.奥哥罗德尼科夫
《1919年春天对高尔察克的攻击》
一书(非全文)

全文载于1991年《苏共历史问题》
杂志第4期

① 签署该电报的还有列·达·托洛茨基。——俄文整理者注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1919年4月19日以后)

附上胡斯曼的文章。如果您能就这篇文章为下一期《共产国际》杂志写点东西,那就太好了。

敬礼!

格·季诺维也夫

附上基辅《共产党人报》,内有库恩等人的讲话。您不就此写点什么吗?
这些话题我们是免不了要谈的。

依我看,在文献全部收齐之前我们不谈这些话题。

没必要写胡斯曼,不值得理睬。

我要就《国际报》(佩里卡)和《禁名报》³¹⁷写点东西,如果您很快寄来的话。

我为3月13日的讲话写的跋³¹⁸呢?

敬礼!

列 宁

致谢·帕·谢列达³¹⁹

(1919年4月29日)

人民委员会 谢列达

怎么回事?

4月29日

县土地委员会不允许对1918年分配不公的土地和草场重新进行分配，这样做是否公平？目前红军战士的家属并未得到与同村人一样多的东西。

伊古姆诺夫斯基乡斯波佳卡村 佩斯托夫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致瓦·尼·雅柯夫列娃³²⁰

(1919年4月30日)

雅柯夫列娃同志：季诺维也夫又给我寄来一封为巴达耶夫申辩的信。给您寄去还是不必寄去了？就算是已经了结了吧？

列 宁

致谢·帕·谢列达³²¹

(1919年5月2日)

请谢列达回答：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否全部属实？您有什么措施？

列 宁

5月2日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

1919年5月4日

请告诉我,是哪个乌里扬诺夫进了克里木政府。³²²

同列·达·托洛茨基的 来往直达电报

(1919年5月7日)

直达电报

喀山—阿拉特里(途中)1919年5月7日第1480号
克里姆林宫——列宁

东方面军形势良好,不过兵员补充太慢。退到维亚特卡的第二集团军兵员几乎没有得到补充。斯米尔加必须用直达电报催促划归喀山即第二集团军管辖的那些省的党委,争取尽快派出增补连。我本打算去萨马拉-布古利马地段,但鉴于南方面军的形势恶化,我看也许去南方面军为宜。请往希赫拉内回电。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载于1964年在伦敦—巴黎出版的
《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1917—
1922年)》第1卷(1917—1919年)

发自莫斯科 希赫拉内 托洛茨基

我刚才询问了中央政治局并遵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坚决主张

您火速前往哈尔科夫，必须消除当地的混乱状态并立即援助顿涅茨煤田。

列 宁

载于 1932 年在柏林出版的列·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对追随者文献的修正和补充》一书

给安·伊·巴拉巴诺娃的证明³²³

1919年5月8日

证 明

兹证明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同志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书记。

请俄罗斯联邦及乌克兰的苏维埃机关和同志们尽力协助巴拉巴诺娃同志。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给列·波·加米涅夫的电报³²⁴

(1919年5月9日)

致加米涅夫同志

5月9日

密码电报已发往基辅，您与基辅通话即可知道。³²⁵ 昨天启用您的密码往拉柯夫斯基处给您发了一份长电。

电报是否收到，请告。电文中有给您本人的仍然关于顿巴斯问题的重要指示³²⁶。托洛茨基今天将向您电告他的南方之行，他将在南方与您见面。此事暂且保密。

列 宁

载于1925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第6期(非全文)

给列·波·加米涅夫的电报

(1919年5月9日)

基辅 拉柯夫斯基

拉柯夫斯基转加米涅夫

请通过卫生局局长捷瓦诺夫斯基了解一下德米特里·伊里奇·
乌里扬诺夫的情况³²⁷。他如想来这里,请作安排。

列 宁

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作的摘记³²⁸

(1919年5月13日)

基里尔·奥尔洛夫

{ 电报拟就
电报已发
……①

由基·奥尔洛夫派遣

于星期一

委员会动身

已经出发

基·奥尔洛夫承担

(1) 辛比尔斯克 + 粗工

(2) —— 同上 —— + 伊热夫斯克的熟练工人

(3) + 卢甘斯克的熟练工人

(4) 彼得格勒: 半成品

(5) 波多利斯克工厂尽快开工(派人)

(6) 旧弹壳改装

① 字迹不清。——俄文整理者注

在索尔莫沃来电上的批示³²⁹

(1919年5月15日)

李可夫：您的电报草稿呢？

在卡·安·彼得松来电上的批示³³⁰

(1919年5月15日)

送政治局：是否询问一下托洛茨基？

在列·达·托洛茨基来电上的批示³³¹

(1919年5月15日)

交李可夫从速批复。

同列·达·托洛茨基的 来往直达电报

(1919年5月17日)

1

5月17日发自哈尔科夫 第111/c号电报

致中央委员会

经与梅日劳克和加米涅夫交谈，我彻底弄清了为什么必须解除安东诺夫、波德沃伊斯基和布勃诺夫的军事职务。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二：一是成立新的乌克兰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总司令、军事专家加米涅夫或格拉戈列夫或黑克尔及另外两名委员组成，一个是梅日劳克，另一个是有人推举的伏罗希洛夫，据说，他是全国军事政策的热心拥护者；另一个解决办法是撤销乌克兰方面军，将其东部部队划归南方面军指挥并将一两名乌克兰人选入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专门划分出一支集团军来对匈牙利方向设防。为了提出较为准确的建议，我还需要与这里的工作人员交换意见。我需要去基辅。不过，我现在就可以断言，胡作非为、轻举妄动、作风败坏、闹独立性等情况均已超出了最悲观的预料。对格里戈里耶夫的叛乱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利用：(1)彻底地、毫不留情地肃清游击习气、自作主张和流氓左倾行为；(2)将注意力的中心转向顿涅茨煤田。鉴于理顺关系的期限都已错过，必须采取非常果断的行动。除格里戈里耶夫外，其他叛乱者也要肃清，要搞掉他们的出谋划策者，并广泛宣传纪律和秩序，使之在乌克兰工人群众的头脑里深深扎根。加米涅夫完全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我需要得到中央十分明确和绝对的支持。

这样我就前往基辅贯彻获得通过的决定。补充材料待越飞抵达之后再报。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载于1964年在伦敦—巴黎出版的
《托洛茨基收藏文集(1917—
1922年)》第1卷(1917—1919年)

直达电报

致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中央政治局完全支持采取果断措施并赞成您的计划。我个人再补充一句：巴赫姆特的卡缅斯基、阿尔乔姆和格佐夫对在顿巴斯的动员工作表示不满³³²。必须阻止他们或者控制住他们。可通过电报与他们谈谈。

列 宁

5月17日

2

1919年5月17日

直达电报
第112/c号
发自科兹洛夫

莫斯科 斯克良斯基并转列宁

越飞同志已抵达。他同我们一样认为不可让安东诺夫和布勃诺夫继续留在乌克兰革命军事委员会内。在我们看来,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撤销乌克兰方

面军,办法是:另建一支西集团军并且让其他一切力量向顿巴斯集结。

托洛茨基

载于1964年在伦敦—巴黎出版的
《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1917—
1922年)》第1卷(1917—1919年)

直达电报

致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我们对第112/c号来电没有异议。

列 宁^①

① 签署该电报的还有约·维·斯大林和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俄文整理者注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³³³

(1919年6月1日)

致托洛茨基

您没有将中央的命令贯彻到底，也没有撤换波德沃伊斯基和安东诺夫，我对此甚感惊讶，说得委婉一点，甚感忧伤。现在一定要了结这个问题。乌克兰不设任何陆军人民委员。设两个军区：哈尔科夫军区和基辅军区。派纳察列努斯和另一个人去。³³⁴ 将安东诺夫调离。制定一套十分详尽具体的检查规程，查一下乌克兰实际上究竟在于什么。德宾科、伏罗希洛夫都在把军用物资攫为己有。³³⁵ 简直是一片混乱。他们并未向顿巴斯提供实质性的援助。

列 宁

载于1930年在柏林出版的列·托洛茨基《我的一生（自传试编）》一书（非全文）

全文载于1964年在伦敦—巴黎出版的《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1917—1922年）》第1卷（1917—1919年）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

(1919年6月3日)

致托洛茨基同志

哈尔科夫市

我期待着您对所有问题及中央关于如何处理梅日劳克、伏罗希洛夫以及德宾科问题的指示作出答复。应趁您还在当地将事情彻底了结。如果可能,请立即答复。

列 宁

1919年6月3日

载于1964年在伦敦—巴黎出版的
《托洛茨基收藏文集(1917—
1922年)》第1卷(1917—1919年)

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

1919年6月12日

直达电报

基辅 人民委员会主席 拉柯夫斯基

抄送： 粮食人民委员 施利希特尔

6月14日，党中央全会将讨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部在财政上和政治组织上隶属于全俄粮食人民委员部的问题。此事不必公布。需有您对此事的结论性意见，至迟不得晚于6月14日10时。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①

6月12日，下午4时

载于1964年在伦敦—巴黎出版的
《托洛茨基收藏文集(1917—
1922年)》第1卷(1917—1919年)

^① 签署该电报的还有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碧鲁巴。——俄文整理者注

给秘书的指示

(1919年6月15日)

给洛莫夫打电话,问他是如何处理的。³³⁷

收自辛菲罗波尔,1919年6月15日5时20分

电 报

莫斯科 列宁同志

抄送:李可夫、瞿鲁巴

三周后即将开始收割庄稼,但如果缺少必要的农具庄稼就会烂掉。亚历山德罗夫制造厂的农具大量积压。我们坚决请求命令亚历山德罗夫县粮食委员会立即按照我们的要求发放所需数量的农具和物资,而无需用酒、皮革、烟草来交换。我们认为您决不会让工人群众迫切需要的千百万普特粮食白白烂掉。

在萨拉普尔河(维亚特卡省) 船队员工来电上的批示

(1919年6月25日)

李可夫:您采取了哪些措施? 338

莫斯科 人民委员会 列宁

抄送:水运总管理局

我们请求协助清除卡马河航道上由白卫军布设的水雷。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坚决要求区舰队司令部清除水雷,均未得到预期的结果。只是一再保证将采取措施。水位在下降,面临完全停航的危险。情况十分危急。曾发生事故,船只被炸。目前“普希金”号客船已在云温河口搁浅,该处主要通道已因水雷断航。为了事业的需要恳请立即下令采取一切措施。

彼尔姆区水运局水运工人工会区委员会水运总管理局视察员

格卢什科夫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在沃洛格达省基尔基诺村 农民来电上的批示³³⁹

(1919年6月28日)

转交弗拉基米尔斯基

和

谢列达

发自基奇涅斯基镇

1919年6月28日7时11分收

电 报

6月4日,我村33座房屋连同财物均付之一炬,起因不明。我们无钱购买一切生活必需品……

请求在供给建房材料、农具方面帮助我们。

博布罗夫-扎哈罗夫乡基尔基诺村受灾公民

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作的札记³⁴⁰

(1919年7月3—4日)

(托洛茨基)

(1)关于争论“泛滥”含糊不清

实际上根本不正确

谁的过错,我撤掉他

(2)问题的意义:党应该纠正托洛茨基同志的
错误

(3)托洛茨基报告的意义:(根据军队内部的统计材料和事实描绘社会全貌)

(4)政治结论和实际结论:

(a)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

(中央不接受他的辞职)

(b)尽快将此事了结,忘掉,勾销

(c)转向政治结论和实践:

(I)最紧密的**团结**、统一、友爱。

(II)认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性**的危险性。

对军队来说:反对军事工作者的“精神退伍”。加倍努力。

“更新”
指挥人员
“在各个
派别阵营”
指挥人员
大批

对农民来说，

附 录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决定

五、军事问题：

1. (1) 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迁至莫斯科。
(2) 任命东方面军司令加米涅夫为总司令。参谋长待与他商定后任命。
(3) 授予瓦采季斯名誉军事职务并给予优厚的薪金。具体任命由政治局批准。
2. 成立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由事实上已在其中工作的 6 位同志组成。其成员包括：托洛茨基同志(任主席)、斯克良斯基同志、古谢夫同志、斯米尔加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总司令加米涅夫同志。免去原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的职务。
3. 在李可夫、米柳亭、克拉辛、瞿鲁巴、梅日劳克等同志出席的情况下中央决定立即合并军队的全部给养机构。技术性实施由一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阿·伊·李可夫同志)负责，他在军队给养方面拥有全权处置的权力。小国防委员会因军队给养机构合并而予以撤销。
4. 由季诺维也夫同志提交的中央委员会致各军队政治委员的一封信的草稿经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两同志讨论后送交政治局。责成托洛茨基和斯米尔加两同志以共和国革命军

事委员会的名义起草并颁发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所规定的军队政治委员权利和义务条例。

5. 除目前正在进行的动员年满 19 岁的青年和 10% 的工会会员入伍的活动以外，党和工会组织的其他大规模动员活动一律停止。根据以往分配的名额大量派遣共产党员的做法也要停止。今后仅以个别的方式选拔党的工作者代行军队政治委员职务，担任军队和后方、特别是警卫部队的政治工作。
6. 为了能有尽可能多的人充当军队和后方的政治工作人员和给养工作人员，中央和地方那些并非绝对必要的人民委员部以及部门的工作一律停止或者至少尽量简化。

7 月 4 日会议

7. (1) 根据隶属关系，彼得格勒只有两个中心而不是三个，它们是：第 7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防卫委员会（见附录①）。
- (2) 防卫委员会的权限范围就是罗森霍尔茨在为筑垒地域军事委员会草拟的规定中所指出的那个权限，再加上克列斯廷斯基同志提出的关于协调所有企业和机关支援军队的活动的条款。
- (3) 防卫委员会在作战问题上受第 7 集团军指挥。
- (4) 防卫委员会的权限范围不得扩大到各军事机关（城郊

① 附录见本卷第 339—340 页。——编者注

军事委员会、省军事委员会、波罗的海革命军事委员会等)。

(5)第7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有：集团军司令马季亚谢维奇、罗森霍尔茨、沙托夫和季诺维也夫。

(6)防卫委员会的成员有：彼得斯、季诺维也夫、科兹洛夫斯基和一名由第7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派的军事专家。任命彼得斯为彼得格勒筑垒地域警备司令，他担任此职时要完全听从第7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

(7)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防卫委员会建立后，国防委员会授予斯大林的全权不再有效，中央借此机会对他在彼得格勒和西方面军的活动表示十分满意。

(8)中央主张将第7集团军司令部由诺夫哥罗德迁往彼得格勒或其近郊。第7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如对本决定提出异议，由政治局对这一问题作最后裁决。第7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必须及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8. 中央责成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命令，将专业技术最熟练的共产党员派到炮兵训练班去对红军战士和指挥员进行炮兵、机枪以及装甲车知识的培训。

组织局负责挑选尚未应征入伍、适合担当这一任务的工人党员。

9. (1)如果总司令及各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不表示反对，将任命伏龙芝为东方面军司令，叶戈里耶夫为南方面军司令，吉季斯为西方面军司令。

(2)任命斯大林、莱·别尔津、波嘉耶夫和方面军司令吉季斯等同志为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免去波泽尔恩同志和斯米尔加同志的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10. 乌克兰负责工作人员发来的电报和越飞同志的报告都谈到以第 12 集团军和第 14 集团军为主体组建一个直属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专门集团军群。

此事待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相应建议交来后由组织局和政治局决定。

11. 将斯图契卡同志和达尼舍夫斯基同志提出的关于第 15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问题提交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解决。免去拉脱维亚集团军的非军人委员的职务并由俄共中央另行分配。

12. 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司令部或者契切林的名义发表宣言,声明俄国军队不打算越过芬兰和爱斯兰边界。宣言由政治局审定。

13. 斯图契卡同志和达尼舍夫斯基同志就斯克良斯基同志关于军事部门的文职人员和指挥人员津贴问题的第 900 号和第 1000 号命令提出了看法。批准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现行规定。

14. 责成组织局为特别部物色工作人员。

15. 责成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准备解决普遍军训的问题。

16. 责成古谢夫同志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登记管理问题之后就此问题向组织局提出报告。

17. 批准关于第 7 集团军食品供给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

“鉴于担负彼得格勒保卫任务的集团军的食物供给状况极为糟糕，特命令第5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白河对岸缴获的战利品、自己的储备以及集团军食品委员会收购的食品中向第7集团军提供食品：第5集团军提供面粉10万普特、玉米糝2万普特；第2集团军提供面粉75000普特、玉米糝15000普特；如有可能还应提供肉及其他食品，并责成第5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今后定期援助第7集团军，提供其所需的食品，同时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信这两个集团军中的党员同志，建议以特急的方式落实上述措施。”

18. 希望再给第7集军增加一个旅。
19. 斯米尔加同志应亲自过问此事，与谢利瓦乔夫会晤，并向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报告。

1919年7月3—4日中央全会会议记录补遗

“根据隶属关系，彼得格勒只有两个中心——第7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防卫委员会。

一、彼得格勒市及其周围15俄里以内的地区变为筑垒地域。

注：筑垒地域的确切界限由第7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划定。

二、彼得格勒市及其周围筑垒地域的管理由防卫委员会负责，防卫委员会在作战方面受第7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

三、管辖彼得格勒市及其附近要冲的防卫委员会负有如下使命：

1. 协调为集团军服务的各机关和企业的活动。

2. 为了保卫彼得格勒和支援保卫彼得格勒的部队,筑垒地域内一切物质财富,无论其部门隶属关系如何均可利用。
3. 为此目的进行各种形式的动员。
4. 组织彼得格勒的疏散工作。
5. 领导城防工事建设。
6. 制定筑垒地域的防御计划并采取准备防御的一切必要措施。
7. 进行肃反斗争。
8. 维持秩序。
9. 采取防御所需的一切其他措施。

四、撤销内部防务长官一职,设筑垒地域警备司令,直接受第7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

五、任命马季亚谢维奇、罗森霍尔茨、沙托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为第7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六、任命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筑垒地域警备司令彼得斯同志、军事专家科兹洛夫斯基同志为防卫委员会委员。

彼得格勒防卫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不得扩大到各军事机构(省军事委员会、城郊军事委员会、波罗的海革命军事委员会等)。”

给埃·马·斯克良斯基的批示⁵⁴¹

(1919年7月4日)

致斯克良斯基同志

托洛茨基的病实为当前的一大不幸。(1)要全力以赴尽快从彼尔姆派出两个师来；(2)您要注意南方，每天与古谢夫通话两次。

敬礼！

列 宁

载于1964年在伦敦—巴黎出版的
《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1917—
1922年)》第1卷(1917—1919年)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和 政治局决定草案

(1919年7月5日)

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审议并全面讨论了托洛茨基同志的申请书³⁴²，现得出一致结论：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绝对不能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辞呈，绝对不能满足他的请求。

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将竭尽全力，使托洛茨基同志自己挑选的目前最困难、最危险和最重要的南方面军的工作做起来最得心应手，对共和国最有成效。托洛茨基同志作为陆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也完全能够以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义，与由他提名并经中央任命的方面军司令(叶戈里耶夫)一起采取行动。

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将千方百计为托洛茨基同志提供充分的机会，以便实现他所认为的对军事问题上路线的纠正，而且如果他愿意的话，将力争早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坚信，在目前情况下托洛茨基同志辞职绝对不行，那将对共和国贻害无穷。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坚决建议托洛茨基同志不要再提出这个问题，建议他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尽量减少他的职责，以便他集中精力搞

好南方面军的工作。①

有鉴于此，组织局和政治局既不接受托洛茨基同志退出政治局的要求，也不接受他辞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军人民委员)职务的要求。

列 宁②

载于1930年在巴黎出版的《反对派公报》第12—13期合刊

-
- ① 以下直至列宁的签名之前的一段话，是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代写的。——俄文整理者注
- ② 签署本文件的还有列·波·加米涅夫、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米·伊·加里宁、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约·维·斯大林、叶·德·斯塔索娃。——俄文整理者注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报

1919年7月5日

彼得格勒 斯莫尔尼 季诺维也夫

纳塔莉娅·伊万诺夫娜·托洛茨卡娅有点认识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阿尼西莫夫,她请求更加仔细地、从容不迫地重新审理他的案子。³⁴³请务必向明仁斯卡娅姐妹了解情况。

列 宁

**在约·约·瓦采季斯和
谢·伊·古谢夫来电上的批示³⁴⁴**

(1919年7月9日)

用密码转发给第7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季诺维也夫、罗
森霍尔茨和彼得格勒防卫委员会
立即调查
并采取一切措施。

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

(1919年7月11日)

基辅 人民委员会拉柯夫斯基

俄罗斯没有提薪而乌克兰提薪,从政治上讲是不能容许的,因为乌克兰工人的食品供应状况毕竟要好得多。因此,我们建议原定的发放暂不进行,如已开始发放,则应停止。

列 宁^①

载于1964年在伦敦—巴黎出版的
《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1917—
1922年)》第1卷(1917—1919年)

^① 签署该电报的还有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和瓦·弗·施米特。——俄文整理者注

在共和国革命军事 委员会秘书处电话记录上的批示³⁴⁵

(不早于 1919 年 7 月 27 日)

斯塔索娃并转中央组织局。

载于 1985 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 40 卷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1919年8月1日)

致季诺维也夫同志

8月1日

有关新的阴谋³⁴⁶的材料我已看过,我将注意事态的发展。要更加严密地监视所有的人和孟什维克护国派分子。彼得格勒叛变的事情还多着呢。

高尔基不知为什么一点也打不起精神来。他给我写信说,他与共产党人的分歧日益加深。我给他写了封长信^①。我担心以他目前的心情不能让他写通讯报道。那样必定有害。应当让他到乡下去——他根本不想去。使个计谋吗?很难。我不晓得该怎么办。(现将我给高尔基的信的副本秘密地寄给您。您有机会可和他谈谈,要注意分寸并来信简单谈谈对他的印象;我担心他会出走。)

将乌克兰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太可笑了。他们的“错误”无法医治。除了邓尼金统治下的火与铁,再无其他医治这种“错误”的办法。

关于党员和其他问题,请寄更为详细的材料来。

^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第42—46页。——编者注

彼得格勒把我的小册子(好像是3月13日的讲话)搞糟了。我需要这本小册子的序言³⁴⁷。请印好并尽快寄来。

敬礼!

列 宁

在图拉来电上的批示

(1919年8月5日)

用电话转告李可夫并于明日(8月6日)列入**国防委员会**的
议程。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
发自图拉省 1919年8月5日2时12分收

电 报

前线的专家开始陆续抵达波多利斯克弹药制造厂。两天里来了38人。
奔萨、彼得格勒和谢斯特罗列茨克等地的兵工厂尚未来人。

特别政治委员 奥尔洛夫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

(1919年8月6日)

致托洛茨基同志

特急

对您的 307 号电报³⁴⁸ 只能在今天夜里答复,因此,请勿以为问题现在已经解决。³⁴⁹

列 宁

载于 1991 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第 4 期

致斯·斯·丹尼洛夫³⁵⁰

(1919年8月15日)

明天因事去委员会。待脱身后,再设法与您电话联系。

列 宁

8月15日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 组织局联席会议决议草案³⁵¹

(1919年8月23日)

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联席会议重申上次关于利林娜同志的问题的决定，并向俄共彼得格勒党组织的全积极的工作人员提出警告：他们围绕利林娜同志的问题大作文章，无事生非，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央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

给格·伊·博基的电报³⁵²

(1919年9月5日)

辛比尔斯克 东方面军

特别部部长 博基

请将卡尤罗夫一案的材料副本托人给我带来。

列 宁

在卡卢加来电上的批示³⁵³

(1919年9月11日)

明天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讨论。

在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 来信上的批示

(1919年9月23日)

托洛茨基同志：请阅后将您的看法告我。

列 宁

9月23日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迄今为止，舰队一直在全力收复伏尔加河沿岸的被突破地区。舰队攻克卡梅申，登陆部队在杜博夫卡的敌后地区登陆，这些您都是知道的。眼下，随着察里津和萨列普塔的收复，肃清伏尔加河沿岸残敌的任务即将大功告成。在不久的将来，即在肃清伏尔加河沿岸残敌之后，我将马上开始几个海上战役。我打算首先会同登陆部队向恩巴河口进军，以便占领这个石油工业区。我要赶在土耳其斯坦部队夺取克拉斯诺沃茨克之前把一部分驱逐舰派到那里，以加强我们在里海南部地区的影响。英国海军在数量上和技术上均占优势，我们目前还无法将其击溃并取得里海的制海权。为了做到左右局势，为了做到即使不能彻底消灭、至少也要重创英国海军，使之不再对我们构成威胁，必须立即从波罗的海再调集6至10艘驱逐舰到里海来。请向贝伦斯施加影响，让他马上将预定给我们的驱逐舰派到阿斯特拉罕来。没有这样的增援就会一事无成。

我认为，现在里海对我们说来比波罗的海更重要，因为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得到液体燃料，由于没有液体燃料，我们已有些支持不住了。

此外，从海军方面看，要取得对波罗的海这个非封闭性海域的制海权是做不到的。也不可能把整个英国海军舰只全部击沉。但在里海则可以做到。

因此,里海战役对于苏维埃共和国来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可见,在供给问题上应该首先考虑到我们。我们尤其迫切地需要煤,况且我还打算实施冬季战局。所以我恳切地请求您命令贝伦斯为我们的驱逐舰提供煤,即使以此为代价收缩波罗的海的战役也在所不惜。

致同志的敬礼]

拉斯科尔尼科夫

1919年9月6日

载于1964年在伦敦—巴黎出版的
《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1917—
1922年)》第1卷(1917—1919年)

在格·德·瞿鲁巴报告上的批示³⁵⁴

(1919年9月24日)

李可夫和克拉辛同志：
你们的结论呢？

列 宁

9月24日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给伊·捷·斯米尔加的电报

(1919年10月5日)

致斯米尔加

请用率告我,可否收下德宾科当个师长或担任别的工作。³⁵⁵
我劝您不妨一试,对他严加监督。

列 宁

载于1964年在伦敦—巴黎出版的
《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1917—
1922年)》第1卷(1917—1919年)

致俄共(布)中央组织局

1919年11月13日

致中央组织局

询问一下中央组织局(我看应认定纯属党内冲突,不要当作刑
事案件)。³⁵⁶

给阿·亚·古谢夫的委托书

1919年11月15日

委 托 书

兹证明人民委员会军用汽车库修配车间主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古谢夫同志受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派遣前去彼得格勒市出差,他要优先得到4部^①“克格列斯”型“帕卡尔特”牌机动雪橇及全部备用零件。

请各级权力机关大力协助古谢夫同志完成此项任务。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① “4部”一词是列宁所写;在文件末尾还有列宁的附笔:“更正:‘3部’应为‘4部’”(《列宁年谱》1977年莫斯科版第8卷第26页)。——俄文整理者注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1919年11月15日^①

季诺维也夫同志：

务请大力协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古谢夫，以便他尽快完成自己的工作^②。

^① 手稿上误写为“1919年10月15日”。——俄文整理者注

^② 见本卷第361页。——编者注

给汽车库主任的指示

彼得格勒
汽车库主任

1919年11月15日

修配车间主任阿·古谢夫同志、技师И.科索雷洛夫和П.马卡罗夫紧急前去普梯洛夫工厂出差，务请在本次特别重要的出差全过程中提供交通工具和几名工人。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给冬宫警卫队长的指示

彼得格勒
冬宫警卫队长

1919年11月15日

请给因极重要公务前往彼得格勒出差的人民委员会军用汽车库修配车间主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古谢夫同志提供方便,让他随时均可通过直达电报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通话。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批示³⁵⁷

1919年11月25日

托洛茨基同志：写信人是一位非常可靠的老党员。请阅后退回。您打算怎么办？

在A. И.波嘉耶夫的信上的批示³⁵⁸

(1919年12月22日)

致托洛茨基和李可夫

请附上简要意见退回。

列 宁

12月22日

载于1964年在伦敦—巴黎出版的
《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1917—
1922年)》第1卷(1917—1919年)

给列·达·托洛茨基的批示³⁵⁹

(1919年12月26日)

托洛茨基同志：

请再发一个**命令**（抄送我），否则军队那些家伙什么也不会干的。

列 宁

载于1964年在伦敦—巴黎出版的
《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1917—
1922年)》第1卷(1917—1919年)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未发表的文章和讲话(1852年、1853年和1854年)》一书1919年哈尔科夫版上作的标记³⁶⁰

(不早于1919年)

[3]因此,国民公会及8月10日的内阁³⁶¹,是有足够时间作军事准备的。从8月10日到1793年3月却一点事情也没有做,义勇军几乎未被重视。1793年3月征集了30万人——从3月到第二年3月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公会有时间和自由来进行军事准备,而在吉伦特派倾覆后的10个月内,革命的政党完全没有任何障碍。在拥有2500万人口和正常数量的可应征公民的国家里,用一年时间招募100万士兵(包括75万勇士),是不需要任何魔法的^①。

[5]国民公会能够得救的惟一原因是联军的兵力没有集中,这就使国民公会得到一年的喘息时间。它得救的原因不仅和老弗里茨^②在七年战争中得救的原因是一样的,而且和威灵顿1809年在西班牙得救的原因也是一样的,当时法军无论在数量或者在质量上至少超出他两倍,只是因为拿破仑动身后,法军元帅们以所有可能的方式相互倾轧,而使自己的大批兵力处于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652页。——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

瘫痪状态^①。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655页。——编者注

同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 来往直达电报

(1920年1月5日)

请将记录转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在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乌克兰的其他一些城市里，伤寒猖獗。邓尼金匪徒和马赫诺匪徒已将所有的民宅和医院洗劫一空。病人没有被服，有的用爬满虱子的破布凑合。我们为了解决被服短缺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均已落空。现向您求助，请您下令立即至少运来2万套被服或布料。南方面军卫生处因无货而不能提供。盼您早日下令。

致热烈的敬礼！

奥尔忠尼启则

紧急：给谢马什柯打个电话

我马上同卫生人民委员部联系，力争搞到你们需要的东西。请告知最新战况，是否采取了一切措施修理机车？粮食情况如何？

列 宁

据悉，刚刚攻克马里乌波尔市，我部在夺取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后正继续向梅利托波尔推进。正在采取措施修理机车，但燃料问题很尖锐，顿涅茨的煤炭尚未运到。粮食情况尚可，眼下还在利用自由贸易之便来筹集储备粮。

盼能得到被服。

奥尔忠尼启则

谢马什柯答复：大约 6 天前已向哈尔科夫发去被服及一些设备，还在采取其他措施。

列 宁

谢谢，如果几天后我们尚未收到被服，容我再次打搅。

载于 1945 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 35 卷（非全文）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 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³⁶²

(1920年1月12日)

速记记录

同志们！我有一项极其讨厌的工作，这就是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因此我几乎在人民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上都给令人厌恶的本位主义的争吵弄得痛苦不堪。粮食人民委员部气势汹汹地指责交通人民委员部，历数它的罪状。常常闹得不可开交，我有多次体验，因此我说，总有一天我们开完一次会后我会去跳水自杀。我这样说是为了指出，在这个会上也出现了最荒唐的本位主义的争吵，对此人民委员会是有责任的。托洛茨基同志说，提出用部门机关取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发神经病，也可以说是人们跟官僚主义混蛋们打了一天交道后才这样说的。这些人来这里就胡扯些本位主义的东西，还不得不为此花费时间，真叫人感到难为情。

托洛茨基同志好就好在没有这么做。他的提纲的最后一点是，请建立跨部门的委员会，我们已经这么办了。他在自己的提纲中建议中央委员会提出下述任务：要建立跨部门的委员会。部门负责人和官僚们，请不要说什么我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比军事部

门差。这是一味博得廉价掌声的好办法，只是这个办法包含着十足幼稚的利益，包含着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好还是粮食人民委员部好这种既讨厌又愚蠢的争吵。这两个机构都不行。

是谁挑起这场讨厌的本位主义的争吵的呢？不是托洛茨基同志，他在提纲中什么也没有说。论战是洛莫夫、李可夫、拉林同志挑起的。他们每个人都拥有最高的官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他们当中还有一位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这位主席的头衔多得很，如果我要列举出他的所有的头衔，那我的10分钟发言就得花掉5分钟。因此，说这个会上大家彬彬有礼、亲密无间、对会议确实兴致勃勃是没有根据的。有兴致，那并不是因为李可夫同志和其他参加讨厌的笔墨官司的人都发了言。托洛茨基同志提出关于新任务的问题，而他们则把与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本位主义的论战端了出来。难道我们不知道洛莫夫、李可夫和拉林同志在他们的十分愚蠢的文章中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把这一点说出来吗？会上有一位发言人说：不能同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进行论战。如果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有错误，那么请直截了当地说，在会上加以纠正，指出这是错误，而不要去胡扯什么集中和分散。李可夫同志说，有必要谈集中和分散，因为托洛茨基同志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个人以为，这儿坐着的人都很落后，他们连托洛茨基同志提纲的头几行都忘记了。提纲说：“管理经济要有总的计划……”等等。最尊敬的李可夫、洛莫夫和拉林，你们看得懂俄文吗？让我们回到你们16岁那个时候吧，让我们来从头闲扯集中和分散的问题吧。这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会务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的国家任务。这是胡说八道、一文不值的垃圾，把时间花费在这方面简直叫人感到难为情，可耻。

当我们议论新任务的内容时就争论起来了。争论的问题是关于集体管理机构和一长制。至于集体管理制和一长制，如果我们在工人集会上说我们赞成集体管理制，同时却贯彻资产阶级的原则，那是一文不值的。这样的论战我在人民委员会里常常听见。这种说法很愚蠢，只有在本位主义的争吵中才说得出口。集体管理制变成了泡在会议上，说什么一长制不是惟一可行的组织办法的人的空谈。我们当然需要让工人学习管理。集体管理机构当然也是可以学会的。如果他们不会别的办法，那就让他们呆在集体管理机构里吧。学习是不需要集体管理机构的，找一些助手就行了。我们要把集体管理原则和权力的一长制原则结合起来；贯彻集体管理原则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工人学会自己管理。集体管理机构应该由四五位同志组成，他们都配备有助手。我们将有时实行集体管理制，有时实行一长制。那些差的、不得力的、落后的和不开展的人，让他们去实行集体管理制，让人们去议论纷纷，说得厌了也就不再说了。

战争教会人们把纪律强化到极限，把数万、数十万人，即数万、数十万同志集中起来，他们为拯救苏维埃共和国而牺牲。要不是他们流血牺牲，我们大家都已经见鬼去了。尤登尼奇春天要来，协约国正在策划，我们不了解它将策划出什么来。

我现在要谈复员和利用军事力量的问题，目的是使军事力量和军事机关适应即将到来的时期的需要。我们正处在转折的前夕。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是这么结束的，叫大家各自回家，而人人都欢天喜地。宣布复员，让所有的工人各奔东西，去领取3普特的口粮等等。当然到会的人在拍手鼓掌，而他们知道工人们受什么样的苦，饿成什么样子。但你们因此博得廉价的掌声。我们大家都知

道饥荒十分严重。但是请你们把粮食运来吧。请大家想一想复员意味着什么。谁说要复员,这是废话,空话。请试一试让第3集团军复员,这个集团军干得很出色,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那些发笑的人对当前的形势根本不了解,也不善于思考。不管这些方案有多少错误,我们花10分钟就看明白了,但是基本上按托洛茨基同志电报中所说的办法去解决。您的基本思想很值得重视。一个集团军驻扎在乌拉尔,在西西伯利亚的边上,它能干什么呢?返回彼得格勒。它又回不来。火车不通。另一个集团军正开赴南方。你们去收集几千万[普特]。^①你们知道,需要收集3亿普特粮食,而不是空谈经济建设。你们试一试去收集这3亿普特。一个集团军开到西西伯利亚,驻扎在那里,离又离不开。另一个集团军开到罗斯托夫的南面,也离不开,因为那里是顿涅茨克州,而我们也不可能从那里调兵。一个集团军进入塔夫利达省,正在攻打梅利托波尔,那里粮食多极了,但不能把军队调走,因为那里有反革命匪帮,也有粮食。关于这一点,即关于这些具体任务没有人考虑过。与其像孩子一样胡闹,还不如考虑一下,该做些什么。

人民在挨饿,铁路不通,而我们军队里的每一个战士都说,我现在才明白什么是纪律。军队打击并处决损人利己的家伙。这个军队也有缺点,军队机关干的蠢事一点不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等机构干的少,托洛茨基同志永远不会去写这些情况。而现在这个机构有可能采取强制措施和执行纪律,因此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些粮食收集到手并且运回来,因为我们的全部困难就在这里。为了收集到3亿普特,需要有一个机构。这个机构

① 方括号内的文字是俄文整理者补上的。——编者注

在哪里？就在挨饿的庄稼汉能够帮助饱汉弄到食物的地方。我们来到的是能吃饱的省份。说阿拉克切耶夫式的统治³⁸³的人真可耻——这是毫无价值的自由主义的论据，这是一文不值的蛊惑言论。他们竟然把社会主义的军队，把这个军队的纪律和组织称作阿拉克切耶夫式的统治，而正是这支军队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才没有沦为饥荒的牺牲品。我们怎么说得这种话？这种说法同在人民委员会里开始的争吵一样：挥起棍子就打。我不幸在人民委员会的每次会议上都见到过这种情景。这不是阿拉克切耶夫式的统治，而是我们的罪过，又是取得胜利所不可或缺的东西。

我们战胜邓尼金和高尔察克靠的是我们比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强的纪律，而托洛茨基同志实行了死刑，这种做法我们是要加以称赞的。他通过共产党员的自觉组织和鼓动来实行死刑。我们为一万个白卫军官而牺牲了几万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样做才拯救了国家。现在必须采用这些方法，不采用这些方法就运不来粮食。只有在乌克兰粮食才富足。我们运不回粮食来，因为要给工人发放口粮，就必须收集余粮。为了抓建设，就必须让几百万工人去干活。

有人说：好吧！让工人离开军队回家吧。谁也不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儿在闹饥荒。他们要留在能吃饱肚子的地方，留在梅利托波尔省和其他地方，同自己的军队在一起，军队可以多吃两倍的东西；但是如果军队不吃东西，它就救不了你们。应该考虑的不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管部门，而是共和国的整个形势。你们难道没有读过克列孟梭的文章？他说“我来推动波兰和罗马尼亚去干”。你们怎么能让军队复员呢？这是空谈，而不是严肃的论战。

我们只复员一小部分人，其余的人我们要留下以防不测。要做到这一点该怎么办呢？彼得格勒和沃罗涅日的工人不可能赶来。如果他们能够赶来，我们就不会让他们复员。

有人说：我不想呆在兵营里，我想为建设出力。如果采取这种态度，那简直可笑。这样来理解国家任务是可耻的，在这一点上连论战都没有意思。这些人在地方机关里犯的错误同我们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其他机关里犯的错误一样多，但是他们能为我们解围，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把粮食和食油从车里雅宾斯克运出来，那里没有粮食机构，又没有工夫去建立。你们用《共产主义ABC》³⁶⁴是战胜不了富农和匪徒的，这需要有可靠的力量。军队今天在梅利托波尔省，明天又要开赴别的地方。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工人都能理解我们，赞同我们。如果你们想进行论战，那就去批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吧，可是我有言在先，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和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会议上你们都会挨揍的。存在着官僚主义、拖拉作风、纪律涣散，我们正在反对这种纪律涣散和官僚主义，必须同这些不良现象作战。流血的战争结束了，但是不流血的、真正的、要求有军队纪律和作用的战争并没有结束，这场战争要求人们去参加战斗，而不是呆在家里。为了进行这场战争，需要利用那些驻扎在波兰和我们之间、邓尼金和我们之间，驻扎在北高加索的军队。要这些军队干什么？让它们复员吗？纯粹是胡说八道。应该把这些军队同整个机关、整个共产主义先锋队一起派去收集和运送粮食。既然我们不惜处决几千人，那我们也不惜采取上述措施，以此来拯救国家。（鼓掌）

致M. Ф.安德列耶夫

(1920年2月6日)

2月6日

致电话网负责人
安德列耶夫同志

请用最快的速度通过上交换台接通通往米柳亭同志的住宅的
直线电话,他住在原先沙皇住的地方(李可夫同志现住该处)。

人民委员会主席

致伊·费·阿尔曼德

(1920年2月17日和3月28日之间)

伊涅萨同志：

我曾给您去过电话，想问问您穿多大号的套鞋。但愿能搞到。请来信说说您的身体如何。您患了什么病？请医生看过吗？

敬礼！

列 宁

致伊·费·阿尔曼德

(1920年2月17日和3月28日之间)

亲爱的朋友：

送去一些东西供您阅读。报纸(英文的)请退回(打个电话,我们派人去取)。

今天4点以后有个好医生去给您看病。您那儿有劈柴吗?家里能做饭吧?是否有人给您做饭?

现在体温如何?

请写封短信。

您的 列宁^①

① 列宁在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伊涅萨·阿尔曼德同志。涅格林大街9号楼6号住宅(列宁寄)”。——俄文整理者注

致伊·费·阿尔曼德

(1920年2月17日和3月28日之间)

亲爱的朋友：

体温降下来以后必须等上几天。否则会得肺炎的。请相信我。

现在西班牙流感来势凶猛。您得的只是流感吗？有没有支气管炎？要不要再送几本书去？请来信告诉我，是否在给康斯坦丁诺维奇送食品？

请写得详细一点。

不要过早出门！

您的 列宁

(娜·康·正在康复中)^①

^① 列宁在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伊·费·阿尔曼德。涅格林大街9号楼6号住宅”。——俄文整理者注

在米·弗·莫罗佐夫报告上的批示³⁶⁵

(不早于 1920 年 2 月 18 日)

请克拉辛转交古科夫斯基。

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会议决定上作的批注³⁶⁶

(1920年2月22日)

出席会议的有：斯克良斯基同志、加米涅夫同志、马尔柯夫同志、列别捷夫同志、休金同志、梅斯利茨基同志、沙波什尼科夫同志。

决定：

(1) 至迟自2月25日开始向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方向运送(第56)师和(第19)师(约40至50列车)，每日4列。据马尔柯夫同志称，库皮扬斯克以远的铁路运输工作无法保证。

(2) 2月25日起自奥波奇卡向利斯基运送(第21师)的一个旅(5列)，中途在莫斯科稍事停留，待各枢纽站疏通后(约需5天)继续前往利斯基。

(3) 3月7日起调运(第18师)(2列)，同时责成马尔柯夫同志于3月7日前将运力提高，使之达到向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方向发4列的规模。

(土耳其斯坦)

(4) 将正在途中的第24师调运至波沃里诺站，每昼夜2列。待塞兹兰—奔萨段疏通后即着手运送第24师的下一个旅，每昼夜1列。

西方

(5) (第19师)之后准备向哈尔科夫运送(第10)师，

会议听取了，向高加索战线增援的办法

(18北方)

29东方

西方

60

52 每昼夜不少于 2 列。

(6) 在第42师之后在交通人民委员部全面配合下运送拉脱维亚师, 并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从速运送第 42 师的余部。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总司令
代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副交通人民委员
代秘书

埃·斯克良斯基

谢·加米涅夫

谢·马尔柯夫

И. 梅江采夫

} 4 个

(2) 3 西方 + 1

1 北方

载于 1985 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 40 卷

致安·伊·巴拉巴诺娃

1920年2月28日

致巴拉巴诺娃同志

亲爱的同志：

寄上一本《共产主义》杂志³⁶⁷。万分感谢您寄来的戈尔德曼的小册子。³⁶⁸

我一定在下周接见他们。³⁶⁹

此事容电话上再谈。

致崇高的敬礼！

您的 列宁

载于1977年《列宁年谱》俄文版
第8卷(非全文)

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谈话³⁷⁰

(1920年3月底—4月)

列宁同采访他的记者交谈的方式别具一格。托洛茨基、拉狄克、李可夫以及其他大多数人都把采访当成录音，当作向外国听众传达自己观点的一种手段。列宁则善于在对方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与采访者互换角色，采访者会非常惊讶地发现（这时再要作任何改变已来不及了）列宁提出的问题至少几乎同他一样多，究竟是谁采访谁，看来只有数学家才能确定了。

因此，我在翻阅离开莫斯科之前同列宁谈话的记录时发现，他向我详细询问了我并不十分在行的英国政治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列宁本应留着让英国工党³⁷¹代表团来回答的），而我当时准备探讨的问题全是有关俄国局势的。我必须在此表示歉意，因为我将引用一些我回答的内容，但我这样做纯粹是为了复述列宁当时的问题和评论，这些问题和评论反映了列宁这个人的特点，大家会发现，他与他的某些英国崇拜者心目中的那个思想偏窄的狂热分子完全判若两人。

当时劳合-乔治正好在采取措施，其目的好像建立公开反对工党的政党。

列宁问我，依我看什么时候会举行例行的议会选举。

我回答说，虽然我作出判断的根据确实不多，但我认为，只要

首相能在支持还是反对国有化问题上向全国明确表态，议会选举就会立即举行。

“结果会怎样呢？”

我告诉他说，我认为有相当多的一批人会反对国有化。

“这么说，你认为在最近的将来不会出现工党政府？”

“是的。”

他接着问道，“所有工人政党”（他列举了工党、独立工党³⁷²、英国社会党³⁷³和社会主义工人党³⁷⁴）能否在选举中结成联盟；其次，工党在分配席位时会不会分给共产党人几个席位，以此换取他们的支持。他说：“我认为，英国社会党人如果在选举中弃权，那是在干蠢事。英国的革命就其性质来说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革命，我完全赞同参加选举并同工党建立哪怕是暂时的联盟。”

我说，我认为工党大概不愿意同极左的社会主义政党打交道。他回答说：“这样对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倒非常好，要的就是正式的工人政党拒绝他们，而不是他们拒绝工人政党。”

列宁在谈到俄国对整个国际形势的看法时说：“您应该记住，其他的欧洲国家是各种类型、各种社会色彩的国家。他们能够组成统一联盟来消灭我们的时机已经过去了。我认为，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这个时机已经过去了。”

我说，虽然从军事上看情况可能如此，但这对俄国在没有西方援助的情况下能否摆脱经济危机这一问题并无影响。我又指出，如果近5年内出现混乱，革命日渐高涨，那么俄国所得甚少，如果英国发生革命，那么俄国将一无所获。

列宁说：“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如此。英国革命造成的震撼将在顷刻间传遍全球，并且在短期内的确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不过

它将保证资本主义的最终失败。但是很清楚，英国革命不会来得这么快”（这是对列宁一年前所作的时局估计的彻底修改）。他接着说：“另一方面也很清楚，虽然我们得不到我们所要的一切，但是我们毕竟多少会得到一些国外的东西。比如，造纸用的铜网正在运来。造纸所必需的全部材料我们都有，但我们需要自己还不能生产的铜网。德国工业家告诉我们，虽然他们无法强迫德国工人替他们干活，但工人非常愿意为我们干活，德国工人一旦知道是在为俄国生产，就会拿出前所未有的干劲来。我们多少会得到一些东西。其实我们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因为所有必需的东西我们俄国都有……”

“我们的情况会好起来的，因为现在我们快要有石油了。我们会从格罗兹尼得到石油。我们会从恩巴地区得到石油。高加索的情况也相当不错。巴库也许将是我们的，也许不是（巴库从那时起已并入俄罗斯）³⁷⁵，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能够得到巴库的石油。巴库的工业家已经答应用石油跟我们换木材。他们不能没有打桩用的原木。我们可以花最少的运费把这些原木顺河而下给他们流放到里海。他们在别的地方销不掉他们的全部石油。此外，我们将得到煤。起初我们得到的煤不会多，但随着国内战争时期遭到破坏的矿井的恢复，煤会逐渐地越来越多。这个过程很缓慢，但我们能坚持得住。”

我们谈到他们为了坚持下去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非常措施。我对列宁说，英国人很难同意在工业部门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实行劳动军事化。

他说：“不错，英国工人比欧洲大陆任何国家的工人都更难理解这一点。你们有反军国主义传统，这使你们同大陆各国有很大

不同。在历次欧洲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只有英国人始终一贯地反对征兵制，而其他国家的代表总是赞成全民武装。资产阶级对（并不是自由的）自由和强制（有人劝我们不要把无形的强制视为强制）的偏见，在英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根深蒂固。在法国和德国我们很快就会得到理解。而在英国则要困难得多。”

然后我们又谈到农民问题。我问道，他如何评价今天农民的一般态度。

列宁引用黑格尔的话来回答。他说：“黑格尔写道：‘人民是什么？人民就是一个国家中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的那部分人。’^①现阶段的俄国农民是如此，英国的阿瑟·韩德逊和悉尼·维伯之辈是如此，所有那些希望把相互排斥的东西结合起来的人都是如此。农民是个人主义者，但他们支持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感谢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农民支持苏维埃政权，却向往自由贸易，他们不明白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农民是一支联合起来的政治力量，他们当然就能够左右我们。但是他们由于利益不同、地域不同而成了一盘散沙。贫农和中农的利益同使用雇佣劳动的富裕农民的利益是矛盾的。贫农和中农看到我们是支持他们反对农村的富人的，同时也看到农村的富人决心支持那些明显不符合贫农和中农利益的事。”

我说：“如果俄国国有农业发展起来，是否会因为农民的利益最终将或多或少地同非农业生产领域的工人的利益一致起来而出现农民的所谓无产阶级化呢？”

列宁说：“这方面已经初见端倪，但这件事做起来必须非常慎

① 见《黑格尔全集》1934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7卷第324页。——编者注

重，而且这个过程肯定是很漫长的。到我们能从国外获得成千上万辆拖拉机的时候，这类事情才有可能。”

最后我问道：“您是否认为，你们在农民中尚未形成足以战胜你们的现实反对派之前就能够充分改善经济状况，以满足农民的需要呢？”

列宁笑道：“如果我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所有其他问题我都回答了，因为一切都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我们能够做到。是的，我想我们能够做到。但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能不能。”

载于1920年6月24日

《曼彻斯特卫报》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召开共产国际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³⁷⁶

(1920年4月8日)

委托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俄国代表立即通过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于近期内在俄国召开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细节问题通过政治局并邀请拉狄克、布哈林、别尔津和季诺维也夫一起商定。

委托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立即着手为召开代表大会做好充分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

派拉狄克参加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

载于1972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制定的各国共产党思想、策略和组织原则》一书(非全文)

在 Г.彼得罗夫来电上的批示³⁷⁷

(1920年4月13日)

转布留哈诺夫并请他提出处理意见。

在奥·阿·雅柯夫列娃来电上的批示³⁷⁸

(1920年5月13日或14日)

利霍斯拉夫尔车站 军事检查人员

抄送：车站军事代表

兹证明奥丽珈·阿列克谢耶夫娜·雅柯夫列娃的证件确已丢失，请不加阻拦，放她回彼得格勒。给她颁发的证明上把名字错写成了奥丽珈·瓦西里耶夫娜。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

致交通人民委员部

1920年5月29日

致交通人民委员部

请立即给**普罗科菲耶夫**同志(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提供三节底架良好的普尔曼式车厢。

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致俄共(布)中央组织局³⁷⁹

(不晚于1920年6月3日)

建议组织局送托姆斯基去“大修”。

列 宁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报³⁸⁰

(1920年6月3日)

致季诺维也夫

请不要等了,我不好许愿。

列 宁

致俄共(布)莫斯科河南岸区委

1920年6月5日

致俄共莫斯科河南岸区党委会

我大力推荐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他的妻子季娜伊达·巴甫洛夫娜·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两位同志入党。

我从1893—1894年起就很了解这两位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革命者,无论在1895年我们被捕之前的工作中,还是在1897—1900年的流放中以及后来的工作中对他们都很了解。在1905—1906年革命期间也很了解他们。

我热切推荐这两位同志,恳请尽快向他们颁发党证。³⁸¹

俄共中央委员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60年Д.维诺格拉多夫、
В.斯捷潘诺夫《功勋卓著的一生》
一书(非全文)

给秘书的指示³⁸²

(1920年6月22日)

打电话问托洛茨基,是否要见报。

致莉·亚·福季耶娃

(1920年7月5日)

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请把提纲³⁸³（给季诺维也夫的公函中的）打一下，**只要**寄出之前还有时间的话，提纲**今天**务必寄往彼得格勒。

[寄出后务必打电话告诉季诺维也夫：提纲已于几点给您寄去，请您尽快亲自查收。列宁]

如果来不及打字，那么**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原件**寄给季诺维也夫。

如能打字，请将**原件**和一份副本寄给季诺维也夫，再给拉狄克和布哈林各一份。

敬礼！

列 宁

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

(1920年7月10日)

7月10日

克列斯廷斯基同志：

鉴于斯大林执意要带索柯里尼柯夫去克里木方面军（目前非常危急），我同意，但必须找一位政治工作人员而不是肃反工作人员去土耳其斯坦接替。也不要找莫洛托夫。³⁸⁴

列 宁

载于1990年《苏共中央通报》
第4期

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³⁸⁵

(1920年7月11日)

致克列斯廷斯基同志

(1)既然没有别的出路,同意派莫洛托夫去土耳其斯坦。

(2)把索柯里尼柯夫给斯大林,因为他再三请求,而且那里情况也不妙。³⁸⁶

列 宁

载于1990年《苏共中央通报》

第1期

在阿·马·高尔基《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列宁》一文和他给赫· 威尔斯的信上作的批注³⁸⁷

（1920年7月20日以后）

这段话离趣
了，或者带有
市侩反革命的
味道

[1928]种下什么得什么，这是公正的。一个民族，在君主制的窒息下开始腐朽，无所作为，优柔寡断，失去自信，它不够“资产阶级”，因而成不了反抗的强者，它又不够坚强，因而克制不住内心那对资产阶级优裕生活的并不强烈却又割舍不下的向往之情。这样的民族，按照它的平庸历史的逻辑，显然不得^不经历一切正剧和悲剧。而这些正剧和悲剧对于消极的、生活在阶级斗争（这一斗争最丑恶的表现就是1914—1918年战争这场血腥的丑行）如火如荼的时代的人来说，是必然要经历的……

[1929]……所有这些“伟人”：最出类拔萃的无耻之徒克列孟梭，“天真的民主浪漫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投票赞成拨款策划这场全欧大厮杀的社会党人、发明毒气之类丑物的学者们、1914年诅咒德国人而1918年又诅咒英国人的诗人，所有这些旧社会腐败肌体上的霉迹和锈斑——正是他们那卑污的手给欧洲文明造成了深深的、可能是致命的创伤。他们还在惨无人道地蹂躏俄罗斯的躯体，给俄国的国内斗争火上浇油，用封锁来扼杀俄国，使俄罗斯幼童冻饿而死。

……在俄国，除了“布尔什维克”，没有一支力量能够夺取政权并激发出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为高效的劳

动所必需的能量……

[1931]出现了关于欧洲文明价值、关于必须防止新匈奴对欧洲文明猛攻的批评性言论——这种言论除非出自革命者之口才是真诚而有分量的，如果出自1911—1918年可耻的大屠杀的策划者和同谋者之口，那就是令人恶心的谎言了。

文明发展过程，如果指的是艺术、科学、技术成就的日臻完善以及相伴而生、由此引起的人的人道化——那么，这个过程当然不会因为千百万群众（而不是几万个个人）积极参加文明的建设这一新情况的出现而放慢速度。

参看第 2207
页

[2207] 马·高尔基给赫·威尔斯的信

但是欧洲（以英法为代表）却竭力要扼杀我们。我并不认为它们能够得逞，但是欧洲对俄国所采取的政策很可能把俄罗斯人推向亚洲那一边去。您不认为可能同亚洲各民族结盟对欧洲文明将是可怕的威胁吗？……

极其错误的話

请您相信，我不会对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丑恶现象视而不见，但我还看到，俄国群众中争取创造的愿望正在觉醒，俄国人民正在逐渐成为一支积极的力量。

对我来说，积极上进就是一切开端的开端，因为“有开端就有事业”。

祝您一切都好，威尔斯！

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

1

1920年7月21日

致中央书记

克列斯廷斯基同志

我投票赞成把铁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理事会的组成问题交给由

托洛茨基同志

克列斯廷斯基同志

鲁祖塔克同志

罗森霍尔茨同志和

诺根同志组成的委员会³⁸⁸解决。

中央委员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2

致中央书记

克列斯廷斯基同志

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铁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主要由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拥护者组成，解除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理事会理事的职务³⁸⁹），我请托洛茨基同志在政治局（1920年7月21日的会议上）替我投票，因为我不能出席。

中央委员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给斯·伊·博京的证明³⁹⁰

1920年7月29日

证 明

兹证明斯·伊·博京同志受委托往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运送用于无线电技术产品生产的无线电器材。

请所有铁路和军事部门以及苏维埃机关大力协助,尽快运送。

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³⁹¹

1920年8月7日

克列斯廷斯基同志：

请交组织局所有委员和托洛茨基同志传阅，并将你的意见告我。

列 宁

给安·伊·巴拉巴诺娃的证明

1920年8月10日

来人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同志长期担任党的工作，是共产国际最杰出的活动家。

请所有同志**多方**大力协助。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给阿·马·尼古拉耶夫的电报

1920年8月15日

尼古拉耶夫同志：

现责成你建立同明斯克的不间断的电话通信，由你亲自负责，务必极其认真地完成，应另行设置通信渠道以备线路损坏时用。能否通过无线电传送密码电报？

列 宁

致格·瓦·契切林

(1920年9月8日)

契切林同志：如无异议，请将此件³⁹²用英文发出（塞格鲁的电话号码和我的答复退我）。如有异议，电话上再谈。

列 宁

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 会议上的讲话³⁹³

(1920年9月22日)

1

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

同志们,在目前时刻作报告,重点自然应当是对波兰的战争³⁹⁴和我们在此期间所经历的波折。让我先谈几点[意见]^①,先讲讲这场对波战争尚未成为事实的那个时期开头的情况。

大家知道,在对波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处理问题极其谨慎,甚至特地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声明,非常郑重地向波兰人、波兰资产阶级提议根据对我们、对许多民族、[对]从前处于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压迫之下的工农极为[不]利的条件媾和。³⁹⁵我们提议根据皮尔苏茨基线即波兰人在今年4月26日发动进攻之前占据的边界线媾和,按照这条边界线波兰人得到了整个白俄罗斯和很大一片乌克兰领土,因为当时他们控制着沃伦省以及现在他们夺了过去的罗夫诺的许多延伸地区。我们同意以这条边界线为基础签订和约,是因为我们认为和平的经济工作,这项我们已把

^① 本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都是俄文整理者补上的。——编者注

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 会议上的讲话³⁹³

(1920年9月22日)

1

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

同志们,在目前时刻作报告,重点自然应当是对波兰的战争³⁹⁴和我们在此期间所经历的波折。让我先谈几点[意见]^①,先讲讲这场对波战争尚未成为事实的那个时期开头的情况。

大家知道,在对波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处理问题极其谨慎,甚至特地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声明,非常郑重地向波兰人、波兰资产阶级提议根据对我们、对许多民族、[对]从前处于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压迫之下的工农极为[不]利的条件媾和。³⁹⁵我们提议根据皮尔苏茨基线即波兰人在今年4月26日发动进攻之前占据的边界线媾和,按照这条边界线波兰人得到了整个白俄罗斯和很大一片乌克兰领土,因为当时他们控制着沃伦省以及现在他们夺了过去的罗夫诺的许多延伸地区。我们同意以这条边界线为基础签订和约,是因为我们认为和平的经济工作,这项我们已把

^① 本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都是俄文整理者补上的。——编者注

这时,对波战争史上的重大转折开始了,这一转折实际上是从和平[到]战争的转折。应当由此开始谈起,以弄清后来的发展过程,并进而探讨目前牵动着每个党内同志的最主要的、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就是由于战役的整个发展我们所遭到的严重失败,灾难性失败。

7月12日,当时我军在连续进攻中已穿越广大地区,正直逼波兰族聚居区的边界线,[以]寇松为代表的英国政府向我们发出照会³⁹⁷,要求我军在离波兰族聚居区边界线50公里一线停止前进,条件是按照这条线签订和约。这条线的走向是比亚韦斯托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将加里西亚东部划归我们。所以说这条线对我们非常有利。这条线就叫作寇松线。

当时我们就面临一个主要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必须作出极为重要的决定。这项[决定]是一个出发点,我在报告中还要提到它,以便对最重要的和主要的问题作出评价。

当时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是接受这个可给予我们有利的边界线的建议并从而采取一般说来单纯的守势呢,还是利用我军的高昂士气和当时的优势来帮助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是一个打防御战还是打进攻战的根本问题,我们在中央委员会里都知道,这是一个新的原则问题,我们正处于苏维埃政权整个政策的转折点。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与协约国作战,因为我们非常清楚,高尔察克、尤登尼奇的每一次局部进攻都有协约国在撑腰,我们意识到我们打的是防御战,而且在不断地打败协约国,但彻底打败协约国我们做不到,协约国比我们强大许多倍。我们只是尽量广泛地利用协约国各国之间出现的缝隙,为的是及时进行自卫。同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的作战经过展示了某种前所未有的、从兵力计

算的角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东西。我们对他们是各个击破。全世界最聪明的政治家，不仅是诸如英国、念念不忘前沙皇王朝留下的亿万财富的不自量力的法国（那里还有一些怪人指望收回这笔财富）的在殖民主义问题上不自量力的政治家，不仅是想要从俄国捞一把的不自量力的政治家，不仅是同俄国利害攸关的大政治家，而且还有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大政治家，他们全都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他们比我们强大百倍，却并未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因为其内部四分五裂，因为他们一步也迈不出来，解决不了把三四个成分合为一体、把三四个强国联合并协调起来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尽管他们同我们相比不仅在财政方面、而且在海军和其他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有，他们却连在财政方面也无法联合起来，这就使我们得到了好处。而且那正是整个资产阶级都对布尔什维主义怒气冲天、恨之入骨的时候。结果是我们比他们强大。他们把敌人一个接一个地投入进攻，他们尽管叫喊什么不想让沙皇复辟，却无法阻止尤登尼奇和邓尼金彻头彻尾的君主派政策，从而使本该跟他们走的那一部分人即农夫和富农也同他们疏远了。

这就是说，最终出现的局面是，我们终于确信，协约国对我们的军事进攻已经结束，防御帝国主义的战争也告完结，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波兰是一个赌注。波兰认为它作为一个具有帝国主义传统的强国有能力改变战争的性质。就是说，当时的估计是防御战时期已告结束。（我请大家少作笔记，这些话是不该见报的。）另一方面，进攻向我们表明，协约国在无力通过战争扼杀我们的情况下，在无力靠其士兵施加影响的情况下，只能怂恿个别小国向我们进攻，这些小国并无军事价值，只是以协约国提供的暴力和恐怖手

段为代价才得以维持其地主资产阶级制度。孟什维克民主资本主义至今仍在所有与俄国接壤的、由前俄罗斯帝国旧版图构成的诸如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国中苟延残喘，无疑靠的是协约国提供的援助。协约国提供大炮、士兵、制服、金钱，以便控制工人。

新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反对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防御阶段已经结束，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利用军事形势来开始进攻战。当他们进攻我们时，我们打击了他们。现在我们要尝试进攻他们，以帮助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还将帮助立陶宛和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是我们决议的说法。

当中央委员会酝酿这一决议时，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一决议多少有些笨拙即好像不能投票反对它。怎么能够投票反对帮助建立苏维埃政权呢？

如果把我们对波兰的态度同我们对格鲁吉亚和拉脱维亚的态度比较一下，差别就显而易见了。当初我们并未通过以军事方式帮助格鲁吉亚或爱沙尼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我们通过的是意思相反的即不提供这种帮助的决议。

由于这个原因而同这些国家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产生了一连串的冲突。他们发表充满痛苦的针对我们的讲话，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同那些绞杀和拷打曾为苏维埃俄国抛洒热血的拉脱维亚优秀同志的拉脱维亚白卫军刽子手签订和约呢？格鲁吉亚人也发表过这样的讲话，但我们没有帮助格鲁吉亚和拉脱维亚建立苏维埃政权。即使现在我们也不能这样做，我们无暇顾及。拯救和巩固共和国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在波兰问题上我们改变了这一政策。我们决定利用我们的军事力量来帮助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由此而产生了以后的总政策。

我们对这一点的表述并未放在中央委员会记录的正式决议中，而正式决议在下一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党来说就是法律。但我们彼此之间说过我们应当用刺刀试探一下波兰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否已经成熟。这里我们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对国际联合体即共产国际的优秀共产党人来说来理论上还不十分清楚。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³⁹⁸ 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时候，我们正好也在中央委员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们还不能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次代表大会要公开举行。这正是代表大会巨大的、革命的、一般政治的世界意义之所在，日后会显出这种世界意义比迄今为止要大许多倍。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诸如德国独立党人³⁹⁹之类的代表，德国独立党人现在奉行的是最卑劣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当时不能把他们赶走。当时要向全世界共产党表明，我们不愿意让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因此，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开诚布公。所以在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有意不去涉及。会上不能提出转而向协约国各国发动进攻的问题，因为当时还没有到讨论这个问题所需要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耐心等待[他们]。

《红旗报》⁴⁰⁰和其他许多人根本想不到我们会亲手帮助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人自认为是共产党人，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然是民族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当然，诸如芬兰同志之类承受苦难较多的共产党人丝毫没有这种偏见。我说丝毫没有，因为他们经历了较长的战争时期。我接见过英国工人代表团⁴⁰¹，我对他们说，任何一个正派的英国工人都应当盼望英国政府失败，当时他们对我的话根本不理解。他们的那副表情我看连最好的照片也拍

不出来。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这样一个道理，即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英国工人应当盼望本国政府失败。

波兰的无产阶级居民非常成熟，农村无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应当帮助他们建立苏维埃政权。

这就是事件发生时我们、我们党所处的那个阶段。这不仅是苏维埃俄国政治生活中，而且是全世界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是单枪匹马地面对全世界，惟一的梦想就是抓住他们之间的些许缝隙，这样敌人就不会把我们压倒了。现在我们说：我们现在成长壮大了，你们只要胆敢进攻，我们就会以反进攻来回敬，好让你们明白，你们所冒的风险不仅是输掉几百万，你们已经在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身上输掉一大笔，你们还要冒这样的风险：你们每出动一次，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就扩大一次。迄今为止俄国不过是受人嘲弄和议论的对象，议论的是如何更好地由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来瓜分它。可现在俄国说：我们走着瞧吧，看看谁在战争中更厉害。这就是现在提出的问题。这就是整个政治、全世界政治的变化。日后历史学家将不得不指出，这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

这一政策产生了哪些结果呢？当然，主要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遭到了巨大的失败。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应当把在此之前发生的事情介绍一下。

我们用刺刀对波兰在社会革命方面的准备程度试探得如何呢？我们应当说，这种准备还不够。用刺刀进行试探，就是说可以直接接触波兰雇农和波兰工业无产阶级，因为后者还留在波兰。工业无产阶级仍留在华沙、罗兹、栋布罗维察等离边境很远的城市里。另一方面，为了真正试探出波兰无产阶级的，首先是工业无产阶级

的,其次是立足于强横势力基础上^①的雇农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我们当时必须肃清波兰资产阶级军队,而且不仅占领华沙地区,还要占领有工业无产阶级的那些地区。这些地区比我们未能占领的华沙离得还要早^②。因此对波兰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准备程度的试探做得非常不够。

我们遇到的是小资产阶级分子民族情绪空前高涨,随着我军向华沙推进,这些人自己民族的生存而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未能试探到波兰雇农和工业无产阶级队伍中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情绪。

然而国际政治中却出现了一幅极有教益而且成为事件中心的图景。加米涅夫同志可对这一图景的一个侧面作较为详细的、纤悉无遗的介绍,他在伦敦看到了[事件]的某些波折。⁴⁰²

我们未能试探到华沙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程度和准备程度。我们的推进证明,波兰无法战胜我们,而胜利离我们却近在眼前了。

原来,所有这一切都在改变着国际政治。我们在向华沙步步推进时,已经离全世界帝国主义政治的中心近在咫尺,我们都已开始干起政治来了。这听起来有些费解,但英国“行动委员会”⁴⁰³的经历证明,绝对准确地证明,位于华沙一带的不是波兰资产阶级政府和资本家共和国的中心,而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整个现行体系的中心,我们现在所处的条件是,我们不是在波兰,而是在德国和英国开始动摇这个体系和干政治的。因此,我们就在德国和英国创建

^① 原文如此。——俄文整理者注

^② 原文如此。看来照意思应为“远”。——俄文整理者注

了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崭新地带，因为波兰作为俄国和德国之间的缓冲国，波兰作为最后一个国家，仍然完全掌握在反对俄国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手中。波兰是整个凡尔赛和约⁴⁰⁴的支柱。

当代帝国主义世界是靠凡尔赛和约来维系的。帝国主义者战胜了德国，解决了近几年内由两个全球强大集团中的哪一方、由英国集团还是由德国集团来主宰世界命运这一问题，他们以凡尔赛和约结束了[战争]。除了凡尔赛和约之外，他们再无其他巩固全球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手段。波兰是这个凡尔赛和约中强有力的一环，我们突破了这一环，也就打破了整个凡尔赛和约。我们当初提出了占领华沙的任务。任务发生了变化。原来，所决定的不是华沙的命运，而是凡尔赛和约的命运。整个德国资产阶级黑帮报刊和法国报刊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我军向东普鲁士(以延伸到但泽的波兰走廊为界)边界推进表明，整个德国都沸腾起来了。关于数万、数十万德国共产党人正在越过我国边界的消息不胫而走。[关于建立]德国共产党员团的电报纷纷飞来。只得作出决定帮助不发表[这些消息]并继续声称我们正在[同波兰]作战。

现在收到一些不同意布尔什维克观点的报纸，这些报纸都在描述东普鲁士的局势，这时便呈现出一幅十分耐人寻味的图景，它使我想起1905年俄国革命的某些时期，当时德国出现了中间类型的黑帮革命者。那时候俄国1905年革命迈出了最初的几大步，以发掘、唤起农民中最有影响同时也最落后的分子，帮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是黑帮分子，他们通过反对我们的宣传竭力唤起农民。当时进行这种宣传的是黑帮神父和军官，结果却是这一重新崛起

的黑帮政治组织第一次把农民联合了起来，吸引他们组织起来。这些被唤起的农民今天提出黑帮的要求，明天就要求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

如今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德国一家反布尔什维克刊物的通讯我没有带来(当然,由于时间关系我也不可能全文宣读),文章谈到整个德国东部都沸腾起来了,所有卡普分子(即拥护卡普——相当于我国的科尔尼洛夫的人),所有这些卡普分子都拥护布尔什维克。其结果是,当同一个不成熟的、对政治一无所知的德国青年谈话时,他表现得犹豫不决,说应当把威廉请回来,因为现在天下大乱,没过一会儿说的话又截然相反,说应当跟着布尔什维克走。

我们看到,整个德国东部都沸腾起来了。正在策划成立一个以科尔尼洛夫式的将军们为首的反常的联盟,这些将军都是具有军事常识的人,他们的口号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向法国开战,同谁联手和在何种条件下开战都一样”。这些德国军官在政治上—窍不通,他们不知道战争总会带来一定的后果(他们哪里会懂得这个道理呢!这样的德国军官应当在各种各样的革命中学习上10年,才会学到一些东西),他们居然想不惜一切代价向法国开战。

可见,当时我们就有力量而且有相当大的力量来对付协约国。当时我们答复寇松说:“你们提到了‘国际联盟’⁴⁰⁵。可是‘国际联盟’算什么东西?简直不值一提。还有一个问题,波兰的命运谁说了算。问题的解决不是看‘国际联盟’说什么,而是看红军战士说什么。”如果把我们的照会译成大白话,那么这就是我们对寇松的答复。当时在德国,人们就是这样理解的,因此出现了反常的有代表性的联盟,一个不是根据协议组成的、未在任何地方经过登记和表决的联盟,联盟内卡普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怀有爱国主义情绪

的群众都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

这就是当时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德国共产党人解决不了，解决不了是因为他们当时都在这里，都在莫斯科解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德国造就真正的共产党的成员，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右派独立党人，该党的领袖类似我国的马尔托夫，而工人们则怀有布尔什维主义情绪。他们正忙于解决这个各国都面临的世界性问题。这时德国的事态发展超过了这些问题的一切解决办法，便出现了一个由彻底的和极端的爱国者和认为应当自觉地[同]苏维埃俄国结盟的共产党人组成的联盟。出现了这样一个联盟，即在世界政治中只有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带来凡尔赛和约的“国际联盟”，另一种力量是破坏了这个凡尔赛和约的苏维埃共和国。德国的这个反常的联盟是拥护我们的。

这就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大事实，我曾不止一次地仔细研究过国际政治，我在对反击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的战局进行总结和谈到与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和拉脱维亚签订和约的条件时也曾谈到过国际政治。具有国际意义的不仅是我们击溃了高尔察克、邓尼金并争取到了俄国的富裕农民即反共产主义的农民，顺便说一句，是他们决定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命运，而且我们还争取到了一些小国的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这些小国表面上独立，却受到协约国的压制。这就决定了爱沙尼亚同我们签订和约⁴⁰⁶，它是第一个同我们签订和约的国家。爱沙尼亚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国家，它完全处于英美亿万富翁的控制之下，它本来是根本反对同我们签订和约的，它同我们签订了和约，因为它觉得国际帝国主义简直是它们的冤家对头。

在德国，共产党人只剩下自己的口号了。当初德国左派谬论

百出,居然说不必进行国内战争,相反,需要进行反对法国的全民战争,那简直是愚蠢之至。这样提出问题就与背叛相差无几了。不进行国内战争,就不可能在德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你要是同德国科尔尼洛夫分子签订盟约,他们就会欺骗你。德国有一个又弱又小的共产党和一个强大的谢德曼分子、右派孟什维克的党⁴⁰⁷,这是个庞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为首的是我国的马尔托夫之流,政策是脚踏两只船。

第一个结果是,有许多小国尽管极其仇视布尔什维克,却都同我们联合起来,这些小国在镇压本国布尔什维克(爱沙尼亚的、芬兰的、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的同时,却不得不同我们签订和约。他们说,在国际关系中我们这些小国更接近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俄国。我们在行动上证明,对于德国来说(该国的群众,也就是最不成熟的黑帮群众的情绪,这些人会说:“还是威廉好”),在国际关系中除了苏维埃俄国,再没有其他的力量。

德国的民族愿望由两个因素组成,不从政治上分清这两个因素就要犯大错误。一个因素是推翻压制他们的凡尔赛条约。另一方面,拥护这样做的德国帝国主义分子说:我们岂止是想推翻凡尔赛条约,实际上他们是想恢复帝国主义的德国^①。

不仅对几个小国,而且对德国,我们都在国际局势方面进行了试探。

我在彼得格勒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作的讲话中曾谈及国际局势。⁴⁰⁸我说,地球上现在大约有人口 30 亿,其中即 30 亿中的 $\frac{3}{4}$ 在殖民地,而 10 亿中的 $\frac{3}{4}$ 在战败国,就是说,殖民地的人口

① 原文如此。——俄文整理者注

占了70%。我说,即使这样粗略地划分,如果我们谈起世界政治,那么只要政策对头,有7/10的人口会站在苏维埃俄国一边。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他们又不是共产党人,怎么会拥护苏维埃俄国呢?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怎么会同我们保持一致呢?他们不是在国内枪杀共产党人吗?如今我们以我们的国际政策证明,我们同所有生活在凡尔赛条约之下的国家结成了联盟。这可是全球人口的70%啊!

如果说在德国人们只是担心和等待,那么英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英国的寇松向我们提出了最后通牒:要么你们后退,要么我们开战。他们习惯认为,他们签订了凡尔赛条约,就可以支配整个世界。我们对此的回答是:我们不承认“国际联盟”,于是法国报纸便说这是“放肆的答复”,这是课堂用语的一种说法,老师在教室里对学生说,我们举止放肆。但在世界政治中这样的术语不能使用。事实是“国际联盟”就其本身而言并无上佳表现。

原来,要想同我们开战,首先须得问一问英国工人。我们发表声明的结果是,英国无产阶级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革命阶段。我们兵临华沙城下却未能拿下华沙,也未能试探出波兰工人对革命行动的准备程度,但我们试探了英国工人并使他们上升到了革命行动的新阶段。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时,英国工人(其中9/10是最好奸诈的孟什维克)对此的回答是成立“行动委员会”。英国报界惶恐万状,惊呼这是两个政权。他们说对了,目前英国在政治关系上所处的阶段,同1917年2月以后的俄国完全一样:与政府并行的是苏维埃,苏维埃拥有协商委员会并实际上对政府的每项措施进行审查,于是全世界资产阶级都说这样下去不行。现在英国也出现了“行动委员会”,这个“行动委员会”不许英国向我们开战。寇松勋爵向我们提出的三条威胁性要求无一兑现,而英国工人运动却

上升到了一个极高的阶段。

“行动委员会”建立了整个工人群众的机关，一个与资产阶级政治中心平起平坐却并不与之步调一致的政治中心。这个“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货真价实的孟什维克和货真价实的右派社会革命人，就是当初我们赶走的那些人。

[为了同机会主义者分道扬镳]，我们需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各国代表汇集到一起。大会决议直到今天才全文发表，决议中这一政策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了通过。产生了什么样的对比关系呢？有人说我们提出了闻所未闻的条件⁴⁰⁹。如今那里出现了分裂，至少是无一例外地在世界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出现了分裂。

我们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做到了几十年来即使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彻底决裂的情况下都做不到的事情，就在这时英国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却联合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我们曾伤透脑筋去解决那些极其困难的课题。[但]工人运动的进步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既要在思想上与孟什维克决裂，又要与孟什维克在“行动委员会”内共同行动。

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个矛盾，是机会主义，但是我们说：你们要进行的还是一场基本特点为俄国式的革命。

英国的“行动委员会”完全不同于曾由郭茨、唐恩等人主持的我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是全体工人不分党派的、不去区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联合组织，这是同资产阶级政府进行竞争的联合组织，孟什维克在其中被迫扮演布尔什维克的角色。

我们知道，孟什维克和第一批社会革命党人炮制^①的1914年

^① 原文如此。——俄文整理者注

内阁曾说,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来保护少数吧。他们迷失了方向,而把群众推到了我们一边,所以说普列汉诺夫做得对。他们说,我们主张立宪民主,而你们主张部分的民主。

还有一个“行动委员会”。但这是个极端的例子。这是一种我们不得不读^①的东西,因为这涉及[具有]非常牢固的孟什维主义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本身。如果说我国的孟什维主义已有15—20年的历史的话,那么英国所有的工会组织都具有以孟什维克为首的民主制度。这一制度被英国孟什维克破坏殆尽,于是他们只得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进攻。^①

我们曾有机会向英国、法国的工人们说,你们应当教会他们做共产党人。共产国际教会了这一点。英国的政治开始教训法国的政治。同时你们应当学会在群众团体的基础上同被迫在宪法范围内活动的英国布尔什维克结盟,以便使英国群众学会实际这样做^②。

我们自己在俄国也曾伤透脑筋,俄国工人要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欺骗多少次才会不再相信他们呢?他们在二月革命前欺骗俄国工人,从5月起欺骗到7月进攻,又欺骗了一次,到了10月俄国工人终于完全成熟,不再受人欺骗了。

英国工人需要让英国孟什维克欺骗多少次呢?这个哪本书上都没有讲,而且也不会讲。这个以后就清楚了。但英国布尔什维克应当善于随时同群众站在一起,开导他们,指点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又在受骗了,你们又受了一次骗。在英国目前事态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加米涅夫同志在归纳他的印象时也将谈到⁴¹⁰,

① 原文如此。——俄文整理者注

② 原文如此。此处速记记录中有遗漏。——俄文整理者注

英国孟什维克已经觉得自己是政府了,他们知道,英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坐不稳,这届政府迟早要倒台。他们简直觉得政府的职位眼看就要到手了。[英国布尔什维克应当讲清]:“请吧,不过你们也会像你们的资产阶级政府一样倒台的,而且会一跌到底,永无上台之日。”

这就是对我国所处的国际政治和西欧正在形成的关系的总结。

现在,我该谈一谈如今从这个总结中得出的主要而又可悲的[结论]。我们在前线被击退,我们撤得远远的,战斗现已在格罗德诺附近展开,波兰人正在逼近这一带,原先皮尔苏茨基就在这里吹嘘说他要向莫斯科挺进,而当时只是吹吹而已。应当指出,尽管我们被击退了,我军仍然创造了奇迹。敌人把我军向东和向西击退了几百[俄里],但我们尚未退到我们当初向皮尔苏茨基提议作为媾和边界的地方。现在皮尔苏茨基同意媾和,但与我们第一次提议媾和时相比,媾和的条件对他说来不利,而对我们说来却很有利。但我们还是遭到了惨败,一支多达10万人的大军或是被俘,或是还留在德国。一言以蔽之,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败。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肯定犯了错误。我们可是已经稳操胜券,却把它丢掉了。就是说犯了错误。这个问题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我们在中央委员会里找过答案:错在什么地方?错在哪里,应不应当把错误找出来?

显然,错误不是出在政治上,就是出在作战的战略上。但是大家知道,战略和政治二者密不可分。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曾经[在]政治局[内]解决过纯战略的问题,完完全全的纯战略问题,我们都禁不住相视而笑:我们怎么会个个都成了战略家呢?我们中间甚

至有些人连从远处都从来没有见过打仗。但尽管如此，还是得研究战略问题，因为战略从属于政治，二者密不可分。如今同尤登尼奇、邓尼金发动进攻的时期一样，我们不止一次地解决过纯战略的问题。这对我们说来不足为奇了。但现在应当记住，任何战略都无非是政治而已。

现在到哪里去找错误呢？可能是政治上的错误，也可能是战略上的错误。我丝毫没有自认为懂得军事科学，我事先恳请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通晓这门科学的同志多加谅解。我将从找出可能犯的政治错误或战略错误的角度进行分析。

我现在要说，中央委员会分析过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为了将这个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为了以适当的方式解决它，我们该为此投入很大力量，但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因为我们全神贯注于未来。于是我们决定：过去的[谜]让历史学家去解吧，让他们日后来弄清这个问题吧。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错误不是出在政治上，就是出在战略上，要么两方面都有问题。可能错误出在对寇松7月12日照会的答复上，当时我们说得很干脆：不理睬“国际联盟”，我们继续前进。

不消说，我们根据错误的判断作出了决定。革命者过去在群众的英雄主义和热情无比高涨时习惯于趾高气扬地解决问题，现在处于困难的政治条件下，对他们的要求是要作出正确的决定。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预先确定了总的进攻方针。这一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对此深信不疑。这一方针基本上是完善的，并且确实适合世界历史的新时期，俄国迄今为止一直充当解决问题的客体（问题是让尤登尼奇还是让高尔察克来吃掉它。再配点什么菜），在新时期中俄国决定着英国的内政。

也许,当时应当换一种方式答复。我们当时说,我们基本上接受寇松的建议,但是要讨价还价。在加米涅夫由于他无法左右的原因讨价还价到了被逐出英国之前,我们根据我们的决定一直在讨价还价。我们得到了“行动委员会”的帮助,所以最终获胜的是加米涅夫,而不是劳合-乔治。

也许,我们当时应当这样答复:我们基本上同意在50俄里处或你们划定的边界停止前进。这是由各军事战线的情况决定的。我们如得到加里西亚东部,就有了一个针对所有现代国家的基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与喀尔巴阡罗斯为邻,喀尔巴阡罗斯比德国还要沸腾,又是通往匈牙利的直接走廊,在匈牙利只要稍加推动,革命就会爆发。我们就会在国际范围内保持不可战胜的强大国家的荣耀。这是极大的嘉许。

但这是另外一种政策。那样的话就不会有那种沸腾局面。大概也不会有“行动委员会”。英国的整个政治,无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政治,就不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但我们会赢得一个牢固的、安定的、强大的基地,以便通过划定的边界对中欧发动战役。

我再说一遍,也许这是个政治错误,整个中央委员会对此负责,我们每个人也对此负责。这是主要的错误,因为战略是从属于政治的。

可能作另外的解释,那就是因为中央确定了政治方针,因为中央确定了所有苏维埃机关的地位,因为中央确定了我国指挥人员不能逾越的范围:“你们下达了帮助建立苏维埃政权、越过民族聚居区边界线并在我们占据的地方和比亚韦斯托克与德国划界的任务;〔虽然〕有可能实行能改变自己的战略条件和任务的战略。”可以这样认为,战略家〔不〕应当精确地把问题的解决付之执行。但

议论、动机、情绪是一回事，而决定是另一回事，可以议论，可你这个正派的人民委员要是不执行决定，就得下台或者蹲监狱。要是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早就垮掉了。

这里，战略也许会暗示说：要进攻吧，我们的兵力不足，我们要是推进 50 或 100 俄里以后停下来，我们就进入波兰族聚居区，我们就稳操胜券。如果当时我们停下来，我们现在肯定已经赢得了和平，绝对胜利的和平，而且仍然保留了荣耀，仍然保留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可能是战略上犯了错误。

所有那些错误大体上就在这个范围里，中央委员会的思路自然一直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当时在中央委员会内占上风的是下面这种意见：不，我们不打算成立研究进攻和后退条件的委员会。我们没有力量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有许多其他问题亟待解决。我们抽不出一点儿力量，甚至抽不出次要的力量来干这个。我们必须去解决其他问题，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和战略问题，因为我们记得，我们曾经打击过邓尼金，把他赶到了顿涅茨区，但未能将其彻底击溃，结果我们又退回到奥廖尔。我们曾经看到我们同高尔察克作战的经过。我们把他赶到了乌法，在他把我们赶回萨马拉的时候所有的欧洲报刊都定出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陷落的新期限。

有意思的是，我昨天看到了一本美国书⁴¹¹，有几个人在这本篇幅不大的书中收集了优秀的美国报纸有关俄罗斯的全部资料。这简直是为布尔什维克作的最好的宣传。他们研究了曾有几回定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陷落的时间。这本小册子收入了美国报纸从 1917 年 10 月到 1920 年的有关报道和由此得出的简要结论。再没

有比这本进攻简史更好和更有成效的东西了。我们要设法出版〔小册子的〕俄文本。

大家还记得我们的红军在击溃高尔察克后败退 150 俄里时候的情景。红军中的一位同志对我讲过，红军在距车里雅宾斯克 50 俄里之遥的地方停下以前做了无法做到的事情，当时红军已陷入无力作战的境地。斯米尔诺夫同志说：“请看看俄国士兵吧，如果我们不前进，我们就〔不去〕动员新兵了。在鞋破底穿这种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行军根本不行，但生来就能创造奇迹的英雄们做到了。”

红军战士开始创造奇迹了。他们走了 800 俄里。他们是再走上 100 〔俄里〕呢，还是在 100 俄里开外的地方停下来，因为再也走不动了。这是新战略空前困难的战略任务。

大家知道我们为打高尔察克所经历的千辛万苦。大家知道任务的这些因素，中央委员会从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中央委员会本身因我们犯错误和打败仗而深感不安，没有着手纠正这个错误〔和〕任命委员会。

我们必须解决日常的政治问题，如里加谈判⁴¹²。我们面临着向格罗德诺的进攻，而弗兰格尔占领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①并且正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②进逼。必须集中全部兵力，解决这个问题。把每一支兵力都扩大一倍岂不更好。这个问题我们已着手研究了，我请大家都来关心它。

显然，波兰人的进攻和弗兰格尔的进攻都是协约国的进攻。协约国打算孤注一掷。

今天收到一位在英国工作的同志的来信。他在信中说：那里

① 今扎波罗热市。——编者注

② 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编者注

的情绪在发生变化,昨天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分子支持布尔什维克,今天却支持协约国。不过我们还见识过比这更大的转折。

我们应当考虑到目前的条件。看来,冬季战局注定要进行。

许多迹象都说明了波兰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打的是什么算盘。法国人把宝押在了弗兰格尔身上。他们对波兰人说:请你们相信,只要你们接受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不把华沙一带划过去的边界,你们的事情就完了,弗兰格尔是支持我们的,我们是你们惟一的朋友。政治并不太重要。法国人、波兰人、弗兰格尔[是三个独立的因素]。让这三个因素步调一致地行动并非易事。三国政府甚至几乎无法把力量联合起来对付布尔什维克。

这件事似乎极易做到,毫不费力,因为大家都恨布尔什维克。可以想象到,皮尔苏茨基、弗兰格尔和法帝国主义者都愿意全力以赴去镇压布尔什维克。三方都宣称反对布尔什维克,尽管他们聪明过人,还网罗了绝顶聪明的谋士,却什么事也做不成。另一方面,现在法国人竭尽全力支持弗兰格尔,弗兰格尔也不断取得胜利。不断给他派来援兵。另一方面,法国人必须保住波兰战线,他们必须说:再等一等,别签订和约。波兰的小资产阶级,波兰的小资产者、爱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波兰社会党的代表,地主的党和农民的[党]⁴¹³(富裕农民、富农的党),他们[全都]说:我们更喜欢和平,因为战争带来的是破坏。

早在战前波兰的局势就危机四伏,他们的代表说过,战争过后他们的财政会完全破产。这话不错,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打这场战争是要花钱的,而法国却承认“神圣的私有制”。

又有消息说,60艘轮船再次驶向波兰。我认为,他们靠这60艘轮船也加强不了自己的地位。

这里有一位同志⁴¹⁴给我们作过报告,据他说,波兰军队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变化。他这句话是一带而过的,我却注意到了,因为这才是全部的实质所在。如果说我们战胜了高尔察克、邓尼金,那仅仅是因为他们军队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变化。弗兰格尔现在自以为很稳固,也仅仅因为他的军队清一色由军官组成。他自己知道,他只要一依靠群众,也会像当年的高尔察克之流和邓尼金之流一样迅速垮台。

波兰人向我们发动进攻时,起先用的是清一色由青年[组成的]军队,而青年是完全可以“感化”的。现在他们征召的已经是那些经历过更为残酷战争的年龄段的人,现在他们的军队已经是由成年人组成了,他们的军队不是由小孩子组成了,成年人是不会任人摆布的。波兰人现在进入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在新时期所进入的阶段,从节节胜利的阶段进入了一败涂地的阶段。这就是波兰现在的情况。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说,我们应当避免进行冬季战局,因为[在]我们看来数万名俄国工人、农民的生命比其余的一切都要宝贵得多。我们非常清楚,下了很大的赌注,我们是强大的,我们一旦拿下苏维埃制度有保障的加里西亚,一旦拿下同捷克斯洛伐克和已经沸腾起来的匈牙利有联系的加里西亚,我们就能铺平笔直的革命大道。为此值得一战,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但同时我们意识到,冬季战局需要付出许多人的生命,于是我们说:我们应当避免进行冬季战局。

这方面成功的机会并不大,因为弗兰格尔和波兰不管怎样争吵,他们毕竟是同一条国际战线。不过这里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同过去的一切国际惯例背道而驰。我们非常清楚,国际强盗是不会

相信我们的,但是总有人始终相信^①我们。

于是我们就要直言不讳了。于是我们建议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名义表明我们不想进行冬季战局。但愿能在10天之内签订和约,那样的话我们就放弃加里西亚并且建议在比寇松线偏东得多的地方划界。无论这些让步对于我们来说有多么沉重,但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避免进行冬季战局,[因为]我们可以在和平建设领域内站稳脚根。但是我们建议在10天之内完成此事。但是我们说,为了完成此事,你们的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应当战胜你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而这[未必]能够做到,因为他们很强大,因为农民一向都是爱国主义的仆从,由于经济的原因,由于不可避免的私有制,这是必然的,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也是必然的。但至少机会是有的,至少在这些党的个别会议上已经与我们[意见一致]。这些党派的代表说过:我们知道,挽救华沙和波兰的不是协约国,协约国不能挽救我们,挽救波兰的是爱国主义热潮。这些教训人们是不会忘记的。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确定在短期内作出巨大的让步,为的是解决冬季战局的问题。我们想要避免冬季战局。因此我们建议波兰人立即签订和约。我们提出的边界线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东边。我们在军事方面得到的好处是有把握迅速战胜弗兰格尔。这样的好处足够了。

对于西欧的政治,我们应当从第一次积极政策的尝试回到后果上来。后果并不那么可怕。军事上的后果[对于]共产国际来说算不上后果。共产国际在战火纷飞中锻造了武器并且将武器磨得

^① 原文如此。——俄文整理者注

很快，帝国主义老爷们对它也无可奈何。目前所有的党都在按我们的设想发展，因为共产国际下了指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放心。问题在于发展的速度，在于发展的条件。我们当时没有能力取得一举粉碎凡尔赛和约的决定性军事胜利。全世界洋洋得意的帝国主义的凡尔赛条约本该被打得粉碎，但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基本政策依旧未变。我们正利用一切机会转守为攻。我们已经将凡尔赛条约撕开了一个口子，一有适当机会我们就会把它撕个粉碎。眼下为了避免冬季战局应当作出让步。

我现在手头没有提交党代表会议批准并呈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声明全文。我已经讲了声明的政治内容。为了避免冬季战局，我们给波兰人定了个短短的10天期限。我们成功的机会并不大，但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会获胜。我们已向我军表明，为了避免冬季战局的困难我们已竭尽全力。在我们看来，同尽快结束战争的问题相比，疆界问题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们提出了条件，无论有人不顾我们的和平建议强加给我们的冬季战局怎样艰苦，我们还是会胜利地结束冬季战局的。

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现在我就国内局势简单讲几句。尽管我们已经筋疲力尽，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地结束冬季战局。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有了一定的基础，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很清楚，只要搞到粮食，我们就有了基础，有了根基。1917—1918年度征集到3000万〔普特〕。第二年为11000万。我们现在有了保障，〔因为〕我们有3亿多普特粮食，也许可到36000万普特。就是说，平均每月有2500万到3000万普特。这些数字超过我们在挨饿的年代为之大伤脑筋的数字了。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不必胆战心惊

地望着那些花花绿绿的票子了，不必胆战心惊地望着那些我们每天都要签发的数百万、数亿、数十亿的纸币了。这些纸币表明这个基础只是玩具，[它]已受到破坏，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破旧外衣上的碎布条。只要国家按照余粮收集制并作为工业需求的一定条件从农民手中一年征集到 25 000 万普特^① 粮食，我们就有了建设的基础，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完全放开手脚去解决妥善分配的问题。

我们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我们知道，我们有 1 亿多普特石油。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顿涅茨煤田有 2 000 万到 3 000 万普特煤。我们还知道，我们的木柴供应有了好转，去年我们没有煤也没有石油，只有靠木柴来对付。这说明，我们有了经济基础，尽管损失惨重，尽管疲惫不堪，尽管有神经衰弱、官僚化的毛病，尽管党的整个机构不如从前，尽管有以上情况，尽管即将到来的冬季战局困难重重，我们正在继续为自己提供并保证可以提供基本的经济基础。人的口粮和工业的粮食即燃料我们都有，而且比去年多得多。所以，想到我们曾经历过怎样的艰难困苦，我们要说，只要我们再次团结和集中所有的力量进行冬季战局，我们就有把握夺取胜利。

现在我要谈一谈租让问题。租让问题我们已经说得很多了。我们曾经争论过租让在原则上是否允许。我们达成了共识：只要处理得当，就允许租让。当然，我们只会把自己加工不了的资源租让给帝国主义者。我们的同志在英国签订了 1 万俄亩森林的租让合同。我们亲自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北部地区筹划此事，这对我们是绝对合算的。15 年之后我们就可收回了。这个期限完全可以接受。不必害怕租让，这是一个巨大的有利条件。

^① 原文如此。——俄文整理者注

前不久我看到美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斯皮尔德写的一本书，此人简直就是我国的阿列克辛斯基。⁴¹⁵他说，只要我们同资产阶级签订租让合同，将必败无疑。美国的阿列克辛斯基的这一类攻击毫不重要，我们对这些攻击应当泰然处之，因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工人都会认识到我们做得对。

我们现在正竭力帮助俄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但往往光靠俄国的力量还不行。我们说，革命只有靠先进国家先进工人的努力才能完成。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共产党人都不曾对此有过丝毫怀疑。

这是一个弱方要对付所有其他各方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将是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时期。我们可以放心，我们不会迷失方向，别人才会迷失方向，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对小国的国际政策。当然，那样一来我们就会作为一个因帝国主义战争而元气大伤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存在下去，我国拥有自己在10—15年内都开采不完的、极其丰富的资源。吸引外资进行开采，用我国的资源去抵偿的只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还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说现在即可保证提供和睦关系的基础。

英国撵走了我们的工会组织，同加米涅夫吵了一通，把他驱逐出境。这并不怎么可怕。共产党人当初就不怕让别人撵走。同时也签订了要我们供应100万根枕木的合同。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是不能斗争的。我们有自己生产不出来的枕木，有我们无法利用的森林，而你们却能利用。你们把我国边疆地区我们无法利用的森林拿去，同我们签订租让合同，这样你们就创造了和睦的基础，创造了政治和睦和经济和睦的基础。你们不能进攻，因为一旦试图进攻，“行动委员会”就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共产国际在每个国家里都有数以十计的关系和代理人。各个国家的代表常常到

莫斯科来。我们不以其他的发展条件为转移……^①

这件武器原则上是可用的，尽管它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仅已经确信这件武器原则上可用，而且实际上我们已经学会使用它了。美国的政治家发出一篇篇冗长的照会指责我们，说我们是蹩脚的民主主义者。一位有名的美国亿万富翁跑来说：让我们一言为定……^① 我们大概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我们只能对协约国采取守势，但是，尽管第一次完全失利了，遭到了第一次失败，我们仍然会一次又一次地从防御政策转向进攻政策，直至把他们统统击溃。

2

关于俄共(布)中央 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

同志们！我还要讲几点意见。托洛茨基同志在他最后一次讲话中试图把他说的“半梦行症患者”解释得较易让人接受。在讨论中有人向托洛茨基同志指出，如果说军队处于半梦行症状态或者如他后来形容的那样处于半疲劳状态的话，那么，中央战略指挥人员可没有或者至少是不该处于半疲劳状态。错误无疑还是有的。我说过，这就是我们的军事战役的整个发展进程已经证实了的那个错误。由此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在战胜邓尼金和高尔察克之后还没有学会把内心的疲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如果具有¹/₃梦行症

^① 此处速记记录似有遗漏。——俄文整理者注

患者的心态，那么，我们不得不向每一个政治领导人说：请重申我们的指示并加以变通。尽管我们已经同邓尼金、高尔察克以及波兰有过两次较量，但我们还没有学会[这样做]。

至于布哈林的[讲话]我要说，他在第二个原则问题上说得过了头，就像斯大林同志说过了头一样。当时西欧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现在要是说我们受骗了，红军理所当然就会出来辩解。我在报告的开头讲过，研究退却条件的委员会做了工作，但中央委员会不同意退却。这里并没有去证明当时应该专门任命委员会。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基本的政治蓝图。我们不会去研究这件事情，但我们会从中吸取教训。布哈林说：不能指靠革命，也不能指靠战争。革命的特点是，斗争的节奏和参加斗争的人数可以十倍百倍地增长，1905年俄国的几次罢工就是如此。我们继续保持人们的信任，西欧战线和中央指挥部无愧于这种信任，因为中央指挥部在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征战中经受了考验，这些征战已足可抵偿所有的局部性错误。

那个说“你们没有对错误进行分析”的同志错了^①。

我们就是从这里开的头。我的报告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有错误，我们就来对它进行分析。就是说，所有党员都就此发表了意见，所有的评价都摆了出来。也许我们在邓尼金问题上会犯错误，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4次错误就绝非不可避免的了。

布哈林同志抨击捷尔任斯基^②，说[他]只会使人感到极度苦闷。我明白捷尔任斯基^②所讲的实际情况。但怎么可以把对事实

① 指第1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康·米宁(1882—1962)。——俄文整理者注

② 速记记录有误。这里指的是德·瓦·波卢扬。——俄文整理者注

进行评价说成是使人感到极度苦闷呢？怎么扯得上极度苦闷呢？仅仅因为这是一些很可悲的事实，仅仅因为这些事实说明任务过于艰巨就骂波卢扬，说他使人感到极度苦闷……

布哈林(在座位上)：我指的是柯恩讲的话。

列宁：柯恩和捷尔任斯基都举出事实并且指出波卢扬的策略估计是错误的。波卢扬说，形势很复杂，对一个在其国内开展活动十分艰难、而且居民又是清一色无产阶级的国家的局势无法作出判断。不过波卢扬的看法有误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了。说他使人感到极度苦闷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这会给人以某种误导：别去搜集反面的事实，否则就会说你使人感到极度苦闷了。不对，我们恰恰就是要学习去搜集反面的事实。

现在我可以作几点与大会决议方针相符的总结。托洛茨基同志说得对，他把波兰发生的事情比作国际革命时代范围的1917年七月行动⁴¹⁶。这是对的。我们自己就曾经历过二月、三月、六月的游行示威和4月20日的示威，我们过去说这是半游行示威和半起义(我们说过：“比游行示威稍大，比起义稍小”)，我们经历过这些“比起义稍大”的行动，经历过胜利的起义走向目标……^①

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确实正在从半革命、从不成功的出击走向不出现失误的目标，我们将在这一基础上学习进攻战。

我们在决议中不谈这个。我们要提出波兰共产党人向我们建议的决议，我们要说，这是能通过的惟一正确的决定。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步骤使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群众成熟起来，使他们有可能成长、成熟和壮大并避免前进道路上必然会出现的错误。

^① 此处速记记录有遗漏。——俄文整理者注

这个结论决不是中央委员的结论，而是曾经到过前线的同志们和代表们的结论，因此这里根本没有谈到不信任。采取进攻行动即通过革命决定的原则合理性是受到承认的，清楚地计算力量、仔细核查正面和反面的事实都是必要的。

我收到一张字条，有人问为什么意大利的情况谈得很少？因为除了报上有关意大利的报道，我们没有任何材料。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假如资产阶级得胜了，它可能就报道了。不过这也许是件坏事。总之可以认为，国际局势正在孕育着新的国际革命，而与我们在波兰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意大利革命达到了新的规模。若是再有一个苏维埃波兰或者苏维埃匈牙利，岂不更好。我们决不发誓明天我们[不]为匈牙利去冒险。我相信，代表会议在这方面会同意我们的观点。不过我们要说，再次冒险的话，我们每跨出一大步都会牢牢记住应该在哪里止步。我们要冒险，并打算帮助意大利，不过可惜眼下这实际上还无法做到。

但归根结底重要的是，刚才托洛茨基同志令人欣慰地强调指出，绝对必须击溃弗兰格尔，在入冬之前将其彻底击溃，因为在两条战线中我们对波兰作出了巨大的领土让步，可波兰又不会在国内战争战火蔓延及切断粮食和石油供应等方面对我们构成威胁。因此，弗兰格尔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对波兰作的领土让步并不十分重要。会上没有人反对我们关于波兰的原则声明，这也是我们能把所有力量团结起来的保证。

我们也许要再开一次专门讨论军事供应问题的会议，这样同志们可以交流心得，比方说，从哈尔科夫来的那位同志可以讲讲他谈到的关于军事供应主动性的意见，他们做了其他地方没有做的事情，那样一来，此类范例即可轻而易举地推广到其他地方去。

最后我宣读一下声明，这篇声明现已最终定稿并建议代表会议批准，这样明天共产党党团即可将声明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明天夜间这份声明即可送到我国代表团手中。……^①

载于1992年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
第1期

^① 列宁接下去宣读声明。声明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记录》1972年莫斯科版第79—81页——俄文整理者注

答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 代表大会代表问⁴¹⁷

(1920年10月2日)

同志们，大家提出了许许多多问题。对这些问题我将逐一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请谈谈共和国所处的军事形势和国际形势。依你看，在这种形势下青年团的任务是什么？”

当然，我现在不会再给你们作一个关于共和国所处的军事形势和国际形势的报告，何况我的嗓子已经哑了。这个问题只好先放一下，或者另外请一个人来谈谈这个问题。⁴¹⁸简单地说，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军事任务，要集中一切力量同弗兰格尔作斗争。你们从报上了解到，与平时一样，彼得洛勒的工人在这方面走在前面，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也不甘落后。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要切实讨论一下，青年团应采取什么样的紧急措施，才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⁴¹⁹

下面是几个有关与农民的关系的问题。

“为了使农民不把余粮和其他农产品隐藏起来，需要为他们做些什么呢？他们常常是由于需要才不得不把这些东西藏起来，以便去换城市工人领到的并拿到农村去交换的大镰刀、器皿，等等。”

我想，大部分农具和农业机器都应分配给农民。只有当农民

具备了从事农业最必需的东西,这些现象才会消失。

还有两三张字条说,不仅拿走了农民的余粮,而且还拿走了他们必需的粮食,还列举了说明这种情况的几笔账。

“不仅拿走了农民的余粮,而且拿走了他们仅剩的最后一点粮食。例如,一个有7口之家的农民,有1匹马、1头奶牛,他有50普特粮食,拿走了其中的 $\frac{1}{3}$, $50 - 17$, 还剩33普特……^①按9个月算,每人每月1普特, 7×9 ^② = 63普特。那么牲畜的饲料怎么解决呢? 这些情况使农民异常激烈地反对苏维埃政权,但是农民还在忍耐,拿走了农民的粮食,可是却什么也不向他们提供,甚至连焦油都不提供,而没有焦油就不能生产出粮食。应当特别重视劳动农民的供给问题,否则农民对任何友好的言词都不会相信。”署名是:“一个农民”。

这是真情实话,苏维埃政权往往不能向农民提供必需品,这往往是由于工作组织得不好,因为俄国森林很多,生产焦油总是可以办到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工人吃不饱,收购不到足够数量的燃料和原料,遭到破坏的工业就恢复不了。例如,大家知道,我们没有纺织品,可是大家知道,人民非常缺乏衣服。农民交来粮食,应该奖励他衣服。农民提出需要衣服是完全对的。为了得到衣服,就要恢复纺织厂的生产,要从土耳其斯坦调运来棉花,而那里的棉花还不够,因为在好的年景我们从土耳其斯坦调来一半棉花,而另一半要靠进口,而现在国外一普特也不给我们。需要运来足够的燃料,所以我们对农民说,为了恢复工业,各地的农民都应把

① 速记记录中是:“50 - 33 剩 17。农民剩 37 普特, 拿走 13 普特”——显然字条上写错了。——俄文整理者注

② 速记记录中是“2”。——俄文整理者注

自己的余粮交给工人国家。据说,有时不仅拿走了余粮,而且连必需的粮食也拿走了。大家知道,如果估算一下,俄国的粮食够所有的人吃,不仅够吃,甚至在歉收时,甚至现在也够,就是在1918年和1919年也够。可是,要合理分配粮食,就要使每个农民家庭连一普特余粮都不剩。我们现在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如果把正在成长的一代组织起来,我们现在就能做到这一点。可是大家知道,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大家知道,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劳动农民正在继续斗争,正在为把余粮全部交给工人国家而斗争。只有做到了这一点,国家才会恢复工业,也才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另一方面,以投机倒把为生计的富裕农民没有停止活动。

这里有张字条,询问有关同孩子的投机倒把行为作斗争的措施。

除了把合理分配组织好,没有什么同投机倒把行为和孩子的投机倒把行为作斗争的特殊措施。苏维埃政权第一年,我们国家,我们国家手中才获得3700万普特[粮食]^①,那时我们是束手无策的。第二年我们获得11000万普特的粮食,我们已经开始巩固起来。在到1920年8月1日为止的这一年里,我们国家采取措施通过粮食组织已收购了26000万普特。我们寄希望于下一年的余粮收集,任务是45000万普特粮食。如果我们能收购到30000—36000万普特,我们就能使工业开工。那么在这之前怎么对付投机倒把行为呢?要把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也就是组织的斗争,团结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

工人国家手中掌握的粮食越多,投机倒把行为就越受到打击,而国家就能越多关心工业的恢复。例如,在至今一个工厂也没开

^① 本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都是俄文整理者补上的。——编者注

工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现在有16个工厂准备在今年冬天开工，来自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一个工人同志⁴²⁰对我说，预计半年内就能为我们提供[12 000万]⁴²¹俄尺棉布，因为他们有从土耳其斯坦运来的足够的棉花，也因为今年我们获得了1亿多普特石油，这样工厂的燃料就有了保证。我们就是要这样开始摆脱缺衣少食、束手无策的困境，开始反对投机倒把，进入一种正常的共产主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国家自己手中有足够的粮食，能使工厂开工，而为此就应该有足够数量的原料和燃料。工厂要用其生产出的产品奖励交来粮食的农民，要使农民看到，他交售粮食获得的不是一文不值、光证明他尽了交售粮食的义务的纸币，而是获得他们经营所必需的产品。

这就是共产主义建设的工作。这项工作我们已经做了3年，正如你们现在看到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尽管战争使我们丧失了，而且正在失去优秀的人才。但是大家知道，战胜弗兰格尔和结束对波战争会使我们赢得更长的时间致力于和平的经济建设。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这里还有几个与名称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十分重要。⁴²²

主席⁴²³：这是具有原则性意见分歧的问题。

列宁：把这个组织叫作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还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差别。

这里还有一张字条提出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

“您怎样看青年团同俄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或者说，您怎样看青年团的独立性，在多大的范围内？”

我想，青年团如果真正想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话，就应当遵

循共产党的全部指示。而另一方面,它的任务主要就是,使所有正在成长的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的活动能成为共产主义青年的楷模和榜样。这是主要的方面。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自己的工作中应该成为所有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实际的榜样,要使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能够看到,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所做的,也就是他们希望每一个工人和农民所做的。这方面的工作怎样从组织上落实,应该怎样在实际中贯彻,我说不上来,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了解你们的章程,自始至终呆在这里,出席你们的代表大会。这方面的情况我不了解,关于这一点,最好由比较了解你们章程的你们的同志来谈。我只能说,一方面要遵循共产党的[全部指示],另一方面希望青年团在实际上做到不与世隔绝,要使40万团员成为所有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的实际领导者和实际榜样,要使在建立青年团支部的每一个农村、在建立青年团小组的每一个城市居民区的工农青少年都看到,这个小组或支部在帮助他们,在为他们而工作,给他们带来好处,领导他们清除垃圾、反对不卫生的习惯、反对投机倒把行为。就应该是这样的关系,而在实际中该怎样做到这一点,做青年团实际工作的人更清楚。

“在进行自我教育时,怎样利用知识分子的力量?我指的是当代保守的知识分子。”

“国内战争快结束了吗?”

如果我本人知道这一点,我会十分高兴地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我只能说,我们把弗兰格尔消灭得越快越彻底,这场战争就结束得越快。

现在我接着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字条。第二个问题是:“是否有知识分子阶级?”第三个问题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毫无疑

问应该是工人,应该是青年贫苦农民和雇农的[代表]。青年团应该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小市民、学生和职员?”

至于知识分子,就其地位来看更接近于小资产阶级,小市民和小私有者^①,因为在资本主义旧社会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富裕家庭的孩子才能受到充分的教育。因此,他们受到的是小私有者和小业主的教育。而从其工资水平来看,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他们都高出工人和农民,其中一些人,尽管是极少数,还常常达到了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因此,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像所有小业主和小私有者一样,常常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这一点我们在俄国农民的行为中可以看到。

我已经顺便提到了俄国东部、西伯利亚、南方、高加索的手中粮食最多的俄国农民长时期里吃尽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统治的苦头,当时他们是拥护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当工人帮助他们推翻了地主,农民就支持工人,可是当工人说,我们不允许自由买卖粮食,因为我们认为按投机价格出卖余粮是犯罪行为,并要求把余粮按固定价格卖给工人国家,后者将恢复工厂生产并以工厂产品偿还交售粮食的农民时,农民开始动摇,于是他们认为,还是跟着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走来得好。他们认为,向他们许诺召开立宪会议和建立“民权制度”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比起工人来,更能使他们的生活有保障。而只有当经验向他们表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给他们带来了什么,也就是说使那些原来的地主卷土重来,以致投机倒把到处盛行,其结果是极少数的富人因此得到了好处,于是农民

^① 在速记记录中是“小私有制”。——俄文整理者注

从这一沉痛的教训中得出了结论：同工人联盟比同地主、资本家联盟可靠，“民主制”、立宪会议就意味着同地主、资本家联盟，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像在欧洲过去所有的革命中一样，是受压抑的；而同工人的联盟更靠得住，虽然工人对农民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赞成自由买卖粮食，因为这对富人是发财的自由，而对穷人来说则是破产的自由，但我们将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战斗。工人国家有了这些余粮就一定能恢复工业，并把工业产品分给农民。

一旦我们学会了通过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进行这一分配，那么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也就建立起来了，共产主义社会将在同所有剥削者和投机倒把者进行斗争中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回答。这个斗争是艰巨的。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它要求组织，要求训练，要求教育。所以我才说，如果青年团能够懂得自己的任务——教育、改造、组织全体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只有共产主义青年团才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

但我还要再说一遍，在过去3年中，我们忙于完成刻不容缓的军事任务，而俄国产粮区同工人政府的联系往往中断，我们仍旧取得了如下的成就：通过国家征购的途径把大量的非投机倒把的粮食都集中在工农政权的手中，而这些储备粮就是恢复工业的基础就是在组织起来的工厂工人和农民之间恢复合理分配产品的基础。

我就谈到这里。（掌声）

在列·达·托洛茨基的邮局 电话记录上的批示

(不早于1920年10月3日)

“致政治局各委员”

邮局电话记录

致克列斯廷斯基、列宁、斯大林、加米涅夫、李可夫同志

中心问题是供给。就连情况好的集团军实际上也根本没有作好过冬的准备……唯一的出路是派遣那些着装齐全、训练有素的补充兵员来。

因此我认为,现在应该动员中央委员和其他著名活动家担负起为开赴前线的补充兵员和在后方重建的部队提供给养的工作。首先可以“动员”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库尔斯基同志来完成这项任务。

任务是:在最近几周内,将担负着开赴前线补充兵员重任的重要后备部队置于一位最著名的活动家和几位助手的统一监督之下。被动员的中央委员在征得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全权代表的同意后,应采取一些

×

措施加强军装生产,可通过吸收新生力量、也许就是从那些后备部队中临时抽调人员的办法……

也许,被动员的同志中的一位可不负责后备部队的工作,集中全力抓最重要的缝纫企业,就近弄清这些企业的情况,吸收补充人员和共产党员等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改善前线的状况。

托洛茨基

“同意。 列宁”

注意：尤其要让李可夫一阅。

× 10月3日《消息报》列文-伦敦斯基的文章。424

致列·波·加米涅夫⁴²⁵

(1920年10月28日)

列夫·波里索维奇：

请您同巴达耶夫谈谈。

应该决定，是立即送监察委员会处理，还是先搞清楚这些主席团成员都是些什么人，等等？

列 宁

10月28日

给格·瓦·契切林的批示⁴²⁶

(1920年11月6日)

请契切林提出意见：就这样印行吗？我认为，有的地方需稍加修改。略去一部分。

列 宁

11月6日

对俄共(布)中央全会 关于小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草案 第二项的补充意见⁴²⁷

(1920年11月10日)

(二)鉴于中央专门委员会得出小人民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在其决策中有时以个人利益为准绳的印象,应将这方面的调查情况交监察委员会作进一步调查,因此事非同小可,务请监察委员会圆满解决^①。

^① 从“因此事非同小可”到“解决”是列宁写的。——俄文整理者注

在格·叶·季诺维也夫
《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和
在苏维埃内恢复工农民主方法》
提纲上作的批注

(1920年11月24日和27日之间)

季诺维也夫的提纲
存档

送列宁同志

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和
在苏维埃内恢复工农民主方法

为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提纲初稿

删去

苏维埃政权在十月革命之初即已提出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效法巴黎公社，建立一个开支最少的政府和一个最接近群众、最少官僚主义、最普通的政府机构，即任何一个工人和农民、任何一个女工和厨娘都易于观察和了解的机构。

恢复

俄国共产党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最初时期起就看到了官僚主义的危险。早在两年多以前，党就首次提醒人们注意这种危险。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俄共纲领中占了显著位置。

然而官僚主义病症在我国革命发展所处环境的影响下却日趋严重,积重难返,愈演愈烈。

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下滋长,首先是由于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1)经济崩溃和贫困。即使像交通瘫痪这样的因素也会对官僚主义的滋长有影响。当铁路处于停运或者半停运状态,铁路部门能够运送的旅客数量极其有限时,为了压缩旅客数额不得不建立起一套复杂的发放许可证的办法,不得不通过各种机关对旅客进行筛选等等。当苏维埃政权手里握有的鞋子和衣服为数很少却又要广大居民群众都需要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情况下进行分配时,有时就不得不建立一套只会助长官僚主义拖拉作风的复杂办法。当国家燃料奇缺、每一块木柴都贵重如金的时候,燃料就必然引发大量营私舞弊行为,例如在一些大城市里,为了同盗窃和投机倒把行为进行斗争,甚至每一车木柴都要附上特殊的证明,这又为严重的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提供了土壤。这类例子举不胜举。

(2)官僚主义并不在于公文泛滥。官僚主义最主要是由各主要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结构本来错误造成的。在三年艰苦的国内战争期间,为不断遭受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威胁的苏维埃政权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就占去了工农国家全部工作的 $\frac{9}{10}$,这种情况使得苏维埃俄国迄今无法系统地、有条不紊地去处理我国的经济机构和行政机构的精简和调整问题。一切利益都服从于作战任务。前线不允许有丝毫拖延。一些专门委员会、跨部门机关等等仓促成立,其结果是,机构往往并未精简,反而更臃肿了。

(3)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形势也迫切需要把一切最优秀的组织人员和行政人员调往前线和军事部门。地方苏维埃得到的照应不多,毫无生气,实际上权力往往从苏维埃转到了执行委员会手中,又从执行委员会

??

S

转到了主席团手中。只有群众对苏维埃建议的直接参与才可能成为克服官僚主义的最可靠的办法，这种直接的参与却相对不足。苏维埃政权的中央机关也处于这种状况。各部门的优秀工作者都作战去了。官僚主义者、文牍主义者的作用却不成比例地增大了。

(4)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普遍文化水平（文盲众多等等）特别在苏维埃建设的最初几年中必然会对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参加苏维埃建设的过程起阻碍作用。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本身相当可观，但同我们所面临的任务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5)吸收资产阶级专家参加经济建设和行政建设工作是绝对必要和势所难免的。但是专家中一部分极坏的人至今仍然官气十足地对待工作，没有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他们使我们的经济-行政机关也染上了墨守成规和资产阶级官僚主义的恶习。而苏维埃政权吸引来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的那部分工人和农民目睹这部分极坏的专家的消极面，笼统地对吸收专家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一事感到愤慨，但在最初阶段却又无法改进局面，他们身处国家机构之中显得笨手笨脚，就像有时 小孩子穿上父亲的衣服显得笨手笨脚 一样。

??

所有这些条件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一种困难的局面，这种局面是在国内战争第一阶段行将结束时召开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必须正视的。因此，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在提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时，首先应当指出这场斗争不仅限于减少苏维埃机关的公文数量，而且首先要消除产生官僚主义的上述主要原因。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这就是同经济崩溃、贫困作斗争，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把优秀的工作人员调回共和国的经济-行政机关，把工人充实到中央苏维埃部门，完善和精简共和国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系统，恢复地方苏维埃的活力。

所有这些工作必须从地方苏维埃开始做起。

一定要使因三年国内战争而变得死气沉沉的地方苏维埃恢复活力。现在有必要回忆起党在1917年曾谈到的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苏维埃是最能自由地和有组织地发挥群众创造性的机关；苏维埃是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来自“基层”的新生力量的机关；苏维埃是群众既学习立法又学习执行自己的法律的机关。

?

在苏维埃已丧失活力的地方，必须改选苏维埃。必须开始定期召集苏维埃全体会议，会上不仅要提出鼓动问题，而且还要提出最重要的实际的经济-行政管理问题。为了迫使那些因循旧习今后仍不召开苏维埃会议的执行委员会召开苏维埃会议，应当作出规定：凡执行委员会无充分正当（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可的）理由逾期一个月以上不召开苏维埃会议者，即自动失去执行委员会的资格并应立即改选。执行委员会应当按规定公开举行工作会议，让所有工人和农民都能来参加会议。在大城市和大的工人中心区，全市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最好在各个工人区、大工厂、军营等处轮流召开。

必须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贯彻执行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就各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驻地方的代表机构加入地方苏维埃的整个系统这一问题所作的决定。第八次代表大会应当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的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在两个月内由人民委员部和主要部门的所有领导人亲自负责贯彻执行上述决定。与此同时，必须再向前迈进一步，让地方苏维埃不仅参与对中央各部门的地方代表机构的监督，而且直接参加这些代表机构的工作。必须努力使地方苏维埃及其各部门成为合格的机关，中央各部门按规定可以通过这些机关来办理一切事务，并逐步减少特派员和不属地方苏维埃管辖的各分支机构的数量。

各地必须着手安排并有条不紊地将苏维埃的积极的工作人员调回（暂时调回也行）工厂的机床旁去做生

产工作，等等。彼得格勒在这方面进行的小小的试验取得了成功。

必须在同样程度上活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由于同样一些原因(最为残酷的国内战争要求鼓足干劲)，工农国家至今不可能拥有一个正常运转的工农议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现在就应成为这样的机构。

不是这个词
???

现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当按照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的规定至少每两个月开一次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应当根据三年的经验划分出固定属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处理的一般立法问题的范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要预先公布有关这些问题的法令和决定草案，以便地方苏维埃在最后作出决定之前有时间讨论这些草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各部门工作的监督应当比目前正规得多。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班子和人民委员会现在应当看到自己的任务就在于仔细地重新审查各人民委员部、各总局和中央管理局以及其他中央国家机关所有集体管理机构的组成情况，而所有这些机关必须彻底更新。必须不断地、坚持不懈地把来自工人和农民无产阶级的充满朝气的地方工作者输送到所有这些机关中去，要优先选送在前线脱颖而出的出色的组织家。

?

部门间的摩擦经常带有真正的部门间争斗的性质，这些摩擦给苏维埃建设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并且是产生极其有害的官僚主义的根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班子应当考虑全俄和地方许多跨部门委员会和工作会议的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应当用来慎重而有条不紊地划清各部门间的权限，同时要力求节省人力和办事迅速。从而也可以消除苏维埃机关实际活动中愈来愈盘根错节的极其严重的本位主义的有害成分。

凡情况允许拖延时，人民委员会应当预先将意义重大的法令草案送达地方苏维埃，这样地方苏维埃即可根据自己的经验在法令生效之前提出意见。

彻底改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问题作为一项特殊任务提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应当成为同地方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切实指导地方苏维埃的整个建设的机关。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各机关进行正确的切合实际的建设，这就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最好办法。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比其他任何机关都更需要来自地方的优秀工作人员。省和县的管理局应当受到党、苏维埃和工会的特别关注。这些部门应当成为苏维埃为吸引愈来愈多的人参加国家管理事业的主要触角。由于管理局的各机关能够接触到最基层的苏维埃组织（乡苏维埃），这点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

工农检察院也需要这样彻底的改进。迄今为止，向工农检察院输送的大多是一些不能够胜任较为重要的直接的战斗任务和经济任务的工作人员。现在必须更加重视工农检察院，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原先那些官气十足的保守分子真正从工农检察院清除出去，是他们使工农检察院沾染上了陈腐的官僚习气。应当在工厂、修理厂、村镇、矿山等为工农检察院建立一些协助小组。而工农检察院有责任确定从地方招收来自省、县、乡等地的工人和农民的有关手续。被选派到工农检察院工作的成员，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都不得同地方断绝联系，并应向选派他们的选举人会议报告工作。

必须吸引成百上千甚至几十万先进男女工人和农民参加工农检察院的日常工作。只有这样工农检察院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监察机关。现在国家的整个教育工作正逐步开始完全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随着工农检察院的改组，国家的整个监察工作同样也要逐步开始交给工农检察院。

?

当前的一项特殊任务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为消灭官僚主义应当在有关机关的帮助下着手认真研究大量的极为简单的国家职能，如粮食配给证分配、住房分配、交通、巡查队、出生和丧葬登记问题，等等。必须尽可能逐步简化这些职能。必须把关于将各部门的苏维埃职员有步骤地调到生产劳动岗位上的问题提上日程，同时要做好一切工作，使人们把这种调动看作是更合理地使用劳动力，而不是惩罚。为此，必须在企业中向苏维埃职员提供他们完全可以胜任并且对工农国家有益的工作。

中央和地方都应当提出并不断解决关于确定各不同机关的编制和研究苏维埃职员的劳动定额、职员的人数以及劳动成果等问题。

必须严禁在各种违反苏维埃公文处理的通常法定程序的文件上作个人批示。不管批示者的愿望如何，这种个人批示和建议往往会强化任人唯亲的做法，导致腐败滋生。

必须杜绝发放票证中的说情风和开后门风。对无理拒不发放或滥加发放者都要严格追究个人责任。

必须责成各总管理局协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跨部门特别委员会及代表们根据信任原则和尽可能精简编制的个人负责制原则制定出各总管理局的组织计划。首先要选出几个总管理局来对这一种方法作试点和检验。所有在苏维埃机关工作的各级负责工作人员都要参加基层党组织，一部分工作人员参加工厂的基层党组织，他们有义务列席工厂委员会并有发言权，另一部分工作人员则参加部队的基层党组织。在分配这些工作人员时应使一些苏维埃机关的共产党员参加由一个总管理局管辖的同一生产部门的支部，以便他们能够总结经验，并且接受一个产业工会和一个总管理局的指导。所有参加工厂基层党组织和部队基层党组织的负责工作人员要在本机关

的支部会上报告工作。

国内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提供了在军事上的喘息时机,但同时也使苏维埃政权面临新的巨大的困难。新的过渡时期心理的特点是:疲惫不堪和一贫如洗的工农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要求愈来愈多,他们认为,现在战争结束了,他们的要求也可以随之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的某些拥护者往往追求最小的阻力,把我们在生活必需品方面的不足和短缺统统归咎于“官僚主义”。苏维埃政权的一些不坚定的拥护者不去向工农说明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能摆脱贫困,不去引导群众注意生产利益,不从工农中培养出经济工作者即内行的生产领导者,他们不去做所有这些工作,而是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官僚制度”,这实质上是让群众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这并非他们的本意)。对官僚主义病症的这种治法比病症本身还要糟得多。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号召工农政权的所有真正拥护者不要这样做,而要同病症的根本原因作斗争,以便真正消除病症。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三年中,在各省、县、省,地方上经受考验和磨练的新一代真正的国家工作人员成长起来了。第八次代表大会把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和在苏维埃内恢复工农民主[方法]的任务首先交给来自地方的业已成长壮大起来的新一代工作人员。

?

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决不意味着削弱机关,也决不应导致涣散。相反,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要求苏维埃、党、工会按军事方式工作,正如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那样,“要求工作人员极其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办事迅速、工作紧张、奋不顾身、勇于自我牺牲”。⁴²⁸

载于1990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第4期

在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 信上作的批注⁴²⁹

(不早于 1920 年 11 月)

1891 年 11 月 1 日于伦敦

注意

不读黑格尔的著作,当然不行,而且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先读《哲学全书》的《小逻辑》,是很好的办法。可是,您要采用《全集》第 6 卷的版本⁴³⁰,而不要采用罗森克兰茨编的单行本(1845 年版)⁴³¹,因为前者引自《讲演录》的解释性的补充要多得多,尽管亨宁这个蠢驴自己对这些补充也往往不懂。

载于 1985 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 40 卷

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代表团的谈话⁴³²

(1920年12月10日)

报 道

我们同列宁的谈话似乎不宜列入关于在莫斯科讨论我党上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情况汇报,因为谈话并未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对列宁的言论的兴趣以及他支持第三国际理论的论据,使我们更有理由认为这个谈话非常重要。

第三国际秘书处安排西班牙代表团12月10日同列宁会谈。一辆公车把我们送到克里姆林宫。我们办完例行手续后走进列宁的办公室,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起初他询问了我们同布哈林同志的正式和非正式会谈的内容,提了几个有关西班牙的问题,他问我党是否要加入第三国际。安吉阿诺对他说,加入国际的21个条件对西班牙社会党来说太苛刻了。列宁回答说,条件确实苛刻,但为了防止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一窝蜂地加入第三国际,只能如此。

代表团在同列宁会谈之前准备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反映了我们的疑虑的问题,这种疑虑同研究俄国的现状有关,也同我们近来与人交谈时发现的普遍存在于善于思考的劳动群众中的不安情绪

有关。

为了解除我们的疑虑，代表团问列宁：“您认为称作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时期的现阶段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过渡到那个工会、出版和个人都享有完全自由的制度？”

列宁回答说：“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自由，我们只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当成遵循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来实施，因为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在我国占少数，于是专政的实施就是为了这部分少数人的利益，这一专政将一直继续到其他的社会成分全都服从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经济条件时为止。农民的心理同我们的制度是相抵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首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弗兰格尔）在农民中找到了拥护者；然而大多数农民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如果说布尔什维克不好的话，那么其他的人就更令人无法容忍了。我们对农民说：要么你们服从我们，要么我们就认为你们是在宣布跟我们打一场国内战争，就认为你们是我们的敌人，这样一来我们就要以国内战争来回答。农民的心理在发生变化，尽管变化得很缓慢，他们在逐渐接近政府。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是工业品短缺，我们本可用工业品作为我们向农民征用农产品的补偿；因此我们不得不继续发行纸币，我们这样做不费吹灰之力，因为我们有纸张和印刷机；可见，这些纸币只能表示我们对支付购粮款的承诺。”列宁接着说：“过渡时期，即专政时期，不瞒你们说，将是非常漫长的，也许是40年或者50年；其他国家，例如德国和英国，由于本国工业更加发达，可以缩短这个时期；但是这些国家却有我们所没有的其他问题；其中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在对殖民地的依赖的基础上形成的。…… 是的，是的，在我们看来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

因为一谈到自由，我们总是要问：是谁的自由？”

我们问列宁：“既然让人和物服从社会化措施的整个期间都是过渡时期，那么您是否认为，租让给外国资本主义的企业在以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条件吸引新的资本流人的同时，仅凭国家政权的一纸法令即可延长这一过渡时期，以致有朝一日工人阶级只得再来一次革命，才能控制在这些租让企业巩固后建立起来的那些企业呢？”

列宁回答说：“你们说得对，这将延长无产阶级专政的时间而且要求进行新的斗争；但是我们无法战胜得到工人群众支持的外国资本主义，我们必须从经济上改造俄国。这三年俄国是靠付出空前巨大的牺牲才坚持下来的；但是俄国已不能再忍受目前的这种困苦了，我们要摆脱这种困苦，不是通过提供租让企业，就是指靠世界革命的爆发，我们不仅希望发生世界革命，而且绝对相信这场革命已经开始，只不过发展得比我们所希望的要缓慢罢了。”

列宁非常令人鼓舞地向我们讲述了电气化计划和该计划对新经济的重要意义。

最后，列宁对我们说：

“我们通过 1917 年的宣传在我国唤起了捍卫和平思想和捍卫苏维埃的政治热情，而苏维埃是我们可能设想的最民主的组织；后来我们又告诉人民资产阶级国家是如何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从而唤起了人民的作战热情；而现在我们正努力唤起从经济上改造俄国的热情。”

载于 1921 年 1 月 18 日《社会
党人报》(马德里)

对关于各人民委员部 综合计划委员会的决定的修改⁴³³

(1920年12月11日)

2.(B)命令各人民委员部下属综合计划委员会在其条例中明确这些委员会[本委员会]和本人民委员部各局的职责[在某一人民委员部确实需要时提出组建常设的和临时性的跨部门委员会的申请]。未经有关人民委员同意不得组建常设的或临时性的跨部门委员会。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所属德意志人支部中央局的信的摘要⁴³⁴

(不早于 1920 年 12 月 16 日)

作者要求：

1. 请让看校样。
2. 保证译文质量。
3. 德文著作的引文(不少;特别是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狄慈根等人的著作)不要从俄文转译,而要找到原文。
4. 后记(涅夫斯基的文章⁴³⁵)对德国读者来说可能没有必要,此外,仅仅涉及俄国作者的某些段落也没有必要。

签字: 尼·列宁

载于 1991 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第 4 期

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草案⁴³⁶

(1920年12月20日)

- (1)不要宣布不承认克拉辛的步骤。
- (2)告诉克拉辛,他应该更准确地执行中央关于除政治会议召开前的贸易协定外不要再向英国作什么承诺的决定。
- (3)再次提醒两位人民委员,中央坚决要求不进行辩论,即使很小的分歧也应以中央政治局决议草案的形式提交中央。

在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的 信上作的批注⁴³⁷

(1920年12月22日)

工作	谢列布里亚科夫、列扎瓦		谢列布里亚科夫
委员	捷尔任斯基		波格丹诺夫
会都	克列斯廷斯基	人民委员会	列扎瓦
有谁?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文章、 摘录和文件汇编》一书1920年 维也纳版上作的批注⁴³⁸

(1920年和1921年2月2日之间)

注意第5页和

第207页^①

注意

[5]“……纯粹民主派在德国所起的作用比起它在工业发达较早的国家中所起的作用要差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革命关头能够作为极端资产阶级政党……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甚至封建经济的最后一个救生锚，在短时期内暂时起作用。在这样的时刻，全部反动分子都给它撑腰，增强它的力量；一切反动的东西那时都将戴上民主的假面具，……在每一次革命当中都有过这样的情形：最温顺的、还有能力组织政府的政党上台执政……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惟一的敌人将是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②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① 这个标记是列宁在书的衬页背面加的；在衬页上还有列宁的签名。——俄文整理者注

② 最后一个句子列宁在第207页上也同样标出了。——俄文整理者注

致弗·亚·奥布赫

(1921年1月2日)

致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布赫医生

奥布赫同志：务请给斯大林送去4瓶上好的波尔图葡萄酒。应
让斯大林在手术前喝点酒提提精神。

您的 列宁

1921年1月2日

致莉·亚·福季耶娃

(1921年1月2日)

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如**向阿列卢耶娃查明(问问她)斯大林尚未收到波尔图葡萄酒，则请将这张便条发出。

列 宁

致彼·阿·克拉西科夫

(1921年1月27日)

致司法人民委员部第八清理处

我们,军医学院附近一个教堂的教民,请求您撤销关于关闭我们的教堂、改作俱乐部的命令。

教堂自军医学院成立之日起即已存在,具有历史意义,近200年来,教堂墙壁上已钉满刻有以身殉职的医生姓名的木牌。

俱乐部所需房舍可在别处解决,我们则请求对我们的教堂手下留情,因为我们的亲人均安葬于此,这里勾起我们许多亲切的回忆。

1921年1月21日

于彼得格勒

克拉西科夫同志:这份请求书是阿·马·高尔基交给我的。即便情况特殊,教堂改成俱乐部是否合适?是否有特殊的情况呢?撤销命令并归还教堂岂不更好?

请仔细分析并弄清情况,将结果简要地告我。

列 宁

1921年1月27日

在彼得格勒省苏维埃 来电上的批示

(1921年2月4日)

电 报

彼得格勒只能在2月5、6两日按削减后的定量发放粮食。2日到了1车皮小麦,3日到了3车皮。此外再无一粒存粮。彼得格勒已面临全城挨饿的现实。肉、鱼、菜既无储备,又未调入。必须立即设法运来粮食和其他食品。工厂的情况非常严峻。请采取紧急措施并火速告知你们下一步的安排。

代理彼得格勒省苏维埃主席 **策彼罗维奇**
彼得格勒省公社社务委员会委员 **德米特里耶夫**

465 1921年2月4日

2月4日

请布留哈诺夫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⁴³⁹

致瓦·瓦·佛敏

1921年3月3日

致副交通人民委员

佛敏同志：

这里向您介绍埃诺·拉希亚同志，他是芬兰共产党员，我早就认识他（早在十月革命之前）。请充分信任他，并在他的极其机密的事情方面给予协助。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 宁

致维·米·莫洛托夫

(1921年3月16日以后)

莫洛托夫同志：

地方上的人太少!!! 都是在中央工作的人,全都是他们。
您的 列宁

请退我。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话

(1921年3月22日)

列宁格勒
季诺维也夫

请尽快派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委员沙特兰和奥萨德奇来莫斯科。⁴⁴⁰ 请给他们提供包间最舒适的火车票和较好的食品。请告知他们启程的时间。

列 宁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1921年3月23日和31日之间)

莱维的声明⁴⁴¹我已看过。看不懂,因为没有事实。不过有个印象:有些东西我们写得不够谨慎。

请吩咐搜集所有的文件;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决议⁴⁴²、你们(小常务局?)的决议⁴⁴³等,要标有日期的确切文本。

此事需火速办好。

致亚·德·瞿鲁巴

1921年3月27日

瞿鲁巴同志：

从政治上考虑，必须在新的运动开始之前调换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人员。

目的是让农民看到另外一些人。

新政策不应由那些农民所深恶痛绝的粮食人民委员部旧官员来贯彻，而应由另外一些人来贯彻。必须这样。

请考虑如何进行(省与省调换)，请速来信。⁴⁴⁴

您的 列宁

致俄共(布)中央组织局⁴⁴⁵

(1921年3月27日)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不认识他。
请组织局认真研究并详细了解。

列 宁

3月27日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致尼·亚·谢马什柯⁴⁴⁶

(1921年3月29日)

3月29日

谢马什柯同志：

昨天在电话里请您的夫人向您转告托洛茨基的情况。她没有忘记吗？务必火速给他派去优秀的医生，并采取切实的措施。他显然疲劳过度，病倒了。必须认真解决，并向中央报告。

敬礼！

列 宁

载于1991年《苏共中央通报》
第5期

致维·米·莫洛托夫⁴⁴⁷

(1921年3月29日)

致全体中央委员

我建议收集表决意见

(建议)

赞成 索柯里 反对 赞成专门进行
尼柯夫 讨论

列 宁^①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① 文件上还有其他中央委员签署的表决意见。——俄文整理者注

致尼·彼·哥尔布诺夫⁴⁴⁸

(1921年3月)

瓦尔加同志

请格利亚谢尔记下他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并提醒我。

我当尽快接见。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致彼·安·扎卢茨基

(1921年4月1日)

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秘书扎卢茨基同志

请发给劳动国防委员会所属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彼·谢·奥萨德奇教授和米·安·沙特兰教授长期有效证明，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列(国际专列)乘车证以及乘坐此类列车规定应有的身份或资格证书。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1921年4月1日)

季诺维也夫同志：

鉴于现住彼得格勒的彼·谢·奥萨德奇教授已被任命为劳动国防委员会所属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①(由于这一任命^①需常去莫斯科并需亲自与彼得格勒当地的国民经济机关进行联系)，请您下令向奥萨德奇教授提供在彼得格勒的交通工具。

1921年4月1日

^① “副主席”、“由于这一任命”和文献日期是列宁写的。——俄文整理者注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批示⁴⁴⁹

(1921年4月9日和11日之间)

莫洛托夫同志：

这是医术精湛的专家罗扎诺夫的意见。非常重要。把索柯里尼柯夫送到国外去(在这里是白耽误工夫;治不了),治愈后再去土耳其斯坦。

列 宁

给德·伊·乌里扬诺夫的电报

1921年4月20日

辛菲罗波尔

疗养管理局局长乌里扬诺夫

严禁布哈林夫妇和玛尼亚莎在假期结束和体力完全恢复之前离开疗养地。

列 宁^①

① 文献上有列宁写的批注：“请告送达时间”。——俄文整理者注

致帕·彼·哥尔布诺夫⁴⁵⁰

(1921年5月5日)

哥尔布诺夫同志：

我秘密寄上此信请您亲收。请阅后退回，并就以下问题简单写上两句：(1)不能让契切林吃得好点吗？他是否得到来自国外的“定量”？您是如何定这个定量的，不能破例使契切林得到足额定量以加强营养吗？⁴⁵¹

(2)契切林冲着办公厅不过是说说气话罢了。我想您能体谅到他多少有些病态，也不会去计较他那过于严厉或者说是吹毛求疵的攻击。

列 宁

5月5日

致维·米·莫洛托夫⁴⁵²

(1921年5月10日)

请立即同季诺维也夫谈谈(我在人民委员会),把情况完全摸清楚,并彻底商定。

列 宁

在格·瓦·契切林给 维·米·莫洛托夫的信上的批示

(1921年5月18日)

1921年5月16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

5月14日的《消息报》以《一群黄色工会会员》为题发表了同梅利尼昂斯基同志的谈话。梅利尼昂斯基顺便提到他曾途经斯德丁^①。鉴于他是秘密途经斯德丁的，因此这是一种十分不能容忍的失密行为。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请求采取适当的措施，否则完全无法再安排秘密旅行。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契切林

我认为中央书记处应进行调查（谁的过错？）并通过组织局处分犯有错误的人。⁴⁵³

列 宁

载于1990年《苏共中央通报》
第4期

^① 现称什切青(波兰)。——编者注

致 H. C. 李可娃⁴⁵⁴

1921年5月26日

李可娃同志：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给我、我的妻子和其他人的印象是他病得很重。他来参加代表会议⁴⁵⁵也是勉为其难。从他今天给我的信中可以看出，医生们都坚持要认真治疗。

这一点就连不是医生的人也很清楚。

他劳累过度，快要累垮了。

他又不好好治疗。简直是岂有此理。如此糟踏国家财产，实在叫人无法容忍。

您能否劝劝他，或者使个什么招逼逼他，要不您亲自陪他一道去？

我国的叶先图基哪能有什么好的治疗？纯属无稽之谈！只会是嘈杂、忙乱、七手八脚、疲惫不堪，而不是治疗，只会是神经受刺激和当地工作人员频频求见。

他太固执，不肯去德国。可是在德国呆上2—3个月顶得上我国的4—6个月。那里将是隔离、休息、补养、严格的科学治疗。他会成为一个工作能力强的人。这样的人我们太需要了。

务请设法把他“弄到”德国去认真治疗。

敬礼！

列 宁

在俄共(布)第十次 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⁴⁵⁶

(1921年5月27日)

同志们,我不知道莫洛托夫同志开头都讲了些什么,所以我就无法紧扣他的讲话内容对他的报告进行补充。我要换一个角度来作补充,就是把我本人看到的情况讲给大家听。在党团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我讲了话。⁴⁵⁷在我看来,一些接近我们工会运动领导人的人中间气氛不对头;不满和阴谋错综复杂。有的人是这一阴谋活动的牺牲品,也有的人是这一阴谋活动的参与者和策划者。我们中央对这个情况一清二楚。

中央委员会下达的指示应当无条件执行。否则就无法工作。在中央委员几乎个个病倒的情况下,工作就更困难了。托洛茨基同志到外地休假两个月,季诺维也夫同志两次心脏病发作,加米涅夫也是心脏病,斯大林长期耽误治病,最后至少得休假6周,布哈林刚刚休假回来。可见,整个中央委员会已经不能工作了。

因此只能这样工作:下达的每一项命令都应无条件执行。以往我们也曾有过激烈的意见分歧,但从未发生过中央明确下达的指示不执行的情况。这样是无法工作的,任何一届中央委员会都不会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争议总是很多,但只要某项决议获得通过,在代表大会取消该项决议前都应该无条件执行。

这是最起码的常识。这一回的问题是托姆斯基同志非常明确地反对这一指示。季诺维也夫同志卧病在床，他在病榻上交出了他亲手起草的指示稿。曾分别当着季诺维也夫的面和斯大林的面问过托姆斯基他有无异议，在中央委员会也问过他，收到指示后为什么不交给党团委员会，他说：我拿到的是一张纸，不是指示。

这时再要保持冷静就太困难了。我当时的回答是：将托姆斯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根据大家都知道的条文——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党内需要坚决执行纪律，因为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党内的摇摆不定很严重，才专门想出了这个特殊的程序。一般来说，中央委员是不能开除的。为了在每次特殊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点，代表大会决定，如出现此类情况中央可召开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会议，就是将全体中央委员、全体监察委员和全体中央候补委员共 47 人召集起来开会。这个 47 位负责人的会议受法定多数的制约，必须有 $\frac{2}{3}$ 的人同意才能作出开除的决定。

我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当时争论得非常热烈。事实本身没有被否定。梁赞诺夫同志提出的非常关键的决议与我的背道而驰。我对党团全体与会者强调指出这个关键：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措施都是中央委员会在没有最著名的党员工会运动工作者参与或者他们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采取的。我再说一遍，这是这个会场外可以听到的令人发指的谎言，但这一谎言同我们的所作所为出入太大了。较为重要的涉及工会运动的问题，无一不是在事先听取最著名的工会活动家的意见后再作出决定的。大家关心和感兴趣的一切问题，粮食税问题、工资问题等等，都事先在委员会里进行讨论，都是在工会运动工作者认可和参与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

可见这是谎言,而且是令人发指的谎言,要是当真的话,那就应该指出,这样的指责可不是闹着玩的。

如果中央错了,就是说中央在没有工会运动工作者参与甚至在他们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提出涉及他们工作的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那么这是中央的犯罪行为;反过来,如果这种指责明明不对,因为它完全违背事实,如果是在有几千名党员出席的党团会议上提出这种指责,那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这种行为应该受到惩罚。

我提出了建议,我对建议作了说明。这个建议是走得最远的要求,最初它得到多数人赞成,但这是很微弱的多数,我记得好像是19票中的9票或者10票,微弱的多数,没有占到全体中央委员的绝对多数。

当时一位投票赞成我的建议的中央委员,就是捷尔任斯基同志,他说:我支持这个建议,我的观点是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指责中央,这样是无法工作的。我看到没有获得压倒多数,便认定既然我们实际上对这一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的看法一致,就不必对处罚措施进行争论了。大家都对此表示同意。有人说这方面出了一连串的阴谋诡计和不满等等。要搞清楚谁是真正的阴谋家,谁是牺牲品根本不可能。当时决定立即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根据是所谓开除中央委员的有关决议,斯大林、捷尔任斯基、伏龙芝和基谢廖夫当选为委员会委员。在这个四人委员会中,没有一种观点获得多数票。委员会的任务是询问所有的人,传唤当事人和收集文件;如果此后这个委员会作出一致的決定,我们就决定把它当成中央的意见。确实,这样一个委员会的一致决议无疑会反映出所有19位中央委员的意见。

委员会开了几个小时的会,最后作出决定:一致拒绝把开除作为处罚措施。我们同意了这一观点,并认为委员会的决定是最终决定。

按照党章,监察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有权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他们参加会议的人很多。监察委员会已意识到有人在极力夸大这个问题,因此独立地进行了研究,并作出决定,肯定了已经采取的步骤是正确的。根据党章,党团有权对这一决定提出异议,要求中央委员会再行审议。按照党章,中央委员会有责任再次审议。但是中央委员会的最终决定在下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每个党团都必须执行。你们可以提前召开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却不得更改。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只能这么办。

代表大会期间莫斯科的气氛本应加以净化。决定是作了,但并未得到认真的对待,因大家将信将疑,传闻也多,结果是中央委员会对能否(通过专门委员会)贯彻自己的决定也没有把握。

这样中央委员会就无法工作,这样也无法去领导全党。

在我们执政的这三年中,中央委员会内部曾经出现过更为深刻的分歧,但是在中央委员会内提出中央指示不予执行的情况却从未有过;这是第一次,我认为它也是最后一次。至于第二件事,就是丘巴尔和哥尔茨曼之间的分歧,我在我的讲话中已经稍微谈了谈。⁴⁵⁸分歧并不特别大。主要是我们以政治局的决定取代了拉林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法令。⁴⁵⁹另一个尝试就是通过人民委员会实施法令。丘巴尔提纲第3条的附注和哥尔茨曼提纲第6条完全贯彻了政治局的这一方针。但是在其他的部分这两份冗长的提纲就不一致了;丘巴尔的提纲在内容上符合政治局决定的基本精神;拉林所维护的哥尔茨曼的提纲在内容上则与政治局决

定的基本思想相抵触，完全是想入非非。党团分裂了。我们认定可以不采取处罚措施；如果破坏了整个纪律或者出现严重的原则性分歧，那处罚就是必要的了。目前我们还没看到这两种情况。两个决议都没有提出党的纪律这个问题。原则性分歧并不大，因为拉林的过分膨胀不能称之为原则性分歧。我们只是让各党团提交一份书面的东西(以便大家都可以看到)，声明这一回中央不行使干预代表大会工作的权力。情况是这样的：你们要是通过哥尔茨曼的决议，你们的责任就更重。到时候可别抱怨对你们的要求太苛刻。彻底改变工资政策，摆脱目前的处境等等，这些都谈何容易。对我们来说可是再好不过了，因为那样一来人民委员会就可以卸掉对饥寒交迫的工人群众所负的责任；让工人群众搬进好房子，使他们摆脱目前的处境，改善他们的处境，这些都谈何容易。我认为，这里需要七次量一次裁。我们说过，如果他们与中央背道而驰，那就惟他们是问吧，我们会严加追究。以上就是我们这些党中央委员所宣布的决定的大致内容。在党团会议上人们几经考虑，投票表决，表决了两次还是三次我记不清了，人们犹豫再三，终于投票赞成我们。我认为，目前大家都满意了。我们得到了我们所努力争取的谨慎的决定。我要强调指出的事实真相就是如此。我再说一遍，自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段时间，由于两个阶级力量的对比，党内出现了某种摇摆不定，党员人数有所减少；如果说减少了一二百人，那么党毕竟还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一个50万人的党不可能不反映出党外发生的事情。这种情况(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专门十分明确地谈了这一问题)就要求加强党的纪律。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这项决定，根据决定党中央不仅有权把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甚至有权将他开除出党。通过这样的决

议当然是自觉的、有意图的。意图就是采取行动确立党的统一,结束派别斗争。出于这个目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专门的决定,就是关于党的统一的主要决定。遗憾的是,必须执行决定的时间来得比我们预料的要早;当然还没有达到残酷无情的地步,我们没有这样做;决定可是赋予了开除的权力。尽管我本人主张这么做,但是由于上面谈到的情况我们没有这么做,没有原原本本地严格执行代表大会的决定,不过我们应该坚持要求实行真正的领导,否则我们就无法履行我们对党的代表大会的职责。(鼓掌)

致卡·伯·拉狄克

(1921年5月28日以前)

- (1) 您那本关于德国问题的小册子是否在印?⁴⁶⁰
- (2) 在何处印的? 何时可出版?
- (3) 是否补充了针对莱维的小册子的内容?

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⁴⁶¹

1921年6月4日

什克洛夫斯基同志：我给您的便条^①发出后，即收到了您的长信。

您说得太对了，在这件事情上指责我“任人唯亲”真是荒唐之极，卑鄙之极。我再说一遍，这是一起复杂的阴谋。有人在利用斯维尔德洛夫、扎戈尔斯基等人之死。

您只有“从头开始”了。

在这个问题上既有成见，又有竭力反对，还有对我的极不信任。我对此甚感痛心。但这是事实。我并不责怪您给我写的信。我知道您处境很难。

现在我们党内的这种事例我见得多了。来了一些“新手”，他们不了解老人。你推荐的人他们信不过。反复推荐吧，就更加信不过，于是固执己见。“我们可不想要”!!!

毫无办法，只有从头开始，通过战斗把年轻的新手争取过来。
敬礼!

列 宁

载于1924年《青年共产党人》杂志
第3期(非全文)

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第416页。——编者注

同列·达·托洛茨基的来往电报⁴⁶²

(1921年6月5日)

绝密

第61号电报

致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列·波·加米涅夫、莫洛托夫

刚才几位同志向我讲述了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糟糕透顶的情况,对这些同志所持的客观而诚实的态度我是深信不疑的。到会的代表们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什么都没准备好。尽管原拟接待1000人,而抵达的才近300人,可是一个房间却要安顿8—10名代表。他们连最起码的生活设施都没有。就饭厅和其他方面而言,情况也一样。不愿意离开柳克斯的共产国际的职员们,公然放肆地抵制业已作出的关于搬到另一栋房子去的决定(他们将房门锁上,避而不见,还将小汽车和卡车以及其他东西都隐藏起来)。由罗斯梅尔、扬森和鲁德尼扬斯基组成的委员会时时刻刻都遇到令人愤慨的怠工行为。抵达的代表们对我们的秩序立刻便得出一个糟透了的想法。最令人愤慨的,这就是对抵达的同志粗暴的怠慢。床上没有褥垫、枕头,也没有带水龙头的洗脸池^①……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将这一情况转告给我的罗斯梅尔及其夫人气得发抖。难道能容忍诸如此类的侮辱人的行为吗?应当立即采取措施,而且是最坚决的措施,让一个新建的强有力的机构来办这件事,并授予它全部权力。

托洛茨基

1921年6月5日19时

^① 原文如此。——俄文整理者注

我现住在城外。由于身体不适前来休息几天。⁴⁶³ 考虑到叶努基泽是筹备代表大会的委员会的成员，昨天与他谈过话。从他的谈话中我得出事情进展尚能令人满意的印象。我认为，目前事情应当这样来办：把您的电报全文转给中央书记处，以便书记处或传唤叶努基泽，或立即采取检查措施并任命一个拥有紧急权力的委员会。

列 宁

1921年6月5日19时30分

莫洛托夫同志：

送上我的电报全文和列宁同志的答复，并作如下补充：

我相信叶努基泽同志的消息是一种盲目的乐观，因为罗斯梅尔同志处于事情的中心，此人十分认真负责并了解筹备工作的各个方面。我坚持立即采取非常措施。一分钟都不得耽误。

托洛茨基

1921年6月5日19时45分

载于1990年《苏共中央通报》
第4期

对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意见⁴⁶⁴

(1921年6月10日)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

事情的实质在于，在政治上莱维许多方面是正确的。遗憾的是他干了一系列违反纪律的事，因此被开除了党籍。

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提纲在政治上是根本不正确的。那是讲空话和玩弄左的把戏。

拉狄克摇摆不定，对“左派”的愚蠢行为作了一系列让步，从而把自己的草案初稿弄糟了。他的第一个“让步”最能说明问题。他的提纲的第1条《问题的范围》原来写的是(请注意)“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拥护共产主义原则)”。后来改为(反而改坏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有社会决定意义的部分”。

妙极了！您瞧，似乎比塔尔海默之流和库恩·贝拉之流“更左”，结果倒成了异乎寻常的蠢话。这样的行文削弱的正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拥护共产主义原则”的必要性。这真是荒唐之极。

为了夺取政权，在一定的条件下(包括已经争取到工人阶级的

大多数都拥护共产主义原则这一条件),是需要工人阶级的有社会决定意义的部分的大多数在有决定意义的地方发起冲击的。

这样来修改、改坏这一真理,即在论述共产国际关于争取工人阶级拥护共产主义原则的总任务的第1条中削弱必须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原理,这是库恩·贝拉和塔尔海默头脑愚钝的典型表现(可恶极了,表面上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实际上该打屁股)。也是……拉狄克易受别人影响的典型表现。

拉狄克的提纲本来就非常冗长,没有重点,抓不住政治上的中心问题。而拉狄克还向其中掺水,把它糟踏得不成样子。

该怎么办?我不知道。白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如果您不希望在代表大会上发生公开斗争(我会乐意地在会上狠狠敲打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这样做对事业是有好处的),那么我建议:

(1)今天(既然布哈林坚决主张你们必须今天解决基本问题而不能再拖——其实往后拖更好)就用准确无误的表决否定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根本不正确的提纲。要作记录。你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而采取宽容态度,就会把一切都弄糟的。

(2)把拉狄克未经“改善”的草案初稿作为基础,关于这种“改善”,我已举了一个例子。

(3)委托1—3人来压缩这个提纲草案,进行修改,使它(如果能做到的话!)不再没有重点,而是清楚地、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把下述内容作为中心思想切实突出出来:

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仅是组织的领导,连共产主义原则都还没有得到这个大多数的拥护。而这是一切的基础。“削弱”这个惟一合理的策略的基础,是

一种罪恶的轻率行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欧洲堆积着大量易燃物的形势下，革命有可能很快爆发，工人阶级也有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是，现在把共产国际的策略建立在这种可能性上是荒谬的；认为宣传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行动的时期已经到来的写法和想法（以及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种种无稽之谈，而拉狄克甚至在他的第一个草案^①中很多方面就对他们作了让步——附带说明一下：我还未能完全把“改善的”草案同原草案进行核对）也是荒谬和有害的。

共产国际必须把策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有步骤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首先是在旧工会内部。这样，无论事态怎样变化，我们都肯定能够取得胜利。至于遇上极其幸运的情况而在短时期内“取得胜利”，这是傻瓜也能办到的。

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必须采取《公开信》⁴⁶⁵的策略。这一点要讲得直截了当，清楚明确，因为对《公开信》朝库恩·贝拉那边的动摇是最有害、最可耻的，也是最流行的。用不着隐瞒。凡是不懂得必须遵循《公开信》的策略的人，都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后至迟一个月开除出共产国际。我曾经投票赞成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⁴⁶⁶加入共产国际，现在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错误，应该尽快地、彻底地改正这一错误。

与其像拉狄克那样长篇大论，意思含混，不如翻译《公开信》全文（如用德文，则援引全文），反复解释它的意思，而且把它作为一个范本来阐释。

^① “不是诺言，而是行动”——拉狄克按库恩·贝拉的方式解释为：“干吧”，“冲上去搏斗”。这是无稽之谈。不应该按库恩·贝拉的方式去解释言行一致。

我认为，策略问题的总决议应该就讲这些。

只有这样才会定下调子，使中心思想明确起来，不致模棱两可，使任何人都不可作随心所欲的解释（像拉狄克那样）。

这样，拉狄克的草案初稿就会至少删去四分之三。

丢下提纲去写小册子并对它进行表决的做法该结束了。那样做，即使我们大家没有争论，也免不了犯局部性的错误。而如果没有重点，却有争论，我们就会犯重大错误，把全部事情弄糟。

再有，如果你们实在想加，可加上一些补充：根据这种策略，在细节上，作为例子，不是作为原则，恰恰是作为例子，还可作如此这般的补充。

其次。

笼而统之把塞拉蒂和莱维说成是“机会主义”，这是库恩·贝拉式的愚蠢。塞拉蒂有错误；错在哪里？应该讲得一清二楚，指明是在意大利问题⁴⁶⁷上而不是在总策略问题上。他错在同共产党人搞分裂，没有开除改良主义者屠拉梯之流。意大利同志们，只要不做到这一点，你们就是自外于共产国际。我们就开除你们。

而对意大利的共产党人，我们要提出最严肃的忠告和要求：只要你们还不能够坚定地、耐心地、巧妙地说服塞拉蒂派工人的大多数，把他们争取过来，就不要神气，就不要玩弄左的把戏。

“莱维事件”不在总策略问题上，而在对三月行动⁴⁶⁸的评价上，在德国问题上，布兰德勒说：是单纯防御。这是因为政府进行了挑衅。

就算这符合实际，就算事实是这样。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

(1)一切号召进攻的喊叫都是错误的、荒谬的，可是这种喊叫

多得不可胜数；

(2)既然政府进行挑衅,企图把共产主义的小要塞(共产党人得到多数人拥护的中心地区)拖进战斗,那么号召总罢工的策略就是一种错误。

(3)今后应该避免这种错误,因为右派在内战中以巧妙的手段杀害了两万工人以后,德国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形势。

(4)把几十万工人(布兰德勒说是100万。是否吹牛?是否自我陶醉?为什么没有各州、各城市的统计数字???)的单纯防御说成是“暴乱”,而且是“巴枯宁式的暴乱”,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违反革命纪律的行为。由于莱维还有另外一些违反纪律的行为(要准确地、极为谨慎地列举出来),所以他应该受到处分,被开除是罪有应得。

应当定出一个开除的期限,比如说半年。然后允许他重新申请入党,如果在此期间他守纪律,共产国际就建议吸收他。

(如果有头脑的人因为犯错误和违反纪律就被永远清除出党,而让那些遵守纪律的傻瓜养成由别人在策略上对他们作出让步的习惯,那么其结果必将是整个党垮台。)

(除了布兰德勒的小册子,我还什么都没有看过,这些意见只是根据莱维和布兰德勒的小册子写的。布兰德勒只证明了(如果可以说是证明的话)一点:三月行动不是“巴枯宁式的暴乱”[莱维这样谩骂,理应被开除],而是几十万革命工人的英勇自卫。但无论多么英勇,由于政府从1919年1月起已通过挑衅杀害了两万工人,今后再也不要在政府的挑衅面前这样应战,要到全国的而不只是一个小地区的大多数工人都跟共产党走的时候再说。)

((1917年的七月事变不是巴枯宁式的暴乱。谁要是作这样的

评价，我们就把他开除出党。七月事变是英勇的进攻。可是我们当时得出这样的结论：下一次我们决不过早地发起英勇的进攻，过早地全面应战，——这就是三月行动的实质。不是暴乱，而是错误，这个错误由于几十万人在防御中表现英勇而减轻了。))

关于什麦拉尔，能否搞两三个材料？

如能为共产国际刊印有关各国的材料，哪怕每国两份（每份2—4页），那倒不错。否则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这两个傻瓜在歇斯底里地号叫，却毫无事实根据。

关于什麦拉尔和施特拉塞尔，都有些什么事实？

别忘了一件大事：一定要删去拉狄克提纲初稿中所有谈到“等待的党”、所有进行这种谴责的内容⁴⁶⁹。一概不要。

关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问题，要具体地、专门地、清楚而明确地提出来。

如果我们两人在这方面意见不一致，我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

列 宁

1921年6月10日

在有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代表参加的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德国统一 共产党代表团会议上作的笔记⁴⁷⁰

(1921年6月15日)

- | | |
|---|--|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拉狄克:</p> <p>“……完全推翻……”</p> <p>拉狄克反对
出版这本书……</p> <p>“我们(我与季诺维也夫)说过
10次:小心谨慎,掌握多数……
……莱维去莫斯科……
德国统一共产党左派在骂娘
<u>(1921年6月15日)</u></p>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同意:提纲
最可爱的拉狄克
签署了:我平生干的最愚蠢的
事情
书:471</p> <p>(1) <u>关于引言</u>……3……
 引文 (4)
 “锈斑”……(5)</p> <p>(2) 塔尔海默
 第15页</p> <p>(3) I. 黑德
 (α) 第16页的空话⁴⁷²
 (库恩·贝拉)
 (β) 公开信
 第23页</p> |
|---|--|

开始
第 24 页

3((a))弗勒利希:事实

(4)胆怯的……小资产阶级的
人们

勇敢的……

4 a. 同志们!

别中了圈套

公开的

(5)把莱维开除

收回……

(6)开除 +

出党

?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或送往俄国

((公开指责))

反对结束革命的方针

有朝一日去进攻

政治思维的方针

(7)代表大会的决议……

(a)托洛茨基:说明

(β)我的情书⁴⁷³

(只有)

塔尔海默:“寻找通向行动的桥梁”

季诺维也夫:“我写信告诉德国人反对进攻理论……”

}第 4 个“经典的塞拉蒂”{

像医生一样的观察
第 18 页

……”(111)

(1)公开信;(2)行动

(2)现在更要小心谨慎

((可惜未写进书里))

克南,左倾运动史

(可惜未写进书里)

……“行动起来”……

{捷克斯洛伐克……

否认?

{意大利

“……严格确定的路线……”

莱维退党是偶然的?

(季诺维也夫发言

反对莱维……)

{孟什维克也

{可能是对的,但……

|| 这么容易就让它的(组|| 注意
|| 织)运作起来了 ||

I.1921年

(反对塔尔海默第15页)

((激发热情!))⁴⁷⁴

(德国运动的弊病就在于缺乏斗争的毅力)⁴⁷⁵

克南:

“……这件事可以谈谈……”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错误)……

“8”从莱维开始……,

但从未开除过。⁴⁷⁶

库恩·贝拉“……有些跑题(不谈提纲而谈实际做法)”

……(厨娘)……

小心谨慎的计划(我们有过)

(克南){歌剧女主角}

一方面是一具死尸,

另一方面是一个危险的巨人

§ “…… 意大利的春天 §

“…… 列宁的信对**莱维**像今天的发言一样是**骑兵的奔袭**……”

“此人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个**异己分子**，——是位不错的**政治家**”

(莱维)

‘美妙无比……’

……感到自己有病……

“……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种意见……”

列宁还会引起最深刻的危机

||| “强迫” |||

布哈林：

“从历史的角度”和非历史的角度来说都“不错”。

“只是党内没有一个**孟什维克**……”

“词没有勾掉，但要反对**叛乱**……”

(补充之前)

拉狄克,第 84 页

“党应十分注意这一反对派别(右翼)。

这个派别不仅表现出难以克服的中派主义观点，而且行动上也有困难，不经受考验就无法克服这些困难。”⁴⁷⁷

“完全听天由命”(弗勒利希)我们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也无法在 6 月进行斗争……

载于 1985 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 40 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扩大会议期间的简要记录和 关于法国共产党现状问题的讲话提纲⁴⁷⁸

(1921年6月17日)

库恩·贝拉……

……“冷静与纪律”——这是《人道报》（针对法国军队入侵）提出的要求。

正像托洛茨基同志听说的，“……他们不但地理掌握得不好，就连革命的语言——法语也掌握得不好……”

(1)“要求是正确的

(2)马塞尔·加香”

就国际政治所作的讲话……

(3)卢森堡的同志

- (3) 法国党还不完全是
共产主义的党
- (4) 库恩·贝拉……

载于1975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对共产主义运动政治路线的发展。共产党人和群众》一书(非全文)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 关于法国共产党现状问题的讲话⁴⁷⁹

(1921年6月17日)

我来得正好,恰巧库恩·贝拉正在讲话。我就是为反驳库恩·贝拉同志的观点而来的,因为我确实知道,只要库恩·贝拉一开口,他就要维护左派。我想弄清楚,他维护的究竟是谁。库恩·贝拉同志认为,共产主义就是维护左派。他搞错了。要义正词严地反对这种错误。应该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说法国党内还有机会主义者(我相信是有的),而且如果说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不必怀疑),那么左派也在犯错误,他们希望成为我的朋友库恩·贝拉同志和某些法国同志那样的左派。库恩·贝拉同志认为只有机会主义错误,然而事实上也有左的错误。我手头有一份托洛茨基同志讲话的速记记录,他说,如果这样的左派同志今后仍然打算我行我素的话,他们就会扼杀法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掌声)。我对此深信不疑。正因为如此,我才来反对库恩·贝拉同志的讲话,他在反对托洛茨基同志,却没有维护托洛茨基同志,而假定他想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本该这样做。

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确定在某种具体的条件下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库恩·贝拉同志来跟我们谈冷静和纪律,就像他谈到「人道

报》同一标题的文章一样⁴⁸⁰，原来，他才是一窍不通呢，这是赖不掉的。那些不懂得党不能像库恩·贝拉那样在法国军队在鲁尔进行动员这种危机时刻大讲空话的人，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根据库恩·贝拉同志的想法，革命性要求处处维护左派。在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的法国，仅仅靠某一个党是无法进行革命的准备的。法国共产党人争取工会是最令我高兴的事情。当我打开某一张法国报纸（坦率地说，这种情况很少，因为我没有时间看报），“基层组织”这个词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想，你们无论在哪本词典里都找不到这个词，因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语词，它的一个词义是我们在反对沙皇制度、反对孟什维克、反对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长期斗争中赋予的。正是我们的经验造就了这样的组织。正是这样的基层组织在议会党团中和工会或有工会存在的其他团体中集体地工作着。如果有些共产党员犯了这样或那样的、不如库恩·贝拉同志所办的蠢事那么严重的错误，我们是不会称赞他们的。

当我看到共产党的这项出色的工作时，当我看到工会和其他团体中的这些基层组织时，我说，只要左派别老干蠢事，法国革命就是指日可待的了。要是有人像库恩·贝拉同志那样说冷静和纪律并未证明行之有效，那是左派说的蠢话。我到这里来就是要向左派的同志们说明：如果你们听从这样的劝告，就会像马拉一样扼杀革命运动。我并不是要维护法国共产党，也没有说它是完全的共产党。都不是。洛佐夫斯基同志引用《人道报》的一个说法，说主要问题在于赔款的要求是正当的事情，从他自己的角度出发，他当然说得完全正确。但我们不允许这样提问题。

现在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马塞尔·加香和其他人的例子，他

们在法国议会中捍卫英法联盟并说这个联盟是和平的保障。⁴⁸¹这是机会主义，容忍机会主义的党就不是共产党。当然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决议中指出，某某事实应该突出，某某行为不能容忍，这是非共产主义的。但是不应该容忍非共产主义的行为。这里要进行具体的批判。要抨击机会主义。然而加香的讲话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党内机会主义却没有受到批判。人们不是批判他，而是批判他的这种说法，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托洛茨基同志在讲话中这样说（附摘自托洛茨基同志讲话的德文速记记录中的一段话^①）。

因此，拉波尔特同志完全错了⁴⁸²，托洛茨基同志反对这个做法是完全正确的。法国共产党的行为也许并不完全是共产主义的行为，我愿意相信这一点。但是目前这种愚蠢的行为会断送法国和英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决不能依靠1919年适龄入伍者的力量来完成革命。托洛茨基同志重复这一点，他做得太对了。刚才还有一位卢森堡的同志指责法国共产党，说它对占领卢森堡不予以抵制。⁴⁸³他和库恩·贝拉同志一样认为，这是地理问题。不，这是政治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反对这个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愚蠢的做法很左、很革命，但它对法国运动的害处也很大。只有一个办法能阻碍共产主义在法国、英国和德国取得胜利——这就是犯左的错误。只要我们继续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而且不出现过火行为，我们就对我们必胜充满信心。我们要公开地批评法国共产党，我们说，这不是共产主义政党，我们应该极其明确而公开地指出，鼓吹以掠夺者（我不想正式使用这个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掠夺者，而是些大掠夺者——剥削工人群众为目的建立英法联

^① 在列宁的讲话速记记录中没有所引用的托洛茨基的这段话。——俄文整理者注

盟的马塞尔·加香在法国议会中所捍卫和提出的政策、某些报纸转载的他的某些讲话中所维护和阐述的政策，不是共产主义的政策，而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不会赞同这个政策，其实我想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同样不会赞同这个政策。但是无论是库恩·贝拉同志所维护的愚蠢说法，还是这位卢森堡的同志所维护的愚蠢说法，甚至是拉波尔特同志的愚蠢说法（尽管他讲得很精彩），我们也都不愿容忍。我知道，在共产主义青年中间有一些真正的革命者。那么就请你们对机会主义者进行具体的批判，指出正式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但你们自己不要干蠢事！在群众越来越接近你们、你们走向胜利的时候，应当争取工会。多数的工会都在进行着出色的准备工作。如果我们把工会争取过来，那么这将是我们的最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官僚们再也无计可施了。工会中第二半国际⁴⁸⁴的官僚领导人明显占多数。在工会中应该首先争取可靠的马克思主义的多数人。到那时我们就不是依靠1919年适龄入伍者、也不是依靠库恩·贝拉所专长的那些蠢事开始进行革命，而是通过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左派干的蠢事的斗争来开始进行了。这也许不是一场斗争，而是对马塞尔·加香的法语发言的警告，是对传统和机会主义的公开斗争和对左派的愚蠢做法的警告。所以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在这里支持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全部重要内容并且声明，库恩·贝拉同志所坚持的政策不值得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同志去维护。要同这种政策作斗争。同志们，我也希望，这里所推举的委员会（这是明智的推举）完成对法国共产党的行为的分析之后，我们最终对这些想法会有一个简明的表述。

致阿·萨·叶努基泽

1921年6月21日

叶努基泽同志：

请把

阿列克谢

尼基季奇

索柯洛夫

及妻子临时安排在莫斯科⁴⁸⁵。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在书籍清单上的批示⁴⁸⁶

(1921年6月25日)

请把画线的书籍送来。

列 宁

6月25日

载于1985年《列正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决定草案

(1921年6月30日)

送政治局各委员：

赞成立即电召克拉辛返回莫斯科。

列 宁 赞成⁴⁸⁷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致维·米·莫洛托夫

1921年7月22日

特急

致莫洛托夫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务请于今日用电话征求对此项决定的意见(我赞成)。您可用一秒钟研究此件。加米涅夫可通过电话询问，他如想看原件可送去。可派信使送托洛茨基，或者不问托洛茨基，而先问加里宁。⁴⁸⁸

特急。

列 宁

应于今日送劳动国防
委员会批准。⁴⁸⁹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在格·瓦·契切林的信上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批示

(1921年7月23日)

1921年7月21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

列宁同志就罗特施坦同志提出的关于巴库人的行动问题提出了询问，并且列宁同志还写道：“请提交一份拟好的中央决定草案，我们将用电话通过”^①。7月16日我作了答复，在给列宁同志的信中我建议政治局命令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和高加索的所有党组织与苏维埃机关密切注意，任何苏维埃机关、公职人员和党组织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违反俄国-波斯条约以及中央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波斯政策的各项指令。

政治部刚给我转来一份塔什干的来电。电报说，一支波斯特别旅的代表从巴库来到该地，目的是招募波斯共产党员以补充负有特种使命的该旅。这无疑表明，巴库同志正在从事与中央的各项决定和我们的整个政策背道而驰的活动。在我们同波斯签订了条约并同它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同时，却去招募波斯的共产党员进行某种冒险活动。恳请中央委员会下令制止这些冒险活动。因此对我原先的建议再作一点补充。我还建议中央委员会命令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和所有的党组织及苏维埃机关不得招募人员去武装入侵波斯或在波斯领土上进行军事行动……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契切林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第71页。——编者注

莫洛托夫同志：

应当将上述材料**立即**发出。用电话询问，对契切林的**建议赞成**与否？⁴⁹⁰

我赞成契切林的**建议**。

列 宁

7月23日

载于1990年《苏共中央通报》

第4期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⁴⁹¹

(1921年7月28日)

政治局一致通过的决定的草案：

1. 撤销政治局任命托洛茨基同志去乌克兰做粮食工作的决定。⁴⁹²

2. 鉴于国际局势恶化(法国侵略政策的迹象；摩尔曼斯克“武装干涉尝试”的征兆，等等)，兹决定托洛茨基同志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军事工作(加强军队的战斗准备)上。

3. 兹决定托洛茨基同志有权选择(为了不脱离中央的工作，须是距莫斯科不太远的)一个或几个军事部门管辖的国营农场；作为试验^①，对这些农场实行扩大大型企业财务和物资方面的自主权的法律；这些农场租赁附近的工业企业，目的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并且建立一个经济整体，其特殊任务是自下而上地检验我们的法令是否正确和合理，分析雇用和使用非军事劳动力的条件，等等。为使这个试验认真地进行^②，应该在这些企业和国营农场不具有任何特权地位的条件下进行试验。

如果有关机构自愿同意，其他部门的国营农场也可以为了同

① “作为试验”一词是列宁后来加的。——俄文整理者注

② “为使……进行”是列宁后来加的。——俄文整理者注

样的目的而实行租赁。^①

决定特别指出：

必须把军队进一步加紧转上经济工作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并责成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一些会议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对这项工作做好准备。

列 宁

7月28日

^① “应该在这些企业……而实行租赁”这段文字是列·波·加米涅夫手写的。第二个句子为维·米·契洛托夫所加。——俄文整理者注

致维·米·莫洛托夫^①

(1921年7月28日)

莫洛托夫同志：我想，我们大家终究会对“和睦与让步”（哪怕暂时的也好——和睦总比争吵、在全会上搞得沸沸扬扬等等强）的尝试达成共识的。

我们来试试吧。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均已同意。

我昨天同托洛茨基谈过。据我的理解，他也同意。

我们来试试吧！

建议把原稿寄给政治局全体委员，不用誊抄（我有副本）：让每个委员都签上名（谁要是修改或补充，可单写上）。

待您收回这个草案，就可以作总结了。

列 宁

7月28日

^① 见本卷第524—525页。——编者注

给各省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21年8月12日)

电 报

彼得格勒、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莫斯科、特维尔、雅罗斯拉夫尔、雷宾斯克、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弗拉基米尔、梁赞、卡卢加、图拉、斯摩棱斯克、戈梅利、维捷布斯克、布良斯克、库尔斯克、奥廖尔、坦波夫、沃罗涅日、叶卡捷琳堡、乌法、切列波韦茨、沃洛格达、北德文斯克、科斯特罗马、维亚特卡、彼尔姆、下诺夫哥罗德、鄂木斯克、奔萨

省执行委员会，抄送：省工会、省农业局、省粮食委员会、省肃反委员会

尽管党的最高机关和苏维埃机关三令五申，要求从速悉数上交国营农场秋播用种，但各地不断报来的材料表明，某些省各有打算：一是隐瞒本省的播种面积，二是少报产量，三是企图在上述材料中多报领取口粮者人数，四是打算发放无任何规章可循的各种奖励，以致他们应交的种子化为乌有。建议省农业局长及各国营农场、附属生产单位负责人火速上交其应交的种子，否则革命法庭即追究其个人责任。任何拖延均属极大的犯罪并均应按革命时

期量刑原则予以严惩。建议本指示的实际收到和执行情况由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进行监督。执行情况由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和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分别上报。^①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②

1921年8月12日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① 最后一句是列宁加上的。——俄文整理者注

② 签署该电报的还有：“副农业人民委员伊万·泰奥多罗维奇、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弗鲁姆金、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温什利赫特”。——俄文整理者注

发往奥伦堡的电报

(1921年8月12日)

致吉尔吉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
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及粮食人民委员部、
粮食人民委员部代表 T.M. 波诺马连科

我不得不指出,自6月下半月至今,您未能按时全部完成粮食人民委员部6月22日79758号文向您通报的劳动国防委员会6月21日下达的战斗任务。鉴于目前的局势,我必须亲自对您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战斗任务一事进行总的指导,并对您各个阶段的工作逐日进行监督。现命令自8月15日起定时向莫斯科粮食人民委员部发送直达货运列车,每昼夜不得少于两列,每列不得少于30个车皮。

直达货运专列可以冠以人民委员会的名称,实行特殊编号,从37号开始编起。限波诺马连科同志3天之内汇报您为完成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战斗任务一事进行总的指导所应掌握的如下材料:(1)用于完成战斗任务的粮食由哪个铁路段运送,每段运到的数量如何;(2)每个铁路段运送的粮食中,有多少已在车站及其附近地区,其余粮食的平均运送距离如何;(3)兽力运输情况如何,采取了哪些措施达到车站上现存数额能保证毫不拖延地满足我提出的定时

发送直达货运列车、每昼夜不得少于两列的要求；（4）装车的劳动力和可运送散装粮食的车皮有无保证，您、西伯利亚交通局为保证完成任务采取了哪些措施。建议今后每隔5天于第6日用政府专线向我报告，并抄送粮食人民委员部值班代表，如粮食人民委员部值班员的线路中断，可用野战司令部专线。第一次报告的时间为8月21日，报告提纲如下：今后5天之内预计运到每个铁路段的粮食，车站上提供给中央的粮食现有数额，此前5天的装载量，此前5天用直达货运列车向中央发送的粮食数量，途中已装车但未编入直达货运列车的向中央发送的粮食的余数。

如恐任务无法完成，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务须通报您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并注明发布命令的日期。此外，每天务须按上述地址通报直达货运列车的发送情况，并注明始发站、直达货运列车编号。直达货运列车须由警卫部队警卫长负责押运，并配备负责维修行走部分的维修班。原先粮食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规定的报表制度均予保留。责成吉尔吉斯人民委员会对吉尔吉斯粮食人民委员部和波诺马连科同志为完成本战斗任务而进行的日常工作给予切实帮助。

此件收到后立即复电，报告领导此项工作的工作人员的职务和姓名及每个人的职责范围。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①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① 签署该电报的还有：瓦·亚·阿瓦涅索夫、尼·巴·布留哈诺夫和伊·斯·洛巴切夫。——俄文整理者注

致克·蔡特金

(1921年8月15日)

致克拉拉·蔡特金同志

8月15日

亲爱的尊敬的蔡特金同志：附上一封信⁴⁹³的副本，这封信今天我还委托同一信使送交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供8月22日党代表大会⁴⁹⁴用。遗憾的是我一点时间也没有，不能把这封信译成德文。

希望德国统一共产党最终能实现“和解”。

致最良好的祝愿和敬意！

您的 列宁

载于198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第10期

在博·什麦拉尔《我们的道路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上作的批注⁴⁹⁵

(1921年8月31日—9月3日)

[1] 同志们：

1918年革命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工人运动的发展走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道路，党的领导机构由于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任务，能够对党的建设施加影响，便采取了与诸如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的革命觉悟甚高的派别和政党不同的方法。事隔两年之后的今天，如果要让我们介绍我们这种党的建设方法，我想讲以下几点。我们力求使捷克斯洛伐克的无产阶级尽快具有与当今历史时代的革命内涵相适应的那种阶级自觉程度、那种行动的毅力和决心。我们力求通过革命所

(+“目前有可能”)

固有的道路来达到这个目标，尽量避免工人运动中的种种冲突、分裂、苦难和牺牲。我们力求要带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政党而不是某个小团体或某个宗派来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考虑到一个充当了300年附庸之后赢得国家独立、其社会舆论无时无刻不在极度担心丧失国家独立的国家的工人中间在过渡时期必定占主导地位的情绪，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文化

(“激烈的言词”)

水平和特性，避免使用强硬的言语和口号，并不力求一定要向工人灌输社会革命的观点。我们只不过是让工

注意

人们去接受现实生活的直观教育……

我们近期的主要任务： 组织工作和思想宣传

[25—26]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尚未得到克服;各国形势的发展^①证实在九月代表大会上作为我们出发点的那些观点是正确的;我们确实正处于一个革命的时代,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正在经历一场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标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世界斗争。但是正因为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权利和义务认真地、不抱任何成见地来研究一个问题:在目前以及大概在近期,即在最近的6个月或者一年当中,在我们的队伍占领的那一段战线,采取哪些行动是最适宜的;在最近一个时期内,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上,可能发生什么和应该发生什么。

注意 ?

同志们,我就这一方面来讲讲看法:在我们的运动中,尤其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要成立共产党的时候,有一种很大的内在需要,在一段时间里着手抓内部的团结和组织工作。我们应当把那些为抵抗力量和思想所吸引而跟着我们走的群众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应当着手抓思想工作和教育工作,着手抓宣传,尤其是要通过报刊来进行广泛的宣传。现在我们还不能说我们是否有时间来做这些事。如果说在德国或者在另一个大国将要发生革命,那么十分自然,我们现在就应当开始从事完全另一种类型的活动。但是,如果在世界革命总的战线上不发生重大的和意外的事件,那么我们的当务之急还是完成这项任务。现在就有许多同志不同意我们的意见,把这种行动方式称之为机会主义;我们应当采取措施反对这种革命急躁病。在战争期间,评定一支前线队伍的素质,并不是看这支队伍刚一领

?

^① 译文不确切。原文说的是,“各种关系的发展”。——俄文整理者注

注意

到子弹,马上就像疯子似地开枪射击。一个士兵,只有善于控制自己并且严守纪律地等待该他参战的时刻,才会受到器重。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的不仅仅是我国的形势以及我们能够冒风险以至发起攻击这一事实。我们至少应当时刻注意整个中欧的总的形势。我们已经几次面临这样的形势,那些急不可待的批评家毫不留情地指责我们,说我们缺乏“战斗精神”和积极性。在匈牙利革命时期,在慕尼黑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之时,都是如此。现在,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说我们当时做得对。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世界的工人斗争来说,为时过早的尝试都是徒劳无益的。请急不可待的同志们注意匈牙利的教训吧。这个教训告诉我们,有可能出现一种对无产阶级的行动来说似乎已经相当成熟的形势,这时资产阶级已经处于十分孤立无援和惊慌失措的状态,以至他们主动提出让共产党出来掌权。然而,尽管如此,当国际范围内的形势尚未成熟时,在不能独立自主地实现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和实行自卫的小国内,党就不应当受人挑拨,放弃自己的阵地……

[28—34]最近一个时期的策略问题同社会革命的速度问题以及中欧和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瓦解的速度问题息息相关。我们可以设想资本主义灭亡的两种方式:一场大灾难,即迅速的崩溃;或者是无法抗拒的逐步解体,在解体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在西欧将得到巩固,革命的紧张状态将达到足以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爆炸点。于是这个过程的结局就转为第一种形式,即大灾难方式。可见全部问题就在于评估和全面确定资本主义处于怎样的状态。我们现在是面临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即将出现大灾难呢,还是处在一个持续不断的危机、腐烂解体的时期,危机在一个较长期间里将以社会革命而告终?我们可通过等效时间来表达这个问题:我们能够在半年、一年内目睹资本主义的崩溃呢,还是要等到3年、5年、10年之后?这个问题的解决大体上取

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战后欧洲出现的经济形势，再是工人群众将以何种速度加入革命的共产党。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两个因素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两者之间有一种从属关系。如果经济解体的速度快，那么工人群众对它的反应也快。

我们在分析经济形势时，不能不注意到中欧出现的一些迹象，这些迹象表明，与其说我们面临直接的大灾难，还不如说我们正处于持续不断的解体过程中。如果将西欧各国 1920年的生产率同战争结束时或者1919年上半年的生产率作一比较，那么我们可以说，尽管总的趋势是在恶化，却也有某种局部好转的明显迹象。当然，尽管有这种局部的好转，总的经济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而且根本察觉不到向战前“正常”生活转变的迹象，更何况战前生活本身就已经相当“不正常”了。我们甚至看到，在过去的8个月当中，物价曲线图呈现出一系列波动幅度，时而下降，时而上升，例如在物价达到最高水平的12月份之后，在几个月当中物价又回落，目前又在上升。因此，看来，在这种出现局部好转、尔后又随之恶化的局势下，战后的资本主义欧洲还将长期存在，总的经济形势仍将是严峻的，直到革命力量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制度为止。假如我们确定1921年期间的经济形势比1918年或1919年更加恶化，我们就有理由说资本主义会很快地直接垮台了。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认为解体过程还将延续下去而且不会导致行将发生的大灾难。

决定这个问题能否解决的第二个因素，就是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革命力量的状况。我们不应当把社会革命理解为一种机械的、具体的现象；经济解体还不是革命。一旦数以十万和百万计的人们、工人意识到现存制度应当消灭，革命就不会实现^①。现代革命

^① 译文有误。原文说的是：“一旦……，革命就会实现”。——俄文整理

哈一哈！！

同先前时代本能的爆发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成千上万的工人知道，他们是在自觉地追随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工人，社会民主党这个社会爱国主义政党的成员，他也在遭难，但是他没有起来造反，因为他对于可能通过议会、民主和改良而得到改善还抱有幻想。他只有加入我们的行列，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会成为革命的原子，革命的力量。我们看到，受穷和挨冻的程度远比捷克工人为共的俄国工人并没有起来造本国政府的反，因为他们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对他们说，他们遭难是由于资本主义欧洲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就对苏维埃俄国进行封锁和长期的战争；还说，他们以自己的困苦促进了社会主义的胜利。显然，思想方面的因素能起到某种影响，因此经济形势并不是完全直接地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发展的。革命是随着革命追随者范围的扩大而发展起来的；这些追随者不仅仅是对现实不满，而是自觉的不满，就是说他们追求新社会的理想。在俄国，1917年11月7日前夕，即无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工人阶级中明显的多数是跟着共产党走的，他们站在革命的一边。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的选举、所有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以及北方军队中的选举都清楚地表明属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各社会爱国主义政党均遭失败，大多数工人和士兵是跟着共产党走的。直到这时，俄国同志们才开始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革命自有其客观的判断、客观的征兆，我们不可忽略过去，也不可用自己意愿的因素来替代，即使我们使这种意愿达到极限也不行。如果我们用这种衡量标准来分析中欧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力量的状况，我们可以说我们肯定正面临着阶级力量的增强^①，我们可以谈论有关直接革命行动的征兆，正如1917年10月在俄国可以

① 译文有误。原文说的是：“我们不能说我们肯定正面临着阶级力量的增强……”
——俄文整理者注

谈论这种征兆一样。有许多迹象客观地说明现在我们正处于组织和积聚革命力量的时期，而不是坚决进攻的前夕。德国资产阶级政府较为轻而易举地击败德国共产党最近一次行动一事也向我们表明，那些譬如说目前在德国下革命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1919年3月斯巴达克派的起义就要有力得多，尽管参加起义的力量不如现在强，因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也集结和重新组织了自己的力量，它的自身组织涣散时期已经过去。

应当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欧的资产阶级已经艰难地度过了战后第一个束手无策和组织涣散的时期，在1921年的今天，资产阶级在面对社会革命的尝试时已经不像在1918年11月和12月那样一筹莫展和犹豫不决了，当时军事上的失利和军队的瓦解搞得它猝不及防。这些事件大大降低了中欧资产阶级的抵抗能力和斗争能力。德国的“西波”和“奥尔格什”、捷克斯洛伐克的有武器装备的“索科尔”都象征着资产阶级已改弦更张，它在有组织地、有条不紊地维护本阶级的统治。

我们希望共产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的政党。

只要不是故意视而不见，我们就会看到，尽管中欧从1918年11月开始出现了普遍的革命形势，当前相互对抗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中欧资产阶级已经度过了战败后的第一个危急关头并重新开始建立旧的剥削机构。这个事实再一次向我们证明，如果我们打算开始同资本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并且战而胜之，就必须建立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在德国发生的事件和十二月事件之后，我们对社会爱国主义者在关键时刻总是以资本主义的直接维护者的身份出现这一点再也不会有一丝毫的怀疑了。这些政党合并成为群众性的政党，我们除非成为伟大的①共产党、群众的政

注意

((人数众多的?)

① 译文不确切。“veliky”一词被译成“伟大的”，尽管从上下文来看应当是“人数众多的”。——俄文整理者注

注意

党，否则就不能战胜这些政党和资本家。俄国的十一月革命是由共产党实现的，虽然共产党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大党，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没有众多的群众作后盾。这是我们的情况与他们的情况的主要区别，工业国同工业不发达的农业国之间的区别，因而也是中欧的情况与俄国的情况之间的区别。比方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假设右派社会民主党在其队伍中拥有大多数的工人，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呢？假设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在最初的选举中就已经获得多数，假设选举结果产生了社会爱国主义的苏维埃而且它又开始反对社会主义政府，我们怎么能建设苏维埃共和国呢？假设联合起来的右派社会民主党和人民社会党拥有20万或25万名党员，而共产党却只有5万或10万名党员，我们又怎么能在苏维埃和工人中间争取到多数呢？因此我们应当从我国存在于整个中欧这个条件出发建立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经常有人对建立一个人数众多的共产党提出异议，他们说，2—5万人就可以进行社会革命。不错，2—5万人可以拿着武器直接走上街头，可以直接实现社会革命。但是仅靠5万名武装起来的工人我们无法建立和巩固新的经济制度。我们不得不考虑到整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自身的抵抗。比起仅靠5万名工人就能实现的单纯的革命行动，社会革命是一种复杂得多的事情。建立一个能够彻底击溃社会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数众多的共产党，这就是我国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分化所决定的不容反驳的绝对命令。我们应当实行“核心”原则。^①

?

我们最近一个时期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团结，恢复领导一个党所需要的技术设施——说实在的，我们在布拉格甚至至今还没有编辑部

① 译文不确切。原文说的是：“应当在党内实行‘核心’原则”。——俄文管理者注

的用房。我们应当关心编辑部的财务保证，使出版工作走上正轨并立即着手开展大规模的报刊宣传。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力求立即对至今仍置身于我们的政治组织之外的无产阶级施加影响，其次要对各半无产阶级阶层施加影响，他们虽说拥有一些财产或者（例如不拥有财产的知识分子、下层官员）境况比工人好，但不剥削别人，不得不完全靠自己的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来维持生活。就社会革命的角度而言，党对这两个阶层的态度异常重要。我们对工会的态度，在党中央委员会给铁路职工工会的回信中已经作了准确的表述。这份文件具有正式的意义，由于时间有限，我只想声明一下，这个观点对全党来说是务必坚持的。总之，我们对工会的态度可以作如下的表述：“不破坏工会，在不放弃自己主张的情况下渗透到工会中去”。

对所有贫苦大众的联合，对中产阶级 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34—39]除了工会，我们还应当注意至今还在我党范围之外的其他无产者阶层。我国的情况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无产者阶层置身于捷克社会党、天主教党和农民党的组织内。至于这些党，可以说他们现在拥有的无产者比社会民主党多；工人群众离开了社会民主党，这个党正在日益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政党。只要想想由捷克社会党组织起来的铁路职工和国家职员就行了。我们应当在其他政党的无产者中间进行宣传工作，我们应当唤起他们的不满情绪，即便不能使他们站到共产党人这边来，至少也要培养他们的阶级觉悟和一般的革命觉悟。这些人至今仍因循苟且地呆在各自的党内。他们是在战前人的党，当时，就他们的世界观而言，民族动机（不论是在摩拉维亚还是在斯海伐克）和宗教动机所具有的意义远比现在大得多。

注意

同世界大战以前相比,捷克社会党、农民党和天主教党至今成员构成依旧,领袖依旧,性质依旧。这是一种反常的和不可思议的现象。社会民主党由于情况发生变化所进行的革新和清洗过程,是每个队伍中拥有无产者分子的政党都应当进行的。从种种迹象看来也正是如此。捷克社会党人有自己的左翼;在天主教党的工人中间出现了动荡;加入农民党的部分雇农也明显地表现出不满情绪。我们应当借助适当的策略竭力把贫苦大众联合起来,我们应当团结他们并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赞成用挑衅性的、伤人的、用词尖刻的、严厉的攻击手段。如此激烈的言论只能用来对付刽子手^①。对贫苦大众,即使他们在政治上反对我们,在我国的条件下也必须采取从容解释、宽容大度和耐心等待的策略。我们应当谨慎小心地对待至今置身于捷克社会党人队伍中的工人的民族感情。对斯洛伐克的贫苦大众的宗教感情不应当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在现代宗教幻想并不是最大的敌人,目前惟一的敌人是拜财神教,是大资本、地主、大工厂主、大投机商、银行家;因此共产党应当引导所有的贫苦大众去反对他们的压迫者,而且要不顾那些目前居于次要地位的差异,组成统一战线。同样,我们也应当遵循这样一种策略,就是让各无产者阶层、城乡中小私有者、官员和知识分子相信他们一点也不用害怕我们,让他们至少保持中立,不要由于害怕我们而听凭大资产阶级摆布自己。我们应当向中小私有者坚决地声明,他们的私有财产不会被剥夺,因为可以公正地认为,这些财产是他们家祖祖辈辈勤劳节俭的结晶。不仅如此,要使他们相信,在工人和小农控制之下的国家中,他们的税务负担将会减轻。其次,我们应当保证(一旦我们

① 译文有误。原文说的是,“……对付富人”。——俄文整理者注

获胜,这个保证肯定兑现)有存款的中小私有者将如数收回自己的全部存款。在知识分子队伍中我们应当消除他们的不安心理,要证明所谓我们的运动对民族独立构成威胁的论断并不正确而且毫无意义,恰恰相反,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外政策的凡尔赛方针、国内富人的利己主义和有产者的政权倒有可能使我们重蹈“白山”的覆辙。应当通过建立各国工人的国际统一战线而不是通过同本国资本家的合作来寻求生路。其次,我们还应当使知识分子相信,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建立计划经济过程中将非常需要专业知识,因此知识分子得到的劳动报酬将更加优厚,他们的用武之地也会比在现在的官僚主义的国家行政机关中大得多。基于必须与知识分子共事这一事实,我们自己得出一个结论:

人数众多的

必须有一个伟大的党,这个党能及时把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分子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这样就可以使他们不致卷入反革命活动或怠工活动,而且一旦取得胜利即可马上在建设事业中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只要我们遵循这个方法,我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分化方面最近就会大为改观。现有的各个政党将分崩离析,无产者分子将脱离这些政党;而且如果无法使他们汇合到我们这一个政党里来,那么至少也要使他们彼此靠拢、集结力量来进行反对银行家、大资本家和地主的共同斗争。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一条战线,这条战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重新开始为实现伟大的具体要求而斗争,这场斗争由于其自身的逻辑将发展壮大并且成为夺取政权、建立工农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只有这场斗争才能建立起真正社会主义的共和国。

“冒险主义”问题

说到这里,同志们,我想简单谈谈“冒险主义”问

注意

注意

注意

题。我坚决声明，我讲这个与德国发生的三月事件无关，因为我们对这一事件不甚了了，我不想就此事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想说的看法是我们自身经验教训的结果。首先，为了避免误解或者随心所欲的解释，我必须准确地界定我对“冒险”这个词的理解。不言而喻，我们并不认为相应的国际形势尚未成熟就可以开始进行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行动，我上面已经说过，我们认为最近的将来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积极的群众运动、罢工、游行示威，甚至是由于食品不足而引起的暴动，为抗议各种具体的暴力行为，为抗议反动势力等等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当背弃群众，相反，我们应当同他们在一起。我们自己大约也将组织群众的规模巨大的行动以支持具体的要求，无论这些要求是根据议会活动、工会活动还是根据一般情况提出的。无论在哪一种类似的情况下都不能说“冒险”，即使行动具有断然的性质也不行。我所说的“冒险”，指的是那种并非由于当地的情势和群众的自身需求而自动地、自然地发生的行动。我所说的“冒险”是这样一些行动，即行动的组织者认为可以人为地制造有利于这些行动的形势；认为某些急不可待的人希望什么时候行动就应该在什么时候行动，为此不惜违背群众的意愿，不惜依靠挑拨离间的手段来吸引群众参加。群众在现实环境压力下的任何行动以及现实环境所引起的阶级斗争的发展，都不是“冒险”。我们不仅从来不想制止和扑灭这些行动，而且希望并将借助政治手段来加以支持。只要展开夺取政权的决战的时机成熟，冲出战壕发起首次出击也不算“冒险”。然而不管条件如何，也不管花什么代价，希望按照某些人或某个小团体的思想观点、不惜使用挑拨离间的手段人为地挑起战斗局面，那就是“冒险”了。必须最坚决地从根本上反对这种策略。我们的代表大会应当就此发表声明，因

为某些同志曾经发表意见，说应当用一次次事先已经估计到的失败作为代价来迫使工人进行斗争；说除非作出重大牺牲，运动才能获得足够的力量，除非遭受一次次失败，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愿望才能增强。诚然，在一定的条件下，运动也可以从失败中受益，得以扩大、巩固和升华，赢得最外围群众的信任。这里的条件就是：每个工人都明白，我们是因为资产阶级或背叛行为才起而斗争的，虽说敌人比我们占优势，工人都明白，我们没有权利逃避战斗，因为这里事关必不可免的保护，事关我们的阶级荣誉。十二月斗争时期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这一斗争给事业带来了这样的好处，尽管由于右派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和政府纠集在一起，我们失败了，被关进了监狱。然而，假定十二月事件系由我们人为地、轻率地挑起，假定人为制造的爆炸过于频繁，那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在我们通过细心观察和研究我国以及整个中欧的形势取得了两年半的经验之后的今天，我要坦率地说，“冒险”的策略同个人恐怖行为的策略一样，不能当成工人运动中正常的斗争手段来考虑。革命发展的前提是使广大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行动起来，沸腾起来。一旦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就该轮到我们这个在阶级性和革命性方面最先进的党了，党就必须担负起道义上和政治上的领导责任。这就要求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的组织方面和宣传方面的工作。我们应当时刻注意工会组织中工人的情绪。那种就连无产阶级的某些重要成员也弄不明白的行动，我们尤其不应该开展，因为在进行这样的行动时工人对我们持敌视态度，而我们只得用强力迫使人们来帮助我们。照我的看法，这种策略只会以其神经质的虚夸向资产阶级提供支持，使我们的党陷于孤立，使工会组织中的保守官僚势力得以加强。

对于“冒险”倾向的由来、对于我们感到必须确定自己对这种倾向的态度这一点，应当作何解释呢？我

注意

注意

?

注意

在发言开始时就说过,资本主义正处在解体阶段,我们是伟大的世界性历史转折的同时代人,我们正处在从一个社会时代向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关头。这一过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有些人对社会革命发展缓慢感到奇怪和失望,不再相信社会革命了。实际上,只要我们抛开主观的愿望,我们就会觉得这一切都十分自然了。这样一个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在一两年的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罗马的陷落,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倾覆持续了几个世纪。封建制度的倾覆持续了几十年。社会革命在两三年之内结束,难道这里有什么离奇之处吗?①然而在某些工人阶层中间,由于资本主义持续解体而造成的难以忍受的状况往往会产生一种试图起而行动的意向,况且这些人根本不考虑总的形势。“冒险”在战前是一种明显的落后于时代的现象,如今许多出色的革命同志中有人却看不到其荒诞无稽的性质。革命的时代正在唤起革命的力量,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正在极大地加深阶级矛盾……

[45]我不否认,我在不得不维护策略观点的时候,说话总有点胆怯和拘谨,这种策略观点可能给不那么直接的观察者造成一种印象,就是同我早先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尤其是在担任当时的“捷克联盟”主席时被迫参与的许多机会主义行动逻辑上有矛盾。不过我想,总不能在一点上,就是我一度曾犯民族主义毛病这一点上指责我一辈子吧……

[47—52]同志们,我不否认,如果克雷比赫同志及其拥护者们不以最忠实的方式向德意志无产阶级、尤其是向莫斯科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报告这种观点的话,那么这种观点就会引起相当大的误解,引起十分激烈的争论甚至争吵。尽管如此,我本人却坚持这种观点并且

① 译文有误。原文说的是:“社会革命在两三年之内没有结束……?”——俄文整理者注

请德意志的领袖同志们同意我的看法，请他们以忠实的方式解释我们的动机以防产生任何误解（这个他们可以做到）。我国的运动以其目前状况而言还不够成熟，不可能在两个月内同德意志的党按照完全严格的集中制方式在组织上和财务上进行合并。它在心理上不够成熟，这个做法会带来大量技术性的困难。我这样说完全是推心置腹的。不过我也要推心置腹地说，就连德意志的运动也尚未成熟，还不能以只有在我国才可行的那种形式来立即实行完全的集中制并使之长久地保持下去。由上级决定和实现的匆匆忙忙的合并只会导致形式上的合并，而实际上各个组成部分还是会比肩而立；而且如果在近几个月内提出一个重要而迫切的策略问题（这很有可能），那就会导致形式上联合起来的运动又发生分裂。这样做的后果是：产生远比根本没有合并时严重得多的失望，严重得多地互相猜疑对方染上了民族主义。我认为不解散现有的机构，而是依靠增建的办法把它们联合起来，从而进行共同行动，这更适合我国的情况，更合乎逻辑也更有益处。这些行动将不断使这些机构接近和团结起来，并且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从中出现一个国际政党的有机地紧密团结的统一体，那也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这个策略基本上符合以现实为直观教材的策略，符合我们在对伟大的党进行思想改造时期所遵循的策略。我们在当前的重要时刻推荐这种策略，不单是根据抽象的推理，而且是从实际经验出发的。至于相反的策略，我们也有一定的经验。我说的是我国的青年，他们在组建共产党时一下子就实现了彻底的集中制。他们拥有完全集中的财务、组织机构和总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并不是按各民族的人数比例组成的。在组成执行委员会时有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基本上是完全正确的原则，即委员会应由“最优秀的共产党人”组成。现在的青年执行委员会中有5名捷克人、5名匈

注意

|| 牙利人和5名德意志人。过去3个月以来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下述经验教训：从技术角度讲，由于语言不同，必须翻译，讨论问题就难以进行。而实际上产生误会的原因是，较为远离各自的群众和实际工作的德意志同志和马札尔同志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理论研究，有更多的机会获得信任以及从未参加执行委员会的那些颇有影响的同志那里得到各种主意和经过推敲的建议，并带着这些现成的建议来开会；他们在理论上比较成熟，措辞上也较为灵活。可负责贯彻这些建议的捷克同志呢，他们由于与群众直接打交道就得从当前的策略的适宜性、可行性等方面来检验这些建议。这样一来，即使哪一方都不带任何恶意，也自然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捷克同志是“最蹩脚的”共产党人，我敢肯定，在青年人当中，例如哈耶克同志对自己就有此类感觉。我还可以举出捷克北部的另一条经验教训。捷姆利同志在特普利采民族杂居的地区，在教育捷克无产阶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把工人从民族主义引向共产主义，他经常置身于工人当中，大概谁也不会对他有怀疑。有一次我在洛乌尼参加地区代表会议，他并不知道我认为他的某些结论具有特殊意义，在会上讲了大意如下的一番话：“北方的矿工代表其实是激进的。他们的情绪和观点在过去和现在总是由于民族情况而变得复杂化。现在捷克的北方是共产主义的北方。共产主义思想正在各个工人阶层中传播。‘右派’的残余几乎只得到官员、教师以及手工业者的支持。我们的书记处已经加强了，无需加以支持。我们在工人当中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矿工、玻璃工厂的工人在那些党的书记力所不及的地方建立起了共产主义组织。我们（捷姆利在将近两个月以前就这么讲了）其实现在就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我们与德意志的同志们有几个共同的行动委员会。我们的五一节标志将是苏维埃之星，尽管它在我国在我们这个

民族区是禁止使用的。我们与德意志的共产党员同志们一起工作已经有两个月了。但是我觉得，在我国产生的种种情绪的影响下，青年人仍然犯了错误，他们过早地从‘左派’中走出①。至少我们在我国看到的一些现象说明，领导青年人的是一些尚未成熟到能担当负责工作的同志。我们应当经常监督青年人的各个支部。我们是共产党人这一事实并不排除较为谨慎小心地向前进的必要性。我们是襟怀坦白的共产党人，但对德意志的同志们持批评态度。我们要坚持在具有极重要的、即组织上的保障的情况下，保证我们对确定我们与德意志‘同志’的关系时能施加一定的影响。涅伊曼的一些共产主义小组迄今为止更多地是在德意志人中间开展工作，他们的代表其实就是宗年舍因。有人把我和奥帕特尔尼称作中派分子，因为我们没有烧掉联系我们与处在‘右派’影响之下的各工会组织中的工人之间的桥梁。我们对各工会组织持另一种态度，因此我们宁可采取与德意志同志不同的另一种策略。我们所代表的是一场有如此众多的群众参加的运动，因此我们有可能争得各个工会组织（我们已经在冶金工人和玻璃工人的工会中渗透）。德意志同志却没有这种期望。由《前进报》熏陶出来的德意志同志们公开对我们说：‘对我们来说，我们将有多少人并不重要，尽管我们人数不多，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革命的因素。’与此相反，我们并不想成为一个小组，我们的出发点是革命也需要群众。在这方面我们与德意志同志之间将会出现因我们的观点而引发的分歧。在最近一次冶金工人罢工期间，德意志同志们对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回各个工会断绝一切关系。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同意他们的意见。我们主张逐渐渗透到各个工会中去并对其进行改组。我们认为在北方进行旨在吸引广大工人阶层

① 译文不确切。原文说的是：“退出了‘左派’”。——俄文整理者注

参加革命阵线的工作是正确的。德意志同志也很自然地受到德国所采取的策略的强烈影响。莫斯科至今所收到的报告主要不是来自我们方面，而是来自德意志同志和共产主义青年小组的领导人。我们应当提请莫斯科的同志们注意到，按我们的意见，在德国这个大国中可能做的一切，我们在小国中并不是总能做到的。德意志同志经常怀疑我们的人犯有机会主义，我们应当使人们相信，我们群众的精神同德意志群众的精神是略有差别的。我们属于的那个民族的资产阶级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我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当时不拥有自己的国家，对战争并不承担直接的责任；因此，我们针对这个资产阶级的论据和策略也应当具有另外一种色彩。共产主义在北方的矿工中间已经得到巩固。在代表大会上我们所有的代表在经过十分周详的讨论之后将一致投票赞成接受加入第三国际的全部条件。正因为我国那些不久前还受德国统治的民族杂居区的无产者，长期处于捷克和德意志的‘右派’的影响之下，前不久才摆脱了民族主义倾向，可以说他们向共产主义方面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如此，他们觉得仍有必要保持自己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我们目前在北方进行工作，与德意志共产党人同志直接打交道；但是如果我们要求你们在一定的形势下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支持我们的观点，那么你们应当意识到这并不是个人的要求，而是关系到重大的本质的利益。”

我故意引用特普利采的代表在洛乌尼举行的地区代表会议上所作结论的这段内容，¹ 因为他是通过在那些捷克工人和德意志工人有实际往来的地区直接与无产阶级打交道才产生这些想法的。从这些不带任何倾向的想法中可以明白，如何达到共产主义运动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的问题在我国生活的条件下是一个策略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具有某种敏锐性和弹性。两个民族的条件有某种程度的不同，因此要求在策略上

至少色彩有所不同。两个共产党迄今为止彼此之间还略有差别；我们至今尚未完善结束的①发展是通过广大群众缓慢的内部成熟而进行的，德意志党的产生则由于“目标明确的核心”发动猛烈的进攻而进展得稍快一些。我们面对两个需要与之斗争的资产阶级阵营，还有两套各自独立的工会组织，为了它们我们还要进行争吵。这里个人的品质也在起作用。我有一个印象，以克雷比赫同志为代表的德意志党的执行委员会最近几个月不够冷静、耐心，不太能理解别人的思想方法，而要卓有成效地管理一个统一的党，要使党的统一不致受到经常的威胁，这是必不可少的。德国的独立的群众同共产党的联合②，尽管是在一个民族内部进行的，也花费了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并且遇到了许多困难。克雷比赫同志认为，坚决果断和毫不客气是“领袖”最重要的品质，这些品质在一个较小的党里以及在对待德意志同志时也许会产生出色的效果；不过我断然声明，如果我们已经拥有一个统一的并且是严格按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党，那么克雷比赫同志最近几个月在我国以及国外一些报刊上所采用的方法，他对许多捷克同志的态度会导致灾难性的分裂。克雷比赫同志及其周围的同志关于集中制的主张理应对捷克工人起的作用完全等于以下说法对人数众多的德意志党所起的作用。这个说法就是：集中制应该集中到对民族性概不考虑的地步，这样一来，最庞大的一派即捷克派的执行委员会应当是起决定作用的一级，而少数按照纪律只能服从。可以为这种观点找出理论上的“共产主义”论据，但实践中这种论据无疑是行不通的。具有实际合理性的论据说明我们在要同时完成如此之多的其他任

注意

① 译文不确切。原文说的是：“至今尚未完全结束的”。——俄文整理者注

② 译文不确切。原文说的是：“甚至德国的左派独立党人群众同共产党的联合”。——俄文整理者注

务的今天不应解散迄今为止各党现有的那些组织机构,而应当通过大力增建把它们联合起来,并作为过渡赋予它们在组织上、财务上和工作上的某种独立性,使它们服从于总的策略的和有效的管理,让它们通过这些共同的行动自然而然地、有机地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机体,即国际的、实行集中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我再补充一点:我认为,即使在建立统一的党的工作结束以后,对我国的运动来说,一定程度的联邦主义也还是必要的。我根据多年的经验确信,不然的话,尤其是处于少数地位的民族的工人、如匈牙利、波兰、乌克兰和德意志的工人就会觉得我们是在欺压他们。此外,我再补充一点,从先决条件来看,这种临时性的增建并不是行不通的……

[54—56]不过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用什么手段来进行反对中派主义的斗争?反对哪些人?在什么时候和以何种形式来进行斗争?我们应当采取特别的措施,以便在我们与中派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同志们,在这

一点上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让局外人介入的策略是会惹麻烦的。我们的发展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困难,

第三国际的威望也会因此而受到损害。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并不过分严厉,有一定的耐心,因此,我们比外国同志们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因为在意大利或德国都有过种种的介入。我在发言一开始时就说过:秋天,我们不仅脱离了派别活动,而且大概比欧洲所有的其他党都更坚决地脱离了中派分子,自然是没有受到特别的磨难,也没有造成群众分裂。我只提请大家注意来自坚持中派组织立场的那些工会的大量官员。从此时起中派分子实际上已经置身于我党之外,还成立了独立的议会俱乐部。我们当中留下来的其实只有个别人重新流露出中派主义的思想,其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被视为象征。当然,对于这些个别的人我们也是根据

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当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充分表现出他们的分歧时，工人群众就会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对付他们，而且并不认为他们是受难者。诚然，跟那些我们曾与之齐心协力共事多年而且我至今对他们的正派毫不怀疑的同志分手，我有时也不免感到难过。可是，我们还是不得不不可避免地分手了，因为我们的观点已经大相径庭，我见到他们并没有平心静气的态度，不是毫无痛苦地明白分手已不可避免。不过我们分手之后，我们之间较为平和的关系却增强了对我们运动的信任，同时并未削弱运动的战斗决心。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没有仓促行事，我们就使得许多在相反的情况下就会离开我们向右转或者持中派立场的人有充裕的时间来权衡整个形势，现在他们还在我们的队伍之中，其中有些人是我们最优秀最勇敢的战士。我总是警告不要在“纯洁”的口号下把开除出党奉为一种制度。我对克雷比赫同志的观点不敢苟同。他在《前进报》上撰文说工人运动可以忽视那些严谨的革命态度有目共睹的领袖所取得的经验。我认为，把一个持有不同意见、但在长时间实践中已经证明对工人运动忠心耿耿的人开除出党，简直是在发疯。在国外一些不同的地方以及我们周围已经出现的这种倾向所带来的，不是对优秀力量的自然选择，而是领导成员的总水平不断下降，而且最终必将使我们陷入蒙昧主义。在根据一些人的口头声明作出判断，而且那些与其说是认真负责、倒不如说是猖狂狡猾的人施加并不总是合乎道德的种种影响的时候更是如此。我在布尔诺居然听到关于开除出党之类的意见，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比如说，一些同志硬说不久前设法加入我党的庄稼人同化工工人一样“不可靠”，应当对他们进行斗争以达到我们的“纯洁”。这些想法我实在是无法理解。实现这些想法的打算肯定会导致彻底瓦解，我们应当极其坚决地反对这类尝试。我还认为，自己有责任声明，不应当给有些人

?

在党的队伍中的活动制造困难，这些人对第三国际持有与我们相同的原则性观点，但他们在等待这次代表大会作出决定时反对接受若干条件，而且也许还没有完全弄明白某个细小的原则性问题。只要他们服从多数人的决定，那么，依我看，他们有权留在我们党内，除非他们在代表大会之后破坏党的纪律，我们才可以对他们采取行动。我们在逐渐成熟为一个伟大的党的演变过程中总是说，多数人的决定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必须履行的，而少数应当服从；因此，假如我们突然抛弃这个原则，许多工人就会不理解。新的执行委员会应当严格遵守纪律，不得容许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所有重大问题上同第三国际的各项决定背道而驰。因此，那些忠诚地为第三国际的原则而斗争、但对条件的某些条款尚有疑问的同志，只要他们能忠实地履行自己的党员义务，我们就应该允许他们继续当党员。党的执行委员会可以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监督，如果发现他们的工作与党员身份不符，随时可以作出相应的决定……

[57]我们在创建一个政党时所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出于本能，并没有事先向自己提出党的数量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在我国，政治生活特别发达，每一个政党都拥有层层设立的组织机构，只要这个党认真想要发挥政治影响，不想只充当鼓动员协会，那就必须是一个大党。如今，在德国和意大利事件之后，这个问题的意义大得多了，这已不只是捷克的问题，而是整个西欧工人运动的问题。35万名党员，这是我们已达到的数字；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想保持这个数量呢，还是哪怕成为一个只有5万名党员的党也无所谓……

结 束 语

[58—61]同志们，我的发言快要结束了。这就是我们

走过的路。这就是我们取得的经验教训。我不隐瞒，除了长处，我们还有一些薄弱方面。我们的不足之处是由于我们的演变所造成的。我们尚未结束这种演变。这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将在内部成熟起来并且继续发展下去。我们要以我们现有的面貌加入第三国际并声明我们希望能被接纳。我们知道，在现今这个时代，当整个旧的社会制度已经崩溃，当无产阶级意识到种种改良主义道路是错误的，当生产关系演变的反映就是生产力业已形成的内部矛盾的反映时，无产阶级内出现了革命的愿望。共产国际是全世界工人革命大军的汇合点，也是迄今为止曾经发生的所有革命的全部实践经验的体现。共产国际的一些基本原则，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将永远是劳动者阶级为摆脱资本主义桎梏而斗争的基本原则。在上一次代表大会上我曾发言谈到我们将遭受牺牲和苦难，谈到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将含垢受辱。这番话出乎我们意料地很快就应验了，而且更为充分。我们的苦难尚未结束。我们越强大、越接近我们的目标，我们就得击退敌人越发严酷的暴力和恐怖活动。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贫苦大众没有权利可言。但是我们还会遇到另一类困难。因此我们今后的内部演变不会一帆风顺。捷克工人大众同德意志工人大众融合为一个十分紧密团结和朝气蓬勃的整体的过程不会那么轻松，不会没有痛苦。我要坦率地说，即使在第三国际内部我们也会遭到种种误解，当年在第二国际内部就是如此。我们经历了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我们如果对那些确实很接近我们或者说看来是很接近我们的人抱有幻想，也有可能上当受骗。任何运动，只要它具有一定的规模，都会混入一些不诚实的人。但无论怎样的苦难和牺牲，无论对一些个别人甚至整个的团体怎样失望，都不能动摇我们对我们认为正确的思想的信念。共产主义是历史演变的现有状况的科学体现，同时也是贫苦大众的一种新的信仰。它还具

有崇高的道德上的意义。它面向全世界受压迫受歧视者的阶级，号召他们联合起来。它力求把思想和行动都连结成为一个整体；力求保证全体无产者不分国家和民族结成名副其实的和真诚的兄弟情谊；力求把地球上各民族的劳动者像兄弟姐妹般地团结在红旗的周围。只有公社才能通过对世界的有计划的组织来消除战争的根源，消除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无能为力状态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且在每个地方在经济上对一切加以合理利用。共产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制度，是一种精神、时间、力量、物质和人人协作的体系。在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上，这种思想的光芒正照耀着我们，必要时我们将毫不留情，让我们大家在为这种思想效力时，仍能获得永远做超越各种社会制度的善良人的力量。我多么希望在我国建立起来的党永远是一个正直人的党；他们毫不利己，不图名利，既不轻举妄动、鲁莽行事，又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不为物质诱惑所打动。只要我们为我们自身建立起一个正直人的社会，即使我们受到种种残酷打击，即使世界上其他人全都对我们嗤之以鼻，把我们斥之为叛徒和异己者，我们的内心也是幸福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合理的事物。任何权利都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因此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决心对我们来说应当是最崇高的美德。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是在目前，都会有人指责我们这些自称共产主义者的人是实利主义者。我们回答说：当代资产阶级世界虚伪的文化才是实利主义的，因为这种文化只让几个上层人士从全部的精神财富中得到物质上的好处，却毫无兴趣成为对整个人类都认真负责的文化。共产主义是一种学说，它想要为人类提供衣食、住宅、卫生设备并且通过解决物质问题来为真正的文化打下基础。因此，我们从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转向共产主义，其意义不只是政治战线和战斗方法的改变，而要深刻得多。共产主义不只是

一种政治经济学说,因为我们了解人类的历史,共产主义的出现从来是在为建立新的共同的世界观而努力。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公社和团体是从被摧毁的不道德的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由于这种不道德的社会的生活条件满足不了人类各种关系更为强烈的需求,这些公社和团体才不可遏止地力图去改变这个社会。问题不仅仅在于建立一种经济秩序。共产主义的一个积极方面始终是建立一个精神关系新组织的强烈愿望。共产主义力求做到的不仅仅是在生产和管理领域建立的新的基础,它还想要造就新人。俄国的同志们懂得这一点,俄国的心从来也没有如此强烈地渴望要在文化上扬弃自己^①,就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那样。艺术正在显示出一种要深入到广大的各个阶层心灵中去的倾向,这些阶层已经不再把艺术视为玩物,而是看作建设新生活的工具。国民教育、戏剧、电影、文学、绘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几乎达到迷信程度的对儿童的关怀,在把俄国搞得满目疮痍的那场革命的最初阶段最可怕的日子里是一个亮点。问题在于,要把创造新的伟大的精神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工作从几个人和极少数私有者手中转到人民大众手中;在创造自己的共产主义祖国的富足安康时要通过投票表决,只有通过运用自己的体力,才能使他们积极地直接参与人民的文化创作和精神发展。^②我们应当通过这种途径来理解和深化自己的共产主义。我们接近工人不仅是接近肉体上受苦受难的人,我们还应当为他们完整地提供他们应得的那一份生活福利。我们不仅是一个政党。我们是新生活的先锋队。我们在建立新的关系时,还想造就新人。

① 译文不确切。原文说的是:“如此强烈地向往文化生活”。——俄文整理者注

② 译文不确切。原文说的是:“为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祖国的幸福,要使他们不仅通过投票表决来参与,不仅通过他们的体力劳动来参与,而且还要让他们积极地参加人民的文化创作和精神发展”。——俄文整理者注

	？：“革命所固有的”	在开头	“增建”	47	没有让	
	？：“匈牙利的教训”	26	青年	第 52 页	“局外人”	
	？：1年—1 ¹ / ₂ 年或者3—10年？	28))	3		介入??	54
	而且	29))	指责	49	??	55
哈 = 哈11	“某种影响”……	30	小集团		??	56
	？	31	各个工会			
	“刽子手”和“贫苦大众”	35				
	“盲动主义”	37—8				
	“胆怯和拘谨”(关于 机会主义)	45				

俄共(布)中央秘密信件的草稿

(1921年9月9日)

毫无疑问，共产国际向资产阶级国家共产党提供津贴费自然完全是理所当然的、极其必要的，但有时却会因此出现一些胡作非为和极其恶劣的舞弊行为。

俄共中央在同这些舞弊行为进行无情斗争的同时，向所有在外国工作、住在外国或者相当清楚地(通过某种方式)了解这一工作情况的党员发出这封秘密信件。

中央声明，下述行为是极大的犯罪，为此将坚决把有关人员开除出党(此外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和尽可能在报刊上公之于众)

——不仅是任何挥霍从共产国际收到的钱款的行为(用于支持以“左倾”或“革命性”相标榜的派别；用于保障自己或别人具有优于党的工作人员平均水平的生活条件等等)；

——还有任何对中央隐瞒有关这些款项支出详细情况的行为，这是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即直接或间接地逃避向中央十分及时地和绝对正确地报告从共产国际收到的并在外国花费的每一戈比的情况。

凡犯有这类隐瞒真情的错误的人，不论是蓄意隐瞒还是出于疏忽，中央都将把他们视作窃贼和叛徒，因为在外国乱花钱(更不用说挥霍无度了)所带来的害处要比叛徒和窃贼所造成的危害大

得多。

凡向**共产国际**领取款项的人都应知道，他必须绝对准确地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所有指示，特别是要准确地执行向俄共中央绝对详尽、迅速和正确地报告每一戈比开支情况的一切必要规定和条件。

中央责成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工作的俄共党员^①立即起草一份关于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取的款项的开支办法以及这一开支的报告的极为详细的指示。

这个指示的要点应该是：

(1)认为加入**共产国际**的地方共产党^②未经中央的批准和同意开支款项的行为是**盗窃行为**；

(2)凡领取款项的人，哪怕只是为了运送，都必须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具收据(或将收据寄来)，证明钱已收到并遵守开支规定；

(3)凡收到款项的人，都必须把每一戈比的开支情况告知居住在开支地点的2名以上的同志，其中至少有1人的身份应该是完全公开的，即不参加任何秘密活动；

(4)凡收到钱款的人，都必须至少3个月1次亲自(或者是上面第3条中提到的2名以上同志中的1位)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最详细地用书面形式报告每一戈比的开支情况；

“检查员”应该是：外交 || (5)凡收到款项的人也都随时有责任向由
(α)使团成员 || 俄共中央发给特别委托书(或拥有**共产国际**

① 说责成季诺维也夫岂不更好些? 更好些!(列宁加的脚注)。——俄文整理者注

② 手稿上是党共产,列宁在上面标上1、2的数字,把这两个词的位置颠倒过来。

——俄文整理者注

(β)病人
(γ)各种各样的人

际执行委员会的委托书)的有权听取报告的人极为详细地报告每一戈比的开支情况；

(6)凡收到款项而未在规定期限之内提交报告的人,要被交付党审判,即使他甚至已被逮捕;而且没有党的判决,不能排除其盗窃的嫌疑;

(7)俄共中央会同(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极其严格地监督这些规定的执行情况(例如:索尔茨+库奇缅科+克里沃夫)。

载于1990年《苏共中央通报》
第4期

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会会议议程

(1921年9月28日)

第253号记录

关于向远东共和国拨款50万金卢布事宜

1.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关于粮食年度计划的报告(斯特卢米林)。

2. 哈拉托夫同志关于国家供应计划的报告。

3. 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9月23日任命的委员会关于根据鲁特格尔斯(古比雪夫)的建议起草合同草案⁴⁹⁶(第252号记录第14条)的报告。

4. 劳动国防委员会全权委员会关于恢复和振兴巴库、格罗兹尼和顿涅茨克石油工业的措施的报告(斯米尔加)。

5. 关于取消事先检查(哥伊赫巴尔格)

阿瓦涅索夫

阿尼克斯特

佛敏

阿瓦涅索夫

达尼舍夫斯基

阿捷尔良

斯米尔加

佛敏

列宁

列宁^①

① 这两栏人名是列宁写的。——俄文整理者注

6. 中央燃料委员会关于铁路状况的报告(斯米尔加)。
7. 给巴斯克 1 万亿卢布(拉齐斯)。
8. 一次性拨出 300 万份口粮(斯克良斯基)。
9. 给远东共和国 50 万卢布^①。

载于 1985 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 40 卷

^① 第 7、8、9 条是列宁写的。——俄文整理者注

致约·斯·温什利赫特

1921年9月29日

温什利赫特同志：

写信人什克洛夫斯基同志，我在1917革命前（从1905年起）侨居国外时就认识他，系布尔什维克；对于他的认真负责精神我完全可以保证。

附上他的信请一阅，供参考；或许您可以给您驻里加的全权代表下一道相应的命令⁴⁹⁷。阅后请将此信和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一并秘密送莫洛托夫同志，由他转全体政治局委员阅。^①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 宁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① 信封上写着：“温什利赫特同志收（列宁寄）”。——俄文整理者注

给С. И. 布罗多夫斯基的电报

(1921年10月13日)

柏 林

全权代表布罗多夫斯基

请摸清索柯里尼柯夫的健康状况。设法弄到关于他目前能否作长途旅行的医生证明。让索柯里尼柯夫放心，现在^①的问题不是去土耳其斯坦，而是长途的国外出差，这^①就需要具有在良好的条件下一天至少工作几个小时的能力。请速回电并作出安排，将关于每个曾在德国就医者的情况原件寄给中央委员会，其中应有医生最详尽的鉴定和对病人或治愈者的医嘱。^① 498

列 宁

^① “现在”、“这”和从“请速”到结尾一句都是列宁写的。——俄文整理者注

致卡·伯·拉狄克

(1921年10月19日)

10月19日

拉狄克同志：

同您的一席话使我“振作起来”，于是提笔写了附上的这封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⁴⁹⁹。

如果您(和马尔赫列夫斯基)同意，即可采用。

如果您和马尔赫列夫斯基不同意，请写出理由。

您的 列宁

载于1971年在柏林出版的A. 赖斯贝格
《论统一战线的起源。德国共产党争取
1921—1922年德国统一行动的斗争。列
宁和共产国际对德国共产党的帮助。研
究论文》一书第2版

致格·瓦·契切林⁵⁰⁰

(1921年10月21日)

契切林同志：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您的过错在于软弱。应该做的不是“谈一谈”，也不仅是“写封信”，而是向政治局提出建议（而且应该及时这样做，而不是一拖再拖）：

(1) 经外交人民委员部同意后派出一个十分坚定的人；

(2) 逮捕坏透了的肃反工作人员，把犯罪的人带到莫斯科来枪决。

及时征求温什利赫特的意见后，附上全部材料，星期四把这个问题提交政治局⁵⁰¹。

应该学会更快更准地推动这类工作。哥尔布诺夫应该做这些事；他应对此负责；而我们总是支持您的，只要哥尔布诺夫能把肃反委员会的坏蛋送付枪决的话。

列 宁⁵⁰²

10月24日

致帕·彼·哥尔布诺夫

(1921年11月16日)

11月16日

哥尔布诺夫同志：

我赞同推荐信⁵⁰³的内容。

像她这样一位通晓多种语言、忠诚可靠的同志，是会有助于工作的。最好是去德国工作。

请将您的决定告我。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 宁^①

^① 列宁在信封上注明：“外交人民委员部帕·彼·哥尔布诺夫同志收（列宁寄）”。——俄文整理者注

致列·达·托洛茨基

(1921年11月23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现在我们的军人党员中正进行着一场关于军事学说问题的讨论。我认为讨论归根到底是会有好处的，可眼下有些人却胡说八道，自作主张。例如指责红军的“军事学说”（整个争论就是围绕着这个庄重的字眼进行的）中没有进攻性革命战争的思想。我现在正就此题目写一组文章或一本小册子，我想在其中顺便把党在十月革命前后各个时期关于革命战争的言论编在一起。您能否凭记忆告诉我，关于这个问题您在哪儿写过什么（×）？有无（××）决议？

您的 托洛茨基

1921年11月23日第4243号

托洛茨基同志：

（×）完整的東西似乎没有。零散的倒是有不少：大部分都收在《反潮流》（《论“废除武装”》《第二国际的破产》等文章）⁵⁰⁴里。还有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日内瓦版⁵⁰⁵等等。例如第145页注释（第2版）⁵⁰⁶。

（××）决议大概是有的，尤其是1914—1917年间。您手头是否有《俄共代表大会决议汇编（1903—1921年）》（1921年彼得格勒

版)这本书? 如果没有,我可以寄上。

敬礼!

列 宁

载于1971年在海牙—巴黎出版的
《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1917—
1922年)》第2卷(1920—1922年)

在关于俄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与 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相互关系的 规定草案上作的批注⁵⁰⁷

(不早于 1921 年 11 月 21 日)

1. 俄共(布)中央对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政治领导,直接通过身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会务委员会委员的中央委员进行。该委员负责使所有需经中央批准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决定在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得到通过;日常工作中需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联系时,该委员可使用中央鼓动宣传部的技术设备。

2. 中央鼓动宣传部部长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会务委员会有发言权的委员,并经常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

3. 中央鼓动宣传部各个部门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相关部门的联系通过业经中央批准的中央鼓动宣传部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之间的各项协议来实现。

4. 中央鼓动宣传部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在鼓动方面的相互关系依据如下原则:

(a) 在鼓动运动方面(具有党内性质的运动——苏维埃选举、工会理事会选举、非党代表会议、清党运动等由中央鼓动宣传部直接领导的鼓动运动除外)。中央鼓动宣传部拟定运动的总计划(细节由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制定),吸收各部门、党外组织和专家参加,在中央审批这些计划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参加所有为开展由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及其鼓动处组织的运动而成立的委员会。

(b) 在宣传教育方面,中央鼓动宣传部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应确立同

宣传运动方面一样的相互关系,而且党员中的宣传教育工作不必单独进行。

(c)在鼓动机关工作方面,如何利用这些机关(利用铁路、水路外出等)的总计划会同中央鼓动宣传部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共同制定。

(d)如中央鼓动宣传部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达成协议并得到中央批准,中央鼓动宣传部鼓动处处长可兼任政治教育总委员会鼓动处处长,兼职后鼓动处处长仍应同其他处长一样对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负责。

5.在期刊处(罗斯塔社)工作方面的相互关系依据如下原则:

(a)对刊物的政治指导由获此授权的中央委员直接通过罗斯塔社的主要领导人进行;

(b)日常工作方面的相互关系由中央鼓动宣传部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在罗斯塔社的参与下制定并经中央批准的专门协议确定;

(c)可按照第4条(d)项的条件兼任职务或任命鼓动宣传部的编辑和新闻记者为中央全权代表。

6.中央鼓动宣传部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在其余工作领域(扫盲、文艺工作、宣传、图书简介工作)内的相互关系依据如下原则:

(a)对工作方法方面的各种问题的研究,由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进行(必要时可由国家学术委员会参加)。

(b)中央鼓动宣传部通过宣传处对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在为苏维埃党校和政治训练班服务方面的工作进行监督并依据第4条(a)项参与苏维埃党校和政治训练班教学大纲的制定。

因此,拟进行的中央鼓动宣传部机构扩充时仅设鼓动处、宣传处和出版处即可,处以下不再分设下属部门。鼓动宣传部的任务应当是纯粹党内的鼓动和宣传(见《关于俄共中央鼓动宣传部的新条例》第11、18、19、23—29条,以及本草案第4条(a)项的党内的鼓动运动),按其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日常工作的联系以中央辅助机构的身份参与由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进行的全国性共产主义宣传工作。

有鉴于此,中央鼓动宣传部新条例的所有条款,除了上述各条款外,均予撤销并代之以与本草案相一致的新条款。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谁

册

??

!!

关于俄共(布)中央 鼓动宣传部机构的札记

(1921年11月25日以后)

部长：索斯诺夫斯基

副部长：雅柯夫列夫

索洛维约夫

(1) 宣传处

霍季姆斯基

副处长

中

和小……^①

(2) 鼓动处

雅柯夫列夫 (按兼任原则)

[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两位副主席]

鼓动运动

副： ?

(3) 地方出版处

瓦尔金 第22—23期合刊

① 此处有一个词无法辨认。——俄文整理者注

《鼓动宣传通报》508

指导员：×盖森

×萨姆索诺夫

((4))少数民族处

处长：科皮亚特凯维奇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在阿·伊·李可夫的来信上作的标记 和给维·米·莫洛托夫的批示以及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草案

(1921年11月26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在比尔教授的诊所已住了3个多星期。他们答应后天准许我第一次下床。在发病及做手术这段时间里，我在异国他乡的病榻上整整躺了2个月！我认为我对异域医学的贡献够大的了，我想尽快返回莫斯科。比尔教授和他的助手却打算在1月初再给我动一次手术。我也同意过做第二次手术，但条件是赶紧做。比尔不同意，说他的德国科学不允许他提前做手术。但是

(1)在俄国，人们明显夸大了对德国科学的好印象，

(2)他们按照德国的科学给瞿鲁巴治病越治越坏，而我则还得挨第二刀。

所以我想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回到俄罗斯。比尔教授、我妻子、费登斯基医生和使馆医生都坚持要我留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则以拒绝签证来吓唬我。

盼望得到您的支持并恳请您就我不等做第二次手术即尽快归国一事“作出指示”。

阿·伊·李可夫

附言：费登斯基医生似乎会就我归国的问题特意给您去信谈他的意见。请注意，费登斯基同志是个极好的儿科医生，可我眼看就满41岁了。

莫洛托夫同志：① 请送政治局传阅。

((由克列斯廷斯基通过电报转达：))

政治局已获知李可夫 11 月 22 日致列宁的信的内容并决定责成李可夫按照比尔教授的意见留下做第二次手术直至完全治愈康复为止。

同意——列宁。509

① 有表示收到的批注：“维·莫洛托夫 11 月 26 日”。——俄文整理者注

在埃·古林格尔的来信上 给卡·伯·拉狄克的批示

(1921年11月30日)

1921年11月28日于莫斯科

致列宁同志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尊敬的列宁同志：

我刚才收到了“合众社”新闻部主任比克先生从纽约发来的如下电报：

“白宫称，俄国和德国将在华盛顿会议结束前被邀参加这次会议，目的是批准各项决议，从而使这些决议对全世界更具有约束力。请从速简告列宁对以上消息的意见。”

我当然明白您十分繁忙，但由于事关重大，我认为有权了解一下您是否能尽快和我作短时间的会晤。从我得到的消息来看，正是在目前，您就此问题以及就整个俄美关系发表一个声明，将在美国起到十分良好的影响。目前在华盛顿的西欧主要活动家们无疑将对这一声明进行研究，给予注意。

“合众社”是一个在美国各地拥有近900家日报（包括各大城市的大报）的立场公正的非政治组织。它当然囊括了各种政治流派的报纸以及大量的“工人”报纸，如《纽约呼声报》和《克利夫兰新闻》。“合众社”还向阿根廷（包括拉丁美洲最大的日报《新闻报》）、巴西和智利的报纸提供国外新闻。

我非常高兴亲自（用电报）发送您的声明——在您方便的时候，供我们在北美和南美的各家报纸发表。

致以敬意！

美国“合众社”的记者

埃德温·Y.古林格尔

附言：回信请交外交人民委员部英美处瓦因施泰因同志转我。

拉狄克同志：请简短写几句，谈谈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然后请立即转契切林，请他也答复我。⁵¹⁰

列 宁

11月30日

载于1990年《苏共中央通报》

第4期

致维·米·莫洛托夫

(1921年12月6日)

莫洛托夫同志：请不要忘记尽快(既要由中央作出决定，也要切实做到)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去休假。就我转给您的阿尼克斯特的信来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疲劳过度，已到了危险的地步。⁵¹¹如不立即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去休假，他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得不到休息。请立即让他去。

列 宁

12月6日

在季·弗·萨普龙诺夫的来信上作的 标记和给维·米·莫洛托夫的批示

(1921年12月13日)

列宁同志，

假如要“认真地和长期地”？……那么依我之见，必须认真研究苏维埃制度的组织。就是说使之适应新的方针，因为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庄稼汉即可恢复元气，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只要有两三年的好收成(甚至一年也能使庄稼汉恢复元气)，庄稼汉就能站稳脚跟，他们必定会要求有权参与国家建设的问题，而且会逐步地试图掌握苏维埃，要么就会提出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

依我之见，要掌握国家机构，不但必须有一个好的党组织，而且必须有一个好的苏维埃组织，它应该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密切联系工农群众。必须对诚实的、忠诚的、非党的苏维埃工作者(执委会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的登记和安置。这样的人在乡村两级非常多(工厂就自不待言了)。

总之，在这方面不必赘述，因为不论我们在经济上作出怎样的让步，只要我们党掌权，苏维埃制度就应该是稳固的。

既然如此，那就必须把苏维埃机构搞得十分灵活，无论作出什么让步，都牢牢地把它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要做到这一点，可以利用的不仅是机械的、各种人为的(外科手术式的)手段。

我们在经济问题上已经作了实际的让步，在政治上则不能容许有这种过分的行为，但必须作出表面的让步。

我不愿意

这些让步可以表现为玩议会游戏(假如您愿意的话)，应该允许小资产阶级参加议会，当然不是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参加(这倒是他们的

20个

一个好舞台),但我们可以把10个、20个,也许30个(300人中间的)大胡子庄稼汉安排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去。这也算是小资产阶级、农村的代表吧。

而且对于工作,至少对于研究农村的商品流转、农业等问题来说,这样做也比我们的同志们写些关于玉米等的文章有益些。

应该

在省执行委员会中也可以安排两三个大胡子庄稼汉。这是一种游戏……

不,不是游戏

大概可说是玩火吧,如果中央委员会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作用仍持原来的态度,就不应该采取这个行动。庄稼汉“尝了甜头再不想吃苦头”,他们只要尝到一点权力的滋味,就会得寸进尺。但如果中央委员会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里成立一个旨在采取上述措施、控制整个苏维埃机构的领导委员会(当然,要给这个委员会相应的条件),这就并不可怕。

应该这样来改变一下开会的制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年召开2次,每次会期为1—2个月。

好吧,但是否为时尚早呢?

要把所有的庄稼汉都安排到农业、地方预算、合作社等委员会去(这些委员会本来就不可少)。

休会期间不要把他们打发回家了事,要把他们(和共产党员一起)派到各地去搞各种运动。

当然,由此会出现一些建议,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基本的东西。

我本想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代表大会日程时就这个问题发言,本打算在代表大会党团里发言,代表大会党团可能会通过相应的决议。

但因为问题并不在于通过决议……而在于具体而切实地贯彻决议(我深信,好的决议尽管符合时局的需要,却未必全都有价值),所以,列宁同志,我决定给您写封私人信件,陈述自己的想法。

务请谈谈您的看法。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季·萨普龙诺夫

1921年12月2日于叶卡捷琳堡

莫洛托夫同志：

请交政治局委员传阅。我认为，用红铅笔标出的地方说得对极了。建议将此件提交全会（邀请萨普龙诺夫参加）和党的代表会议并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

列 宁⁵¹²

12月13日

在安·伊·邓尼金
《俄国内乱史札记》1921年巴黎版
第1卷第1册上作的批注⁵¹³

(不早于1921年12月27日)

[封一]

列宁的书。

见封面背面

[封二]

第27页——关于马赫诺

第31页：死亡人数

37—38—39：对政变的态度

注意

40—41—42—43— 46

+

73

二月
 革命的
 开始

注意

73

注意

74：“新的统治阶级……”

105：说得好！

[27] ……纯俄罗斯式的无政府主义的最杰出代表马

注意

赫诺原先提出的口号是：“打倒一切政权，城市和农村自由联合起来。所有土地和资本家的所有财产都属于你们”，但靠这个口号他已无法在南俄长久支撑下去……他两度被击溃后，1920年春天已经自行着手组建民事管理机关并大声疾呼：

秩序。

诚然，这一口号没有得到实际执行，但提出这一口号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31]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军队。旧俄军队尽管有着俄国人民的缺点，但同时其大多数成员也具有俄国人民的优点，首先是异乎寻常的承受战争惨祸的坚忍；这支军队毫无怨言地战斗了将近3年；常常是赤手空拳地迎战有着杀伤力大的精良技术装备的敌人，表现出了崇高的英勇气概和牺牲精神；并洒下满腔鲜血^①。从而弥补了最高当局、政府、人民和自己的罪过……

[37—38] 杜马和社会各界的一些代表来到塞瓦斯托波尔求见病魔缠身的阿列克谢耶夫。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变就在眼前。全国将如何对待此事，他们是清楚的。但政变将给前线造成什么影响，他们无法估计。想听听他的意见。

阿列克谢耶夫斩钉截铁地指出，在战争时期决不容许发生任何全国性的动荡，动荡将给前线带来致命的威胁。按照他的悲观看法，前线“本来就不是固若金汤”，他请求为了保住军队不要采取这样的步骤。

代表们走了，他们答应采取措施防止政变发生。

我不知道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掌握了什么材料，但他后来说过，那些代表随后拜访了布鲁西洛夫和鲁斯基，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回答截然相反，代表们便改

注意

注意

注意

① 根据法国议员路易·马尔登的统计，各国军队的死亡人数如下，俄国250万，德国200万，奥地利150万，法国140万，英国80万，意大利60万，等等。俄国占所有协约国军队阵亡人数的40%。

变了原先的决定；政变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

[38—39] 参加已成立的几个小组的有国家杜马中右派和自由派的某些成员、进步同盟的某些成员、皇室成员和军官。在采取主动行动之前，应当由一位大公最后一次吁请沙皇……如不成功，则拟于3月上半月在沙皇专列从大本营开往彼得格勒途中，以武力拦车。然后应当请沙皇退位，如不同意退位就把他除掉。拟由法定继承人阿列克谢继位，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担任摄政王。

注意

注意

同时，一大批参与其事或了解小组意图的进步同盟、地方自治局和市政管理委员会人士，接二连三地召开会议，探讨“政变后国家杜马将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同时还指定了第一届内阁成员，并且在权衡了米·罗将柯和李沃夫公爵这两个人选之后，推举李沃夫担任内阁首脑。

注意

然而命运却作了另外的安排……

[40—44] 对于彼得格勒和本营所发生的事件，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为了叙述的连续性，我简单地谈一谈。国务会议成员2月27日夜间给沙皇的电报对局势作了如下分析：

“由于运输全面瘫痪，必要的物资无法运来，工厂都停了工。不可避免的失业以及运输瘫痪造成的粮食危机极度加剧，使人民群众彻底绝望了。再加上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对政府的仇视和对当局的极端不信任，这种情绪就变得更为强烈。

所有这一切就形成了全民的自发势力的动乱，如今连军队也卷入这一运动。在俄国从未受到信任的政府已经威信扫地，根本无力应付严峻的局势……”

发动革命的准备工作因我国的基本生活条件而获得良好的基础，早已在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参与其事者五花八门：有不惜钱财在俄国、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工人中间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失败主义宣传的德国政府；

有在工人和部队中建立支部的社会主义政党；当然还有普罗托波波夫领导的那个部，据说，该部挑唆人们上街游行，以使用武力加以镇压，从而缓和令人窒息的气氛。似乎所有的力量都怀着截然不同的动机，从各种途径和以各种手段走向同一个最终目标……

注意
注意

此外，进步同盟和一些社会团体知道发生重大事件不可避免，便开始为应付事态作准备，而某些在思想上和人员构成上与上述团体接近的集团，如我前面所述，已着手策划宫廷政变，以此作为防止日益迫近的革命的最后手段。

然而起义还是自发地爆发了，搞得大家措手不及。后来大约在3月10日^①，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其重要成员利用偶然的机解释说，“士兵起义的发生同工人没有关系，因为士兵直到政变前夕同工人没有任何联系”，“起义未经准备，所以也就没有相应的指挥机关”。

注意

至于杜马成员和社会各界，他们对政变有所准备，但对革命则毫无准备，因而当他们置身革命的熊熊烈火之中时无法保持镇定的情绪和作出冷静的盘算。

最初爆发的行动开始于2月23日，当时汹涌的人群涌上街头，到处都在举行集会，演讲人号召打倒万恶的政权。这样一直持续到26日，当时人民运动规模巨大并开始同警察发生流血冲突，警察在冲突中动用了机关枪。

26日接到了国家杜马会议延期举行的命令，但27日上午杜马开会决定不离开彼得格勒……

然而当天上午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因是近卫军立陶宛团、沃伦团、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和工兵团的后备营转到了起义者一边。正是后备营，因为正式的近卫团当时都在西南战线作战。这些后备营无论是在纪律方面还是士气方面都同帝国的其他后备部队毫

① 当时科尔尼洛夫将军来执行委员会访问。

无区别。

许多部队的指挥人员都不知如何是好，没有立即确定自己的基本行动方针，正是这种优柔寡断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失去影响和权力的原因。

部队甩开军官涌上街头，与民众汇合在一起，并感染上了民众的情绪。

武装起来的人们群情激昂，怀着对自由的憧憬，在街头演说家的鼓动下，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大街上，他们拆除街垒，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动摇不定的人……

警察遭到痛打。赶上的军官被缴了枪，有时还被打得半死。武装民众占领了军火库、彼得保罗要塞、克列斯特(监狱)……

在这决定性的一天没有领袖，有的只是自发势力。这个汹涌的洪流，当时既没有目标，没有计划，也没有口号。惟一能表达共同情绪的就是“自由万岁！”的呐喊。

总得有人出来控制运动。国家杜马经过激烈争论，经过一段时间的慌乱和犹豫，承担起了这一角色，成立了由杜马代表组成的“国家杜马委员会”，该委员会于2月27日发表声明，措辞谨慎地谈了它的基本使命：

“国家杜马代表临时委员会，在前政府举措不当而造成国内经济破坏的严重情况下，不得不担负起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的任务……委员会表示相信，居民和军队将会帮助我们完成建立一个符合居民愿望并能得到居民信任的新政府的困难任务……”

但就在同一天即2月27日，塔夫利达宫发表声明说：

“公民们！参加国家杜马会议的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居民的代表宣布：今晚7时在国家杜马所在地上述代表将举行第一次会议。请转到人民一边来的部队按每连1名的比例立即选出自己的代表来。工厂按每

注意
注意

注意

千人1名的比例选出自己的代表。工人数量在千人以下的工厂,每厂选1名代表……”

注意 这一事实对后来整个事态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特别而致命的影响:(1)建立了与临时政府并行的非正式的、但无疑却是更有力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政权机构,政府是无能力对付它的;(2)使政变和资产阶级革命具有了组织形式和社会革命的性质,这一革命本来在国家的现时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一旦发生就会在艰苦的对外战争时期导致可怕的动荡;(3)使倾向于布尔什维主义和失败主义的苏维埃与军队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从而向军队中注入了导致瓦解的长效催化剂……

注意 在各部队中有时一再爆发严重的骚乱,有的简直就是兵变。杜马代表为安抚军队而奔走于各个兵营之中。古契柯夫与波塔波夫将军和维亚泽姆斯基公爵一起试图在伊兹迈洛夫团恢复秩序,但结果十分可悲;伊兹迈洛夫人和彼得格勒人向他们开火,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受了致命伤,他的同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了出来……

注意 军官们面对的是信守誓言、承受士兵的不信任和敌视,还是听从理性召唤的选择,无疑经历了一场惨痛的悲剧。为数极少的一部分军官对暴动进行了武装抵抗,结果多数人牺牲了;一部分军官回避实际参与事变;但在那些秩序相对稳定的团中,大部分军官指望国家杜马能解决那些令人惴惴不安的问题……

注意 [45] 由于政府采取的措施①,再加上没有社会组织,我国的工业、运输业遭到破坏,燃料奇缺。政府实际上没有力量也没有办法解决经济破坏问题,导致经济破坏的原因之一无疑是工商业主自私的、有时是贪得无厌的图谋。

农村一贫如洗。一次又一次既不给优惠、又不许变通的沉重的动员夺走了农村的劳动力,而其他为国

① 指沙皇政府采取的措施。

防服务的阶级却享有这样的优惠和变通办法。而在谷物贡赋征收办法中先是固定价格不稳定，并作了一些有利于大土地占有制的修改，后又大肆舞弊，再加上同城市不进行商品交换，因此导致运粮工作中断、城市发生饥荒和农村遭到镇压……

注意

[46] ……1917年2月，当罢工运动在德国人的推波助澜下在各个工厂蔓延时，军事工业委员会中的工人团成员草拟了一份呼吁书：

“彼得格勒的工人同志们！我们认为有责任建议你们立即投入工作。工人阶级应当认清自己此时此刻的责任，不应当因一再延长罢工而削弱自己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利益召唤你们回到机床旁边去。”

注意

尽管古契柯夫向内政部长和书报检查委员会主官打了招呼，但这一呼吁书仍然两次从印刷机上撤下并且没有发表……

[47] ……赫尔辛福斯、喀琅施塔得、雷瓦尔的流血暴动，涅佩宁海军上将和许多军官的殉难，给乐观主义者敲响了一次警钟……

注意

革命头几天首都的伤亡数字并不大：据全俄城市联合会的统计，彼得格勒的伤亡总数为1443人，其中军人869人（军官60人）。当然，许多伤员没有统计进去。

注意

然而彼得格勒局势已经失控，到处都是易燃物和武装人群，局势长时间地捉摸不定和极度紧张。

后来我从国家杜马和政府成员那里得知，天平剧烈地摇摆，他们始终感到自己坐在火药桶上，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并让他们所有人和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大厦彻底完蛋。

工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斯柯别列夫对记者说：“老实说，革命一爆发我站在塔夫利达宫的台阶上迎接第一批来到国家杜马的士兵并向他们致词的时候，就几乎确信无疑，我此生这样的讲话没几次了，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吃枪子儿或者上绞架。”

哈—哈!! 而一些参与事变的军官则试图使我相信,在当时人心惶惶、大家都对首都的局势摸不着头脑的情况下,只要有一个坚定的营,而且营长知道该干什么,就可以扭转乾坤。

国家杜马成员临时委员会反正于3月2日宣布了成立临时政府,而临时政府经过同平行的“民主政权”机构——工人代表苏维埃长时间谈判之后发表了宣言……

注意 [48—49] 这一宣言带有极其明显的“平行”政权施压的痕迹。该政权也发表了呼吁书,其中谈道:“……新生的政权在履行这些义务和在同旧政权作坚决斗争方面采取多大的行动,民主派就应给予它多大的支持”,还说:“为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只要那些军官参与你们现在同旧制度展开的决定性斗争,对他们所犯下的反对民主派的无关紧要的过失应当宽大为怀,置于脑后。”

注意 众所周知,这个民主政权在前一天发布了第1号命令。

注意 鲁登道夫说:“从前我时常盼望这场革命的爆发,盼望它能减轻我们承受的战争重负。真是朝思暮想!然而今天突然出人意料地如愿以偿了。我感到如释重负。但我没有料到这场革命会成为葬送我们的强盛国力的坟墓。”

注意 德国为毒化俄国人民的灵魂费尽心机,而德国的这位十分重要的活动家很晚才认识到,“我们道德上的堕落是随着俄国革命爆发而开始的”……

注意 [57] 3月7日临时政府决定“剥夺退位皇帝尼古拉二世及皇后的自由并将退位皇帝押送皇村”。这一决定中有关皇后的部分是由科尔尼洛夫将军执行的。因此后来正统君主派才不能原谅他……

注意 [58] 在第二次远征库班期间,我在季霍列茨卡亚车站获悉皇帝遇害后,即命令志愿军举行了祭祷仪式,这一举动遭到了民主派和报刊的猛烈抨击……

[64] 3月1日工兵代表苏维埃发布了第1号命令,其结果是事实上的军事权力归士兵委员会掌握,实行了选举原则和以士兵取代长官,这一命令流传甚广、影响极坏,对军队的瓦解起了首要的促进作用……

[65—69] 蒙克维茨将军指出,类似内容的命令他1905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见到过,是由第3铁道兵营代表苏维埃颁布的①。这一命令无疑带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印记,这种思想还不了解军队生活的规律,或确切些说,恰恰相反,是在蓄意推倒军队生活的规律。据说,这一命令是由律师尼·德·索柯洛夫定的稿,他是从自己所保存的档案材料中找到了这一命令的蓝本的,他曾担任1905年苏维埃一案的辩护人。波塔波夫将军开列出对第1号命令起补充作用的第2号命令的起草人名单,并推测第1号命令也是这批人拟定的②。

注意

注意

米留可夫提到,3月4日曾决定广为张贴克伦斯基和齐赫泽的声明,其中指出第1号命令不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发布的。这项声明既未见报,也未传到前线,而且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该命令系由苏维埃发布这点毋庸置疑,且已得到苏维埃领导人的证实。

……齐赫泽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其他中坚分子后来否认自己和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命令的拟定工作。

好一个彼拉多!他们推卸责任,不承认曾勾画过自己的信条了。可在关于政府、总司令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1917年5月4日秘密会议的报告中白纸黑字记着他们的话。

策列铁里:“如果你们知道第1号命令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布的,也许你们就会理解这个命令了。当时我们面对的是没有组织的民众,应当把他们组织起来……”

① 蒙克维茨《俄国军队的瓦解》。

② 索柯洛夫,多勃罗尼茨基、波里索夫、库德里亚夫采夫、菲利波夫斯基、纳杰尔金、扎斯、切卡林、克列姆科夫。

斯柯别列夫：“我认为必须解释一下第1号命令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布的。在推翻了旧制度的部队里，指挥人员没有参加起义，因此为了消除他们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发布了第1号命令。当时我们暗自担忧的是前线会对革命持什么态度。发布的各项命令令人担心。今天我们确信，当时这样做是有根据的。”

工兵代表苏维埃成员、《新生活报》编辑约瑟夫·戈尔登贝格说得更为坦率。他对法国作家克罗德·阿奈说：

“第1号命令非但没有错，而且是必要的。这项命令不是索柯洛夫一手拟定的；它是苏维埃意志的一致体现；在我们‘制造革命’的那一天我们就认识到，如果我们不摧毁旧军队，旧军队就会扼杀革命。我们必须在军队和革命之间作出选择。我们没有犹豫：我们通过了有利于革命的决定并采取了（我不怕承认这一点）相应的手段……”^①

注意

[68] 第1号命令之所以在整个前线 and 后方得到迅速和广泛的传播，是因为这项命令所提出的思想经过多年来的培植已逐渐成熟，在彼得格勒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秘密状态下都是如此，各地军队中的所有蛊惑分子，所有手握工兵代表苏维埃给予的不得侵犯证书、充斥于前线的代表们，也在鼓吹这些陈词滥调。

注意

当时还发生过这样的事：在革命刚刚开始，任何苏维埃的命令也还没有传到罗马尼亚方面军时，第6集团军司令楚里科夫将军按照当地蛊惑分子的要求在自己的部队里建立了这样的委员会，甚至还发了一份论证新措施好处的冗长的电报，把这一情况也告诉了我们这些另一个集团军的军长……

[68—69] 部队宣誓在各地进行得都很平静，但并未给长官们带来预期的美妙景象；既未能使慌乱的人们精神振奋，也未能使他们镇定下来。我只指出两起有代

① 《俄国革命》。

表性的事件。在罗马尼亚方面军，某军军长在举行宣誓仪式时因心力衰竭而死去。克列尔伯爵声明，他不会领导他的军去宣誓，因为他不懂得临时政府最高权力的实质和法律根据；他不懂得怎么能宣誓服从李沃夫、克伦斯基和其他某些人，他们可是会被撤职或者辞职的啊……

注意

[69] 3月中我应召前往第4集团军司令拉哥捷将军那里开会。与会的有加甫里洛夫将军、瑟切夫斯基将军和参谋长尤纳科夫。克列尔伯爵缺席，因为他不承认新政权。

向我们宣读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一份极度悲观的冗长的电报。电报谈到政府机关开始出现的混乱状态和军队的瓦解；谈到凌驾于临时政府的意志和良心之上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蛊惑人心的活动；谈到临时政府的软弱无力；谈到两个机构对军队管理的干预。作为防止军队瓦解的反措施，电报指出……从杜马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成员中派遣能为国家着想的代表到前线去做说服工作……

电报给所有人留下了相同的印象：

大本营放弃了对军队的管理。当时，也许，受到头两个星期还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的军队支持的最高统帅部的当头棒喝，就会使过高估计自己作用的苏维埃变得安分一些，就会制止军队的“民主化”并对整个政治事态进程施加相应的压力。这样做既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军事独裁。指挥人员的忠顺，他们对彼得格勒的破坏性政策根本不作积极反抗，完全出乎革命民主派的意料。

注意

科尔尼洛夫的发动晚了一步……

[71] 皇帝在逊位前签署了两份敕令，一份是任命李沃夫公爵为大臣会议主席，另一份是任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为最高总司令。“鉴于公众对罗曼诺夫王朝的态度”（彼得格勒半官方刊物如是说），而实际

上是由于工兵代表苏维埃担心有人会发动军事政变，临时政府于3月9日致信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指出他不宜留任最高总司令一职……

注意

大公接到这封信时已经到了大本营，他恼羞成怒，立即把指挥权交给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

[72—73] 在部长的办公室里会见了自己的副手克雷莫夫将军^①，并同他一起听取陆军部几位副部长的报告。报告的问题属例行公事，枯燥无味。于是同克雷莫夫来到隔壁的空房间里。推心置腹地谈了起来……

[73] 克雷莫夫对政治局势的看法非常悲观：

注意

“简直是一筹莫展。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肆无忌惮的兵痞不许政府越雷池一步，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

注意

干事。我建议他们用两天时间以一个师的兵力对彼得格勒进行清洗，当然，流血是不可避免的……绝对不行，古契柯夫不同意，李沃夫心惊胆战：‘得了吧，这会引起大动荡！’情况会更糟……”

我4年没到彼得格勒了。但如今首都给人留下的却是奇怪而痛心的感觉……拿我所下榻的遭到破坏的“阿斯托里亚”饭店来说吧，前厅站岗的是粗鲁的和目无法纪的近卫水兵；街上还是那样熙熙攘攘，但却肮脏无比，到处都是身穿保护色军大衣的时局新主宰，他们远离硝烟弥漫的战场，在这里深化和挽救革命……

注意

“新的统治阶级”

[74—75] 普通的军官们则有些惊慌和沮丧，觉得自己成了革命的弃儿，并且在同广大士兵打交道时总也找不到相宜的腔调。而在上层，特别是在总参谋部中，出现了新型的机会主义分子、多少搞点蛊惑活动的分子，他们利用苏维埃和新的工人士兵统治阶级的敏感心理，力图迎合人群的本能，从而成为与他们接近、为他们需要的人，并在兵荒马乱的革命时期为自己找

① 克雷莫夫将军——乌苏里斯克师师长，后为第3骑兵军军长，在科尔尼洛夫发动中起了极其突出的作用。革命前是酝酿中的宫廷政变的发起人之一。

到在军队中和社会上飞黄腾达的无限可能性。

然而应当承认，当时军界还是相当健康的，因为尽管在军队里进行了种种破坏性试验，军界并没有给这些苗头的滋长提供条件。所有这类人物，例如陆军部长克伦斯基的年轻的副手，以及布鲁西洛夫将军、切列米索夫将军、邦契-布鲁耶维奇将军、维尔霍夫斯基将军、马克西莫夫海军上将等，都未能巩固自己在军官中的影响和地位……

我不能不指出当时彼得格勒生活中一个普遍的现象。人们都一反常态。许多人仿佛是在因革命气息而焕然一新的生活舞台上扮演一个身不由己的角色。例如我听说，临时政府的会议，只要“民主派的人质”——克伦斯基出席，与会者就无法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

有代表性！

因此，才有了没完没了的集会讲话中那种装出来的慷慨激昂。因此，才有了乍一看十分奇怪的矛盾，例如，李沃夫公爵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伟大革命的过程还没有结束，但过去的每一天都使我们更加相信俄国人民那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那治理国家的智慧、那无比宽阔的胸怀……”但同是这位李沃夫，在同阿列克谢耶夫谈话时却伤心地抱怨苏维埃和全国范围内的蛊惑宣传甚嚣尘上使得临时政府无法工作。

克伦斯基在大庭广众之下是士兵委员会的思想家，但克伦斯基在其车厢内却大发脾气，喝令副官：

“把这些该死的委员会都给我撵走！……”

齐赫泽和斯柯别列夫在与政府和总司令开会时热烈主张军队完全民主化，但他们在会议休息喝茶时的私下谈话中却承认必须实行严厉的军事纪律并承认他们无法通过苏维埃贯彻这一思想……

注意

我再说一遍，当时，即在3月底，在彼得格勒就已感到，复活节的钟声响得太久了，应当立即敲响警钟。在同我交谈过的人中，只有两个人没有抱过任何幻想，

注意

他们就是：

克雷莫夫和科尔尼洛夫……

[76] 3月2日罗将柯直接致电科尔尼洛夫：“……为了建立全面的秩序，为了把首都从无政府状态下拯救出来，必须任命一位名满天下、深孚众望、英勇善战的将军担任彼得格勒军区总司令一职。国家杜马委员会认为阁下作为全俄闻名的英雄就是这样的人选。临时委员会请求您为了拯救祖国不要拒绝担任彼得格勒总司令的职务并立即前来彼得格勒。我们毫不怀疑，您不会推辞这一任命，从而为祖国作出无可估量的贡献。第159号。罗将柯”。

这份电报的整个立论及这种绕过军队指挥机构的“革命的”任命方式，显然使大本营很不满意；在通过大本营拍发的电报上标有“不发”的批示，但同一天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却发布了自己的命令（第334号）：“兹批准科尔尼洛夫中将担任彼得格勒军区军队临时总司令……”

我突出这个小小的插曲是为了说明，一系列小小的个人摩擦使得后来这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之间出现了并非十分正常的关系……

[77] 科尔尼洛夫对总的政治局势的鉴定同克雷莫夫如出一辙：政府没有权力，对彼得格勒进行残酷清洗势在必行……

[80] 谁也不对大本营抱有好感。革命民主派认为大本营是反革命的巢穴，尽管没有一点儿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在阿列克谢耶夫时期，为防止军队瓦解尽心竭力地进行了斗争，从来没有干预过全国的政治；在布鲁西洛夫时期，甚至实行了有讨好革命民主派倾向的机会主义。至于科尔尼洛夫运动，尽管从其本质来说不是反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下面会看到，它的目的确实是要反对半布尔什维主义的苏维埃……

[81] 最后，在政府与大本营的关系中，由于大本

营一贯反对政府一系列瓦解军队的措施，不可能不产生某些摩擦。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导致分歧的重要原因，因为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我和大本营的各个部门，都丝毫没有触及过国内政治问题。大本营是不问政治的（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说），而且在革命的头几个月中是临时政府非常可靠的职能机构……

注意

[84] 谈到俄国在 1915 年 8 月以后的卫国战争中的战略，应当记住，这一战略完全是米·瓦·阿列克谢耶夫个人制定的，应由他一个人对这一战略的方针与成败承担历史责任……

哈一哈！

[88—89] 因此，不是反革命，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波拿巴主义，而是国家栋梁恢复遭到破坏的作战准则的自发追求，后来推出了新思潮，

注意

“夺取军权！”

这个任务既不合阿列克谢耶夫的性格，也不合布魯西洛夫的性格。后来尝试完成这一任务的是科尔尼洛夫……

注意

[91] 大本营的士兵委员会是在政变后不久成立的，经阿列克谢耶夫同意，军官们也加入了这一组织，目的是通过军官的参加给其定下合适的调子并把士兵的情绪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里…… 很快希望就破灭了…… 委员会成了鼓动犯上的讲坛。

这种士兵的恶势力没有遭到一点像样的反抗。例如，根据委员会作出的一项决定，禁止司机们开车送军官们去游玩，而只有办公事时才开车送他们……

[93] 有许多不切实际的人带着种种救国方案来找我。例如，如今的布尔什维克“总司令”，当时的将军帕维尔·瑟京，就曾找过我。为了巩固前线他提出了这样一项措施：宣布把土地——地主的土地、国家的土地、教会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所有，但只限于那些在前线作战的农民。

瑟京说，“我向卡列金提出了这个方案，但他却大

注意

营一贯反对政府一系列瓦解军队的措施，不可能不产生某些摩擦。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导致分歧的重要原因，因为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我和大本营的各个部门，都丝毫没有触及过国内政治问题。大本营是不问政治的（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说），而且在革命的头几个月中是临时政府非常可靠的职能机构……

注意

[84] 谈到俄国在 1915 年 8 月以后的卫国战争中的战略，应当记住，这一战略完全是米·瓦·阿列克谢耶夫个人制定的，应由他一个人对这一战略的方针与成败承担历史责任……

哈一哈！

[88—89] 因此，不是反革命，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波拿巴主义，而是国家栋梁恢复遭到破坏的作战准则的自发追求，后来推出了新思潮，

注意

“夺取军权！”

这个任务既不合阿列克谢耶夫的性格，也不合布魯西洛夫的性格。后来尝试完成这一任务的是科尔尼洛夫……

注意

[91] 大本营的士兵委员会是在政变后不久成立的，经阿列克谢耶夫同意，军官们也加入了这一组织，目的是通过军官的参加给其定下合适的调子并把士兵的情绪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里……很快希望就破灭了……委员会成了鼓动犯上的讲坛。

这种士兵的恶势力没有遭到一点像样的反抗。例如，根据委员会作出的一项决定，禁止司机们开车送军官们去游玩，而只有办公事时才开车送他们……

[93] 有许多不切实际的人带着种种救国方案来找我。例如，如今的布尔什维克“总司令”，当时的将军帕维尔·瑟京，就曾找过我。为了巩固前线他提出了这样一项措施：宣布把土地——地主的土地、国家的土地、教会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所有，但只限于那些在前线作战的农民。

瑟京说，“我向卡列金提出了这个方案，但他却大

注意

的说法,这是资产阶级与民主派的斗争,其实更确切的说法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与社会主义民主派的斗争…… [106—107] …… 2 000 名后方士兵和 800 名彼得格勒工人成立了一个机构,妄图领导泱泱大国的整个政治生活、军事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报纸上关于苏维埃会议的报道表明,会议上充满了惊人的无知,简直乱了套。这样的俄国“代议机关”令人感到痛心疾首,忧心忡忡。

注意

注意

在知识分子、民主派资产阶级中间,在军官中间,暗中逐渐积聚起对苏维埃无力的敌意;全部仇恨都集中到苏维埃身上,这些人用最粗最脏的话辱骂苏维埃。革命民主派把这种往往公开表现出来的对苏维埃的仇恨极其错误地归咎于民主代议制这一思想本身。

注意

……6 月召开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个已经较为全面的民主代议机关的人员组成是很有意思的。

- 社会革命党人……………285 人
- 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248 人
- 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105 人
- 国际主义派…………… 32 人
- 党团外的社会党人…………… 73 人
- 联合派社会民主党人…………… 10 人
- 崩得分子…………… 10 人
- “统一”派……………3 人
- 人民社会党人……………3 人
- 劳动派……………5 人
- 无政府共产主义者……………1 人

共计 775 人

可见,绝大多数非社会主义的俄国民众没有一个

- 代表……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指望革命民主派会自我约束，也不可能指望把人民运动控制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内。实际上执掌这个烂了一半的政权的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盟，开始时明显占优势的是前者，后来则是后者……
- 注意
- [109—110] ……政府由于继承了整个国家意识形态、国家组织、甚至外在的管理方式而同旧政权有着联系，在暴动和地下活动中诞生的苏维埃则是对整个旧制度的直接否定……
- 注意
- [112] 但“战争”和“进攻”仍然是常常被人提起的词。这两个词使苏维埃中的社会党人分成了两个阵营：“护国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从理论上讲属于护国主义者的只有社会革命党右翼团体 人民社会党人、“统一”派和劳动派。其余的社会党人主张通过国内阶级斗争的方式立即消灭战争，深化革命。实际上，在就战争问题进行表决时，大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都加入了护国主义者的行列……
- 注意
- [116—117] 第一个斗争对象就是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首领在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报刊、口头鼓动、苏维埃和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甚至同临时政府成员的辩论中，都蛮横而顽固地鼓吹消灭临时政府的主张，称其为“反革命和国际反动派的工具”。
- 但布尔什维克由于担心“政治上落后的外省”而迟迟未敢采取断然行动。开始采取一些按军事术语来说具有强化侦察性质的行动，例如夺取彼得格勒富人的独家住宅、4月20—21日举行游行示威。这是第一次向无产阶级“展示”和统计布尔什维克的力量……
- 注意
- [118—119] 这就是克伦斯基政府和苏维埃处境的悲剧所在。人群没有跟着抽象的口号走……人群追随的是放任他们本能为所欲为的人所作的实实在在的许诺……
- 注意
- [119] ……在12%的男子都上了战场的规模空前的

世界大战的特殊条件下,全部权力都掌握在——

军队手里。

这是一支晕头转向、中了谬误学说的毒的、丧失了义务感和不怕使用强制力量的军队…… 当时可不可以筑起一道能够挡住人民自发势力的冲击并把军队控制起来的大坝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开始时最高统帅部和政府都可以做到——只要它有足够决心来粉碎苏维埃,或者说有足够力量和智慧来把苏维埃纳入国家和真正民主建设的轨道上来……

在革命初期临时政府无疑得到了所有健康居民阶层的普遍赞扬。所有高级指挥人员、所有军官、许多部队、资产阶级和没有被好战的社会主义弄得晕头转向的民主派,当时都站在政府一边……

[121—122] 在力量对比方面,撇开政治和社会特征不谈,起重大作用的无疑是纯客观的事实,如广大群众由于国家总的状况而对政府的活动不满意。

人民群众并没有把革命当作同俄国和世界国家发展的过去和现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艰难的过渡阶段,而是把它当作今天一种独立的现实现象以及同样现实的灾难,诸如战争连绵、匪祸不断、人民无权、无法可依、商品匮乏、饥寒交迫等等。人民群众根本弄不清正在发生的极其复杂的事件,不去把不可避免的、巨大的、必然与革命的到来形影相随的原因同某些权力机关、组织和个人的善意或恶意区分开。他们清楚而强烈地感到现实状况无法忍受并在寻找出路。

由于大家都认为已建立的政权根本不行,公众的意识中产生了一个想法:

“要实行独裁。”

我坚信,我所熟识的社会各界和军界之所以产生主张独裁的思潮,是出于崇高的爱国主义,是由于清楚而强烈地意识到俄国人民正飞速滑向无底的深渊

……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123] 我记得,最先作为小小的试探与我谈起独裁问题的是来大本营造访的各界人士,时间大约在6月初。所有这些谈话的内容如出一辙:我可以将其简要概括为:

“俄国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政府完全束手无策。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我们迟早要走向独裁。”

注意

然而没有一个人提到过复辟或转而实行反动的政治方针。提到了科尔尼洛夫、布鲁西洛夫……的名字。

注意

[124] 克伦斯基本人在他的书中说,“哥萨克人士和某些社会活动家”不止一次地向他提出建议:要用个人独裁来取代束手无策的政府。只是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认为他不是充当改变管理体制、建立强有力政权的组织者和主要活动家的人选时”,才“开始寻找其他人……”

[126] 我已经说过,在国家最高管理层存在两个政权,苏维埃不断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瓦·舒利金在杜马会议上对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准确的描述:“旧政权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里,新政权被软禁在家中……”

注意

[132] ……选举自由在许多地方都成了辛辣的讽刺^①。在俄国,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凡是非社会主义的派别,甚至政治上中立的派别都遭到疑忌,受到排挤。不允许这些派别进行鼓动,他们的集会遭到破坏;选举工作中骇人听闻的舞弊事件层出不穷;对这些派别的代表也往往公然使用暴力——对他们拳脚相加,还销毁选举人名单。与此同时,许多卫戍部队的士兵,这些好斗成性、受了宣传的士兵,这些可能是昨天偶然进城的来客,却涌向各个投票箱,把极端反国家的政党的候选人名单塞满了投票箱……

^① 指1917年秋天举行的城市自治机关的选举。

[134] 一个使农民魂牵梦萦,使其他一切现象和事件都相形见绌的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问题,这个千百年来苦苦思索、受尽煎熬的问题就是:

——土地问题……

[136—137] ……内务部长策列迭里在给各省专员的一份通报^①中指出了农村十足的无政府现象:“抢占,耕种别人的土地,解雇工人并提出农村业主无力承担的经济要求;良种牲畜消灭殆尽,农具偷盗一空;种植业奄奄一息;对别人的森林任意砍伐,采好待运的木材和木柴被扣住不放,连偷带抢。同时,个体农户的土地抛荒不种,种下的庄稼和牧草也不去收。”部长指责地方委员会和农民代表大会组织擅自夺地的行动,他得出结论,说现有的农业和林业生产条件“将给军队、国家和国家本身的存在带来数不清的灾难……”

注意

注意

自发势力猖獗一时。乡委员会难以胜任“立法”职能。侦查机关不敢到农村去。法庭无所事事,因为法庭的判决反正也找不到执行人。放任自流的农村在极端分子的鼓动下贪欲横流,早已迫不及待,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遏止。

谁践踏生活的要求,谁就要遭到生活的报复……

[147] 如果认为以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会以及政府中的社会党人为代表的阶级组织没有同经济破坏进行斗争,那是错误的。但这一斗争不是真心诚意的。从实质上说斗争不是真心诚意的,因为进行斗争的人把工业的国有化或社会化看作自己的理想和最终目标;从形式上说斗争也不是真心诚意的,因为对工人进行指责和训诫,按照既定的民主常规就得把企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彻底搞臭,与此同时布尔什维主义使得工人群众总是蠢蠢欲动,放任那些卑劣的本性为所欲为,煽起对有产阶级的仇恨,支持最极端的要求,使当局和温和的民主派组织制止工业崩溃的各种尝试功亏一

注意

① 7月17日通报。

策。“一切为了无产阶级和一切都通过无产阶级……”

[149] 克伦斯基的朋友和鼓舞者涅克拉索夫，先后担任过交通部长、财政部长、副主席、芬兰总督，当过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激进民主派，一贯在政府和苏维埃之间搞平衡，是统治集团中一个最糟糕最危险的人物，凡是他接触过的事情，无论是建立“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乌克兰自治，还是科尔尼洛夫发动，都留下了他蓄意破坏的明显的印记……

[160] 3月23日 ①美国对德国宣战……

[182—183] 除了在奥德前线发动总攻外，4月里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进行夺取君士坦丁堡的独立战役。外交部长米留科夫在年轻气盛的水兵的鼓舞下，同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进行了多次谈判，试图说服他发动这次战役，在米留科夫看来，这次战役一定能取得胜利，从而使反对兼并的革命民主派面对一个既成的事实

注意

大本营对这个不符合我军状态的主意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然而由于部长的再三请求，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感到不得不公开给他上一课：拟定向土耳其的小亚细亚海岸，好像是宗古尔达克，进行一次小规模的远征……过了一段时间，方面军司令部讪讪地回答说，远征军没有组建起来，因为部队……不想去登陆。

注意

① 1917年。

在安·伊·邓尼金
《俄国内乱史札记》1921年巴黎版
第1卷第2册上作的批注

(不早于1921年12月27日)

[封一]

列宁的书

[封二]

注意：第24页——马赫诺的命令。

注意：第40—41页：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反抗性”

注意：第48页——将军们的报告 注意

第84页：按革命程度划分的阵线。注意

第121页——偶然地，但“不排除大本营有意纵容”哥萨克

第191页：(1917年)4月关于科尔尼洛夫独裁的想法。

[24] 这一行动^①使军队在艰难战争时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场所，并剥夺了军官指挥自己部队的权利，从而成了军队崩溃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阶段。对比一下无政府主义者马赫诺对军队中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很有意

^① 建立士兵委员会。

注意

思的，他属下的“部队司令”之一沃洛金 1919 年 11 月 10 日的命令体现了这一观点：

“鉴于任何政党的鼓动在目前战斗时刻都会给起义部队的纯军事工作带来严重的破坏，我向全体居民断然宣布，在彻底战胜白军之前我绝对禁止任何政党进行鼓动……”

注意

[37—38] 政治委员的秘密职责是对指挥人员和司令部政治上是否可靠进行监督。在这方面民主制度看来胜过了专制制度——无论在西方面军还是在西南方面军，我都对此深信不疑，因为我看过政治委员们同彼得格勒的往来电报，对不起，政治委员先生们，这些电报刚一发走，司令部马上把译好的电文交给了我……

注意

[38—39] ……我所认识的政治委员是由下列人员构成的：战时军官、医生、律师、政论家、流刑移民、与俄国生活失去联系的侨民、战斗组织的成员，等等。显然，这些人不可能对周围环境有足够的了解。

注意

11

至于说到上述人员的政治观点，那么他们全都属于社会主义政党，从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到“统一”派，由于党派局限性的束缚，他们常常不执行政府的总的政治路线，认为自己应当遵守苏维埃和党的纪律

……据萨文柯夫证实，甚至在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上也并非所有政治委员都持同一种观点，并非人人都认为必须而且可以同布尔什维克进行坚决的斗争。萨文柯夫则完全是一个例外。尽管他不是职业军人，但他经受了斗争、漂泊和经常性危险的锻炼，双手沾满了政治谋杀的鲜血——此人懂得斗争的规律，摆脱了党派的束缚，比别人更坚决地同瓦解军队的行为进行了斗争；但与此同时他在对事件的态度中掺入的个人因素太多……

注意

注意

[39—40] ……把指挥人员看作“反革命分子”这一先人之见，对于一般政治问题看法的不同以及政治委员常常缺乏分寸的行动，拉开了他们同指挥人员之间的

距离……

[40—41] ……革命当局没有把自己的措施贯彻到底，而布尔什维克后来则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使政治委员拥有了可以决定受其监管的军事首长生死权力。不过，在他们那里这一尝试也已走到尽头；苏维埃政权一一抛弃了军队民主化方面的所有“革命成果”，如选举原则、群众集会、委员会、取消纪律严明的一长制权力，又要向部队政治委员制度开刀，因为根据托洛茨基的报告，早在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原则上决定了关于取消这一制度的问题；计划逐步推行这一措施，并由指挥员的政治工作 副手 来取代政治委员。

于是在俄国军队中，不再是一种权力，而是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相互排斥的权力：指挥员、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三种权力都不明确…… 而压在它们之上的、使它们背负着 疯狂、黑暗 的精神重担的是 群众的权力。

注意

我在探讨有关政治委员和委员会这些新机构及其对俄国军队的命运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时，完全是从维护我国武装力量这一决定民族未来命运的重要因素的立场出发的。但如果局限于这样提出问题，把这一问题看作与左右人民生活 and 革命进程的普遍规律无关，那就是错误的了。说得再深一点：所有这些 起始 现象都是革命民主派想要充当的角色导致的合乎逻辑的和必然的结果。局势之所以可悲就在于这一点。

作者“看待”阶级斗争就像一条瞎眼狗

社会主义民主派根本没有掌握训练有素的人员来充实管理军队的职能部门。此外，他们当时既没有决心也没有可能来镇压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军官的反抗，并迫使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布尔什维克后来则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用残酷镇压的 血腥手段 迫使残留的俄国知识分子和军官为共产主义效力。

注意

革命(社会主义)民主派在实际掌握了政权并提出一定的目标和任务后清醒地意识到，那些本该去贯彻

执行这些目标和任务的管理人员和军官根本就不赞同他们的观点……

[41—42] ……先是在幕后，后来则公开进行统治的社会主义民主派[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并迎合群氓的本能要求，摧毁了军事当局并协助成立了委员制的军事组织，尽管这些组织不完全符合苏维埃的方针，但比起军官们，其危险性要小，对苏维埃也更顺从……士兵和军官都不满意的这两种制度同临时政府一起垮了台，后来形式上稍作改变在红军中又一度得以恢复，后来再次被现实生活所屏弃。

哈—哈！



对比第40页
下边#

因为“正如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年龄一样，人民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制度。他们服从的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信仰、经济规律、他们生活的环境要求他们接受的制度。人民在目前时刻有可能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摧毁他们已不再喜欢的制度，——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然而那种用暴力人为强加的新制度能够好赖站稳脚跟，得到肯定，这种情况倒是旷古未闻的。弹指之间，一切过去的东西又卷土重来，因为我们全都是由这个过去所创造的，过去就是我们的最高主宰……”①

注意

[52]② 军队中的压倒一切的情绪是渴望和平。任何一个人，只要他鼓吹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并给予各民族以自决权，就能大受军队的欢迎。愚昧的大众对“没有兼并”这个口号有自己特殊的理解，他们不了解各国人民的状况，因而越来越多地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盟国的民主派不赞同我们的声明？”和平的渴望极为强烈，以致新开到的补充部队拒绝拿起武器——“我们不需要，我们不想打仗”。工作陷于停顿。甚至必须采取措施来防止有人拆卸战壕的护板和整修道路。

注意

① 古斯塔夫·勒庞《社会主义心理学》。

② 该书第48—62页援引了关于1917年5月4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各方面军总司令、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的报告。

在一个优秀团新接防的地段上升起了一面红旗，上面写道：“为了和平，在所不惜”。撕碎这面旗帜的军官只好逃之夭夭。整整一夜，一群群皮亚季戈尔斯克士兵在德文斯克四处查找这位被司令部藏了起来的军官……

注意

[55] 如果我们不希望俄国垮台，那么我们就应当继续斗争，就应当进攻。否则后果将变得不堪设想。被压迫俄国的代表们曾进行过勇敢的战斗；自由俄国的公民们在推翻了妄图签订耻辱的和约的政府之后，却不愿意作战和保卫自己的自由。真是荒唐奇怪，叫人不可思议！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注意

原因是纪律荡然无存；缺乏对长官的信任；在许多人眼中祖国成了一句空话……①

[57] 我给你们讲一讲在我代理最高总司令参谋长期间发生的一件事：

今年2月13日，为了请求前沙皇同意成立责任内阁，我劝了他很长时间。作为最后一招，我向他摆了国际形势，谈了协约国各国对我们的态度，指出了可能发生的后果，然而我的这一招也不灵……

注意

……我希望，我们凭借健全的理智，能经受住一切。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协约国各国认定我们软弱无力，那么出于现实政治的原则，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单独媾和……而单独媾和肯定对我们不利……②

[62] 会议结束了。各位总司令返回各自的方面军，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67] 我国的政府机关和大本营中都根本没有一个能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欧强大的宣传机构相近似的机构。军务总监部有一个部门负责处理与报刊联系的技术问题，该部门既起不了作用、没有影响，也不承担任何积极的任务。俄国军队（好坏不去说它）用落后的手段作

① 摘自舍尔巴乔夫将军的讲话。

② 摘自古尔柯将军的讲话。

注意

战,从未使用过西方广为实行的对敌人的“攻心”战术。俄军因此白白地流了不少鲜血。然而如果说对破坏性宣传是否道德有两种看法的话,那么在另一个完全是纯洁的领域内就不能不说,我们是毫无作为、不思进取的了。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向国外舆论界介绍俄国和俄国军队在世界大战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介绍俄国人民遭受的巨大损失和牺牲,介绍俄国军队每当协约国的战线危在旦夕时那种经常性的、也许是我们西方的朋友和敌人那冷酷的理性无法理解的崇高的自我牺牲壮举……甚至到和约签订很长时间以后,我在欧洲漂泊时,这种社会各界对俄国的作用不理解的情况仍几乎处处可见……

注意

[68—69] 第二任军务总监马尔柯夫将军面临大量的工作——成立机构,与大报建立联系,为大本营提供“喉舌”,振兴惨淡经营、军事单位已在觊觎的军事刊物。马尔柯夫情绪高涨地投入了工作,但在他任职的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可说是一事无成。革命民主派居心叵测地把大本营在这方面的每一件创举,都指责为反革命勾当。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莫斯科对于马尔柯夫希望得到智力上和技术上支援的请求一味地空口许诺,却始终按兵不动……

注意

[71] 但是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的问题就要复杂一些。尽管俄国政府提出过请求,盟国对他们本来肯定是不会放过的……

[71—72] ……立宪民主党的半官方刊物《言语报》后来始终勇敢地同列宁派进行斗争,但当时对列宁回国却表示欢迎说:“这样一位公认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现在应当活跃在斗争舞台上,不管对他的观点持何看法,对他返回俄国还是应表示欢迎的。”

列宁于4月3日回到彼得格勒,受到了极其隆重的欢迎,几天之后他发表了自己的提纲,提纲的部分内容则是德国宣传的基调;

“打倒战争，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列宁最初的几次讲话荒谬绝伦，露骨地宣传无政府主义，因而不仅遭致所有自由派报刊的反对，而且遭致大多数社会主义报刊的反对。

然而由于德国间谍加盟而力量大增的革命民主派左翼，逐渐公开而露骨地附和共领袖的说教，而且没有遭到口是心非的苏维埃和软弱无力的政府有力的回击。德国人和造反派声势浩大的宣传，对苏维埃、委员会、革命报刊和无知群众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在当权者中间也有被迫的或自觉的反映……

[72—73] 大本营早就发出了警告，但无人理睬。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或当面陈述或通过书面形式，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对付布尔什维克和间谍。顺便说一句，我几次找陆军部，并寄去了揭露拉柯夫斯基从事间谍活动的材料和证明列宁、斯科罗皮西-约尔图霍夫斯基等人叛变的文件。“乌克兰解放协会”（参加该协会的还有美列涅夫斯基和瓦·多罗申科）作为中欧大国进行宣传活动、间谍活动和招募“乌克兰赛切部队”的组织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我在一封信（5月16日）中根据对充当德国间谍的俄国被俘军官叶尔莫连科的审问，出于追查组织的目的，顺带揭露了这样一个情况：叶尔莫连科被派遣到我第6集团军防区后方从事宣传活动，鼓吹尽快与德国单独媾和。叶尔莫连科是在其同志们的一再要求下接受这一委派的。德国总参谋部的军官希迪茨基和吕巴尔告诉他，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正在俄国进行这一类的宣传……

[73] 最高统帅部所有关于军队面对这种大规模的叛变活动的艰难处境的呈文不仅毫无成效，而且从未得到回复。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马尔柯夫将军请弗·布尔采夫到大本营来并把有关德国宣传活动的秘密材料交给他用于……

[75] ……马良托维奇在部和检察院高级官员会议上

注意

1917年5月
16日

注意

竟然提出这样一个罪恶的观点，说看不出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有什么“恶意”，又说在对日战争期间“许多先进人士公开欢呼日本的胜利，但谁也没有想过去追究他们的责任！……”^①

对布尔什维克的姑息养奸，是临时政府活动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注意

[79—80] 俄国自由派报刊在理解革命需要完成的社会任务方面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分歧，也许同俄国社会一样犯了许多错误，然而在一些极其重要的国家法和全国性问题上却表现出了空前的一致，这些问题是：全部政权归临时政府，按3月2日纲领进行民主改革，与协约国同心协力将战争打赢，全俄立宪会议是最高权力和国家宪法的源泉……

注意

[81] ……由于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同，部分地也是由于离彼得格勒的远近，各方面军彼此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西南方面军较为温和，西方面军较差，北方面军则严重布尔什维克化。各委员会办的刊物除发表地方报道外，在许多情况下还大登特登俄国的、甚至德国的极端政党的决定和决议。

在我就任西方面军总司令一职（6月）时，西方面军委员会出版一张发行量达2万份的报纸《前线报》。为了说明报纸对军队有害影响的性质，我将委员会在我离开西方面军之前出版的29号报纸的部分文章整理出一个简要目录……

注意

[85] 委员会的刊物就是用这种极端反国家和反民族的思想来牢牢束缚住愚昧无知的士兵大众的；可怜的军官们就生活在这种不相信、不理解、肆意歪曲一切军事传统准则和道德标准的令人窒息的氛围之中……

注意

……刊物主要是影响军队中的半知识阶层。这一群体离士兵比较近，原先军官团享有的威信有一部分已经转移到了他们那里。从报纸上领悟到的并按照这些人的理解加以诠释的思想，到了士兵群众那里已经

① 1917年10月14日《俄国晨报》。

是简单化了，遗憾的是这些士兵绝大多数都愚昧无知、没有文化。而在群众中所有这些全无悔涩难懂的论据、前提、理由的赤裸裸的概念，变成了简单得令人惊讶和极其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这些结论中占优势的就是简单的否定：

“打倒！”

打倒资产阶级政府，打倒反革命的长官，打倒“血腥屠杀”，总之一切看着别扭、感觉厌烦、多少有碍低级的本能和限制“自由意志”的东西都在打倒之列，——打倒一切！……

[114] 一个在布鲁西洛夫将军任统帅期间相当消极的委员会^①后来确实参与了科尔尼洛夫将军的行动。但并不是这一情况对委员会方针的改变发生了影响。**委员会无疑反映了当时指挥人员和俄国军官所抱的普遍情绪，反映了敌视临时政府的情绪**。同时军官们并不清楚政府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不清楚这些派别之间的明争暗斗，不清楚自由民主派的许多代表在政府内所起的保卫国家的作用，因而敌视态度是针对整个政府的……

[115] ……丝毫不容怀疑的是，红军和白军的整个力量，整个组织都取决于旧俄军官的个性。

如果说后来在3年斗争期间，我们目睹了反布尔什维克阵营中两支俄国社会力量的分化和疏远，那么其首要原因不仅要在他们政治上的分歧中去寻找，而且要在革命民主派从革命一开始对军官所干的该隐式的勾当中去寻找……

[117] ……哥萨克，尤其是南方的哥萨克，尽管有着人人服兵役的沉重负担，仍然过着较为富裕的生活，从而排除了那个促使工人阶级和俄国中部农民起来反对当局和制度的极其重要的动因。错综复杂的土地问题使哥萨克阶层的经济利益同“外来”移民的利益彼此对

注意

注意

① 指大本营军官协会总委员会。

立……

[121] 临时政府专员的作用相当不明确,权利和义务也不清楚。例如,政府的文告对顿河州专员的任务作了如下规定:“解决各种争议,寻求和解,总之,正确地提出地方上的各种问题……”不过,专员们在经过短暂而不成功的斗争之后,很快就退居一隅,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比这重要得多的是哥萨克政权同地方苏维埃的斗争,同委员会的斗争,支持这些委员会的是遍布于各地的陆军后备营和陆军后方部队的好斗成性的士兵。居民中的这一祸害把全国都置于恐怖之中,它在城乡制造无政府状态,到处破坏,抢占土地和企业,践踏一切法律,藐视一切权力,从而使生活条件无法忍受。哥萨克当时无力对付这一恶势力——所有部队都在前线;只有在顿河州,1917年秋,才偶然地(当然不排除大本营有意纵容)集结了一个师,后来增加到三个师,卡列金将军试图利用这些兵力来建立起秩序。但他所采取的所有措施,诸如派武装力量占领铁路枢纽站、最重要的矿山和大的居民点以保证中央同各方军队的正常联系和供给之类的措施,不仅遭到苏维埃的坚决反对,苏维埃指责他搞反革命行动,甚至还引起了临时政府的某种猜疑。同时库班人和捷列克人请求顿河人派兵,哪怕派几百人去也行,因为“同志们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注意

[122—123] 哥萨克没有任何根据指望革命民主派会很好地安排他们的命运,在对他们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上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临时政府在这方面也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况且政府权力明显地趋于衰落。前景十分渺茫。因此,尽管总的正常趋势是实行地方分权,但世代追求“自由”的哥萨克开始追求自己为自己争得最大限度的独立性,为的是让未来的立宪会议面对既成事实,或者像一些更坦率的哥萨克人上所说的那样,为的是“能有可以讨价还价的资本”……

注意

注意

[123] 在追求统一方面，哥萨克一再争取恢复已被取消的大本营作战阿塔曼一职，即原先主管前线的所有哥萨克军队行政事务的官员职务。哥萨克联合会代表团来到大本营，请求在这个问题明确之前保留阿塔曼司令部。显然，他们设想将来这一制度有可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注意

[124] ……9月，在科尔尼洛夫起事之后，顿河军在其他军队的支持下起来保卫被临时政府宣布为叛乱分子的顿河阿塔曼卡列金，临时政府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极其轻率和无知……

注意

[124—125] 耐人寻味的是，普利什凯维奇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主张把国家杜马迁到顿河地区，以便同临时政府相抗衡，而且万一临时政府垮台还可保住权力的源泉。卡列金对这一建议持否定态度。

注意

不同集团的哥萨克对自己的态度的一个典型标志，是他们对顿河的向往，后来，在1917年冬天由于这种向往而来到顿河的有罗将柯、米留可夫、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贝霍夫监狱的囚徒们、萨文柯夫，甚至还有克伦斯基，他于1917年11月下旬来到新切尔卡斯克找卡列金将军，但没有受到卡列金的接见。只有普利什凯维奇没有来，而且还是因为他当时正蹲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监狱里。

注意

突然之间才发现，原来这一切纯粹是一场骗局，当时哥萨克已经没有一点兵力了！……

[125] 我上面已经说过，反国家的宣传铺天盖地地向哥萨克袭来。尽管如此，哥萨克部队虽然接受了委员会和“革命纪律”的所有原则，仍然长时间保持着相对的战斗力和服从精神。早在7月间，在我的西方面军，哥萨克部队尽管不愿意，但仍然毫不推辞地参加了镇压不服从命令的步兵团的行动。当时曾采取措施来消除集团军委员会对哥萨克部队的影响。例如，在西南方面军成立了哥萨克“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员哥

注意

注意

萨克从各集团军委员会召回,并服从“哥萨克部队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辖。各州的“老人”代表团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各个团,开导醉心于“自由”狂热的哥萨克青年。有时这种开导采取了原始的、相当野蛮的体罚方式……

注意

[127—128] ……不能否认,军队中确实存在过某种压迫犹太人的倾向,但这种倾向绝不是一贯的,也不是上边授意的,而是由于一些同日常生活和军人相互关系根本不沾边的复杂原因而在下层产生的。

注意

[137] 最高统帅部还试图通过志愿组织来挽救军队。布鲁西洛夫将军在被任命为最高总司令后的第一天,在还没有去大本营之前就批准了“由后方志愿兵组建革命营的计划”,并责成由“马纳金同志”^①领导的执行委员会在全俄各地实施这一计划。布鲁西洛夫将军及与他一类的其他人在大肆泛滥的机会主义的影响下精神上的堕落,令人不止一次地大为惊讶……

注意

[140] 毫无疑问,应运而生的强大的军官组织在共统治的最初阶段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曾有许多机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遗憾的是,克伦斯基决不容许成立类似的组织,更不必说革命民主派了。就个人的动机而言,他们当然是对的;在发生了革命的第一个时期的所有事件之后,在并非由于军官们的过错形成了明显敌对的关系之后,克伦斯基和苏维埃都可能被军官的部队以暴力除掉。这种“损失”并不算很大,假设国家付出这种代价后不致沦于反动,得以将1917年的社会革命变为资产阶级革命,并避开也许会使整个俄国生活的正常发展往后推迟一百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灾难的话……

注意

[140] 即使不组建军官组织,至少也必须筹建这样的组织,以防“以前存在的制度”和前线一旦垮台(这一点似乎所有的人都已经清楚地预感到了)。然而积极行

① 总参谋部上校。

动的代表人物正在监狱里备受折磨，最适宜完成这一任务的军官协会总委员会被克伦斯基于8月底摧毁，而军队的大多数重要领导人为俄国军官的命运忧心如焚，他们的忧虑也不无根据……

注意

[142—143] 1917年6月古契柯夫致信科尔尼洛夫称：“防止军队在社会党人包括他们的堡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冲击下彻底垮台，争取时间，促使不正常的过程尽快结束，帮助健康力量成长壮大，这就是我的任务”。这无疑是实话。全部问题在于对破坏力量的抵抗是否十分坚决。军队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军官们看到陆军部长（先前的一位坚定顽强的政治活动家，曾为俄国军事实力在满洲惨败后的恢复作出过极大努力）周围的助手波利瓦诺夫、诺维茨基、菲拉季耶夫等人都是一些极端的机会主义者，甚至是蛊惑分子。军官们看到了那些由古契柯夫签署的要将兵役和军队生活的基础彻底摧毁的命令。至于这些命令是深刻的内部悲剧、艰苦奋斗和……失败的结果，军官们并不知道而且也不想。军官们真是无知到了极点，甚至在4年之后的今天，还有许多人认为古契柯夫是著名的“第1号命令”的炮制者……反正军官们都有一种上当受骗和被人遗弃的感觉，他们认为自己的困难处境主要是陆军部长的改革造成的，因而对古契柯夫的敌视情绪日甚一日，被他解职的数百名将军以及对古契柯夫可能参与策划宫廷政变和普斯科夫之行无法饶恕的极端君主派军官更给这种情绪火上浇油……

!!!

注意

[145] 克伦斯基呼吁军队履行天职。他大谈天职、荣誉、纪律、服从命令、信任长官；大谈必须发动进攻和取得胜利。他说的全是些革命套话，想用这些套话来打动“革命人民”的心。有时他感到自己已经征服了听众，甚至信口开河，来上两句“造反的奴隶”和“革命的打手”的大胆名言……

枉费心机！

注意

他在俄罗斯这座大厦起火时恳求自然力：“熄掉吧！”而本该是用整桶整桶的水去扑灭大火的……

[151] 不错，革命是取缔不了的。我还要加上一句，原先同我观点一致的人数众多的俄国军官，也根本不想**取缔革命**。军官们的愿望、请求、要求就是一条：

“请停止自上而下的军队革命化过程！”

我们中间的任何人也不可能提出别的建议。

而且如果原先领导军队的指挥人员“同革命的联系太少”，不得不把他们无情地赶走，换上别的人，哪怕是对军事一知半解的人，但无论如何要给他们以信任和权力。

让我们撇开个人因素不谈。阿列克谢耶夫、布鲁西洛夫、科尔尼洛夫——这是同一制度的不同时期。阿列克谢耶夫顶顶撞撞，布鲁西洛夫一切照办，科尔尼洛夫要求这要求那。难道这几个人的更替贯串着什么指导思想，而不光是让内部矛盾搞得焦头烂额的政府当局的东碰西撞吗？你们是否以为将这一链条的各个环

注意

节重新排一下也许是挽救我们败局的一条出路……

[157—158] 驻守在莫洛杰奇诺地区的基谢廖夫斯基将军的第10集闭军战线上进行着进攻的准备工作。我到那里察看了部队和阵地，了解了各级军官和部队的情况……在其中的一个军里我命令把最差的部队让我看看。于是把我们送到了苏拉姆703团。我们见到的是一大群手无寸铁的人，他们或站或坐，在村外空地上游荡。他们衣衫褴褛（军服卖掉喝酒了），光着双脚，胡子拉碴，蓬头垢面，——这些人看来已经完全成了野人了。出来迎接的是一名下唇抖动的师长和一名面如死囚的团长。没有人喊“立正”，也没有一个士兵站起来，前面几排涌向汽车。我的第一个举动是破口大骂和扭头就走。但这很可能被误认为怯懦。于是我走到人群之中……

注意

[158] 这就是那个苏拉姆团，他们在我视察的几天之

后把第1号命令的炮制者、军队新制度的创造者索柯洛夫打了个半死，当时他试图以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名义呼吁该团履行义务并参加进攻。

应一专门代表团的再三邀请，我离开苏拉姆因前往参加该高加索第2军的军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人都是推选出来的，因此他们的谈话比较理智，意图也较为现实；各类代表（其中也夹杂有一些随员）谈论的话题是：总司令、司令、军长、司令部和所有长官全在这儿了，倒不如一下子把他们都统统干掉，进攻不就告吹了吗……

} 注意

[171] 7月悲剧^①对士兵无疑起了某种振聋发聩的作用。第一，有了羞耻感——所发生的一切实在太卑鄙太无耻，无论良心如何淡漠以及道德感如何麻木，也是说不过去的。我记得，后来，在11月，我曾更名改姓，换上便服，装作从贝霍夫监狱逃出来的俘虏，在挤满了整个铁路线的士兵当中度过几天。士兵们在交谈和回忆。我从未听到他们厚颜无耻地公开承认自己参加了7月的背叛行动；大家都找出种种理由为事件开脱，主要是说有人“叛变”——多半说……军官“叛变”；没有人说自己“叛变”。第二，有了恐惧感。士兵们感到了某种权力、某种权威，因此他们变得安分一些，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 注意

[181] 人们到处传扬，说布尔什维克是军队瓦解的原因，对此我不能苟同。这种说法不对。军队是让另一些人搞垮的，布尔什维克只不过是滋生在军队机体脓包中的极可恶的蛆虫而已。

||| 注意

造成军队瓦解的是最后4个月的军事立法。由于命运的嘲弄，造成军队瓦解的那些人，也许是诚实和高尚的人，但他们不了解军队的生活和习惯，不知道军队生存的历史规律。

① 指7月对德奥军队进攻的失败。

注意

开始时这是在兵工代表苏维埃——在其存在的第一阶段显然是个无政府主义机构——的压力之下发生的。后来则变成了不幸的错误的体制……

注意

[184] 索柯洛夫及其他彼得格勒代表来到了我们的方面军，来到了苏拉姆 703 团。他是抱着同在这个团表现得尤为严重的愚昧无知和精神堕落现象作斗争的高尚目的而来的。结果他被痛打一顿……^①

注意

[187] ……用克伦斯基的话来说，其实“是邓尼金将军最先描绘了复仇计划即军事反动的未来乐章”……

[187] 当时宣读了科尔尼洛夫的电报，电报指出必须在后方实行死刑，其主要目的是制服后备部队中那些胡作非为的兵痞；恢复长官的奖惩权；限制军队委员会的活动范围并确定其责任；禁止群众集会、反国家宣传和任何代表团和鼓动家进入战区。所有这些建议我也曾以某种方式提出过，有人将其统称为“军事反动”。但科尔尼洛夫还提出了另一类建议：通过在各军中实行委员制并赋予委员们核准军事革命法庭判决的权力来加强委员会，而主要的是对指挥人员进行大清洗……

注意

[190] 假使在这种情况下而且科尔尼洛夫本人不阵亡的话，他是能够把彼得格勒御林军镇压下去的，但他未能将御林军吸引过来……

[190—192]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首都军队指挥人员的状况极不正常，不得不采取人为措施来解决这个老大难题。由科尔尼洛夫提议，并经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完全同意，大本营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一起制定了关于组织彼得格勒方面军以保护所有经芬兰和芬兰湾进入首都的通道的计划。该方面军应当包括芬兰、喀琅施塔得、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雷瓦尔筑垒地域和彼得格勒卫戍区的部队（打算将彼得格勒的后备营扩编为野战团并合并为几个旅），也许还应包括波罗的海舰

① 在本书第 174—186 页上邓尼金援引了他在 1917 年 7 月 16 日大本营举行的各部部长和总司令会议上所作的讲话。

队。这样组织起来在战略上顺理成章，尤其是在不断传来关于德国人正加强通往彼得格勒各个道路上的兵力的消息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总司令因此有了合法的权力来调整军事部署，调换前线和后方的部队等等。我不知道，采取这样的步骤能否真正使首都摆脱卫戍部队的威胁，因为卫戍部队已经成为首都、临时政府、甚至苏维埃中非布尔什维克人士（在9月）的心腹大患……

注意

在4月的最后几天，古契柯夫在离职前希望能由科尔尼洛夫来担任由于鲁斯基将军被解职而空缺的北方面军总司令一职……

古契柯夫谈到管理纪律最松弛的北方面军的困难，谈到必须要有一个铁腕人物来坐镇该方面军。他说，考虑到将来会出现各种政治可能性，让科尔尼洛夫留在紧靠彼得格勒的地方较好……阿列克谢耶夫却断然拒绝……

注意

这位最高总司令同彼得格勒打交道时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坚持己见。有些人，其中包括科尔尼洛夫本人（他后来对我表白过），都不禁产生了一个想法即问题要比任命总司令复杂一些……在这个问题上“对未来的独裁者”的担心起了作用……

注意

注意

[192] ……当7月6日溃败之后只是为了不抵制军队民主化才被任命担任极其重要的西南方面军总司令一职的古托尔将军心灰意懒、陷人绝望，这时除了科尔尼洛夫，找不出其他人来取代他（7月7日夜）。

……虽然“白马将军”的幽灵已在空中游荡并搅得许多人心神不安……

注意

[193] ……科尔尼洛夫同军队中的布尔什维克所作的勇敢而坚决的斗争使西南方面军稍稍平静和稳定下来……陆军部长在7月16日的会议之后所感受的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布鲁西洛夫留任最高总司令毫无益处，布鲁西洛夫和古托尔的经历已经证

注意

明用新派将军领导武装力量靠不住…… 萨文柯夫再三进言……正是这一系列原因迫使克伦斯基下决心任命科尔尼洛夫为最高总司令，他清楚地意识到将来必然会与这个从骨子里反对他的军事政策的人发生冲突……

注意

[194] ……如果政府真正握有权力并能够和善于充分运用这一权力，那就不会有苏维埃和军事领导人的最后通牒了。不仅如此，那样一来也就不需要8月27日事件，10月25日事变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195] 科尔尼洛夫成了一面旗帜。有些人把他当成反革命的旗帜，有些人则把他当成拯救俄罗斯的旗帜。人们围绕着这面旗帜开始了争夺影响和权力的斗争，他们没有这面旗帜就无法获得这一权力……

早在7月8日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就发生过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情。在那里，两个人，即萨文柯夫和扎沃伊科当着科尔尼洛夫的面发生了第一次冲突。萨文柯夫是最著名的俄国革命家，社会革命党恐怖主义战斗组织的首领，最重要的几次政治暗杀如暗杀内务大臣普列韦、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等等的策划者。他强悍、残酷，根本不理睬任何“虚伪道德”的克制原则；他既瞧不起临时政府，也瞧不起克伦斯基；他出于他所理解的明智而支持政府，却又随时准备把政府推翻，——他把科尔尼洛夫只看作是夺取强大革命政权的斗争工具，而在这个政权中起最主要作用的应当是他。扎沃伊科是那些后来紧紧包围着科尔尼洛夫并在8月的日子里起了极重要作用的怪人之一。他是什么人——连科尔尼洛夫也不十分清楚……

[197—198] ……克伦斯基在这一时期似乎稍许摆脱了苏维埃的压制；然而就像从前一切最重要的国家大事都是由他撇开政府伙同苏维埃领导集团共同决定那样，现在，在8月里，国家大事的领导权转到了由克伦

① 指科尔尼洛夫叛乱和十月武装起义。

斯基、涅克拉索夫和捷列先科组成的三头政治手中，而把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派别撇在一边。

会议^①结束后科尔尼洛夫要我留一下，等大家都走后，他小声地几乎是用耳语对我说：

“应当进行斗争，否则国家就会灭亡。N来前线找过我。他喋喋不休地谈他的发动政变、立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大公为沙皇的想法；他正在策划一些事情，他劝我一起干。我向他坚定地表示，我绝不同罗曼诺夫家族进行任何冒险活动。政府里的人自己也知道他们根本无力做任何事。他们建议我参加政府……得了吧，我不参加！这些先生同苏维埃的牵连太深，什么事也下不了决心。我告诉他们：给我权力，那样我就能进行坚决的斗争……”

注意

[199] ……在7月的日子里大受震动的西南方面军慢慢地开始苏醒过来。但并不是像有些乐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真正复原，而是大体上回到进攻前的状态。官兵关系照样紧张；勤务执行得照样糟糕，照样开小差和公开表示不愿打仗（只是由于暂时无战事而没有过激的表现），最后，照样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只不过更加强了，这样的宣传不止一次以委员会派别的幌子和筹备立宪会议来作掩饰……

[200—201] 当时方面军政治委员是戈别奇奥。我在会晤时见过他一面。几天后他就调到高加索去了，接任的是约尔丹斯基^②。他走马上任后第一天就发布了“给方面军各部队的命令”。后来他对不能由两个人同时指挥一个方面军这点始终想不通。约尔丹斯基及其副手科斯基岑和格里戈里耶夫（文学家、动物学家和医生）在本专业方面大约还不是最差的，但同军界却格格

注意

① 指科尔尼洛夫与大本营各部门长官的会议，会上讨论了恢复军队的所谓“科尔尼洛夫计划”。邓尼金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② 原为《现代世界》杂志编辑，“统一”派社会民主党人。1921年在赫尔辛福斯编辑布尔什维克报纸。

不入……

注意

[210—211] 8月7日接到将高加索土著师（“野蛮师”）从我这里调往北方的命令，8月12日接到将原在后方作后备的第3骑兵军以及科尔尼洛夫的突击团也调去的命令。照例没有说明这些部队的任务。但其前进方向是一样的，向着当时岌岌可危的北方面军，还有……彼得格勒。我推荐第3骑兵军军长克雷莫夫将军担任第11集团军司令一职。大本营表示同意，但要求他马上去莫吉廖夫执行特别使命。克雷莫夫顺路来到我这里。看来他还没接到明确的指示，至少是他没有提起过，但我和他都不怀疑这个使命同意料之中的军事政策的转变有关。克雷莫夫当时心情愉快，乐观开朗，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一如既往地认为，只有给苏维埃以致命的打击才能够扭转危局。

注意

此后即收到关于组建单独的彼得格勒集团军的正式通知并要求任命总参谋部的一位军官担任这个集团军的军务总监一职。

形势在下旬终于变得较为明朗起来。有一位军官来到我所在的别尔季切夫并面交了一封科尔尼洛夫的亲笔信，信中建议我当面听一听这位军官的报告。他说：

注意

注意

“根据可靠情报，8月底彼得格勒要发生布尔什维克暴动。届时以克雷莫夫为首的第3骑兵军将开到首都镇压布尔什维克暴动并将苏维埃一并消灭。同时彼得格勒要宣布军事管制并公布出自‘科尔尼洛夫计划’的法令。最高总司令只请您向大本营派遣数十名可靠的军官——名义上是‘去学习掷弹炮和迫击炮业务’，实际上他们将被派往彼得格勒参加军官队。”

注意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给我讲了大本营的种种新闻，并以令人振奋的语气描绘了大本营的情绪。他顺便还讲了有关即将任命驻基辅、敖德萨、莫斯科部队新司令的传闻，讲了有关拟议中的新的政府成员的传闻，

其中提到了现任部长和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的姓名。在整个这一问题上临时政府包括克伦斯基的作用还不十分明确。克伦斯基下决心使军事政策来一个急转弯，他可能辞职，也可能被事变赶下台，至于这些事变的进程和后果，在目前情况下无论靠纯粹的逻辑推理还是靠洞察一切的理智都无法加以预见……

下达了关于派遣军官的命令以及避免军官们及其上司处境尴尬的一切预防措施，但未必能来得及在27日前执行。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集团军司令关于已获得的情报的内容，方面军高级军官中实际上谁也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件。

注意

显然，俄国革命史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会带来什么呢？我就这个问题同马尔柯夫交换看法，我们一连谈了好多个小时。如果说他这个有些神经质、好动感情、容易着迷的人经常随着感情和情绪的变化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那么我也是既抱有希望又感到不安。但我们两人都非常清楚地看到和意识到，危机注定地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或者说半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反正都一样）在把俄国引向灭亡。冲突势所难免……

注意

[213] 以和平方式重建军队和拯救国家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我对于科尔尼洛夫将军和克伦斯基之间的这种冲突的后果并没有抱任何幻想，也没有盼望出现圆满的结局，我只盼望克雷莫夫的军能扭转危局……

注意

[214—215] ……我命令问一下大本营，我能给科尔尼洛夫将军帮什么忙。他知道，除了道义上的帮助外，我没有任何实际可能，因此他除了对我的支持表示感谢外，再没有提什么要求。

注意

我下令将我的电报①抄送西南方面军各集团军总

① 指邓尼金在临时政府撤销科尔尼洛夫将军的最高总司令一职后给临时政府的电报，邓尼金在电报中谴责临时政府的这一行动并声明他站在科尔尼洛夫一边。

司令和军需总监。同时我下令采取措施,保证未经司令部批准在冲突结束之前不准任何有关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消息传到方面军去。大本营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我认为不用我再多费唇舌:整个司令部都深切同情科尔尼洛夫,大家都望眼欲穿地期待着来自莫古廖夫的消息,人们仍然指望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马尔柯夫每天晚上召集军务总监部的军官们开会,报告业务工作;27日这一天,他向军官们通报了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冲突的所有情况和我们的电报,情不自禁地来了一通措辞热烈的讲话,描述了当前事件的历史意义,讲了必须对一切作出结论,在道义上全力支持科尔尼洛夫将军……

注意

同时他们为了执行我的命令,在别尔季切夫和日托米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奥伦堡哥萨克第1团的值勤部队,派卫队占领电报局、无线电报局和印刷厂、实行临时报刊检查制度等等……

注意

这时方面军的革命民主派乱成一团。方面军委员会成员这天夜里离开宿舍,住到了市郊的私人住宅里。政治委员的副手因公外出,而约尔丹斯基本人则在日托米尔,马尔柯夫几次请他在那天夜里或28日到别尔季切夫来均未奏效;约尔丹斯基始终认为有“阴险的埋伏”……

[219] 几天之后大本营被取缔。科尔尼洛夫、卢柯姆斯基、罗曼诺夫斯基等人被押往贝霍夫监狱。

革命民主派庆祝胜利……

9月1日临时政府逮捕了科尔尼洛夫将军,9月4日临时政府释放了勃朗施坦—托洛茨基……

注意

[220] ……多少年、多少世纪以来心中积存的对可憎的当局、对阶级不平等、对个人遭受的屈辱和自己(由于某人的罪过)反常生活的怨恨,现在全都以极端残酷的方式迸发了出来……

回顾一生中经历的几个阶段…… 父亲是一个心

地善良的威严的军人。30岁以前是农奴；应募去当兵；经过22年尼古拉时代艰苦的上兵生活后熬上了准尉……

[234] 为什么推翻旧政府的不中用当局是一个功勋，临时政府曾计划在首都建立一座纪念碑来颂扬，而科尔尼洛夫在用尽一切合法手段之后，在总理的挑唆下推翻不中用的克伦斯基当局的尝试，就是叛乱呢？……

注意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

(1921年12月31日)

请政治局委员表决：

请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对尤多夫斯基同志的政治指控材料及萨法罗夫和德沃莱茨基的证明材料恢复尤多夫斯基同志的党籍。⁵¹⁴

同意。列 宁^①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① 文件上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表决时表示“同意”的签名。——俄文整理者注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⁵¹⁵

(1922年1月12日)

致莫洛托夫并转政治局

建议政治局作出决定：

1.为了使中央书记处不再不胜其烦地去督促生病的同志执行中央委员会关于要他们去休假及遵守生活制度(鲁祖塔克同志和布哈林的妻子不填写调查表)的决定,特指定专人负责此事,此人可以书面形式提请遵守,并可在万不得已时向中央委员会报告未能执行的情况。

2.以政治局的名义责成鲁祖塔克和布哈林娜两同志限24小时填写好调查表。

列 宁⁵¹⁶

1922年1月12日

载于1982年《列宁年谱》俄文版
第12卷(非全文)

在列·波·克拉辛和扬·安·别尔津的 来电上给维·米·莫洛托夫的批示

(1922年1月12日)

解码的电报

发自伦敦

绝密

8日收到,1922年1月9日解码

莫斯科 契切林

我认为,列宁决不能去意大利,因为那里有萨文柯夫分子、弗兰格尔分子和法西斯分子。比较可行的是来伦敦。来伦敦的交通(如由克拉辛陪同)和住宿问题这里都可以安排好。如果列宁不来,是否建议托洛茨基来?意大利当然同样不能去。

克拉辛 别尔津

1922年1月7日

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

关于列宁、托洛茨基两同志的意大利之行(据克拉辛同志的电报)。

我认为,鉴于克拉辛指出的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排除了我以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去任何国家的可能性。

列 宁⁵¹⁷

1922年1月12日

莉·福季耶娃根据电话记录。1922年1月12日。

载于1990年《苏共中央通报》
第4期

致列·达·托洛茨基

(1922年1月16日)

绝密

致托洛茨基同志

(抄送：莫洛托夫同志和斯大林)

莫斯科和热那亚在谈判期间保持电报联络极为重要。应提出这个问题并迅速予以解决。

(1)3月8日前我们是否在莫斯科建成接通热那亚的电话站？好像答应过。请核实。

(2)我们的代表团在热那亚有接收机吗？

(3)热那亚如何同我们通话？能否用我们的军舰装载能接通莫斯科的电话站去热那亚附近？

如果办不到或者代价太贵，那就要立即用专门照会具体谈妥给我们的专用电报线(如果太贵，那能否要一条专线通往最近的德国站，再根据和德国人(我们将在热那亚维护他们)的合同从那里转发?)

请考虑这个问题，从速向政治局提出。⁵¹⁸

您的 列宁

致阿·伊·李可夫⁵¹⁹

(1922年1月21日和28日之间)

可见,我当时所说的4个月比您更接近真实情况。

在您痊愈和学会不吃泻药^①就能睡上10个小时以前,任何“小事”都不能压到您的身上。

“轻松”工作应确切地规定为:

接待来访?

或审阅报告?

然后是:一天工作2小时或2个半小时。

总之,在整个“疗程”结束之前,在由两位名家签字准许制成品投入商品交换之前,不得让您干正经的工作。

① 原文如此。——俄文整理者注

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

(1922年1月28日)

克列斯廷斯基同志！谢谢您的来信介绍李可夫的情况⁵²⁰。要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布哈林夫妇⁵²¹。要安排布哈林的妻子长期疗养。据说，她病得很厉害。

绝对不要让布哈林过问政治。在治好他的心脏病以前，现在就让他呆着，以后再让他偶尔去看看他的妻子。要进行检查，不过问政治！

敬礼！

列 宁

1月28日^①

① 列宁在信上写了附言，“请通过帕·彼·哥尔布诺夫送往柏林，绝密，封上口等”。——俄文整理者注

致恩·奥新斯基⁵²²

(1922年2月17日)

致奥新斯基同志

奥新斯基同志：

很遗憾，我因生病无法见您，同您交谈。请找政治局书记莫洛托夫同志。我会就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⁵²³一事写信给莫洛托夫同志，并将副本给您寄上。

列 宁

1922年2月17日

致列·波·加米涅夫

(1922年2月20日)

加米涅夫同志：

依我看，应该不光是完全宣传宣传：“要向德国人学习，糟糕的俄国共产党人的奥勃洛摩夫精神！”而且要请德国人当教师。

否则，只是空口说白话。

为什么不可以从那些在莫斯科搞出了样板（您亲眼见到的）的德国人开始做起呢？

如果您不同意，就简短地给我写几句。如果您同意，请把附在后面的东西转给尼·彼·哥尔布诺夫（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因为谢马什柯办不了）。⁵²⁴

列 宁

载于1990年《苏共中央通报》
第4期

给莉·亚·福季耶娃的批示⁵²⁵

(1922年2月21日)

致福季耶娃

我对您提出警告。您不应睡大觉，而应设法做到使所有有事找我的人随时都能容易找到您。

列 宁

2月21日

载于198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第10期

致克·蔡特金^①

(1922年2月21日)

尊敬的亲爱的蔡特金同志：

非常遗憾，我病得厉害，神经受不了了。我不在莫斯科。⁵²⁶ 可与您或通信或通电话5—10分钟。您通过我的秘书福季耶娃，或通过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哥尔布诺夫就能找到我。

致最衷心最崇高的敬意！

您的 列宁

载于1988年4月20日《真理报》

(非全文)

全文载于1988年《苏共历史问题》

杂志第10期

① 列宁在信封上注明：“克拉拉·蔡特金同志收（列宁寄）”。——俄文整理者注

致克·蔡特金

(1922年2月23日以前)

亲爱的蔡特金同志：

我十分感谢您，我的妻子也是这样。

我也认为王德威尔得和谢德曼之流将设法阻挠代表会议的召开⁵²⁷。依我看，我们的任务就是不顾这一切障碍召开代表会议，并且就在这次会议上完全彻底揭穿这些资本的走狗。

致最崇高的敬礼！

您的 列宁

载于198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第10期

给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的电报

(1922年3月1日)

通过外交部
密码

致克列斯廷斯基

在李可夫的体重达到70公斤以前不要放他走。电告执行情况。528

列 宁

致列·波·加米涅夫

1922年3月3日

加米涅夫同志亲收

加米涅夫同志：我看，我大概不能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了。⁵²⁹经过3个月的治疗我的病情明显恶化；有人“安慰”我，说我关于阿克雪里罗得状态的说法言过其实，由于自作聪明地进行安慰，连声高呼“您言过其实！疑神疑鬼！”，就这样错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以俄罗斯的方式。以苏维埃的方式。

我试着作作准备。但您也要作准备。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我的报告也很重要。但恐怕这两处的报告我都作不了。

注 意 可能报告多半还得作，因为对我说来，事实上谈话和开会并不比“半年讲一次”费劲。应该好好考虑怎样才能保证自己到时候不出什么意外，怎么办好。要不这样：您来准备报告，我准备个开场白备用？或者最好是参加全会，只是参加，干脆把我的报告去掉？要考虑得周全一些。

列 宁

附言：请注意，对我的神经说来交换简短的便条（非常抱歉，我今天写长了）**比交谈好受些**（因为我可以全面考虑，拖上个把小时，

等等)。所以恳请找一位速记员,经常(在政治局开会前)给我来点5—10行的便条。待我思考一两个小时后再回复。

列 宁

致维·米·莫洛托夫 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

(1922年3月6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

请您将下述建议提交政治局通过：

(1) 责成加米涅夫同志和斯大林同志在每周星期一至星期四的4次会议期间处理政治局的工作，从星期四晚上至下星期一早晨外出休假。

(2) 责成格尔松同志(捷尔任斯基同志的秘书)安排休息处所，要么放在列宁同志迁入现在的休息处前住过的地方(有一次斯大林同志也在那里住过)，要么放在托洛茨基同志的休息处，如果他已结束休假的话。

莫洛托夫同志，请您就此建议事先同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妥，也同加里宁同志说妥，如果他现在参加政治局表决的话，并且马上提交政治局通过。这是因为我敢说，如果不采取或者说不马上采取这类措施的话，我们就无法使斯大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到开党代表大会⁵³⁰时保持旺盛的工作能力。

盼用电话回答我，可打给格利亚谢尔或勒柏辛斯卡娅或福季耶娃。⁵³¹

列 宁

致维·米·莫洛托夫 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

(1922年3月19日)

绝密

请绝对不要复制抄件，由政治局每一位委员（加里宁同志也一样）在此件上直接写上自己的意见。⁵³²

列 宁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各委员

我认为，鉴于舒亚发生的事件⁵³³（此事已提交政治局讨论）必须马上根据这方面总的斗争计划作出坚定不移的决定。由于我担心不能亲自出席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⁵³⁴，因此用书面写出我的想法。

舒亚发生的事件应该同不久前罗斯塔社发给各报的那条不供发表的消息联系起来看，具体说，就是那条谈到彼得格勒的黑帮分子策划对抗关于没收教会珍宝的法令的消息。⁵³⁵如果把这件事同报纸报道的神职人员对关于没收教会珍宝的法令的态度以及我们所知的吉洪大牧首的秘密呼吁书加以对照，那么，黑帮神职人员在

他们的首领的带领下正是在目前十分周密地在实施与我们进行决战的计划,就昭然若揭了。

显然,在黑帮神职人员中最有势力的集团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这一计划经过反复推敲已被相当坚决地接受了。舒亚事件只是这一总计划的一个反映和表现而已。

我认为,我们的敌人在这方面犯了一个战略性的大错误,因为他们想在他们特别无望取胜、特别不宜进行决战的时刻挑起同我们的决战。与此相反,对我们来说,正是目前这一时刻不仅对我们特别有利,而且是惟一的一刻,我们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机会来完全成功地迎头痛击敌人并能夺得为我们今后几十年所必需的阵地。正是在现在,也只有在现在,正当饥荒地区发生人吃人现象,倒毙路上的人数以百计的时候,我们可以(因此也应该)用最猛烈、最无情的力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对任何对抗都坚决镇压。正是在现在,也只有在现在,大多数农民群众将追随我们,或者至少不会比较坚决地去支持那一小撮可能并妄想实施以暴力对抗苏维埃法令的政策的黑帮神职人员和反动的小市民。

我们务必用最坚决最迅速的方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几亿金卢布的资金(应该记得某些修道院和大寺院的巨大财富)。没有这笔基金,任何国家工作,尤其是经济建设都完全不可能进行,要在热那亚坚持我们的立场也是完全不能设想的。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掌握几亿金卢布(也许是几十亿金卢布)的基金。而这一点只有现在才能做到。各种考虑都表明,以后我们再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除了极为严重的饥荒,任何别的因素都不会使广大农民群众产生同情我们的情绪,或者至少不会使这些群众在我们没收珍宝的斗争必然大获全胜时保持中立。

一位研究国家问题的聪明的作家说得很对：如果为了达到某一政治目标必须采用一系列残酷的手段，那就应该用最坚决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里实施，因为长时间采用残酷手段人民群众是受不了的。这个想法尤其由于下面这一点而显得更有分量，这就是：从俄国可能处的国际形势来看，我们在热那亚会议后再对反动的神职人员采取残酷手段在政治上将是或可能将是不宜的，甚至也许是十分危险的。而现在我们要战胜反动的神职人员则是完全有保证的。此外，如果我们正是在目前，正是在出现饥荒时最迅速、最无情地镇压反动的神职人员，那么我们在侨居国外的俄国人中的主要敌人，即社会革命党人和米留可夫分子是很难进行反对我们的斗争的。

因此我得出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我们正是应该在现在最坚决、最无情地向黑帮神职人员开战，十分残酷地镇压他们的对抗，要让他们几十年也忘不了。我设想实施这一计划的运动如下：

采取任何措施都只应由加里宁同志代表官方发布，托洛茨基同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者向公众发表讲话。

已经用政治局名义发出的关于暂停没收珍宝的电报⁵³⁶不应取消。这份电报对我们有利，因为可以使敌人产生一个印象，似乎我们还在犹豫，似乎他们把我们吓唬住了（正因为这是一份秘密电报，所以敌人当然很快就会知道）。

派一名最精力充沛、精明能干、长于指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中央政权机关的其他代表去舒亚（最好是一名，而不是几名），⁵³⁷通过政治局的一名委员给他下达口头指示。这一指示应该是：他去舒亚后应尽可能多地（不少于几十名）逮捕当地神职人员、

当地小市民和当地资产阶级中的代表人物，只要他们涉嫌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暴力对抗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没收教会珍宝的法令。在办完这件事后，他应立即返回莫斯科，亲自在政治局全体会议上作报告，或者向两位受权处理此事的政治局委员报告。根据这个报告，政治局将对司法当局下达详细的指令（也是口头的），要求对反对赈济饥民的舒亚叛乱者的审讯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而且审讯结束时应枪决舒亚城中很大数量的最有势力最危险的黑帮分子⁵³⁸，如有可能，则不仅要枪决该城的，而且还要枪决莫斯科和其他几个宗教中心地区的黑帮分子。⁵³⁹

吉洪大牧首本人，我认为我们不宜去触动他，虽然他无疑是这场奴隶主叛乱的领导。关于他，应对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达秘密指令，要求正是在目前，应尽可能准确和周详地监视并揭露该活动家的一切联系。贵成捷尔任斯基和温什利赫特每周亲自就此问题向政治局报告。

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就此问题举行秘密会议，由全体代表或几乎全体代表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司法人民委员部和革命法庭的主要工作人员参加。⁵⁴⁰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代表大会的秘密决定，确认没收珍宝，特别是没收最富有的大寺院、修道院和教堂的珍宝应坚决无情、一无例外、毫不手软，并在最短期间内实现。我们能根据这一理由枪决的反动神职人员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正是在现在应该教训这些人，使他们今后几十年中再也不敢妄想对抗。

为了监督最迅速最成功地实施这些措施，应在代表大会上，也就是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立即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托洛茨基同志和加里宁同志必须参加该委员会，但关于该委员会不发布

任何消息,目的是要保证实施由该委员会指挥的一切行动,并且这些行动不以该委员会的名义进行,而是以全苏维埃、全党的名义进行。要任命特别负责的最优秀的工作人员来在最富有的大寺院、修道院和教堂里推行这项措施。

列 宁

1922年3月19日

请莫洛托夫同志设法今天就将此信送政治局各委员传阅(不要复制抄件),并请他们阅后立即退给书记,并附上简短的意见,说明每位政治局委员是否基本同意或者此信引起了哪些分歧意见。

列 宁

1922年3月19日

玛·沃洛季切娃根据电话记录

载于1990年《苏共中央通报》
第4期

在列·达·托洛茨基的信上的批示

(1922年5月15日)

参看第2页：送斯切克洛夫和布哈林
请退回

绝密

致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
抄送：《真理报》编辑部
抄送：《消息报》编辑部
列宁同志

关于以安东宁主教为首的守法神职人员的呼吁书，《真理报》刊登了一条小消息，《消息报》一点没有登。我担心报刊对这个文件不会给予应有的注意，而这个文件将产生巨大的后果，也就是会导致教会中民主主义的路标转换派和君主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之间的彻底决裂。现在对我们完全彻底有利的当然是：支持教会中的路标转换派反对君主派，当然决不背离我们的教会与国家分离这一国家原则，更不背离我们对宗教所持的唯物主义哲学态度。但是现在主要的政治任务，是不让等级森严的旧教会唬住了路标转换派神职人员。我们永远坚持的教会与国家分离，决不意味着国家对教会这个物质社会组织（而不是教徒团体）中发生的一切持无所谓的态度。教会的上层掌握着各种各样的严厉手段来吓唬守法分子。黑帮教会的恐怖主义政策的影响力至今一点未减。神职人员中持反对派态度的守法的进步分子，部分由于对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原则纯粹从形式上作错误的理解，部分由于看到国家对教会中反革命上层过于宽容，不指望国家会支持他们这些公民，这些教徒集团的代表去反对教会上层的种种阴谋和物质迫害手段。

当前报刊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个任务，正在于振奋守法神职人员的精神，使他们相信只要是属于他们的无可置疑的权利，国家就决不会让他们吃亏，当然，国家也决不试图去调解纯粹的宗教争论和宗教关系。

至少必须：

(1)大力突出安东宁等人的呼吁书，因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征兆；

(2)总的来说，报刊要尽可能多地报道教会中的动向，想方设法宣扬、突出路标转换派的声音，给予应有的评价；

(3)我们不隐瞒自己对宗教所持的唯物主义态度，但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不提这一点，也就是在评价当前这场斗争时不把这一点提到首位，目的是不促使双方接近，而相反要使他们的斗争能以最鲜明最坚决的形式展开。

(4)对路标转换派神职人员和追随他们的教徒的批评，不要从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出发，而要从相对的教会民主主义观点出发，说：你们太怕王公们了，你们对教会中的君主派的恶势力估计不足，你们对官方教会给人民给革命造成的危害评价不够，如此等等；

(5)但是现在就需要撰写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研究正教教会，弄清正教教会这一等级阶级组织发展的基本特点(为什么正教教会中没有过资产阶级改革，教会中刚开始的资产阶级改革和国家中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此等等)；

(6)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要想方设法作好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一旦教会的内部斗争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为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种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就要在传单和讲话中以最通俗易懂的形式直截了当地提出不仅有关教会，而且有关宗教的一切问题。

列·托洛茨基

1922年5月14日

附言：我再重复一遍：《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部对教会中和教会周围发生的情况所具有的巨大的历史重要性了解不够。施加了十分巨大的压力才刊登了一篇谈这个问题的文章。接着又是故态复萌。关于热那亚会议的鸡毛蒜皮的胡扯占据了一版又一版的篇幅。^①却把俄罗斯人民中正在进行的十分

① 在列宁画了着重线的这句话的页边上，列宁标了一个星花，批语写在信件原文的下面，前面也标了这样的星花。——俄文整理者注

深刻的精神革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这一十分深刻的革命的准备阶段）放在报纸的末尾。

列·托洛茨基

说得对！说得一千个对！打倒胡扯！

列 宁

5 月 15 日

载于 1990 年《苏共中央通报》
第 4 期

致约·维·斯大林

(1922年7月7日)

7月7日

斯大林同志：医生们看来是在臆断，不驳斥不行。他们被星期五的剧烈发作弄得张皇失措，干出了很荒唐的事情：他们试图禁止“政治性的”探视（他们一点也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⁵⁴¹我非常生气，把他们撵走了。星期四加米涅夫到我这里来。进行了一次热烈的政治性交谈。我睡得很香，自我感觉非常之好。星期五出现了瘫痪症状。我要您赶快来，为的是及时跟您谈一下，以防病情恶化。我只用15分钟就能把话全部谈完；这样，星期天我又可以睡个好觉。只有傻瓜才会把事情归咎于政治性的交谈。如果说我有时候烦躁不安的话，那是因为缺乏及时的熟悉情况的交谈。希望您能理解这一点并且把德国教授这个傻瓜及其同伙撵走。关于中央全会⁵⁴²的情况务请前来告诉我，要不，派一位参加者来也行。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 宁

在尼·伊·布哈林 《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 一文上作的批注⁵⁴³

（不早于 1922 年 8 月）

[61—62] 要透彻地了解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就必须通过它的所有的特殊之处去了解它，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当人们“从一般的观点”来讨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时候，通常都满足于肤浅的类比方法，满足于运用极其庸俗的（所谓“理论的”）陈词滥调、刻板公式和陈规旧套，而这些东西的特点，除令人厌烦的千篇一律外，还有一个本原的属性：它们全都毫无用处……

看来，革命的最一般的理论问题是关于成熟性的问题，说得确切些，就是关于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或者是——其实是一回事——新的“生产方式”在旧的社会生产和政治外壳内部的成熟问题……

不只是

[63--64]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夙闻新的关系是在旧的外壳中成长起来的。但是要了解这些关系是怎样成长的，就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了。他们没完没了地、令人厌烦地、糊里糊涂地重复着必须具备成熟性等等的说法——他们沉湎于这样干，甚至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了。至于弄清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关系内部成长和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成长具有什么

特殊性，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是不需要的。无论在前一种情况下或者在后一种情况下，都需要“成熟性”。机会主义者的思想越不出这种形式主义的提法。

然而，新的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的成熟过程是如此不同，如此各具特点，以致在其他许多方面也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差别。

……在这种新关系成长类型中，有什么是应该指出来的呢？这里的特点是：新的关系是整个地作为一个整体成长起来的。在“封建主义怀抱”中成长的，不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

骨架？

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怀抱中成熟的类型是不是这样的呢？

注意

成熟的类型实质上能不能是这样的呢？

这是必须首先提出的问题。而且在这里——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会立即清楚，成熟的类型本身应是不同的，不可能和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代中的类型一个样……

注意

[67] 因此，把资本主义的“成熟”和社会主义的“成熟”进行“简单的”类比，却看不到这种成熟的类型之间的巨大区别，是荒谬的。这是一点……

[68—69] 首先必须指出这样一个根本区别：不受剥削的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的怀抱中已经能够在文化上高于它后来所推翻的阶级；反之，经济上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不可能在文化上高于它必须推翻的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

× 在所有的阶层

因此，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制度内部就已经是工业生产资料的垄断者，生产过程的指挥者，资本主义积累的主体和积累的财富的所有者。在这个基础上，资产阶级文化在和它敌对的制度的范围内也几乎能够毫无阻碍地成长起来。封建主义绝对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垄断教育……

“几乎”！

在对比不同的阶级文化和讨论关于一般文化的

问题时,可以把问题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关于这一文化
 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的特点和“原则”,关于这些意识
 形态的“风格”,关于这一文化的基本趋向和方法等;第
 二,关于这些趋向、方法和原则的研究深度的问题,即
 关于这一文化的集约性问题;第三,关于这些意识形态
 和素养所支配的人的范围的问题,即关于支配的广度、
 关于这一文化的粗放领域的问题。

(1)

(2)

(3)

[70] ……对教育的垄断与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是完全
 一致的,对教育的垄断起着巨大的作用.对于这种作用
 我们的意识还没有给以足够的估计……

[73—75] 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中,情况就是如此。而
 在商品流通的过程(比如说银行)中和意识形态的劳
 动部门内,无产阶级的职业技能就更低了。如果说物
 质生产过程中的工人毕竟跟劳动过程中的工程师还有
 共同之点,那么,在教授老爷给学生老爷们写公式的时
 候把粉笔递给教授老爷的杂役,就已经是完全置身于
 劳动的专门逻辑之外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学校、
 科学和艺术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拥有自己的“专家”,
 他们的劳动在这些部门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其巨大的。

因此,工人阶级不能不成为在文化上深受资本
 主义制度内整个机构压迫的阶级,这种受压迫的现
 象对于夺得国家政权以前的资产阶级来说,是不存在
 的……

注意

方法和原则。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文化就其结构
 以及方法和原则来说,是高于资产阶级文化的。由共
 同劳动的纽带和共同的斗争在生产中联合起来的无产
 阶级,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原则是人类的全部知识在
 共同观点下的联合。无产阶级提出这个原则是要反对
 这样的分工,这种分工把文化的不同部门完全割裂开
 来,使资产阶级意识不到这些部门的联系,妨碍这些部
 门的综合,而这种综合则是资产阶级苦苦追寻而始终
 找不到的。其次,无产阶级指出一切“文化价值”的实

那么唯物
主义呢？

际意义，从而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信奉的拜物教。无产阶级用社会技术合理性原则代替了各种各样的“绝对命令”和“绝对理想”。无产阶级把进化的观点扩大为革命的观点，消除了资产阶级对动力学原则的限制，并且充实了它的内容。不言而喻，无产阶级继续了革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批判的和依靠经验的倾向，而在现代资产阶级那里，这种倾向已为神秘主义、神智学、通灵术和宗教所提供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代用品所代替。

对比

注意

文化的集约性。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化就其原则来说高出一筹，那么，它的集约性——这里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却远远不如资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没有担任指挥生产的职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组织者不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首先和最早是在社会的阶级斗争中发展自己的文化的。因此，无产阶级最早发展这个方面的文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这里无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的基础，而马克思十分天才的学说就是这方面最优秀的典范。然而无产阶级不能培养出自己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农艺师、艺术家、建筑师、地质学家、生产组织者、熟练的职业发明家、数学家、诗人、法学家、银行专家、演员以及诸如此类的骨干。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产阶级在这方面提出的自己的东西不能像它在社会理论和实际政治方面提出的那样多。无产阶级在其存在中没有完成这些任务的~~条件~~；它只能极其概括地指出日后完成这些任务的办法——仅此而已。同资产阶级拥有的东西比起来，这实在少得可怜。仅仅在社会科学方面，无产阶级可以同资产阶级相匹配（这里说的是文化的集约性），另外，在实际政治方面，无产阶级还可以造就出在职业技能上相等的，有时甚至更强的骨干力量（例如，凯塞林伯爵说，苏维埃俄国拥有一批世界上最优秀的领袖，这是不无原因的）。但是，总的说来，无产阶级落后很多。

文化的粗放性。从阶级观点来看，也就是从社会阶级的尺度来看，无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存条件，在这里也注定是非常落后的。要为这种思想举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只须提一下这样的事实就够了，即“资产阶级的偏见”犹如阿尔卑斯山一样压在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头上，然而资产阶级却很少有人由于“无产阶级的偏见”而遭受痛苦。有人会说，不过在这方面过错在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学校和教会等等。一点不错！资产阶级制度的这些机构俘虏了一支又一支无产阶级大军。如果我们认为谢德曼、诺斯克、托姆·肖和龚帕斯等人是叛徒的话（在实际政治方面，这是完全正确的），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联系和意识形态联系的全部总和从工人中间培育出来的可怜的产物。但是，除这一（在上层）工人阶级组成部分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类型外，我们还看到无产阶级最广大的群众在技术、教育、政治等方面极其“缺乏训练”的情况。

注意

总结：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无产阶级可以为未来的文化作出一些极其天才的暗示，为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卓越的条件，但是无产阶级这个文化上受压迫的阶级在这种范围内发展的这些条件还不足以培养自己有能力去组织整个社会。无产阶级来得及培养自己去“破坏旧世界”。它只有在自己专政的时期，才能“改造自己的本性”，并且成熟起来成为社会的组织者。由此产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额外消耗，此类消耗，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的……

注意

[76—77] 任何一个阶级的组织都是出于加强该阶级实力的需要而产生的；一切组织的实质都在于，从组织这里得到的力量就其大小来说要比各个组成部分加在一起的单纯的算术和大。同时，阶级的组织并不包括阶级的一切成员在内，并不等同于阶级。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具体分析起来，阶级就其成分而言并

注意（注意）

非是单一的……

现在还要预先指出一点。各个组织一方面给阶级增加补充的力量，一方面为阶级发展自己的文化和推举出自己的领导者创造补充的条件，这是十分清楚的。工人阶级，虽然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却能以它的生存的其他方面（在它的文化修养毕竟不可避免地得到提高的情况下，在不大的地区上的集中和积聚，工作的集体性等）在团结自己的队伍方面发挥巨大的力量。这个阶级在数量上的不断增长和它的群众性，以及这个阶级的劳动的集体性，是使组织起来成为可能的两个基本因素，从而部分地对受压迫受摧残的情况作了补偿。

除我们上面提到的外，这种受压迫的情况还具体反映在两个特殊的现象中。

第一，资产阶级不需要敌对阶级出身的领袖，可是，无产阶级却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作为自己的领袖。

这是从上述全部分析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在封建主义的条件之下能在文化上获得出色发展的资产阶级，从自己的队伍中培养出最“高级的”思想家骨干（哲学家和学者等）以及自己的政治领导者。当然，这里面也有从其他阶级投靠来的人，但是，“本阶级的”、“出身纯正的”人，相对说来占很高的百分比。而无产阶级，过去和现在都要困难得多。这就是无产阶级把其他阶级、首先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当作自己的最高领导者（领袖、思想家）的原因。这是绝对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无产阶级的最有概括性的和最正确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学生所制定的。

直到现在，我们在理论和高级意识形态环节领域看到的全是知识分子。不错，经过一段时期，后来在工人阶级的群众性大组织中也培养出所谓“工人官僚”，即工人出身的领袖这一整个阶层。但是，知识分

子仍然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

第二，资产阶级领袖和资本主义的普通资产者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别相对来说并不特别大，可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和普通工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却要大得多。……

注意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78—82] 于是在这里，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和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之间又出现了巨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是我们上面分析过的那些现象的继续和后果：资产阶级大体上拥有它自己的管理国家的行政领导骨干，或者拥有就一般文化训练而言几乎已经能担任这种工作的人，而无产阶级却必须长期地从经验中学习；因此他不得不大量地利用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与它敌对的力量。

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在其全部范围内对文化力量的需求是很大的，让我们想一下，工人革命为自己提出了多么巨大的组织任务！因此毫不奇怪，吸收“老牌的”文化力量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且从历史上来说也是必要的。认为没有技术知识分子和其他知识分子也能应付的观念，是非常可笑和绝对幼稚的。这是一种有害的幻想，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队伍中绝对不容许这种幻想存在……

注意

无产阶级所处的地位同这种野蛮民族很相似。它的文化“在原则上”高出一筹，这是不够的！在这里解决问题的不是这种原则上的高度，而是这种或那种文化的活生生的、起作用的代表和体现者的数量和质量。这才是重要的。这在任何历史争端包括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重大争端中，都是极其重要的。

注意

在无产阶级专政初期，文化力量的显著优势不是在无产阶级这一边，更不是在专门的无产阶级文化这一边。不应忘记，被迫同无产阶级一起工作的知识分子力量，甚至其中那些自愿参加工作的力量，虽然带来

注意

极其必需的好处，毕竟只有(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旧文化的经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力量在心里**不相信**计划经济、劳动的社会调节、社会主义在技术经济上的优越性及其在经济上的合理性。所发生的一切在这些人看来是一种不健康的、奇怪的不正常现象，是必然要消除而且是将会被消除的。在他们心目中不存在作为**调节工作的原则**的社会主义。而且在他们的经验中也不可能有任何这类的东西。任何不可避免的对于资本主义的让步，他们都表示欢迎。并且他们将以同样的心情欢迎每一个轻率的、完全**多余的**然而却是“彻底资本主义的”步骤。可以把这个问题概括地解释如下。假定任何技术任务或是经济任务[задача]①(我们现在喜欢说的是“задание”),用旧的方法和新的方法都能完成。关于新的方法,从理论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它是**可以完成**任务的。但是,没有实际经验,没有实际工作者,没有执行任务的人,没有“粗胳膊的人”。然而“粗胳膊的人”却不习惯于这样干,而习惯于自己的一套办法。于是问题经常用旧的办法去解决,因为不这样,就什么也干不成。当然,另外有一套旧的方法并没有害处,而且在缺乏社会主义实际工作者的情况下也还必须这样。但是,大家知道,“量”有转变为“质”的恶毒性质。在直接生产的领域内,情况就是这样……

这里还应该提到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工人群众本身的文化落后,尤其是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即当分给行政管理骨干和领导骨干的消费资料(不管愿意不愿意)一般都大大超过分给普通中等工人的数量的时候,甚至那部分由工人群众从自己队伍中推举出来的**骨干人员,也会发生严重脱离群众的危险**。

注意

诉诸工人出身和无产阶级美德本身并不能成为消

① 此处方括号内的俄文词是译者加上的。——编者注

除产生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的论据……

上述危险是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險。这种危险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实在在地显露出来,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一次革命像俄国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走得这么远。这一点就足够让那些社会民主党坏蛋们(不管他是叫马尔托夫、考茨基、莱维还是别的什么)写小册子和文章来证明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必定要变成资产阶级政权的了。当然,这些老爷在遇到任何危险和斗争的情况下立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念头。他们在无产阶级刚一取得政权时就预言无产阶级会彻底垮台。他们预言,布尔什维克将在同协约国的斗争中灭亡,他们在发生危险时卑鄙地随风转舵。当饥荒的黑翼席卷全国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埋葬。因此,现在,当无产阶级即将承担新的任务,虽然不是直接战斗的、军事含义上的“突击”任务,却也是极其复杂和困难的任务时,这些勇士们又在预言另一种灭亡,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就是斗争。但是,如果说在某种新的社会平衡确立以前,这是一种多多少少公开斗争的形式,那么,在以后的阶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这一斗争的形式就表现为在文化战线上、在较量技术的灵巧和能力、组织经验和素养的战线上以及在社会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战线上的小的、但就其整体来说却是大的冲突。由于所有这些过程都是在具有一定的职业技能的人们中固定下来的,而这些人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的进程,因此,这种文化上的斗争首先和最早是争取行政管理方面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骨干的斗争。只有那个能够从本阶级推举出足够数量的管理人员、组织者和思想家来引导社会按照确定的阶级路线前进的阶级,才能享有(用“高雅词语”来说)统治社会并领导社会的历史权利。因此,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在革命的一定阶段，争取骨干的斗争不但从“整个”建设的角度来看，而且从今后社会阶级的前途的角度来看，都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载于1969年A. Γ. 切尔内
《列宁——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学家》一书（非全文）

致约·维·斯大林

(1922年9月11日)

致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同志

鉴于李可夫同志已获准自瞿鲁巴抵达之日(预定在9月20日到达)起休假;医生又答应我(当然只能是在病情不再恶化的情况下)在10月1日以前回去工作(起初只能是很有节制地工作)。我认为,不能把全部日常工作都推到瞿鲁巴同志一人身上,我建议再任命**两位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即托洛茨基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他们之间的分工可以在我的参与下、当然还要在作为最高机关的政治局的参与下决定。⁵⁴⁴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2年9月11日

致克·蔡特金⁵⁴⁵

(1922年11月12日)

亲爱的尊敬的蔡特金同志：

在我〈报告〉的开头我已经声明：我作不了真正意义上的报告。⁵⁴⁶我长期病重，什么也读不了，所以现在只能作简短的发言。昨天我还同列文同志一起检查了一下我是否把德文忘光了。

我打算这样做：不谈世界革命的前途，只对“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作一个扼要的概述。确定不移的事实是：已经有了改善。整个报告不超过45分钟，不列举统计数字，不谈细节。

我没有读过任何东西，不管是罗莎·卢森堡的书，还是莱维的前言⁵⁴⁷都没有读过。昨天才收到您的书的校样⁵⁴⁸；我只能翻阅一部分；不能全读完。

因此，您看，我根本不能作一个真正的报告。您是有准备的（您的书证明了这一点），并且您会作得好得多（因为您是一个德国人，而不是一个俄国人）。我给托洛茨基打过电话，可他不在家。我听说他收集了不少资料。因此我相信，我们三个人分别讲不同的题目：我作扼要的发言；您作总的评价（资料是那本批判莱维的书？）⁵⁴⁹；假如我没搞错的话，托洛茨基作了一个材料充实、引证统计数字的评述或某种类似的东西。⁵⁵⁰

代表我们大家致最崇高最衷心的敬意1

您的 列宁

载于198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第10期

给阿·伊·李可夫的电报⁵⁵¹

(1922年11月24日)

苏呼米 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

恳切希望您在获得充分休息、完全康复和得到医生的同意之前不要动身。盼电告最终决定。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

备 忘 录

(1922年11—12月)

- (1) 不作报告的房间
(供休息用)552
- (2) 供报告人用的舒适房间
- (3) 档案用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
核实人员。

载于198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40卷

致莫·伊·弗鲁姆金和 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⁵⁵³

(1922年12月12日)

致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同志

抄送：托洛茨基

我由于病情恶化，不得不放弃出席全会。我很清楚，这样对待你们我感到不安，甚至是很不安，可是我连作稍微像样一点的发言都办不到。

今天，我收到了随信附上的托洛茨基同志的来信⁵⁵⁴。信中提及的所有重要问题我都赞同他的意见，也许只有信末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内容除外。我会写信告诉托洛茨基我赞同他的意见，此外因我生病，还请他在全会上出面维护我的观点。⁵⁵⁵

我想所要维护的观点可分三个方面：

第一，捍卫对外贸易垄断的基本原则，完全彻底地肯定它（垄断）。

第二，将阿瓦涅索夫提出的实施这一垄断的具体计划⁵⁵⁶交给专门委员会进行十分详尽的讨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在这个委员会中不应少于一半。

第三，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应该单独提出来，而

且我以为，如果托洛茨基仅仅要求以发展国有工业为标志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各方面的活动作出评论的话，我和他大概不会有什么分歧。

我还希望今明两天写好一份就此问题的实质致中央全会的声明⁵⁵⁷并寄给你们。总之，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原则意义非常重大，如果中央全会上不能达成一致，我还得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代表大会。在此之前，我要在即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俄共党团会议上宣布目前的分歧。

列 宁

1922年12月12日

载于1971年在海牙—巴黎出版的
《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1917—
1922年)》第2卷(1920—1922年)

注 释

- 1 自1892年8月起,列宁在萨马拉从事律师职业,这是他为确定他的当事人安·基·帕拉列耶夫与斯·伊·莫罗琴科夫诉讼案的开庭日期写给萨马拉地方法院的申请书。申请书上有如下批语和签名:“5月4日传唤当事人”、“助理律师弗·乌里扬诺夫阅”、“A.哈尔金 1893年4月28日阅”。

1893年5月18日萨马拉地方法院审理了此案,判决帕拉列耶夫胜诉。——1。

- 2 这份关于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的调查提纲于1894—1895年冬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和其他小组的鼓动员中间传看。

这份调查提纲是从沙皇俄国警务厅有关1895年12月与列宁同时被捕的以及此后大逮捕时被捕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的案卷中发现的。调查提纲用黑墨水笔写在笔记本大小的几张纸上,没有署名和日期。通过把这份提纲与列宁同期著作从文笔上作比较,并根据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列宁的战友的回忆,可以确认这一调查提纲的作者是列宁。如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心小组成员米·亚·西尔文在其题为《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日子里》的回忆录中谈到:“研究各厂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问题早就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来了。这时他编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提纲》,现在要是能在旧宪兵档案里找到它才有意思呢。这种四开纸的调查提纲有4页多,写满了他那密密麻麻的字迹。这种调查提纲我们每人都有一份。我们还把它复制出来发给其他小组的宣传员。我们非常热心于收集情况,有一个时期,连宣传工作也放弃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收集情况也十分热心。我们工人中不知是哪一个(是舍尔古诺夫,也可能是美尔库洛夫)到他家里去看他时,常常被他盘问得汗如雨下。”(《回忆列宁》198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56页)

列宁本人也在他的《怎么办?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中提到,他曾围绕与这里发表的《调查提纲》内容相近的一些问题同工人谈过话(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41页)。——2。

- 3 **《关于粮价问题》**这封给《萨马拉新闻》编辑部的信曾收入《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卷。由于有人怀疑这封信不是列宁写的(见《列宁研究院论丛》1928年莫斯科版第3集第87—92页),因此后来出版的《列宁全集》俄文第4、5版都不再收入这封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通过对这个问题作的进一步研究以及对所有材料包括近几年发现的材料的仔细综合分析得出了论据充分的结论:《关于粮价问题》这封信是列宁写的。

《萨马拉新闻》(《Самар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1883—1901年在俄国萨马拉出版的日报。从1896年底到1897年3月,该报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所控制。19世纪90年代,该报刊登过若干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1895年11月25日《萨马拉新闻》第254号发表了列宁以“克·士林”署名的题为《农庄中学与感化中学(《俄国财富》)》一文的第一部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8—24页)。——11。

- 4 这是列宁就请求将其妻子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流放地从乌法省迁到普斯科夫市一事向沙皇政府内务部警察司司长提出的申请,这一申请未获批准。

克鲁普斯卡娅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件被判处流放乌法3年。她于1898年5月去西伯利亚舒中斯克村同列宁一起服刑。当列宁的流放期满时,克鲁普斯卡娅的流放期还剩下1年。1899年10月,克鲁普斯卡娅曾递交过请求准许她迁到普斯科夫(列宁已去那里)的申请书,但遭到拒绝。——14。

- 5 1900年2月底—6月1日列宁住在普斯科夫市阿尔汉格尔斯克街商人切尔诺夫的住宅(现列宁街3号)内,租了当地药剂师K. B. 卢利叶家中的—一个房间。1930年这里改建为列宁旧居博物馆。——14。

- 6 1900年1月29日(2月10日)列宁的流放期满,但沙俄当局规定,3年内不准列宁在两个首都、有高等学校的城市和大工业中心居住,列宁被迫选择最便于同彼得堡联系的普斯科夫为定居地点。——14。

- 7 这里发表的是列宁所作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重要文件的摘录，列宁有关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评论，参看《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文献》、《国外情况》等文章以及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阿·亚·雅库波娃等人的信（《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9—340页；第5卷第245—250、260—261页；第14卷第36—39、57—63、69—74页）。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成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和列宁的两个小册子外，拒绝再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16。

- 8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И.帕林科夫斯基1899年12月10日的信是针对1898年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一部分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同劳动解放社之间出现的争执而写的。引起争执的问题之一是劳动解放社对代表大会关于印刷所的决定所加的一条说明，即该社将印刷所转给联合会使用，但并未放弃对印刷所的所有权。联合会书记格里申（波利亚克维奇）及其他会员对这个说明提出异议。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

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斯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69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16。

- 9 指刊登1898年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给编辑部的决议和指示的胶印版小报。决议和指示分以下几个部分：总则、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同样都是阶级斗争的形式、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关于对待合法组织的态度、关于合法组织对其他革命组织的态度、关于对待恐怖问题的态度、社会民主党人在全体俄国工人中的地位、关于对待农民问题的态度。——16。

- 10 工人事业派是聚集在《工人事业》杂志周围的经济主义的拥护者。

《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 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斯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16。

- 11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该《宣言》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以1898年3月1—3日(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名义于大会闭幕后不久发表的。《宣言》着重阐述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的重要性,强调了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任务,并且把这一任务同今后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宣言》宣布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
- 12 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维·伊·查苏利奇于1899年4月写给格里申(季·M.科佩尔宗)的信,当时联合会和劳动解放社之间的斗争异常尖锐。给格里申的这封信是通过布柳缅费尔德转交的。——18。
- 13 指侨居美国并在纽约结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俱乐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筹集的款项。他们认为,劳动解放社是侨民中唯一得到承认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他们以该社的名义为出版社会民主党人的书刊而筹款,并把筹集到的款项寄给该社。1898年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完全出乎在美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意料。他们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决定今后同瑞士的所有联络都通过劳动解放社来进行,并于1899年初给该社寄去一笔款项(700美元)。联合会也想得到这笔美国来款,为此联合会和劳动解放社之间发生争执。劳动解放社扣下了“美国来款”,后来用于出版《〈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汇编。——18。
- 14 《新工厂法》一文是列宁于1897年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成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33—376页)。
- 《工作者》文集(《Работник》)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不定期刊物,由劳动解放社编辑,1896—1899年在日内瓦出版,读者对象为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成员。列宁是出版这个文集的发起人。文集一共出了6期(3册)。——18。
- 15 1900年4月10日波利亚克维奇(格里申)在给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中通报了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管理机构、编辑部、监察委员会和书刊出版委员会的情况。他请劳动解放社承担代表大会的一部分费用并说明“愿意承担哪项具体工作”。普列汉诺夫

夫在回信中说：“既然出现了代表大会后发生的事件，那么劳动解放社认为只能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断绝关系并请该联合会的管理机关将印刷所归还劳动解放社。”——19。

- 16 指劳动解放社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在仲裁法庭解决问题之前的这段时间协商关于分割印刷所的条件、关于合同执行情况的记录和声明以及其他一些关于解决联合会和劳动解放社之间组织问题的文件。——20。
- 17 指《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这是一本揭露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机会主义、主要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的经济主义观点的资料汇编，由格·瓦·普列汉诺夫编辑、写序，劳动解放社于1900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21。
- 18 列宁于1900年9月7日—1902年4月12日侨居慕尼黑期间主持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这里发表的关于俄国资产阶级报刊的摘录是他在此期间作的。报刊摘录是列宁撰写著作时使用的一种准备材料。例如，1900年10月17日(30日)《圣彼得堡新闻》有关奥廖尔省贵族接受省贵族代表关于委任贵族担任酒类专卖征税官的建议这段摘录，是列宁撰写《时评》中《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一节的基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68—373页)。

《新闻报》(《Новости》)是1871—1880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日报。1880年7月1日该报与《交易所报》合刊后改名为《新闻和交易所报》，作为俄国大工业家的刊物一直出版到1906年。

《圣彼得堡新闻》(《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1728年起在彼得堡出版，是1703年出版的俄国第一份报纸《新闻》的续刊。1728—1874年《圣彼得堡新闻》由科学院出版，1875年起改由国民教育部出版，1917年底停刊。

《北方信使报》(《Северный курьер》)是1899—1900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俄国社会政治和文学日报。——22。

- 19 《政府通报》(《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是沙皇政府内务部的机关报(日报)，1869—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22。

- 20 工读教习所是19世纪上半叶在俄国开办的二级女子学校,穷苦人家的女孩在这里免费住宿、接受教育并在附设工厂做工。莫斯科、彼得堡、辛比尔斯克、卡卢加、梁赞等地均设有这样的学校。19世纪末喀琅施塔得、彼得堡及其他城市也为男子开办了附设工厂的工读教习所。——22。
- 21 大概是指1900年7月16—17日敖德萨街头发生的抗议警察暴行的骚乱。——23。
- 22 《伏尔加人报》(«Волгарь»)是俄国政治社会和文学报纸(日报),1890—1918年1月18日在下诺夫哥罗德出版。——23。
- 23 这份传单是尔·马尔托夫起草的,列宁的修改意见在传单印发时除提到铁路收入的那句话外,均被采纳。——26。
- 24 列宁在慕尼黑居住期间利用慕尼黑各图书馆的藏书收集了大量资料,这里发表的参考书目是列宁为撰写《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与《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84—244页)两部著作而准备的。——30。
- 25 《钟声》杂志(«Колокол»)是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国外(1857—1865年在伦敦、1865—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革命刊物,最初为月刊,后来改为不定期刊物,共出了245期。该刊印数达2500份,在俄国国内传播甚广。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对《钟声》杂志作过评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264—267页)。——30。
- 26 《自由言论》(«Вольное слово»)是1881年8月—1883年5月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刊物,起初为周刊,从第37期起改为双周刊,总共出了62期。该刊自称是俄国的立宪自由派“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以联合反对派分子为目的,并鼓吹“根据个人自由和自治原则”改造俄国社会制度的自由主义思想。实际上该刊是“神圣卫队”(以彼·舒瓦洛夫公爵等为首的地主贵族上层和沙皇大臣的秘密组织)的成员为搞奸细活动而创办的。它的编辑是警察局密探阿·巴·马尔申斯基。

1882年底,“神圣卫队”瓦解。从1883年1月8日第52期起,《自由言论》杂志由米·彼·德拉哥马诺夫编辑出版。——30。

- 27 《两大陆评论》杂志(《La Revue des deux Mondes》)是法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杂志(月刊),1829—1940年在巴黎出版。起初为文艺杂志,后来哲学和政治问题所占篇幅越来越大。在不同时期为杂志撰稿的有维·雨果、乔治·桑、奥·巴尔扎克、亚·仲马等著名作家。——30。

- 28 大概指米·巴枯宁的《同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社会政治通信》,附有米·德拉哥马诺夫写的传记性序言以及附录和注释。经原作者同意,B.明采斯将之从俄文译成德文。——32。

- 29 指康·卡维林和伊·屠格涅夫的《同赫尔岑的社会政治通信》,由米·德拉哥马诺夫出版,经原作者同意,B.明采斯将之从俄文译成德文。——32。

- 30 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及给威·白拉克的信。《哥达纲领批判》这一著作写于1875年4月至5月初,并于同年5月5日寄给爱森纳赫派领导人白拉克。这一著作对即将合并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一纲领草案是为将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而准备的。

《哥达纲领批判》最初由恩格斯发表在《新时代》杂志1890—1891年第1卷第18期上,并写了序言,同时还将与这一著作直接有关的马克思于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一并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292—319页)。

《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33。

- 31 《法德农民问题》一文是恩格斯于1894年11月15—22日为《新时代》杂志撰写的。促使恩格斯写这一著作的直接原因,是福尔马尔在土地问题方面所发表的机会主义言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 版第4卷第484—50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1—562页)。——34。
- 32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一文是恩格斯为《新时代》杂志所写,发表在该杂志1894—1895年第1卷第1期和第2期上。该文是科学无神论的基本著作之一,是恩格斯对基督教的产生和本质问题进行多年研究的成果(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57—483页)。——34。
- 33 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1894—1895年第1卷第8期和第9期上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处在制度变革前夜的俄国》一文。——34。
- 34 《时代》(《Die Zeit》)是奥匈帝国政治、经济、科学和艺术刊物(周刊),于1894—1904年在维也纳出版。——34。
- 35 指杰罗拉莫·加蒂《农业和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的现代潮流》一书(米兰—巴勒莫1900年版)。——35。
- 36 《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斯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35。
- 37 指彼·马斯洛夫的《论土地问题(批评家的批评)》一文,该文发表在《生活》杂志1901年第3—4期上。
《生活》杂志(《Жизнь》)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7—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从1899年起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实际领导者是弗·亚·波谢,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等。该杂志于1901年6月被沙皇政府查封。1902年4—12月,该杂志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波谢、维·米·韦利奇金娜等组织的生活社在国外复刊,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了6集。——35。
- 38 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1899—1900年第1卷第10、11、12、14、15期上的卡·考茨基的《我的〈土地问题〉的两位批判者》一文。——38。

39 这是列宁在英国博物馆阅览室看书时作的摘录。1902年4月—1903年底列宁全家住在伦敦，当时《火星报》迁至此地出版。列宁涉猎的文献范围很广，包括农业问题的文献、统计文集、外交史方面的书籍等。——41。

40 1902年10—11月，列宁在瑞士的一些城市作了评介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和策略的报告。11月14日或15日在伯尔尼就列宁的报告举行了讨论会，这份记录就是列宁在这次讨论会上作的。

记录用铅笔写在笔记本上，列宁在笔记本的封面上用蓝铅笔写了“报告讨论记录”几个字。笔记本里还夹有写在单页纸上的1903年和1904年的笔记（关于1904年的笔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79—80页；《列宁文稿》第11卷第605—610页）。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秘密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联盟。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

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

1902年夏至1903年春列宁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进行了剖析,这些文章包括:《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革命冒险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61—386页;第7卷第29—35页)等。——44。

- 41 指《火星报》1902年8月14日第23号和9月14日第24号发表的列宁《革命冒险主义》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65—386页)。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对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和策略进行了抨击。该报还刊登过批评社会革命党人的其他材料。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分别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后的《火星报》为新《火星报》。——44。

- 42 **德雷福斯案件**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告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案。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45。

- 43 **伯恩斯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对伯恩斯坦主义作了全面阐述。伯恩斯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斯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斯坦主义的

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怎么办?》等一系列著作中对伯恩斯坦主义进行了批判。——46。

44 指1902年9月14—20日在慕尼黑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46。

45 指发表在《社会主义月刊》1902年第9期的哈·约·日特洛夫斯基对《解放》杂志的评论。列宁在其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序言中提到过这篇评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89页)。

《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地方自治人士立宪派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46。

46 **民意党人**是民意党的成员。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43。

- 47 自由社是叶·奥·捷连斯基(尔·纳杰日丁)于1901年5月建立的,自称为“革命社会主义的”组织。列宁认为自由社属于那种没有基础的集团,它们既没有固定的严肃的思想、纲领、策略和组织,在群众中也毫无根基。自由社鼓吹恐怖主义和经济主义思想。该社在瑞士出版过两期《自由》杂志(1901年第1期和1902年第2期)。此外,还出版过《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第1期和纲领性小册子《俄国革命主义的复活》等。1903年,该社不复存在。——48。
- 48 指《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2年第2期发表的未署名文章,题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和危机》。
《俄国革命通报。社会政治评论》杂志(《Вестник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刊物,1901—1905年先后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共出了4期。第1期由老民意党人小组出版,编辑是尼·谢·鲁萨诺夫(塔拉索夫)。从第2期起成为社会革命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撰稿人有米·拉·郭茨、伊·阿·鲁巴诺维奇、维·米·切尔诺夫(尤·加尔德宁)、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等。——49。
- 49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于1899年在日内瓦、苏黎世和伯尔尼为纪念别林斯基逝世五十周年而举行的俄国人集会上发表的题为《维·格·别林斯基》的讲话。讲话于1899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版(见《普列汉诺夫文集》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10卷第328—329页)。——50。
- 50 施吕瑟尔堡要塞即彼得罗要塞,位于俄罗斯奥列霍夫岛上,在拉多加湖注入涅瓦河处附近。沙皇俄国时期是因禁政治犯的监狱。卫国战争时被毁。——50。
- 51 《前进报》(《Vorwä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1878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停刊。1891年复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51。
- 52 指C.格里戈罗维奇(哈·约·日特洛夫斯基)为题为《我们的任务。社

- 会革命党人联合会纲领的基本论点》的小册子写的后记《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1900年伦敦第2版第63—84页)。——51。
- 53 指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1896年7月26日—8月1日)审查俄国代表团代表资格一事。格·瓦·普列汉诺夫向代表大会报告说,有一位代表(指拉波波尔特)的代表权无效,因为他的委托书不是工人组织发的,而是在伯尔尼印发传单《工人》的大学生团体发的。为驳斥普列汉诺夫,拉波波尔特宣读了-封信,信中提到他的委托书是由与俄国工人运动有联系的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提供的。代表大会同意普列汉诺夫的意见。——52。
- 54 指社会革命党人“战斗组织”成员Ф.К.卡丘尔(卡丘理科)用来向哈尔科夫省省长奥博连斯基大公行刺的手枪上刻的两行字:“偿还农民的血债”、“沙皇刽子手和人民敌人死路一条”。——52。
- 55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515页)一文中对巴枯宁活动的评价。——54。
- 56 指彼·拉·拉甫罗夫的《新时代思想史试编》1888—1894年日内瓦版第1—2卷。——55。
- 57 这里显然指威·李卜克内西在《社会主义月刊》1898年第3期和第8期上发表了《革命失败了,革命万岁!》、《上西里西亚的社会民主党》等文;罗·卢森堡在同一杂志1897年第10期上发表了《波兰的社会主义》一文。——55。
- 58 指威·李卜克内西在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5。
- 59 指威·李卜克内西题为《社会民主党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和他们想得到什么》的小册子(1891年开姆尼茨版)。——55。
- 60 《工人思想报》1898年第4期刊登了几篇攻击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针对这些文章,德·柯尔佐夫在《工作者》文集1898年第5—6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文章予以驳斥。

《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56。

- 61 指C.格里戈罗维奇所写的后记(见注52)和《前夕》杂志1899年第7期转载的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的宣言、章程和传单。叶·亚·谢列布里亚科夫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宣言〉》的文章,对上述宣言提出抗议。关于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及其宣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41—42页。

《前夕》杂志(«Накануне»)是俄国民粹派的刊物,由叶·亚·谢列布里亚科夫主编,1899年1月至1902年2月在伦敦用俄文出版,共出版了37期。该杂志宣传一般民主主义观点,敌视马克思主义,特别敌视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周围集结了一批各种小资产阶级党派的代表人物。——57。

- 62 《革命俄国报》(«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报纸,由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于1900年底在俄国出版,创办人是安·亚·阿尔古诺夫。1902年1月—1905年12月,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在日内瓦出版,编辑为米·拉·郭茨和维·米·切尔诺夫。——58。

- 63 科卢帕耶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特写集《蒙列波避难所》中的人物,是俄国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的新兴资产者的典型。——58。

- 64 指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党的中央委员会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6页)。——59。

- 65 指由《南方工人报》倡议于1901年12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的代表大会。
 《南方工人报》(«Южный рабочий»)于1900—1903年秘密出版,共出版了12号。在不同时期加入南方工人社和参加《南方工人报》编辑部的有伊·克·拉拉扬茨、阿·维连斯基、奥·阿·科甘(叶尔曼斯基)、波·索·策伊特林、叶·雅·列文、叶·谢·列文娜、В.П.罗扎诺夫等。——59。
- 66 《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过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59。
- 67 1896年7月在佛罗伦萨举行的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土地问题。——60。
- 68 指1902年4月3日社会革命党印刷所印发的传单《告俄国沙皇全体臣民书》。列宁在《革命冒险主义》一文中对这份传单作了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68—374页)。——60。
- 69 应为《革命俄国报》,指该报1902年第7号发表的《我们纲领中的恐怖因素》一文。——60。
- 70 《人民事业》1902年第2期刊登的是关于Ф.К.卡丘尔的材料。
 《人民事业。城市和农村工人读物》(«Народное дело. Книжка для городских и сельских рабочих»)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通俗机关刊物,1902—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一共出了5期。该刊第1期采取报纸的形式,以后各期采取文集的形式。——60。
- 71 指载于《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1890年2月伦敦版第1集维·伊·查苏利奇的《资产阶级中的革命派》一文。

- 《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 是俄国文学政治评论集,由劳动解放社于 1890—1892 年在伦敦和日内瓦用俄文出版,总共出了 4 集。第 1、2、3 集于 1890 年出版,第 4 集于 1892 年出版。参加《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工作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等。这个评论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61。
- 72 大概指卡·考茨基发表在《新时代》杂志 1900—1901 年第 30 期第 2 编的《俄国的新运动》一文。——61。
- 73 指发表在《曙光》杂志 1901 年第 1 期瓦·雅·鲍古查尔斯基(过来人)的《论旧和新》一文。——61。
- 74 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 年 9 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 1898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惟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 1906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 1901 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 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 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 年 3 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61。
- 75 指 1902 年 2 月 1 日《火星报》第 16 号刊登的巴统工人的来信,题为《高加索工人生活状况》。信的末尾说:“我们不死在机器旁,不死在奴役下,而战死在争取自由、争取美好未来的斗争中,这样不是更值得吗!……”——62。

- 76 大概指发表在《曙光》杂志 1901 年第 2 期的格·瓦·普列汉诺夫《今后怎样?》一文(见《普列汉诺夫文集》1925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12 卷第 137—138 页)。——62。
- 77 大概指 1902 年 9 月 15 日《火星报》第 25 号发表的《党内生活。彼得堡来信》一文。——63。
- 78 沙皇俄国内务部 1902 年 5 月 21 日发布通令,命令采取坚决措施镇压农民起义。通令还指出,南方和东南各省出现的骚动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宣传所致。——63。
- 79 这里发表的两个材料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写的。第一个材料共有两页,第 1 页是列宁记下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姓名、代表小组拥有的票数以及各派力量的对比关系;第 2 页是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的投票赞成某一委员会的代表名单。第二个材料写在一页纸上,列出的是代表名单、拥有的票数,凡发言赞成委员会建议者都标有“×”记号。这里说的委员会指什么,不详。——65。
- 80 南方工人社是 1900 年初秋以《南方工人报》为中心在俄国南方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南方工人社与经济派相对立,认为进行政治斗争和推翻专制制度是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它反对恐怖主义,主张开展群众性革命运动。但是南方工人社过高估计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轻视农民运动,并且不同意火星派关于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在《火星报》周围以建立一个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而提出通过建立各区域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途径来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计划。根据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南方工人社解散。——66。
- 81 “51”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表决权代表的总人数。——66。
- 82 列宁将《无产者报》的地址写在《前进报》的办公用纸上。该地址载于 1905 年 5 月 14 日(27 日)《无产者报》第 1 号最后 1 版即第 6 版上。
《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я》)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周报),

1905年5月14日(27日)—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根据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无产者报》继续执行《火星报》的路线,并保持同《前进报》的继承关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列宁的文章和短评约90篇,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1905年11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由沃罗夫斯基编辑的。——69。

- 83 1907年彼得堡种子出版社在征得列宁同意后拟以《十二年来》为题出版三卷本的列宁文集,列·波·加米涅夫受列宁的委托办理有关出版事宜,文集大纲草案就是加米涅夫拟的。

《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于1907年11月中旬出版(封面上印的是1908年)。这一卷不久即被没收,但有很大一部分被抢救出来,并继续秘密流传。第1卷包括下列著作:《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为该卷文集写了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86—105页)。

预定编入第2卷的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为避开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第2卷改称《土地问题》文集而不再用《十二年来》文集这一书名。第2卷分两分册出版,第1分册于1908年初问世,收有《评经济浪漫主义》、《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以及《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1—11章)。第2分册是列宁刚刚写成而尚未发表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一分册当时未能问世,在印刷厂就被警方没收并销毁了。这一分册于1917年12月出版。

第3卷也因当局的查禁未能出版。按计划,编入该卷的将是列宁在《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等布尔什维克机关报上发表过的一批纲领性和论战性文章。

在提纲的第1页上不知是谁写道:“加米涅夫寄来提纲草稿,要求修改后尽快退还”。

在提纲草稿上列宁在个别著作旁边作了“+”和“-”的记号。——70。

- 84 这封介绍信大概是写给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卡·亚·布兰亭的，他曾答应列宁在社会党国际局布鲁塞尔会议期间帮助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此次代表会议后来于1909年1月3—9日在巴黎举行。——76。

- 85 这一决定草案是列宁为《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执行委员会起草的。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执行委员会是根据1909年6月8—17日(21—30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定成立的，其成员包括《无产者报》编辑部全体人员和出席布尔什维克中央全会的总务委员会的委员。在俄国国内工作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一旦暴露，执行委员会即行使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权力。——77。

- 86 布尔什维克中央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的最高机构，由出席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选举产生。——77。

- 87 这里说的是处理施米特遗产的问题。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施米特(1883—1907)是一位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出身于莫斯科一个家具厂主的家庭。在普列斯尼亚拥有家具厂，曾积极投身于1905年革命，出资武装工人，在1905年十二月莫斯科武装起义期间于1905年12月17日被捕，1907年2月13日夜在狱中遇害。

施米特牺牲前留下遗言，将自己的遗产交给布尔什维克。据计算，这笔资产总额为257 966.70卢布。布尔什维克为得到这笔遗产曾同施米特姐妹的丈夫H·A·安德里卡尼斯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并上诉法庭。施米特遗产案最后是在巴黎经仲裁法庭1907年12月17日、1908年5月31日—6月1日和6月4—7日几次审理解决的。法庭最后强迫安德里卡尼斯交出部分遗产。关于施米特遗产问题，列宁在其《案件说明。钱款纠纷的来龙去脉》一文中作了详细说明(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725—731页)。——77。

- 88 这里说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即所谓“统一的”全体会议)。此次全会于1910年1月2—23日(1月15日—2月5日)在巴黎举行。
- 一月全会的记录已经失落。关于全会的工作以及布尔什维克在会上同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调和派的斗争,详见列宁《政论家札记》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36—300页)。——78。
- 89 指列·达·托洛茨基于1908—1912年在维也纳编辑出版的《真理报》。——78。
- 90 这是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提供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0年1月2—23日(1月15日—2月5日)在巴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简讯稿。尔·马尔托夫对文稿的一部分(用黑体字表示的)提出异议,故1910年2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在发表该简讯时将此段文字删除。——79。
- 91 指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79。
- 92 指参加全会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扬·椽什卡和阿·瓦尔斯基)、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马·奥佐林)和崩得的代表(费·马·科伊根和伊·李·艾森施塔特),这些党派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79。
- 93 指1907年8月18—24日举行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相互关系的决议。——80。
- 94 大概指恢复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快报》一事,该报曾于1905年6—9月不定期出版。该报后来未能恢复出版。——80。
- 95 1910年3月23日(4月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2号刊载了拉脱维亚边疆区党的工作状况的报

- 告。——80。
- 96 1910年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了大规模的祝贺奥·倍倍尔70寿辰的活动。——80。
- 97 《社会民主党人报》接着刊载了全会的决议（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96—311页）。——80。
- 98 这是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给尼·古·波列塔耶夫的信，日期系根据信封上邮戳推定。这封信是近年在沙皇俄国警务厅案卷中发现的。发现时为未署名的由沙皇俄国保安处作过暗中邮检的打字稿副本，经研究确认是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所写。这封信的内容对1909年11月10日列宁给约·彼·戈尔登贝格的信和1910年11月8日和10日给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第282—284页、第364—366页）作了重要补充。此信末尾的附言为列宁一人所写。——81。
- 99 这里说的是合法的布尔什维克刊物《思想》杂志。
《思想》杂志（《Мысл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哲学和社会经济刊物（月刊），1910年12月—1911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5期。《思想》杂志头4期刊载了6篇列宁的文章。第5期被没收，杂志也被查封。此后不久在彼得堡出版的《启蒙》杂志实际上是它的续刊。——81。
- 100 《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ша 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的中心。——82。
- 101 这封致尼·古·波列塔耶夫的信和1911年12月17日致马·亚·萨韦利耶夫的信（见本卷第88—90页）是近年在沙皇俄国警务厅案卷中发现的，为未署名的打字稿副本。经研究确认，这两封信系列宁所写。——83。

- 102 根据1910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关于派别中心》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声明同意解散自己的中央,停办《无产者报》,将自己的部分财产移交中央委员会,其余部分交第三者(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保管,并由第三者在两年内将这部分财产移交中央会计处,条件是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自己的派别中心并停止出版自己的派别机关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07—310页)。
- 鉴于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拒绝服从全会决定,布尔什维克于1910年秋宣布他们不受一月全会各派通过的决议的约束,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工人报》,争取召开新的全体会议并要求归还由中央暂时支配的他们自己的财产和资金。——83。
- 103 指由列·达·托洛茨基在维也纳出版的《真理报》上刊登的一封信,信中指责布尔什维克阻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党代表会议的召开。——83。
- 104 指1911年2月26日及3月5日、12日、19日《明星报》第11、12、13、14号刊登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再论托尔斯泰》一文。——83。
- 105 显然指《俄国。国家杜马》手册(1911年1月第3分册,1911年圣彼得堡版)。——83。
- 106 指涅哥列夫(尼·伊·约尔丹斯基)于1911年2月7日(20日)给列宁的信。信中提到:“这里有500卢布……需要拥有清理前印刷厂机器的委托书。”——83。
- 107 这封新发现的信是寄给布尔什维克中央与布尔什维克《思想》杂志的中转人P.谢尔盖耶维奇的,署名字迹不清。经研究确认,此信为列宁所写。此信经沙皇保安处于1911年4月18日(5月1日)作过暗中邮检,发现时为打字稿副本。——84。
- 108 指1911年4月出版的《思想》杂志最后一期,即第5期(未发行)。——84。
- 109 看来是指以编号为代号的用于《思想》杂志的文章。——84。

- 110 指卡·考茨基的文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方向》，表面上查封杂志的借口是第5期上发表了考茨基的这篇文章。——84。
- 111 指第二次工厂医生代表大会。——84。
- 112 1911年4月25日《思想》杂志编辑部通知布尔什维克中央：“钱(29 769)已收到”。——84。
- 113 1911年4月3日《我们时代报》第1号在莫斯科出版。——84。
- 114 列宁给《明星报》、《真理报》及其他出版物的信中也有他要求加强反取消派斗争的建议。——84。
- 115 列宁多次撰文反对取消派的“请愿运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31—32、157—158页；第22卷第11、322页；第23卷第371页)。——84。
- 116 编辑兼出版人是布尔什维克米·伊·罗戈夫。——84。
- 117 1911年4月21日《思想》杂志编辑部致函彼得堡，请求帮助发行杂志。——84。
- 118 《现代生活》周刊(《Современная Жизнь》)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1911年3—4月在巴库出版，共出了3期。——84。
- 119 1911年4月20日(俄历)《思想》杂志编辑部致函布尔什维克中央，对这封信作了答复。编辑部的信说：“考茨基的文章已付排。必须有一篇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但至今没有。我想，只要把普列汉诺夫和普列德卡林的文章寄来，这一期就排满了，什么也不需要了。您对杂志出现的亏空感到奇怪。我们正全力增加零售额，但……我们的广告上了各工会和合作社的杂志，也上了许多省报，我们利用了现有的种种关系，但收效甚微……既然亏空已使我们无法招架，当然就只好把小店关了……现在谈一下《我们时代报》。十分遗憾，编辑部人员至今尚未确定……”——85。

- 110 指卡·考茨基的文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方向》，表面上查封杂志的借口是第5期上发表了考茨基的这篇文章。——84。
- 111 指第二次工厂医生代表大会。——84。
- 112 1911年4月25日《思想》杂志编辑部通知布尔什维克中央：“钱(29 769)已收到”。——84。
- 113 1911年4月3日《我们时代报》第1号在莫斯科出版。——84。
- 114 列宁给《明星报》、《真理报》及其他出版物的信中也有他要求加强反取消派斗争的建议。——84。
- 115 列宁多次撰文反对取消派的“请愿运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31—32、157—158页；第22卷第11、322页；第23卷第371页)。——84。
- 116 编辑兼出版人是布尔什维克米·伊·罗戈夫。——84。
- 117 1911年4月21日《思想》杂志编辑部致函彼得堡，请求帮助发行杂志。——84。
- 118 《现代生活》周刊(《Современная Жизнь》)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1911年3—4月在巴库出版，共出了3期。——84。
- 119 1911年4月20日(俄历)《思想》杂志编辑部致函布尔什维克中央，对这封信作了答复。编辑部的信说：“考茨基的文章已付排。必须有一篇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但至今没有。我想，只要把普列汉诺夫和普列德卡林的文章寄来，这一期就排满了，什么也不需要了。您对杂志出现的亏空感到奇怪。我们正全力增加零售额，但……我们的广告上了各工会和合作社的杂志，也上了许多省报，我们利用了现有的种种关系，但收效甚微……既然亏空已使我们无法招架，当然就只好把小店关了……现在谈一下《我们时代报》。十分遗憾，编辑部人员至今尚未确定……”——85。

124 见注 101。——88。

125 **第四届国家杜马**是根据 1907 年 6 月 3 日(16 日)颁布的选举法于 1912 年秋天选举、当年 11 月 15 日(28 日)召开的,共有代表 412 人,主席是十月党人米·弗·罗将柯。这届杜马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和自由派-十月党人的多数。第四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中有 6 名布尔什维克,他们于 1913 年 10 月退出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成立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布尔什维克代表为了揭露沙皇制度的反人民政策,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不断在第四届杜马中提出对政府的质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尔什维克代表坚决反对战争,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14 年 11 月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被捕,随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1917 年 2 月 26 日(3 月 11 日),二月革命爆发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第四届国家杜马停止活动。1917 年 10 月 6 日(19 日),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迫发布了解散国家杜马的法令。

列宁在信中要收集资料是为了准备写作《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一文(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1 卷第 38—57 页)。——88。

126 列宁不久即收到索要的整套《言语报》并且在写作《俄国的决选投票和工人阶级的任务》一文(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1 卷第 237—242 页)时使用。

《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 年 2 月 23 日(3 月 8 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1917 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8 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论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 年 8 月最终被查封。——88。

127 **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 1907 年 6 月 3 日(16 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 11 月 1 日(14 日)召开的,存在到 1912 年 6 月 9 日(22 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 442 人,按其

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沙文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来诱使群众脱离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88。

- 128 **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88。

- 129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88。
- 130 **帝国公共图书馆**即今**圣彼得堡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国家公共图书馆**。——89。
- 131 **劳动派**是指**劳动团**的成员。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团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团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90。
- 132 **《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是俄国文学政治刊物,187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创办人是**弗·彼·美舍尔斯基公爵**。原为每周出版一次或两次,1887年改为每日出版,1906年再次改为每周出版一次。19世纪80年代起是由沙皇政府供给经费的极端君主派刊物,发行份数不多,但对政府官员有影响。——90。
- 133 见注122。——91。

- 134 指法国诉讼法典第 1012 条和德国诉讼法典第 1033 条。这两条都规定仲裁人之一如辞职,则仲裁协议即告失效。详见《列宁文稿》第 12 卷第 675—676 页。——91。
- 135 指 1910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一月全会通过的《关于派别中心》的决议及《布尔什维克声明》,参看注 102。——91。
- 136 这一封以及后面 5 封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信是列宁(或与格·叶·季诺维也夫一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1912 年 9 月 15—21 日)和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912 年 11 月 21—25 日)之前和会议期间写的。加米涅夫当时任代表团团长。——92。
- 137 《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通俗机关报,1910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12 日)—1912 年 7 月 30 日(8 月 12 日)在巴黎不定期出版,共出了 9 号。列宁是创办《工人报》的倡议者和该报的领导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上该报被宣布为中央委员会正式机关报。
这里谈的是停刊半年之后的《工人报》第 9 号(也是最后一号)的出版准备工作。——92。
- 138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作出了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竞选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提供经费的决定。1912 年 7 月 9 日(22 日)执行委员会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通报说,他们支持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计划。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于 1912 年 7 月 17 日(30 日)将列宁所写的复信寄给执行委员会,列宁在信中说:“如果执行委员会现在想用这种或那种办法帮助取消派,那我们就不得不向国际控告,尽管我们非常尊重兄弟的德国党。那时,我们将用文件向维也纳国际代表大会**证明**:执行委员会决心用金钱援助的办法来促进我们的分裂,促成提出双重候选人名单,使已被粉碎的取消派这具僵尸复活。如果德国同志们愿意帮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就应当把钱交给旧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不应当交给组织新党的人。”(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1 卷第 152—153 页)。信中的这一处和附言中所说的

“公文”均指这一文献。——92。

- 139 列宁在1912年8月25日(9月7日)提醒列·波·加米涅夫记住联系地址时是这样说的：“记住您在开姆尼茨的地址：——邮政总局 留局待领 罗森费尔德先生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137页)。——93。
- 140 《民权报》(《Volksre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社会民主党组织和苏黎世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日报)，1898年在苏黎世创刊。列宁的《十二个简明论点——评赫·格雷利希为保卫祖国辩护》、《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和《共和派沙文主义者的诡计》等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334—340页、第29卷第64—70页和第71—74页)曾载于该报。——94。
- 141 这是指1912年11月24—25日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此次代表大会是第二国际在巴尔干战争爆发、世界大战日益逼近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555名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派了6名代表与会。代表大会讨论了一个问题，即反对军国主义与战争威胁问题。11月25日，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决议，即著名的巴塞尔宣言。宣言中有关俄国形势的内容发表在1913年1月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0号上。——95。
- 142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胡·哈阿兹与列宁之间的冲突，参看列宁所写的《迟做总比不做好》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296—297页)。——95。
- 143 《光线报》(《Ліч》)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2年9月16日(29日)—1913年7月5日(18日)在圣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37号。——95。
- 144 指《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和《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这两本小册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201—215页和第438—461页)。——95。

- 145 **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的执行和通讯机关,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914年6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党国际局俄国代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实际上不再存在。——95。
- 146 法国律师、社会党人迪科·德拉埃由于参与处理所谓“钱款保管人”一案而得到过几份原始文件(文件清单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18—19页)。列宁要求列·波·加米涅夫将这些文件收回,因为这位律师未履行办案合同书规定的条件。——95。
- 147 列宁催促列·波·加米涅夫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8—29号,该号报纸于1912年11月5日(18日)出版。——95。
- 148 指载于《新时代》杂志1912年11月8日第6期的卡·考茨基《战争和国际》一文。——96。
- 149 列宁当天致信格·瓦·普列汉诺夫谈他对卡·考茨基《战争和国际》一文看法,并请普列汉诺夫就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反战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与列·波·加米涅夫联系(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171—172页)。列宁还通知加米涅夫,起草委员会会议定于1912年11月10日(23日)上午10时举行。——99。
- 150 列宁推荐亚·马·马列茨基作为列·波·加米涅夫的助手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要求他在加米涅夫在场时不要说话,“只在涉及波兰问题时才要求发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173页)。——99。
- 151 指列宁给列·波·加米涅夫的电报(见本卷第102页)。——99。
- 152 1912年11月18日(12月1日)《真理报》第172号发表了这封信,在信

上签名的是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和马·康·穆拉诺夫。——99。

- 153 **《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щени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一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代替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刊物——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而创办的。《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斗争,登过列宁的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100。
- 154 这里大概是指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100。
- 155 这里说的是1912年11月5日(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8—29号合刊。列宁把这份报纸保存了下来,并把该报所载的《民族主义的堕落》一文圈了出来。——100。
- 156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1906年11月该党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弗腊克派)。
波兰社会党—“左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1916年的昆塔尔代表会议。1916年12月,该党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
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1919年同原普鲁士占领区波兰社会党以及原奥地利占领区的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100。
- 157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100。

158 这里说的是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马·康·穆拉诺夫在杜马社会民主党团抗议巴尔干战争的呼吁书上签字以及他为列·波·加米涅夫领取出席国际社会党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委托书一事。呼吁书是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宣读用的。——102。

159 指列·波·加米涅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科夫小组出席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委托书。——102。

160 柯巴即斯大林的别名。斯大林的信没有找到。这封信大概是斯大林在1912年11月12日(25日)或13日(26日)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写的。斯大林的下列声明可以说明该信的内容：“兹声明,1912年11月底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根据加米涅夫同志就召开紧急代表大会问题所作的报告对国际局可能呼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个党团联合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依据俄国国内党组织搜集的资料,我投票赞成除取消派(所谓的“发起人小组”)之外所有派别都联合起来。而且我的这个意见得到了全体中央委员的支持。

会议决定,如果国际局建议举行谈判,我们就参加,并预先召开出席人数较全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和有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成员参加的工作会议。

在非常情况下授予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局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谈判的全权。

中央委员 柯·斯大林

1912年12月2日于克拉科夫”

列宁将这个声明保存在一个单独的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道:“中央委员会的声明。**重要**”。——104。

16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是1911年12月在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巴黎会议上选出的。这次会议决定“在拒绝同取消派-呼声派达成任何直接或间接协议的基础上”、“在执行真正的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会议选出的国外组织委员会成员有尼·亚·谢马什柯、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伊·费·阿尔曼德等人。

国外组织委员会在团结党的力量,同布尔什维克取消派、调和派、托

洛茨基派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外组织委员会于1917年停止活动。——105。

- 162 指A.埃克(穆欣)被指控有不体面行为一案。此案1909年曾由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审理过。委员会认为,“无任何材料可把埃克提交党的法庭”。但是后来埃克案件又被重新提了出来;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来组成的委员会的工作不了了之。

关于埃克案件还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第307—308页、第46卷第172—173页。——105。

- 163 这是列宁为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代表起草的关于1913年国家预算问题发言稿的部分手稿(共4页),写于1913年1月—5月上半月。列宁在动手写发言稿之前先拟订了详细的《关于预算问题的发言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378—382页)。发言稿的全文没有找到。

社会民主党党团代表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在1913年5月13日(26日)杜马第45次会议上宣读了列宁起草的发言稿。——106。

- 164 指尼·巴·施米特的妹妹伊·巴·伊格纳季耶娃(施米特)于1911年11月23日给克·蔡特金的信。信中说,她将总数为34558法郎65生丁的钱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她个人交给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党费22000法郎和她按照哥哥的遗嘱变卖财产所得的部分金额。根据书面和口头的遗嘱,她应把这笔钱交给列宁而不能交给别的派别。——109。

- 165 《护党报》(《За Партию》)是俄国孟什维克护党派和调和派的小报,1912年4月16日(29日)—1914年2月在巴黎不定期出版,共出了5号。参加该报工作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索·阿·洛佐夫斯基、阿·伊·柳比莫夫等。小报大部分在国外销售,主要反映在巴黎的普列汉诺夫集团的观点。——109。

- 166 1910年2月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刊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会通过的《党内状况》、《关于召开全党例行代表会议》、《关于中央机关报》、《关于派别中心》等决议。——111。

- 167 指《现代世界》杂志 1913 年第 2 期刊登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小说〈未曾有过的东西〉中有的东西(给B.П.克拉尼赫费尔德的公开信)》一文。文中对罗普申(波·萨文柯夫)的长篇小说进行了评述。——111。
- 168 1913 年 4 月 26 日列宁在莱比锡作了题为《俄国群众情绪的高涨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专题报告。——112。
- 169 **《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 年 4 月 22 日(5 月 5 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在不同时期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有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尼·尼·巴图林、维·米·莫洛托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康·斯·叶列梅耶夫、米·伊·加里宁、尼·伊·波德沃伊斯基、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马·康·穆拉诺夫等。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积极参加了《真理报》的工作。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扩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 年,《真理报》刊登了 300 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 年出版的总共 645 号报纸中,就有 190 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 8 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3 年先后改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1914 年相继改称《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1914 年 7 月 8 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 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 3 月 5 日(18 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 1 月 3 日(16 日)回到俄国,5 日(18 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工作。1917 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 7 月 5 日(18 日)被士官生捣毁。7—10 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 年 10 月 27

- 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112。
- 170 1913年4月23日《真理报》第92号(总第300号)刊登了《〈真理报〉1912年1月22日—12月31日工作总结》。——113。
- 171 指1913年4月18日《真理报》第88号刊登的短文《赫尔辛福斯。致我们的人和你们的人》。文中叙述了将一名曾领导过地方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工人开除出党的前后经过。——113。
- 172 1913年4月21日《真理报》第91号刊登的一篇短文谈到米·安·雷斯涅尔的小册子《向舆论呼吁!》。——113。
- 173 指刊登在1913年4月28日《真理报》第93号(总第301号)上亚·波格丹诺夫的《策略》一文。该文是他以《外来语词汇选释》为总标题发表在《真理报》上的系列文章中的一篇。系列文章中的另外两篇:《纲领》和《阶级》分别载于1913年2月24日《真理报》第46号(总第250号)和1913年3月17日《真理报》第64号(总第268号)。——114。
- 174 列宁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于1913年5月6日或7日从克拉科夫迁到距奥地利波罗宁不远的比亚韦-杜纳耶茨村居住。——114。
- 175 这是列宁从克拉科夫发给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的电报,收报地址为:罗利街11号。一周后即5月12日,列宁在给加米涅夫的信(见本卷第118页)中又提到这份电报。——115。
- 176 这里说的是列宁请列·波·加米涅夫或格·阿·阿列克辛斯基为社会民主党党团将在于1913年4月24日(5月7日)召开的国家杜马的会议上发言起草发言稿。——115。
- 177 这封信于近年发现,经沙皇保安处作过暗中邮检,发现时为未署名和没有写信日期的打字稿副本,经研究确认为列宁所写,日期应在1913年4月23—30日(5月6—13日)之间。——116。

- 178 指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五金工会理事会中取得的胜利（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275页）。——116。
- 179 指1913年4月23日《光线报》第92号（总第178号）发表的《五金工人，组织起来！》一文。——116。
- 180 指格·叶·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季诺维也夫在这封信上附言：“亲爱的罗曼；再一次请速告，我的材料（关于工商业部总预算）是否收到。最好电告‘收到’或‘未收到’。最后一部分（3）3天后寄出。如需要其他材料，请告知。希望得到您对一切の詳細评论，以便今后知道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敬礼并吻您。格里戈里”。——117。
- 181 指格·叶·季诺维也夫的文章。
《工人呼声》杂志（《Рабочий Голос》）是织布业工会筹办的刊物，后来没有出版。——117。
- 182 《五金工人》杂志（《Металлист》）是俄国五金工会的机关刊物（周刊），1911年9月26日（10月9日）—1914年6月12日（25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45期。1913年以前五金工会理事会和杂志编辑部都掌握在取消派手里。1913年5月五金工会理事会改选后，工会和杂志编辑部的领导权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手中。——117。
- 183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拟在波罗宁诺举办的党校。——117。
- 184 见本卷第115页。——118。
- 185 见注176。——118。
- 186 大概指《日益扩大的矛盾。政治家札记》一文和为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起草的发言稿《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对国民教育问题的补充）》（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391—411页、第23卷第108—118页）。——120。
- 187 指鲁·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该书1910年在维也纳出版，俄译本1912年在莫斯科出版。——121。
- 188 本标题中提到的《几个争论的问题。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系列文

- 章中的第五篇和第六篇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80—88页。——123。
- 189 指载于1913年5月15日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光线报》第110号叶·马耶夫斯基《为公开的党而斗争》一文。——123。
- 190 指载于1913年5月12日《光线报》第108号署名尔·谢的《我们同谁在一起》一文。——123。
- 191 1913年6月15日(2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1号发表消息,报道了编辑部收到的传单。这些传单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寄来的《1月9日》、《评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勒拿事件周年纪念》(号召举行一日罢工)、《五一节》;彼得堡委员会寄来的《1月9日》、《关于保险运动》、《加入组织的号召》、《五一节》、《关于普梯洛夫工厂罢工》。——125。
- 192 这封信于近年发现,经沙皇保安处作过暗中邮检,发现时为未署名的打字稿副本,经研究确认为列宁所写。——126。
- 193 指计划出版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活动的报告一事。报告未能出版。——126。
- 194 **七人团**是对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中孟什维克部分的称呼。——126。
- 195 **六人团**是对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中布尔什维克部分的称呼。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内两派斗争的情况,参看注202。——126。
- 196 **亚格洛事件**是指孟什维克“七人团”无视布尔什维克的抗议把波兰社会党“左派”党员叶·约·亚格洛纳入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一事。——127。
- 197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一贯反对“民族文化自治”。因此应该认为是保安处官员在邮检时错误地在此处添加了“并未”字样。——127。

- 198 进步党人是俄国进步党的成员。进步党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于1912年11月成立。——127。
- 199 指由于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告密，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夫妇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的住宅里被捕一事。——128。
- 200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拟在波罗宁诺创办的党校学员的宿舍。列宁在1913年4月7日致列·波·加米涅夫的信中谈到了这座别墅（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266—267页）。——128。
- 201 指《真理报》，见注169。——128。
- 202 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及列宁的附言是为了祝贺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开始在党团内争取到与孟什维克一样的平等权利而写给他们的。

第四届国家杜马中有6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和7名孟什维克代表，通称六人团和七人团。6名布尔什维克代表来自6个主要工业中心；都是选民团的代表。7名孟什维克代表来自非工业省。初期，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组成了联合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孟什维克依仗其多数，企图贯彻执行取消派的口号，因而党团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1913年，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夏季会议讨论了国家杜马党团问题。会议指出，孟什维克利用其偶然得到的多数，侵犯6个工人代表的基本权利，使党团的统一受到了威胁；只有党团两个部分权利完全平等，联合的党团才能继续存在下去。1913年10月1日（14日），在列宁主持下召开了有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小型会议，讨论和确定了布尔什维克代表应采取的具体步骤。根据会议的决定，布尔什维克代表在10月16日（29日）召开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会议上，向孟什维克代表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要求六人团和七人团在解决党团内一切问题上权利平等。由于没有获得满意答复，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会议。次日，他们把列宁起草并经中央委员会讨论过的一项声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85—87页）交给了七人团。10月25日（11月7日），七人团在正式答复中拒绝承认六人团享有平等权利。布尔什维克代表随即宣布自己组成独立的党

团，并向工人团建议双方在杜马讲坛上采取共同行动。根据列宁的建议，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称确定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

与此同时，根据列宁的指示，《拥护真理报》就杜马党团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的宣传报道，叙述了分裂的经过，号召工人支持布尔什维克代表。——130。

- 203 这封信是列宁在获悉社会党国际局十二月会议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问题通过了一些决定后写的（另见列宁《关于国际局的决定问题》一信，《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198—200页）。

《拥护真理报》（《За Правду》）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在1913年10月1日（14日）—12月5日（18日）期间使用的名称。《真理报》用这个名称共出了52号。关于《真理报》，见注169。——131。

- 204 1914年3月3日卡·胡斯曼给列宁写信，要求列宁尽快把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情况的报告寄给社会党国际局，并说，已从取消派那里收到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情况的通报。

列宁在3月7日的复信中解释说，他已于2月2日将报告交给了伊·费·波波夫，由波波夫翻译并转交胡斯曼（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432—433页）。——132。

- 205 1913年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组织遭到警察的突然袭击，莫斯科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被捕。直到1914年2月执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职能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小组才成立。——133。

- 206 《女工》杂志（《Работница》）是在列宁参加下创办的一个合法刊物。1914年2月23日（3月8日）—6月26日（7月9日）靠女工的捐款在彼得堡出版，共出7期，其中3期被警方没收。该杂志编辑部的成员有伊·费·阿尔曼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柳·尼·斯塔尔、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康·尼·萨莫伊洛娃、П.Ф.库杰莉和К.И.尼古拉耶娃。——133。

- 207 这一文献是列宁在得知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成员罗·瓦·马林诺夫斯基从第四届国家杜马出走的消息后写的。马林诺夫斯基作为工人

代表受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信任，他的擅离职守使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极为震惊，因为这一举动的真正原因当时还不清楚。

马林诺夫斯基从杜马出走后，出现了关于他从事奸细活动的传闻，孟什维克取消派利用这些传闻掀起了一场攻击布尔什维克的运动。为调查马林诺夫斯基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于1914年5—6月间成立了由雅·斯·加涅茨基(主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等三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委员会“询问了不少证人，安排了同马林诺夫斯基的对质，证词记了几百页(可惜，好多都毁于战争或者留在克拉科夫了)。委员会所有委员当时都未能发现丝毫证据”，因此确信“马林诺夫斯基不是奸细”，并“在报刊上声明了这一点”(见本卷第274页)。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列宁写了许多文章和书信为马林诺夫斯基辩护。

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在调查前沙皇政府内务大臣和其他官员的罪行时发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查明他原来是沙皇保安部门的密探。关于这个问题参看《惩办包庇奸细的罗将柯和准科夫斯基!》和《莫名其妙的断章取义》两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25页和第326—327页)。1918年，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院的判决，马林诺夫斯基被枪决。——134。

- 208 费·尼·萨莫伊洛夫此时在瑞士治病。——134。
- 209 指由于罗·瓦·马林诺夫斯基从第四届国家杜马出走而出现的各种报道。——136。
- 210 这些统计材料列宁在写作《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04—312页)一文时曾加以利用。——140。
- 211 《真理之路报》(《Путь Правды》)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1914年1月22日(2月4日)—5月21日(6月3日)代替被沙皇政府查封的《真理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92号。关于《真理报》，见注169。——141。
- 212 这里发表的名单，是列宁写在“前进”集团1909年出版的《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群布尔什维克拟订的纲领》小册子的封三上的。列宁在《关

于“前进派分子”和“前进”集团》(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68—375页)一文中引用过这份名单并作了评论,在《政论家札记》一文中对“前进”集团的这个纲领作了评价(同上,第19卷第236—246页)。

“前进”集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集团。它是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由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1909年12月在它们的派别活动中心卡普里党校的基础上建立的。该集团出版过《前进》文集等刊物。

前进派分子在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上与取消派分子、呼声派分子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紧密配合行动。他们设法使全会承认“前进”集团为“党的出版团体”,并得到中央委员会对该集团刊物的津贴,在全会以后却在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立场上尖锐抨击并且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1912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前进派分子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反对这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由于得不到工人运动的支持,“前进”集团于1913年实际上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正式解散。——145。

- 213 1911年5月出版的《前进》文集第3辑第78页发表了如下声明:“多莫夫同志请我们向大家宣布,从本期文集起他不再为‘前进’集团的出版物撰稿了。”——145。
- 214 这里发表的两份统计材料是为写作《左派民粹派在工人中的力量有多大》(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30—333页)一文而准备的。在第一份统计材料中,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编制了关于工人团体数目、这些团体的捐款总额、国外党员捐款、青年学生捐款、流放地党员捐款等材料的汇总表,列宁在上面作了总的计算。第二份统计材料中的计算,列宁写在一张笔记本大小的纸的两面。——146。
- 215 《坚定思想报》(《Стой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左派民粹派(社会革命党)的合法报纸,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每周出3号。《坚定思想报》是左派民粹派1913年在彼得堡创办的《劳动呼声报》使用过的一连串名称之一,这些名称是:《现代思想报》(1913年)、《神圣思想报》(1913年)、《自由思想报》(1913年)、《北方思想报》(1913年)、《工厂思想报》(1913年)、《振奋思想报》(1913—1914年)、《正确思想报》(1914年)、《坚定思

- 想报》(1914年)、《劳动思想报》(1914年)、《勇敢思想报》(1914年)和《现代劳动思想报》(1914年)。——146。
- 216 罗·瓦·马林诺夫斯基从国家杜马出走并逃往国外后,为掩盖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曾以一些个人方面的理由来解释。——158。
- 217 指尔·马尔托夫于1911年春在巴黎出版的小册子《是拯救者还是破坏者? (谁毁坏了又是怎样毁坏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小册子是“在唐恩参与和负责的情况下”写成的。卡·考茨基在1911年8月9日写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中说,这本小册子是“令人反感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58页)。——159。
- 218 指1914年5月17日(30日)《真理之路报》第89号刊登的《一个工人的信》,署名“车工别列宁”。——159。
- 219 1914年5月17日(30日)《真理之路报》第89号刊登了哈尔科夫《晨报》编辑部写的一则简讯,文中为该报刊登关于马林诺夫斯基放弃职务原因的谣言一事向马林诺夫斯基致歉。——159。
- 220 《我们的工人报》(《Наша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4年5月3日(16日)—7月在彼得堡出版。——160。
- 221 指列·波·加米涅夫的小册子《两个政党》,由列宁作序,1911年在巴黎出版。
关于卡·考茨基对尔·马尔托夫的评价见注217。——162。
- 222 见注207。——165。
- 223 这一文献写在一张笔记本大小的纸上。列宁在一面摘录了格·瓦·普列汉诺夫在1914年6月1日《统一报》第2号上发表的《头都掉了,何必怜惜头发》一文,在另一面对布尔什维克报纸、取消派报纸和社会革命党人报纸1911年每周发行份数作了统计。列宁在《左派民粹派在工人中的力量有多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两篇文章

中引用了这两份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31—332页、第346—347页和第361—362页)。——166。

- 224 《统一报》(«ЕДИНСТВО»)是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布尔什维克调和派的合法报纸,1914年5—6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4号。——166。

- 225 这份材料写在两页纸上。第1页是列宁对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募集的捐款数目所作的结算,这是他根据自己掌握的1913年10月—1914年1月21日的资料和《真理报》工作人员维·亚·吉霍米尔诺夫编制的1914年1月21日—6月6日的统计表计算出来的。第2页就是吉霍米尔诺夫编制的那份统计表。

列宁在《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一文中使用了这份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424—425页)。——169。

- 226 这里发表的是《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23—329页)一文的准备材料的一部分(其他部分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244—255页),此部分包含三个材料。

第一个材料,是列宁在正文中制作的统计表的各个部分名称的一个草稿及统计表中数字资料汇总的一个大纲草稿。列宁对表内的编号作过两次改动,对草稿中的一些数字后来也作过订正。

第二个材料,是关于工人团体数目及他们给崩得报纸《时报》捐款数目的统计。这个统计是列宁根据一份关于《时报》1913—1914年(总共51号)所得捐款的汇总表作出的。汇总表的材料占34页笔记本大小的纸,这里用小号字体排出(汇总表的编制者不详)。

第三个材料,是对崩得报纸《时报》和布尔什维克报纸《我们的道路报》所得捐款的统计。列宁在一页纸上将《时报》所得捐款的数目作了计算;在另一页纸上,他根据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1913年5号《我们的道路报》上摘录的材料(用小号字排印)对《我们的道路报》所得捐款的数目作了总的结算。

列宁在写作正文时利用过这里发表的全部材料。——171。

- 227 **取消派八月代表会议**于1912年8月12—20日(8月25日—9月2日)在维也纳召开,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9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8名,彼得堡“中央发起小组”2名,崩得4名,高加索区域委员会4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4名,莫斯科调和派小组1名,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黑海舰队水兵组织各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1名;组织委员会代表2名,维也纳《真理报》代表1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代表1名,《涅瓦呼声报》代表1名,莫斯科取消派小组代表1名,波兰社会党“左派”代表4名和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尤·拉林。29人中只有3人来自俄国国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一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退出了。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八月联盟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参看《“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两篇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0—33页和第194—216页)。——174。
- 228 **《新工人报》**(《Новая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3年8月8日(21日)—1914年1月23日(2月5日)代替《现代生活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36号。《新工人报》的实际编辑是费·伊·唐恩。——174。
- 229 **《时报》**(《Di Zait》)是崩得的机关报(周报),1912年12月20日(1913年1月2日)—1914年5月5日(18日)用依地语在彼得堡出版。——174。
- 230 **《我们的道路报》**(《Наш Пут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13年8月25日(9月7日)在莫斯科创刊,9月12日(25日)被沙皇政府查封,共出了16号。列宁积极参加了该报的工作。他曾把自己

的文章同时寄给《真理报》和《我们的道路报》发表。《我们的道路报》刊登了列宁的《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改良主义》、《各等级和各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都柏林的阶级战争》、《都柏林流血事件一周后》、《政治上的原则问题》、《哈利·奎尔奇》等文。《我们的道路报》的撰稿人有斯大林、阿·马·高尔基、杰米扬·别德内依、米·斯·奥里明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以及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叶·巴达耶夫、费·尼·萨莫伊洛夫和尼·罗·沙果夫。

《我们的道路报》在工人中很受欢迎，有395个工人团体捐款支持它。该报被查封时，莫斯科工人曾举行罢工表示抗议。——180。

- 231 指第四届国家杜马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成员，其中之一是党团主席格·伊·彼得罗夫斯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488、492、504、510页）。——183。

- 232 1914年6月，社会党国际局主席埃·王德威尔得赴俄国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分歧。在俄逗留期间，他就即将召开的布鲁塞尔“统一”会议（见注236）问题分别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举行了会谈。

王德威尔得回到比利时后，于1914年6月21日在布鲁塞尔出版的比利时社会党报纸《人民报》和巴黎出版的法国社会党报纸《人道报》上发表了题为《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访问印象）》的谈话，他在谈话中引用了他在彼得堡逗留期间所收集到的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党各派报纸发行数量的材料，并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歧是“相当幼稚的分歧”。

列宁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一文中谈到了王德威尔得的俄国之行并指出，“王德威尔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表述得不准确……这种意见分歧是关系到党的存在的分歧，这里不可能有任何的‘调和’。”（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43—344页）

《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1920年12月起，该

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184。

233 指本应于1914年8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次代表大会未能召开。——181。

234 列宁在为出席布鲁塞尔“统一”会议(见注236)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起草的报告中使用了这份统计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86页)。——185。

235 1914年7月23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186。

236 指布鲁塞尔“统一”会议。

布鲁塞尔“统一”会议是根据社会党国际局1913年12月会议的决定于1914年7月3—5日(16—18日)召开的。按照这个决定,召开会议是为了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可能性问题“交换意见”。会议之前,国际局的一些领导人就同取消派商定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共同行动。但列宁认为,参加这次会议是必要的,因为不参加就会使俄国工人无法理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届时派出了由伊·费·阿尔曼德、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伊·费·波波夫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国际局的领导人不让阿尔曼德在这次会议上读完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全文,她只读了报告的一部分便不得不转而谈统一的条件问题。会议通过了卡·考茨基提出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议。布尔什维克以通过决议超出会议权限为由拒绝参加表决,并拒绝服从会议的决议。——186。

237 1914年7月,在俄国的彼得堡、巴库和里加等城市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沙皇政府在彼得堡查封了《工人日报》和《劳动的真理报》。这两家报纸都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代替被沙皇政府查封的《真理报》于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187。

238 列宁从新塔尔格监狱(因被诬告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获释后获准从克拉科夫取道维也纳去瑞士。列宁偕全家于1914年9月5日到达苏黎世,同日前往伯尔尼。——188。

- 239 弗·科索夫斯基《解放的臆想》一文于1915年1月发表在《崩得国外组织新闻小报》第7号上。《新时代》杂志1915年2月12日第19期予以转载。

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谈伦敦代表会议》、《感谢他的坦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34—155、179—181页;第27卷第29—30页)等文中,对科索夫斯基的文章以及无保留地刊登该文的《崩得国外组织新闻小报》编辑部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科索夫斯基和该编辑部都暴露了“亲德沙文主义”。

列宁在1915年3月23日致《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的信中指出:“崩得的机关报(《新闻小报》)无疑是站在亲德沙文主义立场上的,也可说它是法德两种沙文主义的‘合成’。无怪乎科索夫斯基的文章点缀《新时代》杂志的版面,其实这个杂志现在已是所谓‘社会主义’机关刊物当中最不像话的一个……”(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95页)。——189。

- 240 这是列宁对1915年4月9日和10日的《时报》第19634号和第19635号以及1915年4月10日的《辩论日报》所作的摘录。

《时报》(《Le Temp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61—1942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映法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法国外交部的机关报。

《辩论日报》即《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1789—1944年(有间断)在巴黎出版。——195。

- 241 这张便条是为筹备出版《共产党人》杂志而写的。该杂志由列宁创办,于1915年9月在日内瓦出了一期合刊。——200。

- 242 看来是指尼·伊·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文,该文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1915年第1—2期合刊上。——200。

- 243 指列宁从他所著的《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04—312页)一文中摘录的有关工人团体为彼得堡真理派报纸和取消派报纸捐款的统计资料。列宁将这些资料编入了《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的第四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58—359页)。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关于现代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的论文集。第2册》一书于1914年7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波涛出版社出版。文集收入了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反对取消派的文章。

文集拟出两册,但第1册没有问世。第2册共收入列宁的14篇著作,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关于杜马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成立历史的材料》和《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等。——200。

- 244 这里说的是曾拟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亨·卡缅斯基《波兰社会民主党与战争》和瓦林(弗·尤·弗里多林)《我们在军队中的基础》两文。这两篇文章均未发表。——200。

- 245 法德两党代表团的共同宣言于1915年9月8日在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最后一次会上宣读。这是一份由两个交战国的社会党人签署的反战文件。法德两党代表团呼吁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并提出了一些和平主义口号。

列宁认为,法德两党代表团的宣言很重要并准备将其刊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217、221页)。他对1915年9月26日《生活报》第15号(总第77号)刊登的宣言译文校样作了文字修改并加了批注(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0卷第45—47页)。列宁的所有意见均得到重视。法德两党代表团的共同宣言后来发表在1915年10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46号上。——201。

- 246 这里说的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决议草案和声明。

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即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芬兰、瑞士等11个欧洲国家的38名代表。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

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

列宁在信中提到的声明申述了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不同意代表会议的正式宣言但仍投赞成票的理由。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闭幕后,列宁多次致信卡·伯·拉狄克,请求将代表会议的文件尽快寄来,以便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200—201、213—214页)。这些文件于1915年10月11日和13日刊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号和第47号上。——203。

- 247 罗·格里姆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名义在信中建议成立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并请求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代表名单通知他。列宁给格里姆的回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6—41页。

国际社会党委员会(I.S.K)是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执行机构,在1915年9月5—8日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成立。组成委员会的是中派分子罗·格里姆、奥·莫尔加利、沙·奈恩以及担任译员的安·伊·巴拉巴诺娃。委员会设在伯尔尼。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之后不久,根据格里姆的建议,成立了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参加扩大委员会的是同意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决议的各党的代表。——203。

- 248 **《论坛报》**(《De Tribune》)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的报纸,1907年在阿姆斯特丹创刊。1909年起是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18年起是荷兰共产党的机关报。1940年停刊。

荷兰论坛派拒绝有条件地承认齐美尔瓦尔德宣言,认为这个宣言充满了无原则的妥协精神。——203。

- 249 **日本人**是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的代称,他们是由俄国途经日本流亡到瑞士来的。

列宁在1915年9月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另外两封信中也谈到给日本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191、215页)。——204。

250 指印制传单。这些传单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打算印出来在俄国散发的。列宁对此事很重视，在给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218页）。——204。

251 《波兰代表团在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宣言》载于1915年11月27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2号。列宁读了该宣言后在公报正文及页边作了许多标记和批语，并在结尾处写道，这份文件包含了“五点原则，或更正确地说，五点政治假设”，接着列举了这五点（见《列宁文稿》第13卷第164页）。

列宁在其《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中引用这儿点时写道：“这些论点同承认民族自决权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它们的政治措辞比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纲领和决议更加含糊不清。”（《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67页）

这里发表的是列宁在宣言的俄译本上作的批注，俄译文载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在苏黎世出版的《国际和战争》文集1915年第1辑。——205。

252 宣言修正案载于《国际和战争》文集1915年第1辑。修正案是组委会代表团、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及波兰社会党代表团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专门委员会所拟定的宣言草案《告欧洲无产者书》公布之后向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提交的。修正案的作者认为，“委员会所拟订的草案文本必须补上如下遗漏：争取和平的斗争不以历史发展的一定前景为依据，也不与之发生联系”。代表会议将修正案提交委员会审议，委员会认为不能把修正案纳入宣言草案并建议将其作为日后讨论的材料提交国际社会党委员会。——207。

253 这个大事记是列宁根据《苏黎世星期五报年鉴》和《瑞士报刊年鉴》摘编而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侨居瑞士，他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活动的同时，也作为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参加该党的工作。列宁为了了解和研究瑞士的工人运动和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情况，除这里发表的瑞士政治大事记外，还作了关于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和瑞士工人运

动问题的报纸的摘录和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0卷第172—187页)。——208。

- 254 **瑞士社会民主党**(在瑞士法语区和意大利语区称瑞士社会党)成立于1870年,加入过第一国际,1888年重新建立。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有很大势力,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6年秋,该党右翼(格留特利联盟)从党内分裂出去。以罗·格里姆为首的多数党员采取中派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立场。党内左派则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该党左翼增强。左派于1920年12月退出该党,1921年3月同1917—1918年出现的一些共产主义团体一起组成了瑞士共产党(现称瑞士劳动党)。

格留特利联盟是瑞士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于1838年在日内瓦成立,1901年加入了瑞士社会民主党,组织上仍保持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格留特利联盟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于1916年秋从瑞士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同年11月该党苏黎世代表大会曾通过决议,认为格留特利联盟进行社会沙文主义活动是同它置身在社会民主党内不相容的。1925年,格留特利联盟重新并入瑞士社会民主党。——208。

- 255 **工会联合会**即瑞士工会联合会,于1880年成立,是大型工会组织中心。——211。

- 256 指瑞士政府决定将1906年1月刺杀俄国奔萨警察局长坎道罗夫的社会革命党成员维·瓦西里耶夫引渡给沙俄当局一事。瑞士政府的这一决定激起了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义愤。1908年8月5日《无产者报》第33号曾就此问题刊登了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的呼吁书。——214。

- 257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即**《新苏黎世和瑞士商业报》**(《Neue Zürcher Zeitung und Schweizerisches Handelsblatt》),是瑞士资产阶级报纸,1780年起在苏黎世出版,1821年以前称《苏黎世报》。该报是瑞士最有影响的报纸。——216。

- 258 **《伯尔尼哨兵报》**(《Berner Tagwa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于1893年在伯尔尼创刊。1909—1918年,罗·格里姆任该报主

编。——217。

259 列宁曾为 1912 年苏黎世总罢工这一瑞士无产阶级第一次有组织的群众性行动撰写两篇题为《在瑞士》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1 卷第 406—408 页、第 22 卷第 79—81 页)。——220。

260 卢加诺代表会议指 1914 年 9 月 27 日在瑞士卢加诺举行的意大利和瑞士两国社会党人联合代表会议。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召开的第一次试图恢复国际联系的社会党人代表会议。

卢加诺代表会议的决议采纳了列宁关于战争的提纲(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6 卷第 1—7 页)中的一些论点。——223。

261 《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是瑞士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机关报,1905 年在圣加伦创刊。——223。

262 这张便条是列宁在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期间写的,会议于 1916 年 2 月 5—9 日在伯尔尼举行。——224。

263 1916 年 1 月 12 日《前进报》第 11 号登载了奥·吕勒的声明《论党的分裂》。他在其中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不可避免。《前进报》编辑部在发表吕勒声明的同时,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文章说,尽管吕勒的声明全文照登,但编辑部认为声明中所提出的争论问题不仅为时过早,而且完全无的放矢。

列宁在《论法国的反对派的任务(给萨法罗夫同志的信)》和《是分裂还是腐化?》(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7 卷 249—253、305—306 页)等文中都对吕勒的声明和《前进报》编辑部的文章作过评论。——224。

264 1916 年 1 月 31 日《前进报》第 30 号登载了《互相谅解》一文。文章建议,作为走向和平的第一步,召开所有交战区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

1916 年 2 月 1 日《汉堡回声报》第 26 号发表文章反对召开这样的代表会议,其理由是协约国中有影响的社会党人并不是要与中部大国和解,而是要这些国家屈服。

《汉堡回声报》(《Hamburger Echo》)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汉堡组

织的机关报(日报)。1875年创刊时名为《汉堡-阿尔托纳人民小报》，1887年起改用《汉堡回声报》这一名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24。

- 265 这个发言记录包含在沙皇俄国内务部特派员克拉西利尼科夫于1916年5月17日发自巴黎的情报内，系通过秘密邮检获得。情报是寄给内务部警察司司长的，页边上注有：“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报告”。

1916年1月，列宁在伯尔尼主持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代表会议，瑞士社会民主党以及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的土地纲领问题。列宁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论证了在俄国国家制度彻底民主化条件下实行土地国有化的纲领。——225。

- 266 指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94—304页)，该提案公布于1916年4月22日《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4号。

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于1916年4月24日在伯尔尼开幕，以后的会议于4月25—30日在瑞士的一个山村昆塔尔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波兰、塞尔维亚和葡萄牙等国的40多名代表。

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为结束战争而斗争；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鼓动和宣传；议会活动；群众斗争；召集社会党国际局。

列宁为会议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组织力量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译成了德文和法文，并把它分寄给布尔什维克各国外支部以及法国、瑞典、英国等国的左派国际主义者。

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会议前做了大量工作，左翼力量在这次会议上比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有所增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制定并提出了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包括了列宁的基本论点。尽管昆塔尔会议没有通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建立第三国际等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仍然称这次代表会议的工作前进了一步。——228。

- 267 列宁摘记的这些资料来自《德意志帝国统计》第211卷(1913年柏林版),列宁在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时使用了这些资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18页)。——229。
- 268 1916年7月(不早于17日)因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治病的需要,列宁同克鲁普斯卡娅来到苏黎世附近的山区弗吕姆斯的丘季维泽休养所,他们于8月底9月初回到苏黎世。——231。
- 269 指格·列·皮达可夫(尤里)就《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发表他的《无产阶级和金融资本时代的“民族自决权”》一文写的信。皮达可夫在信中要求先看看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对他文章的答复,然后再决定是否同意《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刊载他的文章。列宁就此问题与格·叶·季诺维也夫的通信和对皮达可夫的答复,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397—400页。——232。
- 270 《人民论坛报》(《Volkstribüne》)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维也纳州组织的机关报,1891—1919年在维也纳出版。——232。
- 271 《保险问题》杂志(《Вопросы Страхования》)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周刊),1913年10月—1914年7月和1915年2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63期。参加杂志工作的有著名的保险运动活动家布尔什维克尼·阿·斯克雷普尼克、彼·伊·斯图契卡、亚·尼·维诺库罗夫、尼·米·什维尔尼克等。——232。
- 272 指列宁用德文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86—97页)一文,列宁在通信中称之为《废除武装》。该文原拟在瑞士、瑞典和挪威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刊物上发表,但是当时未能如愿。1916年9月,列宁用俄文对此文加以改写,以《论“废除武装”的口号》为题发表于1916年12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2辑(同上,第171—181页)。
-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最初的德文原稿于1917年9月和10月在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机关刊物《青年国际》杂志的第9期和第10期上发表。——233。

- 273 指格·叶·季诺维也夫对尼·伊·布哈林的那封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称之为“谩骂”的信的答复。布哈林是在收到编辑部关于不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中刊登他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后的回信后写这封信的。编辑部的信是由列宁起草、季诺维也夫修改的。列宁在信稿中陈述了不能采用布哈林文章的理由(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419—420页)。

1916年10月初,布哈林写信给列宁,不同意编辑部对他的文章所提的意见。1916年10月14日列宁回了一封长信,指出布哈林所提出的理由是错误的和站不住脚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439—444页)。——234。

- 274 指卡·伯·拉狄克起草的《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提纲》,这个提纲在1916年4月以《工人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在《先驱》杂志第2期上。1916年10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1辑转载了该提纲。——234。

- 275 指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见注272。——235。

- 276 茹·安贝尔-德罗的小册子《向战争宣战。打倒军队!》于1916年在绍德封被收入《社会主义青年丛书》。小册子是根据安贝尔-德罗1916年8月26日在纳沙泰尔军事法庭上的辩护词编写而成的。——239。

- 277 指法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第二次起义,推翻斐扬派统治,逮捕国王路易十六。9月21日召开国民公会,次日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256。

- 278 指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列宁称这次战争为“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时代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进步的战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23页)。——267。

- 279 指两次巴尔干战争。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1913年)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组成的巴尔干同盟对土耳其的战争,以土耳其战败告终。双方于1913年5月签订了伦敦和约。根据条约,土耳其丧失了它在巴尔干的几乎全部属地。阿尔巴尼亚人民获得国家独立。列宁称第一次巴

尔干战争是“亚洲和东欧中世纪制度崩溃的一系列世界性事件中的一个环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30页)。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年)是巴尔干各国间争夺领土的战争。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联合对保加利亚作战；土耳其也参加反对保加利亚的战争。结果保加利亚战败，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失去大片土地。——267。

- 280 指瑞士、德国、波兰和俄国的一些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苏黎世出版的小报。列宁参加了小报第1号《驳保卫祖国的谎言》的撰稿和编辑工作，他还组织小报的外文翻译并多方帮助小报的散发。

小报第1号登载了列宁的《关于修改军事问题的决议的建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352页)，列宁的建议是为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写的，他们在1917年2月11—12日举行的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组织代表大会讨论军事问题时提出了这个建议。——269。

- 281 这里发表的文献是列宁为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奸细活动案提供的证词。

俄国临时政府为审理前沙皇政府大臣以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渎职罪行于1917年3月24日成立了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在调查内务大臣和其他官员的罪行时发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律师H.A.科洛科洛夫于1917年5月26日(6月8日)要列宁提供证词。

关于这个问题，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25、326—327、342页。——270。

- 282 罗·瓦·马林诺夫斯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他是在会议快结束时到会的，他声称他的代表证书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组织发的。但由于莫斯科已有两个代表(菲·伊·戈洛晓金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于是允许他作为工会组织的代表与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即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这次代表会议共代表俄国国内20多个党组织。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工人报》编辑部、国外组织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运输

组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且有发言权。代表中有两名孟什维克护党派,其余都是布尔什维克。被邀请的各国外集团和民族组织的领导人没有出席。这次代表会议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

列宁作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这次代表会议恢复了党,批准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中央机关报,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并由中央委员会重新建立了领导国内党组织实际工作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270。

- 283 大概指 1911 年 9 月 1 日(14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3 号发表题为《合法工人运动活动家会议》的报道。

《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 年 2 月在俄国创刊,第 2—32 号(1909 年 2 月—1913 年 12 月)在巴黎出版,第 33—58 号(1914 年 11 月—1917 年 1 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 58 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 年 6 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 12 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 80 多篇文章和短评。——271。

- 284 指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于 1914 年 1 月 13—26 日(1 月 26 日—2 月 8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参加代表大会的共 35 人,其中有表决权的 18 人,有发言权的 11 人,来宾 6 人。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 8 人,调和派 2 人。列宁是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应邀出席大会的。

在列宁直接参加下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是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代表大会选举了持布尔什维克立场的中央委员会。党的中央机关报《斗争报》也转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拥护者一边。——272。

- 285 声明发表在 1914 年 11 月 1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3 号上。
——274。

- 286 指阿捷夫奸细案。叶·菲·阿捷夫是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曾领导该党从事恐怖活动的战斗组织，从1892年起充当奸细，与警察司合作，多次出卖该党党员和战斗组织成员，保护沙皇政府的首脑人物免遭暗杀。1908年被揭露。——274。
- 287 **芬兰社会民主党**于1899年成立，1903年以前称芬兰工人党。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中，该党领导人落后于局势的发展，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该党只采取合法斗争形式，没有组织无产阶级对其压迫者进行武装斗争。该党的左翼虽然赞成无产阶级进行独立的斗争，但是未能采取坚决措施清除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从1907年起，芬兰社会民主党参加了芬兰议会。1918年初，该党代表领导了芬兰工人革命，但党的右翼转向反革命方面。1918年春芬兰工人革命失败后，芬兰社会民主党实际上陷于瓦解。1918年8月，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了芬兰共产党。同年，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使用原来的名称，在社会改良主义基础上恢复活动。——276。
- 288 **彼得格勒通讯社**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1日的法令作为人民委员会直属的中央新闻机构成立的。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9月7日的决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刊局并入该通讯社。重新组成的这一机构命名为俄罗斯通讯社(简称罗斯塔社)。——278。
- 289 指列宁口授《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初稿所需的速记员。列宁是在1918年3月23日和28日之间向陆军人民委员部速记员Я. В. 赫列布尼科夫口授这篇文章的(见《列宁年谱》1974年俄文版第5卷第334页)。——280。
- 290 这大概是指当时在芬兰指挥赤卫队的埃·阿·拉希亚。1918年3月7日列宁收到拉希亚要求给航空队送去芬兰地图和飞机燃料等的信后，在信上写了一道命令：“军事人民委员部，请**迅速并认真完成**任务，将这封信抄后**(不要抄名字)立即退我。列宁**”(见《列宁年谱》1974年俄文版第5卷第299页)。——281。
- 291 这是列宁和阿·伊·李可夫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五金工会中央委

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上互递的便条。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五全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于1918年4月11日举行。会议是为讨论以“索尔莫沃-科洛姆纳”工业联合企业经理A.И.美舍尔斯基为首的一批资本家提出的成立托拉斯“全国公司”的方案而召开的。这个方案规定,把生产机车、车辆、船舶、钢轨、重型机械设备的企业以及顿巴斯矿井和乌拉尔、南方冶金企业的相当大一部分并入托拉斯;此外,还要求向托拉斯提供大量土地以组织托拉斯的农业生产。托拉斯固定资本总额预定为15亿卢布,工人总数为30万人。在原始的固定资本中,属于国家的只占33%,其余的归私人资本所有;而且国家的份额还应以现金交付,这实际上是要国家为托拉斯提供资金。

成立托拉斯的谈判从1917年11月持续到1918年4月。列宁两次参加谈判。他在1918年3月27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讨论组建托拉斯的计划,并为委员会拟订了应该解决的问题及托拉斯的管理模式(见《列宁文稿》第14卷第488页)。鉴于美舍尔斯基领导的“索尔莫沃-科洛姆纳”各厂管理委员会组织怠工并企图关闭这些工厂,工人们坚决要求对其追究法律责任,把这些工厂收归国有,并且提出自己的国有化企业联合计划。在4月11日的联席会议上,列宁讲了话,主张“把所有托拉斯化的企业完全收归国有,以便使提出方案的那些资本家为国家服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06页)4月14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停止同美舍尔斯基谈判的决定。4月18日,人民委员会否决了美舍尔斯基的方案并决定实行工厂国有化。——282。

292 看来,这是列宁对索尔莫沃工厂生产的机车数量的记录。——282。

293 这张便条是列宁在同埃·阿·拉希亚谈话时写的。参看注290。——283。

294 这些便条是在1918年4月23日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由谁接替辞职的B.Я.别泽利担任全俄疏散委员会特派全权代表时写的。列宁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人民委员会决定任命米·康·弗拉基米罗夫为全俄疏散委员会特派全权代表。

全俄疏散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 1918 年 4 月 19 日的法令成立的。它的宗旨是要从国民经济的利益出发以最快的速度有计划地将军用物资及其他货物疏散到新的指定地点(见《苏维埃政权法令》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第 140—143 页)。——284。

295 这张便条是列宁在同摩尔曼斯克边疆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A. M. 尤里耶夫(阿列克谢耶夫)和摩尔曼斯克边疆区代表丘宾斯基谈话时写的。——286。

296 人民委员会于 1918 年 5 月 2 日开会研究了摩尔曼斯克边疆区的发展问题。——286。

297 这份文献看来与俄国燃料问题专家卡·瓦·基尔什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燃料局局长 M. И. 索洛维约夫准备在人民委员会作关于燃料基地状况及其利用的具体措施的报告有关。

列宁的记录写在彼·阿·科博泽夫的来条上,来条的内容如下:“美国工程师委员会 1917 年 9 月在原交通部副部长乌斯特鲁戈夫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他们整顿了西伯利亚干线全线的交通和火车运行,使之秩序井然,准确无误。”——287。

298 这份电报是对列·达·托洛茨基 1918 年 11 月 1 日发自察里津的电报的答复。托洛茨基在来电中询问他是否必须出席将于 1918 年 11 月 6—9 日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289。

299 1918 年 7 月 5 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国家统计条例》,条例规定成立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会。

1918 年 11 月 21 日,人民委员会开会审议了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列宁在中央统计局上报的局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上注明了各候选人所属的党派。会议批准了这里列出的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会委员名单(基斯利亚科夫除外)。——290。

300 人民社会党人是 1906 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该党在俄国 1905—1907 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

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同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290。

- 301 这一批示写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18年11月25日递交的请求书上。请求书说,工程师Ф.Ф.博加特廖夫所发明的火炉可大大节省燃料,需要由博加特廖夫主持,大批生产这种火炉,故请求将他从塔甘监狱放出,改为软禁,同时为他提供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答复说,他要同李可夫再议一下这个问题,争取及早解决。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的答复便条上给秘书写了批示:“请就此事再给李可夫打个电话”。——291。

- 302 这张便条是在1918年12月2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写的。——292。

- 303 这个批示写在1918年12月3日奥廖尔省波·米·沃林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直达电话记录的打字副本上。电话的内容如下:

“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沃林报告,今天军区政治委员谢马什柯接到来自苏拉日的电话通知,说德军拒绝把城镇村庄交给无组织的起义者,他们对起义者队伍说,他们将不设任何障碍地把这些城镇村庄交给我们苏维埃的正规部队。谢马什柯同志说,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有2—3个可靠的团能够执行对德军所撤离地方的接收任务。必须说服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因为根据所下达的命令,正规军不得进入乌克兰。请您指示并予以协助。我在电话机旁等候答复。

省执行委员会主席 沃林同志。

待与有关部门联系后我们将作详细指示。此事明日答复。

斯维尔德洛夫

谢谢。等候回音。沃林”。——293。

- 304 列宁同米·康·弗拉基米罗夫互递的便条是在1918年12月3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写的。

1918年列宁签署了给弗拉基米罗夫的证明信,信中责成他在最短时间内组织好南方面军地区的整个铁路枢纽工作,以减轻该铁路线面临的压力。——294。

- 305 这里发表的三项命令是列宁同基兹利亚尔县苏维埃代表K.T.米赫耶夫谈话后于当日签发的。米赫耶夫向列宁汇报说，基兹利亚尔县城局势严重，已陷入武装干涉军和哥萨克白卫分子的重围，与地区其他大中心城市的联系断绝。——295。
- 306 指基兹利亚尔市苏维埃被迫发行了一种将于1919年1月1日前用国家纸币如期兑付的国库券。——295。
- 307 列宁在这张关于向一些地区提供粮食援助的便条上还就在红军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任职的原沙皇少将B.C.米赫耶夫被捕一事作了记录：“军区司令部的米赫耶夫已被捕。”本文献的日期是根据米赫耶夫被捕这一史实确定的（见《苏维埃政权法令》1968年莫斯科版第4卷第569—571、599—600页）。——299。
- 308 这个批示写在莉·亚·福季耶娃来条的下面。福季耶娃在来条中写道：“别忘了同斯维尔德洛夫商谈有关越飞的委托书一事。”——300。
- 309 国防委员会于1919年1月12日作出决定，授权阿·阿·越飞前往彼得格勒了解彼得格勒粮食委员部和彼得格勒军区军事经济管理局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调查车皮未卸的原因。
- 这张便条上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答复：“我不反对，不过我认为这毫无意义，越飞在季诺维也夫的眼中根本不是什么权威，而且他本人很快会受到季诺维也夫的影响。我认为最适宜的办法是派越飞长期留在白俄罗斯，而根本不派克列斯廷斯基或派他随越飞同去白俄罗斯呆两天。”
- 1919年1月16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派越飞前往白俄罗斯，责成他就地讨论该共和国临时国界的划定及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的相互关系问题。——300。
- 310 指1919年3月3日发给燃料运输考察团政治委员萨·米·捷尔-加布里耶良和考察团团长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的委托书，委托他们领导俄罗斯联邦整个铁路线上直达列车的煤炭装运工作。签署委托书的有：列宁、弗·伊·涅夫斯基、阿·伊·李可夫、埃·马·斯克良斯基、列·波·克拉辛。——303。

- 311 这是对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就提名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为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候选人一事所写便条的答复。在文件上签字表示同意的有俄共(布)中央委员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约·维·斯大林、列·达·托洛茨基。

在1919年3月6—10日举行的乌克兰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彼得罗夫斯基当选为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304。

- 312 这个批示写在里海-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康·亚·梅霍诺申1919年3月7日给列宁的电报上,电文如下:“特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致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

由于粮食危机及前面几封电报中陈述的原因,一些工厂和作坊发生骚动,有人企图建立某种非党工人组织并以罢工等等相威胁。我们已动员起一切力量;每次会议我们均派代表参加。在卫戍部队中情绪稳定。

康·梅霍诺申 3月7日于阿斯特拉罕”。——305。

- 313 这份电报看来是列宁在收到第十一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部队的作战准备情况的电报后发的。该集团军由被撤销的里海-高加索方面军的军队组成,阿斯特拉罕-里海区舰队也编入其内。集团军当时奉命在伏尔加河解冻之前使区舰队作好准备,“一声令下,即可出海发动登陆战役”。——307。

- 314 这一指示写在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的来条上。斯维杰尔斯基在来条上写道,高尔察克试图占领斯帕斯克(喀山省),建议采取措施以防停泊在伏尔加河斯帕斯克河湾的船只落入敌手。

埃·马·斯克良斯基接到列宁的指示后写了内容如下的电话稿:“立即打电话给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建议对此提高警惕,必要时下达命令并监督其执行情况,将所采取的措施向我汇报。”——308。

- 315 指1919年4月13日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309。

- 316 列·达·托洛茨基在复电中说:“完全同意我必须留在东方面军的意

见。请中央委员会注意第三集团军中有人在进行左派共产主义的蛊惑宣传,他们鼓吹反对政治委员、反对据说已实行的行军礼等等。必须派主张集中制的坚定的党员去。至关重要的是派工作人员去支援辛比尔斯克,那里的省委特别是一些县太弱了。”(见《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1917—1922年)》,1964年伦敦—巴黎版第1卷(1917—1919年)第314—346页)。——309。

- 317 《国际报》(《L'Internationale》)是法国工团主义者的周报,保卫工团委员会的机关报,1919年2月15日—7月15日在巴黎出版,由雷·佩里卡编辑。

《禁名报》(《Le Titre Censuré!!!》)是由法国新闻工作者乔治·昂克蒂尔编辑的报纸(周报),1919年4月19日—6月21日在巴黎出版,总共出了10号。有些号在报头下面印有“布尔什维克报纸”或“法国共产主义者”的字样。该报主要刊登昂克蒂尔的文章,也转载过苏维埃俄国报纸的文章。

关于列宁对《国际报》和《禁名报》的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71、183、203—204页。——311

- 318 指列宁为其小册子《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写的跋。这本小册子载有列宁1919年3月12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和《1919年3月13日在彼得格勒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在1919年4月17日将跋写成后寄给了在彼得格勒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要求把它收入小册子,“哪怕是用最小的铅字也行”。但是这篇跋当时没有刊印出来。列宁对这种不尊重作者意见的做法很不满意。他在1919年8月7日寄给季诺维也夫的短信里和1921年11月16日写的《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和一篇更老的跋)》一书序言中都谈到了这件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第54页和第42卷第271—273页)。在上述序言里,列宁全文照录了这篇跋,但是这本书出版时书名被改为《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而且没有使用这篇序言。直到1922年,这篇跋才在《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里首次发表。——311。

- 319 这是列宁在科捷利尼奇来电上写给谢·帕·谢列达的批示。电报上还

有谢列达的批语：“致别尔津。急”和别尔津的答复：“红军战士家属无疑应当得到与其他庄稼人一样多的东西。临时性再分配问题必须按照农业人民委员部有关指示办。应对申请者详加解释。4月30日”。——312。

- 320 这个批示与彼得格勒乌克兰族公民合作社请求把定量供应的食品交给他们经销一事有关。瓦·尼·雅柯夫列娃在1919年4月26日报告列宁说，粮食人民委员部允许合作社从乌克兰运进少量定量供应的食品，但是彼得格勒劳动公社粮食委员阿·叶·巴达耶夫却加以阻挠。雅柯夫列娃说，巴达耶夫拒不执行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已不是第一次了。列宁把雅柯夫列娃电话的记录及他本人的批示寄给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列宁在批示中命令对巴达耶夫拒不执行中央命令的行为提出警告(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第579页)。

4月29日，列宁收到季诺维也夫的信和随信附寄的彼得格勒中央工人合作社的决议，信和决议都认为巴达耶夫做得对。

列宁的这个批示写在季诺维也夫4月30日的来电上。电报说：“对

？

巴达耶夫的所有指责都**毫无根据**……警告和挑剔只能使从事**极为繁重**工作的人**恼火**。”又说：“昨天巴达耶夫向我们提出辞呈，大家一致不接受，因为他和他的工作组工作得**非常出色**”(黑体、着重号和问号是列宁加的)。

5月4日，列宁在看了巴达耶夫的辞呈后直接写信给他，信中说，“工作吧，**辞呈我们不接受**”(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第592—593页)。——313。

- 321 这一批示写在当时正在举行的库尔斯克省第一次土地规划代表大会的主席1919年4月30日给农业人民委员部来电的副本上。电报根据各地代表的发言指出，居民们在将土地分配给个人使用的问题上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社会主义土地规划条例以及就此问题所作的专门说明(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和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签署，发表在1919年4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7号上)，以致无法正确实施苏维埃农场上地规划及组织集体联合企业的计划；代表大会

请求立即来电作进一步说明。——314。

- 322 指于1919年4月底宣告成立的克里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及即将组成的临时政府。

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在回电中说：“克里木政府尚未向我通报政府的组成人员名单。据我所知，在克里木除了德米特里·伊里奇外，还有一个乌里扬诺夫，好像也是医生。”

但从列宁1919年5月9日给列·波·加米涅夫的电报来看，“进入克里木政府”的正是列宁的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见注327）。——315。

- 323 这份证明是列宁在同安·伊·巴拉巴诺娃谈话时写的。——318。

- 324 这是通过直达电报发给当时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国防委员会驻南方军特派员列·波·加米涅夫的第一个指示。第二个指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第606页。——319。

- 325 这大概指1919年5月9日由列宁、列·达·托洛茨基、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和斯大林联名签发的给列·波·加米涅夫、阿·阿·越飞和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参看注332）。——319。

- 326 指列宁1919年5月8日发往基辅克·格·拉柯夫斯基处的电报。这份电报是由列宁、斯大林和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三人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签发的。他们在电报中建议“用一切力量加速并加强对顿巴斯的军事援助”（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64页）。——319。

- 327 德·伊·乌里扬诺夫此时是克里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1919年5月5日成立的克里木工农临时政府卫生和社会保障人民委员。——320。

- 328 这是列宁1919年5月13日在参加国防委员会讨论弹药问题的会议时所作的简要记录。列宁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如下决定：

“(1)为提高生产效率，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对图拉弹药厂的情况进行考察，但在同基·奥尔洛夫同志及其副手商妥前，不得采取任

何实际措施。该委员会由两名军事部门的代表、一名全俄工会理事会的代表和一名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的代表组成。

一周之后委员会应向国防委员会提交报告。

(2)命令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对奥尔洛夫同志或工厂管理委员会为加强辛比尔斯克工厂的生产能力将要提出的所有要求尽最大的力量并以最快的速度照办。要求奥尔洛夫同志在抵达辛比尔斯克一周后向革命军事委员会提交一份包括所有要求的明细清单。

(3)责成劳动人民委员部劳动力登记和分配司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将粗工特别是伊热夫斯克工厂的熟练工人送往辛比尔斯克工厂。

报告应在一周之后提交国防委员会。

(4)责成工会中央理事会命令其前往乌克兰的代表采取一切措施,通过乌克兰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加快和加强将卢甘斯克的熟练工人送往辛比尔斯克的工作。

报告须在一周之后提交。

(5)责成军械总部采取紧急措施以使彼得格勒能够尽可能多地提供图拉弹药制造厂所需的半成品。

报告一周后提交。

(6)责成克拉辛同志采取措施,将图拉工厂认真负责的工人派往波多利斯克,使波多利斯克工厂早日开工。

克拉辛同志须在一周后向国防委员会提交报告。供给主任也应在一周之后就此问题向国防委员会提交报告。

(7)责成斯克良斯基同志监督为改善波多利斯克工厂工人的粮食供应采取的紧急措施的执行情况。一周之后向国防委员会提交报告。

(8)责成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军事部门采取紧急措施,收集空弹壳。

一周之后要就此问题提交报告。

(9)责成斯克良斯基同志通过军事部门,必要时可吸收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专家参加搞清手工生产弹药的可能性问题。

报告一周后提交。”——321。

329 这一批示写在B. H. 塔拉索夫从下诺夫哥罗德省的索尔莫沃发给国防委员会的电报上。来电请求制止为数众多的特派员对井然有序的木

材流放工作滥加干涉。

看来列宁得到了阿·伊·李可夫的答复，因为他又划掉了这一批示并在电报上批注：“已办。存档”（见《列宁年谱》1976年莫斯科版第7卷第195页）。——322。

- 330 这一批示写在拉脱维亚军事人民委员卡·安·彼得松从里加发来的电报上。彼得松在来电中对列·达·托洛茨基指责苏维埃拉脱维亚军队“战斗力极其低下”表示抗议，他用拉脱维亚各部队在前线英勇作战的事实驳斥了托洛茨基的责难，并请求派最高军事检察院代表前来军队。

电报上有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的答复：“如果斯克良斯基不了解，我就打算询问一下情况。”——323。

- 331 这一批示写在列·达·托洛茨基从哈尔科夫省的库皮扬斯克发来的电报上。托洛茨基在来电中提出，必须采取措施以保证部队的辎重物资供应，同时还需派一名既懂军需又“有能力切实保障供给”的工作人员来加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军事采购局的力量。

电报上有阿·伊·李可夫的答复，大意是，为改善部队的辎重物资供应而采取的措施，最快也要在一个月后方可见效。——324。

- 332 指哈尔科夫煤炭总委员会于1919年5月16日发给列宁的电报。电文中请求对全体矿工不作动员。这次动员是根据俄共（布）中央1919年5月9日的命令进行的。该命令说：“中央委员会认为，近两周内的首要任务是至少动员2万名工人，把他们充实到南方面军的精锐部队中去，而不是用来组建新的部队。要调动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全体工人……”（列宁《军事通信集》1943年莫斯科版第61页）

列宁对哈尔科夫煤炭总委员会的复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第765页。——326。

- 333 列宁给托洛茨基发这一电报同保卫顿巴斯的斗争有关。鉴于这一斗争的重大意义，俄共（布）中央和列宁不止一次向乌克兰方面军司令部和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发出支援南方面军的命令。然而乌克兰的某些军事领导人出于地方主义利益迟迟不向顿巴斯调集部队，党中央和列宁对此十分不满，并批评了他们的这种行为。

1919年5月30日，国防委员会特派员格·纳·梅利尼昂斯基从哈

尔科夫电告列宁说,乌克兰的军事干部计划建立隶属于南方面军的顿巴斯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管辖乌克兰第2集团军、第8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

6月1日,列宁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托起草了一份发给瓦·伊·梅日劳克和克·叶·伏罗希洛夫的电报。他在电报中指出,政治局坚持拒绝乌克兰人“建立特别的顿涅茨统一体的计划”(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第658页)。

6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改组乌克兰的军事管理机关和军事指挥部问题。中央的决定指出:“撤销乌克兰方面军。另行组建一个向东行动并隶属于南方面军的集团军(现乌克兰第2集团军)和向西行动并直接隶属于总司令部的第12集团军。

乌克兰的整个疆土划分为若干军区,军区的数目与管辖范围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划定……基辅军区的军事委员享有乌克兰陆军人民委员的头衔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的表决权……”

关于保卫顿巴斯的组织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第595—597、634、643、645—649、652、657—658页。——328。

- 334 1919年6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决定,将谢·巴·纳察列努斯从彼得格勒召回并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往顿巴斯或南方面军的一个集团军任职。纳察列努斯自1919年6月8日起任南方面军第14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328。

- 335 1919年6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讨论了关于克·叶·伏罗希洛夫和帕·叶·德宾科的集团军自行支配从格里戈里耶夫处缴获的大部分军用物资的问题。会议决定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将这些物资交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掌管。

6月3日,列宁在发往哈尔科夫给国防委员会特派员格·纳·梅利尼昌斯基的电报中再次询问列·达·托洛茨基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夺回德宾科非法攫取的军用物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第664页)。——328。

- 336 这一指示写在克里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德·伊·乌里扬诺夫发来的电报上。——331。

- 337 电报上有人民委员会秘书的记录：“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认为，必须通过粮食人民委员部坚决要求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部立即将所有上述农机具分发下去。”——331。
- 338 1919年6月26日国防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关于清除卡马河航道上白匪布设的水雷问题。会议决定责成军事部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敦促伏尔加河区舰队尽快完成该项工作。同一天列宁签发了给萨拉普尔(维亚特卡省)伏尔加河区舰队司令部的电报，传达了国防委员会的命令：不得阻碍水运工作人员清除卡马河航道上的水雷，应向他们提供技术建议、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参看《列宁文稿》第15卷第633页)。——332。
- 339 电报上有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关于对遭灾农民耕作土地予以协助的批示。——333。
- 340 这是列宁在1919年7月3—4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作的札记。这次全会除一般性政治问题外，还审议了19个军事问题(本文献附录中收录的关于19个军事问题的决定及会议记录稿属首次全文发表)。会议对列·达·托洛茨基领导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对约·约·瓦采季斯总司令和总司令部大本营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334。
- 341 这个批示写在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秘书索·波·布里奇金娜所作记录的下面。记录上写道：“托洛茨基不来了——他卧病在床。”列宁的批示大概是在1919年7月3—4日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的第二天作的。——341。
- 342 列·达·托洛茨基向俄共(布)中央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其中写道：“我在各方面军中工作这一情况使我无法经常参与军事总部和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这同样使我无法就总部的许多措施向党和军事部门的工作人员承担责任，而我认为那些措施是对我们业已确立并得到党代表大会赞同的军事体制冒险的甚至是危险的破坏。
- 同时，我与中央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我继续留在前线工作是必要的，因此我请求：
- (1)免去我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军人民委

员)的职务;

(2)批准我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342。

- 343 亚·伊·阿尼西莫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博物馆事务及艺术文物和故居保护局学术委员会成员,1919年6月初在彼得戈夫被捕。

北方州公社联盟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在1919年6月17日写给彼得戈夫苏维埃主席和彼得戈夫肃反委员会的信中指出,“阿尼西莫夫是位在博物馆事业方面很宝贵的工作者,他根本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因而与当前任何政党没有瓜葛,也没有任何可以当作人质的材料,让他继续呆在监狱里极为不妥。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坚持认为应释放阿尼西莫夫,因为他受命负责许多项紧急工程和研究工作,顺便说说,博物馆事务人民委员纳·伊·托洛茨卡娅正是为此才把他派往彼得戈夫的”。6月28日一封致彼得格勒苏维埃国民教育局的信也称阿尼西莫夫是位杰出的古俄罗斯艺术史方面的专家和俄罗斯圣像画艺术鉴赏家。

7月4日,阿尼西莫夫的家属致电托洛茨卡娅,请求解救阿尼西莫夫。

在列宁的电报上写有格·叶·季诺维也夫关于释放阿尼西莫夫的批示。——344。

- 344 这个批示写在1919年7月9日收到的约·约·瓦采季斯和谢·伊·古谢夫的来电上。来电称:“7月7日。根据情报,彼得格勒有将近3 000门不同口径的大炮和许多炮弹。立即通过负责人员准确地查清上述情报是否属实并报告大炮和炮弹的数量、口径及其在彼得格勒的存放地点。”——345。

- 345 电话转述了1919年7月27日科兹洛夫(南方面军)来电的内容。电报说,必须派负责人员、从事宣传鼓动工作的人民委员前往临近前线各省进行政治工作。列宁在电话记录上用星花标出这个建议并在旁边写道:“对!”记录中提到“必须立即派尤·米·斯切克洛夫到南方面军去”,列宁在“尤·米·斯切克洛夫”名字下画了两道着重线并在旁边写上:“对”。——347。

- 346 1919年夏彼得格勒省破获了几起反革命阴谋案。密谋者的任务是帮助

尤登尼奇将军进攻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机关在喀琅施塔得逮捕了积极参与此案的反革命分子和一些右翼政党的活动家。——348。

347 见注 318。——349。

348 指列·达·托洛茨基 1919 年 8 月 6 日发自基辅的电报。电报说,1919 年 8 月 6 日托洛茨基、克·格·拉柯夫斯基、亚·伊·叶戈罗夫、谢·伊·阿拉洛夫、H. Γ. 谢苗诺夫、弗·彼·扎东斯基在基辅举行会议,决定将苏维埃军队撤至新的战线,而把黑海沿岸包括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让给敌人。——351。

349 1919 年 8 月 7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命令“非万不得已不得放弃敖德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9 卷第 52 页)。——351。

350 这个指示写在全俄总参谋部军事委员斯·斯·丹尼洛夫 1919 年 8 月 15 日来信的背面。丹尼洛夫在信中要求列宁在 8 月 16 日这天接见他,谈以下三个问题:“1.关于核对统计有服兵役义务者;2.关于重新审查过去被淘汰的人;3.关于 1901 年出生的人的征兵问题。”——352。

351 1919 年 8 月 23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根据列宁所拟的这一草案通过决议,批准俄共(布)中央组织局 1919 年 8 月 22 日的决定。该决定认为将彼得格勒社会保障局局长兹·约·利林娜调去做国民教育方面的工作是不适当的。这项决定并未执行。1919 年 12 月 20 日,列宁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彼得格勒党委会无视中央 1919 年 8 月 22 日、23 日和 9 月 17 日的决议,允许把利林娜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国民教育局局务委员会委员并委派她主管统一劳动学校处的工作。——353。

352 列宁于 1919 年 9 月 3 日看到东方面军政治工作人员瓦·尼·卡尤罗夫 1919 年 8 月 22 日写的信。卡尤罗夫在信中陈述了他儿子被捕一事。他的儿子 A. B. 卡尤罗夫原是辛比尔斯克省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被指控犯有渎职罪。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 1919 年 7 月 10 日的决定,A. B. 卡尤罗夫被肃反委员会机关免职。

列宁阅信后致电格·伊·博基,要求报告逮捕 A. B. 卡尤罗夫的原因。这份电报写在博基 9 月 4 日复电上。——354。

- 353 这一批示写在卡卢加省粮食人民委员亚历山德罗夫的来电上。来电说,抵达科泽利斯克和苏希尼奇的第14集团军部队擅自对各区粮食委员以枪毙相威胁,在粮食收集站抢走粮食、蔬菜,并征用牲畜。来电请求采取措施。

1919年9月12日国防委员会会议研究了南方面军第14集团军所属部队征用粮食和牲畜的问题。会议决定责成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派人调查此事并于两周后向国防委员会报告。

10月10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关于第14集团军部队征用粮食和牲畜一事的调查结果。国防委员会10月24日和11月10日的两次会议又就斯克良斯基关于这一问题的补充报告进行了讨论。——355。

- 354 这个批示写在卡希拉电站建筑工程总工程师格·德·瞿鲁巴1919年9月23日给工农国防委员会的报告上。报告谈到施工所需资金、粮食和饲料的供应方面形势严峻,提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1919年10月1日和10日国防委员会在列宁主持下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10月11日小人民委员会会议决定向卡希拉建筑工程拨款700万卢布并提供粮食和生活必需品。10月13日列宁签发了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见《列宁年谱》1976年莫斯科版第7卷第539、557、562页)。——358。

- 355 根据1919年10月21日东南方面军第10集团军的第231号命令和1919年10月24日第37步兵师的第72号命令,帕·叶·德宾科被任命为第37步兵师师长。——359。

- 356 指M.通加钦一案。通加钦是吉尔吉斯边疆区军事委员,1919年10月在萨马拉因被指控从事反革命活动、盗用组建军队的拨款和物资而被土耳其斯坦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11月初,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共(布)中央发去电报,通加钦因此获释,遂被送往莫斯科接受对此案的审理。在莫斯科,他于12月17日再次被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逮捕。全俄肃反委员会曾向俄共(布)中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报告了此案的调查过程。1921年1月,通加钦案件终结,他被释放。——360。

- 357 这个批示写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报《工人边疆区报》主编A. K. 沃龙斯基的一封信上,信中谈到省内的情况、同开小差行为作斗争的经过以及必须把一部分应征入伍的大学生留在苏维埃机关工作的建议等。沃龙斯基写道:“列宁同志:可别忘了我们的省。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后还有伊万诺沃的工人呢。征收党员周的情况不错。农村工作较差。”
- 列宁在信上批注:“1919年11月25日收到”,稍后又写道:“存档”(见《列宁年谱》1977年莫斯科版第8卷第54—55页)。——365。
- 358 这个批示写在A. M. 波嘉耶夫于1919年12月18日寄自斯摩棱斯克的一封信上,信中批评了红军军事作战机关和供给机关的工作,建议成立方面军和集团军“供给委员会”。
- 列宁在信上批注:“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波嘉耶夫的来信”。——366。
- 359 这个批示写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韦·米·斯维尔德洛夫于1919年12月23日发自乌法的来电上。电报说,由于萨马拉-兹拉托乌斯特一线燃料不足,无法完成列宁12月20日关于从西伯利亚发出缴获的高尔察克的200台机车的指示(见《列宁文稿》第15卷第904页)。电报列举了几项需要采取的措施并请列宁施加影响。斯维尔德洛夫写道:“请您在实施我同军事主管部门商妥的措施过程中向他们施加压力”(黑体和着重号是列宁用的)。
- 列宁在电报的第一页上写道:“送托洛茨基。见背面”。——367。
- 360 这是列宁在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46—577页)一文有关部分上所作的标记,此文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未发表的文章和讲话(1852年、1853年和1854年)》一书(1919年哈尔科夫版)。此文收入该书时的标题为《法国同神圣同盟之战的展望》。——368。
- 361 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成立的基伦特党人内阁。——368。
- 362 这一讲话主要涉及在经济管理中实行一长制的问题。为了恢复工业和

运输业,列宁提出在经济管理中改行一长制,但这一主张遭到一部分工会和经济机关负责人的反对,其中包括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的成员。他们认为,一长制破坏了工人民主的基础,将工人排斥于生产管理之外,使工人不能在实践中学习管理工作。列宁在讲话中批驳了这种观点。——372。

- 363 阿拉克切耶夫式的统治是指极端专横和残暴的统治。阿·安·阿拉克切耶夫是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权臣,推行反动的警察制度,用极端残暴的手段对付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和任何要求自由的表现。——376。
- 364 指尼·伊·布哈林和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著《共产主义ABC》一书,该书于1920年在莫斯科出版。——377。
- 365 这个批示写在M. B. 莫罗佐夫的报告上。莫罗佐夫在报告中请求将可以在国外采购的泥炭开采设备的清单交给苏维埃俄国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伊·埃·古科夫斯基。——382。
- 366 本批注涉及1920年2月22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就加强高加索方面军作出部署一事。
2月23日,列宁为了更详细地了解部队的部署情况,要求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报告称:“……高加索方面军则可以通过将西南方面军各部队重新部署、向左推进的办法得到必要的加强。这就会给高加索方面军增强几个师,而且比从北方超远程地经铁路调运预备队要迅速……”列宁在画着重线的地方写了批语:“看来,错就错在这里吧?西南方面军可能再也没有可供抽调的部队了”(见《列宁文稿》第16卷第85页)。——383。
- 367 《共产主义》杂志(《Comunismo》)是意大利社会党的刊物(双周刊),1919—1922年在米兰出版,扎·塞拉蒂任主编。——385。
- 368 列宁通过安·伊·巴拉巴诺娃收到了抵达俄国的美国政治流亡者、无政府主义者埃·戈尔德曼和亚·贝克曼的小册子《1917年6—7月亚历山大·贝克曼和埃玛·戈尔德曼诉讼案和他们在纽约联邦法院的演

说》(纽约版)。——385。

369 列宁在1920年3月12日以前接见了埃·戈尔德曼和亚·贝克曼。列宁在谈话时向他们详细询问了美国革命运动的情况,对他们在侨居俄国的政治流亡者中间开展工作的计划很感兴趣。——385。

370 这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对列宁采访的报道。

《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19世纪中叶起为自由党的机关报。起初是周报,从1857年起改为日报。1959年起改称《卫报》。——386。

371 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年改称工党。工联会员在交纳党费的情况下自动成为工党党员。作为集体党员加入该党的有和工党紧密联合的合作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是执行委员会,它同工联总理事会和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386。

372 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387。

373 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因此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该党内的国际主义派

(威·加拉赫、阿·英克平、约·马克林、费·罗特施坦)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1914年8月13日,英国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正义报》发表了题为《告联合王国工人》的爱国主义宣言。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1920年该党的绝大多数地方组织加入了英国共产党。——387。

374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英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1903年由一部分脱离社会民主联盟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苏格兰人)在苏格兰建立。——387。

375 巴库是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阿塞拜疆木沙瓦特党政府于1920年4月27日夜被推翻,1920年4月28日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告成立。——388。

376 1920年4月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19日—8月7日举行(开幕式于7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以后的会议从7月23日起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37个国家的67个组织(其中有27个共产党)的217名代表。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派代表列席大会,有发言权。代表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的。他在会前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对规定共产国际的任务和制定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列宁以俄共(布)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大会,并被选人主席团。

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作用和结构;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议会斗争问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土地问题;对新中派的立场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章程;组织问题(合法与不合法组织、妇女组织等

等);青年共产主义运动;选举;其他事项。

代表大会将列宁起草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作为大会决议予以批准。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的初稿为基础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在土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提纲为基础的决议。代表大会非常注意共产党争取和领导劳动群众的问题,它谴责了左倾学理主义,通过了《共产党和议会斗争》、《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和第三国际》等决议。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武器;共产党的作用在工人阶级夺得政权以后不但没有缩小,相反还无比地增大了。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一文件对于在革命纲领基础上巩固共产党和防止机会主义的和中派的政党钻入共产国际具有重大的作用。代表大会还批准了共产国际的章程,通过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一系列号召书。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国际的纲领基础、策略基础和组织基础,对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391。

377 Г.彼得罗夫在来电中说:“辛比尔斯克省布英斯克县穆拉托夫斯克乡饥饿的无产者请求提供面包和食盐”,还请求派一位有党性的同志“来清除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党员”。——392。

378 奥·阿·雅柯夫列娃在给列宁的电报中说,她丢失了证件,被军事检查人员扣留,请求通过电报予以证明。——393。

379 这是列宁就米·巴·托姆斯基的休假问题向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提出的建议。1920年6月3日,中央组织局对这一问题作出如下决定:问题留待中央政治局对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的人选作出决定后再解决。1920年6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让托姆斯基同志休假,其休假期限应严格遵照医嘱来确定”。——395。

380 这一电文写在格·叶·季诺维也夫的来电上。来电请列宁为《共产国际》杂志撰写一篇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任务的文章。

后来,列宁在1920年7月3日给季诺维也夫的电报中说,他将寄

去自己为《共产国际》杂志撰写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提纲刊登在该杂志1920年7月20日第12期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79—195页)。——396。

381 看来，列宁的这封介绍信是在颁发党证时为证明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夫妇的党龄而写的。——397。

382 这一指示写在西南方面军从哈尔科夫打来的电话的记录上，电话说，红军占领了科罗斯坚车站(西南铁路)并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和铁路物资。

电话记录上有秘书玛·伊·格利亚谢尔的附言：“已交给罗斯塔社供发表。1920年6月22日24时”。——398。

383 指《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见注380。——399。

384 这里谈的是关于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的组成问题。

1920年6月2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人员组成的决定：“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任命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为主席，苏里茨同志和博基同志为委员。”在1920年7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又提出不任命索柯里尼柯夫为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的主席，而让沙·祖·埃利亚瓦留任主席的建议，这个建议未被采纳。

列宁的这张便条经斯大林转给了克列斯廷斯基。——400。

385 这张便条是列宁对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当天来信的答复。克列斯廷斯基在来信中就列宁于1920年7月10日写给他的便条(见本卷第403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派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去克里木方面军不合适。为此，克列斯廷斯基提出三种方案：一、派索柯里尼柯夫去土耳其斯坦；二、将沙·祖·埃利亚瓦调往土耳其斯坦，派索柯里尼柯夫去土耳其；三、让埃利亚瓦留在土耳其，派维·米·莫洛托夫去土耳其斯坦。——401。

386 1920年7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听取了关于土耳其斯坦事务委

“员会的组成问题的汇报并作出决定：“任命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为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主席，萨法罗夫同志为委员，其他人员则委托组织局予以任命。”——401。

387 阿·马·高尔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1920年《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上。这期杂志还刊登了高尔基给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的一封信。

高尔基的文章和信充满对列宁真诚的愛和对列宁的激动由衷钦佩之情，但这两篇文章都是站在个人崇拜的立场上写的，其中有许多政治上有害的观点。高尔基在文章和信中对列宁的作用、俄国人民、俄国革命的性质都作了极其主观的、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评价。

1920年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决定，决定认为《共产国际》杂志刊登高尔基的文章和信，尤其是作为社论发表的那篇文章，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两篇文章不但没有任何共产主义的东西，相反有许多反共产主义的东西”（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54页）。——402。

388. 1920年7月2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上述铁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404。

389. 1920年7月2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指出：“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参加铁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是不合适的，这决不是说中央委员会在政治上对他不信任”。——405。

390 斯·伊·博京当时正在研究用电磁波远距离引爆的问题。列宁认为这个问题在国内战争条件下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十分重视博京的实验。关于这个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第375—376、403—405、437—438、454、520、575—576、590、628页；第51卷第313、470页；《列宁文稿》第16卷第544页。

博京的研究没有成功。——406。

391 这张便条是列宁在收到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彼得格勒维堡区工人A. A. 尤尔金的来信后写的。尤尔金在信中谈到无法得到合乎自己经验的工作。随信还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推荐信：“我因为在维堡

区工作过的关系,认识尤尔金同志,他是个能干的人。认识他的莫洛托夫和拉希亚也可以证明。因此我请求中央委员会重视他,让他担任合乎他的经验的工作。

致同志的敬礼!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乌里扬诺娃

附言:我于1917年6—11月在维堡区工作过,当时我经常同他接触。”——407。

- 392 指列宁给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每日新闻报》(在伦敦出版)记者塞格鲁的答复(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70—271页)。

这一批示就写在给塞格鲁的答复上。——410。

- 393 这里发表的是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

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20年9月22—25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41名,其中有表决权的116名,有发言权的125名,共代表70万党员。会议议程是:波兰共产党人代表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党史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列宁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根据列宁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缔结和约的条件的决议。会议同意在列宁直接领导下拟订的并经他审阅过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同波兰媾和的具体条件的声明。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讨论,在这次代表会议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会议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决议在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党的团结和纪律、加强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中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加强对青年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工作等方面规定了一系列实际措施。代表会议指出,必须广泛吸收普通党员积极参加省代表会议和俄共(布)省委全体会议。为了同各种舞弊行为作斗争和审理党员提出的申诉,代表会议认为必须成立监察委员会,在省委下面则成立党的专门委员会。

列宁作的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的全文在苏联时期一直未公布,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1992年第1期首次

公开发表。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当时曾以报道的形式在《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76—280页)。——411。

- 394 指1920年苏维埃俄国抗击地主资产阶级的波兰的战争。从1918年波兰国家重建起,波兰的统治集团就实行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政策。1919年波军占领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一些地区,包括明斯克在内。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准备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新的军事进攻时把地主资产阶级的波兰和彼·尼·弗兰格尔纠集的邓尼金残部作为主要突击力量。在他们的唆使和大力援助下,波兰政府拒绝了苏维埃政府一再提出的媾和建议,并于1920年4月25日不宣而战,对苏维埃俄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已经开始转入和平建设的苏维埃俄国不得不重新动员起来,抗击波兰武装干涉者。这场苏波战争进程曲折。先是波军进攻,占领了日托米尔、科罗斯坚、基辅等地。5月底红军展开反攻,6月12日解放基辅,8月中旬逼近华沙和利沃夫。但红军由于种种原因,在波军反扑下又被迫撤退。9月19日,波军在白俄罗斯重新发动进攻,进展不大。至此波兰已疲惫不堪,不得不同意缔结和约。1920年10月12日双方签订了初步和约。1921年3月18日签订了正式和约。——411。
- 395 1919—1920年,苏维埃俄国政府为了同波兰建立睦邻关系,曾不止一次向波兰政府提出缔结和约的建议。1920年1月28日,苏俄人民委员会向波兰政府和波兰人民发表声明,重申它承认波兰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并表示它愿意在领土方面对波兰作出重大让步,同意两国边界沿明斯克以东一线划定。苏维埃俄国建议的这条边界线比同年10月12日俄波双方缔结的初步和约所规定的边界线靠东一些。——411。
- 396 指俄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和波兰红十字会代表团于1919年10—11月在白俄罗斯米卡舍维奇车站举行的谈判,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关于彻底解决俄罗斯联邦扣押的波兰人质的问题的协议》和《关于交换被俘平民的协议》。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是作为俄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参加谈判的。——412。
- 397 指1920年7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乔·纳·寇松给苏维埃政府的照会。1920年夏,红军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击退了入侵的波兰军队。苏维

埃军队不断发起进攻,几乎打到利沃夫和华沙。寇松的照会就是为了阻止红军继续推进、挽救地主资产阶级的波兰和弗兰格尔白卫军而发出的。照会要求红军停止进攻,不得越过协约国最高会议1919年所建议的波兰东部临时国界线,即所谓“寇松线”。照会要求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签订停战协定,停止对弗兰格尔白卫军作战,并以协约国最高会议的名义威胁说,如不接受照会提出的建议,就将以它们“拥有的一切手段”援助波兰。1920年7月17日,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的建议发出复照,坚决拒绝寇松的调停,主张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直接谈判。苏维埃政府对英国并吞克里木的企图表示抗议,提出只有在弗兰格尔及其军队立即完全投降的情况下,才能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413。

- 398 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见注376。——416。
- 399 指1917年4月成立的中派政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后该党退出第二国际并派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加入共产国际一事举行了谈判。——416。
- 400 《红旗报》(《Die Rote Fahne》)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起初是斯巴达克联盟的中央机关报,由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创办,1918年11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该报多次遭到德国当局的迫害。1933年被德国法西斯政权查禁后继续秘密出版。1935年迁到布拉格出版;1936年10月—1939年秋在布鲁塞尔出版。——416。
- 401 1920年5月26日,列宁在莫斯科接见了英国工联和工党代表团,同他们就英国革命运动的前途、协约国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斗争、对波战争等问题进行了谈话。两周后,列宁又写了《给英国工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17—121页)。——416。
- 402 1920年7月,当红军在波兰前线取得胜利之际,列·波·加米涅夫赴伦敦进行谈判。1920年8月4日,加米涅夫会见了英国首相戴·劳合-乔治,会见中英国政府首脑要求苏维埃军队停止进攻。红军在华沙城下败退之后谈判中断,加米涅夫于1920年9月1日被逐出英国。驱逐的表面借口是指责加米涅夫对工人报纸《每日先驱报》的活动提供资助。列宁在文内所提到的加米涅夫的讲话,是1920年9月22日在代表会

议第一次会议上列宁作完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之后作的。——418。

- 403 “行动委员会”是英国工人为了阻止英国介入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而创建的群众组织，1920年8月9日在伦敦举行的工联议会委员会、工党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代表的联席会议上成立。除了中央“行动委员会”之外，各地还建立了地方“行动委员会”。英国工人最终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了公开参加对苏维埃俄国作战的打算。行动委员会于1921年初停止活动。——418。
- 404 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订。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419。
- 405 国际联盟(国际联合会)是根据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际联盟章程》于1920年1月成立的，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参加的国家有60多个。美国本是国际联盟的倡议者之一，但因没有批准国际联盟章程，所以不是会员国。国际联盟自成立起就为英、法帝国主义所操纵。它表面上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工具。1920—1921年，国际联盟是策划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中心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联盟无形中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告解散。——420。
- 406 苏维埃俄国同爱沙尼亚的和约于1920年2月2日在尤里耶夫签订。根据和约，苏维埃俄国承认爱沙尼亚的独立，双方建立外交关系，并互相承担义务不允许外国的或敌视对方的武装集团在本国领土上驻扎。这个和约是苏维埃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关系的第一步。它使苏维埃俄国开始有了同欧美进行商品交换的可能。列宁形象地称它是“一扇通向欧洲的窗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19页)。——421。

- 407 指以谢德曼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422。
- 408 指列宁1920年7月19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05—223页)。——422。
- 409 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些条件是根据列宁制定的原则起草的，共有21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98—204页)。——424。
- 410 见注402。——425。
- 411 看来是指根据美国社会团体“自由民族联合会”的倡议(1920年在纽约)出版的文集，该文集名为《俄美关系。1917年3月—1920年3月。文件和论文》。——429。
- 412 指1920年9月21日苏俄和波兰代表团就签订和平条约在里加开始举行的谈判。——430。
- 413 指代表农民利益的波兰人民党。——431。
- 414 指代表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出席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弗·乌兰诺夫斯基。——432。
- 415 看来是指美国社会党人，有关社会经济问题的作者约翰·斯帕戈。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总结发言中，均称斯帕戈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像是一个美国的阿列克辛斯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5、41页；第41卷第175页)。——436。
- 416 1917年七月行动是指俄国1917年的七月危机。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1917年7月3日(16日)，由第一机枪团带头，自发的游行示威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行动的趋势。鉴于当时

俄国革命危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党不赞成搞武装行动。7月3日(16日)下午4时，党中央决定劝阻群众。但是示威已经开始，制止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7月3日(16日)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同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一起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7月4日(17日)这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共有50多万人。示威群众派代表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遭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首领的拒绝。军事当局派军队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同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发生冲突，死56人，伤650人。在人民意志表达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于7月5日(18日)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把持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积极支持下，随即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7月5—6日(18—19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工人被解除武装。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被调出首都，派往前线。七月事变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告终，武装起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439。

- 417 这是列宁于1920年10月2日晚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青年团的任务》的讲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93—312页)之后对代表们所提问题的回答。

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10月2—10日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约有600名代表。大会议程如下：共和国的军事和经济形势；青年共产国际；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工作报告；青年的社会主义教育；民兵和青年体育；团纲；团章；选举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442。

- 418 1920年10月3日，在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尼·伊·布哈林作了题为《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442。

- 419 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共和国的军事形势和经济形势》的决议强调指出，共青团同整个无产阶级一样，所面临的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支援前线。共青团给自己提出的目标就是：全力支援红军，在后方组织好有力的政治教育工作，参加为前线募集物品的运动，提高为红军生产的各工厂的劳动生产率等等。——442。

- 420 这里指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兼纺织工厂开工突击委员会主席格·库·科罗廖夫。列宁于1920年10月1日会见了
他。——445。
- 421 在速记记录中,具体数字的地方是用7个零(0000000)代替的。格·库·科
罗廖夫关于同列宁会见的回忆录使我们可以确定这个数字是12000
万。科罗廖夫是这样写的:“我简要地向伊里奇说明了我此行的目的和
找他的原因。伊里奇走近我的身边,用手搭着我的肩膀对我说:‘科罗
廖夫同志,你们真能生产1亿多俄尺棉布吗?’我回答说,我有充分的材
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弗·伊·列宁朝我手里厚厚的材料夹瞥了一眼……
又说‘粮食人民委员部今年一共只准备供应居民8000万俄尺棉布,能
够在6个月之内再得到12000万俄尺,那太好了……’在规定的6个
月内,‘尽管中央在原料、燃料和其他物质的供应方面只完成了计划的
50%,伊万诺沃的纺织工人却为共和国提供了11800万俄尺
棉布’”(见《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4卷第263、265
页)。——445。
- 422 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在一些青年团的积
极分子中间流行着这样一种意见,认为青年团作为青年的政治组织应
当对团员作一定限制,只有那些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青年人才能被
吸收加入共青团。这个观点形式上的表现就是:持这一观点的人建议
将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喀山代表团团
长X.加尔别尔尤其积极地坚持这种观点。他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特
别指出:“在革命的过程中,我们的青年团组织在发展,我们注意到它有
一种倾向,就是它正从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任务的组织变成一个由共产
主义者构成的组织。”但是,代表大会的代表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知
道,按此观点就会取消青年团对广大青年群众进行政治工作的任务,把
青年团组织变成搞关门主义的小团体,变成“青年共产党”。
- 列宁显然不知道这个建议,因此认为改变组织名称毫无意义,对青
年团活动的性质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445。
- 423 指Л.А.沙茨金,他是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领导者之一,在
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担任执行主席。——445。

- 424 指1920年10月3日《消息报》第220号发表的Л.Н.列文-伦敦斯基的《如何解决我国红军的穿衣问题》一文，文章说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为红军部队提供军装。——450。
- 425 这张便条是列宁在收到米·斯·奥里明斯基的来信后写的。奥里明斯基在来信中谈到莫斯科郊区疗养院职工的粮食供应情况和个别人的舞弊行为。——451。
- 426 这个批示写在人民委员会负责国外铁路订货的全权代表尤·弗·罗蒙诺索夫1920年11月2日关于《我国外贸的最近任务》的报告上。报告说，必须扩大和加强同瑞典的贸易，建立同德国和英国的贸易关系。——452。
- 427 经列宁补充的这一决议草案于1920年11月10日由俄共(布)中央全会批准。——453。
- 428 1920年11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格·叶·季诺维也夫的提纲并通过如下决定：“成立由季诺维也夫同志、托洛茨基同志、李可夫同志、斯大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以完成以下任务：彻底改写提纲，逐条大幅度删除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和言过其实的承诺，把整个重心放在具体可行的、在短期内可望切实实施的建议上。一周内对提纲加以补充，形成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草案。要特别重视‘官僚主义的’和‘官僚主义’这两个用语的使用。”——461。
- 429 这一批注是列宁在《社会主义月刊》1920年第22—23期合刊第950页刊登的恩格斯1891年11月1日致康·施米特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12—714页)上作的。——462。
- 430 指由黑格尔生前好友菲·马尔海奈凯、约·舒尔采、爱·甘斯、列·冯·亨宁、亨·霍托、卡·米希勒、弗·弗尔斯特出版的18卷本《黑格尔全集》第6卷《简明哲学百科》上册《逻辑学》1843年柏林第2版。——462。
- 431 指由卡尔·罗森克兰茨作序的黑格尔《简明哲学百科》1815年柏林第

4版。——462。

- 432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是为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商讨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于1920年10月抵达莫斯科的。

共产国际成立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展开了广泛的争取加入共产国际的运动，尤其是当西班牙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确认为共产国际西班牙支部之后，这一运动更是加紧进行。在1920年6月举行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代表赞成立即加入第三国际，但是由于右派领袖的坚持，大会决议中写进了一系列附加条件。例如，要求共产国际保留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其代表大会上修改第三国际决议的权利并保证该党拥有反对将中派分子开除出共产国际的自由。

赴莫斯科的代表团成员中，既有赞成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入共产国际的丹尼埃尔·安吉阿诺(该党书记)，也有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费尔南多·德·罗斯·里奥斯。

两位代表回国后向1921年4月举行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三次非常代表大会汇报了他们的莫斯科之行。在大会就加入共产国际问题的决议进行表决时，机会主义者获得了多数票，拥有少数票的革命派宣读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宣言后退出会场，他们宣布成立独立的组织——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该党于1921年11月与西班牙共产党合并为统一的西班牙共产党。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在向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作的报告中谈到了列宁同西班牙代表团的谈话内容，报告发表在1921年1月18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社会党人报》上。——463。

- 433 修改后的决定在1920年12月11日由列宁主持召开的经济委员会会议上通过。——466。

- 434 1920年10月10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所属德意志人支部中央局致信列宁，请求列宁同意他们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译成德文出版。信寄到了俄共(布)中央书记处，信封上有列宁秘书作的记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复信于12月16日寄出。”但列宁的复信尚未发现。这里刊载的是列宁对德意志人支部中央局来信内容所

作的摘要。

1921年1月11日,德意志人支部中央局在给列宁的回信中写道:“您的来信刚刚收到,为翻译您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们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您的著作大概将在维也纳由共产主义出版社出版。翻译工作将由哲学教授皮特担任。在该书出版前我们会将译稿寄给您审阅并同时通知您责任翻译的姓名。不言而喻,一切将按照您的意愿办。

确切地说,我们希望您的著作在这半年内就能问世。”列宁在这封信上对秘书写了如下批语:“格利亚谢尔同志,请提醒我几次。”

1921年1月12日,德意志人支部中央局正式向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部提出在维也纳出版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德文版的请求。信中提到列宁同意他的著作用德文出版并答应为德文版写序言。这里发表的文献就是德意志人支部中央局根据列宁1920年12月16日信的内容作为“作者的要求”附在信中的。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德译本不知什么原因未能在1921年问世,该译本直到1927年才得以出版。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所属德意志人支部中央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在德奥战俘中进行宣传鼓动和文化教育工作。——467。

- 435 弗·伊·涅夫斯基的论文《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反动派的哲学》是作为后记刊载在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2版中的。——467。

- 436 这一决定草案是列宁在1920年12月20日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拟的,会议讨论了正在伦敦同英国进行贸易谈判的苏维埃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列·波·克拉辛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之间的关系问题。

列宁的这一决定草案未作任何修改由当天的中央全会会议通过。——468。

- 437 这一批注是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作的。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来信是应列宁的请求对代表大会代表亚·叶·敏金关于是否已采取措施改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关系的便条作的答复。答复说，俄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联合成立了工作委员会对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了调查。——469。

- 438 这一批注是列宁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文章、摘录和文件汇编》一书(③, 德朗为纪念恩格斯诞辰一百周年而出版)中1884年12月11—12日致奥·倍倍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219—254页)上作的。信中的删节是汇编的编者作的。

列宁在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和《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以及《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都引用了恩格斯致倍倍尔信的这一部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9、54、244—245页)。

列宁在恩格斯的《政治遗教。选自未发表的书信》1920年柏林版上也对恩格斯致倍倍尔信中的这一部分作了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0卷第376—377页)。——470。

- 439 电报上有尼·巴·布留哈诺夫的批语：“转阿·巴·哈拉托夫。此事我已同您谈过。准确数字我不记得了。可否马上提供一份材料？”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阿·巴·哈拉托夫在1921年2月4日晚10时45分报给列宁的材料上说，下周将有207车皮粮食和100车皮肉运抵彼得格勒。这一情况已在电话上通知彼得格勒方面。——474。

- 440 要求米·安·沙特兰和彼·谢·奥萨德奇去莫斯科是为了决定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列宁于1921年3月20日曾同奥萨德奇谈了话。

列宁在1921年4月1日召开的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签署了隶属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基本组织条例草案，并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成员名单上写出了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奥萨德奇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沙特兰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

关于奥萨德奇和沙特兰，另见本卷第484页和第485页。——477。

- 441 保·莱维作为德国统一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1921年1月15—21日在里窝那举行的意大利社会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意大利社会党发生了分裂。莱维开完代表大会回到德国后，即为以扎·塞拉

蒂为首的意大利中派分子辩护。在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反对塞拉蒂及其追随者和欢迎建立意大利共产党的决议后，莱维和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另外4名中央委员(奥·布拉斯、恩·多伊米希、阿·霍夫曼和克·蔡特金)以不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为理由于1921年2月24日声明退出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478。

- 442 指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1年2月1日《关于意大利党的分裂》的决议(载于1921年2月2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决议表示支持意大利共产党，赞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意大利问题上的路线，并批评了扎·塞拉蒂集团的行为。决议也陈述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意大利共产党在塞拉蒂集团同中派断绝往来的条件下可以与该集团合并。保·莱维利用这一点支持塞拉蒂集团。

德国统一共产党是在1920年12月4—7日于柏林举行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同德国共产党合并，是德国革命运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于这一合并，德国共产党当时成了共产国际中仅次于俄共(布)的最大的支部。德国无产阶级最有声望的领袖恩·台尔曼随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一起加入了德国共产党。——478。

- 443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1年2月22日关于坚决反对保·莱维支持扎·塞拉蒂中派集团的决议(载于1921年2月23日《红旗报》)。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决议中对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月1日的决议表示同意，但同时也建议该党中央委员会不能允许对决议作出可能有利于塞拉蒂中派集团而使意大利共产党人为难的解释。

3月23日，莱维在致罗斯塔社驻维也纳代表的声明中声称，他的所作所为均事先征得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的同意。莱维企图将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月1日的决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2月22日的决议对立起来，并指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前后不一致。

小常务局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构，于1919年7月18日成立。1921年9月14日执行委员会将小常务局更名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478。

- 444 亚·德·瞿鲁巴于当天向列宁报告说：“在实行粮食税的决定通过后，

部务委员会即已决定调动粮食工作人员。此事我已在您会见乌法农民的前一天向您报告过。调动将会认真进行……”——479。

- 445 这是在原坦波夫省农村工作处处长 B. A. 洛帕托 1921 年 2 月 9 日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上作的批示,洛帕托在信中请求党中央协助他获准去莫斯科接受技术教育。1921 年 4 月 4 日组织局会议审议了这一问题,洛帕托的请求得到批准。——480。
- 446 1921 年 3 月 28 日晚,列宁主持会议讨论租让问题,会议过程中托洛茨基感到身体不舒服,给列宁写了一张便条:“身体不适,只好退席。请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反正我也听不进去)把会开完。”看来,列宁会后就此给谢马什柯打了电话,正巧他不在。第二天,列宁起草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并给尼·亚·谢马什柯写了这张便条。4月23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下列决定:“命令托洛茨基同志去别墅疗养,疗养地点和时间根据医嘱选定。责成捷尔任斯基同志监督托洛茨基同志执行本决定。”——481。
- 447 这一批示是就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信而写的。索柯里尼柯夫在信中建议对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土耳其斯坦局的成员进行某些调整。1921年3月2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482。
- 448 这是对尼·彼·哥尔布诺夫关于何时接见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叶·萨·瓦尔加的便条的答复。秘书玛·伊·格利亚谢尔为答复列宁关于瓦尔加地址的询问,在文件背面写上了瓦尔加下榻的宾馆的房号。——483。
- 449 这一批示写在弗·尼·罗扎诺夫教授 1921 年 4 月 9 日的便条上,便条中有关于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健康状况的诊断结论:“必须在监护下进行长期疗养治疗”(双横线是列宁加的)。
后来列宁在罗扎诺夫的便条上又写道:“保存”。——486。
- 450 这个批示写在格·瓦·契切林 1921 年 5 月 3 日给列·达·托洛茨基的信上。契切林在信中写道:“我们几个代表的报告多半讲一些日常的

问题，只是偶尔综述一下政治形势和我国与所在国的关系。我尽量给您寄去一些对您最有用的材料。严峻的粮食状况使我的身体大受影响，我身边业务熟练的助手又非常少，因此我无法担保能办到为完成您的任务所需要的一切。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格奥尔吉·契切林

现在‘办公厅’这个国中之国不让卡拉汉和我管事，——以前是‘无体制’，现在有了‘体制’，则事无巨细都要上上下下经过五、六个部门，公文发了一大堆，来访的外国使团却无床可睡，记者因食不果腹纷纷跑到国外去了，我又不能跑到国外去，所以落到了如此虚弱的地步，而且为了‘体制’正在逐渐耗干。”

信上有托洛茨基写的批语：

“列宁同志：

真的不能让契切林吃饱吗？或许这是针对‘体制’的绝食？”

列宁在文献上作了批注：“存档((秘密))((关于契切林))”（见《列宁年谱》1979年莫斯科版第10卷第382页）。——488。

451 帕·彼·哥尔布诺夫当天即报告了为调整格·瓦·契切林的食品供应所采取的措施。——488。

452 这个批示写在格·叶·季诺维也夫1921年5月10日打来电话的记录上，电话称：“如有可能，务请取消星期三对共产国际问题的讨论，并将此问题提交全会讨论。我今天实在无法脱身。”

列宁还写了给秘书的指示：“速送莫洛托夫”。——489。

453 格·纳·梅利尼昂斯基本来是去日内瓦出席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大会的，因途中被捕，未能赶到日内瓦，在他到达柏林时，代表大会已闭幕。格·瓦·契切林提请维·米·莫洛托夫注意的是谈话中下面这句话：“梅利尼昂斯基同志在德国途经斯德丁市时，看到了该港生活由于海员罢工而陷于停顿的情况。”

党的纪律裁判会以及1921年9月5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均审查了梅利尼昂斯基的问题，认为梅利尼昂斯基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490。

- 454 这封信与阿·伊·李可夫的健康有关。1921年6月1日,李可夫的妻子H.C.李可娃给列宁写了回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的丈夫执意不肯出国。他除了原先就对国外有恶感外,还不愿意见到200万外逃的俄国人中的什么人,不愿意生活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度里,不愿意脱离俄国。

昨天医生在我们家进行了彻底的会诊,我们商定马上设法摸清现在能否在高加索进行必要的治疗,能否提供像样的饮食,因为医生们认为他的病十之七八要归咎于吃得太差和没有定时进餐。两位医生都肯定地说我国的治疗比国外的好,还说治疗可以推迟到7月中旬,但必须每天都让他吃饱吃好,而且定时进餐。

我丈夫答应,如果医生不满意在高加索的治疗安排,他可以出国,但即便如此,他也只能秘密地出去。

事情进展情况,我将再向您报告。

衷心地向您问候!

H. 李可娃

1921年6月1日”。

——491。

- 455 指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是一次非常代表会议,于1921年5月26—28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39名代表。代表会议议程包括下列问题:经济政策(粮食税、合作社、财政改革、小型工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当前的作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报告;组织问题。会议主要讨论了新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491。

- 456 列宁的这篇讲话是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1921年5月27日晚间会议上发表的,是对维·米·莫洛托夫关于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工作情况报告的补充。——492。

- 457 指列宁在1921年5月18日举行的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讨论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

俄共(布)中央认为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很重要,因此指派了一个专门委员会领导代表大会的工作。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应成为代表大会各项决议基础的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的决议草案,并委托该委员会委员米·巴·托姆斯基将它提交共产党党团讨论。但是托姆斯基没有这样做,而党团会议却通过了达·波·梁赞诺夫提出的与俄共(布)关于党和工会相互关系的历次决议精神背道而驰的决议。俄共(布)中央5月18日全体会议谴责了梁赞诺夫的决议,决定解除托姆斯基在专门委员会和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的工作,免去梁赞诺夫在工会中的职务。

列宁受俄共(布)中央的委托,在党团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剖析了梁赞诺夫决议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性质。党团以大多数票否决了梁赞诺夫的决议,通过了中央的决议。

列宁讲话的记录没有找到。讲话的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88—289页。——492。

- 458 指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在讨论工资问题时产生的分歧。弗·雅·丘巴尔和阿·季·哥尔茨曼提出了不同的提纲,前者的提纲较符合俄国当时的资源、人力和资金情况,后者的提纲则脱离俄国的现实。但是党团却通过了哥尔茨曼的提纲。为此,俄共(布)中央于1921年5月22日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决议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委员会赞同(由党团委员会通过的)丘巴尔同志的提纲,否决哥尔茨曼同志的提纲”。“中央委员会无意撤销党团就不涉及立即改变政府政策的问题所作的决议……这一次不行使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进程和建议进行干预的权利。中央委员会只是指示在党团中宣读本决定,使代表们加倍重视由于通过哥尔茨曼的决议而承担的责任……”(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86、287页)

此后,工会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根据五金、纺织、矿业等产业工会代表团和莫斯科、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最重要的无产阶级中心城市代表团的提议,重新审查了已作出的决定,以多数票原则通过了中央赞同的丘巴尔的提纲。5月24日,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党团通过的提纲。

关于丘巴尔和哥尔茨曼的提纲,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

会议5月27日上午会议上作的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也提到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17页)。——495。

- 459 尤·拉林和阿·季·哥尔茨曼于1921年5月10日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关于在企业中实行粮食集体供应的决定草案,中央政治局在当天的会议上没有批准这一草案,而作出如下决定:“拉林同志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草案中有关工资政策的部分应予否决,责成起草人更加仔细地重新研究这个问题,特别是要考虑到对最少数量的工人实际供应最起码数量的粮食的可能性。草案修改后提交人民委员会,以便在提高生产率的前提下,在某些企业中试行集体供应制以代替个人凭卡配给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87页)。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决议》第6条规定:发展实物奖励制度,试行集体供应制(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21页)。

1921年6月14日和6月17日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分别通过了关于对职工实行集体供应制的决定(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65页,第50卷第457、461页和第51卷第215页)。——495。

- 460 指卡·伯·拉狄克的小册子《德国统一共产党内策略上的意见分歧》。拉狄克在回条中说:“近日将在柏林出版。《共产国际》杂志也将发表对该书的补充。”补充以《保尔·莱维的堕落。(《德国统一共产党内策略上的意见分歧》的后记)》为题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1921年第17期上。——498。

- 461 这张便条是因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出国问题而写。1921年1月14日什克洛夫斯基的妻子德·泽·什克洛夫斯卡娅在给列宁的信中说,自从1920年10月回国后,她和孩子们总是生病,适应不了这里的环境,请列宁帮忙派什克洛夫斯基驻外工作,这样家属也可一同出国。列宁同意了这一请求。

1921年2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经与列·波·克拉辛和格·瓦·契切林商定后批准什克洛夫斯基在国外找工作,从而撤销了组织局1月21日的决定(该决定建议什克洛夫斯基在莫斯科或克里木找工作)。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遭到俄罗斯联邦驻德国商务代表波·斯·

斯托莫尼亚科夫和商务副代表尤·赫·卢托维诺夫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决定不正确。

5月7日，列宁给驻柏林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维·列·柯普发电催办什克洛夫斯基的签证，同时指出：“请卢托维诺夫不要再反对此事，他这样做既不合法——因为有政治局的决定，对此决定无人提出过异议；实质上也不正确——因为谁也没有把什克洛夫斯基提升到高的职位，这里只涉及帮助他的家属和对人员的使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第310页）。

什克洛夫斯基于7月得到签证。有关什克洛夫斯基出国的问题，请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第83—84、131、133、135、246、278、310—311、385、416—417、420—421、435、483页，第51卷第60、306页。——499。

- 462 列宁同列·达·托洛茨基的这些来往电报是就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交换意见。——500。

- 463 列宁于1921年6月4日21时前往哥尔克，6月14日11时返回莫斯科。——501。

- 464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是俄国代表团负责起草的。1921年6月1日，卡·伯·拉狄克送给列宁一份按照库恩·贝拉和奥·塔尔海默的建议修改过的提纲草案和库恩·贝拉、塔尔海默两人拟的提纲草案。列宁在装材料的信封上写了自己对提纲的初步意见（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65页），然后又写了这里收录的信，对提纲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

提纲草案根据列宁的指示改写后，在有各国代表团参加的预备会议上讨论了几次，最后以俄国代表团的名义提交代表大会。6月30日，拉狄克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7月1日，列宁在大会上作了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7—37页）。提纲于7月12日由代表大会一致通过。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52个国家的605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48

个共产党、8个社会党、28个青年团、4个工团组织、2个反对派共产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西班牙工人共产党)以及13个其他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俄共(布)代表共72人,列宁是代表团团长。代表大会议程共22项,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意大利问题;共产国际的策略;红色工会国际向共产国际的关系;俄共(布)的策略;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国际的组织等。

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和大会的进行,并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他参与了大会主要决议的制定,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俄共(布)策略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和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讲话,并在一些代表团的会议上多次发言。

这次代表大会对年轻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条件制定共产国际的策略并研究共产国际的组织问题。在大会上,列宁除了关注同中派危险作斗争外,还非常关心同“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作斗争。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党策略的基础,提出了争取群众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实现统一战线策略的任务。——502。

- 465 指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及一切工会组织的《公开信》(载于1921年1月8日《红旗报》)。在这封信中,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德国一切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和社会党组织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日益猖獗的反动势力和资本对劳动者生活权利的进攻。共产党人提出的共同行动的纲领包括以下要求:提高战争残废者的抚恤金,消灭失业现象,由垄断组织出资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由工厂委员会监督现有全部食品、原料和燃料,全部停工企业开工,由农民苏维埃和农村雇农组织共同监督播种、收获和全部农产品的销售,立即解除一切资产阶级的军事化组织的武装并将之解散,建立工人自卫组织,大赦全部在押政治犯,立即恢复同苏维埃俄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公开信》提出的共同行动的建议,遭到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右翼领导的拒绝。——504。

- 466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由被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19年10月)

开除出党的无政府主义“左派”分子组成，1920年4月在柏林成立。为了促使德国所有共产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和争取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中的无产阶级优秀分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0年11月暂时同意该党作为同情政党加入共产国际，同时向该党提出同德国统一共产党合并和支持其一切行动的要求。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要该党在一定期限内并入德国统一共产党，否则就要取消它作为共产国际同情政党的资格。由于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这项决议，该党被认为自行退出共产国际。该党后来蜕化成为宗派小集团，于1927年解散。

——504。

- 467 指意大利社会党对改良主义者的态度问题。意大利社会党于1919年10月加入共产国际。该党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但代表团团长扎·梅·塞拉蒂当时持中派立场，在代表大会以后反对同改良主义者决裂。由于这个原因，该党在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左派于1921年1月21日声明退出社会党，并在同一天召开会议，组成意大利共产党，通过了无条件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21条）的决议。

在发生上述事件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把意大利社会党开除出共产国际，只承认意大利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的成员。为了抗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这一决定，意大利社会党派出了由康·拉查理、法·马菲和里博迪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专门就意大利问题进行了讨论，列宁在会上讲了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1—26页）。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9日通过了如下决议：“意大利社会党在没有把艾米利亚雷焦改良派代表会议的参加者及其支持者开除出党以前，不能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

如果这个最后通牒性的先决要求被接受的话，第三次代表大会将委托执行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步骤，把业已清洗了改良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的意大利社会党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国际支部。”但是这个决定未能得到执行。

1922年10月，在法西斯势力向工人阶级进攻和改良主义者背叛的情况下，意大利社会党在该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开除了改良主义

者。同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接受意大利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但是这个决定没有实现。意大利社会党内部拥护第三国际的“第三国际派”(塞拉蒂、马菲等加入了该派)在1923年4月该党非常代表大会上未能获得多数,并且于1924年2月被开除出党。1924年8月,“第三国际派”(约4500人)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505。

- 468 **三月行动**指1921年3月德国中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德国统一共产党在德国中部地区影响很大。德国政府当局为了镇压这里的革命运动,派遣公安警察和国防军进入这个地区,占领了一些重要企业,以挑动工人进行过早的没有准备的起义。德共梅泽堡专区党组织于3月21日号召进行总罢工以回答这个挑衅。罢工在几天之内扩展到整个德国中部,并在许多地区变成了工人反对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也于3月25日宣布全德总罢工。德国中部地区工人的这次斗争坚持到4月1日,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被镇压下去。一百多名工人惨遭屠杀,几千名工人被投入监狱。

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在三月行动中犯了许多错误,主要是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没有指明这次斗争的防御性质,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把大多数工人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德国的三月行动,指出了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错误,同时也确认三月行动是几十万无产阶级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英勇斗争。

保·莱维对三月行动持反对态度,于1921年4月初出版了题为《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的小册子,把德国无产者的斗争称为“巴枯宁式的暴乱”,并鼓动工人指责共产党人。鉴于莱维粗暴地破坏党的纪律,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4月15日决定把他开除出党,并要求他交出国会议员当选证书。4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决定。——505。

- 469 可能是指卡·伯·拉狄克提出的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提纲初稿中的下述内容:“他们(即拉狄克所说的许多国家共产党内的中派集团)看到共产国际要建立的只是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党,便掀起了骇人听闻的叫嚣,说什么共产国际陷入了宗派主义。德国的莱维集团、捷克斯洛伐克的什麦拉尔集团等就是这样干的。这些集团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这是一些用共产主义的词句和理论掩饰其消极等待革命的政策的中派

集团。当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大多数已经站在共产主义立场上的时候，什麦拉尔集团却迟迟不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507。

- 470 这里发表的是 1921 年 6 月 15 日列宁在会见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团时作的简要记录和发言提纲。

列宁在会见时发表了长篇讲话，谈到了共产党的策略问题、德国统一共产党内的状况及 1921 年三月行动的教训，批评了德国统一共产党领导人的“左”倾观点和在 1921 年三月行动中的错误。列宁讲话的全文未保留下来，但根据正文发表的笔记及参加会见者的回忆可以推断出列宁讲话的内容。笔记中提到了《革命进攻的策略和组织。三月行动的教训》一书（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0 卷第 402—433 页）中的页码。列宁用各种标记把反映错误观点和披露 1921 年三月行动过程具体事实的这几页标了出来并写进讲话提纲。

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弗·黑克尔特在其回忆中提到列宁会见时讲的如下一段话：“不是一清二楚明摆着是圈套嘛。你们本来应当为了自己的目的去动员工人群众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从而向群众证明你们是对的；可是你们却炮制了毫无意义的‘进攻理论’，让所有警察、所有反动当局抓住了把柄，把你们说成是先发动进攻的人，而他们倒是在保护人民！”（见《回忆列宁》1982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5 卷第 398 页）。——508。

- 471 指《革命进攻的策略和组织。三月行动的教训》（1921 年莱比锡版）一书。列宁在提纲里标出了这本书中的一些页码和文章。——508。

- 472 列宁在这里用“空话”一词概括了 J. 海德尔的“左”倾文章《从卡普叛乱到三月行动》。列宁还以同样的方式评价了库恩·贝拉和奥·塔尔海默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拟的提纲草案（见本卷第 502—507 页）。——508。

- 473 指列宁 1921 年 4 月 16 日致克拉拉·蔡特金和保尔·莱维的信（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50 卷第 255—256 页）。——509。

- 474 弗·黑克尔特回忆道：“列宁问：‘你们让工人去战斗，叫他们受到像在曼斯菲尔德所遭到的那种打击；这样一来，工人会怎么想呢？——这一

点,你们当初是怎么考虑的?’威廉·克南答道:‘工人将通过他们受到的打击来学习。’列宁又问:‘现在他们已经失业了,这下他们还学习吗?’克南答道:‘在这种情况下,肚子将使他们的脑袋充满革命的毅力。’

列宁抓住了这句话,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整个立场嘲笑了一番。每当他在什么问题向我们证明我们的观点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和危险的时候,他总要加上一句:‘嗯,你们这一套全是发源于肚子促使脑袋革命的办法……’”(参看《回忆列宁》198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397页)。——510。

- 475 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伯·克南回忆道:“列宁尖锐地驳斥了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代表不止一次的声明,他们企图把三月间的失败归罪于群众,说什么是群众的问题——群众压根儿就没有打算去斗争。列宁把这种行为称之为绝无仅有的恬不知耻。列宁说,这些人不配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列宁根据刚刚收到的巴伐利亚铁路职工罢工的消息,用事实向他们证明了群众是愿意斗争的,只要适当的准备。”(见《回忆列宁》198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414页)——510。
- 476 指1921年4月16日德国统一共产党8名党员发表声明抗议把保·莱维开除出共产党,表示拥护他的立场并要求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510。
- 477 引自卡·拉狄克的小册子《德国统一共产党内策略上的意见分歧》。——511。
- 478 这一文献是列宁在1921年6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期间对库恩·贝拉讲话的简要记录和他关于法国共产党现状问题讲话的提纲。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是为了讨论法国共产党的现状问题而于1921年6月16—18日举行的,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512。
- 479 法国共产党于1920年12月在图尔代表大会上成立。该党成分复杂,主要有左、中、右三派。社会民主党传统在党内有很大影响,党内既有为数不少的机会主义分子,也有持“左”倾观点的人。

1921年5月,法国政府颁布法令,动员1919年的适龄公民入伍,以占领未按凡尔赛条约支付战争赔款的德国的部分领土。追随法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的领导人要求共产党号召新兵不听从动员,并提出了“总罢工”、“革命起义”等“左”的口号。法国共产党没有这样做,极“左”分子指责党犯了机会主义错误。

1921年6月16日,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斐·洛里欧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法国共产党现状的报告。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书记M.拉波尔特和卢森堡共产党代表Θ.赖兰德、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兀·列卡伊在发言中都从“左”倾立场出发批评了法国共产党的政策。列·达·托洛茨基在发言中驳斥了上述这些人对法国共产党政策的攻击。他说,当然可以因为党没有非常果断地为革命作准备而批评它,但是要求党“在不具备应有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时完成革命……这是十足的废话”。

在6月17日的会议上,国际工会理事会领导人索·阿·洛佐夫斯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A.施瓦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库恩·贝拉、德国共产党代表奥·塔尔海默等人在发言中都谴责法国共产党的政策,并提出了“左”的要求。列宁则在这一讲话中对这些“左”倾观点进行了抨击。

1921年6月25日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刊《莫斯科报》对列宁的讲话作了如下报道:“列宁同志批评了库恩·贝拉同志‘左’的倾向。错误有机会主义的,也有‘左’的。假如我们在法国问题上支持库恩·贝拉的观点,我们会破坏甚至长期阻碍法国运动的发展。这并不是说我想维护法国党。我非常清楚,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法国党的行为是真正的共产党应有的行为。但是如果党号召党员保持冷静、遵守纪律,那么有‘左’的倾向的人就不应该对此公开地冷嘲热讽。当然必须同党内的机会主义作斗争,但也要防止极‘左’行为。”——514。

- 480 指库恩·贝拉对吕·奥·弗罗萨尔为1921年5月5日《人道报》撰写的社论《冷静与纪律》所进行的批评。社论以法国共产党的名义对法国军队因德国不支付赔款而出兵占领德国一些城市的做法提出抗议。鉴于局势严重,社论号召共产党员保持冷静,遵守纪律。

库恩·贝拉指责法国共产党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称该党的立场为机会主义立场并且要求该党开展“革命的、共产主义的鼓动”,用“革

命的语言”说话。——515。

- 481 马塞尔·加香在答复青年联合会代表团提出的号召公开抵制征兵的要求时说,将在伦敦就德国履行支付赔款义务的问题举行会议,会议的决议可能改变事态的进程。会议于1921年4月29日—5月5日举行,德国政府接受了会议的要求,答应履行赔款义务。——516。
- 482 M.拉波尔特在发言中说,为防止爆发新的战争,青年联合会认为,必须号召1919年的适龄公民不去征集站报名并且通过革命工团主义者委员会组织总罢工和起义以支持这一号召。拉波尔特指责共产党在动员问题上不能坚持“正确、果断的立场”。——516。
- 483 指卢森堡共产党代表Э.赖兰德,他在发言中指责法国共产党在法国军队占领卢森堡时没有采取革命的行动。——516。
- 484 **第二半国际即维也纳国际。**1921年2月,在革命群众压力下退出第二国际(即伯尔尼国际)的中派社会党在维也纳召开代表会议,另外成立了维也纳国际,通称第二半国际(正式名称是社会党国际联合会)。1923年5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39年解散。——517。
- 485 文献上有阿·萨·叶努基泽的批示,建议把索柯洛夫夫妇暂时安排在苏维埃5号楼。——518。
- 486 这一批示写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档案文献部1921年6月15日开列的国外书籍清单上。列宁画了线的书籍如下:莱·拉加茨《社会主义与暴力》奥尔登版;弗兰茨·威尔梯《第三国际与瑞士社会民主党》1919年巴塞尔版;J.别兹拉博特尼《两种革命》;弗里茨·普拉滕《齐美尔瓦尔德联盟还是社会帝国主义国际联盟的喉舌》1919年伯尔尼版;《揭下面具!同瑞士谢德曼派的斗争。社会民主党》1919年苏黎世版。——519。
- 487 赞成这一建议的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
同一天,列宁请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柏林代表波·斯·斯托莫

尼亚科夫为建设卡希拉电站订购设备，为此可请当时从伦敦返回莫斯科途经柏林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帮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第10页）。——520。

- 488 这里说的是将《经济生活报》改为劳动国防委员会机关报一事。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1年6月30日作出的。1921年7月20日，《经济生活报》主编加·伊·克鲁敏致信俄共(布)中央，信中说：“我认为庞大的、形同研究所的编辑委员会必须撤销，建议由主编个人负责，根据需要召开有各经济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参加的不定期会议。”克鲁敏还请求俄共(布)中央任命实行个人负责制的报纸主编。

俄共(布)中央决定任命加·伊·克鲁敏为该报实行个人负责制的主编。——521。

- 489 1921年7月2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机关报《经济生活报》的决定草案并任命加·伊·克鲁敏为该报主编。——521。

- 490 在格·瓦·契切林信的最后两句的页边上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表决的记录：“今天征询政治局的意见：列宁——赞成。莫洛托夫——弃权。加米涅夫——赞成。季诺维也夫——+”。

1921年7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如下：听取了“关于重申中央有关俄国—波斯条约问题的指令”；决定“采纳契切林同志的建议”。——523。

- 491 列宁所拟这一决定草案，一式两份。列宁在其中的一份上写了给维·米·莫洛托夫的批示，请他把决定草案分送给列·达·托洛茨基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传阅。列宁同时还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见本卷第526页）。列宁在另一份上注明：“副本，7月29日已寄给 莫洛托夫”。

在这里发表的这份决定草案中，有政治局委员作的补充和列宁后来加上的字句。

文献上有表决记录：“同意”——列宁、列·波·加米涅夫、维·米·莫洛托夫；“反对”——列·达·托洛茨基。

1921年8月9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批准了列宁对托洛茨基工作

安排的建议。受全会委托，劳动国防委员会在8月12日的会议上讨论了军队的劳动任务问题并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以研究这一问题。8月16日，人民委员会听取了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并批准了提交的决定草案。——524。

- 492 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7月16日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的决定：“(1)任命托洛茨基同志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2)因托洛茨基同志反对，在全会召开之前暂不执行这项决定。

责成组织局及早召开全会”。——524。

- 493 指列宁于1921年8月14日写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95—106页)。——531。

- 494 指于1921年8月22—26日在耶拿举行的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听取和讨论了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当前任务、关于工会的活动、关于苏维埃俄国的形势和援助它的措施等报告。代表大会在决议中赞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并承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纲中对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21年三月行动中所犯的错误的批评是正确的。代表大会制定了明确的党的行动纲领，提出了反映劳动人民切身利益的具体斗争口号。代表大会恢复了党原来的名称——德国共产党。——531。

- 495 这是列宁对博·什麦拉尔1921年5月15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大会上所作报告的批注。

1921年7月17日，列宁从德文报纸《前进报》上看到了关于什麦拉尔报告的简要报道，于是委托秘书和共产国际报刊部主任托·Л.阿克雪里罗得为他找到载有什麦拉尔报告全文的那几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第71—72页)。

1921年8月31日，列宁收到秘书玛·伊·格利亚谢尔的便条。便条说，什麦拉尔的报告尚未全部译成俄文，她已从阿克雪里罗得处拿到译好的部分，其余部分将于第二天送上。列宁在格利亚谢尔的便条上写了批注：“什麦拉尔”。列宁还在装有什么麦拉尔报告的封套上写道：“什

麦拉尔的报告(捷克文)(和俄文的开头部分)。”

列宁看了什麦拉尔的报告《关于党在共和国内的发展》(俄译本题为《我们的道路和我们的任务》),在报告的译文打字稿的正文和页边上作了大量批注,画了许多着重线,并把报告中的某几页编上了页码。列宁在最后一页的背面扼要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哪儿页载有报告的主要论点,哪儿页的表述和看法不正确,哪儿页译文不够确切。——532。

- 496 1921年下半年,以荷兰工程师、共产党员塞·鲁特格尔斯、美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威·海伍德和美国工人赫·卡尔弗特为首的美国工人小组同苏维埃政府就把西伯利亚库兹涅茨克煤田的一部分交给他们开发和在当地筹建工业侨民区问题进行了谈判。1921年9月13日的人民委员会会议审议了鲁特格尔斯的建议,决定将这个建议提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1921年9月23日,劳动国防委员会作出决定,认为可以与鲁特格尔斯等人签订合同,并责成一个专门委员会最后拟定合同的条款。列宁参加了同鲁特格尔斯小组的谈判,对合同的条款提出了不少建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03—204页)。10月21日和25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先后批准了同鲁特格尔斯小组的协议。11月间,苏维埃政府同该小组签订了合同。根据合同,在库兹涅茨克煤田的一部分地区内建立了直属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库兹巴斯’自治工业侨民区”。——560。

- 497 指派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去德国从事外交工作一事,参看注461。——562。

- 498 С.И.布罗多夫斯基复电说,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动过大手术之后正在康复;尽管本人不愿意,按照医生的要求他必须再治疗4—6周。布罗多夫斯基还提到,亚·德·瞿鲁巴日内可返回莫斯科;安·马·列扎瓦已结束治疗,现正忙于工作,不日即可返回莫斯科;阿·伊·李可夫病情甚重,需做大手术;俄罗斯联邦驻德国全权代表处医生写的详细报告将由信使送达。——563。

499 指列宁于当天写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06—207页)。——564。

500 这是列宁对格·瓦·契切林1921年10月23日来信的答复。契切林在来信中说：“只要黑海—库班沿岸地区的特别部以至肃反工作人员仍按目前的方式行事，那么要向土耳其保持良好关系肯定是不可能的。由于这个原因，同美国、德国和波斯已经爆发了一系列冲突。如果新罗西斯克一切照旧，那么同那些准备取道新罗西斯克归国的胡佛手下的人总会闹出乱子来。我经常通过达夫强同志提醒全俄肃反委员会注意这些情况，10月8日写了第11/5240号函给温什利赫特同志谈了这一点，但毫无效果。

8月3日，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侦查员在阿尔马维尔逮捕了土耳其大使馆的外交信使费里敦·别伊，拆开了他的外交公文包上的火漆封印，而且对他的态度极为恶劣。在此之前，土耳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伊泽特·伊兹梅特也是在阿尔马维尔受到更为恶劣的待遇。我已就这个问题正式致函全俄肃反委员会，同达夫强同志也谈过多次，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答复。那里的肃反委员会看来没有把中央放在眼里，连答复都不屑作一下。全俄肃反委员会甚至没有告知我这件事的下文。我们同德国已经闹了一个大乱子，原因是新罗西斯克特别部在海上对德国轮船强行搜查。我们的肃反工作人员，不顾德国人的抗议，从船上带走了几名乘客。政府不得不向德国道歉，而当地的肃反工作人员对此却无动于衷。胡佛手下的一些人乘坐的美国驱逐舰也在海上被新罗西斯克的肃反工作人员截住，他们上船进行搜查，对美国人的态度极为粗暴。当外交人民委员部驻新罗西斯克的特派员想登上美国的驱逐舰向美国人致意时，站在岸上的肃反委员会的侦查员当着美国人的面十分粗暴地阻止我们的特派员上船。肃反工作人员的行为给美国人造成了极坏的印象，他们上岸提出了抗议。土耳其人不断向我申诉，指责图阿普谢的特别部以至肃反工作人员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搜查军舰，对土耳其轮船开枪射击，对土耳其的公职人员，特别是对穆斯塔法·基马尔的密友、土耳其驻图阿普谢领事萨布里·别伊态度十分放肆。如果特别部怀疑土耳其人走私，土耳其大使不反对对他们采取隔离措施，但他坚决抗议搜查军舰以及缺乏政治修养的肃反工作人员在搜查时侮辱他们。在新罗西斯克发生类似事件时，肃反工作人员侮辱了土耳其

的国旗。当土耳其的三桅小帆船船主即驾着三桅小帆船做生意的小商人（有时他们由于遇到暴风雨不得已）进入这些海港时，竟然不予补偿地没收他们的货物，甚至是这些船主正在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当地的代办机构交换货物时也这么干。土耳其大使多次向我十分坚决地指出，被我们的肃反工作人员洗劫一空的土耳其小商人回到小亚细亚后就在那里散播种种有辱苏维埃俄国声誉的传闻，因此小资产阶级群众对我们的看法就越来越坏。我为了这些船主的问题，曾多次同列扎瓦和克拉辛两位同志讨论过，但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设法调解这个问题的努力毫无成效，因为当地肃反委员会的侦查员们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现在，三桅小帆船船主来得越来越少了，原因很简单，土耳其人由于这类事件的发生而把我们看作强盗和海盗。还在不久以前，当地的卫戍司令的秘书卡尔采夫带了武装人员，在晚上闯入萨布里-别伊的住处，对他和当时在场的土耳其驻莫斯科大使馆的里扎-别伊大肆侮辱，当这个卡尔采夫因此被捕后，当地的特别部马上下令释放他，而对土耳其领事却没有赔礼道歉。黑海的肃反工作人员使得我们同派有代表驻在他们辖区内的大国一个一个地发生争执。肃反委员会的那些没有政治修养的侦查员们握有无限权力，对任何规章都置若罔闻。

外交人民委员部驻图阿普谢和新罗西斯克的特派员汤姆森同志努力设法改善这种情况，但毫不奏效。肃反工作人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还不断威吓他。他反对这种行为的努力都毫无结果，他担心他在那里会被逮捕或者会成为告密者的牺牲品。

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部的莫吉列夫斯基同志一点也不想改变现状。我曾向温什利赫特同志提出建议，如果全俄肃反委员会不相信汤姆森同志，可以由中央另行任命别的人去，并且由全俄肃反委员会授予他全权，目的是要那边的人都听从他的指挥。但是全俄肃反委员会依然我行我素。胡佛手下的人冬天将通过新罗西斯克运来部分食品，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和美国人的关系也会弄得很僵。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才给您写信。全俄肃反委员会总是回答说，它在那里已经有工作机构。但是这个机构我们也看到了。如果全俄肃反委员会不相信汤姆森同志，我们还有外国代表就这类事实提出的大量申诉。我请求中央在征得外交人民委员部同意后派出一个由全俄肃反委员会授以全权的人，这个人完全可以依靠，他不会允许在处理外国人事务时再发生此

类行径。主要的是这个人不能是特别部那个与世隔绝的圈子里的专家，不会蔑视超出他本部门范围的一切，不要说土耳其，就是对美国的态度也十分重要，不能对这些港口的现状掉以轻心。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格奥尔吉·契切林”。——

565。

- 501 1921年10月26日，契切林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他在信中转述了他1921年10月23日给列宁写的信的内容，并建议派卡·安·彼得松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驻黑海沿岸地区的特派员。1921年10月27日，政治局讨论了这封信，通过了列·达·托洛茨基提出的如下建议：

“(1)要求全俄肃反委员会提供肃反机构下达的有关涉外工作、特别是港口和边疆城市涉外工作的细则。责成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位同志研究这些工作细则。

(2)通过权威的工作组(或个人)(该工作组应下到各地去)严厉追究不执行这些工作细则、仍然按1918年的工作方法行事的地方肃反机构的责任。不管采取哪种办法(派工作组或派个人)，都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任命。

(3)如果至今还没有有关涉外工作的详尽的工作细则，则建议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同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拟出极为明确和确切的工作细则，对不同国家(公开敌对的国家、同我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友好国家)要区别情况对待。

(4)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要密切注意，务必使肃反机构的工作反映出与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相适应的变化。在上述三个部门的会议(在一定情况下还可吸收陆军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参加)上，这方面的一切新的情况都应当变为对肃反机构下达的补充工作细则的依据。

向帕·彼·哥尔布诺夫同志指出，他的责任是监督这一条的执行情况，他应更正式、更严格、更经常地进行这项工作。

(5)任何违犯工作细则的行为都应受到惩处，因为只有加以惩处才能杜绝有害的游击习气。

(6)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同外交人民委员部或通过其他途径发布有权威性的政府公报，内容是：与苏维埃俄国为敌的国际报界散播谣言，

说由于肃反机构的活动,无法和苏维埃俄国保持事务关系;政府仔细地调查了对肃反机构处理涉外事务时的错误行为的种种指责,其中有一些事例已经得到证实;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惩办肇事人员,更确切更严格地给监督机构下达涉外工作细则;采取的措施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见效。

责成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协商后决定用哪个部门的名义发布这一政府公报。公报应先交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两同志审阅。

(7)派彼得松同志去新罗西斯克任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责成他在抵达并了解情况后立即向中央提出经全俄肃反委员会驻黑海沿岸地区机构同意的工作细则草案,以杜绝涉外工作中的错误行为。”这个决议的摘要曾刊登在《列宁和全俄肃反委员会》(见1987年莫斯科第2版第187页)一书中。——565。

502 格·瓦·契切林在接到列宁信的当天给列宁写了复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10月14日我给您寄去东西,因为其中(用红铅笔画出的)有埃克特的信,值得一读——英国最有势力的集团就是通过他的眼睛这样看的,而胡佛是他的股东。

我以前没有提出关于黑海肃反工作人员的问题,是因为指望通过我们的特派员能把那里的事处理好。我这次写信给您简单地谈谈闹出的这些乱子,而不是‘确切地’根据文件来谈的,因为我给您写信的目的只是要往那儿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控制局面。至于**惩处**的问题,让去那儿的人自己去后查明情况,提出起诉。我们现在正在挑人,以便在取得温什利赫特同志的同意后于星期四把他提出来。同时将提出参加承认债务委员会的人选。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格奥尔吉·契切林”。——

565。

503 指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帕·彼·哥尔布诺夫的推荐信。克鲁普斯卡娅的信全文如下:“尊敬的同志:

安娜·叶夫根尼耶夫娜·康斯坦丁诺维奇是一位老的党务工作者。早在秘密工作时期她就在莫斯科党委工作,曾给党以各种帮助。

在党性方面她应受到充分的信任。

她学识丰富,通晓多种语言。

她愿意去我国驻西欧的某个使团工作,这样她就有机会找到留在瑞士的生病的儿子。

如有可能,恳请按照她的愿望帮她安排工作。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娜·康·乌里扬诺娃(克鲁普斯卡娅)”

1922年安·叶·康斯坦丁诺维奇被派往驻柏林的商务代表处工作。——566。

- 504 指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宁《反潮流》文集。该书是将《社会民主党人报》、《共产党人》杂志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中的文章汇编而成的,于1918年在彼得格勒出版。列宁提到的《第二国际的破产》和《论“废除武装”的口号》这两篇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23—277页、第28卷第171—181页。——567。
- 505 指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宁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19—363页)。——567。
- 506 指列宁写的《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的一个脚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37页)。——567。
- 507 这一材料反映了列宁对加强共产党对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工作领导的重视。

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关于共和国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法令》,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司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一法令是根据列宁的指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97—398页)制定的,1920年11月12日由列宁签署,公布于1920年11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63号。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总局级机构,在行政上和组织上归它领导,但在涉及工作的思想内容的问题上则直接归俄共(布)中央领导。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统一和指导全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领导群众性的成人共产主义教

育(扫除文盲、学校、俱乐部、图书馆、农村阅览室)以及党的教育(共产主义大学、党校)。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主席一职一直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1930年6月,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改组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群众工作处。——569。

- 508 指俄共(布)中央机关刊物《鼓动宣传通报》1921年11月第22—23期合刊登载的伊·瓦尔金的文章《关于党和苏维埃期刊的需要》。文章作者详尽分析了各地期刊的状况并提出一个问题: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报刊在党和人民的生活中占据应有的位置。——572。

- 509 文献上有表决记录:

同意——莫洛托夫、斯大林。

同意——加米涅夫、托洛茨基。

1921年11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列宁提出的这一决定。——574。

- 510 格·瓦·契切林于1921年12月1日答复列宁说:“我认为,关于邀请我们参加会议的消息是故意散播的,目的是吓唬法国。这样重大的政治变动不会出现得如此突然。总的说来,目前美国散播了大量谣言。白里安已经否认他就英国装甲舰捕捞沙丁鱼一事搞过什么答记者问。

但关于邀请我们参加会议的传闻能够出现,这一事实即已表明我们正迅速接近目标。美国小资产阶级群众热切关注裁军,他们的和平主义导致了共和党政府的上台,而现在已清楚,不同我们协商,裁军就办不到。

我认为拉品斯基提供的关于1月将召开讨论俄国问题的会议的消息最为重要。这就是说要与所有国家进行谈判,因为十分明显,没有我们参加,他们只会出丑。

古林格尔是最危险的记者,一贯造谣生事。这是一个十足的诺兹德列夫。一般说来接见一个人,而冷淡别的人是不合适的。如果来得及,您倒应该给美国各大报和报业集团的代表集体举行一次答记者问。但我认为,情况还不完全明朗,我们尚未全部了解清楚,现在举行有点冒险。”

卡·伯·拉狄克对列宁的答复未能找到。

华盛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是帝国主义国家对战后远东和太平

洋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进行再分割的一次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会议是美国发起的,参加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中国、比利时、葡萄牙和荷兰。会议讨论了限制海军军备和远东、太平洋问题,签订了三个条约,即英、美、日、法关于共同维护缔约各方在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权利的《四国条约》,美、英、日、法、意关于按一定比例(5:5:3:1.75:1.75)限制各自海军力量的《五国公约》和按所谓“门户开放”原则共同掠夺中国的《九国公约》。这些条约总称为华盛顿体系,是凡尔赛体系的补充。

这次会议没有邀请苏维埃俄国和远东共和国出席(远东共和国的代表于1921年12月到达华盛顿,但未被允许出席会议)。对此,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于1921年7月19日和11月2日向有关各国政府提出抗议,声明不承认会议所通过的任何决定。1921年12月8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对会议讨论中东铁路问题提出了抗议。——576。

- 511 1921年12月3日列宁收到O.Γ.阿尼克斯特的信,信中提请列宁注意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身体欠佳并建议让他休假两周。列宁在来信上给维·米·莫洛托夫写了指示:“请通过组织局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安排强制性休假。他早就对我说过‘打算’休息5天。我看可立即让他休息10天。”——577。

- 512 1921年12月1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确定了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季·弗·萨普龙诺夫被指定为关于苏维埃建设问题的报告人。大会讨论组织问题时他还被指定为大会党团委员会候补委员。全会根据萨普龙诺夫的建议作出决定,将应由苏维埃代表大会解决的、直接涉及苏维埃建设的一些问题提交代表大会党团委员会事先进行研究。

1921年12月26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非党代表的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安排更多的非党农民同志进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便人们在申诉无效的情况下可以去找他们,而他们本人就在这里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对错误进行追究。这些措施无论如何在本次代表大会上一定要实行。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来自非党农民的委员的人数,我听所有参加代表大会的同志讲,肯定要增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57—358页)

由列宁起草、经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1921年12月28日全

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指出：“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要求管理经济工作的各个机关远比以前更加用心更加尽力地吸收一切比较优秀的非党工人和农民参加本部门的国家工作。”(同上,第361页)

列宁在萨普龙诺夫的信上用红、蓝铅笔作了标记。——512。

- 513 本文献和下一文献是列宁在安·伊·邓尼金《俄国内乱史札记》一书的第1卷《政权和军队的崩溃。1917年2—9月》(共两册)上作的批注。

《俄国内乱史札记》是邓尼金1921—1926年间在巴黎出版的关于1918—1920年俄国国内战争的回忆录。回忆录共有5卷,在克里姆林宫列宁的图书室里保存有1921—1922年出版的两卷。

列宁在书的页边和文中作了大量批注并在书的封面上作了一些摘要。——581。

- 514 清党期间曾对弗·格·尤多夫斯基提出政治指控,后这一指控在调查过程中被推翻。1921年12月31日政治局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定草案。关于这个问题,见《列宁文稿》第17卷第870页。——626。

- 515 1922年1月12日,列宁收到了俄罗斯联邦驻德国代表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的来信,信中介绍了一些在德国就医的负责人员的健康状况。列宁将此信转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请他通过电话转告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和中央政治局,必须作出决定,同卫生人员委员部商定派医生观察亚·德·瞿鲁巴、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及其他治病归来的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让他们遵守生活制度和工作量上的规定。

当天,列宁又用电话口授了这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草案。组织局同意列宁的建议并于1922年1月13日作出如下决定:“建议卫生人员委员部派一两名医生为所有归国同志定期检查身体。要求医生对此负责,并向人民委员会秘书作简短的汇报。”

1922年1月1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列宁对瞿鲁巴生活制度的建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186—187页)。——627。

- 516 文献上有政治局委员的表决记录:斯大林、列·波·加米涅夫、格·叶·季诺维也夫、列·达·托洛茨基同意列宁的决定草案。文献上还

有维·米·莫洛托夫关于责成卫生人民委员部指定专人负责执行中央的这一决定的建议。——627。

- 517 这里说的是列宁出席热那亚会议的问题。1922年1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批准组成由列宁任团长的参加热那亚会议的苏俄代表团。但出于安全考虑,俄共(布)中央通过专门决定,建议列宁把代表团团长的全权移交给格·瓦·契切林。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列宁关于这一问题的声明,3月25日列宁签署了正式声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439页)。

热那亚会议(国际经济和财政会议)是根据协约国最高会议1922年1月6日戛纳会议的决定召开的,名义上是为了寻求“中欧和东欧经济复兴”的办法,实质上主要是讨论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失败后苏俄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苏俄政府也建议召开并讨论欧洲和平与经济合作的国际会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11—213页)。它在1月8日接受了参加会议的邀请。

列宁领导了代表团的全部工作,拟定了党中央给苏俄代表团的指示和其他有关重要文件(同上,第405、409—111、412—413、421—422、436—438、439—440页)。

热那亚会议于1922年4月10日—5月19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英、法、意、日、比、德、苏俄等29个国家和英国的5个自治领,美国派观察员列席。会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企图借助外交压力迫使苏俄承认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一切债务,将苏维埃政权收归国有的企业归还外国资本家或给以补偿,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等等。苏俄代表团拒绝了这些要求,同时提出了帝国主义国家应赔偿由于武装干涉和封锁给苏俄造成的损失的反要求(俄国战前和战时债务为185亿金卢布,外国武装干涉和封锁给俄国造成损失为390亿金卢布)。苏俄代表团还声明,为了达成协议,它准备在承认苏维埃俄国、向它提供财政援助和废除战时债务的条件下,承认战前债务和给予原产权人以租让和租借原属他们的产业的优先权。苏俄代表团还提出了普遍裁军的建议。会议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决定将部分问题移交海牙会议审议。在热那亚会议期间,苏俄代表团利用德国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于4月16日与德国缔结了拉帕洛条约,击破了帝国主义反苏俄的统一战线。——517。

- 518 列·达·托洛茨基委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执行列宁交办的任务。——630。
- 519 这是列宁对阿·伊·李可夫1922年1月21日来信的回复。李可夫在来信中说,他在做过第二次手术后身体很虚弱,正在恢复之中。他希望不久能参加在当地(德国)举行的租让谈判。——631。
- 520 1922年1月21日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在给列宁的信中说:“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契切林受您的委托询问了李可夫的健康状况。李可夫本人给您的信可于今日发出,我这里谈谈自己的印象。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十分艰苦地挺过了第二次手术。手术后他躺了5个星期,瘦得不成样子且极度虚弱。他现在的体重只有50公斤,相当于3普特4俄磅。他现已脱离危险,自我感觉良好,但他还得好好加强营养。医生认为必须使他的体重达到70公斤,他自己则只要有60公斤就满足了。近日,他的妻子也做了手术,大约两周以后即可离开柏林。到时候他们夫妇俩就可以去某个山区或是气候宜人的地方或疗养院休养上2周、3周、4周,把自己养胖点儿。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打算在3月1日前回俄国工作。我认为,他3月1日前赶不回去,不过,如不出什么麻烦,也许3月10—15日可以回去……”——632。
- 521 尼·伊·布哈林和H.M.布哈林娜当时正在德国治疗。——632。
- 522 这是列宁对恩·奥新斯基1922年2月15日来信的回复。奥新斯基在来信中谈到了对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的贷款问题。他说:“您很清楚问题的实质(这里谈的是大面积繁殖优秀的俄国育种学家利西岑所培育的燕麦、黑麦、荞麦和三叶草的品种,这是一件不会亏本、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很重要而且好处很明显的事情)。各部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绝对积极的;我国的专家、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莫不如此。亚·德·瞿鲁巴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报刊对此作了大量报道,甚至外国记者也纷纷撰稿。经过一个月奔波于各级部门(每处都是利西岑亲自出面),贷款拨下来了,甚至还给开了拨款单,这笔贷款用于购置必需的设备。瞿鲁巴还写信从乌法叫来了优秀的农艺师比尤列尔经理。

几天前,政治局在讨论取消原来根据索柯里尼柯夫的报告所定的预算之外追加的一切贷款问题时,既未请任何人到场,又未听取任何人的意见,就把这笔贷款也取消了。当利西岑凭开出的拨款单领款时,财政人民委员部向他(非党农艺师)出示了政治局的决定。

政治局里没有一个人原先熟悉此事,并且在政治局里,只要提出问题,就稀里糊涂地表决一通,然后束之高阁。

利西岑被我们的程序搞得完全绝望了,对多少能办成一点事也失去信心。比尤列尔只好回家了。

恳请您把对这个问题的指示告诉加米涅夫或其他什么人,到时,我们就可以提出问题了。问题非常紧急……”

2月17日,列宁通过电话向维·米·莫洛托夫口授了给政治局委员的信,他在信中强调指出,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的工作非常重要,无论如何要作为特殊情况给予扶持。他还提出请恩·奥新斯基、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和亚·德·瞿鲁巴在2月18日晨以前提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供政治局讨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23页)。

2月1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重新研究了给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长期贷款的问题并通过了在财政上支持该托拉斯的决定。3月4日,政治局又通过决定,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立即将供国家种子基地(即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使用的资金拨付农业人民委员部,同时责成索柯里尼柯夫执行本决定。——633。

523 **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是在1896年创立的沙季洛沃农业试验站的基础上建立的,后称奥廖尔国营农业试验站。——633。

524 信中说的是德国红十字会中央细菌研究站。1922年2月20日,列宁委托尼·彼·哥尔布诺夫“到列·波·加米涅夫所知道的那个设在莫斯科的德国医疗机构去一趟,并……聘请那里的……德国医生……到我们这里来担任检查员或(和)指导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292—293页)。

关于同德国医生达成协议之事看来没有办成。——634。

525 这个批示写在克·蔡特金1922年2月20日写给列宁的短信下面,蔡特金的信全文如下:“尊敬的亲爱的朋友:

两天来我一直没打通给您的电话。总打不通。我很想同您谈一下。请告诉我是否可以,什么时候谈。

向您和克鲁普斯卡娅同志致衷心的敬意!

克拉拉·蔡特金”

列宁的复信,见本卷第 636 页。——635。

526 1921 年 12 月 31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让列宁休息 6 周(1922 年 1 月 1 日起),假期后来延长到了 3 月底,即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从 1922 年 1 月 17 日至 3 月 1 日列宁住在莫斯科省莫斯科县科斯季诺村附近的国营农场里。——636。

527 这里说的是拟议召开的三个国际(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代表会议。

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于 1922 年 4 月 2—5 日在柏林召开。1922 年 1 月 19 日,第二半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第二国际提出建议:在 1922 年春召开所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代表会议,以研究欧洲的经济状况和工人阶级反对反动势力进攻的行动问题。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就是为了讨论召开这个会议的问题而举行的。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各派 10 名正式代表和若干名列席代表参加会议,不属任何国际的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团提议将来召开的国际代表会议应有所有无产阶级工会组织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参加,并且只讨论与工人群众共同的直接实际行动有关的问题,即防御资本进攻,向反动势力作斗争,反对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帮助苏维埃俄国进行恢复工作,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地区以及凡尔赛条约等问题。第二国际的代表在第二半国际代表团的实际支持下提出了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三个先决条件,要求第三国际接受。这三个条件是:共产党不在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建立支部;从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中指定一个委员会,对格鲁吉亚以及其他处境相似的国家的情况进行调查,以求在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之间达成协议;释放政治犯,在社会党国际监督下由公正的法庭对那些受到刑事控告的人进行审判,并允许被告有辩护权。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了在统一行动方面取得协议,在对方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作了一系列重大的让步:允许即将受审的 47 名社会革命党人聘

请任何辩护人,不对任何被告判处死刑;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都可以出席旁听,并可以作速记记录以便向它们所属的各政党汇报。列宁在《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一文中批评了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做法(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35—139页)。

会议通过了《联合宣言》,认为可以召开联席会议,以便为执行一定的具体任务而共同行动。宣言号召全体劳动群众在热那亚会议期间举行群众性的示威,口号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反对失业现象,无产阶级采取反对资本进攻的联合行动,捍卫俄国革命,救济俄国饥民,争取各国恢复同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各国和国际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会议成立了由9人(三个国际各派3名代表)组成的筹备委员会,为以后的代表会议和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作准备工作。但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改良主义首领抵制并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斗争,他们于5月21日通过决议,准备在海牙召开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际大会。共产国际代表团因此于5月23日宣布退出柏林九人筹备委员会。——637。

- 528 1922年3月2日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向列宁报告说:“简单说说李可夫的情况。他打算3月7日回到这里,15日左右回俄国。由于收到您的来电,我今天问医生李可夫是否可望很快达到70公斤的体重。医生回答说,以李可夫的性格大概永远也达不到这个目标。70公斤是与李可夫的身高相称的正常体重。但如果他的体重能达到60公斤,这已经是很好的健康状况了。要想再重一些,除非用两个来月的时间专门把他养胖并且几乎不让他活动,即使那样,只要他一开始工作和活动,很快就会失去这点人工增加的份量。

所以,尽管有您今天这份电报,如果李可夫从巴登回来后自我感觉良好而且教授不反对他回俄国的话,我就不去阻拦他了。”——638。

- 529 指将于1922年3月27日—4月2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3月27日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69—113页)。——639。

- 530 指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641。

531 1922年3月6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列宁的建议。

3月7日维·米·莫洛托夫通过电话向列宁报告说：“列宁同志关于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给予斯大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每周3天休假的建议已获通过。”——641。

532 在文献上只有维·米·莫洛托夫的批语：“同意。但我建议相应集中人力和党的注意力，不在所有的省份和城市，而只在确实有大量珍宝的省份和城市开展运动。维·莫洛托夫 3月19日”。——642。

533 1922年3月2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0号公布了1922年3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的政府公报《关于舒亚城没收教会珍宝引起的事件》。公报详细地叙述了事件经过并对事件作了评价。公报特别指出，1922年3月3日，舒亚县执行委员会决定，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2年2月23日的法令《关于没收由教徒集团所掌管的教会珍宝的办法》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同一天发布的实施法令的细则(见1922年2月26日和2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6号和第47号)的要求建立工作委员会。这个工作委员会在没收了3个小教堂的珍宝后，于1922年3月13日来到大教堂。但是他们在这里遇到了群情激愤的教徒，于是决定将没收工作改在3月15日进行。3月14日，工作委员会在平静的气氛中把犹太教堂的珍宝造册登记。3月15日在大教堂广场上聚集了一大群人。走近广场的骑警(6名骑手)遭到了人们的威吓，人们向他们投掷石头和劈柴。钟楼上敲起了钟。接着第146步兵团的半连人和2辆架着机枪的汽车开来了。人群中有人开手枪，他们企图包围这半连人。于是红军战士根据班长的命令朝天开枪，但这样做无济于事，就又朝人群开枪，人群四下跑开，4人被打死，10人受伤(都是轻伤，有些人是被人群中人用手枪击伤的)。傍晚，警察逮捕了在广场上就盯上的商人、教师等。同一天晚上，教徒代表把从大教堂的珍宝中取出的3.5普特银子交给县执行委员会。3月23日，县工作委员会、教徒代表在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成员在场的情况下着手没收大教堂的珍宝。将10普特左右银器交给了县财政局；宝石、珍珠法衣和其他珍宝则交国家珍品库收藏。所有没收的东西都由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专门造册登记。——642。

534 1922年3月2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建议,派遣由彼·格·斯米多维奇(任主席)、尼·伊·穆拉洛夫和伊·伊·库图佐夫组成的工作委员会去舒亚城。3月21日,工作委员会抵达该城,3月23日,工作委员会结束工作,得出如下结论:“(1)认为县工作委员会没收教会珍宝的行动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央的指示精神的。(2)认为地方当局的行动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在没收珍宝的准备工作以及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不够有力,缺乏计划性。(3)建议没收珍宝工作委员会立即结束此项工作。(4)建议省和县的政权机关采取措施,仔细侦查在没收珍宝过程中出现的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弄清对抗政权机关和攻击红军战士及民警的肇事人,并把全部案件移交给革命法庭彻底审理清楚,惩办肇事人员,以儆效尤。”

3月20日,在由列·波·加米涅夫、约·维·斯大林、列·达·托洛茨基和维·米·莫洛托夫参加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讨论了由托洛茨基提出的关于没收教会珍宝的法令草案,草案经修改后被通过:

“1. 在中央和各省按莫斯科的萨普龙诺夫—温什利赫特工作委员会的形式建立没收珍宝的秘密领导工作委员会。所有这些工作委员会都必须有省委书记或鼓动宣传部部长参加。

附注:最重要的省份要确定尽快的没收期限,在不太重要的省份里可以放后一些,等彼得格勒和其他中部省份没收珍宝的消息已经在全国传开之后进行。

2. 中央工作委员会应由加里宁同志任主席,雅柯夫列夫和萨普龙诺夫(萨普龙诺夫同志外出后应由别洛博罗多夫同志代替他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别洛博罗多夫应不迟于星期三,3月22日,熟悉全部情况)、温什利赫特同志、克拉西科夫(副手加尔金)、维诺库罗夫、巴济列维奇参加。工作委员会应设每天工作的常务小组(雅柯夫列夫、萨普龙诺夫(副手别洛博罗多夫)、温什利赫特、加尔金)。工作委员会每周开一次会,托洛茨基同志参加。

3. 在各省省委,可吸收师、旅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参加工作委员会。

4. 除了这些秘密的准备工作委员会,还在赈济饥民委员会之下设立正式的工作委员会或工作处,从事正式接收珍宝、与教徒集团谈判等工作。要严格注意构成这些正式的工作委员会的人员的民族成份,

防止为进行沙文主义宣传提供口实。

5. 每一个省都确定一个非正式的没收珍宝鼓动筹备周（当然这样的周不要公开宣布）。为此，要挑选优秀的鼓动员，尤其是军人。鼓动要具有完全是为赈济饥民进行的性质，而不是任何反宗教反教会的性质。

6. 同时要分化神职人员，在这方面要坚决倡导，国家政权要保护公开支持没收珍宝的神甫。

7. 当然，我们的鼓动和守法神甫的鼓动绝对不应混为一谈。但我们在鼓动时要指出，大部分神职人员反对那些灭绝人性、贪得无厌的‘教会王公’们对待珍宝所持的罪恶的、锱铢必较的态度。

8.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特别是在鼓动周中，必须保证充分掌握神职人员、教徒等不同集团中发生的一切情况。

9. 一旦发现资产阶级商人、旧官吏等在策划行动，应逮捕其中的首要分子。必要时，尤其是当黑帮鼓动过分猖獗时，应组织有卫戍部队参加的武装示威游行，举的标语为：“教会珍宝用于抢救饥民”，等等。

10. 在运动结束前，应尽可能不去触动著名的神甫，但是可以不公开地正式警告他们（通过省政治部要他们签字承认已接到警告），一旦出现破坏社会秩序的冲突事件，首先唯他们是问。

11. 除鼓动工作外，还要做组织工作，为登记和没收珍宝要准备好相应的工作人员，以期此项工作能在最短期间内结束。没收工作最好从守法的神甫掌握的教堂开始。如果没有这样的教堂，那就从最重要的寺院开始，首先要仔细地作好各种细节的准备（共产党员要把守各相邻的街道，不准人群聚集，可靠的人员，最好是特殊任务部队应驻守在附近等等）。

12. 有可能的话，各地应让饥民代表去教堂、参加会议和进入军营，提出尽快没收珍宝的要求。

13. 在各省和中央允许守法的神职人员代表参与赈济饥民委员会所进行的没收教会珍宝的登记工作，要广泛宣传，说明居民将完全有可能监督此项工作，决不让教会财富有一点一滴用于赈济饥民之外的其他用途。

14. 如有教徒集团提议赎买珍宝，可以告诉他们，这些问题将由赈济饥民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分别研究，与此同时决不停止没收珍宝的工作。

作。外省的经验表明,这样的谈判毫无赎买的诚意,只会使事态捉摸不定,使人们丧失斗志。

15. 莫斯科的工作应按既定程序进行,没收珍宝的工作不得迟于3月31日开始。

16. 我认为,也可以在同季诺维也夫同志商量后为彼得格勒规定一个大致相仿的期限,决不让运动匆匆走过场,只要整个工作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有保证,就不要采用武力。

17. 至于各省的工作,则省委应根据本指示,参考莫斯科规定的期限,在中央工作委员会的监督下规定各省自己的期限,一方面,要保证准备工作做得仔细,另一方面,决不使此项工作多推迟一天,而且最重要的省份要走在前头。”

政治局决定将法令下发给各省委。——642。

- 535 罗斯塔社的消息没有找到。根据彼得格勒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这条消息谈的是以韦尼阿明都主教为首的神职人员策划对抗没收教会珍宝的工作委员会的活动。由于他们的活动,在喀山大教堂、悲哀的圣母教堂、彼得格勒区弗拉基米尔大教堂、博罗瓦亚的波克罗夫教堂等附近都发生了反苏维埃的活动。一些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和个别试图平息群众情绪的公民被人痛打,有的还被打伤。——642。
- 536 指根据1922年3月16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发出的电报:“政治局在征求了与没收教会珍宝工作有关的同志的意见后认为,没收教会珍宝的组织工作尚未准备好,至少在某些地方应暂缓进行。”——644。
- 537 见注534。——644。
- 538 在对舒亚城事件的审理过程中,查明反苏维埃活动是由司祭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斯韦托扎罗夫、拉甫罗夫和斯梅利恰科夫,教堂长老帕拉莫诺夫,商人波赫列布金和阿法纳西耶夫,原房产主科科夫尼科夫和社会革命党人亚瑟科夫等人策划和领导的。——645。
- 539 莫斯科组织反苏维埃活动的人受到法庭的审判,1922年5月8日法庭

判处 11 人(神甫、监督司祭和公民)以极刑,4 人监禁 5 年,13 人监禁 3 年,10 人监禁 1 年;14 人被释放(见 1922 年 5 月 9 日《真理报》第 101 号)。同一天,列·波·加米涅夫向政治局提出撤销法庭判决的问题,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不同意他的意见。被判处极刑的被告向最高法庭的终审上诉部上诉,终审上诉部决定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减轻对被告的判决(见 1922 年 5 月 31 日《真理报》第 119 号)。1922 年 5 月 8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被告的上诉并决定:“拒绝被告神甫赫里斯托夫·纳杰日金、华西里·索科洛夫、马卡里·捷列金、谢尔盖·季霍米罗夫和亚历山大·扎奥泽尔斯基的请求并维持革命法庭的原判。对其他 6 名被处以极刑的被告,将革命法庭的原判改为剥夺自由 5 年。”

1922 年 5 月 11 日,列·波·加米涅夫再次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关于赦免被告的问题;会议通过了列·达·托洛茨基提出的建议:“(1)中止执行判决;(2)责成托洛茨基同志于 5 月 12 日傍晚前弄清情况并向政治局提出书面建议。”1922 年 5 月 14 日,托洛茨基提交了他的结论性意见,其中没有材料表明可以减轻对赫·纳杰日金等 5 名被告的判决。对另外 6 名被告减刑的根据,“完全是考虑到尽可能少地损害判决的实质(这个判决对这 11 个人来说是正确的),尽可能满足进步的神职人员的请求”。1922 年 5 月 18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的结论性意见。——645。

540 1922 年 3 月 25 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批准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日程;列宁提出的问题未被列入日程。在代表大会的文献中没有发现有关这一会议的材料。——650。

541 1922 年 5 月底,列宁因脑血管硬化第一次突然严重发病,右臂和右腿活动受限,语言略有障碍。发病时,列宁正在哥尔克村疗养,他不得不留了下来,在医生的监护下住了 4 个月。

为列宁会诊和治疗的有米·约·阿韦尔巴赫、Г. 克列姆佩列尔、瓦·瓦·克拉默、А. П. 涅恰耶夫、格·伊·罗索利莫、奥·费尔斯特教授、费·亚·格季耶、А. М. 科热夫尼科夫、列·格·列文医生以及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

6 月中旬,列宁的病情有所好转。

10月2日,列宁回到莫斯科重新投入工作。——650。

542 指1922年7月6日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7月11日,斯大林见了列宁。在谈话中,列宁急切地询问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922年7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热那亚会议的结果、海牙会议的情况、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对当年收成的展望、工业和财政状况等问题。——650。

543 尼·伊·布哈林《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一文载于俄国哲学和社会经济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2年第7—8期合刊。杂志的封面上有如下标记:“列宁的书”。——651。

544 文献上有通过电话表决的记录:

- “①赞成(斯大林)
- ②坚决反对(托洛茨基)
- ③赞成(李可夫)
- ④弃权(托姆斯基)
- ⑤不反对(加里宁)
- ⑥弃权(加米涅夫)”。

列宁关于任命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两位副主席的建议在1922年9月1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获得通过。此外,决议还指出:“(2)中央政治局对托洛茨基同志所持的坚决反对的意见虽认可但表示遗憾,建议加米涅夫同志自瞿鲁巴同志抵达之日起开始履行副主席的职责。(3)让加米涅夫同志在瞿鲁巴同志抵达之前休假。”——661。

545 这封信是列宁对克·蔡特金就她将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一事写来的信的答复。她写道:“亲爱的朋友列宁,如果您能告诉我,哪怕是写上简单几句话,您想要我着重谈的是哪些方面和哪些问题,我将不胜感谢。我不愿以糟糕的形式来重复您已经谈得比我好的内容。”——662。

546 列宁在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用德语作了题为《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见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74—288页)。

列宁参加了出席代表大会的俄共(布)代表团的领导小组,领导了俄共(布)代表团的工作,积极参加了代表大会重要决议的起草工作,给大会发了贺词(贺词在11月5日大会开幕式上宣读,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72—273页)。——662。

- 547 1922年保·莱维在柏林出版了罗·卢森堡的手稿并写了前言,书名为《俄国革命。述评。罗莎·卢森堡遗著》。——662。
- 548 指克·蔡特金于1922年出版的《论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态度》一书,该书是对保·莱维出版罗莎·卢森堡的手稿的答复。在克里姆林宫的列宁图书室中藏有一册蔡特金的书,书中有蔡特金的题词:“怀着衷心的敬意和友情赠给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克拉拉·蔡特金 1922年12月9日于莫斯科”。——662。
- 549 1922年11月13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后,克·蔡特金作了关于俄国革命的发言。——662。
- 550 1922年11月13日,列·达·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662。
- 551 这份电报于1922年11月28日又重发了一次。发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回电称,阿·伊·李可夫已于11月15日前往莫斯科。——664。
- 552 指供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报告人休息的房间。——665。
- 553 这封信是列宁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通过电话向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口授的,因为即将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全会要讨论这个问题。
- 对外贸易垄断制根据1918年4月22日人民委员会的法令确立,并为苏维埃政府的决定一再肯定。由于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和同国外贸易往来的扩大,不少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赞成取消垄断制。反对对外贸易垄断或赞成加以削弱的有布哈林、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弗鲁姆金等人。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安·

马·列扎瓦受列宁委托草拟的《对外贸易提纲》于1922年3月得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批准,其中强调必须加强垄断,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新条件下的商品进出口原则。5月22日政治局根据列宁的建议再一次确认了对外贸易垄断制。

俄共(布)中央全会10月6日会议(列宁因病缺席)根据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的报告通过一项决定,规定暂时准许“某几类商品或某几处边境进出口”。列宁不同意全会的这一决定,认为这样做会破坏对外贸易垄断。

10月12—13日列宁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写了一封给中央书记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中建议延期两个月解决这个问题,即延至下次党中央全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接受了列宁的建议,对外贸易垄断问题本应在1922年12月15日(后改为12月18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再一次讨论。

全会前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收集关于外贸状况的材料并成立研究这些材料的委员会;根据他的建议对俄罗斯联邦各驻外商务代表处的活动进行了调查;同中央委员,同党、苏维埃和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分别谈了话;写了许多信和便条,要那些还在犹豫的同志们相信保持对外贸易垄断的必要性;同支持他的观点的人商量由他们在全会上发言。

但是由于健康原因列宁未能参加全会的工作。

中央十二月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撤销了上次全会的决定。

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还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85、220—223、328—332、333—334页;第52卷第545、547—553页等。——666。

- 554 指列·达·托洛茨基1922年12月12日的信。托洛茨基在信中写道,必须根据总的经济需要灵活地调节对外贸易。他认为,这个任务应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来担负。——666。
- 555 列宁给列·达·托洛茨基的信写于1922年12月13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48—549页)。——666。
- 556 列宁所说的“阿瓦涅索夫计划”是指“人民委员会就国家对外贸易垄断

问题调查俄罗斯联邦各驻外代表处工作的委员会的建议”。该委员会的基本结论是：无论是从经济上考虑还是从政治上考虑，都不能“完全地、即使部分地”取消对外贸易垄断。阿瓦涅索夫赞同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他认为这一垄断不应直接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实施，而应由那些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监督下的大型经济单位（如辛迪加、康采恩）来实施。——666。

- 557 1922年12月13日，列宁通过电话口授了《关于对外贸易垄断》这封致斯大林同志并转中央全会的信（见《列宁全集》第43卷第328—332页）。——667。

人名索引

A

- 阿布拉莫维奇, 亚历山大·叶梅利亚诺维奇** (Абрамо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 Емельянович 生于1888年)——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1917年作为政治流亡者住在瑞士, 积极参加瑞士工人运动。——269。
- 阿布拉姆**——见克雷连柯, 尼·瓦·。
- 阿德勒, 弗里德里希** (Adler, Friedrich 1879—196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10—1911年任瑞士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民权报》编辑, 1911年起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书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张社会民主党对帝国主义战争保持“中立”和促使战争早日结束。——219。
- 阿恩海姆** (Arnheim)——《国家的变革》一书的作者。——36。
- 阿尔曼德, 伊涅萨·费多罗夫娜** (Арманд, Инесса Федоровна 1874—1920)——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长期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妇女运动。曾在莫斯科、彼得堡和国外做党的工作。1909年流亡国外。曾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书记。1912年秘密回国, 作为党中央代表在彼得堡为筹备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做了大量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席了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国际青年代表会议以及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1918年起任俄共(布)中央妇女部部长。——132—133、161、183—184、186—187、230、231、233、235、236、237、238、269、379、380、381。
- 阿尔乔姆** (谢尔盖耶夫, 费多尔·安德列耶维奇) (Артем (Сергеев, Федор Андреевич) 1883—1921)——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哈尔科夫苏维埃主席、顿涅茨-克里沃罗格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 1919年1月起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第八次代表大会

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326。

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Акимов(Махновец), 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 1872—1921)——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经济派著名代表人物。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为经济主义思想辩护, 反对劳动解放社, 后又反对《火星报》。1903年代表联合会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是反火星派分子, 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极右翼代表。——19、20。

阿捷尔良, Г.Е.(Азерляв, Г.Е.)——1921年任俄国最高运输委员会委员, 后为燃料总管理局局长助理。——560。

阿捷夫, 叶夫诺·菲舍列维奇(Азев, Ефно Фишелевич 1869—1918)——俄国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之一, 奸细, 沙俄警察司密探(1892年起)。1903年实际上领导了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组织。为取得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的信任, 策划并制造了数起暗杀事件, 同时又不止一次地向警察当局出卖社会革命党党员和该党战斗组织的成员。1908年其面目被揭露。——274。

阿克雷里罗得, 柳博芙·伊萨科夫娜(Аксельрод, Любовь Исааковна 1868—1946)——俄国哲学家和文艺学家,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者。1887—1906年先后侨居法国和瑞士; 曾加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 起初加入布尔什维克, 后转向孟什维克。——20。

阿克雷里罗得, 帕维尔·波里索维奇(帕·波·)(Аксельрод, 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П.Б.) 1850—1928)——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883年参与创建劳动解放社。1900年起是《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成员。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消派的思想领袖。1912年加入“八月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面上是中派, 实际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 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 敌视苏维埃政权, 鼓吹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17、18、20、163、639。

阿拉克切耶夫, 阿列克谢·安德列耶维奇(Аракчеев, Алексей Андреевич 1763—1834)——沙皇专制制度最反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将军, 伯爵, 亚历山大一世的权臣。1808年起任陆军大臣, 1810年起任国务会议军事局主席。1815—1825年是国家实际领导人。他当权的整个时期是一个军警肆虐、民不聊生的反动时期, 人称“阿拉克切耶夫时代”; 他所执行的极

端反动的政策,人称“阿拉克切耶夫制度”。——376。

阿里斯托夫 (Аристов) ——1900年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20。

阿利卢耶娃, 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 (Аллилуева, Надежда Сергеевна 1901—1932) ——斯大林的妻子。1918年加入俄共(布)。1919年起在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工作。——472。

阿列克谢 ——见洛博夫, А.И.。

阿列克谢 ——见马尔托夫, 尔·。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见李可夫, 阿·伊·。

阿列克谢耶夫, 彼得·彼得罗维奇 (Алексеев, 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 ——俄国交通工程师。——287。

阿列克谢耶夫,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Алексе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73—1972)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火星派分子, 布尔什维克。1897年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初被捕, 1899年逃往国外。1900—1905年住在伦敦, 先后加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驻伦敦的代表。——20。

阿列克辛斯基, 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 (Алексинский,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生于1879年)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后蜕化为反革命分子。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召回派分子、前进集团的组织者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七月事变期间伙同特务机关伪造文件诬陷列宁和布尔什维克。1918年逃往国外, 投入反动阵营。——20、116、118、145、436。

阿龙斯, 马丁·莱奥 (Arons, Martin Leo 1860—1919) ——德国物理学家, 社会民主党党员, 属右翼。曾资助《社会主义月刊》并为《新时代》杂志撰稿。——46。

阿尼克斯特, 阿布拉姆·莫伊谢耶维奇 (Аникст, Абрам Моисеевич 1887—1941) ——1919年加入俄共(布)。1918—1923年任劳动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副劳动人民委员。——560。

阿尼克斯特, О.Г. (Аникст, О.Г.) ——1921年任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技术教育总委员会副主席。——577。

阿尼西莫夫,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Анисим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

- нович) ——1919年是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博物馆事务及艺术文物和故居保护局学术委员会成员。1919年6月初在彼得戈夫被捕。——314。
- 阿瓦涅索夫, 瓦尔拉姆·亚历山德罗维奇** (Аванесов, Варлаа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84—1930) ——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 1922—1927年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560、666。
- 埃克, А. (Экк, А.)**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105。
- 埃什利 (Eshley)** ——与金合写《中部区域某些村庄的统计材料》。——36、37。
- 艾罗 (Iro)** ——42。
- 艾斯内尔, 库尔特 (Eisner, Kurt)**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98—1905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主编。——46。
- 安贝尔-德罗, 茹尔 (Humbert-Droz, Jules 1891—1971)** ——瑞士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新闻工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和平主义者; 因拒绝服兵役, 曾被交付法庭审判。——239—266、267—268。
- 安德列** ——见尼基京, 伊·康·。
- 安德列耶夫, М. Ф. (Андреев, М. Ф.)** ——378。
- 安德列耶夫斯基** ——见乌里扬诺夫, 德·伊·。
- 安东 (Антон)** ——67。
- 安东诺夫** ——见马卡久布, 马·绍·。
-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83—1939) ——1901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 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参加第一届人民委员会, 任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军区司令。1918年3—5月任南俄苏维埃部队最高总司令, 1919年1—6月任乌克兰方面军司令。——310、328。
- 安吉阿诺, 丹尼埃尔** ——1920年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书记。——463。
- 奥博连斯基 (Оболенский)** ——280。
- 奥布赫,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Обух,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70—1934) ——189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医生, 苏联卫生事业的创立者之一。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1919—1929年任莫斯科卫

生局局长,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委员。——471。

奥尔,伊格纳茨(Ауер, Ignaz 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家。1874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书记,1875年起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书记,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领袖之一。——54。

奥尔洛夫,基里尔·尼基托维奇(叶戈罗夫,伊万·尼基托维奇)(Орлов, Кирилл Никитович(Егоров, Иван Никитович)1879—1943)——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1918年任全俄红军装备委员会主席,1918年8月—1919年12月是图拉枪械和弹药厂以及炮库的政治委员。——321。

奥尔任茨基,Р.М.(Орженцкий,Р.М.)——1918年任苏俄中央统计局科学方法论研究处处长。——290。

奥尔忠尼启则,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86—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内战争时期先后任西方面军第十六集团军,南方面军第十四集团军和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起是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成员。——370—371。

奥哈根,胡贝特(Auhagen, Hubert)——德国经济学家,《农业年鉴》杂志的撰稿人,《农业中的大生产和小生产》(1896)的作者。——38。

奥库洛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Окулов,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1880—1939)——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内战争时期任南方面军、西方面军和第十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1—7月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298。

奥萨德奇,彼得·谢苗诺维奇(Осадчий, Петр Семенович 1866—1943)——苏联电工技术专家。十月革命后任俄罗斯联邦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电工技术委员会主席等职。——477、484、485。

奥新斯基,恩·(奥博连斯基,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Осинский, Н. (Оболенский, Валериан Валерианович) 1887—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1923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633。

B

巴达耶夫,阿列克谢·叶戈罗维奇(Бадаев,Алексей Егорович 1883—1951)——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职业是钳工。第四届国家杜马彼得堡省工人代表,参加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为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撰稿。因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活动,1914年11月与其他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一起被捕,1915年被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十月革命后在党、苏维埃和经济部门担任领导工作。1920年夏起任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和莫斯科消费公社主席。——99、113、117、129、272、275、313、451。

巴尔马晓夫,斯捷潘·瓦列里安诺维奇(Балмашев,Степан Валерьянович 1881—1902)——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大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01年在基辅大学加入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组织。1902年4月2日(15日)为了抗议政府残酷镇压国内社会运动,枪杀了内务大臣德·谢·西皮亚金,这是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首次恐怖行动。1902年5月3日(16日)在施吕瑟尔堡被处以死刑。——47、49、58、63。

巴季列·——见洛克尔曼,亚·萨·。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Бакунин,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之一。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1868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由于进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53、54、57、506。

巴克豪斯,А.(Backhaus, А.)——《农业中的分工》和《康拉德的国家经济统计年鉴》(1894)的作者。——39。

巴拉巴诺娃,安热利卡·伊萨科夫娜(Балабанова,Анжелика Исаковна 1878—1965)——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俄国和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工作,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1917年回国,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203、318、385-408。

邦契-布鲁耶维奇,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Бонч-Бруеви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1878—1955)——189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曾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报刊和党的出版社的组织工作，1910—1911年是《明星报》编辑部成员。——82、280。

鲍古查尔斯基(雅柯夫列夫，瓦西里·雅柯夫列维奇；过来人)(Богучарский (Яковлев, Васил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Бывалый) 1831—1915)——俄国革命运动史学家。早年同情民意党人，19世纪90年代倾向合法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积极活动家。1902—1905年积极参加彼·伯·司徒卢威领导的《解放》杂志的工作。写有许多有关19世纪俄国革命运动史方面的著作。——61。

鲍曼，尼古拉·埃内斯托维奇(波列塔耶夫)(Бауман, Николай Эрнестович(Поletaев) 1873—1905)——19世纪90年代前半期在俄国喀山开始革命活动，1896年积极参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工作。1901—1902年作为《火星报》代办员在莫斯科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莫斯科委员会的代表，属火星派多数派。——20、65、66。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建人和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4、54、62、80、111、270。

贝尔格——见绍特曼，亚·瓦·。

贝尔托尼，路易(Bertoni, Louis)——瑞士无政府工团主义者，1902—1904年为日内瓦《解放报》撰稿。——215。

本辛格，奥古斯特·弗兰茨(Bensing, August Franz 生于1870年)——德国经济学家，海德堡大学教授，《农业机器对国民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影响》一书的作者。——36。

比尔——德国医生，教授。——574。

彼得罗夫，Г.(Петров, Г.)——392。

彼得罗夫斯基，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Петровский, 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1878—1958)——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届国家杜马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工人代表，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主席。1912年被增补为党中央委员。因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活动，1914年11月与其他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一起被捕，1915年被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十月革命后历任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112、113、127、129、137、272、275、304。

彼得斯,雅柯夫·克里斯托福罗维奇(Петерс, Яков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1886—1938)——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0年先后任驻彼得格勒特派员、彼得格勒和基辅两地筑垒地域司令以及图拉筑垒地域军事委员会委员。——337、340。

彼得松,卡尔·安德列耶维奇(Петерсон, Карл Андреевич 1877—1926)——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革命法庭成员、拉脱维亚步兵师政委。1918年12月起任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陆军人民委员。——323。

毕洛夫——见曼德尔贝格,维·叶·。

别德内依,杰米扬(普里德沃罗夫,叶菲姆·阿列克谢耶维奇)(Бедный, Демьян(Придворов, Ефим Алексеевич) 1883—1945)——苏联诗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开创者之一。191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起先后为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和《真理报》撰稿。——128。

别尔津,莱茵霍尔德·约瑟福维奇(Берзин, Рейнгольд Иосифович 1888—1939)——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0年先后任西方面军、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338。

别尔津,扬·安东诺维奇(Берзин, Ян Антонович 1881—1938)——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领导苏俄驻瑞士公使馆。1919年任苏维埃拉脱维亚的教育人民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0年起再次担任外交工作。1921年任驻芬兰全权代表,1921—1925年任驻英国副全权代表。——391、628—629。

别连基,格里戈里·雅柯夫列维奇(格里沙)(Беленький, 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Гриша) 1885—1938)——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2年侨居法国;1914—1917年任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书记,与列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以及国外组织委员会经常通信。——231。

别林斯基,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11—184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和政论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别林斯基的活动对俄国社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50。

别泽利,В.Я.(Безель, В.Я.)——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员。在人民委员

会1918年1月19日会议上被委任为全俄疏散委员会特派全权代表。
——284。

波波夫(布里特曼),阿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Попов(Бритман),Анато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死于1914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1908年被流放服苦役,不久从流放地逃跑。后侨居国外,加入党的巴黎支部和国外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作为志愿兵参加法军,1914年11月死于前线。
——92。

波波夫,伊万·费多罗维奇(Попов,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1886—1957)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1905—1914年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在莫斯科和国外从事革命工作。1908年移居比利时,负责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同社会党国际局之间的联系。——132。

波德沃伊斯基,尼古拉·伊里奇(Подвойский,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1880—1948)——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1月任全俄红军建军委员会主席。1918年9月—1919年7月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1—9月兼任乌克兰陆海军人民委员。——310、328。

波格丹诺夫,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Богданов,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82—1939)——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1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会务委员,1921—1925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委员。——469。

波格丹诺夫(马林诺夫斯基),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马克西莫夫,恩·)(Богданов(Малиновский),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Максимов,Н.) 1873—1928)——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职业是医生。1903年成为布尔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领导召回派,是前进集团的领袖。在哲学上试图建立自己的体系——经验一元论(经验批判主义的变种)。1909年6月因进行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79、114、145。

波嘉耶夫,А.И.(Потяев,А.И. 1888—1939)——1917—1923年是俄共(布)党员。1919年任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渔业总局局长。——338、366。

波克罗夫斯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多莫夫)(Покровский,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Домов) 1868—1932)——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历史学家。1908—1917年侨居国外。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参加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后加入前进集团,1911年与前进派决裂。——145。

波利亚克维奇——见格里申。

波列塔耶夫——见鲍曼,尼·埃·。

波列塔耶夫,尼古拉·古里耶维奇(Полетаев, Николай Гурьевич 1872—1930)——俄国第一批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之一,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三届国家杜马彼得堡省代表,参加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的布尔什维克派。曾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明星报》和《真理报》的出版工作。十月革命后从事出版和经济工作。——21、65、66、67、81—82、83、84、273。

波林科夫斯基(Поликовский)——1900年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20。

波卢扬, Д. В.(Полуян, Д. В. 1886—1937)——1919年12月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部主席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0年7—9月兼任第15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和该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委员。——438、439。

波诺马连科, Т. М.(Пономаренко, Т. М. 生于1888年)——1919年加入俄共(布)。1917年起在粮食人民委员部系统工作。1921年6月起任吉尔吉斯副粮食人民委员。——529、530。

波泽尔恩,波里斯·巴甫洛维奇(Позерн, Борис Павлович 1882—1939)——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年6月—1920年12月先后任西方面军、东方面军和第五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338。

博基,格列勃·伊万诺维奇(Бокий, 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 1879—1937)——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0年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特别部部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委员。——354。

博京,斯捷潘·伊万诺维奇(Ботин, Степан Иванович)——苏联电气工程师,曾研究用电磁波远距离引爆问题,但实验没有成功。——406。

伯恩斯坦,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翼领袖之一,修正主义的鼻祖。——54。

伯特格尔,胡戈(Böttger, Hugo)——《关于德国土地问题的材料(农村中的社会民主党)》(1900年莱比锡版)一书的作者。——34。

布尔采夫, 弗拉基米尔·李沃维奇(Бурцев, Владимир Львович 1862—1942)——19世纪80年代是俄国民意党人。1885年被捕,后逃往国外,从事收集和出版革命运动文献的工作。曾把沙俄内务部警察司的秘密活动公之于众,揭露了奸细叶·菲·阿捷夫和罗·瓦·马林诺夫斯基等人。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夕接近社会革命党人,革命失败后支持立宪民主党人。1911年10月—1911年1月在巴黎出版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未来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狂热的沙文主义者。——137。

布哈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Бухарин,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88—1938)——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起任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多次被捕,1911年从流放地逃往欧洲。在国外开始著述活动。1915年为《共产党人》杂志撰稿。1917年回国。十月革命后任《真理报》主编。1919年起先后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200、234、280、391、399、438、439、463、487、492、503、511、627、632、647、651—660。

布哈林娜(鲁金娜), Н. М.(Бухарина(Лукина), Н. М.)——尼·伊·布哈林的妻子。《真理报》编辑部工作人员。——487、627、632。

布赖(Брей)——1900年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20。

布兰德勒, 亨利希(Brandler, Heinrich 1881—1967)——德国共产党右倾机会主义派别领袖之一。189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成立(1919)后为该党党员。1919—1923年为德共中央委员。1921年采取“左派”立场。——505、506。

布兰特(Brandt)——209。

布里林格, А. Р.(Брилиг, А. Р.)——1918年任苏俄中央统计局工业统计处处长。——290。

布里特曼——见波波夫,阿·弗·。

布利亚赫尔, Я. В.(Бляхер, Я. В.)——1918年任苏俄中央统计局农业生产处处长。——290。

布留哈诺夫,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Брюханов, 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1878—1942)——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2月起任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6月起任副粮食人民委员;1919年8月起兼任东方面军粮食特设委员会主席。1921年起任粮食人民委员。——392、474。

布柳兹费尔德, 约瑟夫·索洛蒙诺维奇(Блюмфельд, Иосиф Соло-

- МОНОВИЧ** 生于1865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劳动解放社骨干分子,《火星报》组织成员。在劳动解放社和《火星报》主管印刷所和运输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18、20。
- 布鲁普巴赫尔,弗里茨**(Brupbacher, Fritz 生于1875年)——瑞士政治活动家,职业是医生。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党工人教育联合会,在苏黎世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中开展工作,后来积极参加瑞士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工作。1903年起受无政府主义影响。——212、222。
- 布鲁斯特莱因,阿尔弗雷德**(Brustlein, Alfred)——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律师。曾任《瑞士报》和《巴塞尔晨报》编辑。伯尔尼州议会和国家议会即国民院中的社会民主党议员。——209、215、219。
- 布罗多夫斯基,С.И.**(Бродовский, С.И.)——1921年是俄罗斯联邦驻德国的代理全权代表。——563。
- 布洛赫尔,赫尔曼**(Blocher, Hermann)——瑞士社会民主党活动家。1910—1918年任巴塞尔国务顾问。——215、220。
- 布诺尼**——211。

С

- 蔡特金,克拉拉**(Zetkin, Clara 1857—1933)——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881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社会沙文主义。1916年参与组织国际派(后改称斯巴达克派和斯巴达克联盟)。1919年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当选为中央委员。1921年起先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领导国际妇女书记处。——87、108、109、531、636、637、662—663。
- 策伊特林,列夫·索洛蒙诺维奇(魏斯曼)**(Цейтлин, Лев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Вейсман) 生于1877年)——1898年起是俄国维捷布斯克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宣传员。1901年起在莫斯科工作,与南方工人有联系。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莫斯科委员会的代表,持中派立场,会后成为孟什维克。——66、67。
-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维·伊·)**(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В.И.) 1849—1919)——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活动家。1883年参与创建劳动解放社。1900年起是《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

- 编辑部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18、20、61、62。
- 茨格拉根, 卡尔** (Zgragen, Karl 1861—1929)——瑞士社会民主党党员, 职业是律师, 住在伯尔尼。列宁曾向他咨询有关索回交给“保管人”保管的党的钱款事宜。——139。

D

- 达尼舍夫斯基, 卡尔·尤利·克里斯蒂安诺维奇** (Данишевский, Карл Юлий Христианович 1884—1938)——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是林业总委员会的领导人。——338、560。
- 达涅维奇**——见古列维奇, 埃·李·。
- 达申斯基, 伊格纳齐** (Daszynski, Ignacy 1866—1936)——波兰政治活动家。1892—1919年领导加里西亚社会民主党, 后为统一的波兰社会党(右派)的领袖之一。——273。
- 达维德松** (Давидсон)——64。
- 大卫, 爱德华** (David, Eduard 1863—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 经济学家; 德国机会主义者杂志《社会主义月刊》创办人之一。1893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 否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农业中的作用。——35。
- 丹尼洛夫, 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 (Данилов, Степ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1877—1939)——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年是全俄总参谋部军事委员。——352。
- 丹斯基, Б.Г.** (科马罗夫斯基, 康斯坦丁·安东诺维奇) (Данский, Б.Г., (Комаровск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тонович) 生于1883年)——1901年加入波兰社会党, 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为《明星报》和《真理报》撰稿。1913—1914年任《保险问题》杂志编辑。——183。
- 德宾科, 帕维尔·叶菲莫维奇** (Дыбенко, Павел Ефимович 1889—1938)——1912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参加第一届人民委员会, 任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 后任海军人民委员。1918年10月至国内战争结束在乌克兰、南方、高加索等战线指挥红军部队和兵团。1919年10月被任命为第37步兵师师长。——328、329、359。
- 德拉哥马诺夫, 米哈伊尔** (Драгоманов, Михаил)——米·巴枯宁《同

亚·伊·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社会政治通信》(1895)和康·卡维林和伊·屠格涅夫《同赫尔岑的社会政治通信》两书的编辑和出版者。——32。

德雷福斯, 阿尔弗勒德(Dreyfus, Alfred 1859—1935)——法国总参谋部军官, 犹太人。1894年被诬告为德国间谍而被判处终身服苦役。法国反动政界利用德雷福斯案件煽动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人运动, 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由于工人阶级和进步知识界起来为他辩护, 纷纷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 德雷福斯于1899年获赦, 1906年恢复名誉。——45。

德米特里耶夫——见斯托帕尼, 亚·米·。

德斯特雷, 茹尔(Destree, Jules 1863—1936)——比利时社会党人, 职业是律师。1891年被选人议院, 追随工人党右翼。——35。

德文斯卡娅——见厄廷格尔-达维德松, 叶·萨·。

德沃莱茨基, Ш.М.(Дволайцкий, Ш.М.)——苏共党员, 高等学校经济学科的教师; 1921年起为社会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委员。——626。

邓尼金, 安东·伊万诺维奇(Деникин, 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1872—1947)——沙俄将军。国内战争时期任自卫军“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1919年夏秋进犯莫斯科, 被击溃后于1920年4月逃亡国外。——348、376、377、389、413、414、417、427、429、432、437、438、447、464、581—602、603—625。

迪德里希斯, 欧根(Diedrichs, Eugen)——34。

迪科·德拉埃, 乔治(公火鸡)(Ducos de la Haille, Georges(Петух))——法国律师, 社会党人。在要求原“保管人”将他们所保管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钱款退还给布尔什维克的案件中, 列宁曾向他进行咨询。——86、91、95、108、109、110、111、119、120、121。

狄慈根, 约瑟夫(Dietzgen, Joseph 1828—1888)——德国制革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 哲学家。在哲学上独立地得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结论; 尖锐地批判了哲学唯心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 捍卫了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反映论, 同时也犯了一些错误, 如夸大人类知识的相对性, 把物质和意识混为一谈, 但这不能贬低狄慈根在哲学上的功绩。——467。

东巴尔, 克利斯托夫·约瑟夫·亚历山大·马蒂约·德(Dombasle, Christophe-Joseph-Alexandre Mathieu de 1777—1840)——法国著名农学家。《实际经济学家必备农业日历或手册》一书的作者。——37。

杜勃洛文斯基, 约瑟夫·费多罗维奇(英·)(Дубровинский, Иосиф Фе-

дорович(Ив.) 1877—1913)——1893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1902年起为《火星报》代办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1907年在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08年进入《无产者报》编辑部。——77、78。

多尔戈鲁科夫,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Долгоруков, Петр Дмитриевич 1866—约1945)——俄国公爵,大地主,地方自治活动家,立宪民主党人。苏贾县地方自治局主席,1904—1905年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立宪民主党创建人之一,该党中央委员。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和副主席。十月革命后为白俄流亡分子。——30、31。

多莫夫——见波克罗夫斯基,米·尼·。

多姆斯基(卡缅斯基),亨利希·Г.(Домский(Каменский), Генрих Г.(Domski(Kamenski), Heinrich) 1883—1937)——新闻工作者,1904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参加波兰社会民主党报刊的工作。1912年起为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和《启蒙》杂志撰稿。1915年起任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主编《我们的论坛》,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1918年12月起为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28、200、326。

E

厄廷格尔-达维德松(厄廷格尔),叶夫根尼娅·萨莫伊洛夫娜(德文斯卡娅)(Эттингер-Давидсон(Эттингер), Евгения Самойловна(Двинская))——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火星派分子。1896—1898年为基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和《工人报》小组成员。1898年春基辅党组织遭到破坏后,流亡国外,加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1900年参加《火星报》组织,是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成员。——18、20。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之一,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马克思的亲密战友。——34、462、467。

尔·谢·——见柯尔佐夫,德·。

F

菲尔斯滕贝格——见加涅茨基,雅·斯·。

-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安德列亚斯**(Feuerbach, Ludwig Andreas 1801—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之一,德国资产阶级最激进的民主主义阶层的思想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467。
- 芬克,埃米尔**(Vinck, Emile)——比利时布鲁塞尔上诉法院律师。列宁曾吸收他参加有关索回交给“保管人”保管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钱款事宜的咨询工作。——139。
- 芬里希**(Fähnrich)——曾任瑞士社会民主党和格留特利联盟书记。——208。
- 佛敏,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Фомин,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84—1938)——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起任最高运输委员会主席、副交通人民委员、中央河运管理局局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475、560。
-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Vollmar, Georg Heinrich 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领袖之一,新闻工作者。早年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1876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881年起多次当选帝国国会议员和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33、54。
- 福格尔费格尔,约翰·雅科布**(Vogelsanger, Johann Jacob 1849—1923)——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者。1878—1892年任《格留特利联盟报》编辑。1890—1905年任苏黎世国民院议员,1892—1919年为苏黎世市政局委员。——209。
- 福季耶娃,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Фотиева, Лид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1881—1975)——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30年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1918—1924年兼任列宁的秘书。——291、292、399、472、635、636、641。
- 福维尔**(Foville)——《分割……》(1885)一书的作者。——39。
- 伏龙芝,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Фрунзе,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885—1925)——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9月根据列宁的提议被任命为南方面军司令。同年12月起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驻乌克兰全权代表、乌克兰和克里木部队司令。1921年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337、494。
- 伏罗希洛夫,克利缅特·叶弗列莫维奇**(Ворошилов, Климент Ефре-

мович 1881—1969)——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积极参加十月武装起义。1918—1919年任察里津军队集群司令、南方面军副司令兼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集团军司令。1918年12月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后任哈尔科夫军区司令、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和内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追随军事反对派。1919—1921年是骑兵第1集团军的组织者之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1年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298、328、329。

弗·伊·——见列宁,弗·伊·。

弗·伊·伊林——见列宁,弗·伊·。

弗·乌·——见列宁,弗·伊·。

弗·乌里扬诺夫——见列宁,弗·伊·。

弗拉·伊林——见列宁,弗·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列宁,弗·伊·。

弗拉基米尔斯基,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Владимирский, 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 1874—1951)——189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俄罗斯联邦副内务人民委员。——333。

弗拉基米罗夫——见切尔诺夫,维·米·。

弗拉基米罗夫(舍印芬克尔),米龙·康斯坦丁诺维奇(Владимиров (Шейнфинкель), Миро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79—1925)——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1年脱离布尔什维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参加区联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随区联派集体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任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是全俄疏散委员会的特派全权代表。——285、294。

弗兰格尔,彼得·尼古拉耶维奇(Врангель,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78—1928)——俄国南部反革命首领之一,国内战争时期协约国在俄国的傀儡,中将(1918),男爵。1918年8月参加白卫志愿军,先后任骑兵军军长、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志愿军司令。1920年4月接替邓尼金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11月起任克里木“俄军”总司令;在克里木和南乌克兰建立了军事专政。1920年11月中旬被红军击溃后逃亡国外。——431、432、433、440、442、445、446、464。

弗兰肯施泰因,库诺(Frankenstein, Kuno)——《德国农业中的工人问题》

(1899)一书的作者。——38。

弗勒利希, 保尔(Fröhlich, Paul 1884—1953)——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新闻工作者。1912—1916年是《不来梅市民报》编辑, 不来梅《工人政治》周刊的创办人之一; 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上是不来梅左派的代表。1919—1924年是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曾以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509、511。

弗里多林, 弗拉基米尔·尤利耶维奇(瓦林)(Фридолин, Владимир Юльевич (Варин) 1879—1942)——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托雷平反动时期脱离政治活动。1910—1917年侨居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报纸《我们的言论报》撰稿。——200。

弗鲁姆金, 莫伊塞·伊里奇(Фрумкин, Моисей Ильич 1878—1938)——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2年3月先后任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副粮食人民委员, 1922年4月起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666—667。

富勒尔(Furrer)——216。

G

盖森(Гессен)——572。

高尔察克,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Колчак,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3—1920)——沙俄海军上将, 君主派分子。1918—1919年是俄国反革命首领之一。1918年11月在外国武装干涉者支持下发动政变, 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远东建立军事专政, 自封为“俄国最高执政”和陆海军最高统帅。叛乱被平定后, 1919年11月率残部逃往伊尔库茨克, 后被俘。1920年2月7日根据伊尔库茨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决定被枪决。——376、389、413、417、421、427、429、430、432、437、438、447、464。

高尔基, 马克西姆(彼什科夫,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Горький, Максим (Пешков, 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1868—1936)——苏联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苏联文学的创始人。1906—1913年旅居意大利, 1909年一度参加前进集团。列宁与高尔基交谊深厚, 非常器重他的才华, 同时也指出他的错误, 经常帮助他关心他。——145、348、402—403、473。

哥尔布诺夫,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Горбунов, 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1892—1937)——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20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后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483、631、636。

哥尔布诺夫,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 (Горбунов, 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1885—1937)——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1年2月—1922年2月任外交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1921年9月起是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488、565、566、632。

哥尔茨曼, 阿布拉姆·季诺维耶维奇 (Гольцман, Абрам Зиновьевич 1894—1933)——1917年4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1920年任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劳动国防委员会俄罗斯联邦资源利用委员会委员。——495、496。

哥列夫(戈尔德曼), 波里斯·伊萨科维奇(伊哥尔) (Горев (Гольдман), Борис Исаакович (Игорь) 1874—1937)——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上代表孟什维克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曾为孟什维克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和《我们的曙光》杂志撰稿。1920年8月声明退出孟什维克组织。——81。

哥伊赫巴尔格, 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 (Гойхбарг,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83—1962)——1904—1917年是孟什维克,1919—1924年是俄共(布)党员。1920年10月—1924年任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小人民委员会委员,后任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560。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和思想家。——64。

戈-格——见戈尔德贝格, 约·彼·。

戈尔德曼, 埃马 (Goldman, Emma)——美国无政府主义者, 侨居俄国的政治流亡者。——385。

戈尔德贝格, 约瑟夫·彼得罗维奇(戈-格) (Гольденберг, Иосиф Петрович (Г-г) 1873—1922)——19世纪90年代参加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曾参加布尔什维克所有报刊编辑部的工作。1910年进入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对取消派持调和态度。——85。

戈尔德达赫——见梁赞诺夫, 达·波·。

戈泰因 (Golein)——39。

格尔奇 (Gertsch)——瑞士上校。——218。

- 格尔松, В.Л. (Герсон, В.Л. 1891—1911)**——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8年8月—1937年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641。
- 格雷利希, 赫尔曼 (Creulich, Hermann 1842—1925)**——瑞士社会民主党创建人之一, 该党右翼领袖。1869—1880年在苏黎世编辑《哨兵报》。1887—1925年任瑞士工人联合会书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反对齐美尔瓦尔德左派。——209。
- 格里**——见季诺维也夫, 格·叶·。
- 格里戈里**——见季诺维也夫, 格·叶·。
- 格里戈里耶夫**——见斯捷潘诺夫, 谢·伊·。
- 格里戈罗维奇**——见日特洛夫斯基, 哈·约·。
- 格里姆, 罗伯特 (Grimm, Robert 1881—1958)**——瑞士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 1909—1918年任《伯尔尼哨兵报》主编, 1919年以前任瑞士社会民主党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主席, 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203、209、216、220、227。
- 格里沙**——见别连基, 格·雅·。
- 格里申 (科佩尔宗, 季莫费·М.; 波利亚克维奇) (Гришин (Копельзон, Тимофей М., Полякевич))**——崩得创建人之一。1900年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书记, 1901年加入崩得国外委员会。1905年后回国, 组织崩得的合法出版社。1908年侨居美国。1923年底回到苏联。——16、18、19、20。
- 格利亚谢尔, 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夫娜 (Гляссер, Мария Игнатьевна 1890—1951)**——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8—1924年在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工作。——483、641。
- 格施文德 (Gschwend'a)**——215。
- 格佐夫, С.А. (Генов, С.А.)**——1919年任苏俄哈尔科夫煤炭总委员会主席。——326。
- 葛伊甸,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 (Гейден, Пе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40—1907)**——俄国伯爵, 大地主, 地方自治活动家, 十月党人。——77。
- 公火鸡**——见迪科·德拉埃, 乔·。
- 高普洛维奇, 拉迪斯拉夫 (Gumpłowicz, Ladislaw)**——《考茨基论土地

问题》(载于《时代》杂志(维也纳)1899年第236期)的作者。——34。

古比雪夫, 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 (Куйбышев, Валери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88—1935)——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5月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电机工业总局局长。1921—1922年为党中央候补委员。——560。

古科夫斯基, 伊西多尔·埃马努伊洛维奇 (Гуковский, Исидор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1871—1921)——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著名活动家、出纳员。1920年任俄罗斯联邦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20、382。

古列维奇, 阿布拉姆·格里戈里耶维奇 (Гуревич, Абрам Григорьевич 生于1872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火星派分子。19世纪90年代初加入下诺夫哥罗德第一批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897年出国, 1899年加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1900—1902年帮助《火星报》做发行和运输工作。他是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成员, 参加了同盟190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站在孟什维克一边。——20。

古列维奇, 埃马努伊尔·李沃维奇 (达涅维奇) (Гуревич, Эммануил Львович(Даневич) 生于1865年)——俄国政论家, 1890年以前是民意党人, 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20。

古林格尔, 埃德温·Y. (Gulingel, Edwin Y.)——美国“合众社”的记者。——575—576。

古谢夫,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Гусев,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919年是苏俄人民委员会军用汽车库修配车间主任。——361、362、363、364。

古谢夫,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列别捷夫) (Гусев, 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Лебедев) 1874—1933)——1896年在俄国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革命活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顿河区委员会的代表, 属火星派多数派。1918—1920年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 历任第五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东方面军、东南方面军、高加索方面军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政委等职。——65、66、67、335、338、341、345、383。

郭茨, 阿布拉姆·拉法伊洛维奇 (Гоц, Абрам Рафаилович 1882—

1940)——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社会革命党党团领袖、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十月革命期间加入反革命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十月革命后极力反对苏维埃政权。
——424。

过来人——见鲍古查尔斯基,瓦·雅·。

Н

哈阿兹, 胡戈 (Haase, Hugo 1863—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 中派分子。1911—1917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1912年起任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95。

哈拉托夫, 阿尔塔舍斯(阿尔捷米)·巴格拉托维奇 (Халатов, Арташес (Артеми́й) Багратович 1890—1938)——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布)。1921年任俄罗斯联邦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人民委员会工人供给委员会主席。——560。

哈斯巴赫, W. (Hasbach, W.)——《近百年英国农业工人和圈地》(1894)一书的作者。——38。

韩德逊, 阿瑟 (Henderson, Arthur 1863—1935)——英国工党和工会运动领袖之一。1911—1934年任工党书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9年参与组织伯尔尼国际, 1923年起任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多次参加英国资产阶级政府。——389。

汉特, S. (Hanth, S.)——瑞士《民权报》编辑。——219、223。

赫茨, 弗里德里希·奥托 (Hertz, Friedrich Otto 生于1878年)——奥地利经济学家, 社会民主党人。——34。

赫尔曼——见布洛赫尔, 赫·。

赫拉波沃-赫拉波夫斯基, A. (Члпорово-Члпowski, A.)——《19世纪的比利时农业》(1900)一书的作者。——38。

赫里亚谢娃, A. И. (Хрящева, А. И. 1868—1934)——苏联统计学家。1918—1926年任中央统计局农业调查处处长。——290。

黑德, I. (Heyder, I.)——《从卡普叛乱到三月行动》一文的作者。列宁简洁地用“空话”这个词来评价他的这篇文章。——508。

黑尔齐格 (Hertzig)——瑞士女工。——212。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哲学家, 客观唯心主义者, 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他根据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基本原则, 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 并创立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理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389、462。
- 黑希特, 莫里茨** (Hecht, Moritz)——德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论述农民经济的专著《巴登哈尔特山区的三个村庄》(1895)一书的作者, 书中企图证明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稳固性。此书被修正主义者利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35。
- 亨宁, 莱奥波德** (Henning, Leopold 1791—1866)——德国哲学家, 黑格尔的信徒。《黑格尔全集》第1版出版人之一。——462。
- 胡贝尔** (Huber)——《德国南方酿酒业的未来》(1892)一书的作者。——39。
- 胡斯曼, 卡米耶** (Huysmans, Camille 1871—1968)——比利时工人运动最早的活动家之一, 比利时社会党领导人之一, 语文学教授, 新闻工作者。1905—1922年任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局书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104、132、311。
- 霍尔茨曼** (Holzmann)——瑞士无政府主义者。——212。
- 霍季姆斯基** (Хотимский)——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鼓动处副处长。——571。

J

- 基尔什, 卡尔·瓦西里耶维奇** (Кирш,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7—1919)——俄国热工学家, 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教授。曾从事改进燃烧室和利用低热值燃料的研究工作, 写有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著作。——287。
- 基斯利亚科夫** (Кисляков)——290。
- 基谢廖夫, 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 (Киселев, Алексей Семенович 1879—1937)——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4月起任矿工工会主席。1921—1923年任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494。
- 吉洪** (别拉温,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Тихон (Белавин,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1865—1925)——1891年当修道士, 1917年是莫斯科大主教。1917年11月5日(18日)在第一届全俄地区主教会议上当选为全俄大牧

首。1922年受审判,被软禁在顿斯科伊修道院。1923年5月,由“革新派教徒”召开的第二届全俄地区主教会议剥夺了他的**大牧首教职**,但是古洪及其周围的人不承认这个决定。1923年6月16日,古洪在给最高法院的信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请求赦免(信件原文见《俄国正教。历史里程碑》1989年莫斯科版第624—625页)。1924年3月21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中止古洪案件。——642、645。

吉霍米罗夫(Тихомиров)——《俄国的政治和社会》一书的作者。——32。

吉季斯,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Гиттис, 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81—1938)——俄国旧军官,十月革命后转向苏维埃政权。1919—1920年先后任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司令。1925年加入联共(布)。——337、338。

季诺维也夫(拉多梅斯尔斯基),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格里·; 格里戈里)(Зиновьев (Радомысльский), 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Григ., Григорий) 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1907)至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08—1917年侨居国外,参加布尔什维克《无产者报》编辑部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1912年后同列宁一起领导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4月回国,进入《真理报》编辑部。同年10月10日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十月革命前夕反对举行武装起义。1917年12月起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1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7、78、80、86、100、117、120、130、188、200、204、224、227、228、232、234、273、274、275、276、300、302、311、313、335、337、344、345、348—349、362、391、396、399、454—461、477、478、485、489、492、493、502—507、508、509、510、526、558、629、641。

加蒂,杰罗拉莫(Gatti, Gerolamo)——意大利议员。——35。

加里宁,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Калинин,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1875—1946)——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年3月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从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起为中央委员。1919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512、641、642、644、645。

加米涅夫(罗森费尔德),列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尤·;加姆·;“老弟”)(Каменев(Розенфельд), Лев Борисович (Каменев, Ю., Кам.,

“Brother”) 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1908年底出国,任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编委。1914年初回国,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领导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1917年10月10日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十月革命前夕在《新生活报》上公开发表声明,不同意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1918年起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22年起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从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起为中央委员。1919—1925年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74、78、92、93—94、95—96、99—101、102—103、104、108—110、111—112、115、118—119、120、121—122、125、128、133、161、319、320、335、383、418、425、428、436、451、492、521、526、634、639—640、641、650、661。

加米涅夫,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Каменев, 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1881—1936)——俄国旧军官,十月革命后转向苏维埃政权。1919年7月—1924年4月任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1930年加入联共(布)。——384。

加米涅夫, 尤·——见加米涅夫,列·波·。

加姆·——见加米涅夫,列·波·。

加涅茨基(菲尔斯滕贝格), 雅柯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Ганецкий (Фюрстенберг), Яко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1879—1937)——1896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在波兰和俄国从事革命活动。1903—1909年为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委员。1912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分裂后,是最接近布尔什维克的所谓分裂派的领导人之一。——97、98、122、136、274。

加普, 马塞尔(Cachin, Marcel 1869—1958)——法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法共中央委员,《人道报》社社长,法国议会议员。——512、515、517。

嘉金娜——见克尼波维奇,莉·米·。

杰米扬——见别德内依,杰·。

捷尔-加布里耶良, 萨克·米尔佐耶维奇(Тер-Габриелян, Саак Мирзосвич 1886—1937)——巴库公社活动家。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任巴库公社石油委员和肃反委员会主席。——303。

捷尔任斯基,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Дзержинский 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1877—1926)——1895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在波兰和俄国从事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1919—1923年兼任内务人民委员。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年4月起为党中央组织局候补委

员,1921年起为中央组织局委员。——439、469、494、641、645。

捷姆利亚奇卡(扎尔金德), **罗莎丽亚·萨莫伊洛夫娜**(Землячка(Залкинд), Розалия Самойловна 1876—1947)——1893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1901年起为《火星报》代办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属火星派多数派。——65、66、67。

捷瓦诺夫斯基.А.А.(Дзевановский,А.А.)——曾任苏俄塔夫利达省卫生局局长。——320。

捷依奇, **列夫·格里戈里耶维奇**(Дейч, Ле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55—1941)——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活动家,孟什维克领袖之一。早年参加土地和自由社、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创建劳动解放社。曾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出版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劳动解放社的代表,属火星派少数派,会后成为孟什维克。——65、67。

金(King)——与埃什利合写《中部区域某些村庄的统计材料》。——36。

К

卡尔波维奇, **彼得·弗拉基米罗维奇**(Карпович,Пет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74—1917)——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为了抗议对革命学生的残酷镇压,1901年2月14日(27日)行刺国民教育大臣尼·巴·博哥列波夫,使其身受重伤,因此被判处服20年苦役。——61、63。

卡尔松, **К.М.**(奥格列季斯)(Карлсон,К.М.(Огретис) 1888—1938)——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国外小组联合会成员。1909—1914年在布鲁塞尔工作,是印刷国外小组联合会的《公报》、《斗争报》以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其他出版物的印刷所的排字工人。——132。

卡拉法季, **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米佐夫)(Карафати,Дмитрий Павлович(Мицов) 1871—1940)——俄国社会民主党人。1891年起先后在莫斯科和尼古拉耶夫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工作。1897年参加南俄工人协会的活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尼古拉耶夫委员会的代表,持中派立场,会后成为孟什维克。——66、67。

卡缅斯基——见多姆斯基,亨。

卡普, **沃尔弗冈**(Кapp, Wolfgang 1858—1922)——德国容克和帝国主义军阀的代表人物。1917年参与创建反动的祖国党。1920年3月领导反革

- 命君主派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推翻共和国政府,恢复君主制度。暴动分子一度占领柏林,成立了以卡普为首的政府。政变失败后逃往瑞典。——420。
- 卡丘尔(卡丘连科), Ф. К. (Качур(Качуренко), Ф. К.)**——俄国工人,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成员,1902年7月29日(8月10日)行刺哈尔科夫省省长奥博连斯基大公。他用来行刺的手枪上刻着两行字:“偿还农民的血债”、“沙皇刽子手和人民的敌人死路一条”等等。——52、61。
- 卡斯帕罗夫, 弗拉基斯拉夫·米纳索维奇 (Каспаров, Владислав Минасович 1884—1917)**——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3—1914年住在柏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曾通过他同国内党组织进行秘密通信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移居伯尔尼,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在会上当选为国外组织委员会委员。——235。
- 卡尤罗夫,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 (Каяров, Васи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76—1936)**——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夏领导喀山省征粮队,后在东方方面军第五集团军政治部工作。——354。
- 坎道罗夫 (Кандауров)**——沙俄奔萨警察局长。——214。
- 康科尔季娃**——见萨莫伊洛娃,康·尼·。
- 康斯坦丁诺夫**——见兹博罗夫斯基,米·索·。
- 康斯坦丁诺维奇, 安娜·叶夫根尼耶夫娜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Анна Евгеньевна 1866—1939)**——伊·费·阿尔曼德丈夫的姐姐,1905年参加革命运动,1913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08年被捕并流放沃洛格达省,1911年流亡国外。十月革命后在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工作,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183、381。
- 考茨基, 卡尔 (Kautsky, Karl 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和主要理论家之一。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写过一些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883—1917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主编。1910年以后逐渐转到机会主义立场,成为中派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提出超帝国主义论,大战期间打着中派旗号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攻击俄国十月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54、59、61、71、73、84、87、96、99、108、159、162、165、197—199。
- 柯巴**——见斯大林,约·维·。
- 柯恩, 费利克斯·雅柯夫列维奇 (Коп, Феликс Яковлевич 1864—1941)**——波兰、俄国和国际革命运动活动家。1919—1922年任乌克兰共

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19—1930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波兰局成员。1920年兼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439。

柯尔佐夫, 德·(金兹堡, 波里斯·阿布拉莫维奇; 尔·谢·)(Кольцов, Д., (Гинзбург, Борис Абрамович, Л.С.) 1863—1920)——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孟什维克。1893年初侨居瑞士, 接近劳动解放社。1895—1898年任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书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骨干分子, 为一些孟什维克报刊(《社会民主党人报》、《开端报》等)撰稿。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持取消派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8、20、56、61、123。

柯伦泰,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Коллонтай, 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1872—1952)——19世纪90年代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6—1915年是孟什维克, 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08—1917年侨居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即持革命的国际主义立场; 受列宁委托,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美国进行团结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左派的工作。——234。

科博泽夫,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Кобозев,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78—1941)——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11月—1918年2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驻中亚细亚和西西伯利亚特派员。后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驻中亚细亚特派员、土耳其斯坦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287。

科尔尼洛夫, 拉甫尔·格奥尔吉耶维奇(Корнилов, 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1870—1918)——俄国反革命首领之一, 步兵上将(1917)。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 5—7月任第八集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1917年7月19日(8月1日)—8月27日(9月9日)任最高总司令。8月底发动叛乱, 进军彼得格勒, 企图建立反革命军事专政。叛乱很快被革命士兵、水兵和赤卫队员粉碎, 本人被捕入狱。11月逃往新切尔卡斯克, 和米·瓦·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一起组建和领导白卫志愿军。在进攻叶卡捷琳诺达尔时被击毙。——420、422、603。

科甘-格里涅维奇, 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克鲁格洛夫)(Коган-Гриневич, Михаил Григорьевич(Круглов) 生于1874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工会运动活动家。参加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

的活动。1900—1902年是《工人思想报》的撰稿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19、20。

科皮亚特凯维奇, А. А. (Копяткевич, А. А.)——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总务处处长。——572。

科舍列夫,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Кошел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06—1883)——俄国贵族政论家, 斯拉夫主义者。1862年在莱比锡出版《宪法、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杜马》一书, 反对宪法, 支持召开专制沙皇的咨议机关——国民代表会议的主张。1880—1882年发行《地方自治机关报》, 撰文要求对波兰采取最反动的措施。——30、32。

科索夫斯基, 弗拉基米尔 (列文松, М. Я.) (Косо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Левинсон, М. Я.) 1870—1941)——崩得创建人和领袖之一。1897年参加崩得成立大会, 被选人崩得中央委员会, 任崩得中央机关报《工人呼声报》主编。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为孟什维克取消派刊物《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撰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采取亲德立场。敌视十月革命, 革命后侨居国外。——189—194。

科索雷洛夫, И. (Косорылов, И.)——1919年是苏俄人民委员会军用汽车库的技师。——363-

科兹洛夫斯基 (Козловский)——337、340。

克德罗夫,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Кедров, 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1878—1941)——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1908年任科斯特罗马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委员, 在特维尔做党的工作。曾任中央代办员, 负责推销革命书刊。1906年组建“种子”出版社, 出版秘密书刊, 包括列宁的著作。——75。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 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1872—1959)——189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致力于恢复和发展莫斯科的动力事业。1919年底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机工业总局局长。1920年被任命为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397、469、480。

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涅夫佐罗娃, 季娜伊达·巴甫洛夫娜 (Кржижановская-Невзорова, Зинаида Павловна 1869—1948)——1898年加

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司副司长。
——397。

克拉夫基, 卡尔(Klawki, Karl)——德国经济学家,《论农业小生产的竞争能力》(1899)一书的作者。——37。

克拉西科夫, 彼得·阿纳尼耶维奇(伊格纳特)(Красиков, Петр Ананьевич (Игнат) 1870—1939)——1892年在俄国彼得堡开始革命活动,同年到瑞士,和劳动解放社建立了联系。1900年成为《火星报》代办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基辅委员会的代表,属火星派多数派。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属肃反侦查委员会主席、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65、66、67、173。

克拉西利尼科夫(Красильников)——沙俄内务部特派官员。——227。

克拉辛, 列昂尼德·波里索维奇(尼基季奇)(Красин, 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Никитич) 1870—1926)——189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领导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的工作,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工商业人民委员、交通人民委员。1919年任交通人民委员,1920年起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0—1923年兼任驻英国全权代表和商务代表。
——335、358、382、468、518、520、628—629。

克雷连柯,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阿布拉姆)(Крыленко,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Абрам) 1885—1938)——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脱党,1911年又回到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工作,先后为《明星报》和《真理报》撰稿;曾被中央委员会派到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工作。1914—1915年侨居国外。——183。

克雷梅茨(Крымец)——65。

克里切夫斯基, 波里斯·尼古拉耶维奇(Кричевский,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6—1919)——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经济派领袖之一。19世纪90年代初侨居国外,加入劳动解放社,参加该社的出版工作。90年代末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1899年任该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的编辑,在杂志上宣扬伯恩斯坦主义观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不久脱离政治活动。——19、20。

克里沃夫, Т. С. (Кривов, Т. С. 1886—1966)——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2年任党中央委员会督导员。——559。

克列孟梭, 乔治 (Clemenceau, Georges 1841—1929) ——法国国务活动家。1917—1920年任总理, 在国内建立军事专制制度, 积极策划和鼓吹经济封锁和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1920年竞选总统失败后退出政界。——376。

克列斯廷斯基,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Крестин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83—1938) ——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1年任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19—1921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21—1930年任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336、400、401、404—405、407、469、574、632、638。

克鲁格洛夫 ——见科甘-格里涅维奇, 米·格·。

克鲁普斯卡娅,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娜·康·; 娜嘉; 娜捷施达·乌里扬诺娃) (Крупская, 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Н. К., Надя, Надежда Ульянова) 1869—1939) ——列宁的妻子和战友。曾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大会。1904年起先后任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编辑部秘书。1905—1907年革命期间在国内担任党中央委员会秘书。1912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后协助列宁同国内党组织、《真理报》和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保持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参加国际妇女运动和布尔什维克国外支部的活动, 担任国外组织委员会秘书并研究国民教育问题。1917年二月革命后和列宁一起回国, 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 参加了十月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1920年11月起领导政治教育总委员会。——14、15、230、231、234、235、381。

克鲁普斯卡娅, 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 (Крупская, Елизавета Васильевна 1842—1915)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 同列宁一家长期生活在一起。她伴随女儿和列宁度过流放和侨居国外的岁月, 协助他们做革命工作。——14、15。

克伦斯基,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 (Кере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Федорович 1881—1970) ——俄国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委员。在临时政府中任司法部长(3—5月)、陆海军部长(5—9月)、总理(7月21日起)兼最高总司令(9月12日起)。——302。

克罗赫马尔, 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 (扎戈尔斯基) (Крохмаль, Виктор

- Николаевич (Загорский) 1873—1933)——俄国社会民主党人。19世纪90年代中期参加基辅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1年起是《火星报》代办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乌法委员会的代表,属火星派少数派。——65、67。
- 克南, 威廉** (Koenen, Wilhelm 1886—1963)——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20世纪初参加革命运动。1919年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和该党左翼领导人之一。1920年加入德国统一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510。
- 克尼波维奇, 莉迪娅·米哈伊洛夫娜(嘉金娜)** (Книпович, Лидия Михайловна (Дядина) 1856—1920)——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19世纪70年代末参加赫尔辛福斯民意党小组的革命活动,90年代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北方协会的代表,属火星派多数派。——65、66、67。
- 克努尼扬茨, 波格丹·米尔扎江诺维奇(鲁边)** (Кнунянц, Богдан Мирзаджанович(Рубен) 1878—1911)——俄国社会民主党人。1897年参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1年被逐往巴库,不久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和高加索联合委员会委员。1902年参与创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巴库委员会的代表,属火星派多数派。——67。
- 克维亚特科夫斯基,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Квятко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生于1878年)——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7年在全俄城市联合会工作。1921—1925年任全俄合作股份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303。
- 寇松, 乔治·纳撒尼尔** (Curzon, George Nathaniel 1859—1925)——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保守党领袖之一,侯爵。1919—1924年任外交大臣,是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策划者之一。——413、420、423、427、428、433。
- 库恩·贝拉** (Kun Béla 1886—1939)——匈牙利共产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1919年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任外交人民委员和陆军人民委员。——502、503、504、505、506、507、508、510、512、513、514、515、516、517。
- 库格曼, 路德维希** (Kugelmann, Ludwig 1830—1902)——德国社会民

主党人,医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62—1874 年间经常和马克思通信,反映德国情况。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 1902 年第一次发表于德国《新时代》杂志,1907 年被译成俄文出版,并附有列宁的序言。——73。

库诺,亨利希(Cunow, Heinrich 1862—1936)——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志学家。早年倾向马克思主义,后成为修正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战后在社会民主党内持极右立场。1917—1923 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编辑。——199。

库奇缅科, Н. О. (Кучменко, Н. О. 1878—1956)——1898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 年 9 月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1—1923 年任驻奥斯陆(挪威)领事馆主任。——559。

L

拉波波尔特, 奥西普(Раппопорт, Осип)——52。

拉波波尔特, Г. (Раппопорт, Г.)——49, 51。

拉波特, М. (Ланорт, М.)——苏俄青年联合会书记。——516, 517。

拉布金(Рабкин)——1900 年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20。

拉狄克,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沙别尔逊)(Радек, 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Собельсон) 1885—1939)——20 世纪初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但表现出向中派方面动摇。1917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十月革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203、227、234、279、280、386、391、399、498、502、503、504、505、507、508、511、564、575—576。

拉多梅斯尔斯基——见季诺维也夫,格·叶·。

拉费尔泰, 维克多(Laferté, Victor)——《亚历山大二世(其私生活和死因秘闻)》一书的作者。——31。

拉甫罗夫, 彼得·拉甫罗维奇(Лавров,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1823—1900)——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政论家、社会学家。1871 年在伦敦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识。作为社会学主观学派的代表,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人类的进步视为“具有批判头脑的个人”活动的结果。他被视为是民粹主义“英雄”和“群氓”理论的精神始祖。他的《历史信札(1868—1869)》

对俄国民粹主义知识界有过很大影响。写有社会思想史、革命运动史和文化史方面的著作。——44、45、49、52、55、56、57、64。

拉柯夫斯基, 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Раковский, Х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1873—1941)——生于保加利亚。19世纪90年代初参加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瑞士、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十月革命后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19年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303、310、315、319、320、330、346。

拉林, 尤·(卢里叶,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Ларин, Ю. (Лурье,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82—1932)——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9—1920年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最高运输委员会工作, 1920—1921年任最高运输委员会副主席, 1921年5月起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373、495、496。

拉齐斯, 马丁·伊万诺维奇 (苏德拉布斯, 扬·弗里德里霍维奇) (Лазис, Мартын Иванович (Судрабс, Ян Фридрихович) 1888—1938)——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先后任盐业总管理局局务委员和局长。——561。

拉斯科尔尼科夫,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 Федор Федорович 1892—1939)——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副海军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伏尔加河-里海区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司令。——356—357。

拉希德-别克——见祖拉博夫, 阿·格·。

拉希亚, 埃诺·阿布拉莫维奇 (Рахья, Эно Абрамович 1885—1936)——俄国和芬兰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七月事变期间积极参加秘密护送列宁到芬兰的工作, 10月又护送列宁回国。1918年芬兰革命时期指挥赤卫队。国内战争结束后从事军事工作。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283、475。

拉伊别利 (Лайбель)——279。

莱特伊仁, 加甫里尔·达维多维奇 (Лейтейзен, Гавриил Давидович 1874—1919)——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火星派分子。19世纪90年代开始革命活动, 20世纪初侨居国外, 加入劳动解放社, 后又参加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赴布尔什维克。——20。

- 莱维(哈特施坦), 保尔**(Levi(Hartstein), Paul 1883—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律师。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被选入中央委员会。1921年2月退出中央委员会, 同年4月因违犯党的纪律被开除出党。1922年又回到社会民主党。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478、498、505、506、508、509、510、511、662。
- 劳合-乔治, 戴维**(Lloyd George, David 1863—1945)——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自由党领袖。1916—1922年任首相, 是武装干涉和封锁苏维埃俄国的鼓吹者和策划者之一。——386、428。
- 劳赫博德, G.**(Rauchbord, G.)——39。
- “老弟”**——见加米涅夫, 列·波·。
- 勒柏辛斯卡娅, 纳塔莉娅·斯捷潘诺夫娜**(Лепешинская, Наталья Степановна 1890—1923)——1918—1923年在列宁的秘书处工作。——641。
- 勒克尔特(勒库赫), 希尔施·Д.**(Леккерт(Лекух), Герш Д. 1879—1902)——崩得分子, 制鞋工人。1902年因刺杀鞭答5月游行被捕者的维尔纳省省长冯·瓦尔被处死刑。列宁和旧《火星报》曾多次剖析个人恐怖行动对工人运动的危害, 并谴责了为勒克尔特这种行为辩护的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61。
- 勒鲁瓦-博利厄, 阿纳托尔**(Leroy-Beaulieu, Anatole 1842—1912)——法国自由派政论家, 历史学教授。1872—1881年间四次到俄国, 写了论述俄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沙皇的帝国和俄国人》一书。还写有一些历史、经济和欧洲国家国际关系方面的著作。——30、32、36。
- 雷斯涅尔, 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Рейснер, Михаил Андреевич 1868—1928)——1905年以前是俄国民粹派分子。1903年侨居国外, 为《前进报》撰稿。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 出席了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113—114。
- 李卜克内西, 卡尔**(Liebknecht, Karl 1871—191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之一, 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威·李卜克内西的儿子。——73。
- 李卜克内西, 威廉**(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和领袖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3、55、56、62、64。

- 李可夫,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Рыков,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1881—1938)——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起多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18年2月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1921年夏起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282、284—285、291、303、322、324、332、335、350、358、366、373、378、386、450、491、575—574、631、632、638、661、664。
- 李可娃**(马尔沙克), Н.С. (Рыкова (Маршак), Н.С.)——阿·伊·李可夫的妻子。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在莫斯科苏维埃工作。——491。
- 里马特, 安东**(Rimathé, Anton 1874—1943)——瑞士社会民主党人, 新闻工作者, 瑞士铁路工会领导人, 该会报纸编辑, 曾任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216、218。
- 利金**——见利亚多夫, 马·尼·。
- 利林娜, 兹拉塔·约诺夫娜**(Лилина, Злата Поновна 1882—1929)——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在国内做地下工作。1908年移居国外。是布尔什维克伯尔尼支部的书记之一。1917年4月回国。十月革命后从事党和苏维埃的工作。——80、353。
- 利齐娜**(Лизина)——1900年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20。
- 利亚多夫**(曼德尔施塔姆), **马丁·尼古拉耶维奇**(利金)(Лядов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Марты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идин) 1872—1947)——1891年参加俄国民粹派小组。1893年参与创建莫斯科工人协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萨拉托夫委员会代表, 属火星派多数派。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召回派分子, 曾加入前进集团(1911年退出)。——65、66、67、145。
- 梁赞诺夫**(戈尔登达赫), **达维德·波里索维奇**(罗扎诺夫)(Рязанов(Гольдендах), Давид Борисович (Розанов) 1870—1938)——1889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1907—1917年侨居国外, 曾在卡普里党校和隆瑞莫党校授课。受德国社会民主党委托从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第一国际史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 为孟什维克的《呼声报》以及《我们的言论报》撰稿。1917年二月革命后参加区联派,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随区联派集体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从

- 事工会工作。1921年参与创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16、188、232。
- 列·——见列宁,弗·伊·。
- 列昂诺夫——见维连斯基,列·谢·。
- 列别捷夫——见古谢夫,维·伊·。
- 列卡佐——律师。——95。
- 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弗·伊·;弗·伊·伊林;弗·乌·;弗·乌里扬诺夫;弗拉·伊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斯·特·阿·;士林)(Ленин,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Ульянов,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В.И., В.И.Ильин, В.У., В.Ульянов, Вл. Ильин,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 С.Т.А., Тулин) 1870—1924)。
- 列维茨基——见莫申斯基,约·尼·。
- 列文, M.L.(Levin, M.L.)——德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处的编辑兼翻译。——662。
- 列文-伦敦斯基, Я.И. (Левин-Лондонский, Я.И.)——1920年10月30日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解决我国红军的穿衣问题》的文章。——45。
- 列扎瓦, 安德列·马特维耶维奇(Лежава, Андрей Матвеевич 1870—1937)——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0年任中央消费合作社主席,1920—1922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469。
- 林格尼克, 弗里德里希·威廉莫维奇(沃尔弗)(Ленгник, Фридрих Вильгельмович(Вольф) 1873—1936)——189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6年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件被捕,1898年流放东西伯利亚,为期三年。流放归来后加入《火星报》组织,是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委员,在代表大会上被缺席选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1903—1904年在外国积极参加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20。
- 柳德米拉——见斯塔尔,柳·尼·。
- 卢那察尔斯基, 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沃伊诺夫)(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Воинов)1875—1933)——19世纪90年代初参加俄国革命运动,189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曾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无产者报》和《新生活报》编辑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脱离布尔什维克,参加前进集团;在哲

学上宣扬造神说和马赫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145。

卢森堡, 罗莎(Luxemburg, Rosa 1871—1919)——德国、波兰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是建立国际派(后改称斯巴达克派和斯巴达克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参加领导了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同年底参与领导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1919年1月柏林工人斗争被镇压后,于15日被反革命军队逮捕和杀害。——55、662。

鲁巴诺维奇, 伊里亚·阿道福维奇(Рубанович, Илья Адольфович 1860—1920)——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社会党国际局成员。曾参加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反战宣言草案的起草工作。——99。

鲁边——见克努尼扬茨,波·米·。

鲁德尼科夫(Рудников)——1900年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20。

鲁特格尔斯, 塞巴尔德·尤斯图斯(Rutgers, Sebald Justus 1879—1961)——荷兰工程师,共产党员。1918—1938年(有间断)在苏联工作;1921—1926年是负责恢复库兹巴斯煤炭和化学工业的自治工业(国际)侨民区的领导人。——560。

鲁祖塔克, 扬·埃内斯托维奇(Рудзутак, Ян Эрнестович 1887—1938)——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年进入土耳其斯坦委员会。1920年起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和总书记。——404、627。

吕勒, 奥托(Rühle, Otto 1874—1943)——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和教育家。1912年起为帝国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在国会中投票反对军事拨款。——224。

伦索姆——英美报刊记者。——301。

罗曼——见马林诺夫斯基,罗·瓦·。

罗普申——见萨文柯夫,波·维·。

罗森费尔德, 列·波·——见加米涅夫,列·波·。

罗森霍尔茨, 阿尔卡季·巴甫洛维奇(Розенгольц, Аркадий Павлович 1889—1938)——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内战争时期担任集团军和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336、337、340、345、404。

- 罗森克兰茨, 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 (Rosenkranz, Johann Karl Friedrich 1805—1879)——德国哲学家, 黑格尔主义者和文学史学家。——462。
- 罗扎诺夫**——见梁赞诺夫, 达·波·。
- 罗扎诺夫,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 (Розанов, 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72—1934)——苏联临床医生。1910年起是索尔达坚科夫医院(现称波特金医院)外科主任。给列宁治过病。——486。
- 罗兹米罗维奇, 叶列娜·费多罗夫娜** (特罗雅诺夫斯卡娅, 叶·费·) (Розмирович, Елена Федоровна (Трояновская, Е.Ф.) 1886—1933)——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流亡国外期间执行党中央国外局交给的各项任务, 是中央的受托人。——102。
- 洛博夫, А.И. (阿列克谢)** (Лобов, А.И. (Алексей))——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11年起为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13年3月被捕后成了沙皇保安机关的密探。根据最高革命法庭的判决, 于1918年6月30日被处决。——92。
- 洛克尔曼, 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 (巴季列·) (Локер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 (Базил.) 1880—1937)——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孟什维克。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顿河区委员会的代表, 持中派立场, 会后成为孟什维克。——66, 67。
- 洛莫夫, 阿·** (奥波科夫, 格奥尔吉·伊波利托维奇) (Ломов, А. (Опповков, Георгий Ипполитович) 1888—1938)——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1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副主席。——331, 373。
- 洛普欣,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Лопухин,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64—1928)——俄国警察司司长(1902—1905)。1901年底他在给大臣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 警察无力对付俄国的革命运动。次年, 报告书由前进出版社印成小册子出版, 并附有列宁的序言。因帮助揭露奸细叶·非·阿捷夫, 于1909年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72。
- 洛歇尔** (Locher)——瑞士警察上尉。——212。
- 洛佐夫斯基** (德里佐), **索洛蒙·阿布拉莫维奇** (Лозовский (Дридзо), Соломон Абрамович 1878—1952)——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俄国第一次革命。1909—1917年流亡日内瓦和巴黎, 1912年参加布

尔什维克调和派。1920年任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主席。1921—1937年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12、515。

М

马尔丁诺夫, 亚历山大(皮凯尔, 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Март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Пикер, 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1865—1935)——俄国经济派领袖之一, 孟什维克著名活动家。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消派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163。

马尔赫列夫斯基, 尤利安·约瑟福维奇(Marchlewski, Julian(Мархлевский, Юлиан Юзефович)1866—1925)——波兰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1919年当选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曾参与创建共产国际。1920年为俄共(布)中央波兰局成员、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412、564。

马尔柯夫(Марков)——19、20。

马尔柯夫,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Марков, Серг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1880—1922)——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年起任副交通人民委员。1920年起任弗拉基高加索铁路局局长、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383、384。

马尔托夫, 尔·(策杰尔包姆, 尤利·奥西波维奇; 阿列克谢)(Мартов, Л. (Цедербаум, 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Алексей)1873—1923)——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895年参与组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火星报》组织的代表, 领导机会主义少数派, 反对列宁的建党原则。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消派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1917年二月革命后领导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19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19—1920年为莫斯科苏维埃委员。1920年9月侨居德国。——65、67、112、159、160、162、163、164、165、421、422、518。

马赫林, 拉扎尔·达维多维奇(索柯洛夫斯基)(Махлин, Лазарь Давидович(Соколовский)1880—1925)——190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2年为《火星报》代办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的代表, 属火星派多数派, 会后成为孟什维克。——65、66、67。

- 马赫诺, 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Махно, Нестор Иванович 1889—1934)——乌克兰无政府主义富农部队的首领。马赫诺一伙根据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随风转舵,时而打击白卫军,时而打击红军(1918年夏马赫诺曾进行反对地主、德国占领军和盖特曼政权的游击斗争)。1919年上半年,乌克兰重建苏维埃政权后,马赫诺对无产阶级专政采取极端敌视的立场。1921年马赫诺匪帮被苏维埃军队彻底歼灭,马赫诺本人逃往国外。——581,603。
- 马季亚谢维奇,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Матиясевич, 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1878—1941)——1919年先后任西方面军第七集团军司令和东方面军第三集团军司令。——337,340。
- 马卡久布,马尔克·绍洛维奇(安东诺夫)**(Макадзюб, Марк Саулович (Антонов) 生于1876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克里木联合会的代表,属火星派少数派。——65。
- 马卡罗夫, Д.**(Макаров, Д.)——1919年是苏俄人民委员会军用汽车库的技师。——363。
- 马克拉柯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Маклак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71—1918)——俄国地主,右派立宪民主党人,黑帮分子。1900—1909年在财政部任职,1909—1912年任切尔尼戈夫省省长,1913—1915年任内务大臣。——112,127。
- 马克思,卡尔**(Марх, Karl 1818—1883)——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37,47,49,52,53,54,467。
- 马克西莫夫,恩·**——见波格丹诺夫,亚·亚·。
- 马拉,让·波利**(Марат, Жан Поль)——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之一。——515。
- 马列茨基,亚历山大·马夫里基耶维奇**(Малец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Маврикийевич 1879—1937)——19世纪90年代末在波兰参加革命运动。1906年当选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委员。1912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分裂后,是最接近布尔什维克的所谓分裂派的领导人之一,任该派机关报《工人报》编辑。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912)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鲁塞尔会议(1914)的参加者。——99,121。
- 马林诺夫斯基,罗曼·瓦茨拉沃维奇(罗曼)**(Малиновский, Роман Вацлавович(Роман) 1876—1918)——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好

细,莫斯科保安处密探;职业是五金工人。1906年出于个人动机参加工人运动,后来混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起主动向警察局提供情报,1910年被录用为沙皇保安机关密探。1912年在党的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保安机关暗中支持下,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莫斯科工人选民团的代表,1913年当上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主席。1914年辞去杜马职务,到了国外。1917年6月,他同保安机关的关系被揭穿。1918年回国,被捕后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院判处枪决。——99、100、102、113、116—117、126—128、129、134—135、136、137、158—160、161、162、163、165、183、186、187、270—277。

马鲁夏(Маруся)——233。

马斯洛夫,彼得·巴甫洛维奇(伊克斯)(Маслов,Петр Павлович(Икс) 1867—1946)——俄国经济学家,社会民主党人。写有一些土地问题著作,修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曾提出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代表孟什维克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被选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35、71。

马耶夫斯基,叶夫根尼(古托夫斯基,维肯季·阿尼采托维奇;叶·马·)(Маевский,Евгений(Гутовский,Викентий Аницетович,Е.М.)1875—1918)——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消派分子,为《我们的曙光》杂志、《光线报》及其他孟什维克取消派报刊撰稿。——123、128。

马伊,麦克斯(May,Max)——《论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一书》(载于《瑞士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杂志》1893年第14期)的作者。——35。

马伊,R.E.(May,R.E.)——《经济发展》(1896年柏林版)的作者。——35。

玛尼亚莎——见乌里扬诺娃,玛·伊·。

曼茨-舍皮,卡尔(Manz-Schäppi, Karl 1856—1917)——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苏黎世州社会民主党主席,州议会议员。——218。

曼德尔贝格,维克多·叶夫谢耶维奇(毕洛夫)(Мандельберг,Виктор Евсеевич(Бюлов) 生于1870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西伯利亚联合会的代表,属火星派少数派,会后成为孟什维克。——65、67。

梅德维捷夫,谢尔盖·巴甫洛维奇(Медведев,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1885—

1937)——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彼得堡、塞瓦斯托波尔从事革命工作,屡遭沙皇政府迫害。曾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和地方党的工作者克拉科夫联席会议。——116。

梅霍诺申, 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 (Мехонош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89—1938)——1913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12月被任命为副陆军人民委员。1918年1月起任全俄工农红军建军委员会委员, 后任东方面军、南方面军和里海-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第十一独立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307。

梅江采夫, И. Ф. (Медянцев, И. Ф. 生于1889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处理特别事务的秘书。——384。

梅林, 弗兰茨 (Mehring, Franz 1846—1919)——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 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积极反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87、91。

梅日劳克, 瓦列里·伊万诺维奇 (Межлаук, Валерий Иванович 1893—1938)——1907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1917年3—6月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 同年7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8—1920年任乌克兰副财政人民委员、第五、第十、第十四、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乌克兰陆军人民委员等职。——329、335。

梅斯利茨基(Мыслицкий)——曾出席1920年2月22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383。

梅特涅(Metternich)——61。

美舍尔斯基(Мещерский)——282。

米哈伊尔——见维洛诺夫, 尼·叶·。

米哈伊洛夫(Михайлов)——128。

米海洛夫斯基, 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生于1871年)——俄国统计学家。1897—1911年任莫斯科市政管理委员会统计处副处长, 1911年起任处长, 十月革命后继续担任此职到1922年。1922—1927年任中央统计局的处长和局务委员。——290。

米赫耶夫, К. Т. (Михеев, К. Т.)——1918年任苏俄基兹利亚尔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主席。——295、296。

- 米勒, 威廉(Müller, Wilhelm)**——《当代政治史》一书的作者。——31。
- 米留可夫,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Милюков, 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9—1943)**——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 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家, 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27。
- 米柳亭, 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Милютин, 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1884—1937)**——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1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30, 335, 378。
- 米龙**——见切尔诺马佐夫, 米·叶·。
- 米宁, 谢尔盖·康斯坦丁诺维奇(Минин, Серг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82—1962)**——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内战争时期任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0年任第1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438。
- 米舍涅夫, 格拉西姆·米哈伊洛维奇(佩图霍夫)(Миснев, Герасим Михайлович(Петухов) 死于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乌法委员会的代表, 属火星派多数派, 会后成为布尔什维克。——65, 66, 67。
- 米佐夫**——见卡拉法季, 德·巴·。
- 明采斯, В.(Minzes, В.)**——米哈伊尔·德拉哥马诺夫的《同亚·伊·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社会政治通信》一书的德文译者。——32。
- 明仁斯基,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Менжинский, Вячеслав Рудольфович 1874—1934)**——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06年被捕入狱, 1907年逃往国外, 加入前进集团(1911年退出)。——145。
- 明仁斯卡娅, 柳德米拉·鲁道福夫娜(Менжинская, Людмила Рудольфовна 1878—1933)**——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1919年曾是彼得格勒郊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344。
- 明仁斯卡娅, В.鲁道福夫娜(Менжинская, В. Рудольфовна)**——1919年是彼得格勒郊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344。
- 莫罗琴科夫, 斯捷潘·伊万诺夫(Мороченков, Степан Иванов)**——俄国弗拉基米尔省苏多格达县先科沃村的农民。——1。
- 莫罗佐夫,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Морозов, Михаил Влади́ми-**

рович 1868—1938)——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在燃料总委员会和泥炭总委员会做经济工作。——382。

莫洛托夫(斯克里亚宾),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Молотов (Скрябин), 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1890—1986)——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1年历任北部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下诺夫哥罗德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俄共(布)顿涅茨克省委书记、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十大后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400、401、476、482、486、489、490、492、521、522—523、526、573—574、577、578—580、627、628—629、630、633、641、642—644。

莫申斯基,约瑟夫·尼古拉耶维奇(列维茨基)(Мошинский, Иосиф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вицкий) 1875—1954)——俄国社会民主党人。1892—1893年是基辅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的组织者之一。1901年起在罗斯托夫工作,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参与组织当地的《火星报》小组和秘密的矿区联合会。代表该联合会出席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持中派立场,会后成为孟什维克。——66、67。

穆拉洛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Мурал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77—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期间是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和革命司令部成员,后任莫斯科军区司令。——281。

穆拉诺夫,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Муранов, Матв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73—1959)——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职业是钳工。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参加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为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撰稿。因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活动,1914年11月与其他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一起被捕,1915年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99、102、127、129、272、275。

N

纳察列努斯,谢尔盖·巴甫洛维奇(Напаренус, 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1883—1938)——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先后为摩尔曼斯克-白海边疆区和彼得格勒军区的军事特派员。历任第七、第十四、第十五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7月被任命为哈尔科夫军区军

- 事委员。——328。
- 纳赫特——瑞士无政府主义者。——209。
- 娜·康·——见克鲁普斯卡娅,娜·康·。
- 娜嘉——见克鲁普斯卡娅,娜·康·。
- 娜捷施达·乌里扬诺娃——见克鲁普斯卡娅,娜·康·。
- 奈恩,沙尔(Naine, Charles 1874—1926)——瑞士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先后任瑞士社会民主党《哨兵报》和《人民权利报》编辑,是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接近国际主义派,曾出席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是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委员。——209。
- 奈斯波利,彼得罗(Nespoli, Pietro)——瑞士伯尔尼铁路机务段段长。——218。
- 尼古拉耶夫,阿基姆·马克西莫维奇(Николаев, Ак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1887—1938)——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4年任邮电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无线电委员会主席。——409。
- 尼基季奇——见克拉辛,列·波·。
- 尼基京,伊万·康斯坦丁诺维奇(安德列)(Никитин, Ива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Андрей) 1877—1944)——俄国社会民主党人。1897年参加革命运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基辅委员会的代表,属火星派多数派。——65、66、68。
- 涅哥列夫——见约尔丹斯基,尼·伊·。
- 涅夫斯基,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克里沃博科夫,费奥多西·伊万诺维奇)(Не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Кривобоков, Феодосий Иванович) 1876—1937)——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十月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历任副交通人民委员、交通人民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副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等职。——284—285、303、467。
- 涅夫佐罗夫——见斯切克洛夫,尤·米·。
- 涅日丹诺夫(Нежданов)——71。
- 诺根,维克多·巴甫洛维奇(Ногин, 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1878—1921)——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先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副主席和主席。十月革命后历任工商业人民委员、副劳动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全俄纺织辛迪加管理委员会主席等职。

—404。

P

- 帕·波·**——见阿克雪里罗得,帕·波·。
- 帕拉列耶夫, 安东·基里洛夫**(Палалесв, Антон Кириллов)——俄国萨马拉省斯塔夫罗波尔县楚瓦什梅列克斯村的农民。——1。
- 帕林科夫斯基, И.**(Палинковский, И.)——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19世纪90年代成为政治流亡者, 是“劳动解放社”的追随者, 参加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成员。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起为孟什维克。——16。
- 帕什科夫斯基, Е. В.**(Пашковский, Е. В.)——1918年任苏俄中央统计局总务副局长兼财产册处处长。——290。
- 派克斯, А. К.**(Пайкес, А. К. 1873—1958)——1917年以前是孟什维克, 1918年加入俄共(布)。1918年是粮食人民委员部驻萨拉托夫省的特派员, 后任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工农检察院院务委员、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委员。——288。
- 佩里卡, 雷蒙**(Péricat, Raymond)——1919年2—7月任法国工团主义者周报《国际报》主编。第三国际委员会委员。——311。
- 佩斯金, И. М.**(Пескин, И. М.)——19世纪80年代初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活动家, 1898—1900年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著名活动家。——18。
- 佩图霍夫**——见米舍涅夫, 格·米·。
- 皮达可夫, 格奥尔吉·列昂尼多维奇(尤里)**(Пятаков, 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Юрий) 1890—1937)——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4—1917年先后侨居瑞士和瑞典; 为《共产党人》杂志撰稿。——100、200、232。
- 皮尔苏茨基, 约瑟夫**(Pilsudski, Józef 1867—1935)——波兰国务活动家。1918—1922年是波兰国家元首, 是1920年波兰进攻苏维埃俄国的积极策划者之一。——411、426、431。
- 皮亚特尼茨基, О. А.**(Пятницкий, О. А.)——1920年是苏俄铁路运输工会中央理事会委员。——405。
- 普夫吕格尔, 保尔·伯恩哈德**(Pflüger, Paul Bernhard 1865—1947)

——瑞士右派社会民主党人。1898—1923年是苏黎世市政局委员,1899—1920年任州议会议员,1911—1917年任国民院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218。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86—1937) ——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1921年3月起先后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育总局局长、《真理报》编辑等职。——577。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 (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 ——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之一。19世纪70年代参加民粹主义运动,是土地和自由社成员及土地平分社领导人之一。1880年侨居瑞士,逐步同民粹主义决裂。1883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批判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马赫主义。20世纪初是《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成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属火星派多数派,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1905—1907年革命时期反对列宁的民主革命的策略,后来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摇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反对取消主义,领导了孟什维克护党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俄国,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但拒绝支持反革命。——20、34、40、50、52、57、58、62、63、65、67、79、82、83、84、99、100、101、112、114、116、166、186、425。

普罗科菲耶夫, 安德列·尼基托维奇 (Прокофьев, Андрей Никитович 1886—1949) ——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8年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罗德尼基肃反委员会秘书。1919—1926年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工作。——394。

普洛特尼科夫, В. (Плотников, В.) ——24。

Q

齐赫泽,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 (Чхеидзе, Николай Семенович 1864—1926) ——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梯弗利斯省

- 代表,第四届杜马孟什维克党团主席。——81。
- 齐加诺夫** (Цыганов) ——1900年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20。
- 契尔金, 瓦西里·加甫里洛维奇** (Чиркин, Васили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77—1954) ——俄国工人, 1903年参加革命运动, 1904年底参加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271。
- 契切林, 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 (Чичерин, 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2—1936) ——1904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 1905年在柏林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1918年在外国从事革命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际主义者, 1917年底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立场, 1918年加入俄共(布)。1918年回国后被任命为副外交人民委员, 1918年5月—1930年任外交人民委员。——278、279、338、410、452、488、490、522—523、565、576。
- 恰平斯基, 卡济梅日** (Чапинский, Казимеж) ——波兰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 政论家。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的参加者。曾任《前进报》编辑。——122。
- 切尔诺夫,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 (弗拉基米罗夫)** (Чернов,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ладимиров) 1873—1952) ——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和理论家之一。1902—1905年任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革命俄国报》编辑。曾撰文反对马克思主义, 企图证明马克思的理论不适用于农业。——54。
- 切尔诺科夫,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 (Черноков,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生于1863年) ——俄国大企业家和房产主, 立宪民主党创建人之一。第二、三、四届国家杜马代表。——89。
- 切尔诺马佐夫, 米龙·叶菲莫维奇 (米龙)** (Черномазов, Мирон Ефимович (Мирон) 生于1882年)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奸细, 曾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当过列斯纳工厂伤病互助会的秘书。1913年5月—1914年2月任《真理报》编辑部秘书。因有奸细嫌疑, 被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停止了党内工作。1917年查明, 1913—1914年他是彼得堡保安处的密探。——117。
- 琼斯, 理查** (Jones, Richard 1790—1855) ——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衰落和瓦解, 同时他却许多政治经济学问题上超过了李嘉图。他使地租理论摆脱了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马克思在批评琼斯的错误(改良

主义的摇摆,倾向于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妥协)的同时,高度评价了他的学说的正确方面。——37。

丘巴尔,弗拉斯·雅柯夫列维奇(Чубарь, Влас Яковлевич 1891—1939)——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3年任国营机械制造厂联合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恢复乌克兰工业组织局主席、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顿巴斯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495。

丘宾斯基(Чубинский)——俄国摩尔曼斯克边疆区苏维埃代表。——286。

屈恩茨莱尔(Künzler)——瑞士中尉。——220。

瞿鲁巴,格奥尔吉·德米特里耶维奇(Цюрупа, Георг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1885—1940)——苏联电气工程师。1919—1926年是国营卡希拉区发电站建筑工程的总工程师,1921年5月起任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副主席。——358。

瞿鲁巴,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Цюрупа, 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1870—1928)——1891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乌法统一委员会委员、乌法工兵代表苏维埃委员、省粮食委员会主席和市杜马主席。1918年2月起任粮食人民委员。1921年12月起分别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2—1923年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2年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281、284—285、299、335、479、661。

R

饶勒斯,让(Jaurès, Jean 1859—1914)——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法国社会党领袖,历史学家和哲学家。1904年创办《人道报》,主编该报直到逝世。在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往往持改良主义立场,但始终不渝地捍卫民主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由于呼吁反对临近的帝国主义战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4年7月31日)被法国沙文主义者刺杀。——236、237。

日特洛夫斯基,哈伊姆·约瑟福维奇(格里戈罗维奇)(Житловский, Хайм Иосифович(Григорович) 1865—1943)——俄国政论家,早年是民意党人。19世纪80年代末侨居瑞士,是在伯尔尼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

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1894)。后来继续与社会革命党保持密切联系,并成为犹太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思想家,参与组织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是该党的领袖和理论家之一。曾撰文反对马克思主义。1905年10月17日的沙皇宣言颁布后回国,后再次侨居国外。1908年起在美国出版《新生活》杂志。以后住在美国,为一些进步的犹太人杂志撰稿。——44、49、50、51、52、56、57。

日托米尔斯基, 雅柯夫·阿布拉莫维奇(Житомирский, Яков Абрамович 生于1880年)——俄国人,奸细。20世纪初在柏林大学学习时充当德国警察局侦探。1902年起在沙俄警察司国外侦探科供职,主要负责密告布尔什维克国外组织的活动,1917年奸细面目被揭穿。——74。

S

萨波日科夫, 尼古拉·约瑟福维奇(瓦西里耶夫, 尼古拉)(Сапожков, Николай Иосифович(Васильев, Николай) 1881—1917)——1901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1911年底流亡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志愿兵参加法军。死于前线。——94。

萨法罗夫, 格奥尔吉·伊万诺维奇(Сафаров, 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ич 1891—1942)——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土耳其斯坦局成员。在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626。

萨莫伊洛夫, 费多尔·尼基季奇(Самойлов, Федор Никитич 1882—1952)——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职业是纺织工人。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做党的工作。第四届国家杜马弗拉基米尔省工人代表,参加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因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活动,1914年11月与其他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一起被捕,1915年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128、129、134、137、138。

萨莫伊洛娃, 康科尔季娅·尼古拉耶夫娜(康科尔季娅)(Самойлова, Конкорд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Конкордия) 1876—192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1912年底至1914年2月任《真理报》责任秘书。——126。

萨姆索诺夫——见瓦连廷诺夫,尼·。

萨普龙诺夫, 季莫菲·弗拉基米罗维奇(Сапронов, Тимофей Влади-

мирович 1887—1939)——1912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19—1920年任哈尔科夫省革命委员会主席。1920—1921年任建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578—580。

萨韦利耶夫, 马克西米利安·亚历山德罗维奇(韦特罗夫)(Савельев, Максимили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етров) 1884—1939)——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尔什维克。1911—1913年任《启蒙》杂志编辑, 1912年起兼任《真理报》编委, 1913年起为党中央委员会驻波涛出版社代表。——88—90, 126。

萨文柯夫, 波里斯·维克多罗维奇(罗普申)(Савинков, Борис Викторович (Ропшин) 1879—1925)——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 作家。——112。

塞格鲁(Segrew)——英国新闻工作者, 曾任资产阶级自由党机关报——伦敦《每日新闻报》的记者。——410。

塞拉蒂, 扎钦托·梅诺蒂(Serrati, Giacinto Menotti 1872或1876—1926)——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 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之一。1914—1922年任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社长。1920年率领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505、509。

桑巴, 马赛尔(Sombat, Marcel 1862—1922)——法国社会党改良派领袖之一, 新闻工作者。1893年起为众议员。1905年法国社会党与法兰西社会党合并后, 是统一的法国社会党的右翼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4年8月—1917年9月任法国“国防政府”公共工程部长。1915年2月参加协约国社会党伦敦代表会议, 会议目的是在社会沙文主义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协约国社会党的联合。——195、196。

沙别尔逊——见拉狄克, 卡·伯·。

沙波什尼科夫, 波里斯·米哈伊洛维奇(Шапошников, 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1882—1945)——苏联元帅(1940)。193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国内战争时期, 在最高军事委员会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工作。20年代先后任几个军区的司令员。曾出席1920年2月22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383。

沙果夫, 尼古拉·罗曼诺维奇(Шагов, Николай Романович 1882—1918)——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尔什维克; 职业是织布工人。

- 第四届国家杜马科斯特罗马省工人选民团的代表, 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因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活动, 1914年11月与其他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一起被捕, 1915年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129。
- 沙特兰, 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Шателен, Михаил Андреевич 1866—1957)——苏联电工学家,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31年起)。参与制定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 是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彼得格勒小组的负责人。——477、484。
- 沙托夫**(Шатов)——337、340。
- 绍特曼,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贝尔格)**(Шот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Берг) 1880—1937)——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1902年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 属火星派多数派。——65、66、67。
- 舍列尔, 亨利希**——瑞士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 1882年起为格留特利联盟主席。——209。
- 申塔利**(Шенталь)——1900年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20。
- 施利希特尔, 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Шлихтер,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68—1940)——189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粮食人民委员、驻西伯利亚粮食特派员。1919年任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330。
- 施略普尼柯夫, 亚历山大·加甫里洛维奇(亚历山大)**(Шляпн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Александр)1885—1937)——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彼得堡和国外做党的工作, 负责在党中央国外局同俄国局和彼得堡委员会之间建立联系。——234。
- 施米特, 康拉德**(Schmidt, Conrad 1863—1932)——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新康德主义者。活动初期赞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后成为修正主义者。恩格斯在一些书信中曾批评他在政治上的消极被动。——462。
- 施内贝格尔, 弗里德里希·奥斯卡**(Schneeberger, Friedrich Oskar 生于1868年)——瑞士社会民主党人, 瑞士工会改良主义领袖之一。1900—1917年任五金工会联合会书记和主席及瑞士工会联合会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反对齐美尔瓦尔德运动。——215、217。

- 施普伦格尔, A. (Sprenger, A.)**——德国经济学家,《巴登农业状况》(1884)一书的作者。——36。
- 施特拉塞尔, 约瑟夫 (Strasser, Josef 1871—1933)**——奥地利政治活动家, 左派社会民主党人。1918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 后转向机会主义。——507。
- 施特勒贝尔, 亨利希 (Ströbel, Heinrich 1869—1945)**——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中派分子。1905—1916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编委。——46。
- 施图杰尔, 弗里茨 (Studer, Fritz)**——瑞士社会民主党活动家; 法学博士, 律师。1911—1916年任社会民主党主席。——209、218。
- 什克洛夫斯基, 格里戈里·李沃维奇 (Шкловский, Григорий Львович 1875—1937)**——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曾在白俄罗斯一些城市和国外做党的工作。1909年流亡瑞士, 加入布尔什维克伯尔尼支部。1915年起任布尔什维克国外组织委员会委员。1918—1925年从事外交工作。——137—139、499、562。
- 什麦拉尔, 博胡米尔 (Smeral, Bohumir 1880—1941)**——捷克斯洛伐克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18年起领导社会民主党左翼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而斗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1921)后为该党中央委员(1921—1929年和1936年起)。——507、532—556。
- 斯·特·阿·**——见列宁, 弗·伊·。
- 斯大林 (朱加施维里),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柯巴) (Сталин (Джугашвили), 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Коба) 1879—1953)**——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曾在梯弗利斯、巴统、巴库和彼得堡做党的工作。1912年1月在党的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 被缺席增补为中央委员并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俄国局; 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真理报》的编辑工作。1917年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 参加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以及此后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月革命的准备和进行期间进入中央政治局、领导武装起义的党总部和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参加第一届人民委员会, 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19年起兼任国家监察人民委员

(1920年起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国内战争时期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一些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2年起任党中央总书记。——104、276、306、337、338、340、400、401、438、471、472、492、493、494、630、641、650、661。

斯捷潘诺夫,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格里戈里耶夫)(Степанов, 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Григорьев)1876—1935)——1895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图拉委员会的代表,属火星派多数派。——65、66、67。

斯柯别列夫, 马特维·伊万诺维奇(Скобелев, Матвей Иванович 1885—1938)——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孟什维克;职业是工程师。1906年侨居国外。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00。

斯克良斯基, 埃夫拉伊姆·马尔科维奇(Склянский, Эфраим Маркович 1892—1925)——1913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18—1924年任副陆军人民委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302、308、309、335、338、341、383、384、561。

斯米多维奇, 因娜·格尔莫格诺夫娜(扎戈尔斯卡娅)(Смидович, Инна Гермогеновна(Загорская))——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火星派分子。从《火星报》创办起到1901年4月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到日内瓦时一直担任编辑部秘书,后从事书报运送工作。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站在孟什维克一边。——20。

斯米尔加, 伊万·捷尼索维奇(Смирга, Иван Тенисович 1892—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驻芬兰全权代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东方面军、东南方面军及其他一些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1—1923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燃料总局局长。在党的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335、338、339、359、560、561。

斯米尔诺夫, 伊万·尼基季奇(Смирнов, Иван Никитич 1881—1936)——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19年任东方面军第五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430。

斯切克洛夫,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涅夫佐罗夫)(Стеклов, 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Невзоров) 1873—1941)——189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

- 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0、647。
- 斯塔尔，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柳德米拉)**(Сталь, Людмила Николаевна(Людмила) 1872—1939)——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莫斯科、彼得堡、敖德萨等城市从事革命工作。1907—1917年侨居国外，在法国、英国、瑞典居住。曾在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工作。——234。
- 斯塔尔克(里亚博夫斯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Старк(Рябовский), Леонид Николаевич 1889—1943)——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被驱逐出境。曾为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真理报》、《启蒙》杂志和孟什维克的《同时代人》杂志撰稿。十月革命后在彼得格勒通讯社和罗斯塔社工作。——278。
- 斯塔霍维奇，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Стахович,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61—1923)——俄国地主，温和自由派分子。1895—1907年是奥廖尔省贵族代表，在地方自治运动中起过显著作用。曾加入立宪民主党，后来是十月党的组织者之一。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国务会议成员。——24。
- 斯塔索娃，叶列娜·德米特里耶夫娜**(Стасова, Еле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1873—1966)——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2月—1920年3月任党中央书记。——309、347。
- 斯坦·安·**——见沃尔斯基，斯·。
- 斯特卢米林(斯特卢米洛-彼特拉什凯维奇)，斯坦尼斯拉夫·古斯塔沃维奇**(Струмилин(Струмилло-Петрашкевич), Станислав Густавович 1877—1974)——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1923年加入俄共(布)。1921—1937年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560。
- 斯图契卡，彼得·伊万诺维奇**(Стучка,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1865—1932)——189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19年任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主席。——338。
- 斯托莫尼亚科夫 波里斯·斯皮里多诺维奇**(Стомоньяков, Борис Спиридонович 1882—1941)——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1925年任苏维埃俄国驻柏林商务代表。——666—667。
- 斯托帕尼，亚历山大·米特罗范诺维奇(德米特里耶夫)**(Стопани,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трофанович(Дмитриев) 1871—1932)——1892年在俄国

喀山开始革命活动。曾参加筹备出版《火星报》的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北方协会的代表,属火星派多数派。十月革命后担任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曾任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成员、俄罗斯联邦劳动事务检查长。——65、66、67、290。

斯维尔德洛夫, 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Свердлов, 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1835—1919)——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起为党中央委员。1917—1919年领导中央书记处。1917年11月8日(21日)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288、291、294、300、304、499。

司徒卢威, 彼得·伯恩哈多维奇(Струве, Пе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1870—1944)——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19世纪90年代编辑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杂志《新言论》和《开端》。20世纪初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彻底决裂,转到自由派阵营。1902年起编辑自由派资产阶级刊物《解放》杂志,1903年起是解放社的领袖之一。1905年起是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领导该党右翼。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46、55。

苏辛斯基, М.Г.(Сушинский, М.Г.)——1900年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印刷所和仓库的管理人员。——20。

索尔茨, 亚伦·亚历山德罗维奇(Сольц, Ар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72—1945)——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20年起为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1年起为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成员。——559。

索柯里尼柯夫(布里利安特), 格里戈里·雅柯夫列维奇(Сокольников (Бриллиант), 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1888—1939)——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12月—1919年10月任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9月起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任财政人民委员。在党的第六、七、十一至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400、401、482、486、563。

索柯洛夫, А.Н.(Соколов, А.Н.)——1921年1月24日被任命为苏俄人民委员会外接待室的代理主任。同年5月28日调归俄共(布)中央安排工作。——518。

索柯洛夫斯基——见马赫林,拉·达·。

索洛维约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Соловьев,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1890—1939)——1913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任教育人民委员部改组方案制定委员会委员,1921年任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副主席。——571。

索莫夫(Сомов)——1900年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19、20。

索莫娃(Сомова)——1900年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20。

索斯诺夫斯基,列夫·谢苗诺维奇(Сосновский, Лев Семенович 1886—1937)——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任党中央鼓动宣传部长。——571。

T

塔尔海默,奥古斯特(Thalheimer, August 1884—1948)——1904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共产党。1918—1923年为德共中央委员和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编辑。1921年采取“左派”立场,是所谓“进攻论”的提出者之一。——502、503、504、507、508、509、510。

塔赫塔廖夫,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韦特林斯基)(Тахтаре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етринский) 1871—1925)——189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曾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后流亡国外。1898年11月参加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苏黎世代表大会的工作。1900年编辑经济派的《工人思想报》。曾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同情孟什维克,不久脱党。——17、20。

塔拉图塔,维克多·康斯坦丁诺维奇(维·)(Таратута, Викто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В.) 1881—1926)——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7年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09年起侨居国外。——77。

泰雷兹·斯库平(Terezy Skupien)——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于1913年夏天和1914年在比亚韦-杜纳耶茨村所租住宅的女房东。——122、138。

唐恩(古尔维奇),费多尔·伊里奇(Дан(Гурвич), Федор Ильич 1871—1947)——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在国外领导取消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

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73、159、160、162、163、164、165、424。

特罗雅诺夫斯基, 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Трояно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Антонович 1882—1955)——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彼得堡、基辅做党的工作。1910年侨居国外,在瑞士、巴黎和维也纳居住;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1912)的代表团成员。——102。

特罗雅诺夫斯卡娅, 叶·费·——见罗兹米罗维奇, 叶·费·。

图鲁京, С.Г.(Турутин, С.Г.)——俄国助理律师,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法律顾问。——81。

屠拉梯, 菲力浦(Turati, Filippo 1857—1932)——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意大利社会党创建人之一,该党右翼改良派领袖。1896—1926年为议员,领导意大利社会党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敌视俄国十月革命。——505。

士林——见列宁, 弗·伊·。

托布列尔——215。

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268。

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Толстой,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8—1910)——俄国作家。——83。

托洛茨基(勃朗施坦), 列夫·达维多维奇(Троцкий (Бронштейн), 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1879—1940)——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属火星派少数派。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打着“非派别性”的幌子,实际上采取取消派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参加区联派,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随区联派集体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当选为中央委员。1917年10月10日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十月革命后任外交人民委员。1918年3月改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等职。曾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挑起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1923年起进行反党派别活动。——65、67、78、83、278、280、281、283、284—285、289、293、297—298、302、305、308、309、316—317、319、323、324、325—327、328、329、334、335、338、341、342、343、351、356、365、366、367、372、373、375、

376、386、398、404、405、407、437、439、449—450、481、492、500—501、509、512、514、516、517、521、524、526、567—568、628、629、630、641、644、645、647—649、661、662、666—667。

托洛茨卡娅(谢多娃), **纳塔莉娅·伊万诺夫娜**(Троцкая(Седова), 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на)——列·达·托洛茨基的妻子。1919年是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博物馆事务及艺术文物和故居保护局局长。——341。

托姆斯基(叶弗列莫夫),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Томский(Ефремов),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1880—1936)——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主席。1919年起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395、493。

托普里泽, **季奥米德·亚历山德罗维奇**(伊萨里)(Топуридзе, Дномид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сари) 1871—1942)——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曾参加格鲁吉亚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麦撒墨达西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梯弗利斯委员会的代表,属火星派多数派,但表现动摇,大会结束时又赞同火星派少数派。会后成为孟什维克。——67。

W

瓦采季斯, **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Вацетис, Иоаким Иоакимович 1873—1938)——沙俄上校军官,十月革命后转向苏维埃政权。1918年4月起任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参与平定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1918年7—9月任东方面军司令,1918年9月—1919年7月任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289、293、335、345。

瓦尔加, **叶夫根尼·萨穆伊洛维奇**(Варга, Евгений Самуилович 1879—1964)——苏联经济学家。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06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属该党左翼。1920年移居苏维埃俄国,加入俄共(布)。积极参加共产国际的活动。——483。

瓦尔金, **伊·(Вардин, И.)**——俄共(布)中央机关刊物《鼓动宣传通报》1921年11月第22—23期合刊登载了他的《关于党和苏维埃期刊的需要》一文。——571。

瓦尔特(Вальтер)——1900年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印刷所的排

字工人。——20。

瓦格纳, F. (Wagner, F.)——32。

瓦连廷诺夫, 尼·(沃尔斯基, 尼古拉·弗拉基斯拉沃维奇; 萨姆索诺夫) (Валентинов, Н. (Воль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славович, Самсонов) 1879—1964)——俄国孟什维克, 新闻工作者, 马赫主义哲学家。在哲学上, 用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商报》任副主编。——572。

瓦林——见弗里多林, 弗·尤·。

瓦西里耶夫·尼古拉——见萨波日科夫, 尼·约·。

瓦西里耶夫, 维克多 (Васильев, Виктор)——俄国社会民主党人。——214。

瓦扬, 爱德华·玛丽 (Vaillant, Édouard Marie 1810—1915)——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布朗基主义者, 第二国际左翼领袖之一。在反对米勒兰主义斗争中与盖得派接近, 是1901年盖得派与布朗基派合并为法兰西社会党的发起人之一。1905—1915年是法国社会党(1905年建立)的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52。

王德威尔得, 埃米尔 (Vandervelde, Émile 1866—1938)——比利时工人党领袖, 第二国际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主席; 一贯采取机会主义立场, 曾为伯恩斯坦主义辩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年起历任司法大臣、外交大臣、公共卫生大臣、副首相等职。敌视俄国十月革命, 支持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35、172、183、637。

威尔斯, 赫伯特·乔治 (Wells, Herbert George 1866—1946)——英国作家。1920年秋访问过苏维埃俄国, 同列宁谈过话, 对苏联持友好态度。——402—403。

威廉二世 (霍亨索伦) (Wilhelm II (Hohenzollern) 1859—1911)——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1888—1918)。——422。

韦特林斯基——见塔赫塔廖夫, 康·米·。

韦特林斯卡娅——见雅库波娃, 阿·亚·。

韦特罗夫——见萨韦利耶夫, 马·亚·。

维·——见塔拉图塔, 维·康·。

维·伊·——见查苏利奇, 维·伊·。

维埃韦尔斯 (Wieewels'a)——204。

维伯, 悉尼·詹姆斯(Webb, Sidney James 1859—1947)——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工联主义和所谓费边社会主义的理论家, 费边社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与其妻比阿特里萨·维伯合写了许多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理论著作, 宣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平解决工人问题的改良主义思想, 但包含有英国工人运动历史极丰富的材料。——389。

维茨格尔曼, 卡尔——31。

维尔霍夫斯基,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Верхо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86—1938)——俄国军事活动家, 少将(1917)。1917年7—9月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同年8月30日(9月12日)起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因预备议会否决了他提出的俄国退出战争和复员军队的提案, 于10月22日(11月4日)辞职。1919年2月参加红军, 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302。

维尔姆, A.(Willm, A.)——法国律师, 巴黎律师公会会员。——111、118、121。

维莱(Wille)——曾在《新苏黎世报》第264号上发表文章。——222。

维连斯基, 列昂尼德·谢苗诺维奇(列昂诺夫)(Виленский, Леонид Семенович (Леонов) 1880—1950)——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宣传员小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的代表, 属火星派多数派, 会后成为布尔什维克。——65、66、68。

维洛诺夫, 尼基福尔·叶弗列莫维奇(米哈伊尔)(Вилонов, Никифор Ефремович (Михаил) 1883—1910)——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布尔什维克。1901年在卡卢加铁路工场当工人时开始革命活动, 1902年加入基辅社会民主党组织, 是《火星报》的拥护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17、19、20。

魏斯曼——见策伊特林, 列·索·。

温什利赫特, 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Уншлихт, Иосиф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1879—1938)——1900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该党于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4月—1923年秋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后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副主席。——562、565、645。

沃尔弗——见林格尼克, 弗·威·。

沃尔斯基, 斯坦尼斯拉夫(索柯洛夫, 安德列·弗拉基米罗维奇; 斯坦·

安·)(Вольский, Станислав(Соколов, Андр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т.А.)生于1880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加入布尔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右回派领袖之一,曾参与组织派别性的卡普里和博洛尼亚(意大利)党校的工作,加入前进集团。——145。

沃伊诺夫——见卢那察尔斯基,阿·瓦·。

乌里扬诺夫, 德米特里·伊里奇(安德列耶夫斯基)(Ульянов, Дмитрий Ильич (Андреевский) 1874—1943)——列宁的弟弟,医生。1900年起为《火星报》代办员。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图拉委员会的代表,属火星派多数派。十月革命后任克里木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党的克里木州委员会委员等职。1921年起在卫生人民委员部工作。——65、66、67、315、320、487。

乌里扬诺娃,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玛尼亚莎)(Ульянова, 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Маняша) 1878—1937)——列宁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3月—1929年春任《真理报》编委和责任秘书。——487。

X

西格, 约翰(Sigg, Johann)——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07—1915年任苏黎世《民权报》编辑,议会议员,工厂视察员助理,后任工厂视察员。——212。

希尔施, 卡尔(Hirsch, Karl 1841—190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曾在莱比锡同威·李卜克内西一起编辑《民主周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被捕后,他主编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国家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施行时期,流亡法国、比利时和英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过联系。1896年回到德国。——37。

希法亭, 鲁道夫(Hilferding, Rudolf 1877—1941)——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1907—1915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编辑。——121。

谢德曼, 菲利浦(Scheidemann, Philipp 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1918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1918年十一月革命期间参加

- 所谓的人民代表委员会,借助旧军队镇压革命。1919年2—6月任魏玛共和国联合政府总理。——422、637。
- 谢克列坦,爱德华**——瑞士政治活动家,《洛桑报》编辑,议会议员。——211。
- 谢利瓦乔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Селивачев,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1866—1919)——俄国旧军官,后在红军任职。1919年任南方面军司令助理。——339。
- 谢列布里亚科夫,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Серебряков Леонид Петрович 1888—1937)——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0年任党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南方局主席、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469。
- 谢列达,谢苗·帕夫努耶维奇**(Серета, Семен Пафнутьевич 1871—1933)——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1年任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312、314、333。
- 谢马什柯,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Семашко,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74—1949)——189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下诺夫哥罗德武装起义,被捕获释后流亡国外。曾任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书记兼财务干事。1917年9月回国。积极参加莫斯科十月武装起义。1918—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109、370、371、481、634。
- 谢苗诺夫,Т. И.**(Семенов, Т. И.)——1918年任苏俄中央统计局出版处处长。——290。
- 休金(Шукин)**——曾出席1920年2月22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383。

У

- 雅柯夫列夫(爱泼斯坦),雅柯夫·阿尔卡季耶维奇**(Яковлев(Эпштейн), Яков Аркадьевич 1896—1938)——1913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20—1921年任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会务委员,1922—1923年任党中央鼓动宣传部副部长。——571。
- 雅柯夫列娃,奥丽珈·阿列克谢耶夫娜**(Яковлева, Ольга Алексеевна)——1920年是苏俄彼得格勒孤儿院院长。——393。
- 雅柯夫列娃,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Яковлева, Варвара Никола-

евна 1884—1941)——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职。——313。

雅库波娃·阿波利纳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韦特林斯卡娅)(Якубова, Аполлин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Ветринская) 1869—1913)——189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经济派著名代表人物。曾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1898年是经济派的《工人思想报》的创办人之一。1899年夏流亡国外。曾协助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大会,会后同情孟什维克。——20。

亚格洛,叶夫根尼·约瑟福维奇(Ягелло (Jagiello), Евгений Иосифович 1873—1947)——波兰工人运动活动家,波兰社会党—“左派”党员;职业是旋工。1912年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期间,由波兰社会党—“左派”和崩得联盟提名为杜马代表候选人。尽管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仍当选为杜马代表,并在布尔什维克的反对下由孟什维克“七人团”投票通过参加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100。

亚历山大——见施略普尼柯夫,亚·加·。

叶·马·——见马耶夫斯基,叶·。

叶弗列莫夫(Ефремов)——1900年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出纳员。——18、19、20。

叶戈里耶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Егорьев, 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9—1948)——1887年开始服役。十月革命后转向苏维埃政权方面,被任命为特别集团军司令。1918年1月任西南方面军司令。1919年7—10月任南方面军司令,该方面军打退了邓尼金军队的进攻。1920—1921年是同芬兰和波兰缔结和约的苏维埃代表团军事专家。——337、342。

叶努基泽,阿韦尔·萨夫罗诺维奇(Енукидзе, Авель Сафронович 1877—1937)——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门工作,1918—1922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秘书。——501、518。

伊·巴·——见伊格纳季耶娃,伊·巴·。

伊哥尔——见哥列夫(戈尔德曼),波·伊·。

伊格纳季耶娃(施米特),伊丽莎白·巴甫洛夫娜(伊·巴·)(Игнатъева

(Шмит), Елизавета Павловна (Е.П.) ——109、110、111、112、118、121。

伊格纳特——见克拉西科夫,彼·阿·。

伊克斯——见马斯洛夫,彼·巴·。

伊丽莎白·巴甫洛夫娜——见伊格纳季耶娃,伊·巴·。

伊萨里——见托普里泽,季·亚·。

伊万申, 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 (Иваншин, 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1869—1904)——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经济派领袖之一,统计学家。1896年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工作。曾被捕,1898年流亡国外。他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的编辑,同时又与彼得堡经济派的《工人思想报》保持密切联系。1903年加入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17、19、20。

英·——见杜勃洛文斯基,约·费·。

尤登尼奇,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Юденич,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2—1933)——俄国西北部反革命首领之一,步兵上将(1915)。1919年任西北地区白卫军总司令,是反革命的“西北政府”成员。1919年两次进犯彼得格勒,失败后率残部退到爱沙尼亚。1920年起为白俄流亡分子。——374、413、414、417、421、427。

尤多夫斯基, 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 (Юдо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80—1949)——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1月是在敖德萨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发动的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921年任俄共(布)锡尔河州州委书记。后担任党的负责工作和教学工作。——626。

尤里——见皮达可夫,格·列·。

尤里耶夫, А. М. (阿列克谢耶夫) (Юрьев, А. М. (Алексеев))——1918年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摩尔曼斯克边疆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286。

约尔丹斯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涅哥列夫) (Иордан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Негорев) 1876—1928)——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接近孟什维克护党派。1921年加入俄共(布)。——20、83。

越飞,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 (Иоффе, 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1883—1927)——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布列斯特谈判期间先后任苏俄和谈代表团团长和团员,谈判后期为顾问。1918年4—11月任俄罗斯联邦驻柏林全权代表。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300、338。

Z

扎戈尔斯基——见克罗赫马尔,维·尼·。

扎戈尔斯基(卢博茨基),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 (Загорский (Лубоц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83—1919)——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在俄罗斯联邦驻德国大使馆工作。1918年7月回到莫斯科,当选为党的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19年9月25日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向莫斯科市委大厦投掷的炸弹爆炸时殉难。——499。

扎戈尔斯卡娅——见斯米多维奇,因·格·。

扎卢茨基, 彼得·安东诺维奇 (Залуцкий, Петр Антонович 1887—1937)——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革命党,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0年在红军中担任负责职务。192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秘书,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484。

兹博罗夫斯基, 米哈伊尔·索洛蒙诺维奇(康斯坦丁诺夫) (Зборовский, Михаил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1879—1935)——1898年在俄国敖德萨开始政治活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属火星派少数派。——65、67、68。

祖巴托夫,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 (Зубатов, 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64—1917)——沙俄宪兵上校,“警察社会主义”(祖巴托夫主义)的炮制者和鼓吹者。1896—1902年任莫斯科保安处处长,组织政治侦察网,建立密探别动队,破坏革命组织。1902年10月到彼得堡就任警察司特别局局长。1901—1903年组织警方办的工会,诱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63。

祖拉博夫, 阿尔沙克·格拉西莫维奇(拉希德-别克) (Зурабов, Аршак Герасимович (Рашид-Бек) 1873—1920)——1892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1896年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9年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积极工作,1902年是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机关报《无产阶级报》的组织者之一。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

巴统委员会的代表,属火星派多数派,会后是布尔什维克。——67。

左林登, S. (Zurlinden, S.)——216, 219。

佐洛托夫(Золотов)——1900年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
——20。

M. Г. ——1897年是俄国《萨马拉新闻》编辑部的编辑。——11。

О. 先生——109。